

# 目 录

|                      |      |
|----------------------|------|
| 序：阿加莎·克里斯蒂其人其事 ..... | (1)  |
| 前言 .....             | (1)  |
| 不同凡响的出版盛况 .....      | (1)  |
| 克里斯蒂迷的体会 .....       | (2)  |
|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1920） ..... | (7)  |
| 暗藏杀机（1922） .....     | (11) |
| 高尔夫球场的疑云（1923） ..... | (15) |
| 褐衣男子（1924） .....     | (19) |
| 首相绑架案（1924） .....    | (23) |
| 清香茶韵——英国的喝茶礼仪 .....  | (26) |
| 不该进入的邸宅 .....        | (31) |
| 烟囱大厦之谜（1925） .....   | (34) |
| 罗杰疑案（1926） .....     | (39) |
| 四大魔头（1927） .....     | (43) |
| 蓝色特快上的秘密（1928） ..... | (47) |
| 七钟面之谜（1929） .....    | (51) |
| 犯罪团伙（1929） .....     | (53) |
| 寓所迷案（1930） .....     | (57) |
| 神秘的奎恩先生（1930） .....  | (61) |
| 斯塔福特疑案（1931） .....   | (64) |
| 悬崖山庄奇案（1932） .....   | (67) |
| 更残忍的杀人方法 .....       | (71) |
| 一次可怕的茶会 .....        | (75) |
| 星期二晚间俱乐部（1932） ..... | (82) |
| 死亡之犬（1933） .....     | (85) |
| 不祥的宴会（1933） .....    | (88) |

|                                |       |
|--------------------------------|-------|
| 悬崖上的谋杀 (1934) .....            | (92)  |
| 黑咖啡 (1934) .....               | (96)  |
| 深入家庭内幕的暗访 .....                | (99)  |
| 克里斯蒂探案中的犯罪、阶级和乡村 .....         | (102) |
| 东方快车谋杀案 (1934) .....           | (110) |
| 帕克·派恩探案 (1934) .....           | (114) |
| 三幕谋杀案 (1935) .....             | (117) |
| 云中奇案 (1935) .....              | (122) |
| 波洛的黄金时代 .....                  | (125) |
| ABC 谋杀案 (1935) .....           | (129) |
| 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 (1936) .....         | (132) |
| 底牌 (1936) .....                | (135) |
| 波洛失去了客户 (1937) .....           | (137) |
|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电影 (之一) .....         | (140) |
| 凶手们的盛宴 .....                   | (150) |
| 尼罗河上的惨案 (1937) .....           | (156) |
| 死人的镜子 (1937) .....             | (160) |
| 死亡约会 (1938) .....              | (164) |
| 波洛圣诞探案记 (1938) .....           | (167) |
| 杀人不难 (1939) .....              | (170) |
| 您再也不用调查下去了, 探长——您的罪犯就在这里 ..... | (172) |
| 尼罗河上的生活 .....                  | (175) |
| 十个印第安小孩 (1939) .....           | (178) |
| 短篇集 (1939) .....               | (182) |
| H 庄园的一次午餐 (1940) .....         | (185) |
| 牙医谋杀案 (1940) .....             | (188) |
| 阳光下的罪恶 (1941) .....            | (191) |
| 谍海 (1941) .....                | (193) |
| 浪漫的英国女人 .....                  | (196) |
| 十个什么人? .....                   | (201) |
| 还剩下三个 .....                    | (204) |

|                           |       |
|---------------------------|-------|
| 藏书室女尸之谜 (1942)            | (208) |
| 魔手 (1942)                 | (211) |
| 啤酒谋杀案 (1943)              | (214) |
| 零时 (1944)                 | (217) |
| 死亡终局 (1945)               | (220) |
| 在老贝利的审判                   | (223) |
| 蘸满毒药的笔                    | (226) |
| 死的怀念 (1945)               | (230) |
| 数小时后的谋杀案 (1946)           | (233) |
| 赫克尔的丰功伟绩 (1947)           | (236) |
| 涨潮时节 (1948)               | (240) |
| 原告证人 (1948)               | (243) |
| 原告证人的拍摄                   | (246) |
| 谋杀指南                      | (250) |
| 达特荒原——夺命荒原                | (253) |
| 怪屋 (1949)                 | (259) |
| 捕鼠夹 (1950)                | (263) |
| 谋杀启事 (1950)               | (267) |
| 他们来到巴格达 (1951)            | (270) |
| 弱者 (1951)                 | (272) |
| 克里斯蒂访谈录                   | (278) |
| 克里斯蒂的卖座电影之一               | (284) |
| 捕鼠夹                       | (285) |
| 清洁女工之死 (1952)             | (286) |
| 庄园迷案 (1952)               | (288) |
| 黑麦奇案 (1953)               | (292) |
| 葬礼之后 (1953)               | (295) |
| 蜘蛛网 (1954)                | (299) |
| 赫克尔·波洛                    | (302) |
| 我与波洛：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书迷说他为什么喜欢波洛 | (308) |
| 死亡之路 (1954)               | (312) |

|                  |       |
|------------------|-------|
| 国际学舍谋杀案 (1955)   | (314) |
| 古宅迷踪 (1956)      | (318) |
| 命案目睹记 (1957)     | (322) |
| 不速之客 (1958)      | (325) |
| 他们把生命献给了艺术       | (328) |
| 奉命谋杀 (1958)      | (332) |
| 裁决 (1958)        | (336) |
| 校园疑云 (1959)      | (339) |
| 雪地上的女尸 (1960)    | (342) |
| 双重罪恶 (1961)      | (345) |
| 非凡的马普尔小姐         | (347) |
| 所有人的阿姨——玛格丽特·卢瑟福 | (354) |
| 白马酒店 (1961)      | (358) |
| 迟来的报复 (1962)     | (360) |
| 三幕悲剧 (1962)      | (364) |
| 怪钟疑案 (1963)      | (369) |
| 女人的艺术            | (372) |
| 加勒比海之谜 (1964)    | (377) |
| 伯特伦旅馆之谜 (1965)   | (381) |
| 第三个女郎 (1966)     | (386) |
| 长夜 (1967)        | (389) |
| 阿丽丹·奥立弗          | (392) |
| 英国着装习俗           | (399) |
| 煦阳岭的疑云 (1968)    | (405) |
| 万圣节前夜的舞会 (1969)  | (409) |
| 天涯过客 (1970)      | (412) |
| 金球故事集 (1971)     | (415) |
| 阿加莎迷的心路历程        | (418) |
| 假如我是马普尔女士的精神病医生  | (424) |
| 因果报应与复仇女神 (1971) | (429) |
| 旧罪的阴影 (1972)     | (433) |

|                      |       |
|----------------------|-------|
| 阿肯那顿王 (1973)         | (436) |
| 命运之门 (1974)          | (439) |
| 蒙面女人 (1974)          | (443) |
| 帷幕 (1975)            | (446) |
| 沉睡的谋杀案 (1976)        | (451) |
|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电影 (之二)     | (455) |
| 汤米和杜本丝夫妇             | (462) |
| 拒绝废话                 | (467) |
| 《阿加莎》                | (471) |
| 克里斯蒂悬念剧场的周末聚会        | (475) |
| 20 世纪 80 年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 (482) |
| 侦探俱乐部秘闻              | (485) |
| 阿加莎·克里斯蒂谈英国广播公司      | (490) |
| 她是自由的马普尔小姐吗?         | (492) |
| 性别对克里斯蒂创作技巧的影响       | (495) |
| 阿加莎·克里斯蒂让我这么做的       | (500) |
| 意犹未尽吗?               | (501) |
| 录像上的克里斯蒂             | (502) |
| 无尽的阿加莎               | (503) |

# 序

## 阿加莎·克里斯蒂其人其事

朱利安·西蒙斯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于1976年2月去世，她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之一。仅在英国，她的畅销书就卖出了几百万册；在美国，它们同样大受欢迎；在每一个欧洲国家，她的名字都家喻户晓。甚至在前苏联，她的小说也享有盛誉，几个版本在莫斯科一经出版，立即销售一空。

创作了赫克尔·波洛和马普尔小姐这些人物形象的阿加莎·玛丽·克拉丽莎·米勒，是一个性格腼腆、许多方面思想保守的英国中产阶级女子。阿加莎1890年出生于德文郡的一个海边度假胜地托尔奎市，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她父亲是个有钱的美国人，母亲则对美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她充满魅力的自传中，阿加莎对他们都有清晰的描述：她的父亲生活悠闲，和蔼可亲；母亲在审美上知觉敏锐，喜欢带着情调去看生活和周边的人，“总是和现实有一段距离”。也许母亲正是把这一特点直接遗传给了阿加莎，使得阿加莎对待事物时总会带着一种将它们艺术化的浪漫倾向。她会被那些神秘的和奇怪的事物所吸引，然后创作出各种故事来解释它们。

除了从没上过学以外，阿加莎·米勒的童年并没有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有时她的母亲在家教她读书，有时是由女家庭教师来教。她还发明了一种自娱自乐的精巧游戏，从中我们可以瞥见她在以后创造的那些错综复杂的情节的雏形。少女时代的她，像许多同龄的女孩子们一样，常参加各种舞会（但她从来不带伴侣，因为“你不能和一个年轻男人单独去舞会”）。在舞会上，她发现自己不善交际，所以她就和那些适合自己的年轻男伴跳舞。有时她也会卖弄风情，当然也有人向她求婚。阿加莎在1914年与活力十足的阿奇·克里斯蒂

结婚，她的丈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陆军航空队的首批飞行员之一。

阿加莎开始在一家医院工作，后来当了一名医疗站的助手。她在那时有了写一篇侦探小说的想法，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她的姐姐麦琪就鼓励她创作。她每天都与监狱打交道，写一个跟监狱有关的案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篇小说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情节呢？“一篇优秀的侦探小说的关键在于，你会认为某个人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但同时出于某些原因，你又否定了这一想法，因为他不可能具有作案条件”。读过她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读者，会记得书中所写的正是如此。

接下来的是应该有一个侦探。他应该是个什么形象呢？阿加莎倾心于夏洛克·福尔摩斯，但她认识到她必须创造出一个与福尔摩斯不同类型的形象。在当时，英国小说中出现过各种侦探的形象，包括盲人侦探玛可仕·卡拉道斯，他灵敏的嗅觉，使得他能隔着房间闻到贴假胡子的胶水的味道；还有无比博学的宋戴克博士。阿加莎·克里斯蒂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她想要的侦探类型。然后她想起了一战爆发后不久，一群比利时难民曾经来到她的出生地德文郡。为什么不让那个侦探成为一个比利时警官？他将是一个注意细节，衣着整洁，办事利落而有条理，还有那么一点点荒诞的小个子。既然他个子不高，那就叫他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好了。然后是他的姓氏。阿加莎也不记得她是怎么想起用“波洛”这个词的，但毕竟是有个姓了。“他不叫赫拉克勒斯，而是叫赫克尔——赫克尔·波洛。好了，就这样决定了，感谢上帝”。

赫克尔·波洛这个人物形象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第一本书完成于1915年，但是一直等到5年以后才出版。尽管有一些无理的评论认为阿加莎是一个不成熟的、没有经验的作家，该书也因此而利润微薄，但它毕竟出版了。阿加莎受到了极大鼓舞，开始着手下一个故事的创作。

第一部侦探小说的发表是阿加莎生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之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则发生在6年之后。当时她失踪了好几天，她的车子也被弃置在一旁，警察甚至认为她可能已经因故身亡。在警

察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寻找之后，人们在英国北部的温泉疗养地哈罗门的一家酒店里找到了她。很快就有人指出她对自己失去记忆的解释是假的，她的失踪只是一种炒作罢了。

阿加莎失踪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些读过她的自传，想从中找到答案的人恐怕要失望了，因为她对此事只字未提。不过她在此之前不久的确讲述过她的生活背景，这倒也许可以解释此前到底发生过什么。那时，她深爱的母亲刚刚去世，清理跟她有着深厚感情的房子的责任落到了阿加莎的身上。她的丈夫曾告诉过她，他不能忍受疾病、死亡或是任何一种麻烦，所以他是没法和她在德文郡待下去了。阿加莎再一次独自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在那间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房子里，她崩溃了。当她无法启动车子的时候，她不能自己地哭泣了。当她写支票的时候，她竟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此后她的丈夫告诉她，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要跟她离婚。这就是她失踪时的境况。如果有人想找到她有健忘症迹象的根据，这个根据可能就是她在哈罗门酒店时登记的是她丈夫的情人的名字这一事实。

接下来的两三年，她的情绪极度低落。虽然她仍然笔耕不辍，但这期间的作品明显逊色于她的其他优秀作品。她在一次宴会上遇到的一个人，向她讲述了巴格达如何迷人，并且劝说她去看一看近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吾珥地区的考古发现。于是阿加莎匆匆取消了去西印度群岛的旅行计划，搭乘了一辆在当时可以从英国开往各个地方的东方快车。她对火车保持着终身的热爱，觉得这些喷着蒸汽的机车就像是她的私人朋友，正如她自己所说，在她看来，火车和房屋比起大多数人来说，往往要真实得多。

这趟旅行充满了奇闻逸事。它提供了《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其他一些作品的素材，但是在那里发生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吾珥的美丽使阿加莎感到惬意，当她旧地重游之时，她遇见了一个皮肤黝黑的瘦瘦的叫马克斯·马洛温的年轻人，他是探险队负责人伍莱·胡利的助手。她与马克斯·马洛温一同去探访沙漠城市乌克海蒂尔。他后来告诉她，就是在他们被困在沙漠里的那几个小时中，他决定向她求婚的，而她对此丝毫不感到惊讶。他们于1930年结婚。虽然马克斯·马洛温比阿加莎小了14岁，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一直

生活得很幸福。阿加莎陪丈夫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这同样也为她提供了故事的素材。马克斯·马洛温后来成为考古领域最卓越的人物之一。1968年他被授予爵位。三年后，阿加莎得到了英国女性的最高荣誉：她被授予大英帝国女爵士封号。

阿加莎一生创作了八十多部犯罪小说，六七部以玛丽·威斯麦考特为笔名创作的爱情小说和几部戏剧，其中有的是写她自己，有的是以其他人书中的故事改编的。她还写有两卷自传。

这就是阿加莎的生活了。然而她的本人又是怎样呢？毋庸置疑，发现阿奇·克里斯蒂不忠时的震惊和失踪事件引发的社会热狂改变了她。在她的自传中，人们可以窥见一种不一样的性格，比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更随意、更粗心，也更快乐。她无疑总是在改变着，但这次改变使得她不敢接触陌生人。她自己也说，跟她交谈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在她成名之后，她也断然拒绝发表演讲，以至于当她接替多萝西·L·赛耶斯成为英国著名的侦探俱乐部的主席时，不得不专门有一个代理人来担任致祝酒词和介绍客人的工作。

阿加莎非常不喜欢接受采访。有件事让她尤其感到厌恶，那是一次晚宴后，她在盥洗室与一个看起来兴致勃勃的年轻女人聊天，后来却发现她们的谈话以采访的形式出现在第二天报纸的花边新闻版面上。对于任何采访请求，她都是勉为其难地答应，并规定不能问到关于失踪的任何问题。“我不能说我期待着一场谈话，但是如果是和你交谈的话，情形就会不一样。”有一次我向她提议就在了一篇英语论文上即将发表的犯罪故事进行一次谈话。她给我回了信。采访时我随身带了一个录音机。但是一开始进行得一点也不好。她只是用最简洁的字回答我的问题，我开始对她说一些有趣的事情并不抱希望。直到后来她意识到我并不在意录音机是否在录声音，也不去管倒带的事，她才有所放松，我们的谈话开始顺畅起来。

即便她大方地谈论她的写作，但她也很少谈及个人的事情。她对于《捕鼠夹》（英国剧院上演历史最长的戏剧）成功的看法是非常实际的。它是一部在小剧院演出的小戏剧，这就意味着低的演出成本，你可以带上任何人去看，包括小孩和老妇人。“它不能说很吓人，不能完全说是恐怖片，也不能完全说是滑稽剧，但是它把这些因素都糅

合了一点进去，结果是很多人都对它很满意。”

那么波洛呢？阿加莎是怎样看待这个人物形象的呢？唔，她收到过很多来信，人们在信中说她一定很喜欢他。“他们有所不知，我现在已经不能忍受他了。”由于读者的反应强烈，要在书中不采用这个人物是不可能的，不过阿加莎更喜欢马普尔小姐一些。阿加莎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喜欢写侦探小说呢？并非如此。她本来也试着写一些其他类型的作品。“可是侦探小说支撑着我和女儿多年的生活，我不能放弃它们。”如果她没有成为一名作家呢？“我可能会尝试雕刻，但我不可能对此有一技之长。对了，我很可能想成为一名医院护士。”

采访就这样顺利地进行。在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我对这个坐在我对面的女人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当时她已经70岁了，体态仍然丰韵，保养得也很好。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英国乡间的夫人形象：在草地上喝茶，参加聚会为保守党筹集资金，对任何话题都持有相当保守的观点。问题是，这样一个身着套装，毛皮花呢大衣和戴着珍珠项链的保守的英国女人，怎么会写出数量如此之多的谋杀案呢？

我认为，答案在于阿加莎·克里斯蒂还有她风趣的一面。没错，她是一个传统的英国女性；可她同时也是一个在与丈夫一同探险经历中，勇敢地面对各种不适与危险的女性。在她眼里，被臭虫咬上几口比起旅途中的快乐，尤其是在火车上漫长的旅行，实在不值一提。她还说，世界上最美味的早餐不是大酒店里放在银盘子里的大鱼大肉，而是在沙漠中用汽油炉烤出来的香肠。她的谈话很朴素，但是在谈话背后离不开的是天才般的，带着某种与犯罪有关的敏锐的想象力。至少有一个真实的谋杀案中的凶手是受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影响。

作为一名侦探作家，阿加莎的作品与她所成长的这个世界息息相关。那些令人不悦的生理上的细节描写从来不会出现在她的作品当中。当我们读到发生在书房或其他谋杀案中的尸体，不会产生任何情绪上的波动。阿加莎是制造情节的能工巧匠。她还发明了具有蒙蔽性的填字游戏，这一点更是无人能及。在这种游戏中，我们通过已经给出的条件得到一个暗示。如果能正确地解释它，我们就能得出凶手的身份。但如果我们在其他六七个明显的地方作出一个解释，它就会误

导我们。有一个证人说她看见了什么，她说的也很确凿，但是客观上她有没有可能看见呢？一个人的话听起来让我们觉得肯定是某个人干的，然而转念一想，我们又会觉得这话所指其实另有其人。作者告诉我们，飞机上的乘客手上的物品清单会帮助我们破案，但也许我们找错了物品。

阿加莎·克里斯蒂正是具有了这种技巧，才能写出《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那样精彩的开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作品都是平分秋色的。人们普遍认为四十余部以波洛为主角的书要比数量少得多的以马普尔小姐为主角的书要出色些，但阿加莎本人也许并不承认这一点。而有汤米和杜本丝夫妇出现的惊险小说则逊色得多，与阿加莎的才华不相匹配。人们还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的作品水平开始下滑。到她的晚年，水平下滑急剧。然而不管怎样，仍然有三十余部堪称鬼斧神工的杰作。它们当中最精彩的有哪些呢？

我本人最喜爱的十几本书目中，《罗杰疑案》一定是排在首位的。在所有侦探小说中，它的结局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早在1926年，阿加莎的精选集就已经结集成书。在同时代的作品中，还有《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褐衣男子》。30年代不仅是阿加莎最多产的时期，也是她写得最好的时期。她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一系列情节设计巧妙的作品，包括《悬崖山庄奇案》、《人性的记录》、《ABC谋杀案》、《云中奇案》、《尼罗河上的惨案》。在1939年，她写出了我认为仅次于《罗杰疑案》的作品：《孤岛奇案》。

到了40年代，阿加莎同样保持了高水平的写作。她写出了投毒情节的小说《H庄园的一次午餐》（她在该书中将自己知道的有关毒药的知识运用得淋漓尽致）、充满凶兆之气的《走向决定性的时刻》和一部以古埃及为背景的力作《死亡终局》。

这是我列出的十几部我最喜欢的作品，还有两部我也同样喜欢。一部是阿加莎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命案目睹记》。我认为这是以马普尔小姐为主角的小说里写得最机智的一部。另外一部是1961年的《白马酒店》，它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书中的谋杀手段同样是下毒——是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到的手段。

阿加莎魅力不衰的原因何在？在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人们把

她尊称为侦探小说、填字游戏黄金时代的女王。阿加莎从不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作家，甚至连好作家都算不上，但她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魔术大师。这位魔术师手法娴熟，犹同古老的泰晤士河上变幻莫测的克利奥帕特拉。只要侦探小说存在，她的作品就会一如既往地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之神往。

下面的标识标示了每个章节所涉及文学类型及侦探人物的说明图略：



短篇小说集



赫克尔·波洛



汤米和杜本丝



长篇小说



戏剧



简·马普尔



阿·奥立弗

## 前 言

对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迷来说，要在焦灼中等待一部新的阿加莎的作品，时间是太长了点。尽管阿加莎夫人不能再带给我们一部新的作品，这本书让我们有了一种家庭团聚、老友重逢和称颂我们喜爱的侦探的感觉。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他们的身影：赫克尔·波洛、可爱的马普尔小姐、汤米·布莱斯福特和杜本丝·布莱斯福特夫妇、阿丽丹·奥立弗、帕克·派恩和哈利·奎恩。

这本书旨在向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阿加莎·克里斯蒂致以敬意。全世界挚爱她的读者一遍又一遍地沉浸在故事情节一步步的展开中——那些情节巧妙地表现了隐秘的杀人案件。在阿加莎的这些消遣性作品中，暴力只在一两章中出现过，之后便是冒险、与真相不相干的事实……和无尽的乐趣。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对这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位作家的致敬，这有点儿像是试图解开一个阿加莎的疑案。我们怎样才能覆盖到阿加莎夫人数量如此之多的全部作品？我们请来了五十多位不同背景的作家，对侦探小说的共同兴趣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当中有英国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朱利安·西克斯，撰写了独家的阿加莎的个人生平；本书的其他文章则突出和颂扬了阿加莎的作品。

这本书由情节摘要和人物简介组成。我们给出了一个简短的、趣味性强的情节摘要——是特别为这本《名家温馨赏读译丛——推理克里斯蒂》写的——包括阿加莎的每一部长篇、未经改编的戏剧和许多短篇小说。读者可以了解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受害者、悬念及动机的信息和活动的蛛丝马迹。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人给出最后的答案。故事中的悬念总是悬而未决。

在这本书里，你可看不到她的侦探小说。不过，它们倒是可以让你回忆起曾经读过的克里斯蒂的书，体验一下你没读过的那些书——我们希望这能刺激你对这些书的胃口。

在情节摘要里还穿插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对某些故事自己的见解，还有它们是怎样构思的。引用部分出自她的自传。

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的简介是根据它们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有几本集子收录了相同的短篇，就不分开介绍了。比如，我们没有列入《金色的机遇》，因为它在大部分集子中都有重复，还包括《金球故事集》。

戏剧简介选用的是由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初用戏剧形式写成，而不是她将小说改编而成的剧本。比如，《犯罪现场》是以《罗杰疑案》为蓝本的戏剧，所以没有收录。而《黑咖啡》收录其中，是因为它原来是以戏剧形式出现的。《原告的证人》是个例外。它最初是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写成的，但由于它更像戏剧的形式，所以我们把它作为戏剧收录进来。

我们已经对阿加莎夫人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尽述。本书的最后列出了近期已出版的阿加莎的作品。

在本书中，我们列出的是美国读者最熟悉的作品。比如说，我们选用的是美国版书名《十个印第安小孩》，而不是原来的书名《十个黑小孩》，或是美国人觉得不太熟悉的《无人生还》。另外，《东方快车谋杀案》原来的英国版书名对大西洋两岸的读者来说，要比它的美国版书名《加莱车厢上的谋杀案》熟悉得多。如果这里所使用的书名和你所知道的不一样，你可以参照一下书名索引。

情节简介是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就阿加莎作品中的某些主题撰写的有关侦探人物的文章。所有的文章都是特地为这本书所写的。有些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比如有一篇文章里，马普尔小姐、哈利·奎恩还有波洛先生和漫游仙境的爱丽丝在一起喝茶。还有一篇讲的是马普尔小姐在招认自己时的畏缩……是的，你将会读到她犯罪的秘密。

还有一些文章能使那些对阿加莎的写作中提到的英国风俗不甚熟悉的人受到启发。“清香茶韵”中对英国茶道作了描述；而“美食”中则开出了她笔下的人物爱吃的美味的食谱。“英国着装习俗”对出现在阿加莎作品中的某些英式着装有着详尽的描写。读过之后，人们

就不会在审讯的时候穿着毛皮大衣，或是在系着一条领带的同时穿着牛仔裤了。

你是否知道，在阿加莎写的谋杀案中，像四弦琴的琴弦那样令人缭乱的种种物件，或是壁炉护栏上的一个圆顶球，就能用来杀人？你可以读一读“更残忍的方法：作为杀人武器的刀具、枪支和协奏曲”中的那些血腥的描写。

我们在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通过阿加莎作品改编的电影剪辑，包括获得巨大成功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还有玛格丽特·卢瑟福早期主演的部分电影。另外书中还画出了一张地图，指明了一些故事的发生地点。还有波洛、马普尔小姐和奥立弗太太的生平简介。

我们给这本书起名《名家温馨赏读译丛——推理克里斯蒂》，因为它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在你休闲的时候可以拿来随意地翻阅，读一读你最偏好的书的简介，阿加莎夫人毒药知识的广博会让你感到惊讶。我们希望《名家温馨赏读译丛——推理克里斯蒂》这本书，会让你每天在不断挖掘阿加莎的宝库中增添几小时的乐趣，在世界上最受欢迎和最多产的一位作家的作品中，你能得到无穷无尽的享受。

D. R. 和 P. McA.

## 不同凡响的出版盛况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位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她的作品不仅出现在尼日利亚丛林、香港小巷、阿卡普尔科的海滩，还频频出现在伦敦和纽约上流社会人士的咖啡桌上。与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同的是，克里斯蒂的作品里不仅有政治家、金融家、老师，还有司机、牧师、女侦察员、犯人等等。另外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克里斯蒂在活着的时候目睹了她的书卖出了天文数字（虽然她的出版商声称这是不完全统计数字），并且享用成功带给她的财富（虽然税收征管员还未发现这些钱的去向）。

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实了克里斯蒂在世界上的影响。报告指出她的作品被译成了世界上一百多种文字。这种庞大的发行量是以在精装本和平装本上的“克里斯蒂”这一名字的出现次数进行计算的。英国出版商科林斯公司的编辑估计，克里斯蒂作品精装本从20世纪30年代的年销量1万本，到50年代的5万本。随着平装本市场的发展，由企鹅出版社、方塔那公司、戴尔公司以及袖珍图书公司出版的克里斯蒂作品普及如潮水一般涌上了世界各地的书报摊。仅《罗杰疑案》一书就卖出了超过100万本。克里斯蒂在那些与她同一天出书，并已发行了100万册的作家中脱颖而出。美国版精装本重印了15次以上，并且印数达到了5亿册。而出版社还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重新印刷着……

帕特立夏·梅达  
尼克·斯波尼克

## 克里斯蒂迷的体会

——一位克里斯蒂迷坦言：“每当我读她的书时，总会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以下是与肯塔基州佛兰芒堡的《佛兰芒报》编辑金·R·登顿女士访谈录。

编辑：你认为自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迷。为什么？

登顿：因为每当我读她的书时，总会有一种兴奋的感觉。每当我对书中的内容疑惑不解时，我就沉浸在这种感觉之中。翻着她的书，乡村的房子啊、印花的家具啊、佣人啊，气氛就这样营造出来了。这是一种在读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的作品时的感觉。即使有着某些不足，她仍是一位大师。我认为，她是自莎士比亚之后，对人性有着最透彻认识的作家。她笔下的人物是独一无二的。哪怕这些人物只是一笔带过，他们也能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都具有两面性。当然，我拜读过她的所有大作。

编辑：你最喜欢的人物是马普尔小姐。为什么？

登顿：嗯，因为她是小镇上许多年纪较大的女人的典型。她应该是生活在南方的小镇，那里的一些老姑娘精明得很。她们有长期的生活经验，见多识广，历练有加。她们真是世事洞明啊！

马普尔小姐最喜欢说的话就是“表面现象是不可靠的”和“留意你的第一印象”。这些话很睿智。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位十分睿智的女性。

编辑：你最喜欢马普尔小姐的哪些地方？

登顿：她的执拗和果断。她能不断保持思考，然后进行逆向思维，或是改变一下她的策略。如果一条思路走不通了，她也不会放弃希望。她会时常光顾一家商店，向一位年长的售货员打听情况，因为这个人能看到镇上的人来人往。有时从这些年长的女售货员口中能挖掘到许多信息。

编辑：那你对其他的人物怎么看呢？

登顿：对我来说，波洛先生更像是一个漫画人物。我总觉得他那些稀奇古怪的举动，与其说有趣，不如说是令人厌倦。

编辑：汤米和杜本丝夫妇呢？

登顿：有点儿夸张。他们的形象并不丰满。杜本丝这个名字——哦！汤米和杜本丝！看起来做作了点。

编辑：有没有一部你最喜欢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

登顿：应该是《神秘的别墅》吧！我想还没有哪本书能让我如此开怀大笑。它并不是一部多么有趣的书，不过其中确实有吸引人之处。举个例子来说，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说，这年头年轻人缺乏耐力的原因是他们小的时候没吃过干面包。（笑）

我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心里会有这样的感觉：她确实是把精彩的留在最后揭晓。因为她去世后，最后一个马普尔小姐也离我们而去了。

编辑：你重新读她的书吗？重读旧作的感觉如何？

登顿：感觉好像还是第一次读一样，因为她笔下的那些人物性格丰满，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它们全捕捉到。这些你没碰到过的新鲜事全在书里了。

编辑：你收藏她的作品吗？

登顿：是的。几乎所有的作品，精装本、平装本，我都有。我住在一个小镇上，那儿没有书店。我只好去列克星敦或辛辛那提买书。只要有她的书，我都会买下来。

编辑：你会在圣诞节期待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新书吗？

登顿：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书会在那个时候问世。如果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书可能会在圣诞节问世，我们要到四五月份才能买到书。所以只有读过一本克里斯蒂的传记时，你才会知道出书的时间。

编辑：你还喜欢读哪些侦探小说呢？

登顿：唔，应该是 P. D. 詹姆士的。虽然她笔下的人物，除了有一个之外，都不像克里斯蒂写得那么栩栩如生。我读过她所有的作品。比起美国作家，我的确更喜欢英国作家一些。

哈米特（译注：美国侦探小说家）和钱德勒（译注：美国恐怖

小说作家与剧作家)写的东西让我感觉很是古怪。当它们在三四十年代问世的时候,就像有人在电视里说的那样,的确很标新立异。但是放到现在,它们只会让我厌烦。这些家伙只会装腔作势,喝酒作乐,吐着烟圈,想想都够了。

编辑:除了侦探小说,你还喜欢读什么?

登顿:工作的时候我要阅读大量的东西。阅读校样、特写和最新新闻。我读侦探小说是为了娱乐。我必须快速阅读,因为下班后,我要小睡一会儿,吃点晚餐,然后出去散步。我得精简所读的内容,因为我清楚为了第二天的工作,自己必须保持充足的睡眠。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读书上的花销越来越大。我刚刚买了价值157元的几个平装本,打算这个冬天好好地享受它们。

编辑:你能跟我描述一下,一个典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迷是个什么样子吗?你还认识其他阿加莎迷吗?

登顿:不是很多。在我生活的那个小镇上,许多人到处将墓碑上的文字抄下来,以追溯他们的家谱。我所知道的读过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有一个是为我理发的女人——每次有阿加莎的新书出来,她就会到图书馆去找。不过她也读其他的书。我还知道有那么两三个老师,每一次阿加莎·克里斯蒂有书出来,他们都一一读过。很多年长一点的女人,她们总是读阿加莎·克里斯蒂最新出的书。这些书一旦读过,可能就被忘记了。可是读的时候还是让她们激动不已。

读克里斯蒂写的故事能帮助你消磨时光。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一次读很多,可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她是伟大的。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看,她都是伟大的。

编辑: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在一些跟英国差异很大的地方也有读者,比如东方和非洲。你对这个怎么看?为什么她这么受欢迎?

登顿:她是个写故事的高手。人们喜欢把自己置身于现实之外,沉浸于一个与现实相去甚远的世界。她对人性有自己的认识,你在阅读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她有丰富的旅游经历,这给她的写作带来了好处。你的游历越是广泛,你越能意识到世界上的人都是大同小异的。一本侦探小说就是人生的缩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渐渐明白,人生是一个谜。真的。

编辑：读侦探小说是怎样影响你的生活的？换句话说，你对别人的看法，或者你解决自己的问题时的方法是怎样的？

登顿：是有影响的。我在一种正统的教育下长大，它让我相信，只要你做的是对的，结果就一定是好的。基本上我现在不这样认为。马普尔小姐的忠告是：“留意你的第一印象”和“表面现象是不可靠的”。这些话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金玉良言。在几年前，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些话千真万确。我现在比以前更加警惕了，但是只要我确信某件事情是对的，我就会比从前更果断。我不清楚这是受了读侦探小说的影响，还是来源于生活的经历。不过自从我读了它们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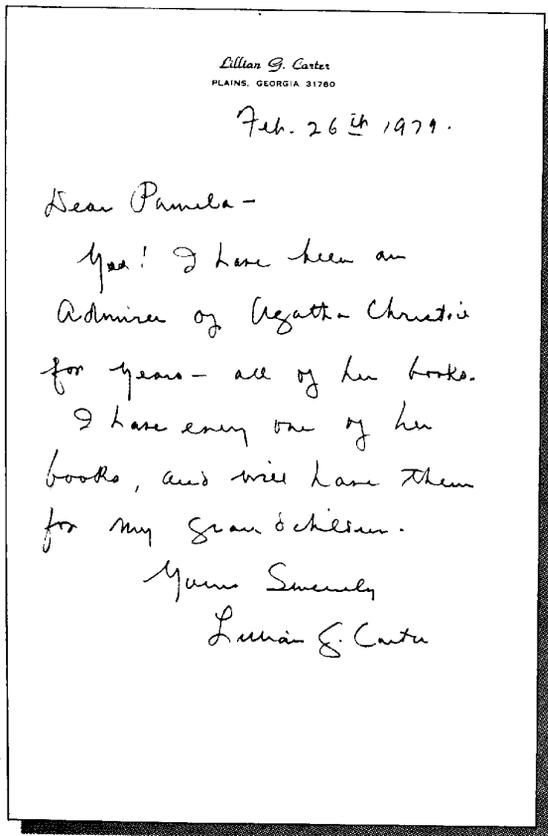
编辑：在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你还想对阿加莎·克里斯蒂说些什么？

登顿：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她去世之后，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写作了。她确实是位伟大的作家。

编辑：人们把她称作“出版史的奇迹”。

登顿：没错，的确是这样。她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她的背景并没有预示她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个奇才罢了，就像莎士比亚一样。当然，人们都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全是他自己创作的，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怎样。我们却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都出自她的笔下。

一位书迷的来信



亲爱的宝拉：

你好！我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多年的崇拜者——我读过她所有的作品。我有她的每一本书，这些书会留给我的孩子们。

你诚挚的  
莉莲·G. 卡特



##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1920）

地点：斯泰尔斯庄园，离海岸只有几英里的埃塞克斯英式乡间邸宅。

时间：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夏天。

事件：在一个午夜，斯泰尔斯庄园的女主人埃米莉·英格尔索普被人投毒致死。

1920年出版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发表的第一部小说。这同时也是即将走红的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的第一次亮相。

这次行动，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叫的话，从我们的叙述者黑斯廷斯开始。他从前线负伤回来，在养伤的过程中遇见了一位老熟人约翰·卡文迪什。尽管他们之间相差15岁，他们还是很谈得来。黑斯廷斯应邀前往卡文迪什的住地斯泰尔斯。

村里的车站离庄园只有几英里的路程。大部分情节就在这里展开。焦点人物是后来死去的埃米莉·英格尔索普，卡文迪什兄弟的母亲去世后，她嫁给了卡文迪什的父亲，成了他们的继母。卡文迪什的父亲后来也去世了，显然是属于自然死亡。庄园留给了埃米莉。约翰·卡文迪什称她为“母亲”。

黑斯廷斯回忆起埃米莉。他记得她是个“精力充沛、办事专断的人”，喜欢“扮演‘慷慨解囊’太太的角色”。她比较喜欢慈善事业和社交活动，爱好搞搞义卖之类的事情。

她的变化不大。没有人会对谁将会掌管斯泰尔斯庄园提出质疑。埃米莉·英格尔索普的出场和谈话从第一次他们吃茶点的时候，就控

制了整个场面。茶点摆在通往庄园的法式门旁的一棵大枫树的树阴底下。她的丈夫，为她忙前忙后，是个典型的献殷勤的家伙。即使她下达一个小小的命令，都必须遵守。

好啦，人们会这样评价她：她是一个70多岁的有钱太太，热衷于各种社团活动，有主见，还有一点老套，尤其是以60年以后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是谁杀死了这位善良的太太呢？

人们很容易想到阿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人们对他可没什么好感。他着手当上了这位太太的秘书，继而做了她的丈夫，不过仍然是个普普通通的秘书。“卑鄙龌龊的粗俗汉子！”约翰·卡文迪什是这么描述他的。英格尔索普比他的妻子要小很多，来历也不甚清楚，陪在英格尔索普太太身边只有一个远方亲戚。他向女主人求婚是“厚颜无耻地盯上了人家的财产”。约翰·卡文迪什说：“谁知道他是打哪儿钻出来的！”如果他的描述属实的话，这个人“不管什么天气都穿双漆皮的长统靴”。

我们已经介绍过约翰·卡文迪什了。他是卡文迪什兄弟俩中的哥哥。约翰当过一段时期的开业律师，可是，他最终还是过起乡绅生活来了。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的工作并不繁重。“我每星期去和志愿兵一起操练两次，在农庄上帮点忙。”

约翰一开始就对斯泰尔斯庄园的生活表示厌恶。他对黑斯廷斯说，英格尔索普和他的继母之间的关系“搞得我们的日子相当难过”。约翰和他结婚两年的妻子玛丽·卡文迪什没钱搬家。“母亲”掌管了所有的钱财，而约翰显然没有回去工作谋生的打算。

如果说约翰对斯泰尔斯庄园的生活没多大激情的话，那么玛丽是连对自己都提不起兴趣来。从故事的发展中我们得知，她是一个领事的女儿。在妻子去世后，领事带着女儿四处旅行。在他去世后，玛丽由约克郡的几个姑母照料。她回忆道：“那种狭窄的生活圈子，死一般单调的生活方式，几乎逼得我发疯了。”约翰·卡文迪什把她从几个姑母那里解救了出来，可是他们俩渐渐疏远了。她声称自己每天早晨5点就得起床去挤奶。在她生命中，唯一使她感兴趣的是偶尔跟一位虽说不上阴险，但是很诡异的鲍斯坦医生密谈一番，关于他还有后话。玛丽是书中唯一让人颇有感觉的人。黑斯廷斯说：“她那文静高

雅的体态中仍然流露出一种狂热奔放的野性激情。”我们不知道“她那文静高雅的体态”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不消说，这听起来很是令人向往。

在这个家庭里没什么一技之长的是约翰的弟弟劳伦斯。他是个“文雅的青年”。他原已取得了当医生的资格，但他早就放弃了这个行医的职业，待在家里一心想实现文学上的抱负。我们既没见过约翰挂牌当律师或玛丽挤过牛奶，也没见过劳伦斯从事过写作。黑斯廷斯说：“他的诗作从来没有任何显著的成就。”约翰·卡文迪什说得就更不客气了：“他用新奇花样的装帧印刷那些乱七八糟的诗，把他有的每一分钱都花光了。”兄弟俩显然不需要做出什么辉煌的成就。

无须与人打交道的是伊夫琳·霍华德，她陪在英格尔索普太太身边，是她的助手，也是个好管闲事的人。她是“一个一眼看去挺讨人欢喜的女人，40岁上下，嗓子深沉，洪亮的声音，几乎像个男人，生就一副显然很宽阔结实的身材”。伊夫琳谈吐十分简洁，别人都叫她伊维。“杂草长起来就像房子着火，连赶都赶不上它们。”在黑斯廷斯到来后不久，她放弃了照顾英格尔索普太太的职务。黑斯廷斯这样说：“你是个上了年岁的老太太了，埃米莉，再没有一个人会像个老傻瓜一样傻的了。那男人比你年轻了20岁。别骗自己了，他娶你是为了什么？钱！……我这是给你提出忠告，不管你爱听还是不爱听。那个男人一看到你，恨不得马上把你谋杀在你的床上哩。”

那么，埃米莉·英格尔索普死于一种叫做马钱子碱的毒药是意外吗？

在这个家中还有一位辛西娅·穆多契小姐。对黑斯廷斯这种有点儿主观的人来说，她是个“体格健美的年轻姑娘”。她管英格尔索普叫“埃米莉阿姨”，尽管她们之间并无血缘关系。辛西娅是埃米莉一位旧友的女儿，父母过世后，她成了一贫如洗的孤儿。“母亲”收养了她。辛西娅是故事中唯一一个称得上是自我谋生的人——她在附近的一家医院的医务室工作。

经常光顾这个地方的还有鲍斯坦医生。据说他是位毒物学专家，曾经患过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现在正待在这个村子里进行安静疗法。但是他为什么老是在饭后的时间，浑身是泥地游荡在斯泰尔斯庄园附

近？为什么英格尔索普太太死的那天午夜，他能轻易地经过这栋房子？

在人物列表中还有身材结实的、既勇敢又可敬的花匠曼宁，既有礼貌又忠心耿耿的多卡斯。黑斯廷斯有一次这样说道：“亲爱的老多卡斯！”也许阿加莎自己正是这么想的：“她站在那儿，一张诚实坦率的脸仰望着我。她是一个旧式女佣的典范，而这种人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了。”

接着是退休的比利时侦探波洛先生出场了。他因为战祸逃亡出来，正好也住在圣玛丽的斯泰尔斯村庄。他“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可是举止显得十分庄重。他的脑袋模样儿完全像只鸡蛋，而他总爱把它微微侧向一边。他有着—抹军人一般又硬又挺的胡子。他的衣着整洁得简直不可思议。我相信，在他身上落上一粒灰尘会使他感到比一颗子弹打伤他还要痛苦”。

尽管波洛已经退休，但是平静的乡村生活显然使他感到无聊。他欣然接受了这起案件，不管怎么说，英格尔索普太太毕竟帮助过他在村子里落下脚。

线索真是太零散了：英格尔索普太太房间里碎了的咖啡杯，另一只杯子里残留的可可，地毯上的污渍，一只锁上插着钥匙的公文箱，门的插销上的纱，地板上一大片蜡烛油和壁炉里一小片尚未烧尽的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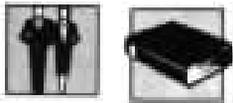
专家们得对付很多有嫌疑的人。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可恶的阿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但是他有明显的不在场证据。然后是约翰·卡文迪什。不过这么说来，他弟弟岂不是也有嫌疑？就连鲍斯坦医生都被当成嫌疑犯关了起来。

抓住罪犯的任务，自然就交给了波洛先生。

迪克·比利

“我有勇气写了一部侦探小说；我写了一部侦探小说，没想到它被出版商接受了，而且就要付梓了。就我而言，这件事情结束了。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构思过其他的作品。”

——摘自《自传》



## 暗藏杀机（1922）

### 主要情节

画面中渐渐出现的是一艘刻着“卢西塔尼亚号”的客轮和救生艇。弥漫的烟雾使得名字若隐若现。镜头接着倾斜，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男人。他看见妇女和儿童正排队等着上救生艇。一位18岁左右的女孩正独自站在一旁。男人走近她，确认了她的美籍身份后，开始向女孩解释，自己带有一包对同盟国至关重要的秘密文件，而她必须带上它们，因为“女士和儿童优先”。如果他们两人得以幸存下来，他将在《泰晤士报》的个人启事栏里登一则广告；如果什么也没登，那么，她需要将这一包材料送到美国大使馆，并把它交在大使的手里。

一个高角镜头拍到了在男人身后藏着的一个人。尖叫声和嘈杂声使男人的有些指令听起来模糊不清。接着镜头切换到了登上救生艇的女孩；当她弯下腰的时候，在另一个角度的镜头中，男人正倚着栏杆。全景中又出现了第二个人，他盯了男人好一会，然后朝他走了过去。这时烟雾又一次模糊了画面。镜头淡出。女孩叫简·芬恩。

镜头切入。普鲁登斯·考利小姐，朋友都叫她“塔彭丝”，遇见了一位旧友，托马斯·贝雷斯福德，也就是汤米，他们已经有5年没见面了。他们都面临着战后失业的窘境。汤米在战争中受了伤，而考利小姐则做了好几家义务工作。

他俩凑钱才吃了一顿紧巴巴的午餐。两人决心冒次险，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一则广告：“两名青年冒险家待聘。愿意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报酬应丰厚。不拒绝公道的出价。”青年冒险家有限公

司就这样成立了。

一位惠廷顿先生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于是他跟上塔彭丝，第二天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交给她一份工作。工作的任务就是，扮成美国人去一趟巴黎。当惠廷顿问起她的名字时，她回答说：“简·芬恩。”这着实使他吃了一惊，他突然意识到她知道更多的事情，因为简·芬恩正是他要找的人。

而他有所不知的是这只是塔彭丝的一个化名。这个名字是她在前一天听汤米说的。汤米曾经无意中听到惠廷顿与一位同谋提到过这个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罢了。

惠廷顿想逼塔彭丝说出什么来，于是提到了“丽塔”这个名字。在他还未得到任何信息的时候，他们的谈话被惠廷顿的助手布朗先生打断了。布朗告诉他有一个重要的电话留言。惠廷顿让塔彭丝明天再来。

而当她与汤米第二天按约定的时间碰头时，办公室却出租了。于是两人又一次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征求，任何有关简·芬恩的信息。回信给 Y. A.。”

这则广告收到了两份回复：第一份是来自一个名叫朱利叶斯·赫谢默的美国人，他是个百万富翁。他声称简·芬恩是他正在寻找的失散已久的表妹。另一位 W. 卡特先生是位秘密特使，他向两人讲述了关于简·芬恩的全部情况。

芬恩小姐身带着那些文件，在与其他生还者一道上岸后就销声匿迹了。在战后的那种气氛里，这似乎很能被革命者利用以煽动骚乱的情绪。两方似乎都没有掌握文件，也不知道简·芬恩到底是谁。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反动分子是由一个不明身份的犯罪头领领导着，此人自称叫布朗。他总是行无迹踪地在暗处工作。惠廷顿只是他的同谋；而没有给塔彭丝和汤米留下什么印象的那位小办事员，就是那个真正的极富头脑的罪犯。

想到两个年轻人也许能起作用，卡特决定让青年冒险家有限公司为他办事。

玛格丽特·范德迈耶是个四十来岁的，神情严肃的美人。她年轻的时候一定非常可爱。范德迈耶太太是“卢西塔尼亚号”的生还者

之一，而惠廷顿先生叫她丽塔。塔彭丝做了她的女佣，由卡特先生帮她伪装真实身份。

与此同时，汤米无意中看见了惠廷顿先生和一个名叫鲍里斯的家伙在一起。他让百万富翁朱利叶斯帮助他跟踪惠廷顿，自己则跟踪鲍里斯到了一个房间里，好几个国家的人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汤米偷听到了谈话中关于革命、布朗先生、简·芬恩和秘密文件的一些片段。但是他被人抓到了大牢里。

不久之后，鲍里斯作为客人出现在丽塔的家，另一位客人则是有名望的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他的目光使塔彭丝感到慈爱，并赢得了她长久的信任。他向她暗示道，比起范德迈耶太太来，她可以为很多更亲切的人效力。

朱利叶斯跟踪惠廷顿到了在伯恩茅斯的一家私人医院，简很有可能关在里面的三楼。为了有更好的观察效果，他爬上了一棵树，结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一位戴着金边眼镜、长有黑胡子的霍尔医生照料他醒过来。惠廷顿和同伴逃走了，朱利叶斯只得回到伦敦与塔彭丝见面。

好几天没有汤米的消息，这使塔彭丝和朱利叶斯忧心忡忡，于是他们把一切向詹姆斯爵士和盘托出。詹姆斯爵士很清楚范德迈耶太太的为人。他建议两人晚上拜访范德迈耶太太家，直接向她说出事实，救回汤米。

塔彭丝提前到了。正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的丽塔用枪顶着她，让她按自己的吩咐喝下安眠药。塔彭丝机智地摆脱了枪口，然后用朱利叶斯的一大笔钱跟丽塔谈成了一笔交易，要对方查出简·芬恩是何许人也。就在此时，朱利叶斯和詹姆斯爵士赶到，看到他们的范德迈耶太太登时昏了过去。

躺在床上又急又怕的范德迈耶太太喃喃地道出了使她深感恐惧的事情，并服下了一剂安眠药才平静下来。詹姆斯爵士想起了在伦敦的霍尔医生，建议让他第二天一早看看丽塔。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丽塔·范德迈耶被发现因服用过量的三氯乙醛，也就是当天晚上她服下的安眠药而死亡。

他们在与霍尔医生的交谈中得知，丽塔在1915年6、7月份的时

候带着一个患有健忘症的侄女去找过他。不巧的是，这个年轻女人，也就是简·芬恩，现在已不是他的病人了。

与此同时，在被审问的过程中，汤米利用他机智的回答和对布朗先生的指涉延缓了判决执行。关押他的监狱里有一扇沉重的门，没有窗户，墙上还挂着几幅画，要想逃走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用那几幅画打昏看守的康拉德，并试图逃走。然而，他的下一餐饭却是由一个名叫安妮特的法国女孩送来的。

在一个危急时刻，汤米在安妮特的协助下逃了出来。在他从房子里逃出来时，她在他身后喊道：“这是幢可怕的房子，我想回到玛格丽特那儿去，回到玛格丽特那儿去，回到玛格丽特那儿去！”她说的到底是丽塔，还是另有所指？

汤米向卡特泄露了秘密。随着劳动节的日益临近，寻找简和文件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了。一个叫克莱姆宁的俄国军官正要去英国，他正谋划着一个稳妥的计划，那就是利用文件来制造骚乱。

这一切，布朗都脱不了干系，必须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才行。他虽然诡异多变，不过汤米和塔彭丝还是有办法对付他。究竟谁是布朗呢？霍尔先生？卡特先生？康拉德？朱利叶斯？安妮特？詹姆斯爵士？鲍里斯？克莱姆宁？还有，谁又是简·芬恩呢？

杰拉尔德·M 克莱恩

“——如果在茶叶店无意听到一个名字——而且一个特殊的名字，那么谁听到后都不会忘记的。我将会把它作为一个故事的好的开头。”

——《自传》



## 高尔夫球场的疑云（1923）

故事发生在1923年。伟大非凡的侦探赫克尔·波洛在迅速翻阅邮件，看完后就把它放在一边。这些天的来信真是无聊极了！都是些千篇一律的要求——什么“为贵夫人寻找丢失的巴儿狗啦”之类。没有能让他感兴趣的信，一封也没有。

等等！这儿倒是有封不同寻常的信。“看在上帝分上，速来！”住在法国南部的梅兰维的一座别墅的保罗·雷诺这样写道。他有生命危险，他害怕……他暗示过几个密探，他还有一个不能说的生死攸关的秘密。他不能去找警察，不过他听说过波洛的侦探能力。波洛一定得帮这个忙！——

这引起了波洛的兴趣，他将立即动身。雷诺不是说过要尽快吗？很快，这个矮小整洁的比利时人就收拾好了行装——当然包裹得利索极了——然后他把行李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并劝说他的朋友黑斯廷斯一同前往车站。

第二天，两人到达梅兰维镇。在雷诺的别墅门前，他们被一位镇定自若的警察拦住了。他告诉他们，即使是有约在先，他们也见不到雷诺先生。两人想知道个究竟，却被告知“雷诺先生今天早晨被谋杀了”。

太晚了——雷诺害怕的凶手终于下手了。不过既然已经来了，波洛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他或许无法挽救雷诺的生命，但是他一定会找到凶手。

当地警察很高兴有波洛协助他们。波洛开始了他的调查。很快，一些事实开始浮出水面。雷诺先生的佣人说，他和妻子的感情很

好——不过有一点：在雷诺夫人不在家的时候，隔壁有一位漂亮的多布勒尔夫人经常光顾他家。事实上，事发当晚她还来过。但是又有人说来访的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好像有什么事情而使她惴惴不安。雷诺先生要赶她走，有人还听到他对那位小姐说：“看在上帝分上，走吧！”她是谁呢？在被讯问的人当中，似乎没人知道。

雷诺夫人没能马上赶到被讯问现场。她也是前一天晚上的受害者——她被暴徒们残忍地捆住手脚，嘴也被堵上了。她后来回忆说，那些暴徒逼只穿着内衣和外套的丈夫穿好衣服出去，在他的背上戳了一刀，然后把他草草埋在一个高尔夫球场。雷诺夫人的手腕被割了很深的口子，她看起来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不过她刚刚清醒过来，就来见波洛，向他讲述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浑身颤抖的雷诺夫人由检察官陪着去认丈夫的尸体。“亲爱的上帝啊！”她哭着说，“是他。”说完她就昏了过去。波洛立即奔到她旁边。他在想，“这是不是她耍的诡计呢？她是她丈夫百万家产的唯一继承人，整场戏是不是她导演的？”但是——她确实是昏倒了，波洛能判断这一点；她的手是湿冷的，脉搏也微弱了。佣人们说的没错：无论雷诺和其他女人有什么关系，的确有一个深爱着雷诺的女人。她对他的死十分悲痛。

那么，谁是怀疑对象呢？雷诺的邻居多布勒尔夫人——她是不是因为被雷诺抛弃而起了复仇的念头？或者她的来访另有目的——可能是敲诈？警察发现，自从几个月前雷诺搬到此地后，她的银行账户上的钱款就在逐渐增加。

如果真的是敲诈，那此事显然与雷诺在向波洛提出的请求中提到的“秘密”有关。这还可能牵涉到他以前在阿根廷的生活，他在那里发财致富。哎！他对自己的过去太隐约其辞啦！

另一个女人的身份也让警察捉摸不透。直到他们在雷诺的外衣口袋里发现了署名为贝拉·杜文的女人写给他的热烈的情书。又是一个情人！哎呀！他怎么对得起爱他的妻子呢？

调查还在继续。雷诺有一个儿子在外地，叫做杰克。他现在回来了。在雷诺死之前不久，他遵照父亲的吩咐去了智利圣地亚哥。他原本是要坐船的，可是航程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是的，他并不知道为

什么父亲想让他去；他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的遗嘱在两星期前做了修改，本来是他和母亲一人一半的，但现在所有的财产都归母亲所有了。直到那时他还以为自己继承……

啊——动机！不是有人在前不久听到了父子俩激烈的争吵吗？杰克当时不是还口口声声威胁着摔门而出吗？

这些对杰克可不利。但是波洛想……

多布勒尔夫人的故事很奇怪，不是吗？这使波洛想起了什么，但是究竟是什么呢？没关系：她不可能跟这个案子有关；他能肯定她爱自己的丈夫，不会希望他死。如果他能找到贝拉·杜文的话……还有，花坛里应该会有脚印。

黑斯廷斯却说花坛里没有脚印，真是个打击。

“确实如此，”波洛回答说。它们应该是——

杰克被迫解释了他与父亲之间的争吵：争吵起因于隔壁家年轻漂亮的女儿玛塔·多布勒尔。他和玛塔计划结婚，但是老雷诺得知此事后却勃然大怒，杰克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发火。就算她的家庭背景复杂又怎么样！他自己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父亲和多布勒尔夫人的关系，杰克一无所知，但是他确信两人绝不是情人——决没到那种地步。雷诺一提到多布勒尔的名字就情绪激动，他不许儿子再见到多布勒尔。

这显然是不奏效的。两个年轻人深爱着对方；不管有没有得到祝福，他们都要结婚。现在他的父亲已死，没有人能阻碍他们的婚姻了……

啊哈——还有其他的动机。杰克不断地卷入这场纠纷。奇怪的是，除了说自己是无辜的之外，他并不为自己辩解什么。人们也许会怀疑，他是想让自己被逮捕。如果他不在镇上，他就有自己是无辜的证明吗？有没有可能他的证明是无用的？

是的。而且更糟——梅兰维的列车服务员说杰克是在他父亲被杀当晚坐11点40分的火车到的。警察认为这再清楚不过了——他们确信案子已经破了。只有波洛知道有人在撒谎，此人很可能是在保护另一个人。但是，谁在撒谎？谁又是受益者呢？

当第二具尸体在第一个被害的地点被发现，而且背上也被戳了

一刀时，线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一个人被杀难道还不够吗？

是的。不断地有受害者和凶手出现，似乎没完没了；每个人跟他表面上看起来的都不一样——甚至不是他假装的样子。聪明的小个子波洛及时赶到，阻止了另一场悲剧。过去的罪行得到了复仇，正义得到了伸张，爱情取得了胜利。在最后这一刻，读者除了屏住呼吸，还会有其他的反应吗？

显然我不会。

诺玛·斯本海勒

“我认为《高尔夫球场的疑云》在它同类的书里算是个不错的——虽然情节有点夸张。这一次，我让黑斯廷斯卷入了一场爱情……说实话，我觉得我对他有点厌倦了。”

——《自传》



## 褐衣男子（1924）

你直言自己喜欢克里斯蒂，并为此感到骄傲。上帝知道这位出色的夫人写的东西很合你的口味。不过有的时候……说实话……你会发现马普尔小姐的一本正经和波洛先生的吹毛求疵让你感到有那么一点儿厌倦了。又是古板的英国乡间邸宅，一件接一件的凶杀案，外甥、侄子轮番出场。这些也许有趣，不过不够严肃。对这位目光锐利、机智伶俐的侦探来说，他有时就喜欢动动这样的脑筋。他是个容易激动却不乏魅力的人。改变场景——比如说，在海上航行，或坐火车去非洲，抑或是一场小小的革命——同样让你感到厌倦。

来认识一下安妮·贝汀菲尔吧！她的父亲查尔斯·贝汀菲尔教授是研究穴居人方面的权威。父亲去世后，安妮成了孤儿。安妮是个能干的姑娘。她不仅头脑冷静地处理因为父亲的无心经营而留给她的微薄财产，还凭着一股闯劲设法在《每日公报》谋得了一份令人垂涎的特约记者的职位。可怜的人，父亲只留下 87 英镑给她。无依无靠的她有着出众的美貌，而且精力充沛，爱好冒险，有勇有谋，还有着像猫一般的好奇心。拥有这些性格的安妮是《褐衣男子》中的一个亮点。如果她安于嫁给住在小汉普斯里的医生，从此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我们就看不到一场国际阴谋、钻石盗窃案、谋杀、船上的恶作剧、激荡的变革和岛上田园诗般的生活，至少不会有后来的三次求婚了。

安妮本来是要去冒险的，但是却陷入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当中，只因为她正好处在某个特殊的地点和时间。谁说世上没有命运这种东西？当她在海德公园角地下火车站的月台上等车时，一个大衣

上有股樟脑丸味道，蓄着胡子的瘦小男子突然死去。

在所有在场的官员中，只有安妮知道验尸的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医生。她还发现了那位医生从死者口袋里翻出来又失手掉落的纸条，上面写着“17.722 吉尔摩登堡”。另外，一位褐衣男子因为在尤斯特士·彼得勒爵士的房产、空无一物的“磨房”，杀死了一个漂亮的外国女子而被通缉。也只有安妮将他与那位“医生”联系了起来。

既然纸条上的内容是解开谜底的关键，安妮决心找出“17.722 吉尔摩登堡”里的秘密。可是即便她绞尽脑汁，也无法破解“17.722”的意思。她甚至找不到吉尔摩登堡这个地方——直到有一次，当她无意中经过一家伦敦轮船公司时，她发现纸上所说的城堡实际上是一艘开往南非开普顿的轮船。巧合的是，船将于1922年1月22日起航。像个自封的女英雄一样，她将自己继承的所有遗产买了一张船票，登上了轮船。

有些善于打理钱财的读者一定会摇着头抱怨保护孤儿的立法不利。不过安妮的旅费可是项可靠的投资。她只在船上待了两天（除去她晕船和祈祷旅途顺利的时间）。她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正在拐着弯儿地调查谋杀外国女子的案件和瘦小男子的神秘死因。可以说，这两起死亡是一种令人恶心并在迅速蔓延的疾病的症候。

安妮得知有一个叫纳蒂娜的女人年轻时曾是一个神秘莫测却很有权势的俄国上校的代理人。上校虽有雄才大略，却走上了歪门邪道，他控制着一个国际犯罪组织，抢劫珠宝、伪造物件、做军事间谍、破坏、暗杀，无所不为。

战争爆发之前，纳蒂娜与丈夫同谋，从上校那里盗窃了价值10万英镑的迪比尔斯钻石。然而精明过人的上校早就找好了替罪羊。有两个年轻的探险家声称他们在英属圭亚那丛林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钻石矿床。漂亮的纳蒂娜轻而易举地替换了一部分用来鉴定的迪比尔斯钻石，并且留下了一些由自己“保管”。如果上校忘记了他的老朋友的话，她就会试图用这些钻石来证实探矿者调包的故事，然后把罪行全部归咎在上校身上。毋庸置疑，上校并不同意她的计划，随时准备暂缓这一计划的执行。

对安妮来说，得到这些信息并非难事。但她还不能完全高兴起

来，因为她意识到，两个关键的地方仍旧不明确，那就是，谁是上校？那些钻石现在在哪儿？

吉尔摩登堡还有很多疑点。安妮所要做的，是找到真正的吉尔摩登堡。

瑞斯上校是她要找的人吗？据传这个强壮、寡言的罗得西亚人在政府情报机关效力，那么他应该对瑞斯上校的职业和珠宝盗窃案所知甚多。毕竟，他军衔猜得没错。

或许美丽高贵的苏姗妮·布莱尔夫人假装对社会新闻和新款时装感兴趣，而实际上是一个狡猾的罪犯。在2月22号那天凌晨一点，在71号船舱急匆匆地把遗失的钻石裹在自己肚子上？（还记得吗？17.722 吉尔摩登堡。）

尤斯特士·彼得勒爵士和 M. P. 也在列出的名单内。他是一个天性快活的、受人尊敬的、有点发福的中年人。为什么他对自己挣钱的事缄口不谈呢？

彼吉特是尤斯特士·彼得勒爵士的常任秘书，长着一张15世纪犯人的脸。但是，他也有着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中期时良好的道德作风。或许他是个丧失了道德的人呢？此人显然隐瞒了犯罪的秘密。

哈瑞是尤斯特士·彼得勒爵士的另一个秘书。他是个有主见的人。而已有的证据清楚地证明他就是那个杀害了纳蒂娜的褐衣男子。安妮想的是：“他杀了她吗？”她希望不是这样，因为她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最后是爱德华·契切斯特牧师，一个从非洲归来的传教士。就凭他在非洲与当地共同生活了好几年这一点，他也是值得关注的。他的经历令人称羨，可他为什么没晒黑呢？

安妮努力找出真正的上校时，上校也在企图消灭安妮。这是一场最激动人心的智力的较量，安妮与神秘莫测的上校在吉尔摩登堡和非洲海岸展开了角逐。谁取得了胜利？双方势均力敌。由安妮亲自讲述这个故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很多离奇的故事都是在当事人死后才得以公之于众。

詹尼斯·卡瑞

“这是我第一次将一个我所熟悉的真实人物写进了书里，不过我并不认为写得成功。事实是，被塑造得活灵活现的，不是贝切勒，而是那个尤斯特士·彼得勒爵士。”

——《自传》



## 首相绑架案（1924）

英国首相在进行对结束“大战”谈判的前几个小时失踪了。成群的考古学家到处忙着挖掘门哈拉国王在开罗附近的墓穴。在不同的地方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死亡案和失踪案；宝石被偷窃，又失而复得，各种各样的线索层出不穷。

在这本 200 页的典型的惊险读物中疑案迭出。有两个人贯穿 14 个故事始终——才华横溢的小个子侦探波洛和一个像沃森那样的伙伴，愚钝的黑斯廷斯上尉。

除了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之外，黑斯廷斯的作用只有一个——用他的愚钝来衬托波洛的聪颖。即使当了别人的替罪羊，他还是没有一丝怨恨：虽然波洛每一次都会毫不留情地贬低他。

在《首相绑架案》中，当英国的政府要员们寻求波洛的帮助时，他们不愿意将国家机密当着黑斯廷斯的面说出来。波洛友善地对他们说：“他没什么才能，是的！但是，对于他的谨慎，我可以保证。”当要员们承认了首相的失踪时，黑斯廷斯叫了起来：“不可能！”波洛向他投去制止的目光，让他明白“我应该缄口不言”。

令人惊奇的是，普通的读者能够在不触及自尊心的前提下读完一个故事。黑斯廷斯对线索的想法通常看起来是正确的，他的判断也总是能和我们的判断达成一致。所以当波洛向他投去制止的目光时，我们也畏缩不前了。直到我们不得不佩服波洛大脑的智力，这个超出常人的逻辑机器的才华时，受伤的自我才得到恢复。

波洛总是能破解案情，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会放弃掉他的小望远镜，去找寻一个轮胎印到底去了哪里，那你就错了。有的人可能会为

了找到一个香烟头或是采到一个口红样本而忙得不亦乐乎，而我们面对的可是献身侦探事业的一名奇才。在寻找失踪的首相过程中，波洛敲着自己的脑袋说：

我压根就没有必要离开伦敦，对我来说，安安静静地坐在我的房间里就足够了，所有的问题都在这灰白质里，它们悄悄地、神秘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直到我突然叫人拿来一张地图，我用我的手指定一个地点，然后说：“首相就在那里！”……通过逻辑分析，一个人就可以做成任何事情！

在《埃及古墓历险记》中，波洛怎么会相信了有关门哈拉王的迷信传说呢？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事实很明显。著名的考古学家约翰·威拉德爵士打开了国王的墓穴后不久就死去了。新闻媒体开始就此事大加炒作，说什么谁要是打扰了古墓的清静，谁就会受到死亡的诅咒。人们对此事的议论还没有平息，另一支古墓挖掘队的成员布雷纳先生也死去了。几天后，他的侄子开枪自杀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刚来到古墓区，原本想从他有钱的叔叔那里捞一笔横财的。

威拉德爵士的遗孀很快指出，这三例死亡不是偶然。她的儿子代替了父亲的考古职位。不难想象，这位母亲害怕极了，于是来寻求波洛的帮助。波洛能够保护她的儿子免受神秘力量的影响吗？这位逻辑大师是这样回答的：“在中世纪的书里，您可以找到很多破除魔力的办法，威拉德夫人。”

波洛和黑斯廷斯迅速动身前往埃及。波洛对那里的沙子讨厌极了，喋喋不休地骂个没完，因为他可是个爱整洁的人。黑斯廷斯提出了一个推论：这个侄儿想要毒死他那有钱的叔叔，但是错把药给了威拉德。威拉德毒发身亡，而他的叔叔则属于自然死亡。他意识到了自己完全没有必要杀人，所以后悔不已，也自杀了。

那些不知道黑斯廷斯爱犯错的读者可能会满足于这一结论，不过波洛却不是这样。他可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虽然他承认这个推论很有独特性，但同时又责骂黑斯廷斯完全没有考虑到“古墓的致命影响”。

黑斯廷斯的推论在他们到达挖掘地点的时候受到了另一次打击——又发生了一起死亡案件。这一次，人们前来吊唁的是一位来自都市博物馆的专家施奈德先生。原本规模就很小的挖掘队，现在一半以上的人都死去了。还有一点，在受害人的数目增长的同时，自然地，嫌疑人的数目也在减少。余下的人有：威拉德的儿子，在发生了好几个死亡事件后，刚刚赶到现场；在现场的医生艾姆斯；英国专家托斯威尔博士；还有威拉德忠心耿耿的仆人哈桑。当然，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头号嫌疑人，那就是躺在墓穴中的国王。

就连波洛也承认，他感觉到了空气中邪恶的气息。然而好像这种无处不在的邪恶还不够糟糕似的，在场的人们还必须忍受威拉德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述有关埃及的风俗习惯。从帐篷里出现的一个正在移动的黑影虽然使人们感到害怕，可庆幸的是，演讲被打断了。这是个长着狗头的黑影，与人们在门哈拉国王墓的墙上看到的一样！

力求安全的波洛在他的帐篷周围画起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和图形，看样子是要驱妖除魔。博学的托斯威尔先生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波洛会失掉他如此引以为豪的逻辑判断吗？如果真的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在作怪，波洛的咒语果真能驱走它么？

辛迪·路斯

## 清香茶韵——英国的喝茶礼仪

她突然想到了喝茶，茶杯就端上来了。当时还有四块甜点放在托盘上的一个小碟子里……

——《迟来的报复》



“一个正在喝茶的英国家庭”。18世纪英国画派（伦敦国家美术馆）。

《韦氏词典》对“茶”给出的解释是：“将一种从茶科灌木丛采集的叶子用沸水泡开的有香味的饮品，此类茶科植物尤其在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等地种植。”但是茶又岂是这种学术性的定义所能表明得了的。它同样作为英国社会的一种礼仪频繁地出现在阿加莎夫人的侦探小说中。

在英国，第一次提到茶的记载出现于1598年在伦敦发表的《林斯诸顿游记》中，这是最初在荷兰出版的一本游记的英译本。当时茶还被叫做chau。从那时起，它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英国词汇，因为哪个英国小说家能抵抗得了喝“茶”风尚带来的影响力、爱国情结、感官上的吸引力和广泛社交呢？事实上，根据艾德里安·贝雷在一份名为《不列颠群岛饮食》的报告，估计英国人每年要消费4.75亿磅茶，即每人每天要喝6杯茶。

英国人接触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詹姆士一世时期。但是奇怪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提到过它。根据威廉·尤克在《茶百科》中的记载，茶最早进口到英国是在17世纪。最早提到此事的是一个英国人。1615年，一个茶叶代理商写信给他，要求他送“一罐最有嚼劲的东西”来。这里指的就是经历了几个演变的“中国饮料”、“茶”、“广东茶”、“福建茶”等。在最初，人们几乎没有把

它当成一种时尚饮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药来使用。

1657年，一个名叫盖瑞威斯斯的咖啡屋开始向公众售茶。当时它打出的广告是这样描述这种带香味的叶子与众不同的特点的：

它能使身体健壮且充满活力，  
它能治疗头痛，  
它能清除脾脏中的异物……

在盖瑞威斯斯的广告中，一共列出了16条喝茶的好处，几乎无所不包，从清理肾脏到“克服过量睡眠”。很显然，这样的广告是起作用的。因为在盖斯瑞斯，商业成功人士云集而来，到这里进行各种社交活动，使他们恢复精神的是麦酒、宾治、白兰地、咖啡——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茶。

政府很快意识到对茶的需求可以带来利润。接着，政府开始征收高额进口关税。这也带来了走私和更为严重的后果。根据艾格尼丝·瑞普利尔的《想一想茶》中的说法，当人们想喝像“麦酒或啤酒之类”的饮料时，他们有时会“大量地”准备这种茶，而且也会倾销一空。瑞普利尔总结道：“尽管在早期受到干预，英国茶还是幸存下来了，这是代表了友善的奇迹之一。它们不时地使我们的自信心在那样一个看起来不友善的世界里得到恢复。”

他们刚一抵达戴安娜的家，就立刻打电话给钱德拉上将，接着就去了赖德庄园。他们发现露台上已经准备好了下午茶……

——《赫拉克勒斯的功绩》

在1662年查尔斯二世迎娶布拉冈萨的凯瑟琳公主后，茶成了女士们的时尚饮品。凯瑟琳是英国第一位喝茶的王后，人们还从她那里学到了“饮茶礼仪”：当一位女士呷了一口茶后，她要把勺子横放在她的茶杯上，或者用勺子轻轻敲击茶杯，好让在场的男士给她倒上。但如果这位喝茶的女士肯定自己不需要再喝了，她就会把杯子倒过来轻扣在托碟上。这种礼仪一直保留了下来。虽然现在看来，它已经不

再时髦，相反还显得有点笨拙了。

1666年的英国宫廷，喝茶成了时尚的消遣娱乐，这极大推动了人们对茶的消费。从海牙归来的宫廷官员带来了大量名贵茶叶，欧洲宫廷名媛们开始用喝茶这种优雅的方式进行交际。当时的荷兰代表着饮茶礼仪的最高水准，每个富裕的家庭都配有一间专门的茶室。

1717年，托马斯·特温尼把汤姆咖啡屋改名为金色里昂，这是伦敦的第一家茶店。与其他咖啡屋不同的是，不仅仅是男人，女人也时常光顾金色里昂。特温尼的店不仅理所当然地保留了喝名贵茶叶的传统，而且它的茶叶在英国或美国的几乎任何一家食品杂货店都可以买得到，当然，在家喝茶的感觉和坐落在德弗罗宫廷的金色里昂里细细品茶的滋味绝对是不一样的。

她低声说了几句要换衣服喝茶的话，然后就离开了……

——《侦探帕克·派恩先生》

广义的“茶”几乎从一开始就指喝茶的场合，而“喝茶时间”指的是这一段休息放松的时间。最早提到茶作为一种消遣性的晚餐的书面记载是在1780年。宗教改革家约翰·卫斯理写道，他“在早餐时间和喝茶时间”遇到来自社会各层的人，这意味着在那时，喝茶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风俗。

“喝下午茶”的习惯则是从贝德福德公爵夫人安娜那儿开始的。她在下午5点的时候摆出茶和糕点，因为她在那个时段“情绪低落。”在19世纪，一天中的早餐通常吃得很饱，而且多为肉类，中餐则是没有仆人在旁服务的，吃得就比较随便，而晚餐则一直要到8点才开始。这样一来，到了下午四五点钟，这位公爵夫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其他人也是如此）觉得有必要吃点什么，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上层人士的下午茶时间大约是在4点钟，内容除了茶，还有蛋糕、油酥面馅饼或者饼干之类。

你要不要来点热烤饼、三明治或是这种蛋糕？我们有一个意大利厨师，她做得一手好面饼和蛋糕。你看，我们已经开始喜欢

上你们英国的下午茶了……

——《迟来的报复》

“傍晚茶点”或“正式茶点”指的是包括肉类和各种丰富佳肴在内的茶点小餐。宫廷的傍晚茶点真是丰富极了，有烤火腿、火鸡和你能想到的各式糕点。然而，两个小时之后的晚餐量是这个的两倍。在英国大部分地区，“茶点”最初是夹在三明治和吐司里的，这跟现在是一样的。人们最爱吃的有夹着鸡肉、虾仁、鸡蛋的大块三明治，或是鲑鱼沙拉、肝脏香肠吐司、鱼子酱、洋葱吐司、蟹肉、龙虾、热乳酪牡蛎吐司、番茄三明治、黄瓜三明治和乳蛋饼。它们还可以和面饼、“茶点面包”一块儿吃，像坚果面包、香蕉面包、蜂蜜蛋糕、李子脯面包、杏仁面包或越橘面包。当然，你最钟爱的茶是少不了的。

中产阶级和上班族喝茶时间一般是下班回家的6点钟。它也是一种傍晚茶点或正式茶点，是他们的一顿主餐。在世纪之交，这种茶点包括鹿肉饼、一大块切肉火腿、鸡蛋、豆瓣菜、红色的甜菜根、欧楂果、苹果馅饼和茶。

赫克尔·波洛一点点地咬着一个烤饼，膝盖上还稳稳地放着一杯茶，他使自己成为了女主人的知己。

——《赫拉克勒斯的功绩》

如果是在最近的英国，那放在波洛膝盖上的可能就是“一碟茶”，因为这是英国人偏爱的喝茶方式。这种说法很可能是由伊丽莎白女王习惯要“一碟牛奶”而演变过来的，它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或许这种说法开始于品茶的人，现在伦敦只有为数不多的一百来个品茶人了。品茶人从碗中呷一口茶，在细细品尝之后，把茶吐在旁边的一个痰盂里。

现在，伦敦的商人们可以在每天下午4点暂停工作，由打字员或秘书端上两杯热茶。“喝茶时间”暂时还不会淡出人们的生活，尽管马普尔小姐会有这样的担心：

“假如你有时间的话”，马普尔小姐说，“你可以择日过来和我一起喝茶，如果你还有喝茶的习惯的话”，她不满足似的补充了一句。“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只出去喝酒什么的。他们认为喝下午茶已经过时了。”

“我没他们赶时髦”，德莫·克拉多克说，“好的，我哪天会过来和你一起喝茶的。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讲一讲村子的事……”

——《迟来的报复》

想一想，“泡茶”与“煮茶”这个词很相似，不是吗？

乔安娜·米尔顿

## 不该进入的邸宅

地点：伦敦怀特海文邸宅。

亲爱的先生：

函悉。您在信中恳求我助您一臂之力。您一定经受着恐惧与不安。您应邀前往苏塞克斯度周末，不过您并不是一个对周围的事置若罔闻的人，不是吗？您知道那些藏在某处的凶手、下了毒的酒和午夜枪声是多么危险，所以您要求我冒着险帮您？

先生，我恳请您别把自己弄得这么神经兮兮的！留点神当然没错，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别注意得过了分，任何人都可以在这样的假期度过一段无比美妙的时光。

请注意！赫克尔·波洛，将会指导您怎么做。

如果您可以办到的话，所有的卧室都不要去——那儿是最危险的地方。我在你们那儿的斯泰尔斯庄园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在一间闺房里发生的一起本该避免的谋杀事件。可怜的英格尔索普太太！她是个好心的人。但是她还只是第一个受害者。我们忘不了《葬礼之后》中可怜的柯娜·蓝斯贵尼特，在自己的床上被人杀害。还有《H庄园的一次午餐》中的劳拉、《校园疑云》中的布兰奇小姐。

你们英国人真是太冷酷了！我们才不会想到在圣诞节自杀呢！但是西蒙·李却在自己的卧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发生在《波洛圣诞探案记》中的故事。这样的名字还可以列出一串来——罗莎莉、希丽亚、帕特——单是我知道的就有这么多。如果大家追溯一下我的职业生涯，就会有惊人的发现：在《魔手》中，令人敬佩的马普尔小姐侦破的辛明顿太太死亡案；《走向决定性的时刻》中的崔西莲夫人；《怪屋》中的里奥奈兹。

您明白了吗？好的。不要进卧室。

还要留心阳台和客厅。您问我为什么？我来告诉您。您记得《牌中牌》中夏塔纳先生被害的案子吗？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自己一张最喜欢的椅子上——然后，他被人刺死了。多么可惜啊！您还记得《怪钟疑案》中的那个阳台吗？正是当事人的被害地点。麦金蒂太太的被杀，又是在毫无保护作用的简陋的屋子，简陋的阳台，我们不会不记得，那是在《清洁女工之死》中发生的故事。

书房也要留心了。谁会忘记马普尔小姐在《藏书室女尸之谜》中的遭遇呢？这位可怜的小姐总是在藏书室里发现尸体。普罗瑟罗上校虽然算不上是个多好的人，在《寓所迷案》中，也死在书房。太不对劲了。您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在书房喝茶。您想想《黑麦奇案》中的阿黛尔·佛特斯库吧！她的烤饼只吃了一半！

我同样恳请您，在用餐时也别放松了警惕。留意您吃的和喝的东西。要记住，千万不要在睡觉前要什么安眠药或是一杯巧克力咖啡——这样的话，正如您所说，是在自找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会给人伺机下毒的机会。您也知道有的佣人没安好心——杯子在不知不觉中就轻易被调换了。

我知道有人在度假时自己带食物过来，把它们藏在自己的房间锁起来，只偶尔喝一杯主人上的甘菊茶。您说这有点过分？也许吧。但是人们得会自己判断才行，不是吗？

不管怎样，在少于3个人的情况下，您绝不要待在阳台、客厅或者书房里，虽然这还是不能保证安全。别去外面——还记得《悬崖山庄奇案》中游泳池旁的那起死亡案件吗？还有《空幻之屋》中草地上的尸体，《古宅迷踪》中船库里和河里的尸体，《旧罪的阴影》中陡峭的悬崖上所发生的一切？

我还需要提醒您在坐火车的途中要多加提防吗？在这之前，我们已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像名声不好的雷切特在东方快车上遭人暗算，《蓝色特快上的秘密》中露丝·凯特林被人谋杀。

先生您看，这个乡下的周末过得可不轻松。虽然见到不少新鲜事儿，但我还是很难理解你们英国人对乡下的热情。你们的民族有种挺奇怪的性格，这真让人好奇。有毒的昆虫、变幻莫测的天气、宽敞又

透风的房间，我想想都会发抖。再说，在这样阴沉的石造建筑下生活，实在是冒着生命危险！

我个人更喜欢伦敦一些。但是如果是您，我亲爱的先生，执意坚持冒险的话，我只能祝您好运了。

您真诚的  
赫克尔·波洛

迪克·瑞利



## 烟囱大厦之谜（1925）

布拉瓦约。茫茫人海中，安东尼·凯德竟然遇见了他的故友吉米·麦克格拉！两人都是冒险家、有钱的士兵——他们有着男人共同的秉性，都爱喝上好的威士忌，喜欢漂亮女人和一切稀奇的东西——也许在罗得西亚丛林的偶遇并不像它最初看起来那么令人吃惊。

麦克格拉总是会经历一些奇闻，或是有人会向他提一些有意思的请求。这些后来跟他的朋友安东尼·凯德都扯上了关系。几年前在巴黎的一座城市里，麦克格拉正一个人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散步，突然看见几个法国流氓殴打一位看起来挺有身份的老先生。为了平息事端，吉米帮了那位老先生的忙，将那群人痛打了一顿，把他们都给赶跑了。后来他才惊奇地发现，原来那位老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黑塞斯洛伐克的斯提普提奇伯爵。那些甚至从来没听说过黑塞斯洛伐克的人也对伯爵的大名有所耳闻。他是个极具手腕的外交家、保皇派，是“巴尔干半岛的大人物”。

吉米以为这事就此告一段落，哪想他最近读到了斯提普提奇伯爵在巴黎去世的消息，还收到了一个邮寄包裹，里面有伯爵的回忆录，还附了一封短信，信上说，他如果将那个文稿送到伦敦的一家出版公司，他将会得到一千英镑。

奇闻就讲到这儿。现在说说那一千英镑许诺：吉米·麦克格拉本来可以把这笔额外的收入派上好用处，不过他又从别处打听到在非洲内陆的某个地方发现了黄金。比起金矿来，那一千英镑简直微不足道。然而他并没有失约，不过为什么安东尼·凯德愿意帮他办事呢？

凯德思索了片刻。为什么有人要这份经由非洲从巴黎寄往伦敦的

包裹呢？奇闻和请求都太神秘了，不由得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俩干脆庆祝这笔交易达成。

黑塞斯洛伐克。虽然这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对它近期的历史有了足够的了解后，凯德发现这份颇有意思的包裹是关于不动产的。奥伯洛维奇王朝最后一任统治者尼古拉四世上了一个巴黎的女演员——据说她是一个卑鄙的女人——她试图欺骗人民，佯称她有沙皇罗曼诺夫的血统。最叫人不齿的是，国王不顾后果地娶了这个放荡的暴发户，并封她为黑塞斯洛伐克法拉加皇后。这一举动不仅让这对皇室夫妇丢掉了王位（以一场共和革命的方式），还让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宫殿的台阶上，他们的尸体被肢解得难以辨认）。

虽然随着奥伯洛维奇王朝的灭亡，斯提普提奇伯爵也失去了他的工作，但他仍然在世界事务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渴望着有一天黑塞斯洛伐克能重新回到君主政体。如果人们能够相信报上的消息，黑塞斯洛伐克共和制度复辟的神话已经迅速销声匿迹，国内又开始席卷起一股强大的运动，那就是拥戴另一位国王。可怜的斯提普提奇伯爵——在梦想实现的几个月前去世了，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世上的事是多么不公平！

两个朋友道别之前，吉米·麦克格拉有件小事要请他的老朋友帮忙。几个月前在乌干达，吉米救了一个名叫“达其·帕卓”的人的性命。可是这个帕卓很快就死于一场热病，这件事本来也毫无意义。不过在他死之前，为了偿还债务，他还是交给吉米一包信，这些信是一个叫维吉尼亚·瑞福的英国女人写的，他以此来对她进行勒索。吉米在情感上不能接受勒索这种肮脏的交易，于是他要求他的朋友凯德将这些信交给那个英国女人，好让这位可怜的女士心灵上得到解脱。

反正凯德会待在附近。对于朋友来说，这只是个小忙而已。说好了！他决定帮这个忙。

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凯德到了伦敦，在入住的酒店遇见了一个叫拜伦·洛拉普瑞其的男爵。他的名字太难读了（凯德认为他的名字读起来更像“棒棒糖”）。拜伦自称他代表黑塞斯洛伐克保皇党伦敦分部，他对这本回忆录的发表十分忧虑，认为这将阻碍他们把迈克亲王推上王位的计划。他解释道，迈克亲王已经确信在英国支

持他的后盾。洛拉普瑞其男爵首先激发凯德的爱国热情，他还对凯德说，如果交易达成，他将会付给他发表文稿双倍的价钱。这笔交易确实诱人，但凯德还是要拒绝；毕竟，他向他的朋友吉米·麦克格拉许诺过。这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应有的荣誉，男爵对此也表示赞同。

凯德遇到的另一位来访者则要更加粗鲁。他甚至无礼地不通报自己的姓名。他只是简单地说明了自己是红手同志会的一名成员，就直接闯入凯德的房间向他索要文稿。

虽然从大体上看来，红手同志会是一个成不了大气候的激进的政治组织，但它还是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特点。它做了最大的努力推翻了奥伯洛维奇王朝，决心不让它在黑塞斯洛伐克重新出现。但是安东尼·凯德可不是一个轻易将别人的要求当真的人。当这个不礼貌的入侵者掏出一支左轮手枪威胁凯德时，凯德朝他准确地踢了一脚。他痛苦地沿着旅馆的走廊逃窜，但犯不着去追他。

当天晚上，凯德被他房内沙沙的声音惊醒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随后把电灯打开。凯德认出了这个跪在他的手提箱前面的人是一个叫久普塞的旅馆男侍者。在凯德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久普塞向他亮出了刀子。又有人低估了安东尼·凯德。在经过一段短时间的搏斗后，袭击者被夺了刀子。然而在凯德制住他之前，久普塞还是逃跑了——他不仅捡回了一条命，还得到了那包对于弗吉尼亚·瑞福意义重大的信。

在把这个手稿委托给了合适的出版公司保管之后，凯德想他至少有责任对住在庞德街 487 号的那位可怜的女士解释一下。弗吉尼亚·瑞福 27 岁，是一个高个子女人，有着雕像般的轮廓。她不仅聪明、充满魅力和活力，而且很有自制力，完全掌控着自己的生活。在凯德还没有来得及说明他此行的目的时，弗吉尼亚就礼貌地向他提出了一个令他恼火的请求。如果凯德之前就认识她的话，他也许对此就不会感到惊奇了。他会介意帮她处置蜷缩在她书房的椅子上的那具尸体吗？

弗吉尼亚认出死者了吗？显然她知道他是谁。这和几天前试图敲诈她的是同一个人。凯德也认出了他；他就是那天夜晚闯入他旅馆房间对他持刀行凶的无赖，可怜的久普塞。

他身上能确定身份的任何证物被凶手剥夺光了，凯德只在他一只口袋的夹层中找到了一小片纸，上面用潦草的字迹简短地写道：“烟囱大厦，星期四 11 点 45 分。”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就在同一天晚上，弗吉尼亚·瑞福有一个到烟囱大厦去的约会。会不会有某人，或者是某些人，企图阻止她赴约呢？

这里还有一件奇怪的物品——椅子旁边的地板上的那件杀人武器。尽管弗吉尼亚·瑞福否认自己有过手枪，但这支枪上却清清楚楚地刻有“弗吉尼亚”这个名字。对一个善于与拜占庭式的诡计打交道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好的线索。不管怎么说，对一位身处不幸的女士毫不理会是不道德的——何况是这样的一位美人。安东尼·凯德只有接受弗吉尼亚·瑞福的请求，当她的保镖。然后他们动身去了烟囱大厦。

烟囱大厦是坐落在伯克斯乡下的一座庞大的乡间邸宅。在周末，国王和皇后可以在这里举行宴会。到了晚上 11 点 45 分，安东尼·凯德来到了烟囱大厦（在这之前，他已经尽可能专业地将久普塞的尸体和那支枪处置好了）。四周是一片沉寂，什么也看不见。突然，他听到一声枪响。枪声好像是从黑塞斯洛伐克的斯坦尼斯拉夫伯爵屋子里传来的，但凯德也不敢肯定。也许枪响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从他这几天的历险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凯德还注意到，法国家庭教师白兰小姐房间里的灯亮了一下，然后又熄灭了。

第二天早上。在一群显要人物参加的早餐聚会上，银制餐具的碰撞声和热烈的谈话声交织在一起，大家在讨论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不可告人的事件。斯坦尼斯拉夫伯爵确实被人枪杀了。

伦敦警察厅的巴陀督察是位沉稳冷静、经验丰富的侦探。他向贾德汉侯爵表示，他将慎重调查此事。协助巴陀的是法国安全局的列蒙侦探。他越过了英吉利海峡来寻找臭名昭著的珠宝盗贼“维克脱王”的下落。

然而，英国外交部的乔治·罗麦克斯阁下揭露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秘密。斯坦尼斯拉夫只是一个化名；被谋杀的正是企图登上黑塞斯洛伐克王位的那个人，也就是奥伯洛维奇保罗维其的迈克亲王。

故事越来越错综复杂了，但是安东尼·凯德决心将案情弄个水落石出。这座大厦似乎不是一座只会喷烟的普通的烟囱大厦。

彼得·J. 费兹帕特瑞克



## 罗杰疑案（1926）

《罗杰疑案》是侦探小说历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你读完最后一页之前，你不会知道谜底。

这部作品在1926年发表的时候，一些批评家把最后出人意料的结局说成是“肮脏的戏法”。几十年过去了，它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它是一部天才的力作。除非事先经人提醒，否则几乎每个人都相信了克里斯蒂制造的假象。当最后结局揭晓时，的确令人震惊。

从表面上看，这是个很简单故事：弗拉尔斯太太是个住在金艾博特村子的一个有钱的寡妇，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因服用了过多的巴比妥，被人发现死在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晚上，罗杰·艾克罗伊德，一个人人认为他会娶弗拉尔斯太太的鳏夫，在弗恩利大院的书房被人杀害。两起死亡案件的关联使故事的发展疑云重重。

村子里的人议论说，第一起肯定是自杀。谢泼德医生在验尸时，也有同样的疑虑，但出于一个乡村医生的审慎，他没有将怀疑公开。毕竟，自杀难以证明，说了又能怎样呢？他想自己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艾克罗伊德却知道真相。他第二天对谢泼德说：“我必须跟您谈一谈。这件事很可怕，比您知道的还要糟糕。”他看上去既憔悴又疲惫。谢泼德医生答应他晚上赴宴，两人就此分别。

晚餐在高朋满座的“宽敞的大厅”内进行，这种场景在克里斯蒂的小说中是很常见的。晚饭过后，两个朋友退到房间，一边喝咖啡一边谈话。艾克罗伊德把藏在心里的秘密说出来了。他为弗拉尔斯太太的死感到自责，当然这也许并不公平。

艾克罗伊德说，他们本来是计划要结婚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外宣布此事，而是想按照习俗，等她的丈夫去世一年以后再说。这一天终于要来了，艾克罗伊德催促她把他俩的秘密公之于众，她却迟疑了。就在昨天，她突然宣布她决计不能跟他结婚。弗拉尔斯太太心里留着一桩可怕的事。她向他承认，是自己毒死了她的丈夫。那个酒鬼，她从来没有爱过他。

当艾克罗伊德说起此事，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向谢泼德医生大声叫了起来：“天哪！这是残酷的谋杀！”

他的语调中清楚无疑地表明，像他这样一个诚实、直率和真诚的人，是决不会原谅这种行为的，即使犯罪的是他所爱的女人。弗拉尔斯太太同样清楚这一点。她明白她的坦白实际上是给两人的关系画上了一个句号。如果这个秘密只有她一人知道，她也许可以对此一直守口如瓶，从此相安无事。但是现在有人也知道了，一年来一直对她进行勒索，变本加厉的要求最终把她逼上了绝路。

而艾克罗伊德，不但没有对她表示同情，还对她的供认表现出了极大的恐惧。他有可能预料到那天晚上她会自杀吗？如果她能将那个勒索的人说出来的话……

当管家帕克送来一份晚班邮件时，谢泼德以医生的口吻向他保证安全。嗨，这是什么？一封信，是她的笔迹！这么说她还是留下了信息！

谢泼德医生想知道信上的内容，但是艾克罗伊德要优先——这信只能给他一个人看；他待会看完后再决定怎么做。他把蓝色的信封暂且搁下。

在得知他的朋友不会轻举妄动后，谢泼德医生这才离开，回到附近与姐姐同住的家中。

艾克罗伊德这种人是不会复仇的！不到两个小时，谢泼德医生被叫回弗恩利大院。艾克罗伊德被谋杀了！

不消说，那个蓝色的信封，也一同消失了。

这会是谁干的呢？几乎房子里所有的人——他们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犯罪动机，而且也有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比如，艾克罗伊德的女管家拉塞尔是个刚进入中年的聪明女人，除了嘴唇有点皱以外，她算

得上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女人。在弗拉尔斯太太介入之前，她一直想跟艾克罗伊德结婚。当谢泼德医生在晚饭前光临时，她显然有些慌乱，好像他的到来打乱了她的计划似的……

还有布伦特少校，他喜欢刺激的探险，也是艾克罗伊德的座上客。显然布伦特是有心事的，在吃饭的时候，他一直语无伦次。除了他，谁会比他更了解这把从突尼斯带来的短剑的致命威力？不管怎么说，这把剑是他在最后一次上门拜访时送给艾克罗伊德的。

艾克罗伊德的弟媳塞西尔·艾克罗伊德太太是个寡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和女儿弗洛拉同样值得怀疑。她们在弗恩利大院安了家，虽然她们身居繁华之所，但依旧贫穷。她们经济拮据，而像艾克罗伊德这样的富豪却是出奇地吝啬。他对每一件事都要详细过问，连穿晚礼服和天鹅绒是否必要这样的事都要问个仔细。要想从他身上拿点东西真是太难了！弗洛拉困难的时候，要是他能给他的侄女留一笔钱该多好！但是他说不行，她慢慢等着吧！毫无疑问，艾克罗伊德死后会给她带来一大笔收入，不过在那之前，他会把钱包抓得牢牢的。

这就足以使一个女人借喝酒来发泄不满了，甚至是用杀人的方法。

还有那个管家，现在他也成了被怀疑的对象。谢泼德医生离开书房的时候，发现他正在门口偷听。他想要听什么呢？

杰弗里·雷蒙德是艾克罗伊德的秘书，他优秀得让人难以置信。如此沉着地处理艾克罗伊德身后的大小事务——就好像他已经提前知道了此事一样……

厄休拉同样是一个谜。对于一个客厅女侍来说，她是有些太聪明了。查一查她的来历不就行了？可是当警察调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发现更清晰的线索。她究竟是谁？为什么她会在弗恩利大院呢？

那么，谁又是在谢泼德医生离开时试图接近房子的那个神秘的年轻人呢？他在之前向村里的人问过路，如果他是蓄谋杀人的话，显然就不会这么做，不过……

最后是拉尔夫·佩顿。他是艾克罗伊德的养子，是个25岁的英俊的小伙子。他因赌博欠下的债务让他的父亲极端恼火，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事实上，艾克罗伊德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拉尔夫也在

村子里，但是他确实在村子里；他在前一天溜了出去，待在车站。在星期五晚上9点钟以前他又溜了出来，在夜色中消失了。他是最有嫌疑的人，特别是在通往艾克罗伊德家的窗台上发现了他的脚印。

弗洛拉对此却有着不同看法。她说，她和拉尔夫已经订婚，她“知道”他不可能杀害自己的父亲，即使警察似乎认定了他就是凶手。她做了一件她认为唯一能救他的事：去找赫克尔·波洛帮忙。

多么幸运啊！波洛刚刚退休，不到一年前，他搬到了金艾博特。可是他已经厌倦了这种种葫芦的日子了，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个重操旧业的机会。

弗洛拉在案件发生后的一天说：“我想知道真相。”

这个衣冠楚楚的比利时人捋着小胡子说：“我希望你不会失望。”

他立即投入了工作。不起眼的细节在这个“灰白质”眼里突然变得十分重要起来。拉尔夫·佩顿和他经济上的窘迫有什么关系呢？就连他的神秘失踪也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一只遗弃的戒指、一把被动过位置的椅子和一个电话布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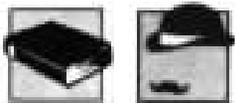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我们紧跟着书中的线索，却总是落后了一步。除了波洛，没有人能解开这个谜团：这些零碎的线索拼凑不到一块去。然而最后，他向我们宣布——

哦，阿加莎！你是怎么办到的呢？

诺玛·斯本海勒

“我在塑造《罗杰疑案》中谢泼德医生的姐姐这个人物时体会到了某种乐趣。可能马普尔小姐就诞生于这种乐趣之中。她是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角色——她是个脾气乖戾的老姑娘，充满了好奇心，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和耳朵：她是这个家里彻头彻尾的侦探。”

——《自传》



## 四大魔头（1927）

这真是个绝妙的讽刺！赫克尔·波洛多年的老朋友黑斯廷斯，在阿根廷待了一年半后，刚刚回到伦敦，计划给这个小个子比利时人一个惊喜。但是当他见到波洛时，他却在收拾去南美的行李。多么惊人而奇怪的巧合啊！也许这并不是巧合呢？

波洛承认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纯粹因为钱的缘故被打动”。他此时正要前往调查世界首富亚伯·赖兰——“美洲肥皂大王”的死因。说完了他的话后，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他乘坐的火车在一小时之内即将出发——哪怕有一个浑身是泥的人，跌跌撞撞地爬进了公寓，随即昏了过去。

喝了一点白兰地之后，这个人醒了过来。但是，他显然受到了某种惊吓。过了许久，他才喃喃地说出波洛的名字和地址。有人拿了一支笔和一张纸给他，他只是乱画了一大堆阿拉伯数字“4”，一个比一个大。此人恢复了意识后，开始清楚地说出了“李长彦”三个字。然后他开始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说起话来，好像在背诵一篇报告似的。他说李长彦是四大魔头中的首脑；此人是一号人物。二号人物是个美国人，以美元标识来表示。三号人物是个法国女人。至于四号人物……他是个杀戮者。说完他又昏了过去。

巧合的是，波洛刚刚告诉黑斯廷斯说他最近对一起跟“四大魔头”有关的案情很有兴趣——虽然对此他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是“一个具有国际犯罪性质的团伙”。

但是波洛得搭乘赶往南美的火车了。他与黑斯廷斯匆匆出发（黑斯廷斯陪他一直去了港口），留下他的管家皮尔森太太照顾这个

陌生人。

在火车上，波洛心潮澎湃。火车在乡间意外晚点，波洛决定把这看成是“与上帝同在天堂的圣徒们”给他的信号。他命令黑斯廷斯跳下火车。

两人火速赶回伦敦，却发现那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已经死去。由此连环杀人案开始了，四大魔头究竟是什么人，最后也将大白于天下。

《四大魔头》（1927）讲的不是庄园里的绅士生活和发生在客厅里的杀人案。它讲的是一个秘密的、全球性质的组织在“文明瓦解”后控制了“一些科学势力”（也许是利用了万有引力，也许是跟原子能有关），它们使得威胁变得十分可怕。在这样巨大的威胁下挺身作战的只有“智力超群的”波洛而已。

四大魔头中的一个阴险的人物甚至扬言要波洛“滚回到你的本行去，替伦敦社会上的仕女解决问题”。即使面临一连串的挑战，这个“微微有点发胖”，长着鸡蛋形状的脑袋，绿眼珠，有点儿固执的侦探可不是那么容易退缩的。

在得到了此事跟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重要线索后，波洛开始拜访一个全英国最了解中国地下秘密组织的人——约翰·英格斯。英格斯最近听他的一位老船员朋友，住在霍巴顿的华利说，他的生命因为四大魔头而受到了威胁。波洛和黑斯廷斯立即动身前往霍巴顿，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华利已经被人谋杀，他的头盖骨被钝器所砍伤，有一道横扫脸部的刀痕。当地警察已经认定此事是他的仆人所为；毕竟他是有过犯罪前科的人。但是波洛却不能轻易接受这个事实。他为什么要杀死这样一个友善的、退休了的老酒鬼呢？这位船员以前曾去过上海。在那儿，他遇到过什么样邪恶的中国人呢？

现在已经发生两起跟四大魔头有关的神秘的死亡案件了。这怎么能不关系到作为伦敦警察厅督察，同时也是波洛的老朋友杰普的切身利益呢？杰普作为波洛的助手亲自参与了此案的调查。他们同时调查的还有几起怪异的案件。这些案件似乎都与本案有着某种联系，否则很难得出任何解释。

第一起与本案有关的是派特先生的死亡。派特先生是一位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了不起的世界旅行家，拥有克劳夫兰的地产。

派特先生在吃过晚饭后，说身体不舒服，就回到书房，并叫来了医生。因为派特先生的心脏衰弱，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后离去。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亡。他死得很奇怪：他的头部和肩部已被烧得难以辨认，显然他是因为太虚弱而跌倒在壁炉的火中。然而一条奇怪的线索使得原本简单的解释变得复杂起来。一张报纸上面写有“黄色茉莉”的部分有用墨水涂画的痕迹。派特先生的食指上也沾满了墨水。涂画的部分显示出成右角的两条直线。令人想起阿拉伯数字4的起笔。但是杀人者的动机何在呢？甚至连杰普也忽视了这个明显的线索；派特先生写了一本《中国境内的魔掌》。

大约一个月之后，黑斯廷斯和波洛在一家饭馆里遇见了杰普探长。杰普先是打趣波洛对四大魔头案件的处理头脑简单，接着承认最近又有一起事件让他困惑不已。一个年轻的美国象棋手在与俄罗斯冠军沙瓦罗诺夫的对弈中死于心脏病。本来这起死亡与臭名昭著的四大魔头是扯不上关系的——除非你能在死者左手上的一小块烧伤或是在他的手上攥着的那粒白主教棋子上悟出点什么来。那粒棋子在他手中攥得那么紧，以至于人们要把他的手指用力掰开才能把它拿出来。

如果有人能从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线索中看出名堂来，那这个人无疑就是赫克尔·波洛。而像读者一样对明察秋毫和临危不惧的波洛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一直陪在他身边的黑斯廷斯（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

最终，黑斯廷斯得到了展现他积极性的机会，虽然当时的情况糟透了。在一次严重的爆炸中（黑斯廷斯间接地导致了这起爆炸，因为波洛的提醒没能引起他的注意）。在瑞契威大夫的诊所，黑斯廷斯苏醒了过来。瑞契威大夫告诉他：波洛已经死了。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波洛的律师送来一封信，确认了他的死亡。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不必为我伤心落泪。只要听从我的指示。接到这封信后马上去南美。我要你走上这一趟不是因为情感的因素。这是必需的。这是赫克尔·波洛计划的一部分！对你这样精明能干的朋友我无须

多言。

四大魔头一定有消灭的一天！我在九泉下向你致敬，我的朋友。

你永远的  
赫克尔·波洛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怎么做呢？回到南美？还是与四大魔头进行新一轮“精力充沛”的周旋？

也许最好的计划就是将波洛早先的忠告铭记在心：“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判断谁在撒谎。”

杰瑞·斯贝尔

“自从我母亲去世后，我就没有办法动笔写一个字。有一本书应该在今年准备付梓。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上花了这么多工夫，我手头上已经没钱了；……我的丈夫阿奇的弟弟，是个乐于助人的好人。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帮了我很多忙。他建议说，可以把原来在提纲上的十二篇小说用书的形式出版。他还帮助我处理那些我力不能及的工作。最终这本名为《四大魔头》的书出版了，而且成了畅销书。”

——《自传》



## 蓝色特快上的秘密（1928）

一块毫无瑕疵的名为“火心宝石”的红宝石和其他的宝石一起，带来了一段充满了悲剧和暴力的故事。然而不管是对有关它不祥的传说，还是对它天文数字的价格，鲁夫斯·冯·阿尔丁都毫不理会。这个美国百万富翁是个自由放纵惯了的人。在他一生中，他的女儿露丝才是他唯一所关心的。只要这些宝石能使她摆脱失败的婚姻，他不惜任何代价和艰难险阻。

像“火心宝石”一样，古老的雷康布里家族有过一段声名狼藉的历史。德里克·凯特林，雷康布里未来的继承人，也不例外。当他跟露西结婚的时候，他也曾想要洗心革面，决心戒掉疯狂的赌博和那些曾经将他的家产挥霍一空的生活方式。但是几年内，他的决心逐渐动摇。如今，他正公开地和名声不好的舞女米蕾·帕泰农打得火热。

当冯·阿尔丁带着他的红宝石，想要让女儿承认错误，与她刚愎自用的丈夫离婚时，却奇怪地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犹豫不决。不过最终他还是说服了女儿，说德里克跟她结婚仅仅是看中了她的钱。女儿终于同意办理离婚手续。

“火心宝石”完成了它的使命。然而同时，冯·阿尔丁也忘了向女儿提起，他在巴黎不到十分钟就从一个神色紧张的俄国外交家手中买来了这块宝石，当时还遇到了两个“地痞”的袭击。他仅仅是提醒女儿在离开伦敦去利维埃拉度寒假之前把宝石存在银行的金库里。

冯·阿尔丁并不认识那两个地痞。他们是侯爵先生安排的棋子。这位侯爵先生是国际珠宝盗窃罪犯。他虽然是英国人，却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他的一头白发很可能是假发。即使两个地痞的袭击没有成

功，他仍告诉颇有名望的“古玩”商人帕波波鲁斯，他的计划不会失败。

而德里克·凯特林在面对他有钱的岳父大人时，却向他暗示露丝才是这场失败的婚姻中要责备的人，因为她跟他结婚只是为了他的头衔和地位。即使此事看起来没有回旋的余地，德里克还是表示他不会同意离婚，而且他爽快地承认，这是因为他经济上的一无所有。突然间冯·阿尔丁似乎明白了，为什么露丝在与她不名一文的丈夫离婚时会犹豫不决。

然而，德里克对自己是否能避免破产并不乐观。正如他对米蕾所说：“一方是拥有万贯家财的他，冯·阿尔丁；另一方面是债台高筑的我。谁会占上风也就不必问了。”

露丝是富人的奢侈品，这使得德里克更加穷困，米蕾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她喜欢德里克，她给他提了些建议。即使不从父亲那里继承百万遗产，露丝仍然是个富裕的女子。不过她很可能会遇到一场意外。当德里克听到这个提议时，他非常生气。于是米蕾提出要敲诈她一笔的想法。米蕾交友广泛，她得知露丝不会像她所说的那样去利维埃拉，而是前往巴黎跟声名狼藉的花花公子罗歇伯爵见面。这位伯爵是露丝10年前的旧情人，直到露丝的父亲断绝了他们的来往后，她才跟德里克结婚。米蕾告诉这位震惊的丈夫：“你可以搞点小动作，使她非常狼狈。”奇怪的是，德里克听到米蕾向他讲述的一切时，愤怒至极，摔门而出。

冷静下来后，德里克仔细考虑了一下自己无助的处境，勉强订了一张去尼扎的蓝色特快卧铺票。这是露丝去利维埃拉要搭乘的同一辆火车。火车一直开往巴黎。

回到自己的寓所后，德里克发现冯·阿尔丁的私人秘书，年轻有为的理查德·奈顿少校正在不安地等他。冯·阿尔丁同样发觉了露丝与罗歇伯爵藕断丝连的关系，于是他派奈顿少校送来10万英镑，条件是只要在露丝上诉的时候，德里克不提出反诉。德里克毫不理会这个美国富翁要除掉他的威胁，拒绝了这一请求。

他们坐着开往尼扎的“最好的”蓝色特快前往利维埃拉，去度过两个月的“好时光”，享受每个元月份英国休闲而好玩的日子。一

同前往的还有凯瑟琳·格蕾。她的雇主新近给她留下了一笔钱。尽管凯瑟琳是个恬静而不失幽默的漂亮女人，33岁的她还是感觉到青春的鲜润已经褪去，她想好好享用一下这笔意外的收入。她意识到，她失散多年的表姐坦普林太太邀请她去利维埃拉度几个月假与这笔钱有着直接的关系。她接受了这个邀请，是因为她知道“这对两方面都有好处”。

在餐车室吃午饭的时候，凯瑟琳正好坐在露丝·凯特林的旁边。当露丝想到她不理智的约会时，生平第一次，她失去了自控能力。在火车到达巴黎之前，自负的露丝把她的烦恼和疑虑向凯瑟琳全盘托出。而她的这位旅伴却自嘲说，人们总是告诉她一些她不愿意听的事情。

而更糟糕的是泄露机密的那个人再也不想和你见面了。当天晚上，与凯瑟琳共进晚餐的是比利时侦探波洛，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这倒让她松了一口气。这个人虽然有些夸夸其谈，倒不失为一个风趣的人。

接下来的旅程风平浪静。可是当火车开到尼扎时，凯瑟琳却得知了一个比她喜欢的奇闻逸事震惊和可怕得多的消息：露丝·凯特林在睡梦中被人勒死了。她的脸因为受到重击而扭曲变形。

因为露丝的女仆不见了，警察找来了凯瑟琳确认尸体。出于当时波洛也在现场的原因，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侦探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警察局长的助手，他对此感激万分。

回到露丝坐过的车厢，凯瑟琳发现她以前看见过的一个显眼的大首饰盒不见了。露丝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导，而是把“火心宝石”带在身上。显然，她为她固执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接着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尼扎。

女佣艾达·马松在巴黎被人发现，被带回了利维埃拉。她证实说，不知道为什么，当火车开到巴黎时，露丝突然叫她下车，并且要她在里茨等她。

冯·阿尔丁和他年轻的秘书火速赶往尼扎。这个百万富翁要求波洛找出谋杀女儿的真凶，并诅咒令他卷入“火心宝石”案的那一天。

根据他训练有素的仆人讲，在谋杀发生的前一天，伯爵到了附近

的尼扎。有一封信表明，他曾经劝说露丝把这块闻名的宝石带过来，以帮助他完成一本“有关珠宝的书籍”。

而古玩商人帕波波鲁斯此时正在“遵循医嘱”在尼扎小镇里度假。虽然他的辨别能力出名的好，不过17年前他还是因为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拜托过波洛先生。他否认和失踪的珠宝有任何关系，同时他也表示，如果波洛先生对赛马感兴趣的话，他会盯住侯爵那匹英国马。

米蕾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搭乘她的情人和她情人貌合神离的妻子所坐的同一趟蓝色特快来到尼扎。被德里克拒绝后，她表示，如果他不回心转意的话，她将把在火车上所看到的一切揭发出来。

德里克公开承认他妻子的死使他摆脱了一贫如洗的状况成为了富翁。由凯瑟琳的表姐引见给凯瑟琳后，他继续待在尼扎。虽然这一行为很鲁莽，他还是发誓要娶凯瑟琳为妻。

而凯瑟琳此时正在地中海舒适的气候中恢复元气。她发现自己卷入了德里克和腼腆保守的奈顿上校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男人的世界中。

吉姆·梅勒

“我从一个业余作家变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我承受着当职业作家的担子，那就是你不想写的时候还得写，而且即使是你对所写的东西并不怎么满意，并且写得还不是太出色。我一直不喜欢《蓝色特快上的秘密》这部小说，可我必须像完成上一部小说那样，把它写完，交到出版商那里。所以我应该对此感到满足——虽说我并不对此感到骄傲。”

——《自传》



## 七钟面之谜（1929）

“急急风”艾琳小姐喜欢冒险。她的父亲将他们的房产“烟囱屋”转让给欧斯华爵士和库特夫人的那会儿，一个客人在她的房间内死去。她对此表现得非常镇静。而当这起看上去明显的自杀事件有了他杀的可能性时，这引起了她极大兴趣。此后她又无意中发现了死者杰瑞·卫德生前写给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叫他的妹妹务必把秘密社团“七钟面”的事给忘掉。然后龙尼·狄佛鲁克斯成了第二个受害者。他跌跌撞撞地跑到马路上，撞上了急急风高速行驶的车子。这时她开始采取行动了。龙尼在断气之前，说出了“七钟面……告诉……杰米·狄西加”，急急风于是跟她的老朋友比尔·艾维斯里和巴伦督察长见面，想方设法从那里得到有关的信息。

艾维斯里、狄西加、狄佛鲁克斯和卫德都是身处上流社会的年轻的英国人。他们彼此认识，在外交政务上彼此有些“上层”的交道。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悠闲、慵懒、漫不经心的人。在杰瑞·卫德死亡的那个周末聚会上，几个年轻人都在场。

急急风、杰米·狄西加和罗琳·卫德（杰瑞·卫德同父异母的妹妹）开始共同调查神秘的七钟面事件，试图找到杀害杰瑞和龙尼的真凶。急急风冒险的念头驱使她来到了混乱的七钟面俱乐部。她让一个可以信任的仆人把自己关在一个储藏室里，这样她就可以更好地观察来往的人。急急风得知，这个社团有一个国际政治目标，而且有人计划在不久偷窃一份重要的文件。在这个狭窄的小空间里，她还得知，一位七钟面社团的重要成员失踪了。谁是神秘的第七号成员？为什么连他的同伙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在飞龙大宅第即将举行一场政治宴会。急急风和杰瑞必须密谋策划邀请函，并阻止有人偷取艾伯哈德的计划。

在飞龙大宅第，急急风第一次见到了有权有势，但举止颇有些粗鲁的欧斯华爵士。欧斯华·库特爵士的钢铁公司和艾伯哈德的“配方”有什么关系吗？还有，为什么杰米非得让心地善良但缺乏天分的比尔·艾维斯里参加他们的计划，这到底是为什么？与此同时，比尔对美丽而遥不可及的匈牙利人雷兹奇女伯爵，显示出日趋增长的关注。谁知道他会无意中暴露出些什么呢？……还有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巴伦督察长的伪装如此容易被识破，连最愚钝的罪犯都能看得出来，让他们能加强警惕。

凌晨两点，急急风的思绪被楼下一阵猛烈的打斗声打乱了。家具的碎裂声使得客人们都挤到了书房。紧接着一连两声枪响，打斗的声音停止了。这时门打开了，人们看见受了轻伤的杰米·狄西加和昏迷不醒的雷兹奇女伯爵，文件和小偷却不见了踪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读者和急急风一样，开始思索起来。

当急急风这个机智勇敢的年轻姑娘在故事中充当了侦探女主角时，她的怀疑也成了我们的怀疑。但是当我们接受了急急风断案的推论时，却发现从飞龙大宅第夜盗案中可以得出好几个不同的结论。为什么罗琳·卫德正好在文件被盗的那一刻来到飞龙大宅第，把文件抢救了出来？为什么欧斯华爵士在凌晨两点的时候要出去散步？打斗发生之前，雷兹奇女伯爵在黑暗的书房里做什么？

急急风决定将此事追查到底。然而，故事的结局并没能证实她的怀疑。当然，我们也不例外。

丽莎·梅里儿

“在《七钟面之谜》中，我继承了《罗杰疑案》的写作手法。这部小说是我早先作品《烟囱大厦之谜》的续集。我把它们叫做‘轻松的惊险小说’。它们属于那种很容易写成且不需要太多情节和构思的类型。”

——《自传》



## 犯罪团伙（1929）

托马斯·贝雷斯福德夫人在长沙发上挪动了一下身子，百无聊赖地朝窗外看去……

“我真希望，”她说道，“出点什么事。”

这本以《犯罪团伙》命名的短篇小说集是这样开头的。不用说，杜本丝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之内，她和丈夫卷入了一系列的冒险中。这给他们带来的激动心情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

故事发生在1929年，贝雷斯福德夫妇已经结婚6年了。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有一幢舒适的别墅、有存款等，可是又似乎缺点什么。生活一成不变、太沉闷了。特别是杜本丝，她时常感到不安，希望自己在生活中寻求一点刺激惊险的东西。她有一天喊道：“想一想我们曾经过的那种危险的日子！”她渴望再度遇到那样的冒险。

侦探所所长卡特先生走进了他们的房子。汤米跟他还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多么幸运！卡特正好有一件棘手的任务需要另外两个人的帮助。此事虽然有点儿冒险，但就像他说的那样：“我想你不是那种回避危险的人，对吧，汤米太太？”

他当然清楚她不是那种回避危险的人。“汤米太太”一旦有了好的工作，她就会勇往直前地做下去。对这次的新任务，她感到很高兴。

此后戏中的各个人物开始扮演各自的角色。贝雷斯福德夫妇接管了国际侦探所有限公司的工作，他们因向布尔什维克泄露了情报而受

到了政府的怀疑。汤米扮成一个名叫西奥多·布伦特的私家侦探，而他的妻子则扮成他的秘书鲁宾逊小姐，一个忠心耿耿而又能干的贴身助手。

卡特先生说，他们将会接手真正的案子，而且在各个方面都要表现得像职业的私家侦探才行。这么一来，他们必须全心全意投入工作。要特别留意那些贴着俄国邮票的蓝色信封的信件。另外，留意来访者中第一句话中提及了数字 16 的人。

除此之外的时间他们可以自由支配。杜本丝对这次能扮演一个侦探感到十分开心。她的生命从此又有了意义。

但是一个私家侦探应该做些什么呢？在没有客户对他们刊登的广告答复之前，汤米已经在头几天的悠闲中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收集了大量伟大的侦探小说（“我已经读遍了在过去的 10 年内出版的所有侦探小说”），开始扮演一个伟大的侦探形象。他甚至还搜集了一些道具——一把小提琴、一双土耳其拖鞋和一柄烟斗——这些道具会帮助他更好地完成角色的扮演。

他说：“我打算尝试不同的风格，然后在不同的结论中得出比较。”

杜本丝本来想要好好地讽刺他两句，但是这时候他们接到了第一位大客户。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有人在劳雷尔邸宅丢失了一颗粉红色的珍珠。劳雷尔邸宅是在温布尔登的一处豪华地产。是谁偷走的呢？当时屋子里只有几个客人和几个诚实的仆人而已。伦尼先生是屋主女儿的男朋友，一个令人讨厌的社会主义者。照金斯顿·布鲁斯的眼光，他是个天生的惯偷（“就以他本人所持有的观点而论，做事就绝不可能顾及原则和道义”）。伦尼先生有作案的嫌疑。当贵重的东西失窃时，一位尊贵的客人却一直穿梭在各个豪宅之间，这难道不奇怪吗？她并没有打消这个念头。不管怎样，应该从各个角度调查真相……

汤米说，这是一桩桑代克博士式的案件。他可是当时的侦探小说中一位非常有名的侦探。他开始以闪电般的速度调查此案，甚至连他的妻子都一直被蒙在鼓里。

而杜本丝很快就和他打了个平手，在接下来的几次冒险中，她有

几次还占了先手。她不久就知道了真相。

新的案件接踵而来，伴随着他们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和死里逃生，这其中既有讽刺，也有智慧。汤米和杜本丝夫妇不能让人家看出他们对每件事都很在意——当然危险除外。两人精心设计着去模仿当时的侦探小说中有名的侦探，同时也包括他们自己。

“这显然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案件，”汤米这样说道。一位刚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斯塔范森先生，发现他的未婚妻奇怪地失踪了。他还补充说，这和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夫人失踪案之间有着相同之处。

杜本丝回答说，这的确没错，但汤米如果想效仿福尔摩斯的话，他最好别做得太过火。她恳求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千万别再摆弄那把小提琴！”好在那位探险家有点儿头脑简单，“不然他早就看穿你了”。

他们俩驱车到了萨里，去调查赫米奥尼失踪的原因，由杜本丝扮演沃森。而实际上，他们被戏弄了。

“我们简直成了头号大傻瓜！”在案件结束的时候，杜本丝这样说道。

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案件就这样告一段落。在处理索恩利·科尔顿式的案件时，他们就幸运得多了（汤米戴了一个眼罩，使得他看起来更像“双目失明的解难题专家”）。他们在一次化装舞会上扮成麦卡蒂和赖尔登，干净利索地发现了用匕首刺杀红桃皇后的真凶。接着他们又遇到了布朗神父的问题。（“你真的是个牧师吗？”吉尔达·格兰问道，她美丽的棕色眼睛里满是迷惑不解。“几乎没有人心跟表面上看上去的一样，”汤米温和地回答。）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几起谋杀案。逝者已矣。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并不关心。还有其他诸如失踪的夫人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走私犯和造伪币者，甚至是间谍最后出其不意地出现，你都可以把它们当成是练习本上的题目来做。克里斯蒂的想象力，杜本丝和汤米的想象力，都在其他一些伟大的侦探身上得到了体现。

一种表演的本能使得这两位以开始的西奥多·布伦特和鲁宾逊小姐的身份一直演下去。他们总是根据不同的案件选择不同的角色。

甚至波洛也影响着他们。汤米不止一次地对杜本丝说：“用你用

那灰白质。”在最后一个故事中，是波洛的破案手法让他们抓住了那个代号为16的人，同时戏剧性地解救了……嗯，真的是太生动了。

诺玛·斯本海勒

“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包含了当时的某个侦探的故事……我还记得索恩利·科尔顿，那个盲人侦探——指的显然是当时的侦探小说家奥斯汀·弗里曼；弗里曼·维尔斯·克罗夫特和他神奇的转盘；当然不能不提到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有的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在《犯罪团伙》中我刻画了两个年轻的侦探形象：汤米和杜本丝夫妇。在《暗藏杀机》中，他俩同样扮演了主角。把他们放在另一本书里稍作改变是一件颇有趣的事情。”

——《自传》



## 寓所迷案（1930）

在一个星期三下午的午餐时间，伦纳德·克莱蒙特牧师对他的妻子格丽泽尔达和侄儿丹尼斯说，如果有人——任何人谋杀了普罗瑟罗上校，将会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普罗瑟罗是教会执事，他特别喜欢捉弄教区牧师。

丹尼斯警告他的叔叔说，如果有一天发现那老家伙躺在血泊中时，有人会用这句话来指控他，并且说女仆玛丽会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

克莱蒙特牧师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普罗瑟罗在第二天下午安排了一场与他的会面，讨论有人可能从捐献袋里偷走了一英镑钞票的问题。

不久，普罗瑟罗上校的女儿莱蒂斯·普罗瑟罗来到牧师寓所加入了这场谈话——这些人经常互相走动——他们谈到如果她的父亲死掉该有多好。他对钱管得非常紧。不过他去世后，她将会继承一小笔遗产。她还说父亲不让到镇上来的油画家劳伦斯·列丁进他们的“老屋”，因为他发现劳伦斯正在给只穿着浴衣的可爱的普罗瑟罗小姐画画儿呢！而且旁边又没有游泳池。

有人在牧师寓所度过了充实的一天——虽然对于有些来这儿的人来说并非如此——几个女仆偶尔与年轻牧师的妻子闲聊几句，有时还要对一些有声望的人嚼嚼舌头。

现在是简·马普尔小姐在小说中的第一次出现，她不像那些玩弄线索的侦探。这个银白头发的老小姐了解在圣玛丽米德小村庄里发生的一切。她后来告诉牧师，她的爱好是研究“人性”，并愿意在此项

研究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教区的女人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是列丁。她们在猜测村子里的哪个女模特跟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随后，牧师来到画家在教区的一角用作工作室的棚屋，却发现列丁和上校的妻子安妮·普罗瑟罗正在热吻。两人尴尬地分开了。普罗瑟罗太太随即跟到了上校的书房。她告诉他，她受不了与她丈夫的生活，而和年轻的画家在一起她却是多么的快乐；她还告诉牧师，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尽管普罗瑟罗太太向他言之凿凿地保证，牧师还是坚决地告诉她让她结束这种冲动的行为。与此同时，牧师第一次发现，普罗瑟罗太太是个美丽的女人。

凑巧的是，列丁被邀请晚上来教区吃饭。晚饭过后，画家和牧师退到书房。列丁感到十分痛苦，而牧师则把两人的这种行为作了分析。牧师说，唯一的做法，就是列丁在给已婚的普罗瑟罗太太羞辱之前离开小镇。可列丁说他不能这样做。这就是爱，有了爱便足矣。他还说要是老家伙死了那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他还不经意地提到他拥有一把口径 25mm 的毛瑟枪。

第二天早上，牧师在圣玛丽米德的大街上也是唯一的一条街上碰到了老普罗瑟罗上校。像许多听力不好的人一样，他总以为别人的听力也不好，于是他提高了嗓门对牧师说，下午的见面定在 6 点 15 分。

在这之后不久，列丁来到教区，告诉牧师他是错的。列丁发誓他会结束这段关系，第二天就离开小镇。

5 点 30 分左右，牧师收到了一个电话，说低地农场的艾博特先生要死了，请他立即过去。他知道自己赶不上和普罗瑟罗上校 6 点 15 分的约会了，就叫他的仆人让上校先等等。

他后来才知道，这个电话是假的——谢谢大家，艾博特先生好得很呢——在返回牧师寓所的途中，他遇见了心神错乱的列丁，即将离开小镇。在寓所里，克莱蒙特看见普罗瑟罗上校趴在写字台上，而他的血正在一滴一滴地滴到地毯上。

正因为他是一个如此不招人喜欢的人，克里斯蒂给我们列出了一大串值得怀疑的对象。除了牧师、上校的女儿、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情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可都不希望上校过好日子。

当地警察局的斯莱克警督是第一个介入此案的警察。梅尔切特上

校后来也介入了此案。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在尸体下发现的一张纸条。在写字台旁边的普罗瑟罗上校并不是什么都没留下。纸的顶端写着6 20。“亲爱的克莱蒙特：很抱歉我不能再等下去了，但我必须……”接下来的内容戛然而止，显然是因为突然遭到他杀的缘故。

第二天传来了这样的消息：列丁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可是马普尔小姐当天正好在牧师寓所，她对此表示了怀疑。因为列丁说他大约是在6点45左右杀害普罗瑟罗上校的，而据镇上的海多克医生所说，老人的死亡时间不可能晚于6点35分。

牧师到警察局后，他接到了普罗瑟罗太太的一张纸条，让他立即回来，她同样承认自己是凶手。在把两人一同带到犯罪现场后，他们羞愧地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保护对方罢了。列丁在去跟牧师道别时，发现他的枪压在尸体底下，于是他以为是他的情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而普罗瑟罗太太则以为列丁说的是真话，于是向警察说是她干的，因为她认为那是她一手造成的。

但如果不是他们俩干的，那会是谁呢？

普罗瑟罗上校的女儿莱蒂斯吗？她讨厌她父亲，憎恨她的继母，还迷恋着继母的情人列丁。会不会是她干的，然后试图嫁祸于普罗瑟罗太太？

还有神秘的埃斯特尔·马莱斯特朗兹。似乎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搬到镇上住，她从哪儿来。警察断定，她在普罗瑟罗上校死前的那个晚上曾经拜访过他。另外，她的行为也很诡异。

偷猎者阿切尔也值得怀疑。上校在做文职官员时，曾把他送入了大牢。他刚刚被释放。

还有克莱蒙特的厨师和佣人玛丽呢？在阿切尔不偷猎的时候，玛丽总是与他待在一起。而阿切尔的母亲清扫过列丁的棚屋，她很有可能偷了那把枪。玛丽还坚持说她并没有在房内听到任何枪响，这就使事态更加复杂。

那么牧师的妻子呢？格丽泽尔达后来向牧师承认，在她与他结婚之前，她曾经与列丁在伦敦有过一段感情。她比50岁的上校小了足足25岁。倘若普罗瑟罗发现了她不光彩的过去，为了保住这个秘密，她极有可能采取极端的手段。

牧师的侄儿丹尼斯有没有嫌疑呢？他深深地爱着莱蒂斯。你也知道，恋爱中的年轻人常常会干出些冲动的事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嫌疑人呢？斯通博士是一位人类学家，他有一次在普罗瑟罗家的地产上挖掘古墓，有一位名叫克拉姆小姐的助手。他曾经偷过东西，也曾经与普罗瑟罗上校有过公开的争吵。

还有生活潦倒的助理牧师豪斯，普罗瑟罗上校怀疑是他偷走了那一英镑。他是不是想要上校对此事守口如瓶呢？

正当警察们有了自己的结果时，马普尔小姐走了进来，向他们解释了整个案情。她提出了一个引罪犯上钩的计划，结果可想而知：计划成功了。

吉姆·梅勒

“《寓所迷案》发表于1930年。但是要说清楚我在何时、何处或怎样完成它的，为什么我开始写它，甚至是什么让我在故事里选择了马普尔小姐这个新的侦探形象，我却记不明白了。”

——《自传》



## 神秘的奎恩先生（1930）

这个短篇小说集共有 12 个故事，在其中，萨特思韦特先生目睹了各种戏剧性的事件。他是个又老又矮的干瘪老头。人类任何奔放激越的情感似乎都与他无关，尤其是爱情和贪欲。不过他却有一种能探知别人内心的本能。

萨特思韦特先生的思绪被瘦削而又沉郁的哈利·奎恩先生吸引、指导着。奎恩先生总是行踪诡秘，他的出现总是带着目的。在一次假面喜剧中他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颜色斑驳或镶嵌着红白宝石的服装）把人们带入了迷宫中。在奎恩先生的第一次出场中，就有一道光线透过一片有污痕的玻璃照在他的身上，使他看上去像是穿了一件七彩的衣服。在另一桩故事中，当光线再一次照到他身上时，变成了一片耀眼的红色。在他不得不待在旅馆里时，他选择的是贝尔斯—莫特利旅馆（旅馆名字的意思是带铃铛的帽子和小丑穿的五颜六色的衣服），这可是他的辟邪物。

每一个故事中除了萨特思韦特先生和奎恩先生之外，都会有不同的人物出现。一半的故事跟谋杀案有关，其他的则跟失踪和珠宝失窃案有关。一个经典的情节是旧情人的重逢。这些故事一般都会会有一个第三者的加入。

萨特思韦特先生为那些挥霍钱财的年轻女人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场所。他对她们某些不可思议的举动很有兴趣。对于埃莉诺·波特太太为什么要把一头金黄的头发染成黑色，坐在台阶上边听边叹息感到迷惑不解；他富有想象力地把吉利恩从她的爱情困境中解救出来；他的心儿为悲伤的玛贝尔所动。

奎恩先生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会去干预别人一把。他阻止了内奥米·卡尔顿·史密斯在听到她需要知道的信息之前离开房间。他还用精神感应的方式在桌上敲击字母给萨特思韦特先生传递信息。

不过，奎恩先生并不是故事中唯一的神秘人物。还有戴大盖帽的保皇党人，拎着银水壶的哭泣女郎。

在《奎恩先生的到来》中，一群参加家庭聚会的男人，包括萨特思韦特先生在内，在一起讨论德里克·卡佩尔的故事。卡佩尔是罗伊斯顿的前任业主。为什么当他即将宣布他订婚的消息时会开枪自杀，人人都对此感到不可理解。他离开餐桌，拿起桌上的邮件，就这样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刚到午夜，奎恩先生就来到了聚会上。他记起了一个古老的迷信。传说在新年即将到来的午夜时分，如果第一个跨入门槛的是个黑衣男子，那么好运就会降临到这个屋子。他的车子出了故障，他不得不寻找一个临时的住所。在他的提问中，奎恩先生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一天内所发生的新闻中，并且解开了这个古老的谜团。

在《玻璃上的影子》中，格林韦斯府邸的玻璃上有处不规则的污痕，像是前屋主的头像，这个保皇党人看着他的妻子与情人私奔。尽管玻璃被换掉过多次，但每换一次，污痕又会出现，于是只好用砖把玻璃窗砌掉。加入了这场不幸的家庭聚会的还有理查德·斯科特和他可爱的新娘莫伊拉·斯科特，连同艾里斯·斯塔弗顿太太。斯塔弗顿太太在结婚之前，曾和斯科特、斯科特的朋友约翰·波特少校一起到过非洲旅行。艾里斯被认为与理查德有着甚为亲密的关系，而且有人曾听到艾里斯警告过理查德嫉妒将带来的后果。此后不久，人们听到两声枪响，然后发现艾里斯站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旁边躺着莫伊拉和吉米·艾伦森上尉的尸体。幸运的是，奎恩先生为了一幅画来拜访屋主昂克顿先生，他与萨特思韦特先生一起，解决了此案。

在《海伦的脸》中，吉利恩·韦斯特非常需要萨特思韦特先生的帮助，因为她拥有一张海伦般美丽的脸庞。她对伯恩斯先生日渐增长的爱恋使她的朋友和助手菲利普·伊斯特尼深感不安。在一次听完新来的男高音约士奇比姆的歌剧后，年轻人的敌意终于爆发了，他和

伯恩斯先生打了一架。后来，恢复了理智的伊斯特尼先生送给吉利恩两件结婚礼物：一个精美的无线电收音机和一个别致的高脚杯。他还多愁善感地让她收听某一个电台的节目。如果伊斯特尼后来没有在阿莱克奇诺餐馆碰到萨特思韦特先生，与他有过一次关于他的兴趣的长时间谈话，那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当萨特思韦特先生参观一家美术馆，并买下了一幅油画时，更多的疑问产生了。为什么画家弗兰克·布里斯托会画一个躺在查恩利房间内地板上的死去的小丑呢？还有，为什么透过窗户往里看的那张小丑的脸竟会和奎恩先生长得一样呢？另外，为什么女演员阿斯帕西娅如此想得到那幅画呢？阿利克斯·查恩利已故的丈夫是屋子的前任主人，她也想得到那张画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对她丈夫自杀的回忆是如此的痛苦。因为从那以后，她的生命就枯萎了。

萨特思韦特先生和奎恩先生抱着关切与同情之心参与了此案。他们力所能及地解救了相爱的人，不打折扣地享受着故事中的悬念与精彩。

### 盖勒·帕金斯

“奎恩先生在我的小说中是个新出现的人物——对我来说，他好比催化剂——只要他一出场，就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有一些琐细的，甚至是毫不相关的细节来描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窗户的玻璃上颜色斑驳的光线照射到他的身上；一会儿出现了，一会儿又突然消失了。他总是代表着一种这样的象征：他是情人们的朋友，而且他与死亡有关。”

——《自传》



## 斯塔福特疑案（1931）

（又名：神秘的西塔福特）

冬日凛冽的寒风横扫着德文郡的荒野，西塔福特的村民们聚集到了海军上尉约瑟夫·策列维里安舒适的寓所里。这个寓所是他10年前从海军退役时建起来的。来访的还有待人和蔼的寡妇威尔里特夫人和她的女儿怀阿里特小姐。两人刚刚从南非回来，到这里来过冬。她们是西塔福特寓所的房客。

喝过茶后，客人们都感到暖和了许多。罗尼·加菲尔德提议来一次“转桌降神”的游戏。莱克罗夫特先生认为自己是心理学研究的专家，他自然十分赞成这个提议。而神秘的杜克先生则表示，只要能逗怀阿里特小姐开心，玩什么游戏都可以，甚至连布尔纳比少校也渐渐进入了状态，虽然在这个星期五，他像往常一样去拜访策列维里安上尉。当威尔里特夫人提出要租西塔福特寓所后，他在埃克参顿租了一间小屋住下。

灯光变得昏暗起来，降神会开始了。兴致盎然的人们开始通过各种摇动桌子的方式回答问题。大家一直玩得很尽兴，直到桌子拼出了一个可怕的信息：“策列维里安 死亡”。客人们的表情开始变得凝重起来。“谋杀”，桌子又拼出了另一条信息。

少校吼道：“瞎说！”说完他便穿上靴子和外套，宣布他将步行6公里去看他的老朋友，完全不顾暴风雪即将到来。

在被暴风雪挡住了去路的路，布尔纳比少校跋涉了两个半小时才来到了埃克参顿，然而并没有人应门。于是布尔纳比少校叫来了当

地警官和一名医生。他们没有撬门，而是缓缓走到房屋的后面，从一扇开着的窗户进入了书房。他们立即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富有的上尉已经死去，死因是头盖骨破裂。表情严峻的医生指出了死者旁边的凶器——一根绿粗呢做的圆筒。平时策列维里安把它当成沙袋用，用来塞在门底。

策列维里安的酷爱运动和对离合字谜的着迷，连同他对金钱的爱好和对女人的厌恶一样出名。对镇上的人们来说，策列维里安对他的妹妹与一个伤残军人婚姻的强烈反对，拒绝让他忠实的仆人的新娘进入房间，这些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令众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威尔里特母女搬进来之前，他把心爱的奖杯和运动器材都搬出了西塔福特邸宅。他解释说：“即使你把东西全部锁起来，女人还是有办法进去。”威尔里特夫人好几次邀请策列维里安上尉共进晚餐，都被他拒绝了。她难道看不出来，这个富有的单身汉更希望他的老朋友布尔纳比少校作伴吗？

拿尔拉柯特警官出现了。策列维里安穷困潦倒的侄儿詹姆士·皮尔逊在三皇冠旅馆登记后，很快被人发现他不是本地人。他先是失踪了几个小时，在谋杀案发生后，一大早他就搭乘第一班火车离开了。尽管警官逮捕了皮尔逊，但是他对这个一无是处的年轻人毫无办法。他在继续寻找真正的罪犯。

因为上尉似乎并没有在邻居中树敌，拿尔拉柯特警官把调查的焦点投在了策列维里安的几个继承人身上。与他关系疏远的妹妹为她卧病在床的丈夫请求经济上的援助，却遭到拒绝。当她听到策列维里安的死讯时，她感到了一种解脱，因为她终于可以得到给她丈夫治病的钱了。然后是詹姆士·皮尔逊和他远在澳大利亚的弟弟白里安——或者他根本不在澳大利亚呢？最后上尉还有一个侄女舒尔维姬·皮尔逊·德令。她的丈夫是个有中等成就的作家。

埃米莉·策列福西斯开始亲自调查此案。她坚信自己愚笨的未婚夫詹姆士·皮尔逊是无辜的。她这样形容自己的爱人：“他简直不可能捡起一个沙袋去打一个老人的颈背。如果一定要做，他也只会胡乱出手，根本打不中要害。”

在喜欢听人奉承而又野心勃勃的记者查尔斯·安德比的协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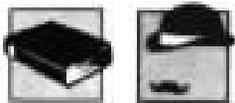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埃米莉把注意力瞄准了新来此地的人。杜克先生是谁？这个“过着无可指责的生活”的男人，他到底是哪一种人呢？威尔里特母女又是谁？为什么她们会如此紧张？那天午夜时分在荒地上，与怀阿里特见面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被埃米莉那双淡褐色的眼睛和轻柔的声音所深深吸引，安德比同意在西塔福特邸宅外的灌木丛里瑟瑟发抖地过上一晚，等待答案的揭晓。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了白里安·皮尔逊，就是那些人们以为在澳大利亚的策列维里安的侄儿。他在英国干什么呢？他与怀阿里特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村里的居民本来是耳根清静的。出了一起谋杀案已经够丢人的了，而埃米莉却要挨家挨户地问他们各种问题，还勾引男人（虽然她已经和犯罪嫌疑人订婚了）。这真是太令人反感了！更令人气愤的是，在策列维里安被谋杀后，罪犯居然从附近的监狱逃跑了。

当警官和埃米莉在村子里不停地向人们询问同样的问题时，原先的那些开过降神会的人又回到了西塔福特邸宅，开始了新一轮的游戏。灯再一次被熄灭，空气中充满了焦虑的味道。这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沉寂，谁是真凶终于真相大白。

安尼塔·麦克阿里斯特



## 悬崖山庄奇案（1932）

故事发生在康沃尔郡的维埃拉风光如画的圣卢小镇。当我们发现赫克尔·波洛在附近的一家皇后旅馆正度过他无比惬意的假期时，我们就会知道罪恶即将发生。确实如此。这不，在一次喝茶前，波洛先生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弯下腰去把一颗落在地上的小石子当作一颗子弹捡了起来。

轻浮而又长相标致的尼克·巴克利小姐在转弯的时候，在她松软的太阳帽上居然留下了一个子弹眼，这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有多么吃惊。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这部侦探小说中从一开始就设下了这个标志。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一战爆发后不久。波洛并不是孤身一人，他的身边还有黑斯廷斯，不仅仅是他的旅伴，还是他的陪衬。就像这位大侦探总在说的，黑斯廷斯有着英国人的正派和死板，以至于每当黑斯廷斯提出朝某个方向调查的建议时，他往往要朝着相反的方向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尼克不假思索地说，她的生命受到威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不久后的一天，她要开车取回忘记的东西（她是个丢三落四的人），而车上的刹车又坏了，她的车一头扎进了旁边的一个灌木树篱。不然的话，她的车很可能会直冲下山去，一直撞到山下的圣卢镇议会大厅。

还有那块突然松掉的大石头也值得注意。尼克的家在海滨古宅，是皇后酒店旁边一块长满柚子树的地方，在那里可以俯瞰到英吉利海峡，也许是爱尔兰海。不管怎么样，当尼克正往海滩走去想游泳的时

候，那块大石头突然滚下山来，差一点就打中了她。黑斯廷斯指出很有可能有一人摇动了那块石头。波洛则说，这些偶然事件可能是某个怀有目的的女人所为。太正确了，真是太正确了。

还有那幅画是怎么回事呢？尼克睡在一张大床上，床头挂着一幅很大的油画。有一天晚上，挂油画的铁丝突然断裂，油画直砸下来。波洛推断，要是它砸得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很可能就送了尼克小姐的命。所幸当时正好有一扇门被风吹得乒乓作响，尼克小姐起身去关门，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从那以后，她就把铁丝换过了。波洛找不着那根旧的铁丝，所以不能断定它是人为地割断的，还是因为老化的缘故才断掉的。

其他人物也纷纷粉墨登场，让整个案情更加扑朔迷离。他们中有和尼克一同喝茶吃饭的弗雷德里卡·赖斯，虽然面色苍白，长得却相当漂亮；吉姆·拉扎勒斯，他是艺术商人的独子、继承人；乔治·查林杰，一位直爽的海军中校，他很喜欢尼克，但尼克却一直没有动心；有点儿神秘但待人友好的克罗夫特夫妇，他们是澳大利亚人，在古屋租了一间门房小屋；傻乎乎的花匠（他是不是真傻呢？）和他那个很可能有些坏心眼的10岁的儿子；女佣人埃伦怀疑有事情要发生，还有，她知道房子上的秘密隔间，这一点被波洛觉察到了；尼克的表兄查尔斯·维斯，是镇上的律师；尼克还有一个表姐叫马吉·巴克利，她是约克郡一个牧师的女儿，质朴而坦率。

波洛绞尽了脑汁。一开始，他耐心地向愚钝而正派的黑斯廷斯解释说，他所面临的任务要比处理案件本身要复杂得多。因为即使凶手留有脚印，那留下的脚印也是模糊的，除非凶手自己承认罪行。掌握了事实之后，对于这位有经验的侦探来说，破案就变得很容易了，因为凶手会留下作案的痕迹，甚至像艺术家给他们的作品留下大名一样。凶手与艺术家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这些业余的艺术家在签名时总是用的大手笔。

不，波洛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仅仅是在保护尼克·巴克利小姐，一直到他找到那个可能行凶的人为止。出于这个目的，他让尼克邀请她的表姐马吉过来，却最终导致了表姐的死亡。不过凶手原本要杀的对象似乎并不是她。因为天冷，在草地上看烟火的她到古宅的房间去

取外套。尼克和她同去，可是她们并没有找到马吉的外套。马吉于是借了尼克的一条鲜红的丝质中国披肩。凶手把马吉当成了尼克——紧接着响起了三声枪响。

波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与此同时，他也变得越来越消沉。他失败了，我的上帝！他用高卢人表示失败的方式敲着自己的额头。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呢？他一直冥思苦想到深夜，有时甚至天亮了都还没睡觉。黑斯廷斯也睡不着——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他看见波洛侦探在不断地编辑和重新整理嫌疑对象（即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他们的作案动机的名单。

难道贪欲是杀人的动机吗？波洛想。可是显然尼克正背着一身的债务，不得不把古宅以高价抵押出去呀。

这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还是不断重演的三角关系呢？显然都不是。

谁会从尼克的死中得利呢？弗雷迪·赖斯吗？尼克在动阑尾手术之前曾匆匆立了一份遗嘱（不过她的律师并没有收到），把她所有的财产都留给赖斯。但是她并无多少财产啊！

哎呀！波洛发现了不少线索。因为我们的女主角已经偷偷地和迈克尔·塞顿订了婚，他曾经是进行过环球飞行的飞行员，可是他现在已经死了。他是全英国第二巨富的继承人！塞顿立了一份将他所有的遗产留给玛格黛勒·巴克利的遗嘱。玛格黛勒·巴克利就是尼克的真名。尼克只是个昵称罢了。

天哪！这让事情又有了转机。

于是波洛把尼克送进了疗养院，这样她就可以受到保护了。她不会见到任何来访者，不会吃到外面的食物，一切都必须经过波洛的许可。她将会很安全，不是吗？不是！有人试图用一块含有可可因的巧克力毒死她。多么聪明的罪犯！他将巧克力藏在赫克尔·波洛亲笔签名的慰问卡片中了。

好了，你现在可以肯定这位大侦探是陷入了困境了。不过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他把一连串细微的线索巧妙地转换了一下，然后将嫌疑对象的名单重新调整，再加上来自伦敦警察厅的朋友的热心帮

忙，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

罗斯·凯恩

“《悬崖山庄奇案》是我又一部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刻的作品，我甚至不记得创作过这样一部作品。”

——《自传》

## 更残忍的杀人方法

——刀、枪和非利器的协奏曲

快速作答——一架古老的碾谷机、一尊维纳斯铜像和一个大理石镇纸有什么共同之处？一个储藏柜、一只尼龙长袜、一个乐器的某个部分和一张棋盘又有何相通之处呢？再来举个例子。你能找出一大块白色的大理石、一个壁炉拨火棍、一把刀、一把外科手术刀和一把性能优良的左轮手枪之间的共同点吗？

克里斯蒂的书迷中，即使是那些最漫不经心的人也可以猜一猜答案是什么。所有这些以上提到的物件都被阿加莎夫人派上用场，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杀人武器。

不管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感官有多么敏锐，也不管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观念是趋于保守还是开放，她对杀人武器的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过。投毒成了女士们用来杀人的传统武器，这显然跟她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她也没有忽略那些同样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即使它们会更残忍一些。

所有在克里斯蒂的作品中提到的刀具和其他利器中，那把结束了臭名昭著的雷切特生命的匕首是少不了的。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这个恶棍绑架了小黛西·阿姆斯特朗并且杀害了她，使她家破人亡。雷切特虽然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但是正义还是得到了伸张。一把匕首使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当波洛和他的一位工作伙伴在路易斯·布尔热房间内的床底发现了她的尸体时，她的死因似乎就已经很明白了。瑞斯说：“直刺心脏。我可以想象，它导致了受害人立即死亡。”

现在是由一名医生来指证真正的杀人凶器。“这不是一把普通的餐具刀，”他说，“这是一种很薄的刀，制作精密，而且锋利无比。”他拿出自己的一把手术刀说道：“是像这个样子的。”

然而，他却否认自己丢了刀。我们能相信他吗？

《底牌》中那把顶部镶有宝石的明晃晃的匕首结束了夏塔纳先生的生命，它的尖端锋利无比，这一点我们已不需要再赘述了；在《波洛圣诞探案记》中，一把剃刀或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刀割断了李小姐的颈静脉；在《致命葬礼》中，一把短柄斧头派上了杀人的用场；在《魔手》中，可怜的艾格妮丝先是头部被重击了一下，然后被人塞进了一个储藏柜中。

我们已经知道，在不列颠群岛，人们是不允许携带武器的，至少根据犯罪学家的说法是这样。他们对美国和英国因为枪伤而死亡的比例进行过比较。

这也许没错，不过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读者肯定不知道这一点。你只要看一看菲利普·隆巴德、莫利医生、迈克尔·戈尔曼、理查德·沃里克、马吉·巴克利、赛尔蒙·欧特本和普罗瑟罗上校他们的遭遇，你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所有的人都是遭枪击身亡的。

在《童谣谋杀案》中，隆巴德被人用枪射穿心脏；在《牙医谋杀案》中，一把“外国产”的手枪正好击中了牙医莫利先生右边的太阳穴；在《伯特伦旅馆之谜》中的迈克尔·戈尔曼，还有《不速之客》中，在一次猎取猛兽后脚而成了残废的失意破败的理查德·沃里克，都是遭枪击身亡的；在《悬崖山庄奇案》中，一把小口径的毛瑟枪结束了马吉·巴克利的生命；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一把考特左轮手枪杀死了赛尔蒙·欧特本；在《寓所迷案》中，我们又见识了毛瑟枪的威力（这一点儿也不像日耳曼人的杰作），这一次凶手给它配上了一个消音器后，瞄准了可怜的普罗瑟罗上校——如果有人会对这个几乎人人讨厌的地方长官寄予同情的话。

一把镶有珍珠、装饰华丽的口径 22mm 的枪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把杀害了马吉·巴克利的考特枪也同样如此。波洛对那把装饰精美的枪是这样评价的：“这是一件装

饰品，一件非常女性化的物品，但是它却是一件致命的杀人武器。”

以上是枪支和刀具的杀人本领。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勒颈等很多方法虽然通常不被当作武器，但它们也可以用来杀人。在各种杀人物件中，最主要的是女性的衣物。当有人心生杀人之心时，它们是很容易使用的。比如在《黑麦奇案》中，一只尼龙长袜就解决了格拉迪斯；在《怪钟疑案》中，布兰德太太的围巾最后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在《ABC 谋杀案》中，一条丝质的腰带勒死了贝迪·伯纳德；在《三只瞎老鼠》中，当博伊尔太太坐着听收音机的时候，一条雨衣腰带结束了她的生命。

关于女性的衣物作为杀人武器，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它们很容易到手。在《命案目睹记》中，凶手只须用一用他粗壮的手，就足以掐死受害者。不过在《神秘的奎恩先生》中的故事以及《折断翅膀的鸟儿》里面，杀人的方法还要古怪得多。

“套在她脖子上的绳子不是勒死她的绳子”，威克菲尔德警督澄清了梅布尔·安斯利死因的几个要点。人们开始以为她是死于自杀。“使她致命的是某种细得多的东西，某种更像金属丝的东西。”

尽管警察们感到迷惑不解，萨特思韦特先生还是想到了一个走了调的乐器，他曾经听人弹奏过它——人们最后发现，杀人武器是一把四弦琴。

在克里斯蒂的作品中，每个受害者的死因都不尽相同：在《悬崖上的谋杀》和《死亡终局》中，受害者皆因摔落悬崖而死；在《云中奇案》中，使人丧命的是一只从喷射筒喷射出的有毒的飞镖；在《四大魔头》中，现代电刑技术创造了奇迹：在一场特殊的象棋比赛中，某粒主教棋子与一个“发热”的棋盘相连接，然后通到了另一间公寓的电流设备上，使受害者触电而死。

但是克里斯蒂也从来没有忘掉那些不用锐器的方法。它们虽然老套，却相当可靠。运动器材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蜘蛛网》中，科斯特洛的头部遭到了高尔夫球棍的致命一击；在《零时》中，杀人武器是一个被人做过手脚的网球拍——凶手把一个老式壁炉栅栏左边的旋钮用螺丝固定在球拍把手上，杀死了卡美拉夫人（当她挥臂击球时，球拍击中了她的头部）。

当然，这种壁炉——护栏——网球——球拍的组合也可以归入家具一类，这同样是克里斯蒂写到的杀人武器的一部分。滑入了一个毛短袜中的大理石镇纸（《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壁炉拨火棍（《奉命谋杀》）、塞在门底代替沙袋用来挡风的绿色粗呢筒（《神秘的西塔福特》）都属于这个范畴。

在克里斯蒂的作品中，即使往窗外看一看都是危险的。《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中所写的就是这样。谋杀案发生在伊拉克的考古建筑群。当露伊思·雷德纳朝她卧室的窗户外张望时，一架古老的碾谷机出其不意地向她压了过来。待在外面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复仇女神》中，一块沉重的花岗岩就这样结束了伊丽莎白·汤珀尔的生命。

短棒，有时在美国叫做铅头棒，在克里斯蒂的作品中也有一席之地。在《白马酒店》中，柯立根医生对高曼神父的死因是这样看的：“总之是被人狠狠地用棍子打了一顿，很可能第一棍就要了他的命，可是凶手还是没有停手，真是凶残透顶。”

不过在阿加莎夫人的作品中，不用锐器来杀人却最令人着迷的可能要算在“爱情侦探”中杀害詹姆士·德怀顿爵士的那个武器。在这个短篇故事里，爱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后来收录在了《捕鼠夹》中。詹姆士爵士正坐在自家书房的写字台前，艾尔德维从他的后面进行了袭击。

武器就躺在地板上——这是一个约两英尺高的铜像，底座是湿的，而且已经褪色。萨特思韦特先生好奇地蹲下身去看个究竟。

“是维纳斯像，”他轻声说，“就是说他是被一尊维纳斯像击中的。”

他在这种充满诗意的冥想中找到了灵感。

迪克·瑞利

## 一次可怕的茶会

房屋前的一棵树下摆着一张桌子，马普尔小姐和波洛先生正坐在桌前喝茶，哈利·奎恩则坐在他们中间，睡得正香呢。两人把他当作靠垫，把胳膊枕在他身上，在他的头顶上交谈着。“这个可怜的人一定觉得不舒服，”艾丽丝想，“不过，当他睡着的时候，我想他是不会介意的。”

桌子很大，然而三个人都挤在桌子的一角。“没地方啦！没地方啦！”当他们看见艾丽丝走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对她嚷嚷。艾丽丝对此感到非常不满：“有的是地方！”于是她就在桌子一边的一个宽大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吃点德文郡的冰淇淋吧”波洛用一种鼓励的语气说。

艾丽丝朝桌子上环视了一周，上面除了茶什么也没有。“我没有看到什么德文郡的冰淇淋，”她说。

“的确没有，”波洛一边说，一边从他那完美的黑胡子上揩下一滴茶。

“那么你这样做真是太没有礼貌了，”艾丽丝生气地说。

“你没有受到邀请就擅自坐下来，真是没有礼貌，”赫克尔·波洛说。

“我可不知道这是你的桌子，”艾丽丝说，“它可以容纳远远不止三个人。”

“你是不是有个远房的表姐叫玛丽·贝恩的？”马普尔小姐问道，“她以前住在圣玛丽米德。有人说，在阿瑟·巴布科克的妻子过早地去世之后，玛丽和他一起私奔了。”这位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女子已经好奇地盯了艾丽丝好一会儿了。这是她第一次开口说话。

“你不应该问这些私人问题，”艾丽丝神情严肃地说，“这是非常粗鲁的。”

听到这番话，马普尔小姐睁大了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然而她说的只是：“为什么第一印象就像织东西的感觉？”

又来了，我们又有好玩的了，艾丽丝想道。他们一开始就猜谜，这真让我高兴。“我觉得我能猜猜看，”她大声附和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觉得自己能解开这个谜团？”波洛问。

“正是如此，”艾丽丝说。

“那么你应该把你的意思说出来，”波洛继续说道，然后俯下身去擦了擦他那双锃亮的名牌皮鞋。

“当然，”艾丽丝急急忙忙地回答，“至少——至少我的意思就是我所说的，你知道，这是一码事。”

“这根本不是一码事！”波洛说，“你还不如说，杀了人的英国女王和偷了两个汤匙、一个茶壶的女佣犯的罪是一样的呢！”

“你也可以这样说，”马普尔小姐补充道，“你那位住在圣玛丽米德的远房表姐从来就没有同巴布科克私奔过，虽然传言说，是你把她的旅行箱送到了贝尔多瓦！”

“或者说，”奎恩先生说，好像是在说梦话一样，“‘那些讲假故事的人不希望别人相信他们’，唔，是不是这样，小姐？”

“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样，”波洛说。谈话在这里停顿下来，茶会上出现了片刻沉静。此时的艾丽丝怎么也想不起第一印象和织东西有多少联系。

“奎恩先生又睡着了，”波洛说，而且他将几滴滚烫的茶溅到了这个年轻人的鼻子上。

哈利·奎恩迷迷糊糊地晃了晃脑袋，闭着眼睛说道：“没错，没错，这正是我刚刚要说的。”

“你找到谜底了吗？”马普尔小姐再一次转向艾丽丝问道。

“没有，我放弃了，”艾丽丝回答，“答案是什么？”

“唔，你让我想起了那个村子里的班奇老太太，”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她总是在正中答案要害之前匆匆放弃。”

“留意那些轻易放弃猜答案的人，”奎恩先生的语气中充满了倦

意，他的身子半露在茶壶旁，“因为他们也许是想保留自己的答案！”

“对，”马普尔小姐沉思着说，“人性的堕落是没有极限的。天哪。”她捡起她的双筒望远镜，又加上一句，“远远地在跑的那个人不是阿姆布拉斯特上校么？”她眯起一只眼睛朝镜筒里专心致志地盯了一会儿，然后把它递给艾丽丝。

“哪里？我一个人也没看见。”艾丽丝说，眼睛盯在镜筒里面，脸上写满了困惑。

“你当然看不见啦，”波洛说，“阿姆布拉斯特上校已经死了。”说到这儿的时候，波洛和马普尔小姐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光，这个细节几乎要被正好在桌子边倒茶的艾丽丝给忽略过去。

“看看这是什么，”艾丽丝带着愠怒嚷道，“你们两个在试图给我加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我是说，我甚至连一点做坏事的想法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呢？”马普尔小姐轻声地问道，“你是玛丽·贝恩的远房表妹，人性中还是有一些真实的东西——”

“也许我们应该要求奎恩先生为我们唱一支歌，”波洛先生不经意地打断了她的话，优雅地将茶杯搁在茶碟上，“这样一来，奎恩先生唱完歌以后，马普尔小姐就可以继续就你的亲戚和他们的罪行发表自己的看法了。”

奎恩先生睁大了他那双睡眠惺忪的眼睛，开始哼起了小曲：

一闪，一闪，小宝贝儿！

谁是你瞄准的人儿！

“你知道这首曲子吧？”他问艾丽丝。

“以前好像听过，”艾丽丝说。

“接下来”，奎恩先生接着说，“是这样唱的”：

你说话虽然孩子气，

却策划着抢劫，或是杀人——

一闪，一闪……

然后奎恩先生摇晃着身体，喃喃地哼着“丁当，丁当，丁当，丁当……”几个人用力掐了他一把，他这才停下来。

“呃，我的第一个案子就要结束的时候，”波洛说，“女王嚷起来了，‘他的衣服皱了！把他的头砍下来！’”

“这真是太野蛮了！”艾丽丝大声说。

“从那以后，”波洛不无伤感地说，“如果我的衣服没有烫平整的话，我就一个案子也解决不了。我的鞋子也得擦得亮亮的才行！”

一个聪明的想法闯入了艾丽丝的脑子。“这就是你为什么无法回答马普尔小姐的谜语吗？”她说，“因为你的衣服没有烫好的缘故？”

“是的，恐怕是这样，”波洛叹了一口气，“我这些天都没有找到什么好帮手，自从乔治一家去世之后，我的办案助手的数量就大大下降了。”

“是衣服的问题”马普尔小姐及时地插了一句。

“为什么你不找个熨斗和熨衣板来呢，”艾丽丝提了个建议，“你可以自己熨衣服呀。”

“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呢，”波洛打着呵欠打断了她的话，“我对这个烦透了。我提议让这位年轻的小姐给我们讲个故事。”

“恐怕我没有故事可讲的，”艾丽丝说，这个提议让她有些惊恐不安。

“那奎恩先生应该有！”两个人同时叫了起来，“醒醒，奎恩先生！”两个人在他的两边一人捏了一把。

哈利·奎恩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我没有睡觉，我只是在沉思，”他说，“你们两个讲的每个字我都听得很清楚。”

“给我们讲个故事！”简·马普尔说。

“是的，讲一个吧！”艾丽丝恳求着说。

“讲快一点，”波洛补充说，“不然在没讲完之前你就会睡着了。”

“从前有三个小孩，”奎恩先生起头得很匆忙，“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乔治、苏珊和吉姆。他们住在一个农场里——”

“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艾丽丝问，她对吃、喝这一类的问题特别感兴趣。

奎恩先生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他们没什么可吃的，问题就

出在这儿：一点儿糖浆，偶尔喝一杯茶——”

“他们不可能只吃那些，你知道的，”艾丽丝轻声地说，“要不然他们会生病的。”

“所以他们，”奎恩先生说，“病得很严重。事实上，不久之后，其中的一个小孩——乔治，我想是他——因为没有人管他，加上营养不良，死了。”

“再喝点茶，”马普尔小姐赶紧对艾丽丝说。

“我到现在一点儿也没喝呢，”艾丽丝不悦地说，“所以我没法再喝一点。”

“你的意思是你喝得已经够少了，”波洛说，“只喝一点点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没有人问你是怎么想的，”艾丽丝说。

“现在是谁在发表个人见解？”马普尔小姐带着胜利的表情问。接着她拿起正在编织的活，很快就织好了一行。

艾丽丝一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于是她喝了几口茶，然后转向奎恩先生问道：“那两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苏珊和吉姆？”

奎恩先生又想了一两分钟，迷迷糊糊地说：“我们想也许你能告诉我们。”

“什么！——”艾丽丝的怒火一下子冒上来了，但马普尔小姐和波洛却在一旁起哄，奎恩先生也不高兴地说：“既然你没有礼貌，那就让你自己把故事讲完好了。”

“不，请把它讲完，”艾丽丝谦恭地说。“我不会再打断你的话了。我没法告诉你苏珊和吉姆怎么了——我怎么会知道呢？”

“怎么会，的确如此啊，”奎恩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已经发生两起谋杀案了，而苏珊和吉姆也许有了自己的答案，也可能知道了‘三只瞎老鼠’的意思。这是我们取得破案进展的唯一证据！”他不无激情地结束了演讲。

“三只瞎老鼠？”艾丽丝又发问了，忘了自己曾经答应不出声的。

“还是直接承认的好，亲爱的，”马普尔小姐高兴地织着手中的活儿，“在家族中总有犯罪的倾向。就像我的舅老爷路易斯说的那样，‘当你产生怀疑的时候，先查一查家谱——’”

“我要一个干净的杯子，”波洛打断了她的话，“我们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说着他往前移了一个位子，奎恩先生也紧跟着移了一个；马普尔小姐移到了奎恩先生的座位上，艾丽丝有些不情愿地坐到了马普尔小姐的座位上。波洛是唯一一个在移位子的时候得到了好处的人；艾丽丝的情况则比开始还要糟糕，因为马普尔小姐在织东西的时候，有一根编织针把牛奶壶碰翻在盘子上了。

艾丽丝不想再冒犯奎恩先生，于是她小心翼翼地开口：“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苏珊和吉姆会知道谋杀的情况呢？还有，他们和三只瞎老鼠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你平静下来，看一看事实是怎样的，”波洛一本正经地说，“你就会明白他们之间的联系了。”

“乔治、苏珊和吉姆就是那三只瞎老鼠吗？”艾丽丝问奎恩先生，并没有留心波洛的后半句话。

“当然，他们，”奎恩先生说，“瞎得更厉害些。”

这个回答太让艾丽丝困惑了，以至于奎恩先生讲了好长一段时间，她也没有打断他的话。

“看哪，整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奎恩先生一边打呵欠，一边揉了揉眼睛，因为他感到很困了，“在蒙克斯威尔庄园，其中的一只老鼠——我的意思是说，其中的一个小孩——要为他弟弟的死报仇。他尝试了所有的杀人手段，只要是以S开头的——”

“为什么是S呢？”艾丽丝问。

“为什么不是呢？”马普尔小姐反问道。

艾丽丝不说话了。

这时的奎恩先生正闭着眼睛，又要昏昏沉沉地睡去了。但是波洛捏了他一把，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又惊醒过来，继续讲他的故事。“以S开头的杀人方法，像是刀刺、枪击、勒颈和用马钱子碱下毒（译注：英语原文中这几个单词都以S开头）——唔，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呢，马普尔小姐？”奎恩先生转向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手中的活儿并没有停下来，因为迷惑不解而皱着眉头，“这个可比用左手手枪干净利落多了，更别提那个蹩脚的雨衣腰带了——”

“从事那种职业的人一般都不会有马钱子碱的，”马普尔小姐说，手中的针飞快地织着，劈啪作响，“所以我想，他以为自己会被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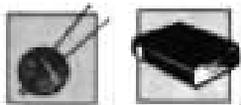
“谁？”艾丽丝问，这次她完全被搅糊涂了。“什么职业？我听不懂了！”她严肃地提出了抗议。

“那么你不应该听。”波洛说，一面从他那件虽然熨得不很平整，却非常干净的棕色粗花呢外套中掏出一块小手帕。

艾丽丝可受不了这样的无礼行为，她厌恶地站了起来离席而去。很快，奎恩先生又睡着了，其他两个人对她的离去置若罔闻，虽然她回头看了一两次，希望他们能在后面叫住自己。

艾丽丝最后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马普尔小姐正在教波洛织东西，而这位蓄着小胡子的侦探一点儿也没有学会。

乔安娜·米尔顿（献给路易斯·卡罗尔）



## 星期二晚间俱乐部（1932）

（又名：十三个问题）

在这个情节连贯的故事组成的集子里，马普尔小姐侦破了一起走私案、一起凶宅案和十起杀人案；另外，她还阻止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姑娘因为复仇而杀人的举动。然而这样惊人的战绩，居然是马普尔小姐坐在她圣玛丽米德家中的壁炉前织毛衣时完成的，前后只用了两个晚上。

多年来，马普尔小姐总是处处留心，细心观察身边的人和事。比如，为什么花匠在圣灵节的时候不工作，黄苔叶子的形状，还有护士手上拿的石蕊试纸。马普尔小姐说：“世界上的人都是大同小异的。”她在圣玛丽米德对人性入微的观察让她获得了侦破世界上情节恶劣案件的令人惊叹的知识。

比如在“阿斯塔特神坛”一案中，一位有钱的英国爵士邀请一些朋友到他乡下的家度周末。他带他们参观他的地产，在一片奇怪的小树林里停了下来。所有的客人都感到非常阴森可怕。这片树林是腓尼基时期异教徒祭拜的地方。

可是到了晚上，狂妄的戴安娜·阿什利把自己打扮成阿斯塔特女神去了小树林。每个人都很欣赏她独特而华贵的装束，不过她好像变得有些精神恍惚。有一个男人离得她很近，她居然挥手一巴掌就把他给打死了。然后戴安娜就昏了过去，被人带回了房间。后来，另一位客人返回小树林，去调查他朋友的死因，发现他的肩膀上有一处刀伤。警察对事情的经过无法给出解释，但是马普尔小姐想起了什么，

最终，阿斯塔特女神谋杀案被侦破了。

在西蒙·克洛德和尤蕾迪斯·斯普拉格的案子中，斯普拉格太太，一个中等个子的女人，答应克洛德先生和他死去的孙女通灵。克洛德的侄子、侄女及周围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斯普拉格太太是个骗子，但是克洛德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她，甚至让她成为他遗嘱的主要受益人。克洛德先生当着他律师的面写下遗嘱，并亲手交给了她。之后律师走出房间，和克洛德先生的侄女喝了杯茶。当他穿上外套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斯普拉格太太跪在他放外套的椅子旁边，好像是在把椅子上的棉布套子弄平整。几天后，斯普拉格太太去见律师，而律师则轻率地让她一个人在放遗嘱的办公室里待了几分钟。

两个月之后，当装有遗嘱的信封打开以后，里面只是白纸一张，尽管律师是亲眼看见克洛德先生写下遗嘱的。斯普拉格太太什么也没得到，财产全归克洛德先生的侄子所有。既然唯一有机会篡改遗嘱的人是它的受益者，那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马普尔小姐听完这个故事后，咯咯地笑了起来。她想起了小汤米·西蒙斯在星期日学校上课时问老师：“鸡蛋黄是白的还是鸡蛋黄都是白的？”老师回答说：“一堆鸡蛋的蛋黄是白的，动词用复数；鸡蛋的蛋黄是白的，动词用单数。”小汤米说：“好吧，可我必须说鸡蛋的蛋黄是黄的！”

这种幽默并不能够打动人，但是马普尔小姐用它阐明了一个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自然地，案子迎刃而解。

又有一天，马普尔小姐应邀到住在附近村上的侄女家串门。她侄女的丈夫刚刚去世，人们认为是她侄女谋害了自己的丈夫，对此议论纷纷。两人的婚姻似乎并不幸福。有一天，她的侄女买了一些砒霜，自然，药方上有她的签字。当晚她的丈夫在极端痛苦中死去，临死前说着什么“一大堆鱼”之类的话。验尸的结果表明没有砒霜中毒的迹象，可是也没能找着真正的死因。验尸的大夫说，死因有可能是一种毒性强烈的蔬菜生物碱造成的，它很难被检验出来。

马普尔小姐在思考有哪些嫌疑对象。除了她的侄女，还有厨师、女佣、她侄女的公公和他的护士。她的侄女似乎也存在杀人动机——除非她的丈夫是自杀。

就在第二天上街的时候，马普尔小姐在一个商店的橱窗内看见了一条新鲜的黑线鳕。有啦！案情终于水落石出。特别是看见了鱼鳃上的标记后，马普尔小姐终于弄清楚了令人不快的“一大堆鱼”谋杀案的案情。

当马普尔小姐还在坐着织东西的时候，她是怎么摸索出自己破案的惊人能力的呢？在成功地侦破了三起谋杀案、又粉碎了两次勒索阴谋后，马普尔小姐用她平和的方式说：“我一直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这是事实，但我很解决不同小问题的经验。”她一边织东西，一边侦破了另外七起谋杀案。

罗伯特·史密斯



## 死亡之犬（1933）

坦白地说，这本集子里写的不是什么谋杀案。它们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怪异的幻觉、鬼故事、闹鬼的屋子，既神秘莫测又让人毛骨悚然。

这本集子里最有名的故事是《原告的证人》（此书的另一处有对它的评论）。事实上，从这本193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中选出的《原告的证人》和另外的5个短篇后来重新收进了以《原告的证人》为书名的集子（1948）中。

有的故事以这样的句子开头：“麦克法伦经常注意到他的朋友迪基·卡彭特，他对吉卜赛人有着一种奇怪的反感”，或是“在十二月的一个刮风的晚上，赛拉斯·哈默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故事”。

虽然书中有的人物是骗子，能够冷静谨慎地运用心理战术，但相信预感而不是单纯的表面现象，是我们的主人公显著的才能。

比如，在《无线电》中，命运对“心脏有点衰弱”的年老的玛丽·哈特太太开了个不太善意的玩笑。她的外甥查尔斯·里奇韦很关心她的健康。医生告诉他，他的舅母还能活上几年，但是“刺激或者过度的操劳都会使病情恶化”。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当关心舅母的查尔斯出去打桥牌的时候，哈特太太窝在家里听着无线电收音机的晚间节目。突然，节目被一个熟悉的男性声音打断了：“玛丽——你听到我说话了吗，玛丽？我是帕特里克……很快我就来与你会面了。你要准备好，好吗，玛丽？”帕特里克是玛丽过世的丈夫。几天后，玛丽又听到了她的丈夫对她说着同样的话，于是她让律师寄来了她的遗嘱。她的鬼魂丈夫通过电波给她传达的最后一次信息是：他会准时在

星期五晚上的9点30分来接她。

在我们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时间已经到了星期五晚上的9点30分。这时，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摸索声”，不出所料，可怜的玛丽表现得十分惊恐。不知道什么东西从她手指中滑了出去，“掉进了壁炉”，然后她滑落到地板上死了。

但是故事还没有完。关心舅母的查尔斯当时也许是在打桥牌，也许在无线电上做了手脚，他现在有理由关心一下自己了。故事结束的时候，他感到有人“肯定在大笑了……”

这本集子中的其他故事描写了一些冒名顶替的家伙用最不诚实的方式（有的甚至是谋杀）营造出超自然的现象、神秘的气氛和巫术。不过在大多数故事中，这些现象是在一种怪异的世界里形成的。

同名故事《死亡之犬》讲的是在二战期间，一个修女召来了雷电轰炸异教的野蛮人。整个修道院最后只剩下两堵墙，其中一堵墙的上面有一个烧焦的黑印，那黑印正好是一只巨犬——死亡之犬的形状。

这个修女就是玛丽·安吉莉克嬷嬷。想寻找她的下落的不仅有我们仁慈而充满好奇心的主人公，还有阴险而年轻的罗斯医生。可怜的修女在她处于一种幻觉状态时，将她所知道的一切向医生和盘托出。她知道“水晶的守卫很快就向人们揭示第六个奇迹”。显然这第六个奇迹关系到权力和毁灭。不过那个掌握了第六个奇迹的人必须记住不要关上圆环。唉，太晚了。罗斯先生是那个最终掌握了第六个奇迹秘密的人，但是他忘记了不要关上圆环。他的小屋的残骸被冲上岸，堆成一团奇怪的东西，它们“从远处看就像是一只巨犬”。

《阿瑟·卡迈克尔爵士的奇怪病例》确实奇怪。（阿加莎选择这个形容词可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阿瑟先生即将与可爱的帕特森小姐结婚。有一天晚上，他像往常那样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他的一举一动居然像……唔，给你一个暗示好了，他只喝桌子上的一碟牛奶。在他伸着懒腰打了几个哈欠后，他用舌头把碟子上的牛奶舔了个干净。在他不喝牛奶的时候，他就会坐在窗口，眼皮眨也不眨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对了，是猫。嗯，准确地说，是阿瑟的母亲曾经养过的一只猫的

鬼魂，它在卧室门外充满邪气地叫着。而阿瑟的母亲本应对这种“可能把人变成动物”的古老神秘的魔法置之不理的。

在《最后的招灵会》中，全巴黎最出色的灵媒西蒙娜·多布罗伊尔夫人因为承受着情绪上的、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多重压力而病倒了。她决计不愿意面对与埃克斯夫人的会面。她是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脸上蒙着又黑又厚的面纱。但是西蒙娜已经答应了做最后一次招灵——她不仅要唤回埃克斯夫人的孩子阿梅莉的灵魂，还要使其肉体现身。拉乌尔一再向埃克斯夫人解释道，她绝对不能碰小阿梅莉现身的肉体，否则西蒙娜就会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不过，如果这是灵媒的最后一次招灵会，为什么埃克斯夫人要管她的死活呢？有这样一提示：故事的结果是悲惨的。

《灯》讲的是鬼屋的故事。人们经常听到一个饿死的男孩的鬼魂在一间屋子里哭泣。小杰弗里和他的家人不顾当地居民的劝阻，搬进了这座鬼屋。他们听到了小鬼魂奇怪的、绝望的哭泣声……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当小杰弗里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和这个在阁楼里的“小男孩”一起玩的时候，他的祖父爽快地答应了，为什么不呢？（你会想到为什么小杰弗里不会对在他家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小男孩感到奇怪，问题是他并没有这样想过。）更不用说，杰弗里生了一场病。最后，他终于能和他的小伙伴在空中的楼阁里一起玩耍了。

如果你在休闲之余，想象自己在一片孤寂的荒原上与吉卜赛人度过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那么，读一读这本书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不祥的宴会（1933）

（又名：埃奇韦尔爵士之死）

埃奇韦尔男爵四世——乔治·艾尔弗雷德·圣文森特·马什的女佣人发现他在自己伦敦寓所的书房里被害了，死因是后颈部的一处致命刀伤。虽然赫克尔·波洛将此案件看作是他的一次失败，但是最终还是由他一人设法解开了层层谜团，找到了埃奇韦尔男爵死亡的真相。

使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原因不是线索的缺乏，或是没有充足的杀人动机。事实上，这起案情是如此一目了然，这就使得波洛那颗善于分析的头脑变得不平静起来。

“不过，说实话。你所办的这个案子有违常理……正如你所说的，这位女士想摆脱她的丈夫。这一点我不反对你。她也很坦率地这样告诉过我。那么，她如何去这么做呢？她很大声地在许多证人面前说她要杀掉他，然后去他的住处，自己通名报姓，杀了他后扬长而去。我的朋友，你如何解释这些？这难道是常理吗？”

这里所指的女人就是美国女演员简·威尔金森，她是埃奇韦尔男爵的第二任妻子，两人感情并不好。波洛第一次遇见她是在谋杀案发生前不久。当时她恳求波洛帮助她说服埃奇韦尔男爵同自己离婚，这样她就能和默顿公爵结婚了。波洛的任务只需要去拜访一下埃奇韦尔男爵，并和他谈谈此事。可简·威尔金森却一再声称她是多么希望她的丈夫死掉。她告诉波洛：“当然如果我们是在芝加哥，我可以很容易地谋杀他，但在这里好像不容易找枪手。”而在她丈夫被害的那天

晚上，又有两个目击者看见她曾去见过她的丈夫。

等一下。当天晚上，有人也看见简·威尔金森出现在蒙塔古爵士家中的晚宴上。有个人没有来，所以当时坐在餐桌前的只有13个人；简·威尔金森不仅仅是这13个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在用餐时因为接了一个电话而离席了几分钟之外，她一直都没有离开。

如果简·威尔金森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那么，又是谁刺死了埃奇韦尔男爵呢？有一个长得酷像简·威尔金森的人不仅骗过了从来没有见过简本人的管家，还骗过了埃奇韦尔男爵的秘书卡罗尔小姐。“个性简洁干练”的卡罗尔小姐听见简·威尔金森同管家说话，看见她穿过大厅，走过书房的门去接电话。但是波洛却发现，如果简·威尔金森是站在卡罗尔小姐所说的位置上的话，别人是不可能看得到她的脸的。

那么，是有人在故意模仿简·威尔金森走路的方式、行为举止和声音。像年轻的女演员卡洛塔·亚当斯就能将人物模仿得惟妙惟肖。她不仅能模仿著名的政治家、社会名流，还能模仿名女演员——包括简·威尔金森在内。波洛曾经看过她的表演，简也看过，表演非常到位，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聪明但也许带着点恶意”。

卡洛塔·亚当斯的精明让波洛印象深刻。但是她对金钱的欲望却使她“有可能偏离谨慎小心的轨道”。卡洛塔是凶手吗？还是被真正的凶手用来掩人耳目？当天晚上，波洛匆忙赶到她的寓所，却发现她已经死去，死因被认为是意外地服用了过多的安眠药。据卡洛塔的女佣说，她在前一天晚上带着一个小提箱。波洛在里面发现了一包化妆品、两副鞋垫以及一顶金色假发，正是简·威尔金森头发的颜色，就连样式也同简·威尔金森的一样。

依照卡洛塔的性格，她似乎没有被人谋杀的可能。但是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卡洛塔曾告诉过她的朋友詹尼·德赖弗，她将会加入一场捉弄人的把戏，并将从中大赚一笔。卡洛塔还将此事的细节在一封信中告诉了她的妹妹。

那么，除了简·威尔金森之外，谁还会希望埃奇韦尔男爵死掉，并征求卡洛塔的协助呢？埃奇韦尔男爵的侄儿罗纳德·马什在男爵死后继承了他的爵位，很显然，他有最大的嫌疑。3年前，他的叔叔曾

在钱的问题上与他有过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在谋杀发生的前一天，罗纳德经得同意，登门向他的叔叔请求经济上的援助。他向波洛表明，他这个“出了名的不务正业的坏侄儿”很有可能谋害他的叔叔。与此同时，他又声称自己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在谋杀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修道院的花园里。

不在现场的证据通常能给人一种假象。除了罗纳德的犯罪动机外，他还与埃奇韦尔男爵的女儿杰拉拉丁·马什有着某种关系。杰拉拉丁曾情绪激动地告诉波洛，她有多憎恨她的父亲，她又是多么高兴她的父亲已经死了。谋杀案发生的当晚，她好像也在修道院的花园里。还有，卡洛塔写给她妹妹的信似乎也牵涉到了罗纳德。

显然，如果默顿公爵娶简·威尔金森为妻，他就会成为埃奇韦尔男爵财产的第一继承人。虽然对波洛来说，“他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个公爵，倒像个不中用的年轻杂货商”，他的巨额财产和显赫的社会地位还是使他从一开始就摆脱了谋杀的嫌疑。不过当波洛试着想跟他面谈的时候，他却态度冷漠，不愿意与他合作。

默顿老公爵的遗孀，也就是公爵的母亲，同样有嫌疑。她在书中只露了一次面，但绝不是一次平凡的出场。她要求波洛先生必须阻止她儿子和简·威尔金森结婚。“为了不让我儿子娶她，没有什么我不能做的。”她又着重重复了一遍，“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是否包括了刻意安排埃奇韦尔男爵的死亡，从而牵连到简，使她可能被判有罪？公爵夫人显然掌握了犯罪的前因后果的一些奇怪细节。

在经典的侦探小说中有这样一种模式，那就是罪犯的特点往往深藏不露。埃奇韦尔男爵的秘书卡罗尔小姐，她在提供简·威尔金森在谋杀发生当晚出场的线索时，显然是在撒谎。就像波洛所说的那样，那些提供确凿证据的证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况且，卡罗尔小姐是嫌疑对象中唯一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人，而在卡洛塔的小提箱中装有巴比妥的盒子里同样发现了一副夹鼻眼镜。

这时管家又失踪了，我们可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在谋杀发生后不久，埃奇韦尔男爵的管家就不见了。虽然警察无法确定他去了哪里，但是他们能确定的是，他“与几个名声很差的夜总会有牵扯。并非普通的来往。他们所干的事很不寻常，很卑鄙的事。他就是那种非比

寻常的、卑鄙的人”。

在这样一种疑云重重的情况下，要解开谜底，波洛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很多人有着明显的犯罪嫌疑——于是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并没有犯罪——这又可能意味着他们是有罪的——推论可以一直这样进行下去。故事进行到最后，在汽车站偶尔听到的一次对话使得波洛揭开了谜底的最后一层面纱，至此，谜底终于被发现，13个人的宴会原来是一场有计谋的鸿门宴。

辛西亚·A·瑞德

“在欣赏完露丝·芝瑞帕的表演后，我又萌生了另外一个想法。我在想，她是这么聪明、冷静；她能如此生动地从一个唠唠叨叨的妻子转变为一个在教堂里虔诚祈祷的乡下姑娘。于是我把她作为原型写进了我的《不祥的宴会》中。”

——《自传》



## 悬崖上的谋杀（1934）

（又名：他们为什么不请埃文斯）

博比·琼斯打高尔夫球秉承了他做事的一贯风格：鲁莽、冲动，常常使结果产生戏剧性的变化，然而又缺乏精确性。在一次高尔夫球比赛中，他把第十七杆球打到了峡谷深处。这可是非同寻常的一天。

这种令人恼火的情况对于年轻的博比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他经常在这个设在威尔士海岸线边悬崖上的球场上打球。球虽然打出了界外，但博比和他的同伴托马斯医生想，球也许还在找得着的地方，于是两人朝峡谷下看去。就在大约四十英尺以外的一堆乱石上，他们发现了一个蜷缩着的男人。

两个高尔夫球手往悬崖下爬，发现那个人仍然有呼吸，只是失去了意识。“他气数已尽，”医生在做完简短地诊断之后说，“他的脊椎断了，他顶多还有20分钟好活。”尽管非常紧张，博比还是主动要求陪在这个不幸的人身边，而医生则爬上悬崖找人帮忙去了。几分钟后，这个将死的人睁开了眼睛，说了一句“他们为什么不请埃文斯？”就死了。

“他们为什么不请埃文斯？”如果博比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一场悬崖上的谋杀案，听到此话的人会受到一次又一次死亡的威胁，他会不会后悔当初击球时那么鲁莽，使自己惹上了一身的麻烦？

从来没有看见过死人的博比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他翻了翻死者的口袋，从里面找到一块丝质手帕恭敬地盖住死者的脸。在掏手帕的时候，一张小照片从口袋里滑落下来。看着这张照片，博比不

由得屏住了呼吸。这是一张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的脸。他把这张照片恭恭敬敬地放回了死者的口袋。这种崇敬的心情使他记起了一件事：这时他本应该在他父亲的教堂演奏风琴的！幸运的是，这时候有一个穿着高尔夫球衣的男子走了过来，提出他愿意守在尸体旁边，一直等到救援的人赶来。博比感激涕零地把看守的责任交给了这个名叫罗杰尔·巴辛顿—弗伦奇的男子。

接下来的几天里，博比对此事并没有想太多。他毫不怀疑地接受了验尸听证会的结论：由于山上起雾，此人不小心跌落下悬崖，是意外死亡。当博比遇见死者的姐姐，也就是照片中的那个人时，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已显出老态的女人，跟照片上的样子完全不像。至于男人临死前说的那句奇怪的话，博比已经不记得了。

有了一个像这样的主角，故事看来是没法推演下去了，除非有人采取什么过激的行为。的确有人这么做了，有人试图用大剂量的吗啡毒死博比。

弗朗西丝·德温特小姐，也就是弗兰基出场了。她是个精力充沛的姑娘，住在镇上的城堡里。她和博比是儿时的玩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两人不似从前那样亲密了。不过他们最近又见面了；弗兰基看起来一点儿也没有势利的样子，倒是博比，开始还有些怀疑，弄清楚她的态度后，又变得热情起来。

弗兰基认为，这次事件也许并不仅仅是一场因为起雾引起的意外那么简单。当博比在医院逐渐康复的时候，弗兰基的过错得到了澄清，然而聪明的她并没有在此事上纠缠不休。

他俩把“意外”发生后的一系列奇怪的事件回想了一遍。死者的姐姐和姐夫（他们称自己为亚历克斯·普里查德）曾问过博比，他们的弟弟是否留下过什么遗言。博比说没有，这是真话，因为他确实不记得了。但是后来他又记起来了，于是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提到了死者临终前说过的“埃文斯”。很快，博比就收到了来自南美的某个公司的信。信中说，如果他愿意一周内动身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话，他们将给他提供一份高薪工作。仔细想想的话，此事有些蹊跷，不是吗？博比的父亲认为那边应该写信给他的，因为他们特别需要英国人。但是博比立即尖锐地指出，“英格兰有许多英国人”。

使大家产生怀疑的是登在报纸上的那张从死者口袋中找到的照片，那不是博比看到过的那张！

弗兰基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死者是被人推下悬崖的。凶手不想被害者的身份被确认，于是将照片换了过来。唯一有可能偷换照片的是巴辛顿—弗伦奇。死者的“姐姐”和“姐夫”也在怀疑对象之列。他们觉得博比知道得太多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对于博比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弗兰基想对此事追查到底，并且得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线索。打听到巴辛顿—弗伦奇的住址后，她策划了一起车祸，把车子撞在了他家的围墙上（注意，她开的可不是本特利车；她在博比的朋友那里买了一部二手车）。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对外谎称她得的是轻微的脑震荡，只需要在巴辛顿—弗伦奇的邸宅的客厅里卧床休息三天。

弗朗西丝小姐给巴辛顿—弗伦奇家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在西尔维亚的照顾下，她的身体“康复了”。西尔维亚是亨利·巴辛顿—弗伦奇的妻子，也是罗杰尔的嫂嫂。她邀请弗兰基继续住下去。弗兰基认为总的说来，罗杰尔给人一种既体面又真诚的感觉——而且还很单纯。亨利的瞳孔很小，他倒是有点奇怪。事实上，他是个瘾君子，让他上瘾的是……吗啡。

当地一家戒毒精神医院的院长尼科尔森医生，带上了他的妻子来巴辛顿—弗伦奇家吃晚饭。他就这起车祸对弗兰基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并指出了她在讲述中几个前后矛盾的地方。有人说，尼科尔森的疗养院实际上与监狱无异，关在里面那些无助的人们完全没有自由可言。当弗兰基听到这些传言时，她非常紧张。不止如此，尼科尔森还是个令人厌恶的家伙。

接着博比又扮成弗朗西丝小姐的司机霍金斯，以便寻求线索。他得让自己改口称呼她为“小姐阁下”，而不能像平时那样习惯地称呼“小姐”。一天晚上，在尼科尔森的疗养院的一块空地上，他撞见了一个人——那个最初的照片中的神秘女人：她是贾斯珀·尼科尔森医生的妻子莫伊拉。她担心自己会被丈夫谋杀而惊恐不已。

与此同时，弗兰基认为她已经发现了死者的真实身份。他叫艾伦·卡斯泰尔斯，是个加拿大自然学家。至于他究竟在威尔士南部的

海滨小镇马什博特做过些什么，至今仍是个谜。

不过弗兰基有着一个运筹帷幄的头脑，为了寻得线索和嫌疑目标，她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骗局。除了策划车祸和叫博比扮演司机外，她为保守党制作过小册子，还扮演过一个乐善好施的遗产继承人。在一家法律公司，博比又成了她的商务伙伴。

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没能来得及阻止亨利·巴辛顿—弗伦奇的“自杀”。博比和弗兰基是不是也会遭此厄运呢？读者迫不及待地想要读完那扣人心弦的结局，却发现原来他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的是“悬崖上的谋杀”这一说法的意义。

简·奥克森博格



## 黑咖啡（1934）

你喝咖啡的时候有些什么习惯？是喜欢黑咖啡，还是喜欢加糖的，或是加奶油的？抑或是像克劳德·阿莫伊爵士那样，在咖啡里加一点溴化氢？当然，克劳德爵士并没有要求这样做，但是有人迫使他这样做了。克劳德爵士是一名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他刚刚发现了制造亚摩利特的方程式，它的威力“如此巨大，以前能杀死几千人，而它现在能杀死几十万人”。谁想葬身于这样一个闪烁着人类智慧光芒的发明之下呢？

当然，它不叫做亚摩利特，它真正的名字是核裂变。但是，在那个时候，阿加莎夫人怎么会知道呢？她写此书的时间是在1930年，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阿加莎的时代早已屡见不鲜。阿莫里小姐的侄女在战争期间受训成为了一名药剂师，在她准备动身去印度的时候，偶尔挖出了一个装满各种毒药的盒子，这不是让人捉摸不透吗？至少有四个人参与了让克劳德爵士喝到那杯致命毒药的连环行动中，这也不让人感到奇怪吗？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此时此刻，赫克尔·波洛受克劳德爵士的委托，正在赶往修道院的路上，去找出那个偷窃了制造亚摩利特方程式的人（毫无疑问，他是个和平主义者）。

在波洛到来之前，爱运动的克劳德爵士玩了一点小小的花样。现在家中所有的成员都聚集在书房——阿莫里小姐，克劳德爵士的姐姐；理查德，他的儿子；露西娅，他的妻子；芭芭拉，他的侄女；卡瑞里医生，是个外国人，宴会上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特德韦尔，男管家；雷诺，克劳德爵士的秘书——克劳德爵士把灯关掉，给贼一个

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还原原物的机会。

过了一两分钟，灯又重新打开了——除了克劳德爵士之外的所有人都有作案嫌疑。在黑暗中，我们听到了后来阿莫里小姐对波洛描述的这样一段话：“喘息声——各种细微的喘息声——然后是一把椅子倒下的声音——接着是一种金属撞击发出的丁当声……露西娅的尖叫声，敲门声，（这时波洛进来了）……啊，等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听到一种奇怪的丝绸撕裂的声音。我想，是某个人的衣服。”但如果她的估计是错误的呢？

线索开始多了起来。一把保险柜的复制钥匙在倒下的椅子底下被发现了，它原本是归雷诺看管的。有人看见露西娅把那杯放了毒药的咖啡倒进了一个花盆，然而在此之前，波洛就已经暗中把咖啡的残渣倒进了一支试管——他身上怎么会有一支试管呢，这真叫人捉摸不透。雷诺给克劳德爵士看过一封信，上面警告说“你的身边有一条毒蛇。提防塞尔玛·歌兹和她的子女。谁是塞尔玛·歌兹？波洛告诉我们，她就是最厉害的国际间谍。啊，她已经死了。不过她还有个女儿，从那以后就失踪了……”

接下来是那盒毒药。为什么放盒子的写字台上面布满了灰尘，而盒子上却没有呢？还有，为什么波洛总是得把壁炉上的那根引火棍弄直不可呢？（在点煤气灯、电灯和普遍使用火柴的年代，引火棍是一种用来点燃壁炉、油灯或烟斗的纸卷。）清洁不仅近乎圣洁，它还能成为破案的有力根据。

现在来分析一下动机。芭芭拉说克劳德爵士是“一个老吝啬鬼”，这一点每个人都清楚。他和理查德还就理查德的债务问题争吵过。“当然，所有的年轻人都会欠债的！”阿莫里小姐理解地说。然后是那位神秘的卡瑞里医生。除了知道他同露西娅认识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甚至连阿莫里小姐都有可能因为她弟弟多年来的吝啬而心生复仇之念。特德韦尔呢？那位男管家呢？芭芭拉说：“我学会了怀疑那些最不可能的人。”

当然，《黑咖啡》的基调因为有了克里斯蒂式的幽默而显得不那么沉重。她把一个势利的英国太太描绘得栩栩如生。请看：“你知道仆人们是怎样的，波洛先生。”阿莫里小姐发表着她的评论。“他们

对葬礼尤其感兴趣！”接着，她又对这个比利时侦探自信地加上了一点对意大利人露西娅的评价，“毕竟外国人是怎样的，你也知道——哦，我并不是说……”波洛和他愚笨的助手，获得英帝国勋章的阿瑟·黑斯廷斯上校也有一些精彩的对局。他对一系列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了解释：

波洛：你能从捉贼的事情中看出什么吗？

黑斯廷斯：是的。

波洛：什么？

黑斯廷斯：什么？

波洛：安全。他可能会处理他的战利品。即使方程式的藏身之处被人找到，他也有足够的时间掩盖他的行踪。

黑斯廷斯：主意不错……是的。

波洛：当然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我难道不是赫克尔·波洛吗？

他正是赫克尔·波洛。除了他，还会有谁能让凶手相信有人对波洛下了毒？看着他渐渐闭上眼睛，凶手大笑着说出了一切，并自信地带着方程式准备离开。这时，波洛醒来了，在他身后平静地说：“干吗不把（装有方程式的）信封也一块拿走呢？”经典的陷阱。然而谁是落入陷阱的那个人呢？

格兰威尔·伯格

## 深入家庭内幕的暗访

——以马普尔小姐的口吻所写

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怎样开始。你看，这个女孩居然要求和我讨论一下怎样才能找出自己家里不为人知的秘密。哦，我知道自己在织衣服的时候已经解开过太多家庭的秘密，但这可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雷蒙德（他是我的侄儿，你知道的，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说，追寻家谱之所以麻烦，在于你总是发现一些外在因素在干扰你。他真是个聪明的人。

你知道，从某种程度来说，雷蒙德说得没错。在你进行秘密的家庭调查时，你必须十分小心，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发现一些会扰乱你和你的家庭的东西。我的建议是让它顺其自然。我已经一再强调过，谋杀这种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有的时候得有一个人负起责任来调查到底发生过什么……而此时正有另一个人受到了冤枉。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正在着手探寻你家里的秘密，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与年长的亲戚和朋友进行交谈。你会惊喜地发现，跟他们谈话会得到不少信息。还有，你还可以回忆一下几年前在东方快车上发生的那起奇特的谋杀案。赫克尔·波洛成功破案的原因不仅在于他重新组织了阿姆斯特朗的家谱，还在于当小黛西被绑架的时候，他对包括仆人在内的整个家族进行了梳理，而方式仅仅是通过与他相识的人进行交谈而已。

但是，可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了。在你还没有慎重考虑之前，不要轻信任何事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人。就像我在《神秘的别墅》中对吉尔斯·里德说的那样：“相信别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相信过别人了。”是的，我当时就是那

样说的，现在我还是会这样说，这是为了给你提醒。你可以从别人的故事中发现很多东西，但是你要记住，与此同时，你还会发现很多奇怪的现象，这些也许都是你想象不到的。

我要说的还不止这些……有的时候，要与一位住得很远的亲戚直接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雷蒙德把他们叫做“远亲”）。你看，人们的生老病死都是在一个小村庄里。这在过去是很平常的事，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却变得居无定所。天啊！想一想圣玛丽米德在几年中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如今要跟上这些人的节奏真是太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写封信给你的亲戚，询问你想要的信息。这又使我想起了我是怎样帮助可爱的格温达·里德和她的丈夫吉尔斯（同样是在《神秘的别墅》中）解开了他们家中的谜团。通过写信给她远在新西兰的姑姑，格温达了解到她的乡亲们和她小时候的事。最让格温达感到庆幸的是，她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发现了哈利戴少校（她可怜的父亲）生前在疗养院写的几本旧的日记和笔记。她甚至去翻查了教区登记的死亡人口——这是最有用的信息。

天哪！我真的相信在解决各种神秘的家庭关系时，阿加莎总是会给赫克尔和我太多的信任了。（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在贬低波洛先生的聪明才智。）只是在很多时候，你也可以像赫克尔和我一样，不费多大工夫地解开家庭之谜。你还记得在德文郡的纳瑟坎伯发生的那桩案子吗？艾尔瑞德妮·奥立弗为游园会举办的“寻凶”活动假戏成真（见《古宅迷踪》）。赫克尔再一次成功破案，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灰白质”起了作用，还在于他通过当地的结婚记录发现了乔治·史达斯爵士的家庭秘密。

让我总结一下。如果你与你的亲朋好友进行过沟通（以见面或通信的方式）；详读过家中的日记、圣经和信件；核实过出生、死亡和婚姻记录的话，那么，你就能顺利地发现你逝去的亲人的生平逸事。雷蒙德说过，墓地是最能挖掘出线索的地方。（我的雷蒙德，他是这样一个可爱、聪明的男孩。）事实上，如果你清楚你要找的是哪块墓碑的话，你可以从祖先的墓碑上寻得不少线索。遗嘱认证（也就是遗嘱）同样可能包含很多家谱信息。我又想起了策列维里安上尉在西塔福特邸宅遇害后，拿尔拉柯特警官很快在上尉的遗嘱中发现

了他的几个亲戚的名字。只要有遗嘱，就会有办法！

另外一个能发现你家庭秘密的绝好方法是仔细检查珠宝、银器和其他可能藏在阁楼里的祖上留下的物件。你还记得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吗？仅仅是在检查过一枚从池塘里捞出来的戒指后，波洛就得知在这个家族里曾经有过一次婚姻。相同地，这个头脑聪明的比利时人在检查过一支空心的鹅毛笔和在冯利·派克的凉亭发现一块亚麻布后，他便知道这个家里存在着另一宗亲戚关系。还有，当在东方快车发生谋杀案后，赫克尔通过一小张尚未烧尽的信纸确认了被害人的身份。在仔细检查过安德烈伯爵夫人提箱上的湿标签和她的外交护照后，他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

原谅我！我喋喋不休了这么久，茶已经有些凉了。记住雷蒙德常说的：如果你将你的家族史一直追溯下去，你一定可以在他们中间发现一个偷马贼。好了亲爱的，请原谅我，我要告辞了。

安尼塔·麦克阿里斯特

## 克里斯蒂探案中的犯罪、阶级和乡村

“他们（仆人）真是让人感到厌烦，他们说的话也特别奇怪。一个人怎么能和花园有什么友好的关系呢？这听起来太不合适、太不合规矩了。”

——《蜘蛛网》中的克拉丽莎

阿加莎·克里斯蒂对诡计的情有独钟总是可以从书中的角色对阶级和金钱的关注中体现出来——更不用说他们会因为国籍的不同而产生偏见。阿加莎本人便是一个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社会的太太，所以她很可能对这些方面有过关注。据说她曾经这样说道：“我对幸福的概念是，能有一大群训练有素的仆人服侍我。”另外有一次，她告诉一个记者，她最想要的是一件貂皮衣和一辆崭新的本特利车。

这样一来，她创作的故事都以安静优雅的上流社会茶会为背景，也就不足为奇了。诗人兼批评家拉尔夫·泰勒曾这样写道：“总会有一个女佣为拉铃索的人开门——除非她被勒死了……”

在这些故事中，智慧、诡计和财富都意味着一件事情——或者看起来是这样——仆人们很容易被他们的主人们所蒙骗。在《迟来的报复》一开始，这一点就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马普尔小姐借故打发不讨人喜欢的保姆肯尼特小姐去干一件无意义的事，这样她好抽出一上午的时间来。在打趣说“现在忠心的女仆已经不多了”之后，马普尔小姐提出了一个要求：

假如你不觉得远的话，能否到哈雷特店看看他们有没有上下

打的打蛋器——不是那种搅拌的打蛋器。

（她很清楚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卖，但是哈雷特店是离这儿最远的商店。）

肯尼特小姐很快就上钩了。她觉得有一个能逛商店和闲聊的机会真是太不错了。她匆匆忙忙地进行“毫无结果的询问”去了，这正是精明的马普尔小姐计划之中的。

仆人们和男管家们如果太多的话，他们也是很容易被摆脱的，就像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被摆脱一样。

有时，也有些聪明或是有性格的仆人能对这种懦弱的行为表示出怀疑——虽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付诸行动。到最后，他们总不免落入转移注意力的圈套中。在《波洛圣诞探案记》中，有人怀疑到了霍布里的头上，就是因为他走路声音很轻，而且在一个非常时刻将一只咖啡杯掉在了地上——正巧那个时候有人通报警察来了。

“我讨厌这个粗鲁的仆人。”

“你是说老特雷西利安？”

“不是，我是说霍布里。他就像一只猫似的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还经常得意洋洋地笑。”

霍布里刚刚被雇佣一年：一个粗俗的下人是很容易遭人怀疑的。督察长认为，霍布里不是一个偷了东西的杀人犯，就是一个没杀人的贼，或者……唔，他是无辜的。

在《捕鼠夹》里有一篇叫《完美女佣案件》。在这个故事中，马普尔小姐有了一个思考佣人问题的机会——这也是在圣玛利米德的谈话主题。“一个人要是没有内忧，他的思想负荷会轻很多。”这是被人公认的。现在我们能够透过马普尔小姐的眼光来看一看“完美的女佣”是什么样子的：

不可否认，她是一个长得极为出众的女佣。她的年纪在40岁开外，一头整齐的黑发，脸色红润，因为身材丰满，所以穿着

一身黑色的衣服，搭配上一条围裙和一顶帽子——“是那种非常优秀、传统的佣人”，马普尔小姐后来这样说。她说话的时候也是恰到好处，轻声细语，让人尊敬，一点儿也不像格拉迪斯粗声大气的口音。

除了某些完美的女佣外，大多数的佣人都有一点……不太文明，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在《黑咖啡》中，阿莫里太太说：“你知道仆人们是怎样的，波洛先生。他们对葬礼尤其感兴趣！”

在阿加莎设计的情节中，“工人阶级”通常是孩子气的、幼稚的、老实巴交的。他们总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在“比他们优秀的人”面前阿谀奉承。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捕鼠夹》中，两个男人来到警察局，向那里报告最近在卡尔佛街发生的一起谋杀案：

在英格兰场的办公室里，帕明特巡官对侦探警官凯恩说：“现在让我来见见那两个工人。”

“好的，巡官。”

“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体面的工人阶层。反应有些迟钝。不过倒是可靠。”

两个“看上去局促不安”的人被带进了办公室，向巡官讲述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几乎“无法进行叙述”。这位巡官倒是表现得十分耐心。可是两个人又是摇晃着身体又是咳嗽，还不停地激动地比划着，跟这位有教养的、神情平静的巡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的问题开始变得简明专业起来。他了解到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和日期——而他唯一没有弄清楚的是刚刚把笔记本掉在地上的那个人的描述。

如果说有什么把上层社会同其他阶层区分开来的话，这就是做事收敛，不管是从字面上还是从修辞意义上都是如此。做事收敛是进入

上层社会的第一道门槛，而工人阶层就不是这样。马普尔小姐对此很清楚。

“明智的做法是，换上长裤和套衫，或者花呢外套。（这个，当然——我不想势利，不过恐怕这是难免的。）这是一个女孩——我们这个阶层的女孩的做法。”

“一个有教养的女孩”，马普尔小姐打开话匣继续说，“总是特别注意在适当的场合穿适当的衣服。我的意思是，无论天气多热，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决不会穿一件丝绸花衣裳出现在越野赛马场。”

“当然，鲁比不是——唔，坦率地说，鲁比不是一位淑女。她那个阶层的女孩不管场合多么不合适也要穿她们最好的衣服。”

——《藏书室女尸之谜》

另外一种过分的需求……是贪婪。如果不是因为家庭生活或事业的分心，有闲阶级可以免于受到金钱的困扰——比如谁有钱，谁想得到钱，谁又因为钱被人谋杀。克里斯蒂把等级制度阐明得跟她对武器的描述一样清楚明白。不可避免地，这种社会体制驱使我们进入上流社会。对阶层的着迷在阿加莎的作品中并不是充当线索，而是一种陪衬情节，因为它会蒙蔽那些自大者和势利者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真相——直到一切为时已晚。他们总是掉进根据社会地位来给人定罪的陷阱。他们持有的社会偏见不仅掩盖了谋杀动机，还使得罪犯的身份难以确认。

没有什么能把把财产掌握在有钱的亲戚手中更有价值的了。在阿加莎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第二页，阿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出场了。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傍大款的家伙：

哼，这家伙！谁知道他是打哪儿钻出来的，自称是伊维的远房表兄弟什么的，虽说她似乎并不特别愿意承认这种关系。谁都能看出，这家伙跟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一大把黑胡子，不管什

么天气都穿双漆皮的长统靴！……这种追求有钱的女人的方式也太无耻了，可是你知道——她是个独断独行的女主人，她就嫁给他啦。

在阿加莎塑造的角色的脑子里，掘墓者是决计没法跟一个傍大款的人相比的。这个人能潜入一个英国小镇，打破那里长治久安的现状。女性通常是更危险的角色，因为她能够很快地抓住一个上了年纪的有钱人，对一个体面的英国家庭的财产造成威胁。

比如，在《遗产风波》中，罗莎琳，一个性格温顺的农家女，注定要把她前夫的遗产交给他的亲戚，并且引来一场不折不扣的争斗。她被社会的舆论所包围着；当罗莎琳穿着那套刚刚得到的价值不菲的衣服出现时，所有那些即将继承这笔遗产的人都注意到，她看上去非常局促不安。他们认为罗莎琳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于是公开地打听她的过去。最后他们总结出，她一定有过不光彩的过去——无疑这跟性有关。

在读克里斯蒂侦探案的时候，如果你的思路是错误的，那你就会深受困扰。在《神秘的别墅》中，当案件沉睡多年之后，突然有人记起，被谋杀的海伦·甘尼迪曾与名声不好的 J. J. 阿弗利克有过关系。此时怀疑声开始不绝于耳：

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诡计多端——显然和她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绝对不是。从那之后，他就卷入了麻烦之中……

海伦的哥哥甘尼迪医生解释了为什么他不让自己误入歧途的心爱的妹妹见到 J. J. 阿弗利克：

我是个不入时的人，年轻人。这个现代社会的真理就是，每个人是善良的。这无疑是个道德问题。但是我相信一点，那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你就具备了一种生活状态——而且我相信保持这种生活状态的你是最幸福的。另外，他又补充了一句，我认为这个家伙不是一个正派的人，他自己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非上流社会的人，不论他们的年龄和境况如何，他们带来的威胁对任何外国人来说，都是昙花一现。克里斯蒂创作的角色，总是有突然被谋杀的可能。对于这些人而言，面对外国人和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时的恐惧要比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大得多。

举个例子来说，波洛在与其他角色见面时，总免不了要听到一些与他的家乡比利时有关的评论：

波特少校突然停住了。他的眼睛从那双名贵的皮鞋一直看上去——然后是有条纹的裤子——黑色外套——鸡蛋形状的脑袋和一大把胡子。显然，他是个外国人！只要看一看鞋子就知道了。真是的，波特少校心想，这个俱乐部是干什么的？连这儿也没法摆脱外国人。

——《遗产风波》

还有在《波洛圣诞探案记》中，一个尖酸刻薄的家伙是这样说起波洛的：“这会儿那个古怪的外国人又在这儿暗中巡查，我不认为他能把我怎么样，可他让我觉得紧张兮兮。”

波洛并不是唯一受到英国人排斥的外国人。当东方快车开往目的地时，鲍克先生越来越急着把罪行归咎在那个意大利乘客身上：“他在美国待了很久，又是个意大利人，意大利人爱用刀子！况且每个人都是大骗子，我就是不喜欢意大利人。”

在《三只瞎老鼠》中，博伊尔太太把这个话题阐明了一番——把自己当成这个领域的专家似的做演讲：“你年轻，又不懂事，应该多请教请教比你更有知识的人。还有那个古怪的外国人又是怎么回事？他几时来的？”

这位被称之为“古怪的外国人”的是意大利人巴拉维契尼先生。他夸奖女主人莫莉说：“毫无疑问，你真是一个迷人的厨师”。而莫莉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她想，这些外国人是多么“讨厌”啊！

在《波洛圣诞探案记》中的玛格达林·李公开表示了她对热情奔放的西班牙美女皮拉尔·埃斯特拉瓦多斯的怀疑。这个不幸的西班牙

牙女郎是家中的新成员：

“我总觉得我公公死的方式暗示着什么很重要的信息，它——它是这么非英国式。”

赫克尔·波洛慢慢地转过脸来，他神色郑重地看着她，疑问的眼光中带着一丝天真。

“啊”，他说，“西班牙式的，你认为？”

“嗯，他们相当残忍，不是吗？”……“那些斗牛的事什么的！”

在《斯塔福特疑案》中，克尔提斯太太叹息道：

“需要春季大扫除的是威亚特上尉”，她说，“他那个肮脏的印度人，知道什么叫大扫除，我倒真想看一看，这个讨厌的黑鬼。”

布尔纳比少校是这样回答她的：

“没有什么比本地的仆人更好的了。他们工作本分，而且不会嚼舌头。”

然而，安格洛菲斯并不是唯一一个持有偏见的人。事实上，这种偏见是克里斯蒂作品中具有代表性、公开性评论的一个普遍的主题。

之前提到过的意大利人巴拉维契尼先生，就有着自己的一番见解：

《三只瞎老鼠》——是这个曲调儿！这个曲调儿已经印进我的脑子里了。现在回味一下，这是一首讨厌的小韵文诗。一点也不好。可是孩子们喜欢讨厌的东西。你也许注意到了吧？英国味儿很浓——乡村情调，冷酷的英国乡村情调。“她用餐刀割掉了它们的尾巴。”

皮拉尔·埃斯特拉瓦多斯是个在《波洛圣诞探案记》中受人怀疑的对象，不过她对她的那些英国亲戚们也没什么好印象，认为他们不“活泼”，还有股难闻的气味：

英国人闻上去有股怪味儿……这就是迄今为止，英格兰给她

的最深切的感受——这里的气味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大蒜的味道，没有灰尘的味道，也几乎没有什么香水的味道。在这个车厢里有的只是一种令人窒闷的寒冷气息——火车上的硫磺气味——肥皂的气味和另一种让人非常不舒服的气味——她认为那气味来自于坐在她身边的那个肥胖女人的毛皮领子上。皮拉尔敏感地抽抽鼻子，不情愿地吸着樟脑球那难闻的气味。她暗想：为自己选择这样一种香味真够可笑的。

就连波洛本人，在忍受了英国人的排外情绪许久之后，终于在《帷幕》中进行了尖锐的报复：

很好。那你就不要窥探钥匙孔，继续当你的英国绅士吧，即使有人被杀，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荣誉是放在第一位的。你们的荣誉比其他人的生命更重要。不错！我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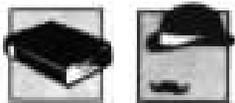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在如此多各异的态度中，很难说清楚哪些是克里斯蒂夫人半开玩笑的话，哪些是她真实想法的流露。她是一个能将谋杀案玩得相当高明的女人，当唇枪舌剑来时，她几乎眼都不眨一下。

埃及小孩总是不停地瞪着眼睛，他们的眼睛就是让人感到恶心，还有他们的鼻子。我不相信我会真的喜欢孩子——除非他们把自己洗干净……

——《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艾乐顿太太

在克里斯蒂作品中，因为陷于种种偏见和对象错误的归咎，生活在上层社会的“好人”常常会为那些下层社会的粗人而烦恼。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们忽视了他们最熟悉和最喜欢的细微的卷曲纹理，而这些罪恶指纹的主人曾经端过最精致的瓷茶杯。

苏·埃伦和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东方快车谋杀案（1934）

（又名：加莱车厢里的谋杀案）

故事发生在陶鲁斯快车上。所有的乘客都身在异乡的叙利亚。等待他们的是一趟要途经许多国家、发生了许多阴谋的旅程。现在车上只有3个乘客，但是不要着急——车上会陆陆续续地上来不同的乘客，每个人都各怀目的。

长着大胡子、脑袋形状像只鸡蛋的比利时侦探波洛，也在车上。激动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与此同时，他对研究其他的乘客产生了兴趣——这可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

玛丽·德贝汉小姐和阿巴思诺特上校对车厢内的其他旅伴并没有多大的好感。他们的目光在波洛身上停了片刻，就不再搭理他了。在他们眼里，波洛只是个“该死的外国佬”而已。玛丽是个冷酷、能干的年轻女士，而上校刚从印度过来——不过很快两人都将对这个小个子外国佬刮目相看。

波洛在旅途上花了不少时间。在结束了一趟列车的行程后，他登上了东方快车，一节从伊斯坦布尔到加莱的车厢。玛丽和上校也在其中，还有一系列人物也即将粉墨登场。

这些人物中有公爵夫人及她的女仆、俄国人、美国人、匈牙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另外还有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德国人。几乎每一个民族的人都对其他民族的人怀有蔑视心理。就像列车员说的那样，旅行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同一列火车里，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几天或几个星期都住在一起，旅程一结束就分开了，也

许彼此再也不会见面。这列东方快车里的乘客很快就要体验一次让他们彼此难忘的经历。

现在，他们正平静地坐在餐车里聊天。嗯，至少爱闲聊的美国人哈伯德太太是这样。她喋喋不休地向大家讲述她的女儿是多么优秀，这让每个人都感到厌烦。一对漂亮的匈牙利伯爵夫妇，安德烈和他的夫人爱琳娜礼貌地走出餐车，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哈伯德太太终于意识到了什么，也跟着人群离开了。这时只剩下波洛、雷切特和他的秘书赫克托·麦克昆。

雷切特是另一种丑陋的美国人的典型，他使波洛陷入了困境中。很显然，有人想要杀掉雷切特，于是他向波洛寻求帮助，并答应支付给他一大笔现金。可是波洛对这种几天内就得到两万美元的工作提不起兴趣。他几乎是有些粗鲁地拒绝了：“我不喜欢你的这副尊容，雷切特先生。”

波洛永远不会对他的这一决定感到后悔了。他还来不及后悔，雷切特就已经死了。

在差 23 分凌晨 1 点的时候，波洛被一声叫唤惊醒了。他立即想到了雷切特。但当他探出房间的门往外看的时候，从雷切特的包房传来一个人平静的声音，是有人在对列车员说话。也就在这个时候，固执的哈伯德太太坚持说在她的包房里有一个男人；搜查之后，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只有一颗列车员制服上的纽扣。重新进入梦乡的波洛又被什么东西惊醒了。这一次，是一个重物“砰”地一声磕在门上的声音。他一跃而起，却只看到一个女人，裹着一件鲜红的和服式睡衣。波洛想他一定是神经有些过敏了。

第二天早上，火车因为大雪被困在了南斯拉夫。似乎人的精力还被磨损得不够，雷切特被人发现在他的床上遇害了。他的身体上至少被捅过 12 刀——有几刀捅得很用力，而有几刀则只是擦伤而已。它们看上去是胡乱地捅上去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果有人长着一张不讨人喜欢的脸，波洛是不会保护他的。所以，当别人请他找出究竟是谁杀害了这个面目可憎的人时，他并不感到内疚。再说，他自己也承认，他对此已经感到了厌倦。对波洛来说，一个悬而未决的案子就是一份礼物。

这个“灰白质”重新投入了工作，对此他感到十分骄傲。医生认为，雷切特的死亡时间大约在凌晨1点钟左右。而火车因为被困在雪里，在12点30分的时候就停下来了。在车厢包房的窗口上并没有发现任何脚印。很显然，凶手仍在车上，而且只可能在从伊斯坦布尔到加莱的车厢上。这样一来，嫌疑的对象就是车厢内的12个人——所有的人看上去都颇有名望。这桩案子就像是为波洛量身定做的一样。

在对雷切特的车厢的检查中，波洛那双鹰一般敏锐的眼睛没有放过任何一条线索。首先，尸体上有几处伤口很深，但是伤口却没有裂开，也没有流血——这表明有几刀是在人已经断气之后捅上去的；其次，有几刀明显是惯用右手的人捅的，而还有几刀则是惯用左手的人捅的。波洛怒气冲冲地说：“事情开始变得一清二楚了！凶手是个力气很大的男人——他是软弱无力的——这是个女人——这是个惯用右手的人——而这个却是个惯用左手的人——嘿！这完全就是在开玩笑！”

但是线索倒是有不少。在雷切特的包房里有一只空杯子，从残留的气味可以判断出他是被麻倒的。两根燃烧过的火柴和在雷切特口袋里找到的火柴不一样。地板上有一块绣着首字母H的精致的手帕，另外还有一根烟斗通条。在雷切特的口袋中还找到了一块表面凹进去的手表，指针正指在1点15分上。有了这么多的线索，对于波洛来说，似乎要找到凶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也许这正是聪明的凶手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而故意设下的圈套呢。

不过的确有一个线索引起了波洛的兴趣——一小片烧焦的纸片。他仔细地将纸片放在金属网上继续燃烧，这时纸片上开始出现了几个字：“……小黛西·阿姆斯特朗。”啊，波洛记起来了。雷切特的真名叫凯赛梯，是个臭名昭著的美国人，曾经在几年前绑架并杀害了一个名叫阿姆斯特朗的女孩。被杀害的人是个凶手。谁又是杀害这个杀人凶手的人呢？

阿巴思诺特上校是车上唯一吸烟的人。雷切特的随从从马斯特曼是最有机会给他的主人服下安眠药的人。两个女人名字的首字母中带有H——哈伯德太太和希尔德加德·斯密特，她是瘦弱的俄国公爵夫人

德雷哥米洛夫的女仆。

但是列车员急着要把罪责加在车上唯一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福斯卡拉里身上。在书中的大部分人物看来，比做一个美国人更糟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做一个在美国待过的意大利人。鲍克先生说：“他在美国待了很久，又是个意大利人，意大利人爱用刀子！况且每个人都是大骗子，我就是不喜欢意大利人。”

幸运的是，使波洛产生偏见的是另一种人：“我有个小小的想法。这一杀人案是经过仔细筹划安排的，这是个想得很深入、很精明的谋杀案。这不是——怎么说呢？——拉丁式的杀人案，而是处处显得冷静沉着，深谋远虑，是审慎的头脑的产物——我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人）的头脑。”

最后，大侦探波洛还是破了案，虽然他没能挽救雷切特的生命。至此，发生在异乡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真相水落石出。

辛迪·路斯

“我这一生都想搭乘东方快车。当我到法国、西班牙或是意大利时，那辆东方快车就停在加莱站，而我一直盼望着能坐上那辆列车。”

——《自传》



## 帕克·派恩探案（1934）

（又名：侦探帕克·派恩先生）

每天早上，在当天报纸的头版上都会登出一则个人广告。广告用词谨慎，是用6号字的大写字体写的：

您快乐吗？如果答案是“不”，那么请来里奇蒙街17号，让帕克·派恩先生为您解忧。

在这个由12个短篇小说结成的集子中，那些绝望的、焦虑的和好奇的人们接受了派恩先生奇怪的提议，紧张地坐在这位侦探的对面，向他倾吐着他们的不幸。曾经在政府里当过统计员的侦探派恩先生，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魔术师，消除了他们的烦恼，把他们的幻想变成了现实。

派恩声称，其实这非常简单，不快乐的原因可以分成五类：疾病；妻子们因为她们的丈夫而烦恼；丈夫们因为他们的妻子而烦恼；生活乏味无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派恩先生还说，这好比是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旦对病情做出诊断，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协助派恩工作的是一组能干的、忠实的雇员，每个人都各司其职，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当中包括具有领导气质的克劳德·勒特雷尔，经常扮成一个舞者；玛德琳·萨拉，她会扮成一个荡妇；侦探小说家奥立弗太太（你想想那还会有谁呢？），她为派恩设计出各种情节；还有康斯坦丁博士，需要开药方的时候是少不了他的。

最能体现“生活乏味无聊”的是《不满足的军人一案》。这个案子给了帕克·派恩和奥立弗太太一个展现他们才华的机会。

威尔布拉厄姆少校感到生活枯燥。在驻扎东非的英国军队服役多年后，他回到了家乡。他对帕克·派恩说，他厌倦这种“枯燥乏味，没完没了地闲扯些村庄里鸡毛蒜皮的小事”的生活。派恩告诉他，他想要危险和刺激的愿望可以成为现实……只要预先支付 50 英镑即可。

第二天，威尔布拉厄姆少校收到一张字条，上面说请他前往汉普斯特德依格尔蒙特的弗赖尔斯路。他照办了，但当他到了那儿时，却看见有两个男人正对一个年轻女子欲行不轨。凭着一股军人气概，少校打退了那几个坏蛋。同时，他也认识了这个名字叫弗雷达·克莱格的女子和企图杀她的那几个人。

威尔布拉厄姆得知弗雷达的父亲在几年前曾有过一笔经济交易，而有人以为弗雷达手上有那些可以使交易生效的文件，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得到文件。威尔布拉厄姆决定帮助这位小姐。他到了一间冰冷的地下室，却被什么东西砸昏过去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手脚被绑住了，而此时正有水慢慢地从天花板上的一个洞中流出来。

这就是他所渴望的历险，不过他过得了这一关吗？

在《悲伤的夫人一案》中，达夫妮·圣约翰感到心烦不安。她欠了一大笔债务，面临的麻烦还真是不小。

她的一个朋友曾委托她将一只镶着大单钻的铂金戒指拿到首饰匠修一下，可她并没有拿过去，而是仿制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戒指，将原来的那颗偷偷留了下来。

不过现在达夫妮对自己的这一行为感到了悔恨，她想把戒指还回去，可是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她向帕克·派恩解释了自己的困境。这次的角色由克劳德·勒特雷尔和玛德琳·萨拉来扮演。

勒特雷尔和玛德琳·萨拉将扮成舞蹈表演者参加一个舞会，届时戒指的真正主人多塞默夫人将作为贵宾出席。

舞蹈表演结束后，大家开始跳舞。勒特雷尔邀请多塞默夫人与他共舞。突然灯光灭了，转瞬之间灯又都亮了。克劳德站在多塞默夫人旁边，手里拿着一只镶着大单钻的铂金戒指。“您的戒指”，他说，

“它滑下来了。”

这是那只真正的戒指，还是仿制品？克劳德和玛德琳会被抓住吗？达夫妮能找回快乐吗？

《中年妻子》中的丈夫有婚外情，《小公务员》中的丈夫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度假时想找点刺激。这里面会发生些什么故事呢？还有，谁会成为那个《有钱的女人》中渴望一种简单生活的却又真正富裕的人呢？

不仅他们，还有更多的人找到了侦探帕克·派恩先生。他们当中有谁寻着了真正的幸福，又有谁的财产失而复得了呢？

理查德·瑞吉斯



## 三幕谋杀案（1935）

（又名：三幕悲剧）

### 招募演员启事

某著名电影制片商计划拍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三幕谋杀案》，需要扮演下列角色的演员：

查尔斯·卡特赖特，著名演员，已退休，现住在鸦巢屋，这是位于康沃尔郡的鲁茅斯海港的“一座相当不错的现代平房”。查尔斯是一个体格健壮、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他是一位追求完美的演员，即便是在退休期间也没有停止过演出。

萨特思韦特先生，与查尔斯年纪相仿，总是毫无例外地出现在来宾名单的末尾；他是个固执己见而又待人友善的准绅士，还是一个对周围的人和事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聪明人。

巴塞罗缪，朋友们叫他托利·斯特兰奇，他是查尔斯爵士在牛津大学的同学，哈利大街有名的医生，同时也是著名的精神病专家。

米尔雷小姐，查尔斯爵士的秘书，做事效率极高的“顶呱呱的管家”。她是一个奇丑无比的高个子女人，一脸的皱纹，但她的身上却蕴藏着“某种令人敬畏的尊严”。

安吉拉·萨克利夫人，著名女演员，虽然不再年轻，但仍然能赢得观众对她的瞩目，她的聪颖和魅力总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辛西娅·戴克斯，安布罗塞恩有限公司的所有者。那是一家生意红火的服装公司。辛西娅有着无可挑剔的高挑身材，头发染成了眼下

最时兴的铜绿色，脸部也经过了精心的修饰，“几乎没法说清楚戴克斯夫人真正长的什么模样”。

弗雷迪·戴克斯，辛西娅的丈夫，这个人总让人感觉不太对劲。他以前是个职业赛马骑师，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赛马上。虽然有关他的不利传言并没有得到过证实，每个人提起他的名字时还是会不满地扬起眉毛。

威尔斯小姐，也就是著名的剧作家安东尼·阿斯特。她身材高挑，下巴稍往后缩，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衣服穿得皱巴巴的。声音虽然平淡无奇，嗓门却很高。“事业上的成功使她常常不能回到她的精神归宿——伯恩茅斯的寓所里。”她是个相当聪明且爱打听的人。

赫米欧·利顿·戈尔，也就是蛋蛋。这个女孩身上充满了奔放不羁的活力，偶尔也会焦躁不安——你可以把这看成是年轻人的不经世事。不过谁也无法否认，她有一种魅力，这使得她的缺点变得不那么重要。

玛丽·利顿·戈尔，蛋蛋的母亲，她55岁，是个温柔又略带点腼腆的人。当蛋蛋只有3岁的时候，她就成了寡妇。她宠爱着自己的孩子，同时也为她担惊受怕。

奥立弗·曼德斯，他是个有点儿冲动和不安分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身上有某种“非英国式”的气质。他会谈论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东西。如果蛋蛋愿意的话，他会成为她的情人。

斯蒂芬·巴宾顿牧师，鲁茅斯的教区长。他“60开外，一双仁慈的眼睛显得黯淡无光，言谈举止间流露出对自己的不自信。

巴宾顿太太，她身材高大、不修边幅、充满活力且不拘小节。

约翰·埃利斯，斯特兰奇医生雇佣的管家。两个星期之后，在斯特兰奇医生的房子里举行宴会之时，惨案发生了。关于他没有过多的描述，只知道他60多岁，头发花白。

赫克尔·波洛，侦探。

剧中还对其他角色作了一些交代，比如一个警察局长和几个官员。扮演这些角色的演员可能会做其他角色的配角，特别是做主角的配角。

## 剧情梗概

### 第一幕

除了埃利斯之外，所有的主角都参加了查尔斯爵士举办的宴会。平常不怎么喝鸡尾酒的巴宾顿先生喝了一点酒后死掉了。检验结果是：身体某种疾病的突然发作。虽然对酒杯的检查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查尔斯爵士还是怀疑这是一起他杀事件，并敦促开展对此事的调查。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每个人都各行其是，心烦意乱的查尔斯爵士动身去了欧洲大陆。

就这样过去了一些时日。在蒙特卡罗度假的时候，萨特思韦特先生读到了斯特兰奇爵士死亡的消息。这份报道说，他在约克郡自己的家中举行宴会招待朋友时突然身亡，这和巴宾顿先生死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这是一起谋杀事件。尽管这一次酒杯的化验结果同样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一位毒物学专家在验尸后指出，斯特兰奇爵士死于尼古丁中毒。

两次宴会的客人名单几乎是一样的，这一次还加上了斯特兰奇医生雇佣的新管家埃利斯和其他几位新客人。查尔斯爵士、萨特思韦特先生和波洛虽然没有参加宴会，不过当萨特思韦特先生得知托利死亡的消息后，他们在蒙特卡罗巧合般地碰面了。

这起谋杀案是管家干的吗？此人来历不明，在他主人死后的第二天消失了。

### 第二幕

查尔斯当上了侦探，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个新角色。在波洛退居二线时，他征求萨特思韦特先生和蛋蛋小姐的帮助，担当了侦破两起谋杀案的领导工作（巴宾顿先生的验尸结果中同样发现了尼古丁）。埃利斯还是没有找到，但是一封控告信的出现表明，他知道是谁杀害了

斯特兰奇爵士。

在三人着手对参加了两次宴会的客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大部分人都可以从斯特兰奇医生的死中渔利。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为什么有人会想杀害和蔼可亲的巴宾顿呢？两起谋杀案一定有着某种联系，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联系呢？

### 第三幕

在查尔斯爵士的协助下，波洛筹备了另一场宴会，又有一个人在这宴会中死去了。不过这一次只是一场表演而已，它使波洛掌握了所有他需要获得的证据。波洛本来可以让德·拉什布里杰太太助他一臂之力的，她是斯特兰奇医生疗养院的一名病人。不幸的是，她吃了注射了尼古丁的糖果后死了。这已经是第三起死亡事件了，其死因和巴宾顿的一样扑朔迷离。

不用说，凶手落网了。令波洛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居然在第一次宴会上逃过了一场生死之劫。

请注意：这部作品的名字清楚地表明了它将以何种形式搬上舞台。人物角色、动机、谋杀案的戏剧性高潮在结尾部分才得以真相大白。

下面是我们想到的角色和演员列表。我们与他们的经纪人取得了暂时联系，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我们邀请了苏·曼哲斯和其他相关人士，扮演主角和没有明确的配角的演员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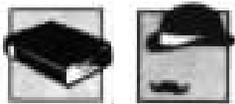
| 角色          | 扮演者      |
|-------------|----------|
| 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  | 劳伦斯·奥立弗  |
| 萨特思韦特先生     | 阿力斯戴尔·库克 |
| 巴塞罗缪·斯特兰奇医生 | 约翰·赫斯曼   |
| 米尔雷小姐       | 麦琪·史密斯   |
| 安吉拉·萨克利     | 金·西蒙斯    |
| 辛西娅·戴克斯     | 简·芬德，或谢尔 |

弗雷迪·戴克斯  
威尔斯小姐  
奥立弗·曼德斯  
玛丽·利顿·戈尔  
蛋蛋·利顿·戈尔  
巴宾顿  
巴宾顿太太  
约翰·埃利斯  
赫克尔·波洛

德克·伯加德  
格伦斯·杰克逊  
克利弗·高曼  
杰茜卡·汤蒂  
未定，可能是玛丽·奥斯蒙德  
罗伯特·摩利  
金·斯坦普顿  
乔治·斯皮尔文  
达斯汀·霍夫曼

制片人

杰罗德·克莱恩



## 云中奇案（1935）

（又名：九霄命案）

通常，从巴黎飞往伦敦的“普罗米修斯”号是正午航班。然而，这一天，坐在后舱的九名乘客中，有一位永远地改变了这架飞机的航线。在“普罗米修斯”号飞往目的地的途中，凶案发生了。

吉赛尔夫人，是一位放高利贷的法国人，坐在正对着出口的位置上睡着了。她睡着了，永远不会醒来。她的脖子上有一个小块红印，这可不是睡神干的。

难道是被黄蜂蜇的？就是几分钟前，让·杜邦和他父亲阿曼德正激烈地争论考古问题时打死的那只蜂？人们在她脚下发现了一个缠着黄黑色丝绒的针，是这根针扎的吗？

如果是后者——当然，的确是后者——那么凶手又是谁？

这架飞机上坐着形形色色的人：美丽优雅的，肮脏低俗的。没有人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无论是老杜邦还是小杜邦都能弄到吹管和毒针，他们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足迹踏遍全球各个角落。父子俩坐在机舱的一角——和吉赛尔夫人只隔一条过道——只有詹姆斯·赖德可能看到他们抬起吹管，射出致命的毒针。

凶手会不会是赖德呢？他的衣袋里有封合伙人给他的信，信上说，要是他找不到巴黎谈判项目经费的贷款担保，“我们会欠上一屁股债”。会不会是吉赛尔夫人给他吃了闭门羹？还是因为赖德弄到了贷款后，又觉得利息太高？要知道，不让狼威胁自己的办法只有一

个，那就是杀掉它。

但是，也有可能是侦探作家克兰西先生，他刚刚构思好下一部作品。英国警察和法国保安局的人盘问他时，他承认自己身上带着吹管，和“普罗米修斯”号9号座位下发现的毒针正是同一个型号。

然而，9号座位上的乘客绝不可能是凶手。你看，坐在那儿的人，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穿着高级皮靴，他就是赫克尔·波洛，“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虽然所有犯罪的嫌疑都指向他——就连验尸官的结论都足以指证他——但是所有克里斯蒂的读者们都知道，波洛先生不同于别人，他绝对不是凶手。

那么，就是他的同伴，坐在他身边轻轻吹着笛子的先生？这位布赖恩特大夫会不会用笛子射出沾有毒液的针呢？他吹着舒缓的小调，该不会是故意营造出波洛先生苦苦追寻的那种“心理时间”，以此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吧？

疑云密布，就像伦敦大雾一样，层层笼罩着这架飞机。

维尼夏·克尔是位英国贵妇，似乎没什么可疑，可她的同伴，霍布里夫人，就不那么幸运了。

霍布里夫人嫁了个富有又有爵位的英国地主，可她迷上了可卡因和赌博。这可是有闲阶层很时髦的打发时间的玩意儿，但是她总是在这方面花销太大……有时候还弄得入不敷出。好在她丈夫愿意不惜代价地掩盖她的丑闻，但这次她丈夫可不打算帮她这位挥金如土的夫人了，将她保释出来。是不是她也向吉赛尔借钱还债呢？还是无辜的维尼夏陷害了她呢？

维尼夏正疯狂地爱着霍布里先生，其实她还在上学的时候就迷上了他。只是害怕丑闻的霍布里先生不愿意和闹着分手的妻子离婚。如果这不明真相的夫人进了监狱，维尼夏就大可把霍布里的财产和他本人据为己有了。

简·格雷和诺曼·盖尔是来帮助波洛先生做“大不列颠王国到欧洲大陆”案件的调查。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杀死打瞌睡的吉赛尔，难道不是吗？

格雷是伦敦一家沙龙的理发师，到法国南部度假。旅费是她中了爱尔兰彩票赢来的。她的工作就是摆弄社会上不同人的脑袋，这些人

的生命会不会因此被她扼杀？她又在派尼特轮盘赌局上输了个精光，就不可能动了杀心吗？

吉赛尔夫人的死，诺曼·盖尔能得到什么好处？他继承叔叔的事业做了一名牙医。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摆脱让他憎恨无比的这个职业。

和吉赛尔关系疏远的女儿会是凶手吗？也许她发现了母亲巨额遗产，便让某个负债累累的乘客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还有一种可能，吉赛尔夫人是自杀。她曾密令女仆，如果她突然或很可疑地死亡，便焚烧所有的文件。是不是她发现了某个顾客的秘密，知道自己无法再保持这个秘密。飞机上她的咖啡杯里有两个勺子，是不是也能提供些线索？

夏日的乌云很快聚集起来，疑云重重比乌云还要密集。这一切只好待波洛先生出场，拨开疑云，揭开这复杂的谋杀之谜。

布赖恩·赖吉斯

## 波洛的黄金时代



阿尔伯特·芬尼的波洛扮相

去看电影首映式的人一般要花上四五美元买票，人们不免要抱怨这要价太高，电影明星的报酬也过高，但从没想过这笔钱究竟花在什么地方了。当然演员赚取了这笔钱的一部分，而其余的巨额资金都被用作电影的制作经费——要不就拍成如《星球大战》般有大量惊人的特技效果的影片，要不就像《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样奢华的电影，力图重现完全真实的故事场景。

西尼·卢梅导演善于用电影制造轰动——他知道前几部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的电影并没造成多大效应（只有一两部还差强人意）。他认为，克里斯蒂作品的魅力很难在荧屏上表现出来，一些批评家认为任何优秀的小说都是如此。因此，除了侦探小说基本的情节，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电影的风格。卢梅导演把小城优雅的风气搬上了荧幕，启用了国际知名的明星（用于扮演最不起眼的角色），这就让整部影片弥漫着怀旧的情绪，让人想起难以忘怀的往事，为不复存在的生活大唱赞歌。

想象得出，要拍出这么一部众星云集的大片，会让一个拙劣的导演头疼心烦。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难。大多数演员都看好这部电影——理查德·惠德马克毫不隐瞒地说，他之所以要扮演拉彻，一个

美国强盗，只是因为他想获得与片中的其他演员接触的机会；对于劳伦·巴可来说，这是她继音乐剧《掌声》成功进军百老汇后，一个再上事业巅峰的大好机会；英格里德·伯格曼、约翰·吉尔加德和温蒂·希勒，得以饰演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这对于他们这种地位的演员也是十分难得的；而斯昂·柯尼里为了答谢卢梅，在《山冈与罪过》中扮演詹姆斯·邦德时助他一臂之力，也在片中出演。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受到了一致好评——记者招待会简直就是西尼·卢梅的称颂会。



东方快车上的乘客（左起）：温蒂·希勒，雷切特·罗伯慈，劳伦·巴可，希恩·柯尼里，安东尼·伯金斯，马丁·巴尔萨姆。

那场招待会上洋溢着节日气氛，聚集了社会上的达官显贵，皇室家族的贵族们也在明星们的簇拥下出场了。极具影响力，政治上比较激进的瓦尼沙·瑞德格雷平时最反对参加上流阶层类似的聚会，而今也派遣了一位大会嘉宾——“工人革命党”的加里·希礼赴会。

招待会的焦点人物要数阿尔伯特·芬尼，他在影片中把波洛刻画得淋漓尽致。（大家都看出了他的腿有些跛，可有人还记得擦伤他的那颗呼啸而过的子弹吗？它已经变成了戴在他手指上的戒指。）芬尼告诉记者：“为了演出阿加莎·克里斯蒂中的犯罪学专家矮小、结实的样子，我得穿防护装置，把衣服里塞得满满的——在T恤里塞进许多棉花。我还把裤子里塞满，让大腿显得粗些，这么一来，我就显得矮胖多了。”“面部化妆（化妆师斯德瓦特·福里伯）是用一个大鼻子和假脸颊做出的圆脸。接着最重要的一步便是油亮的黑发和精心打造的老式胡须。”发型师拉蒙·高这样设计了芬尼的头饰：打过凡士林的樱桃卷发，每天早上做好，用吹风机吹上半小时，再在后面用手指弄出小波浪。这样就好了。

圈内的众明星们完全理解芬尼这个角色带来的大惊小怪。不过，柯尼里曾抱怨“我们其余的人都只是陪衬”。但是至少他们都没被脂粉遮住容貌，影迷们完全可以认出他们。可芬尼就没这么幸运了。在拍摄休息时间里，劳伦·巴可谈到了主角给配角造成的麻烦，“让人头疼的是，什么事都得围着阿尔伯特·芬尼转，他不停地说台词，我们就要给他配戏。有一天他很早起来拍日场，我们都精疲力竭地不停说台词。真是一团糟。”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其余的钱到哪里去了？人们通常认为电影在故事发生的地方拍摄，其实不然。许多情况下，在故事发生的现场拍摄简直是奇谈，更不要说火车一节一节的车厢了。所以不得不在摄影棚做个实物模型进行拍摄。在伦敦郊外的埃尔斯崔摄影棚，设计师托尼·沃尔顿拍摄而且改进了东方快车。卢梅希望整部电影显得优雅高贵，于是沃尔顿在真实场景上又添加了剧本上没有，却绝对可能存在的灯具、室内装潢和花饰。为了营造气氛，摄影棚还有专门的画家，沿着刚做好的火车走廊木板，细致地描出木质“纹路”。整个车厢下面是橡胶轮胎，工作人员踩上去摇摇晃晃的，好像火车正在

开动。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以下是剧组某一方面成本明细表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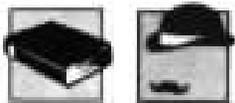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菜单——100 美元（仅一次）

报纸——350 美元

匈牙利护照、火车票、波洛的文具——400 美元

接下去还有更多。开销的确很大，但回报也很可观。《东方快车谋杀案》成为一部投资最成功的英国电影之一。此外，与其他电影不同的是，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卢梅注意到了观众对怀旧电影的偏爱，于是在电影中回忆了许多过去的好时光。而电影上演的那年，许多大牌制片人都有了同一个想法。当年奥斯卡颁奖结果中，怀旧电影一马当先，《教父 II》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分别获奥斯卡最佳艺术导演和最佳服装奖。可以看出，犯罪片和怀旧情绪只能分别表述，却不可并驾齐驱。

麦克·特尼堡



## ABC 谋杀案（1935）

“如果预谋犯罪和在餐馆订餐一样容易，你会怎么选择？”

赫克尔·波洛说：“这是个性非常单纯的犯罪，一点也不复杂。一宗平静的家居生活的罪案……非常平淡……极其隐秘。试想，有4个人坐下来打桥牌，其中一位是个怪里怪气的家伙，坐在壁炉边的座位上。午夜时分，这个炉火边的人死了。4个人中有1个人，趁着摊牌，走了过去，谋杀了他，同时还不忘关注手中牌的玩法，而其他3位居然没有察觉到。啊，这个案子就等着你去解决！4个人中到底哪一位是凶手呢？”

电话铃响起，打断了波洛先生关于简单家居生活谋杀案的高论。苏格兰场传来消息，安多弗有位叫艾里斯·阿谢尔的被谋杀了，她是个开小铺子的可怜老太太。波洛先生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几天前他曾收到这样一封信：

赫克尔·波洛先生：

你乐意解决那些令我们可怜而愚蠢的英国警察们难以应付的迷案，不是吗？让我们瞧瞧，聪明的波洛先生，看看您到底有多聪明。也许您会发现这个坚果硬得难以敲碎。留意本月21日的安多弗。

忠于您的

ABC

疯子。

每一封信预示着—桩谋杀。

贝蒂·巴纳德，一个轻佻的年轻女招待，在贝克斯希尔海滩上，被人用她自己的腰带勒死。卡迈克尔·克拉克爵士，富有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在彻斯顿被棍棒打死。但是在唐克斯特黑暗的“皇家电影院”里，可能是凶手弄错了姓名的声母，被刺杀的人是乔治·厄斯菲尔德。

ABC 谋杀案没有留下任何实物线索，除了凶手刻意留下的……放在尸体边的“ABC 铁路指南”和每次通知波洛先生谋杀时间和城市的信件。凶手用这些信件嘲笑我们骄傲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笑他没办法揭开 ABC 谋杀案之谜。

英国公众感到害怕了，被 ABC 杀人狂弄得骚乱不安。报纸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标题“他可能就藏身在你们城里”。波洛在安多弗案发现场发现，“我们看到的是，有一群普通人对某个被谋杀者的被害现场十分感兴趣”。

波洛先生没有行动，只是思考。一名警察说：“波洛先生是干了不少好事，这次他可没办法了，先生。”

波洛先生知道，事情总会有转机。“赌徒（以及凶手，实际上是个极端的赌徒，拿着他的生命而不是金钱去冒险）常常缺少机智的猜测。因为他过去取胜了，他相信这次也一样行得通！他不是那种见好就收的人。所以，案件中得手的凶犯无法预计到失败的可能性！他不惜一切代价地作案，但是……不论策划得多么天衣无缝，没有好运气，什么犯罪都没法永远成功。”

波洛先生知道，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犯罪本身就在显示着真相。他只有不断改变他的作案方法，否则他的品味、习惯、思维方式和灵魂都会通过他的行为表现出来。”

当然，波洛先生懂得如何从似是而非的谎言中找出真相。他的妙语，让他的拍档，黑斯廷斯上尉和我们为之一振，“一个睿智的法国老先生告诉我，语言是人类发明出来阻止自己思考的工具”。

“谋杀，我常常注意到，是一种媒人。”

“你本人是英国人，但是你不会那么欣赏直接回答问题的英式反

应。这是值得怀疑的地方，也是沉默的最好结果。”

“通常来说，女人喜欢写匿名信，而男人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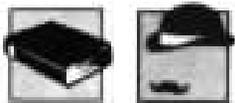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我比警察聪明。”

阿加莎女士为我们描述了凯布斯蒂克护士、怀特尼斯·斯特基和亚历山大·波拿帕特·卡斯特这样的角色。她笔下人物的语言比较相近，“是个孤儿又怎么样？有时候这是一种看不出来的幸福。总比有个一无是处的爸爸和一个酗酒的妈妈强吧……”

“如今是一片嘈杂，行色匆匆——人们不能忍受这些了。我一向很同情精神错乱的人们……他们脑子里多乱呀。”

波洛愤怒地面对杀人犯说：“您的犯罪不是英式的……躲躲闪闪……一点也不正大光明……我可不是说着玩的。”

菲尔·克兰邓恩



## 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1936）

32岁的巴格达英国护士爱米·列瑟兰正在清理皮箱。她受聘于正在伊拉克发掘文物的美国考古学家埃里克·雷德纳。他请护士是为了照顾患有“臆想症”的妻子路易丝。列瑟兰护士答应前往坐落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边的铁尔·亚里米亚围场。

在围场上，她见到了路易丝·雷德纳和前往伊拉克的匹兹城大学探险队成员。雷德纳夫人年近40，是位举止优雅，漂亮迷人的女人。可是由于精神极度紧张，她身心俱疲。

她悄悄告诉护士，有人要谋杀她。据雷德纳夫人说，她在一战时就结婚了，当时才20岁。很快，她发现丈夫弗莱德里克·堡斯纳是个德国间谍；她告发了他，他被枪决了。

至少，她以为他被枪决了。可是，只要她打算和别的男人认真交下去，就会收到丈夫的信，警告她马上终止这段罗曼史。她父亲曾在陆军部工作，告诉她堡斯纳逃跑了，但是后来又在一次火车相撞事故中丧生。他父亲说，堡斯纳的尸体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他已死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一旦她又认识了什么别的年轻男人，那些警告信还是源源不断寄来。她也搞不清这无情的恐吓，究竟来自堡斯纳本人，还是出自堡斯纳最喜欢的弟弟之手。她现在的丈夫雷德纳和列瑟兰护士都怀疑那些信是雷德纳夫人自己写的。

只有一次例外，路易丝和雷德纳结婚时并没有收到类似信件。但是，婚礼后不久，又出现了一封来自“弗莱德里克”的信，说她违背了旨意，所以一定会死。很快，她和丈夫在家中差点煤气中毒。他们因此决定，要么在伊拉克工作，要么就到国外定居，这样，几乎两

年都没有收到这样的信。然后，这次发掘工作开始了，夫人又开始收到类似信件。最后一封是在列瑟兰护士到达后第二天收到的，没有邮戳，只有三个字“我来了”。

雷德纳夫人满意的是，这个护士并不是杀手。同时她也很沮丧，因为明白自己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一天下午，12点45分吃过午饭后她躺在床上，2点40分，她丈夫发现她已经死在卧室地板上，是用重物从前额的右侧重击致死的。没有找到凶器。

赫克尔·波洛正途经该地前往巴格达，应当地警方的邀请接手本案。警方说是此案超出了他们的处理能力。

雷德纳夫人的房间只有从通往围场后院的门才可以进去，围场也只有当地仆人常聚集聊天的前门可以走。据当地仆人说，没有陌生人进来，波洛先生认为凶手就是探险队的一员。于是他着手观察雷德纳夫人的人品，看谁和她有过节。

很快他排除了列瑟兰护士，她成了波洛先生的非正式助手。波洛发现雷德纳夫人不但美丽，而且属于那种极端自我的女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中心，或者说至少是在她影响力范围内的中心人物。基于此点，波洛认为探险队的每个人都有杀害她的动机。

纽约考古家墨尔卡多，那时正在和雷德纳夫人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他可能会暗起杀机，这是为了隐瞒过去一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或者隐瞒自己吸毒的情况。波洛认为，他的妻子也有可能出于保护丈夫及其秘密的目的成为凶手。

卡尔·莱特是发掘工作的三名助手之一，不断被雷德纳夫人嘲笑。另一名助手威廉·考尔曼，擅长伪造，那些恐吓信可能就是出自他手。还有一位名叫戴维·埃墨特，是所有人中最平稳冷静的，波洛认为只有他有能力谋划复杂的案件。

理查德·卡历是雷德纳的同学和同事，和雷德纳夫人相互吸引。他爱她，但他也憎恨她“让”他坠入爱河。

大家都以为拉维尼神父是法国修道士，其实不过是个冒名顶替者。会不会是他想杀人灭口呢？

最后，还有一位安妮·约翰逊，她是埃里克·雷德纳忠实的助手，未婚，她深爱着他。是她觉得生活受到了危害，所以杀害了导师

的妻子吗？案发当晚，列瑟兰小姐发现约翰逊小姐在雷德纳的办公室里痛哭。后来约翰逊小姐急急忙忙地烧毁了一张纸，这张纸是列瑟兰在房间里发现的。其实列瑟兰小姐早就觉察到了上面的字迹和恐吓信的字迹相似。

一两天后，约翰逊小姐和列瑟兰小姐在日暮时分待在围场顶上，突然约翰逊小姐好像受了什么惊吓，她好像是说有关谋杀如何发生之类的事情，护士小姐问她究竟是什么事，约翰逊小姐却跑开了。

当晚，列瑟兰小姐听到有人被勒时发出的惨叫，冲到了约翰逊小姐的房间。她发现这个女人已经喝过盐酸，护士小姐采取了急救措施，可是太晚了。这个女人只能喃喃地说：“窗户。护士，窗户。”在她床下放着一把杀害雷德纳夫人的凶器，一个沉重的旧式手推磨。

是约翰逊小姐杀害雷德纳夫人，然后痛苦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吗？波洛和列瑟兰小姐都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是凶手知道约翰逊小姐发现了她，于是用一杯盐酸替换了平常放在床边的一杯水。

现在轮到波洛先生根据所有猜测，然后像往常一样，百般思索，最后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和凶手的自述。

杰克·墨非



## 底牌（1936）

18号恰好是星期五。伦敦社会名流夏塔纳博士喜欢聚会，也善于安排别具一格的又有情趣的聚会，这会儿正为著名的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安排宴会，把他引荐给“黑色博物馆”，展示他所破获谋杀案的凶犯——“一个个都成功地侥幸逃脱了制裁！”受夏塔纳之邀的还有阿丽丹·奥立弗太太，著名的侦探小说家；《监管战争》是在苏格兰地区享有盛名的作品；英俊受人尊敬的瑞斯将军是皇家外交秘密机构成员。受邀名单中还有一些人不可遗漏，夏塔纳先生邀请了60岁依旧风韵犹存，时髦优雅的洛瑞玛太太；修长英俊的德斯帕少校，曾在许多鲜为人知的危险地方旅行；羞涩美丽的安妮·梅瑞迪斯；还有热心却不修边幅的罗勃兹医生。聚会共有9人。

正如人们传说的那样，接下来是一顿优雅而丰盛的晚餐，最后上来的是用爱尔兰璀璨的蓝色玻璃器皿盛好的奶油。夏塔纳先生主持宴会，冷峻的声音和烛光相映成趣，进餐时人们一直讨论着毒药、成为苏格兰女导演的可能性、轶事、书籍和国际时事。

饭后的娱乐活动是桥牌，“侦探们”都上了牌桌。洛瑞玛太太、安妮·梅瑞迪斯、罗勃兹医生和德斯帕少校在会议桌边聊天。夏塔纳说他整晚都要待在火炉边。午夜12点10分，瑞斯将军、波洛和其他人玩完游戏，打算告别主人，将军发现坐在炉火边椅子上的夏塔纳先生，胸口上被捅了一刀，已经死了。

是谁干的？现场有4名侦探，4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杀害夏塔纳——对他们的过去，这个人知道得太多了。

4名侦探开始集体调查并分别采取行动，希望揭开案件之谜，他

们调查嫌疑人，他们的朋友、邻居和老板。细致地分析线索后，他们得到了一些作案方式以及动机。

安妮·梅瑞迪斯，20岁出头的年轻女人，军官的女儿，到这儿来做同伴和管家（她注意到夏塔纳先生家客厅的鲜花浇水应该适量）。她不停地变换工作——从怀特岛到瑞士再到德文郡（不过她没有提到这个地方），以往的主人都对她的评价很高。奥立弗太太喝了热腾腾的黑咖啡，吃了黄油吐司，开始滔滔不绝。她发现梅瑞迪斯小姐受雇经历中有时间差——大概是四五年前。安妮在德文郡工作时，东家埃尔顿太太因误食有毒的无花果汁死亡。很有趣吧。

罗伯兹先生对克莱多克太太也有些轻佻的意图，被她丈夫发现了。不久，克莱多克先生就因被一把廉价剃须刀上的病毒感染，死于炭疽热，这给当地带来了不小的恐慌。克莱多克太太去近东旅行前注射了伤寒疫苗，不久却因血毒症在埃及病死。纯粹是个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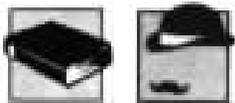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洛瑞玛太太玩桥牌可是个高手，打起牌来注意力十分集中。她已经孀居了20年。在英国，冬天的时候，她通常到里维埃拉和埃及的文明城市旅行，在那儿她有机会结识了夏塔纳先生，在朋友和同事中她有很高的声誉。但她丈夫的死因至今还令人怀疑。

德斯帕少校受过专门培训，是位成功的非洲猎人。当地人认识、信任他的人称他作“标准欧洲移民”，头脑十分冷静。他曾经在非洲捕杀过老虎，救了一个人。可他也做过一位知名的植物学家鲁克斯摩尔教授的向导，教授夫人当时正在南美探险。教授一去不返，据说在亚马逊河附近死于热症。鲁克斯摩尔夫人还在伦敦居住。

这就是夏塔纳选来参加聚会的4个人。夏塔纳被害时4人正在同一间房里玩桥牌。4个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4个人都把夏塔纳的死和神秘莫测的环境联系起来。从这4个人口中，侦探们收集了有关他们经历、语言、举止和得分等有关资料。

没有什么嫌疑人能把波洛先生拉下马来。不管有人故意妨碍他或是帮助他，都会为波洛先生擅长的工作亮出最后底牌。

海伦·逢·洛桑斯迪尔



## 波洛失去了客户（1937）

（又名：沉默的证人，利特尔格林寓所谋杀案，利特尔格林寓所谜案）

这是一封让人好奇的短信，文笔拙劣，意义晦涩，整封信的字迹就像是一只从墨水瓶里跑出来的蜘蛛，爬来爬去在纸上留下了歪歪扭扭的字迹。然而，正是这封信的含糊其辞，勾起了赫克尔·波洛先生的好奇心。信是写完两个月之后才寄出的，这一切使波洛先生接手了老埃米利·阿兰德尔的案子。

我的处境，我想您可能最想了解，对我来说在贝斯集市上找不到一个人商量。与此同时，您一定能理解我的不安……这种情绪使我高度紧张，影响我的健康，当然我也没办法向别的什么人倾诉一番。

为什么这位老太太要写这封信呢？她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或者，像波洛的同事黑斯廷斯上尉所说的，只是一位患了妄想症的老贵妇漫无边际的唠叨？要弄清真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波洛和黑斯廷斯到乡下贝斯集市走一趟——从伦敦坐车只要一个半钟头。

波洛和黑斯廷斯去调查了阿兰德尔的房产，他们发现庄园前面有一个标记，说庄园待售。埃米利·阿兰德尔，正如命运安排的那样，一个多月前已经死了。

老太太是非正常死亡吗？她病态的担忧成为现实了吗？如果是这

样，是谁把信寄给了波洛？

贝斯集市上散布着阿兰德尔小姐的谣言，其中提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老太太在临死前几天修改了遗嘱。她的整个房产都留给了同伴米尼·劳森，可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留给自己的至亲。镇上的人都心存疑虑，这里面肯定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埃米利是姐妹中最小的，继承了父亲阿兰德尔将军留下的遗产。但是，她自己没有儿女继承房产，也许有一天这笔财富会被她的侄辈们分掉。

这种某天就会因为姨妈的死亡变得富有的可能性，并没有让这些可能的继承人产生隔阂。实际上，这正好使他们都关注她的情况，其中有一个或几个人甚至要去加速这个自然死亡的过程。两个月前，他们曾相聚庆祝埃米利姨妈的最后一个复活节。

侄女特丽莎·阿兰德尔是个爱冒险，有时候很无情的女人。她属于年轻野性的伦敦，奉行“及时行乐”的哲学，终日在各种各样的聚会里鬼混，她的家人一向羞于提她。她哥哥查尔斯，虽然不那么虚荣，也不那么招人喜欢。好的时候放荡不羁，糟糕的时候，他就是个十足的恶棍。

另一个侄女贝拉·温特·唐尼奥斯，成天模仿堂姐特丽莎穿媚俗昂贵的衣服。可怜的贝拉，没有品位，从来不知道什么样的衣服适合自己。所以，她没有一件适合的衣服。从家居生活中就能看出她的品位和感觉，可她却是个好母亲，这些孩子是她和一个外国人生的，还是个希腊人。

埃米利·阿兰德尔沉迷于唐尼奥斯医生优雅的举止和魅力。这些希腊人，没有一个可以信任，这一点和阿根廷人、土耳其人一样。

然后便是米尼·劳森，埃米利的同伴。大致上来说，她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可她成天没头脑地唠叨个没完，埃米利早就不耐烦了。除此之外，米尼对一些神秘的事很有兴趣，还和怪异的特里普姐妹参加过神秘的聚会。

埃米利对于周围人的想法一无所知。他们都不是能够接受遗产的理想人选，有些人急于得到遗产，这也让埃米利不安。为什么？查尔斯就曾提到，如果埃米利修改遗嘱，情况就会对她很不利。所以最好还是别轻举妄动。

睡不着的夜晚，埃米利就在庄园走走，总是幻觉看到了老阿兰德

尔。一天凌晨1点，她起床下楼看看有没有周刊杂志。她是这所大房子里唯一醒着的人，她走到楼梯顶端开始下楼。突然，她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结果她就头朝下摔下了楼。

听到吵闹声和埃米利的惨叫，全家人都聚过来。她很幸运，唐尼奥斯医生说没摔断骨头。是什么把她弄倒的？可能是小狗的球，查尔斯坚持说，他把球拿在手上；这个球就放在楼梯顶上，埃米利肯定是被这个鬼东西绊倒了。

噢，真的吗？可埃米利觉得这个球本来是放在抽屉里的。而且，小狗整夜都没回来。她什么也没说，但她知道，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赫克尔·波洛写信。

从哪儿开始写呢？

首先，有一只手已经伸向楼梯顶部的壁脚板，埃米利这才摔下来。米尼·劳森说她有天晚上看到一个女人跪在那里。虽然她视力不好看不清是谁，可还是看到这个女人的胸针上有 T. A. 两个缩写字母。

T. A. ——特丽莎·阿兰德尔？她那么野蛮，是她一时冲动想要谋杀吗？也许在新的追求者瑞克斯·唐纳森的掩护下还有什么别的动机？无情的唐纳森也许想用这笔遗产来完成他的科学研究。

讲到科学方面的事，别忘了唐尼奥斯医生。据说他在一项不明智的投资中亏了本，把他和贝拉结婚时存的一点钱赔光了。同样，他常常给埃米利开秘方。会是他利用职业便利，取其性命吗？

除了威胁姨妈，查尔斯·阿兰德尔还唆使花匠毒死姨妈。花匠没有在意，直到后来，才发现工作时用的砒霜被人拿走了一大半。

毒药。埃米利最后和米尼·劳森以及诡异的特里普姐妹共进餐。菜的口味很重，很容易掩盖任何毒药的味道。米尼和特里普姐妹都说那晚都看到了可怕的征兆，她们邀请埃米利参加了神秘聚会时，看到老太太头顶有一道时隐时现的亮光。

当地警方要在深入调查各种情况，收集各种证据后才能开棺检验。波洛先生没那么容易放弃。虽然他失去了一个顾客，可他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彼得·J. 费兹帕特瑞克

##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电影（之一）



最早的波洛先生扮演者：查尔斯·劳顿(上图,右边)第一次将克里斯蒂作品中的赫克尔·波洛形象搬上舞台。迈克·默顿导演的《犯罪现场》(1928)根据《罗杰疑案》改编。谢帕德医生(左)由 J. H. 罗伯茨扮演。奥斯丁·特瓦(下图,左边)是第一位荧幕上的波洛先生,在 30 年代是 3 部克里斯蒂作品使他一举成名。参加演出的还有(从左至右)C. V. 弗兰斯、伊丽莎白·阿兰、菲利普·斯特拉吉、阿德里安·阿兰。

阿加莎·克里斯蒂女爵士(1891—1976)是英国最畅销的小说家、剧作家,其曲折离奇的作品却没能得到电影制片人的重视。——蕾丝里·哈利维尔,《影迷之友》

### 冒险旅馆

1928 年(德国)。弗莱德·索尔导演,卡洛·阿尔蒂尼,伊夫·格雷和迈克·拉桑尼主演。根据杜本丝和汤米·布莱斯福特的奇遇《暗藏杀机》改编。

路过的奎恩先生

斯特安德公

司 1928 年出品（英国）。朱利斯·哈根导演制片，斯蒂瓦特·洛姆、特利比·克拉克、乌尔苏拉·琼斯主演。根据短篇小说《奎恩先生的到来》改编。



这是第一部英文版的克里斯蒂影片，讲述了一个爱调情的丈夫被谋杀，无辜的妻子遭到怀疑的故事。故事最大的疑问来自于奎恩先生的名字中多出了一个字母 N。

左图：奥斯丁·特瓦（波洛）和理查德·库伯（黑斯廷斯）在《埃奇威尔爵士之死》中，埃德维尔夫人由简·卡尔扮演。



上图，从左至右：路易斯·黑沃德、C. 澳布雷·史密斯、巴里·费兹杰拉德、理查德·黑德、米莎·奥尔、沃尔特·哈斯顿在影片《无人生还》中。

## 犯罪现场

特维肯汉姆公司 1931 年出品（英国）。列斯里·西斯科特导演，奥斯丁·特瓦、弗兰克林·多尔、伊丽莎白·阿兰。根据《罗杰疑案》改编。这是第一部由奥斯丁·特瓦扮演赫克尔·波洛的影片。特瓦擅长人物刻画，可是从体形上看，他完全不适合这一角色。他曾经提到，之所以能入选是因为自己的法国口音。故事是围绕波洛先生在小镇上调查可疑的自杀案件展开的。

## 黑咖啡

英国特维肯汉姆公司 1931 年出品。列斯里·西斯科特导演，奥斯丁·特瓦、理查德·库伯、阿德里安·阿兰、迈尔维尔·库波主演，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上左图：巴斯尔·拉斯堡和安·哈丁在《陌生人之恋》（1937）中。上右图：斯维亚·斯德尼、约翰·哈蒂克、约翰·哈沃德 1947 年重拍的镜头。

这部影片过于注重舞台，特瓦的表演与舞台上查尔斯·劳顿和弗朗西斯·沙厉万所饰演的波洛先生相比黯然失色。故事中波洛先生揭露了盗取秘方杀手的真面目。



左图是马里恩·待特里奇、埃尔沙·兰彻斯特、查尔斯·劳顿在《原告证人》中的表演；右图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导演格德弗雷·格雷森在《蜘蛛之网》拍摄现场。

### 埃奇威尔爵士之死

英国维真艺术公司 1934 年出品。亨利·爱德华导演，奥斯特·特瓦、简·卡尔、理查德·库伯、约翰·腾堡尔主演。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这是由特瓦扮演波洛先生的最后一部电影，探长调查了爱慕虚荣的美国女演员丈夫的谋杀案。

这些电影如今已无据可考，据说它们从未能在美国放映。虽说《犯罪现场》的舞台剧在百老汇的演出非常成功，电影制片者在接下来的 30 多年里都不再尝试波洛这个角色。



玛格丽特·卢瑟福得在《她讲述的谋杀案》和《啊，谋杀》扮演的马普尔小姐。

### 陌生人之恋

联合艺术家公司 1937 年出品（于英国拍摄）。罗兰德·V·李导演，巴斯尔·拉斯堡和安·哈丁主演。根据《菲洛梅尔山庄》改编。

新娘怀疑新婚的丈夫可能杀害了三个前妻。可他患有心脏病，如果她能在对方下手前先下手……这个老调重弹的故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李颇具匠心的导演和拉斯堡温和却极为可怕的表现。哈丁小姐的惨叫也成功地将影片带入高潮。

这是克里斯蒂作品改编的影片第一次在美国上映——在她的处女作问世后的第 17 个年头。

### 无人生还

21 世纪福克斯公司 1945 年出品。瑞尼·克莱尔导演，路易斯·黑沃德、巴里·费兹杰拉德、沃尔特·哈斯顿、朱恩·杜普瑞斯、罗兰·扬，C·澳布雷·史密斯、朱蒂斯·安德森、密斯彻·奥尔、里查德·黑德出演。根据戏剧《十个印第安小孩》和小说《十个小黑人》改编。

### 陌生人之恋

雄鹰与狮子公司 1947 年出品。理查德·沃尔夫导演，斯维亚·斯德尼、约翰·哈蒂克主演。

重拍 10 年前同名电影，导演将时间和场景换到了世纪初的美国。可惜的是，该影片毫无神秘可言，如果说 1937 年的那部已经过时……《纽约时报》评论：“《陌生人之恋》带来的震撼已一去不返。”

### 原告证人

联合艺术家公司 1957 年出品。比利·维尔德导演，查尔斯·劳顿、马里恩·待特里奇、泰洛恩·堡尔主演。根据同名戏剧和小说改编。

莱昂纳多·沃尔被指控谋杀了一位有钱的老妇人，维尔弗里

德·洛巴兹接手此案，虽然他身体状况不佳，可是原告证人不是别人，正是沃尔的妻子克里丝丁。维尔弗里德开始怀疑每个相关的人，案情错综复杂，环环相扣。

### 蜘蛛之网

英国联合艺术家公司 1960 年出品。格德弗雷·格雷森导演，格利尼斯·约翰斯、约翰·奥斯丁、洛兰·赫瓦得主演。据 1954 年戏剧改编。

令人惊奇的是，这部寻常的家庭谋杀戏，居然还有敲诈案和尸体失盗案（希区科克的《韩里的麻烦事》），是继《原告证人》之后唯一成功的影片。好莱坞很明显地表现出对克里斯蒂的无动于衷，该片根本没能在美国上映。

### 她讲述的谋杀案

美高梅公司 1962 年出品（英国）。乔治·波洛克导演，玛格丽特·卢瑟福得、阿瑟·肯尼迪、姆利尔·巴弗楼、詹姆斯·罗伯森·加斯蒂斯、查尔斯·丁维尔、斯特林吉尔·戴维斯、罗兰·哈瓦德出演。根据《命案目睹记》改编。

这是美高梅英国分公司拍摄的四部马普尔小姐谜案的第一部。不知疲倦的业余侦探目睹了火车上发生的命案，但她无法让人相信自己。她只好假扮成庄园女佣，展开调查，因为她相信，尸体就埋藏在庄园里。

### 跳马赛场的谋杀案

美高梅公司 1963 年出品（英国）。伯罗克导演，卢瑟福得、丁维尔、戴维斯、罗伯特·摩里、弗洛拉·洛布森主演。根据有关波洛的小说《致命葬礼》改编。

马普尔小姐参加了骑马学院活动（跳马），调查一位老隐士之死。

### 最肮脏的命案

美高梅公司 1964 年出品（英国）。伯罗克导演，卢瑟福得、丁维尔、戴维斯、荣·姆迪主演。根据《清洁女工之死》改编。

爱敲诈别人的女演员被谋杀，马普尔小姐装成悲剧演员抓住凶犯，洗清了无辜者的罪名。

啊，谋杀！

美高梅公司 1964 年出品（英国）。伯罗克导演，卢瑟福得、丁维尔、戴维斯、里昂奈尔·杰弗里丝主演。该片不是根据克里斯蒂作品改编，而是戴维·普尔、索尔·赫杰克斯顿的作品。

马普尔小姐调查了训练船上的勒索案、贪污案和命案，给了年轻的罪犯一个教训。

### 十个印第安小孩

七子艺术公司 1965 年出品（英国拍摄）。乔治·波洛克导演。休·欧布兰、谢利·伊顿、法便、利奥·杰恩、威尔弗利德·海德—怀特主演，斯坦尼·霍洛维、达利安·拉维、丹尼斯·普莱斯重演《无人生还》。

十个陌生人聚集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一家旅馆，接着……

下图，从左至右：丹尼斯·普莱斯发现了另一具尸体，休·欧布兰、谢利·伊顿正在调查（《十个印第安小孩》，1965）；《字母表谋杀案》中安妮塔·埃克伯克和罗伯特·摩利试图叫醒托尼·兰道尔（波洛）；赫伯特·洛姆和奥立弗·里德发现了尸体，埃尔克·桑莫、格尔·弗洛布、斯蒂芬·奥特兰旁观（《十个印第安小孩》，1975）。



### 字母表谋杀案

美高梅公司 1966 年出品（英国）。弗兰克·塔希林导演，托尼·兰道尔、罗伯特·摩利、安妮塔·埃克伯克主演。根据《ABC 谋杀案》改编。

本来这部片子是《零点旅馆》的选题，但由于克利斯蒂否决剧本，延迟了两年拍摄。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因为重量级化妆师托尼·兰道尔同意扮演片中的比利时侦探。弗兰克·塔希林导演过著名的卡通片《兔八哥》和《杰里·刘易斯》。在他的导演下，这部电影很有些视觉幽默效果，而波洛先生的断案能力却不那么重要了。

这部不那么连贯的片子讲到了波洛对一系列似乎没有联系的谋杀案的调查。马格利特·鲁特福德和斯特吉尔·戴维斯在影片中客串，另外一位客串演员，原波洛先生的扮演者奥斯丁·特瓦，至少出现过一次，并且和他的第一任接班人站在一起。

### 长夜

英国联合艺术家公司 1972 年出品。希德尼·吉利亚特导演。黑尼密尔斯、海威尔·伯纳特、波利特·埃克兰德、坡·奥斯卡森、乔治·森达斯主演。根据《长夜》改编。



上图：戴维·尼文和安哥拉·兰斯布雷在《尼罗河惨案》中跳探戈。

浪漫的三角关系重新组合后，谋杀案发生了。这部电影在伦敦搬上荧幕后，批评家围在摄影棚周围，向公司代表询问这部剪裁马虎的影片情节。在好莱坞的聚会上，这部片子没能放映——溜之大吉。

#### 东方快车谋杀案

百代派蒙特公司 1974 年出品。西尼·卢梅导演。阿尔伯特·芬尼、劳伦·巴可、马丁·巴山姆、英格里德·伯格曼、加克林·比赛特、让·皮埃尔·加塞尔、斯昂·柯尼里、约翰·吉尔格、温蒂·希勒、安东尼·伯金斯、瓦尼沙·瑞德格雷、拉彻尔·罗伯斯、理查德·惠德马克、迈克·约克出演，根据 1934 年的小说改编（美国片名《加莱车厢里的谋杀案》）。

这是一部最为成功的英国影片，这列著名的欧洲列车上的所有乘客都涉嫌谋杀。波洛一定找得出凶手（细节见“波洛的黄金时代”）。

#### 十个印第安小孩

阿维科大使公司 1975 年出品。彼德·克林森导演。奥利弗·里德、埃尔克·桑莫、理查德·阿腾布、格尔·弗洛布、查尔斯·阿纳瓦出演。在 1965 年的基础上改编再次重演。

看到了吗，这 10 位素不相识的人？他们被安排在伊朗沙漠上一间与世隔绝的旅店里……

#### 尼罗河上的惨案

百代派蒙特公司 1978 年出品（于埃及和英国拍摄）。约翰·格雷曼导演。彼得·优斯蒂诺、贝特·戴维斯、玛雅·法隆、洛伊斯·奇利、戴维·尼文、乔治·肯尼迪、捷克·沃顿、麦琪·史密斯、安哥拉·兰斯布雷主演。根据 1937 年小说改编。

波洛在埃及度假，他调查了一位美丽的年轻女继承人的谋杀案。外景拍摄中有许多有趣的片断（参见“尼罗河的生活”）。

麦克·泰伦鲍姆

## 凶手们的盛宴

——最受欢迎的英国菜

他们都挤在厨房里。煤气炉上土豆煮得啪啪作响，炉子里牛排和腰花馅饼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摘自《三只瞎老鼠》

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最幸福的是莫过于看那些能刺激食欲的片断。牛排和腰花馅饼、腌鱼、约克镇布丁、德文郡奶酪对于一个佛罗里达美食家来说可能还挺生疏，但是读了前几本小说后，我就开始想尝尝这些菜肴。究竟那个约克镇布丁是什么味道？尝起来怎样？从南部来的小幻想家能尝尝酸甜的小饼干吗？

克里斯蒂以颇具美感的办法提到了她最爱的菜肴。有些只是家常菜，却让人回味过去，或是怀念起女人味。比如，摩利，烤出了上文提到的牛排和腰花馅饼，她从布丁中找到安慰，却想在房子里谋杀别人：

摩利站得笔直，脸颊有些红。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她慢慢走到炉前，跪下，打开了炉门。她闻到一种熟悉诱人的味道。她的心轻轻跳动，就像被拉回到熟悉亲切的日常生活中。煮饭、家务活、整理房间等一些平常的生活。

所以，从女人们为丈夫做饭开始，充满危险——疯狂的世界消失了。女人们，在她们的厨房里，是安全的——永远安全。

连赫克尔·波洛都不能对这牛排和腰花馅饼视而不见：

波洛在餐馆里待了约 1 个钟头，吃了很多牛排和腰花布丁，喝了啤酒，这时候有人告诉她有位女人正在等他……

——摘自《赫尔克利的壮举》

下面是克里斯蒂最喜欢吃的东西：

### 牛排和腰花馅饼

|             |       |
|-------------|-------|
| 3/2 磅圆牛排    | 2 杯肉末 |
| 3/4 磅羊肉或小牛肉 | 1 杯红酒 |
| 腰花          | 面团    |
| 3 匙黄油或脂肪    |       |
| 面粉          |       |
| 事先加热至 350   |       |

这道菜可使用牛腰，先将其漂白变软。必须准备大量的面团覆盖烹饪的耐热烤箱。

将弧形牛排切成半英寸厚的块状，将腰花清洗，去皮，切块。将黄油放在油锅里融化，把腰花炒两分钟，不停摇匀。将腰花取出同已调好味道的面粉放到纸袋里，抖匀直至腰花上沾满面粉。

将牛排块放到烤盘里，加入腰花、肉末和红酒。烤上 90 分钟至两个小时。拿出来稍微冷却，将炉子调至 400 度，又面团盖住整个盘子，至少烤 15 分钟，或烤至棕色。

喜欢吃牛排腰花馅饼的人可能会用块约克镇布丁来解解馋，克里斯蒂引发了他们的胃口。约克镇布丁和意大利粉、面条差不多，但人们通常认为它比较优雅并传统。举个例子，克里斯蒂让侦探露希·埃瑞斯巴洛在《命案目睹记》扮作厨子。她在书中还会做苹果馅饼、旧式英格兰烤牛肉、桃子馅饼、姜味蛋糕、咖喱鸡和奶油葡萄酒，约克镇布丁是很好的甜点。以下是露希·埃瑞斯巴洛的最爱，谁都能从中尝出一点美妙的旧式英格兰味道。

### 约克镇布丁

(6种配料)

2个鸡蛋 1杯牛奶 盐

1杯面粉 1匙橄榄油 胡椒

事先加热至400度

在室温下将配料混合，否则不会蓬松。捶打做布丁的面团，加入肉末，放置一会儿让空气进入。

首先将蛋黄分离出来，将蛋黄粉碎。慢慢加入面粉，再用橄榄油、牛奶拌匀，放盐。将其打成厚奶油状。肉煮好后放置半小时。

不停搅拌打好的蛋白使其均匀。用油锅煎热约一英寸长牛肉，放入糊状物。放入时会发出滋滋的声音。把肉放入下层，布丁放顶层。加热约半小时，直至呈金棕色，蓬松。布丁应和肉、山葵调汁搭配进食。

通常这道菜都在平底锅里加入烤肉烹饪，许多人现在只用文火炉煎牛肉，最好使用单独的热炉使其蓬松，快速变黄。在约克镇，这道菜在肉食品以前上，作为填饱肚子的主食。

### 奶油葡萄酒/冰牛奶

(4种配料)

1匙糖 一撮肉豆蔻

1杯马德拉或雪利酒 2杯奶酪

将糖、葡萄酒、肉豆蔻混合，将液体倒入4个长玻璃杯。将奶酪打匀，分成4份倒入葡萄酒混合物中。放在阴凉处数小时或者整晚方可进食。

克里斯蒂提到鸡肉的做法同样很有品位，味道不错。在“二十四只黑画眉”中，加仑特·恩德瓦以这种方式接待波洛的伙伴亨利·伯宁顿：

晚上好，先生……您今天太幸运了——这是填满栗子的火鸡——是您最喜欢的，对吗？”

——摘自《三只瞎老鼠》中“二十四只黑画眉”

波洛自己一点都不讨厌这种禽类。在《云中奇案》中，他坦白说“胃口统治理智”，并在书中点了一道他认为是绝妙的“理智的菜”，热冷鸡。想尝尝吗？

#### 热冷调料

2 杯调味酱或其他奶油调味品

3 或 4 匙原汤

“热冷”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调料是加热过的，但冷却后再进食。一般来说，可以用原汤来调奶油调味品的味道。烹饪鸡肉用鸡汤，煮鱼时用鱼汤。

准备调味酱，味道调得比较重，加入原汤。中度加热并不停搅拌至融合，然后冷却，不时地搅拌一下，粘稠状尚未凝固时，将其浇在鸡或鱼上，放入冰箱冷冻凝固。

有时一碟菜可有不同调料。

#### 火鸡栗子调料

2  $\frac{1}{2}$  杯炸好的栗子

1 杯干面包屑

2 匙切好的欧芹

1 匙盐

$\frac{1}{2}$  杯切好的芹菜

$\frac{1}{8}$  匙胡椒

1 匙碎洋葱

$\frac{1}{2}$  杯融化的黄油

$\frac{1}{4}$  杯奶油

栗子切块和其他佐料混在一起。

可以加各种香肠或少许葡萄进食。

马普尔小姐喜欢德文郡奶油，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传，她也很喜欢。实际上，克里斯蒂在书中用一种很尊敬的口吻提到了德文郡奶油，人们可能想到这是种旧式英国巧克力，在特别的盛会上才能见到。可惜不是，工薪阶层都能用德文郡奶油配水果吃，这真的只是……奶油。

### 德文郡或凝块奶油

在沙锅菜或鱼里放些奶油，冬天放置 12 小时，夏天放置 6 小时，在炉子里用温火煮，但不煮沸。表面有水纹时取出，放到冰箱里冷藏 12 小时，把表面凝结的奶油浇到莓子上食用。

克里斯蒂用的菜单表现出细腻的英式风格，而为此牺牲了美国人的爱好。比如说，在伯特伦旅馆，美国人早上只能吃谷物和果汁，英国人却有很多选择，鸡蛋、熏肉、腌鱼（马哈鱼）、冷松鸡、腰花烤肉还有约克汉堡。

但是，不见得只有英国人喜欢吃蛋奶酥腌鱼。

### 蛋奶酥腌鱼

8 盎司熏鱼      1 匙奶油（供参考）  
3 个鸡蛋          1/2 盎司面粉  
1/4 腌鱼原汤      调料  
1 盎司黄油

事先加热至 400 度

将熏鱼在沸水中煮烂，挤干水（留下汤），切好鱼。用木勺将其打成糊状。

将黄油搅拌在热熏鱼汤中，在鱼糊中放入调料，煮 1 分钟。停止加热加入奶油、调料和蛋黄，小心不要搅乱。

将蛋黄打硬，加到混合物中。把所有的东西倒入蛋奶酥鱼中烤半个钟头。

伯特伦旅馆很出名的一道菜是松饼。卢斯克布将军就曾拿它和以前在殖民地吃到的松饼做比较：

在伦敦，只有这个地方能弄到松饼。真正的松饼。你知道我去年去美国，那儿也有叫做松饼的东西。那根本就不是真的松饼。就是那种有葡萄干的茶点。我说，这种东西能叫松饼吗？

——《伯特伦旅馆》

看看这些东西你想试试吗？

## 松饼

(大两打 2 英寸大小的松饼)

- |                       |                   |
|-----------------------|-------------------|
| 1 $\frac{3}{4}$ 杯万能面粉 | 2 个打好的鸡蛋          |
| $\frac{3}{4}$ 匙盐      | 4 匙融化的黄油          |
| $\frac{1}{4}$ 杯糖      | $\frac{3}{4}$ 杯牛奶 |
| 2 匙二合一烤面粉             |                   |

事先加热至 400 度

在室温下存放配料，面粉应事先筛过再测量。

面粉里加盐、糖和烤面粉后，再次筛选。加入鸡蛋、黄油和牛奶，搅拌 20 秒有凝结小块。

在易拉罐涂好油，装瓶至  $\frac{2}{3}$  处烤 20 ~ 25 分钟，即食。

最后，每个南方姑娘都很熟悉克里斯蒂的一道菜：黑莓果酱。在克里斯蒂的安排下，这道享有国际盛誉的菜，既可以招待朋友，又能招待敌人。在《煦阳岭的疑云》中，杜本丝喜欢吃黑莓果酱，但“二十四只黑画眉”中的受害者对此却不偏爱。谋杀她的人最终被抓获——因为她总是点这可怜的家伙不喜欢吃的东西。

## 黑莓果酱

- 4 杯黑莓（或悬钩子）
- 3 杯糖（近似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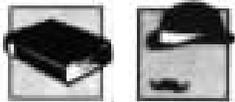
准备消过毒的热箱子

糖的用量要根据莓子的酸味来配置，可根据不同口味作出选择。把莓子和糖混合，用文火加热，搅拌去刺。等糖融化，将少量的莓子浆倒入盘子，马上放入箱。

有了黑莓，能没有蜜糖吗？蜜糖在英国叫做糖浆——特别是从精制糖中提取的糖浆。蜜糖，有时又叫金色糖浆，比糖浆的味道淡一些；据《烹饪的乐趣》说，一般不能代替糖浆，除非特别声明才会使用。

可惜我没有做蜜糖的菜谱，完全不是蜜糖。做苹果塔的菜谱呢？

乔安娜·米尔顿



## 尼罗河上的惨案（1937）

一辆红色劳斯莱斯停在乡村邮局门口，女孩跳出来。她是个让每个人心生妒忌的金发女郎：“在我看来一切都那么不真实——她这么迷人。金钱和美貌——她拥有太多的恩赐！如果一个女孩如此富有，她怎么能拥有美貌呢？可她就是那么美丽动人。那女孩，拥有了一切。这可不公平。”

林雷·利吉维，20岁，可能是英格兰最富有的女郎。她善于把资产变成她所需要的东西。她相信，对她来说最好的东西，通常对所有人来说也都是最好的。

林雷的老朋友杰希·德·贝尔福特打来电话。她必须马上见林雷。杰希两年前破产了，日子不好过，现在她告诉林雷，她的情人西门·多尔失业了。她哀求着，求求您，能不能让西门做林雷的房产经纪人，这样他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噢，林雷”杰希哀求道，“你必须给他弄份工作……要是我不和他结婚我会死掉！我会死的！我会死的！！”

林雷笑了：“把你的年轻人带来吧，让我瞧瞧。”第二天杰希带着西门来了，林雷和西门互相对视了一眼——当场雇佣了他。

赫克尔·波洛正在埃及度假。这个小个子比利时侦探长着大胡子，找了年轻漂亮的小姐洛斯里·奥特本作伴，陪他在尼罗河边旅行。很快他们就要乘蒸汽船旅行，参观瓦迪·哈尔法第二大瀑布。他们购物热情正转移到后面的一艘来自卢舍荒原的大型蒸汽船上，他们的同伴还有提姆·阿勒顿。乘客们都上岸了，提姆说：“天哪，要是没看错的话那是林雷·利吉维……和高个子男人在一起。我猜，他是

这个女人的新任丈夫，现在不知其名罢了。”

“多尔，”洛斯里说，“西门·多尔。报纸上都说了……总有人可以发现这种消息。”

波洛却想到别人看不出来的事端。“有些事不对头，”他说。他发现林雷眼睛下的皱纹，她紧紧地握住帽檐，指节发白。是什么让这位金发女郎不安呢？

埃及温暖的夜晚给瀑布饭店里的每张餐桌带来一些神秘色彩。客人们每喝一口咖啡或是看看埃里芬廷岛上古老的岩石，都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旋转门转动时每个人都转过头来，身着酒红色长裙的黑发女郎有意走到桌旁坐下，注视着林雷·多尔。林雷换了座位，杰希·德·贝尔福特也换了座位——她总是这样，这样她能看清林雷，林雷也能看清她。

这让林雷分了心，后来那天晚上她问赫克尔·波洛怎样才能免除这种“难以忍受的烦扰”。杰希整天都跟着他们，从威尼斯到布林迪斯、到开罗直到现在……但是，波洛说别人在同样的地方旅游，这并没有犯法。

波洛找到杰克林·德·贝尔福特，她坐在河岸边很高的岩石上。“小姐，”他恳求道，“忘了你的过去，看看未来吧。千万不要向魔鬼敞开心扉。”

杰希说她不能停止这么做，不能停止，特别是在她的复仇计划进行得如此顺利的时候。

西门·多尔已经对他的前女友没多大兴趣了。“为什么杰希不能像个男人那样洒脱？名门淑女才不会这样！我承认我应该受谴责。我对她很不好……但是我的周围——周围——情况那么糟糕！要是她能做什么出格的事，我可能还能理解她些——比如拿罐子砸我一下。”

林雷觉得很压抑，她和西门想出了一个计划，决定待在澳桑，不去尼罗河旅行了——那天早上他俩骑着毛驴赶往菲利（他们的行李还在蒸汽船上）。

艳光四射的林雷·多尔和西门从小木屋中走出来。他们自由了，

正谈笑风生。林雷突然小声喊道：杰希！林雷目瞪口呆；多尔看上去很愤怒。

“波洛先生，”林雷悄悄地说着，太阳照在尼罗河的努比亚岩石上，“恐怕，每个人都在恨我……我周围都不安全……没有办法。”

究竟有多危险，林雷也不知道。两天后，奥布·斯布尔上飞下一块大石头砸向她，幸好她在被砸到前的一刹那被西门拉到身后。

在瓦迪·哈尔法转了一圈后，他们现在回到了奥布·斯布尔。天气很热，波洛非常困。他没有预料到事情的发生，也并不是受炎热的气候感染。他离开轮船沙龙时，差点撞倒杰希·德·贝尔福特。他不停地道歉，“这种天气总会出事——出差错！什么事都不能继续……”

杰希要了杯松子酒，她越喝越多，西门也越来越不能集中精力和林雷还有其他两位旅客玩桥牌。西门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心不在焉，杰希喝了一杯又一杯。其他人整晚都在叫牌，但是多尔没有。

杰希把率真的柯里娅·罗伯森锁在屋里。“别走，”她说，“我们女孩子必须团结在一起。”拐角处，一位年轻的英国律师，吉姆·范特普正为一本书中不自然的情节感到窘迫。

杰希想要再来一杯，让西门帮着拿。“你喝得够多了”西门说。杰希大声地告诉柯里娅她惨痛的经历。西门不满了，杰希生气发火：“我早就告诉你，你投身别的女人怀抱前，我就会杀掉你……我说到做到。”她手中有什么东西在闪烁着。西门跳起来，杰希扣动了扳机。

深红色的血浸透了西门按在腿上的手绢。杰希就像疯了一般；她扔下枪，踢到一边。“把她弄出去，”西门大喊。柯里娅和范特普把她拉到一边，请来一个护士让她冷静下来。然后他们把贝斯纳医生叫醒帮西门包扎伤腿。

波洛正在梦乡中。

“林雷·多尔死了，”第二天清早就有人告诉波洛，“昨晚有人用枪打穿了她的脑袋。”她身边的血泊里有个“J”。代表杰希吗？但是谋杀是在杰希被布瓦尔护士照顾后发生的，护士整晚都在照顾她。是谁想归罪于杰希·德·贝尔福特？谁写了“J”？谁杀害了林雷·多尔？

那么除了杰希·德·贝尔福特外，谁还希望林雷死呢：她的美国委托人正打算弄些备用金；柯里娅·罗伯森的父亲被林雷毁了；轮船的工程师在林雷的“努力”下，失去了情人；还有人在林雷被杀当晚偷走了桌子上的珠宝。

波洛揭露谜底前，林雷爱敲诈人的女佣被人用手术刀捅死，庸俗作家沙洛姆·奥特本是洛斯里母亲（“没有上帝只有性，沙洛姆·奥特本是性的信徒”），正在她要揭露女佣被害经过时也被枪杀了。

探究这些看起来不起作用的线索——磨光的钉子、天鹅绒长巾、手工修剪的玫瑰花坛——似乎没什么联系，最终人们只能得出一种逻辑的结论，也是最让人吃惊的事实：在尼罗河谷永恒的美景下，爱德华时期的一群生命短暂的英格兰人和艺术品谱写的一出悲剧。

利比·巴斯特



在新近由《尼罗河上的惨案》改编的电影中，罗莎莉·奥特伯勒（奥利维亚·于塞）想要使有些歇斯底里的杰希·德·贝勒福特（米亚·法楼）平静下来。



## 死人的镜子（1937）

（又名：幽巷谋杀案）

《死人的镜子》有三个故事——“死人的镜子”、“幽巷谋杀案”和“洛德岛的三角关系”——20世纪30年代出版。

### 死人的镜子

1936年9月。赫克尔·波洛，特级侦探坐在阳台上，正为一封来信迷惑不解。写信的是吉尔瓦斯·彻夫尼克斯—格尔爵士，他说自己被骗了，让波洛不要回信，一接到电报，直接就去彻夫尼克斯—格尔乡下，找汉姆布洛·罗斯别墅。

波洛生气了。“这个吉尔瓦斯爵士怎么能这样……我不可能什么事都丢在一边，匆匆忙忙地赶过去……像个被使唤的下人！”但是，他又很好奇。他找到老熟人萨特斯韦特，这人熟谙贵族圈子里的琐事，他知道吉尔瓦斯·彻夫尼克斯—格尔爵士是位年长的男爵，家史可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此人相当富有，相当古怪，也相当高傲。波洛推想如果这人非常自大狂妄，倒也不好去冒犯，于是决定，一旦爵士提出要求，他就去见这个吉尔瓦斯爵士。

不出所料，电报到了，波洛赶往汉姆布洛·罗斯（并且被告之要求火车停在维姆泊利：这是特权！）。他在晚餐前赶到了，波洛被带入一个房间，挤满了盛装打扮的人。彻夫尼克斯—格尔爵士夫人接待了他，很显然，她并不知道他是谁，其他人也都一无所知。

管家斯奈尔宣布开始进餐，突然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吉尔瓦斯爵士没有出现。斯奈尔去书房找他，回来却说房门锁上了，考虑到情况紧急，下令把门撞开。他们发现吉尔瓦斯爵士瘫坐在椅子上。地板上，他垂下的右手边有一把小型手枪。吉尔瓦斯爵士饮弹自杀了。

是自杀吗？那么他为什么要把椅子从桌边移开，为什么开枪前向右倾斜？每个人都这么想，如果子弹还打碎了他身后的镜子，怎么铜像的底座上也沾有碎镜片呢？事情绝不是这么简单！波洛认为，“从心理学上讲不太对劲”。像吉尔瓦斯爵士这么自傲的人会认为，世界离了他还会照样运行吗？

波洛认为，这是认识家里所有人的时候了。万达·彻夫尼克斯—格尔夫人对案情没有什么帮助。她穿着东方样式的袍子，说自己是埃及女王的转世（“在那以前，我是亚特兰蒂斯的修女，”她还说。）多数时候，“她都是一副糊里糊涂的模样”，即使有时她也耍点儿小聪明。

露斯·彻夫尼克斯—格尔是吉尔瓦斯·彻夫尼克斯—格尔爵士和万达·彻夫尼克斯—格尔夫人的继女。（我们私下里知道她是吉尔瓦斯过世的哥哥安东尼的私生女。）她非常漂亮，并且拥有整个房产的继承权。（“她也继承了一副臭脾气，”有人说。）吉尔瓦斯爵士正准备修改遗嘱，这样一来，除非嫁给堂兄修果·特兰多（吉尔瓦斯姐姐的儿子），她才能拥有继承权。可露斯和修果都有了自己中意的人，这对吉尔瓦斯爵士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

两个老朋友待在汉姆布洛·罗斯。奥吉尔维·弗布是个嘴巴很紧的律师，他的公司一个世纪以来都在为彻夫尼克斯—格尔家族效劳。布里将军是万达的仰慕者，现在还“像条狗似的”相随左右，半步不离。布里错误地劝说吉尔瓦斯爵士在优质合成橡胶公司投下巨资，让彻夫尼克斯—格尔损失了一大笔，虽然即使如此他还是“极其有钱”。另一个客人是苏珊·卡德维尔，是修果聪明的红发女友。他们想结婚，可都没钱。屋外还有雷克将军，他是吉尔瓦斯爵士的房产经纪人；吉尔瓦斯的私人秘书格德弗雷·布洛（人们通过他“向后梳的油光水滑的头发和讨好人的长相”，判断他是“典型的下等人”）；林卡尔德小姐，很有意思的老人，正在为一本书去查找吉

尔瓦斯的家史。（她很小心，不让吉尔瓦斯发现她写到了什么不光彩的祖先。）向所有人提问过后，波洛发现自杀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杀人动机。

### 幽巷谋杀案

伦敦，11月5日。盖伊·福克斯之夜，礼花映亮了整个夜空。赫克尔·波洛和苏格兰检察官杰普饭后在巴斯里花园小巷散步，静悄悄的。“要是谋杀的话今晚可再合适不过了，”一个爆竹飞起来了，杰普说，“这样的晚上没人能听见枪声。”聪明的读者们可能意识到，这话意味着谋杀正在发生——就在（当然很凑巧）刚才提到的巴斯里花园。

受害者是年轻的寡妇芭芭拉·艾伦夫人。开始大家都觉得她是饮弹自杀，但是很多细节值得怀疑。手枪在她右手中，实际上她可能并没有这么拿着——因为伤口在她左耳上方。又是一个仿佛自杀的疑案！那么，这人会有什么动机呢？大家都说，芭芭拉是位“真正的淑女”——有教养，和气，周到。

艾伦夫人和简·普兰德里斯同居一室，这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黑发女人。有个官员说简是个“非常冷静干练的女人”，但杰普却抱怨说她“总是不可一世”。枪案发生时，简远在乡下。但很奇怪的是，她不愿意让波洛和杰普看到楼下的橱子，其实里面除了伞、高尔夫用具和一个小箱子外，什么也没有。

芭芭拉和查尔斯·拉瓦敦一怀斯特有过婚约。这人是个性情勃勃、浮躁的国会议员（看上去很讨厌女友“势利小人”的嘴脸）。谋杀当晚他不在场的证据最不充分。“他肯定当时就在案发现场，”杰普说。

最后，人们看到当晚有人离开了那栋房子，可是不知道究竟是谁。从描述中，简猜出那是梅杰·尤斯提斯，“可疑的顾客”，在印度旅行时结识了艾伦夫人。芭芭拉曾从银行取走巨款，似乎是梅杰·尤斯提斯敲诈了她。这样一来，他会杀掉她吗，那不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波洛能不能解决这个案子？杰普有所怀疑。毕竟，这个年长的比利时人每天除了翻看废纸篓和垃圾箱外什么也不干。

### 洛德岛的三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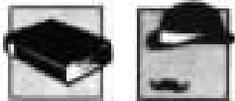
波洛到希腊洛德岛度假。在那儿，他开始发现帕米拉·利奥。她是个英国女孩，“生活中的唯一兴趣就是观察别人和她自己的噪音”。帕米拉此刻注意到——有一段独白——是瓦伦丁·查特里，“39岁的女人，打16岁起就因美貌而出名”。瓦伦丁结了五次婚。（这次婚姻已维持了6个月——别人说一样不会长久！）她丈夫是海军的指挥官，“好战……郁闷……像个猿人”，他常虐待妻子，可是波洛想“也许她就喜欢这样”。

一块儿来度假的还有玛杰里和道格拉斯·格尔德夫妇俩。妻子长得不算难看，可“容易被人忽视”。丈夫是“一表人才……和气友善……不过可能有点傻”。瓦伦丁流盼的眼睛又盯上了道格拉斯，很快他迷上了她。波洛在这片热土上发现了三角关系。

每个人都看出了情况不对。一天，格尔德夫人在预言者山崖找到波洛（他在那儿“俯视着人类的纷繁嘈杂”）。她觉得很无助。波洛建议她马上离开小岛，可只要道格拉斯想留下来，她就没法离开。他们只好留了下来。

一天晚上，每个人都好像很高兴——连指挥官查特里都摆出一副和善的样子。格尔德请大家喝饮料，查特里要了粉红松子酒。瓦伦丁进来了，喝了一口还没动过的松子酒。5分钟后她死了。查特里记起来这酒本来是为他准备的，接着在格尔德晚装口袋里发现了一包毒药，案件似乎水落石出了。可是，波洛事先就预料到谋杀的发生，密切观察过每一个人。当然，罪犯没法逃过他的眼睛了……

约翰·斯图尔曼



## 死亡约会（1938）

耶路撒冷，一个有趣的地方：这是个安详的城市；三大宗教的圣地；混杂着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文化；哭墙、清真寺和圣地基园教堂都坐落于此。这是座奇异、古老、显赫和振奋的城市。

对赫克尔·波洛来说，在这里度假再好不过了，可以逃离繁重的工作。在耶路撒冷，人们可以陶醉于欣赏这感化人的精神财富，而不去考虑人类心灵中的阴暗面。

“瞧瞧吧，看到了吧，她总有一天被人干掉？”

在圣城第一个静谧的夜晚，这些话就不小心地溜入了他的房间。不管走到哪里，总会有些事提醒他，正在发生凶案。为了保证自己不受任何干扰，波洛下床关上了百叶窗，杜绝打扰。可他忍不住猜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人说出如此可怕的恶兆。他记起了那人说话时紧张的男声，不知道接下来的事会不会应验这些话。

波伊顿家族的人都是些怪家伙，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成为焦点。他们的举止实在太奇怪了，所有的事情都围着母亲打转，和她的要求比起来，其他人的需要都算不上大事，除非是最特别必要的，当然这种需要并不存在。

臃肿花哨的波伊顿夫人像个菩萨一样坐在家中，对一切小事都要过问，指指点点。她可是个极端情绪化的人，常常做些残酷的事情来寻求快感，整个家庭都成为她宣泄情绪的对象。

这个家庭中压抑的气氛吸引了医学学生萨拉·金和法国著名精神病研究专家特奥拉多·吉拉德的注意。萨拉曾与雷蒙德·波伊顿秘密交谈过，对这位英俊聪颖的年轻人深表同情，因为只要在这位女皇的

统治下，他个人的潜力与才华就永远不能发挥出来。甚至到现在，雷蒙德总在逃避萨拉，装作从来没有遇见过她。

萨拉只是个人对这个家族很感兴趣，而吉拉德就是以专业的眼光研究这个家族了。是的，他注意到雷蒙德和他姐姐卡罗的神经紧张，还作出了更为可怕的诊断——忧虑症。妹妹金妮肯定有精神分裂症，总是盯着某处出神，没头没脑地流眼泪，把手绢都湿成了破布。还有列诺斯，整天大事小事都要操心，他娶了沉默寡言的夫人纳丁，她有一双深思的灰色眼睛。

从所罗门旅馆有条小路通往皮特拉，萨拉和吉拉德博士或许在那儿能更好地观察这个家族，找出折磨他们的原因。

皮特拉是纳巴塔伊斯的首府，城市所在的峡谷周围环绕着玫瑰花覆盖的山崖，完美地把这城市和周围的沙漠，一个没有玫瑰的世界分了开来。从山崖下来，必须骑驴到谷底，那里有光辉的遗址和祭祀殿。一所祭祀殿？

皮特拉露营地有萨拉和吉拉德博士、波伊顿家族、名叫科普的美国导游——皮尔斯小姐，还有维斯特霍姆爵士夫人，每个人都认识她，她是个美国人，通过结婚获得了头衔，成功地在国会工作，经常写些拥护家庭生活，赞成清理贫民窟的文章。这是个有意思的小团体。

在皮特拉，雷蒙德做了件好事——他邀请萨拉进行了一次谈话，向她表达了爱慕之心。奇怪的是，当大伙相约爬到山顶看看祭祀殿时，波伊顿夫人居然允许她的家人撇下她。

他们爬到山顶，看到了峡谷里遍布玫瑰花的壮丽景象和谷底的遗址。他们回来了。他们看到波伊顿夫人还向他们出发时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洞口的椅子上。她不愿意吃东西，虽然大家有些担心她的心脏病犯了，可一切都要听这位母亲的，这就难办了。

吉尔博士犯了疟疾，回到了帐篷里，其他人都坐下来用餐。一个贝都因人去帮波伊顿夫人，回来就说，夫人病了，一动也不能动。萨拉去检查了夫人的身体情况。

结论是：波伊顿夫人没有病，她死了。

起初，大家都觉得她的死很正常——波伊顿夫人有心脏病。后来

吉尔德博士在想给自己打一针（治疟疾）的时候，发现注射器不见了，还少了些黄毒苷，这种药物如果用量不对，就会成为致命的毒药。后来他们在夫人尸体的手腕上发现了针孔。

赫克尔·波洛听到的可怕征兆应验了。

而且，这位大侦探还发现，在他窗外说出这可怕预言的人就是雷蒙德。虽然雷蒙德说他在40分钟前还和母亲说过话，可受过医药训练的萨拉·金说，在那以前夫人就已经死了。雷蒙德为什么要撒谎呢？

在盘问皮尔斯小姐时，她说出了一件让人大吃一惊的事实。死亡发生后，她看到卡罗·波伊顿溜出人群，把什么东西丢到了河里。因为好奇，皮尔斯小姐发现原来卡罗扔的是萨拉·金的注射器。波洛确定无意间听到的谈话者是雷蒙德和他姐姐，他似乎就能确定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谋杀案。但如果这姐弟俩商量好了，他们不可能用两个注射器呀。

皮尔斯小姐和维斯特霍姆爵士夫人一口咬定，都曾看到夫人严惩一个阿拉伯仆人。但维斯特霍姆爵士夫人描述的贝都因人的皮绑腿，似乎在两百里以外的地方才可能出现。很难想象，如果一个贝都因人想杀人，他怎么会用注射器注射黄毒苷。假如是爵士夫人编造的谎话，她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好像证据越多，疑问也就越多；疑问越多，波洛也就越发想要找到真相。就像阿曼执法机构主管卡尔布雷将军知道的那样——这可是波洛的强项。

彼得·J. 费兹帕特瑞克



## 波洛圣诞探案记（1938）

（又名：赫克尔·波洛的圣诞节，节日谋杀案）

一片嘈杂。毛骨悚然的尖叫。然后平静下来。谋杀，当然又发生了。这部作品和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往有所不同。《波洛圣诞探案记》很特别，是克里斯蒂专为姐夫詹姆斯写的。詹姆斯总认为她的作品“太精致了——缺少血腥场面”。为此，她专门写出了这部“好看的，充满血腥暴力场面的谋杀案”。

血迹，正是这部1938年的作品破案的重要线索，赫克尔·波洛是破案的杰出侦探。

场景：英格兰百万富翁的房产格斯顿邸，坐落在阿德斯费尔德的隆德尔。

演员：不那么像样的英格兰百万富翁和他不相称的家人。

西门·李是位年长的上流社会英格兰百万富翁，在南非开采钻石矿挣了大钱。他总是在一个安全的密室里，把玩珍藏的未经切割的钻石，回忆过去的时光。他身材瘦小，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皮肤暗黄，但他高傲的鼻梁、深邃的眼睛中映射出他体内蓬勃的生命之火。他是个鳏夫，妻子在年轻时由于他的残酷和经常玩弄女人的毛病，死于“心力交瘁”。

他是个残忍、暴君似的人物，憎恶弱小的东西。对钱他毫不在乎，崇尚力量和精神，也很有幽默感。他常用幽默感来虐待他人，戏弄别人的贪婪之心，搅得他们心神不宁。

他最近的一个把戏就是邀请他的远亲到格斯顿邸来过圣诞节，他

要看看这些人会怎么为之激动不已。可李先生真是不幸，他惹出的事情却让自己在平安夜死于非命！

谋杀绝不是英格兰式的，也绝不够绅士——他像猪一样被割破了喉咙，这更像是种仪式，故意让鲜血流出来。

可这是谁干的？不出所料，除了波洛自己外，每个人都是值得怀疑的！

阿尔弗莱德·李是西门的长子，为了讨父亲的欢心，整天都待在格斯顿邸，是他吗？会不会是阿尔弗莱德突然觉得一味的奉献通常没有回报？

丽迪娅是阿尔弗莱德的妻子，因为丈夫为这个独裁的老人付出了太多，她憎恨老人，会不会是她？

要不然是乔治·李或是他的妻子玛格达林，他们一直在从老人那儿领补助，是不是他们对这种毫无奢华可言的生活感到厌烦了？

戴维·李又如何，他是最小的儿子，从来就认为是父亲“杀害”了母亲，还有他的妻子希尔达，早就不满西门的残酷统治，会不会提前做个了断呢？

哈利·李是个败家子，离家出走多年后突然又回来了。即使他不在家的时候，也能想方设法地从父亲那儿弄钱，是不是他还要更多的呢？

阴暗之手也可能是皮拉尔·埃斯特拉瓦多斯伸出的。她是西门的孙女，有一半西班牙血统，是个孤儿，穷困潦倒，来到英格兰想找到她应得的东西，可能还有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斯蒂芬·法尔是个神秘的陌生人——这可不确定——他是来自南非的不速之客，会不会也有什么特殊使命呢？

我们也不能漏掉霍布里，李先生的贴身男仆。除了那个平安夜，只要行动不便的主人有需要，他总是及时出现。

这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圣诞节聚在此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晚饭前，主人把他们叫到自己的房间，他有意让大家都无意中听到一个和律师的电话，谈的是有关修改遗嘱的事宜。好像他还嫌这不够让这些可能的继承人们失望，他还很激动的骂了他们一顿，说他们又蠢又没用，还表示自己还有几个“用别的法子弄出来”的孩子，比这

几个人都要好多了。他甚至还不断诋毁他们的母亲。只有皮拉尔逃离此劫，因为她长得漂亮，年轻而有活力。

接着他把他们赶下楼去吃饭，他们忍耐着，不敢违抗，直到听到楼上的撞裂声，然后是一声凄惨可怕的号叫。他们全都跑上楼来，砸开门，发现西门·李最后安静地死在血泊中，周围是毁坏的物品。

正在英格兰度假的赫克尔·波洛进来了，虽然他的假期老被工作破坏。他帮助苏吉恩探长，用他最著名的想象力和观察细节的能力，发现了很多线索。

他在受害人死后做了些了解，在解决一些疑惑时私下地发现了可疑人物。为什么房间里到处是血迹？为什么这位羸弱的老人有力气和凶手打斗？凶手怎么如此神速地溜出房间，又是怎么从里面把门反锁呢？李先生丢失的钻石呢，是不是凶手也算计到了？地板上的一小块橡胶和木钉意味着什么？动机是什么——抢劫、愤恨、贪婪、复仇，还是为了别的？

波洛最终娴熟地揭开了这个最不平安的平安夜之谜。

约翰·吉尔斯特尔



## 杀人不难（1939）

（又名：易如反掌的谋杀）

卢克·费兹威廉姆是个退休的警官，刚刚回到英格兰来，他曾在玛雅海峡服役，在火车上和“慈祥的老伙伴”聊天，因为那人长得像米尔德瑞德姨妈。不过，米尔德瑞德姨妈没有这么多操心的事；卢克发现拉文尼亚·弗勒敦确信离伦敦 30 英里远的维彻伍德，一场谋杀案正在发生。意外死亡和自然死亡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她周围，让弗勒敦小姐稍觉放心的是，她知道凶手是谁。她觉得靠地方警官难以解决这整件事，所以正准备去苏格兰场说出她的猜疑。就像她告诉卢克的那样，她很着急，有理由相信村里的两大主要负责人之一的亨姆波比医生，就是下一个受害者。听了她含糊不明的讲述，卢克觉得苏格兰场敏感老人服务部门可能会让她有些失望。她看上去“年纪有点大”，但是富有想象力。

但是不到一周，卢克·费兹威廉姆就前往维彻伍德，调查究竟发生了何事。可就在他插手此事后，报纸上刊登了两篇报道，他的兴趣受到了挫败。第一篇报道了弗勒敦小姐在去苏格兰场的路上被撞死，肇事者逃跑了。几天后，有报道说亨姆波比医生被害。这两件事的发生让警官卢克猜想，即使弗勒敦小姐的话不全是真的，维彻伍德也有些事确实需要好好查个究竟。

卢克决定假扮成撰写地方轶事的人类学家。朋友的堂妹布瑞吉·柯维就居住于此地，于是卢克假称自己是她的堂兄，这样当地人对他的讲话才不会有所保留。

一切都安排妥当，卢克开始调查。最早的谋杀案似乎没有任何联系，根本看不出是谋杀。哈利·卡特在当地酒吧喝醉后，失足摔下

桥；邋遢的主妇艾米·吉布好像故意喝了一瓶颜料而不是咳嗽药；爱恶作剧的唐米·皮尔斯在刷洗三楼窗户时失足摔死；亨姆波比医生因划伤皮肤血液中毒死亡，医生们通常不注意自己的小问题；弗勒敦小姐，毫无疑问是遇上了交通事故。

如果这些都是谋杀，肯定有人对这些受害者有谋杀的动机。亨姆波比医生的搭档当然可以从他的死亡中得到好处，可以得到他所有的东西加上医生漂亮的女儿。亨姆波比医生生前反对这桩婚事。而且，艾米·吉布的咳嗽药是托马斯医生配制的。

阿波特先生是当地律师，曾公开的宣布要起诉哈利·卡特骚扰自己的妻子；因为偷读私人信件，他还解雇了唐米·皮尔斯，并为了新村庄水源分配方案和亨姆波比医生打了一架。

布勒弗·梅杰·霍敦没有明显的理由去杀害任何一个被害者。傲慢的妻子一年前（不明不白地）过世，此后他似乎变了一个人，所以有可能去敲诈别人。

埃尔斯先生，是个古怪的古董商，也许是个嗜血如命的杀人狂。他脾气暴躁，据说还会魔术。唐米·皮尔斯和艾米·吉布都曾参加过举办的魔术师牧场活动。

报业大亨伊斯特费尔德，是个自以为是、又喜欢浮夸的蠢材，和死者都有过节，但是忙于周报的业务，他在庄园内做起了“暴发户”，可能会残忍地杀害别人。霍诺里亚·维弗里特是弗勒敦小姐的朋友，帮着照顾弗勒敦小姐的猫，觉得自己知道弗勒敦小姐怀疑的凶手，但她也不太确定，不愿意告诉卢克。

布瑞吉·柯维是伊斯特费尔德的秘书，后来又做了他的情人，早就看出卢克假扮人类学家的身份，他们联合起来进行调查，也日久生情。

调查好像总在原地打转——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进展——直到又一个命案发生了，卢克公开地开始调查，表明了真实身份，并向苏格兰方面写了报告。在最后的时刻一切水落石出，卢克到达了即将发生命案地犯罪现场，摧毁了罪犯精心设计的疯狂计划。

杰利·柯彻

## 您再也不用调查下去了，探长——您的罪犯就在这里

没有了波洛和马普尔，英国警方怎么生存？

我们第一次遇到伦敦警察厅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作品《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探长吉米·杰普提到的。

杰普告诉同事：“这个警署总是不擅长根据证词捉拿凶犯，很多东西都要依赖于案发现场的证据，而波洛先生比我们强得多。”

这种关系持续了 50 多年，杰普和同事都能听从波洛的“灰白质”想出的办案思路，理解他破案时的种种古怪行径。但是，其实伦敦警察厅更加依赖 1 000 多位探员、罪犯记录中心和法院实验室的努力找出罪犯。

新伦敦警察厅不仅是伦敦警察总部，也是 CID（侦缉处）的总部。名字源于苏格兰皇室到伦敦旅行时住的旧府邸名字。在这座府邸设了警方专员办公室，这个地方非常出名，以致后来不得不迁址于更大的“新伦敦警察厅”。

大英帝国最早警务系统的建立要追溯到 1285 年《温彻斯特法令》的颁布，之后这一法令做了少许修改，一直沿用到 1829 年现代警务机构的设立生效。

最早维持社会秩序的办法就是依赖这些守法公民和业余人士的管理。警官们分管自己的辖区：他的任务就是汇报辖区内的所有非法活动，抓获不法分子，这是一种“民间逮捕”。这种办法至少能捣毁某一地区的犯罪活动，可是在较大的城镇就不管用了，特别是在伦敦。那儿人口密集，人口流动性大，极端贫困的人口也很多。

几个世纪以来，伦敦社会治安根本无法维持，18 世纪初，伦敦是个充满危险的城市，四处充斥着暴力和纷扰，霍加斯的作品中对这

些都有着详细的描述，这是大都会地区生活的环境，对于不法分子来说，残酷的惩罚根本就不起作用。

但是在 1748 年，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汤姆·琼斯》的作者）被任命为违警罪法庭推事。操作上，建立起了管辖威斯敏斯特地区司法的法庭，聪明的菲尔丁在他的任职期间，打下了现代警务系统的基础。

菲尔丁建立了一个管人的组织，称作“鲍街警署”，徒步巡街。还组建了 15 人的著名鲍街巡捕房，到 1839 年还在起作用，队员们都曾做过警探。他们是真正的私家侦探，接手案件时会收费。

1821 年，鲍街警署扩大了巡逻范围至伦敦郊区。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伦敦附近有大片被废弃、久无人烟的公园和荒地。像霍斯洛荒原和哈姆斯特德荒原都臭名昭著，那里到处是土匪，就连晚上坐车穿过公园也是一件极端冒险的事。

1785 年首相威廉姆·皮特想要建起一个全国性的警务系统，可是以失败告终。不过还不到 1829 年，正规的警务系统就建成了。

今天的警务系统的建立要归功于英国的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爵士，1829 年他将所有法规综合起来，开始了伦敦警队总部的工作。这并不是一个国家性机构——今天，英格兰还有 47 个单独的警署，伦敦的伦敦警队总部是这些机构的基地。

皮尔的警力由查尔斯·洛曼组织起来：按照军队的办法组织。皮尔的名字也成了警署最早的绰号。口语中对警察的别称“皮尔”就来自他的姓氏，“鲍比斯”来自他的教名。

不幸的是，罗伯特爵士还为这些人规定了薪金——一天三先令，当时一个熟练工的工资也比这个多。这让很多人不满，不满情绪从那时起就一直延续至今。第一次警察罢工（1872）就是因为薪金问题，当时的负责人也因此下台。

1890 年又发生了一次罢工，结果很不成功。除了对低工资的不满，人们还要求每 7 天中有 1 天休息日。这一要求直到 1910 年才得以满足。

CID 和其他警署设施（法院实验室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构），也就是说，人们经常求助于伦敦警察厅，在其他地区破案的话，地方

警司会要求苏格兰场协助调查，只要及时地提出要求，从来就不会被伦敦警察厅拒绝。但除非地方警署提出要求，否则不论是波洛、马普尔、谢洛克·霍尔姆斯甚至皮特·维姆西，还是伦敦警察厅都不能干涉任何案件的处理。

伊丽莎白·利斯

## 尼罗河上的生活

1977年，制片人约翰·布拉本和理查德·古德汶都希望会再次引起轰动，这是他们第二次拍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他们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已是最成功的英国电影，在新片中也将采取同样的拍摄形式——请大批明星在异国风情的他乡拍摄谋杀案。

《尼罗河上的惨案》讲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继承人在汽船上被人谋杀的故事，悬念重重。彼得·尤斯蒂诺扮演波洛，演员兼模特卢瓦斯·彻里扮演受害者，嫌疑人中包括贝特·戴维斯、米娅·法洛、戴维德·尼文、乔治·肯尼迪、麦琪·史密斯、安吉娜·兰斯布里和杰克·沃尔顿。可是布拉本和古德汶并不指望观众们记住所有的疑犯；为了让这部电影显得和第一部有点联系，这部电影最早叫做《尼罗河谋杀案》。

他们在埃及拍摄了七周，四周都在“卡马克号”蒸汽船上度过，在开罗和阿斯旺之间沿着尼罗河而下两百英里处。剩下的时间他们在阿斯旺、阿布希姆贝尔和卢克瑟遗址里度过。他们还在开罗金字塔的顶端和狮身人面像脚下拍过片子。

贝特·戴维斯分析了外景拍摄和在好莱坞摄影棚拍摄有很大的差异。在好莱坞“他们为你做了尼罗河，你永远不知道它和真正的那条河有什么差别。现在电影成了游记和演员特技的结合体”。

任何人都可能计划出未来的事。在外景拍摄中要安排很多事，比如有人忘记为工作人员预订房间，所以拍摄过程中如果有游客事先预订了房间，工作人员就得不停地从这家旅馆搬到另一家（有时候一天换一家）。

在沙漠上拍摄有着特定的规律：凌晨4点化好妆，6点就可以开始拍摄。这样做很必要，因为每天中午气温接近130度时，必须延迟两小时再拍摄。

有一次，卢瓦斯·彻里和西门·麦克柯金达拍摄爱情戏，有一只讨厌的苍蝇停在彻里小姐美丽的牙齿上。演员们继续下去，好像没看见似的，直到导演约翰·归勒曼最后叫停拍这才结束。

归勒曼还有他自己的问题——他没法计划某天拍片要用多少胶卷。根据制片人订货，在剧组任何人有机会看到试镜或剪辑用的“毛片”之前，将供展示的胶片从开罗直接寄到伦敦，再送到编辑的手中。

有没有注意到电影中演员的鞋子？看看这只吧。服装设计安东尼·坡维尔很关心细节。卢瓦斯·彻里穿了一双镶钻的高跟鞋，这些可是一位百万富翁的私人珍藏品。贝特·戴维斯的鞋是用26小块鳄鱼皮做成。

两位在埃及度假的中年女人发现和彼得·尤斯蒂诺住在同一家旅馆。“您先走吧，”一个说，“这样我就能好好看他了。明天晚上我先走。”

尤斯蒂诺塑造了波洛的形象：

对于能否通过化妆让我更接近波洛先生的风格，我还不那么有信心。他总是那么完美无缺，而我倾向于不拘小节的作风，皱皱巴巴的衣服，没有优雅的举止，我们之间有很明显的区别。

而他对于波洛本人的印象是这样的：

这人的逻辑思维非常出色，当然，在研究过他的破案方法后，我自己也弄不清他究竟怎样搜集各种线索。他似乎总能从无意间听到的谈话中发现真相。他永远能排除万难，总是能在最不可能的时候都发现很多东西，“啊，我碰巧听到了您们的谈话，等等”。我们知道他是单身汉，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度过。可是在生活中他也肯定有不守规矩的时候，否则，他也不可能老是能听到别人的谈话。

琼尼·卡尔森总喜欢说“时间意味着一切”。《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重新制作有两个原因。最早公布的宣传单上，各位明星都围在“卡马克号”蒸汽船边，这情景很像《东方快车谋杀案》海报的风

格。可是制作《东方快车谋杀案》海报的画家理查德·阿穆塞尔受委托制作《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海报；他做出的海报却完全改变了主题——“卡马克号”蒸汽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尽皆知的埃及国王金像，其手拿仪仗刀和左轮手枪。

电影在纽约的开机仪式上售出的票数，正好和都市艺术馆售出的埃及国王展览的数目相当。两周后，该片不知为什么停止播出，可是两个月后，国王展览开始时，影片又开始上映。真的是巧合？也许吧。可这不能归咎于某人的灰白质。

麦克·特尼堡



## 十个印第安小孩（1939） （又名：无人生还，十个小黑人）

男男女女总共 10 个人受岛主欧文先生之邀，要在印第安岛上待一个星期，小岛远离英格兰的德汶海岸。10 个人互相不认识，也不认识神秘的岛主欧文。可欧文熟悉每个即将到来的客人，他的邀请十分真诚。对需要工作的人，他会提供工作机会，需要放松的，他也承诺了一个美妙的假期。

欧文先生提出的邀请是如此诱人，7 个受邀者正坐在摩托上驶向小岛；两个客人提前到了小岛；还有一个人在那天晚些时候到。“奇怪的人们”这就是这群人给弗莱德·纳拉克特留下的印象，他正驾驶着小船到小岛；他们一点都不像有格调的人物，这可出乎人们的意料。可纳拉克特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这个船员没见过欧文先生，他在中介人伊萨克·莫里斯那里接受命令，领工钱。纳拉克特觉得这事挺有趣，觉得“欧文先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好吧，再回头讲讲“奇怪的人们”。“可恶的老人”加斯蒂斯·瓦尔格莱弗是个退休的法官；迷人的前家庭教师维拉·克雷松，有点“校花”的味道；高傲的菲利普·朗姆洛德随身带了把枪；老妇人艾米利·布兰特，一副正直的模样，很有道德观念；安东尼·玛尔斯顿是个年轻小伙子，“不像个普通人，倒像个年轻的上帝”；老侦探布洛尔先生，装作是从南非来的戴维斯先生；退休将军玛卡尔瑟像个士兵，精明能干。早就来到印第安岛的是沉默寡言的男仆洛杰斯先生和妻子。成功的医生阿姆斯特朗正在来欧文先生家的路上，看上

去需要休息。

看到印第安岛和岛上唯一的建筑物——欧文住所的第一印象是振奋人心的——这个房子又现代又气派，房间里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景，储藏着丰盛的酒和食物。每个客人的房间里有一幅画，上面写着一首古老的歌谣：

十个印第安男孩去吃饭；  
一个噎死了，就剩下九个。  
九个印第安男孩深夜方才入睡；  
一个在睡梦中死去，只剩下八个。

这段歌谣继续讲述十个印第安小孩的故事，直到最后几行：

只剩下了一个印第安男孩；  
他上吊自杀了，一个也不剩了。

这印第安小孩的故事在别的地方也能看到，饭厅的桌上就摆着十个小印第安瓷人。这些小人就是歌谣里提到的印第安人吧，维拉这么想，所有的客人都觉得她的想法十分离奇有趣。

对印第安岛良好的第一印象并不能维持很长时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事情好像不那么有趣了。“哈，美妙的地方！”将军玛卡尔瑟一到小岛上就这么想，可他感到不安，觉得这是个奇怪的地方。洛杰斯夫妇说，欧文先生路上被耽搁了，第二天才能到，但洛杰斯夫人否认曾见过欧文先生。

晚餐后第一晚，每个人都情绪高涨。酒足饭饱后，大家互相聊天，非常满意地进了客厅。一个声音响起来，“不知不觉地穿透人心，也不像是人的噪音”。清晰的声音向每个人讲述了几起谋杀案。“这玩笑还挺有意思，”有人这么想。但是人们渐渐开始头晕，扔下了盘子，大汗淋漓，几分钟里好像10年已经过去了。不安的客人最后在客厅墙后面找到了发出声音的留声机。洛杰斯夫妇承认，这是欧文让他们在晚餐后做的。

10个客人比较了欧文的来信，回忆了自从他们来到小岛，这里发

生的种种奇怪的事情，他们决定第二天就离开小岛，这时候，弗莱德·纳拉克特来了，完成他每天例行的工作。他们觉得这是唯一重获自由的办法，加斯蒂斯·瓦尔格莱弗说欧文可能是个“可怕的杀人狂”。

安东尼·玛尔斯顿不顾形势的可怕，觉得这件毛骨悚然的事，“其实只是个侦探故事”，他喝了些威士忌和苏打水，结果被呛死了。可是医生阿姆斯特朗发现他其实死于氰中毒。玛尔斯顿活力四射，不太可能自杀，但是也没有人敢说他死于谋杀。

悄悄地，洛杰斯先生发现有个小瓷人不见了。

第二天，人们正准备离开这个疯狂的小岛，洛杰斯夫人再也没有醒来，又一个小瓷人不见了。两小时之内发生了两起自杀事件，这好像有点不太可能，于是人们推测这都是欧文先生干的“好事”。很快，他们意识到，两个受害者的经历正是应验了“十个印第安小孩”的民谣。这所房子和这个孤零零的小岛正是“除了他们八个以外什么人也没有”。突然，他们也明白，弗莱德·纳拉克特不会再来了，民谣和小瓷人都不那么模糊，他们都成了缩影，象征着被困在印第安小岛上十个印第安人的命运。

被困者开始感到恐惧和怀疑，小瓷人的数目在慢慢减少。加斯蒂斯·瓦尔格莱弗警告大家“不要冒险，小心行事”，将军玛卡尔瑟觉得没有人可以安全地离开，这种看法好像更加可能。

10个客人死得都很精妙——离奇而且精心设计。精心设计到如此地步，以致苏格兰场的助理长官托马·斯里格和侦探美恩，只能确定10个人都是被谋杀。所有的尸体看上去都像是被人谋杀，没有一个是自杀身亡。而且侦探们确定整个岛上只有这10个人（警方到来之前），因为之前有一场暴风雨，海上环境很糟，所以没有人可能离开小岛，凶犯就是这10个人中的一个。

那么，谁是凶手？

这就是调查者们面对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永远没有答案——幸好有一位幕后操纵者，将一个装着10个印第安小孩“奇怪”的谋杀案之谜的小瓶子扔进了环绕小岛的水里。

茂林·斯多达德

“……写这个故事真让我入迷。10 个人的死都很真实，读者也不容易找到凶犯。写书前我作了很多安排，很高兴我终于写出来了。”

——《自传》



## 短篇集（1939）

让我们假设，您就是珠宝商伊萨克·坡恩兹，拥有一颗叫做“晨曦之星”的钻石。您总是随身带着这颗钻石，在聚会上也会拿出来把玩。如果有个客人挑衅说如果您在聚会中将钻石传阅一周，她能把钻石偷走，你会答应她的挑衅吗？

可能你会答应，这个挑衅者就是15岁的伊弗·里斯恩，赌注是半打丝袜和一个新烟袋。

但是，“短篇集”既然是出自阿加莎·克里斯蒂之手，我们就知道这个赌局绝不会这么简单。我们猜对了。这可不是有趣的饭后游戏，并不是传看所有人的东西，结果——“晨曦之星”，不见了。

人们围着桌子传看钻石，伊弗·里斯恩欢呼着“好美的小东西”，接着钻石就掉到地上。一时间，她和其他几个客人都到处找，还把桌上的玻璃器皿弄到地上。怎么回事？钻石就这样不见了？您不会说是这个女孩偷走的吧。

她接着找，不过没找到。人们互相搜身，搜查家具。甚至女士们也互相察看。还是没有。坡恩兹也被搜查了，既公平又合理。

“这些丝袜都是我的了么”伊弗说（很有信心胜出）。

“是你的了”（坡恩兹惊奇地说）。

但是当伊弗告诉所有人她把钻石藏在什么地方时，她发现有个聪明人先找到了钻石，“晨曦之星”不见了——这次是真的不见了。

坡恩兹先生太信任他的同伴了——伙伴，里奥·斯坦；乔治爵士和玛洛维夫人；迷人的珍妮·拉斯丁顿；甚至是有有点贪心的伊万·里维尔林；不要说桑缪尔·里斯恩和泪光闪闪的女儿伊弗·里斯恩。

幸好敏锐的帕克·派恩侦探注意到那个摔破的玻璃杯肯定有蹊跷。

“作案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人群中，”赫克尔·波洛在“黄色鸢尾花”旁感叹。他曾在午夜俱乐部收到一个匿名电话，是个女人打来的，让他坐到一张有黄色鸢尾花的桌旁。亚尔丁地斯尼俱乐部的那张桌边，波洛只看到一个熟人托尼·恰坡尔，因为女朋友波林生他的气，自哀自怜地借酒消愁。

波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在座的女士中谁喜欢黄色的花，波林·维瑟比是他第一个调查的人，可她说只喜欢空幻之屋里的百合花。接下来就是5人聚会中的洛拉·瓦尔德，她是南美洲的舞女，可她说对鸢尾花不感兴趣。

“黄色花朵——不——不适合我的气质，”洛拉失望地说，因为波洛这个舞伴对她来说太老了。

原来鸢尾花是为了纪念某个过世的女人——老板巴尔顿·拉瑟尔的妻子。她4年前在一家纽约的夜总会过世——更加奇怪的是——那天晚上的舞会，就和今天晚上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了波洛先生。

那天晚上，波林的姐姐艾里斯和其他人坐在一起，灯光渐渐暗下来，他们继而发现艾里斯由于服用了鸡尾酒已经死亡，这酒有毒。剩下的毒在她的钱包里，警方认为这是自杀。

灯光再次熄灭，乐队再次演奏艾里斯死前演奏的曲子，突然，波林翻了个身，波洛冲过去，查看她的脉搏。“她死了，”他说，“这次凶手逃不了了。”

桌子周围的人都值得怀疑，为什么所有人都想对波林做些不利的事呢？除非是她对于4年前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知道得太多？还是洛拉对巴尔顿·维瑟比下的毒手？也许吧。那么，为什么托尼·恰坡尔那么生气？还有沉默的斯蒂芬·卡尔特，是不是和国外的什么机构干了些见不得的人的事呢？可能是些国际间谍活动吧？

想想波洛先生有多尴尬吧——受害人当时就坐在她旁边，几

分钟前他还小声地和她聊过。凶手还会跑掉吗？波洛一定不会放过他。

让我们不要忘记了马普尔小姐，她在“马普尔小姐讲述的故事”中也出现过。这次她又表现出了聪明才干，没有离开饭厅就查出了事情真相，她没有待在客厅，她说“初春的时候点两个炉子可太浪费了”。

皮瑟里克夫人身体不太好，在旅馆的卧室里躺下来，结果被人用匕首戳穿了心脏。

是她丈夫送她进的房间，他就住在隔壁，正在钻研一部有关古老的燧火石的书。房间佣人也来过又走了，后来那天晚上，她丈夫进去看看她想要拿点什么，她已经死了。

现在，皮瑟里克记起，夫人曾经说她收到了几封信，信上威胁要控告她曾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撞死了一个孩子，要为死去的孩子报仇。但是事故在结婚前就发生了，皮瑟里克夫人总是对一些小事过分敏感。“要是她踩到香蕉皮滑倒，就会说自己快死了，”马普尔小姐这么说。

肯定是别人干的。警方没有证据怀疑女佣，她是一个长时间在此工作的雇员，不太聪明，也没必要去伤害这样一个女人。皮瑟里克说，他也没什么理由去怀疑她，可究竟是谁干的？目击者一直注意着大厅通向两个房间的路，皮瑟里克夫人的房门是从里面锁起来的。

除了她丈夫还有谁会进去呢？验尸官认为这是一个或几个没露面的人干的，但是警方还在密切注意着皮瑟里克先生的一举一动。马普尔小姐有没有理由让大家相信，皮瑟里克先生说的是真话吗？

迪克·瑞利



## H 庄园的一次午餐（1940）

一对情人，一位卧床不起的寡妇和一封匿名信，两个娴熟的护士，年轻的医生和一个漂亮的女孩，所有这些联系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阿加莎·克里斯蒂 1939 年的作品《H 庄园的一次午餐》告诉我们，答案就是谋杀。

情侣艾里娜·卡尔里索和洛迪·威尔曼，在伦敦过着平静奢华的生活，等着死神降临到有钱的姑妈洛拉身上。时髦的艾里娜觉得，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奋斗，表面上要装得冷酷高傲，显出一副对洛迪随随便便不在乎的样子。啊，洛迪！洛迪！你怎么看不出这副冰冷的雕像下有着多么澎湃的热情！你怎么看不到，在这副深邃的蓝眼睛后面掩藏着怎样的惊喜，不论你何时出现，这份惊喜都会让整个世界飞快地旋转起来。

可是对于姑妈洛拉的姻亲侄子，帅气的洛迪来说，他的生活就是追寻平静。他在伊顿公学读书时，就非常厌恶感情游戏，这种不愉快的事总会让他紧张。洛迪总是告诉艾里娜：“有的女人简直像条狗一样奉献自己一切情感——四处留情。可是任何一分钟，她们都可能变成一副毫不在乎的冰冷模样，然后告诉你她改变主意了——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洛迪对超然的表妹艾里娜很迷恋，他准备等姑妈洛拉死了把遗产留给他们，就和表妹结婚。

后来他们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上说姑妈洛拉可能把遗产都给另一个女孩，也许是这个寡妇的私生女。艾里娜和洛迪决定到梅顿斯弗德的亨特布里庄园去。不全是因为他们着急得不到遗产——洛拉姑妈一

向慷慨大方，家族的自豪感，让她没法不让哥哥的孩子和丈夫的侄子得到遗产。可洛迪说：“我们要去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喜欢姑妈。”

姑妈洛拉因中风左半个身子已经瘫痪，听艾里娜宣布要嫁给洛迪时，她眼里闪动着泪光。“愿你们幸福，”老人说，“洛迪需要爱情，但他不喜欢狂热的爱。太在乎了反而不好。如果洛迪比你更要在乎一点，就万事大吉……太在乎一个人带来的悲伤要比快乐多，可一个人也不能因此不要这份感情。”

在这段富有哲理的病榻密谈中，年轻的彼得·洛迪到了。见到了病人可爱的侄女，“他的脸红了”。“你也该结婚了，”姑妈洛拉告诫他。

这时，洛迪正在小树林里漫步，想着艾里娜多么奇妙，多么内敛。这美妙的沉思突然被打断了，他眼前出现了一位“美得让人窒息的女孩”，“修长精致的脖子，淡黄色的鬈发垂在美丽的脑后，深蓝色眼睛散发着青春活力”。这个“丛林的妖艳之花”朝他走来，洛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一切都乱糟糟的，突然地，一切都是不可理喻地变得疯狂！”洛迪对着突如其来的热情还很不习惯，他呆呆地看着这个女孩，“样子很可笑，像条张开嘴的鱼”。年轻的女子向他介绍自己，她叫玛丽·杰拉德，守林人的女儿。这时，艾里娜冷冷地告诉她，护士需要帮忙。洛迪好像没看到艾里娜，眼睁睁地送走玛丽，看着她优雅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别墅里。

洛迪的沉醉，让艾里娜受到了伤害，她早就看不惯这个女孩对姑妈热心的样子。但是艾里娜小心地不让洛迪注意到她的存在。

第二个星期他们接到洛德医生的一封电报，艾里娜和洛迪又赶到亨特布里庄园，姑妈又中风了。虽然谁都听不懂姑妈想说什么，可这个瘫痪的老人让艾里娜明白了她想在第二天早上见律师，要在遗嘱中加上有关玛丽的条款。艾里娜告诉姑妈说她想下楼去找洛迪，而洛迪正出神地盯着玛丽，一点也没听到艾里娜的话。

第二天早上，据说洛拉姑妈在睡梦中过世了。艾里娜和洛迪庆幸这高傲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安宁。律师来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洛拉姑妈没有立过遗嘱。所以，艾里娜作为唯一的血亲，将继承所有

财产。让她伤心的是，洛迪拒绝接受她的任何赠与，很心虚地说出了自己对玛丽的热爱。表面上，艾里娜大方地解除了婚约。温柔的洛迪大声呼喊着：“我真是禽兽不如！亲爱的艾里娜，您真是我最好的朋友！”艾里娜急匆匆地继承了遗产，还根据洛拉姑妈的要求，给了玛丽 2 000 英镑。

这时，大家都发现立遗嘱是多么必要，真可谓律师的天堂！多管闲事、可又很有魄力的霍普金护士，说服玛丽把遗产留给了远在新西兰的姑妈。而艾里娜把所有的东西给了她挚爱的洛迪。

没有洛迪，艾里娜没法在亨特布里庄园生活下去，她卖掉了房产。洛拉姑妈死后不到一个月，艾里娜回到别墅处理家具，并整理树林。虽然对这个可爱的女孩有满腔的怨气，艾里娜还是保持她常有的礼貌，邀请玛丽和霍普金护士喝茶，吃点心。一小时后，玛丽死了。

艾里娜因谋杀罪被捕，洛德医生央求赫克尔·波洛探长，一定尽力帮她脱罪。波洛答应去查明真相。在洛拉姑妈卧室里发现的旧照片和有关玛丽出生证明的奇怪书信有什么联系？洛拉姑妈是自然死亡吗，还是被谋杀致死？霍普金护士箱子里丢失的一瓶吗啡又怎样了？灌木丛中的德国火柴盒从哪里来？食橱里和树林中的矮树丛里发现的药用标签又说明什么？

能干的波洛歪歪脑袋，拨拨胡子，就揭开了 H 庄园的一次午餐之谜。

安尼塔·麦克阿里斯特



## 牙医谋杀案（1940）

（又名：过量死亡，系紧鞋带）

“如果你想趁人不备抓住他的话，牙医诊所就是最好的地方。”  
赫克尔·波洛这么假设。

这可不是个没头没脑的假设。这本书前两章就讲述了一桩在牙医诊所发生的谋杀案，就在那天早上，波洛刚刚接受了可怕的半年一次的牙齿例检。接着，另外一桩谋杀又发生了——只能说是个延迟的反应，可是同样在这间办公室里，就在同一天早上。天哪！人们都会被这阵势吓倒。

在皇后夏洛特大街58号，一大群人聚集着等待亨利·默里医生回来；这些人有高有矮，有弱小的，也有显赫一时的。谁是怎么样的，要凭你们自己的判断了。波洛自己：也是一个人。阿里斯黛尔·布兰特身着赛维尔制服，显得高雅非凡，他是个有钱有势的金融家，控制着英国经济，一点也不怕那些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的威胁。许多激进分子视他为异类，这一点也没错。

接着，这位阿姆贝尔提斯先生，身材魁梧，满面油光，他是希腊人，有着神秘的过去，从印度回来后他好像没什么经济来源。真是奇怪！梅贝尔·桑斯布里—斯尔小姐也是刚从印度回来，那天早上她也牙疼。可笑的是，据说，他们俩还是坐同一艘船回来的。

还不止这些呢！哈沃德·莱克先生也在同一艘船上，他是美国人，伪激进分子，一个喜欢玩弄政治权术的年轻人，只是玩玩，却并不上心。他一刻也不停，波洛认为，这人看起来很危险，有可能企图

谋杀。

格拉蒂斯·奈维尔不在，这可奇怪了。默里医生的助手向来很勤奋，很少请假，可她这次不得不离开，远在萨默塞特的老姨妈突然中风了。至少电报上是这么说的。默里当时不信。他想，肯定是借口；她迷上了臭名昭著的弗兰科·卡特。她究竟看上了这个浑小子哪一点，医生也说不上来，可是他俩可能正在什么地方野餐，花的可是医生的银子。

当然，他不知道卡特也在这所房子里，在后楼闲逛，人们看不见他，他正等待时机……

没人听到枪声。默里的姐姐乔治娜没听到，她就住在楼上；其他病人也没有；默里医生的合伙人瑞利当时就在隔壁办公室喝酒，他也没听到。毕竟，这是午餐时间。

阿尔福瑞德也是一无所知。他是这里打杂的，专管开门，每听到铃声，就会把病人带到二楼办公室，他也没听到什么异常声音。他在专心地读一本侦探小说，叫做《11 45 的谋杀案》。难道是预言！

所以直到中午1点时他们才发现尸体，当时他们说是死于自杀。波洛摇摇头，不相信苏格兰场对案情下的结论。自杀！默里医生？不可能！几个小时前他还很正常。

姐姐乔治娜也这么说。她告诉大家，医生没什么要担心的事。他连一把枪都没有！怎么可能饮弹自杀？如果不是，他是谁杀的？为什么被杀？

这有很多可能。医生想毁掉格拉蒂斯·奈维尔的浪漫故事，会不会卡特为此憎恨他？或者是格拉蒂斯自己？她知道自己是医生遗嘱的受益人之一，会为了钱去杀人吗？那么，乔治娜也会这么干吗？她能够继承一大笔医生的房产。

波洛还有其他的猜疑。医生曾经告诉他，“我不会忘记别人的面孔”。是不是认出了太多人。或者有人担心他认出了自己？

啊，或者，几个病人能提供些线索呢……

神秘的希腊人阿姆贝尔提斯，谁也不想见；他说不是很舒服，有点恶心。你猜，这就对了——可是凶手不是他。几个小时后，阿姆贝尔提斯也死了，可怜的老东西。验尸报告出来了：过量使用兴奋剂和

致命的麻醉药普鲁卡因。突然所有谜底都揭开了。默里错算了药量，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他找到一只自己偷藏的手枪自杀了。真漂亮。苏格兰场想就这么结案，不行，波洛还有疑问。

这不合逻辑。有些事被忽略了。

比如，为什么布兰特的侄女简·奥利维拉回家后马上问叔叔是否在牙医那儿受伤？就好像她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她最后的话太奇怪了。波洛说有个牙医死了，简说“太荒谬了”如果有什么事很荒谬，就是她的话。这没什么实际意思，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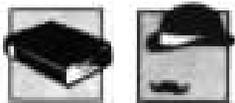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梅贝尔·桑斯布里—斯尔小姐使大家更迷惑了。她很急躁，衣冠不整，永远戴着夹鼻镜，十足是个又老又笨的老姑娘。比如，她穿着可笑的皮鞋，又亮又新——可和她身上臭烘烘的绿套装很不配。出来的时候鞋上的扣子又松开了。她真的和阿姆贝尔提斯吃过午饭吗？

大家想起找她问问情况时，她消失了，蒸发了，不见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迹象。接着有个恐怖分子要杀害阿里斯黛尔·布兰特；幸运的是，子弹打偏了，可这件事让案情有了新的眉目。这可能涉及到秘密组织、间谍、国际组织、颠覆分子的活动呢——什么时候这一切才会结束？

就快结束了，波洛想，梅贝尔·桑斯布里—斯尔小姐找到了。所有事情都理顺了：印度的老相识们；牙具和五号鞋；大堆的信件和枪声；过量服用医用麻醉剂；过量死亡。

真的！有这么凑巧的！你们马上就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诺玛·斯本海勒



## 阳光下的罪恶（1941）

地点：杰里·洛杰旅馆，地处斯玛格勒岛，是英格兰海岸的旅游胜地。

时间：八月，是海岸边度假的最好时间，岸边是人们享受日光，游泳戏水的好地方，可是一两年前，由于卢浮特瓦弗的事情，这里的天空似乎也变得阴霾了。

事件：阿尔利纳·斯特瓦德·玛尔肖享受日光浴时被扼死。

《阳光下的罪恶》给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一个大好机会，他又可以解决一桩英格兰大案。受害者是美丽的阿尔利纳·斯特瓦德·玛尔肖，一度走红的演员，至今还吸引着一批观众的关注，包括英国年轻和年老的男人。赫克尔·波洛和度假的人很快都注意到她所散发的超凡魅力。度假地似乎只有一个人能对阿尔利纳的调情视而不见，这人真是难以理解。肯尼斯·玛尔肖可以容忍妻子的娇纵，尽管她和度假的已婚男子调情，让他痛苦不堪，颜面扫地。

和其他男士一样，派瑞克·雷德芬很快迷上了这位可爱的女人，当着她妻子的面，还不要说这个女人的丈夫也在场，对自己的热情毫不节制。大庭广众之下，他和阿尔利纳在沙滩散步，背着人的时候，两个人就更亲密了。

这两个男人，对于凶案来说都值得怀疑。但是一直都保持沉默的克里斯丁·雷德芬夫人，“可怜的小妻子”是不是也和此事有关呢？她也很有可能去惩罚情敌。继女林达和死者关系又如何？阿尔利纳一向不是个“称职母亲”，林达因这个女人对父亲的态度而极为不满。

克里斯蒂不仅仅列出了四位嫌疑犯。在杰里·洛杰旅馆的客人中

有一位服装设计师，曾为玛尔肖将军设计服装，他是个讨厌的英国人，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热衷于追求身着鲜红色服装的阿尔利纳·玛尔肖。每个人都有可能杀害这个甜美女人——嫉妒、金钱，或是出于神圣的报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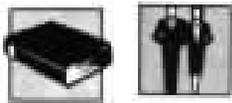
波洛并不是这件案子的主管人。几个客人打听他为什么会来到宁静的斯玛格勒岛，他只是辩解说自己还在度假。可波洛明白，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谋杀案，即使在杰里·洛杰旅馆。

作为一个女人，克里斯蒂把我们带入了女性特有的闲聊中，我们用英格兰传统的视角审视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性习惯（乃至性伴侣）。但是克里斯蒂是富有同情心的，特别是对于这个被男人利用的女演员，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只是这些男人互相算计的牺牲品。

一如既往，波洛关心着各种线索和动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每个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接受盘问。当他找到了线索，也就是那些认识阿尔利纳·玛尔肖的人的态度时，我们就要讨论一下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趣味了。

在杰里·洛杰旅馆待过两周的一对美国夫妇说，他们已经“非常了解英国了”，现在想过上真正的英式假期。美丽的阿尔利纳和玩世不恭的派瑞克，还有旅馆其他的男男女女，也是真的来度假吗？可能不是，至少根据那本阿加莎·克里斯蒂有关英式生活——英式死亡的资料来看是这样。

布莱恩·豪



## 谍海（1941）

汤米和杜本丝·布莱斯福特都疲惫不堪了。上次战争中，他们为情报部门工作，但是现在政府觉得他们太老了，不能再执行反纳粹的危险任务。情报部门的戈兰特先生给他们指派了任务，他让汤米在苏格兰做打纸浆的工作。汤米不情愿地答应了，但是杜本丝到外地出差时，戈兰特先生告诉汤米，苏格兰的工作只是为一个危险任务做的掩饰，他们要找出在利哈姆普敦海滨旅馆活动的第五纵队的间谍。戈兰特先生要求汤米一定不要把真正的任务告诉杜本丝。

戈兰特先生把真相告诉了汤米。英国政府打击间谍活动机构的工作人员被谋杀了。那人临死前说了句“N或M，桑·苏锡”。戈兰特先生说“N或M”可能是纳粹集团的代码，“桑·苏锡”可能是一家旅馆的名字，是利哈姆普敦的桑·苏锡旅馆。虽然老搭档杜本丝不能参加这次行动，汤米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戈兰特先生离开后，杜本丝回来了。汤米告诉她每天早上他会到苏格兰去搞些文案工作。第二天，汤米去了苏格兰，但是马上调头，赶往了利哈姆普敦。他在桑·苏锡旅馆订了一间房，女主人皮任纳夫人，向其他客人介绍了他。人群外站着布兰肯索普太太，竟然恰恰是他的妻子——杜本丝。

后来，他们单独进行了谈话，杜本丝说出了对戈兰特先生的怀疑，假装离开了房间。听到戈兰特先生的计划后，她第二天马上去了利哈姆普敦，开始调查案情。她和汤米决定不公开身份。

不久，汤米和杜本丝找出了桑·苏锡旅馆所有可疑的人。最值得怀疑的是卡尔·文·德尼姆，是个年轻德国难民，离开德国后就沉浸

在愤怒和绝望中。好几次，杜本丝看到他和一个神秘的外国女人谈话，只要他们看到杜本丝，就会马上消失。

退休军官布里奇少校，曾在远东服役多年，经常和汤米在一起。少校人很呆板，讲了很多关于如今年轻人软弱无能的故事，是个十足的英国人。汤米不理解怎么有人会如此守旧。

旅馆的其他人真是形形色色。斯普洛特夫人冷淡无生趣，带着一个孩子贝蒂。欧卢克夫人来自山区，喜欢坐在客厅看着别人，猜别人在忙什么。明顿小姐坐在门廊织毛衣，是个老姑娘。卡利先生，为了健康到利哈姆普敦休养，动不动就发脾气，对每个人都不满，对妻子更是如此。

皮任纳夫人怀疑所有的客人，自己也很神秘，她的女儿施拉告诉杜本丝，皮任纳不是她的真名。进一步调查，才发现，皮任纳夫人和爱尔兰、西班牙的政治运动有关。

杜本丝设下第一个圈套，告诉所有人，她有三个儿子在战场上，她总是用一种特别的编码和他们交流。几天后，她发现她的房间被搜查过，有一封信也被人看过了。她和汤米又设下一个圈套，发现卡尔·文·德尼姆曾在她不在时溜进她的房间。可是后来，皮任纳夫人无意中透露出，杜本丝不在时她也进过这个房间。

杜本丝用电话窃听的办法，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说四号执行计划。杜本丝猜想，难道纳粹要侵占英格兰了？

一天晚上，所有客人都坐在旅馆的客厅谈论战事。孩子贝蒂·斯普洛特不见了。有个仆人说，看见她和一个外国女人沿着公路走了。在她房间里，斯普洛特夫人发现一张字条，让她不要通知警方。斯普洛特夫人快要疯了，大家通知了当地 ARP 监狱的黑铎克司令。在场的人都决定要亲手抓获绑匪。

他们乘着黑铎克司令的车，沿着公路寻找孩子，他们在一个悬崖处赶上了那个女人。真的是曾和卡尔·文·德尼姆在一起的外国女人。他们走向她和孩子，女人说了些话，不过谁也听不懂，好像是说如果有人继续靠近，她要把孩子扔下山崖。斯普洛特夫人从钱包里掏出了左轮手枪，打死了女人。还好，女人头部被击中，孩子得救了。

绑匪是波兰人，靠一个秘密基金度日。第二天，警方逮捕了卡

尔·文·德尼姆。在他房间里发现了隐形墨水和破坏计划方案。杜本丝和汤米觉得最后的任务就是揭露皮任纳夫人的真实面容，他们认为，她就是整个计划的主谋。

但是，第二天早上，汤米在从黑铎克司令那儿回来的路上失踪了。杜本丝很担心，她猜到汤米可能去部署什么地下活动了。几天后，汤米还是没有回来，也没有口信，于是杜本丝和戈兰特先生取得联系。“四号”就要到了，他们还没有找出头子。戈兰特先生告诉杜本丝，皮任纳夫人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但是还不知道此人与纳粹有什么联系。

没有办法，杜本丝只好向桑·苏锡旅馆的客人们公开真实身份。她想，这样一来，就能知道“N或M”代表什么，可能这个人会来威胁她的生命安全。还好，女儿的男朋友安东尼在情报部门工作，还有她的探长朋友阿尔波特，现在只能靠他们来保护了。

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个她最相信的人居然是纳粹分子，杜本丝陷入了圈套。她知道，汤米被关进了监狱，马上会被处死。纳粹分子不断盘问她，要是她在3分钟内不交出某些包裹，他们就要采取极端办法让她开口。四号的侵略即将来临，汤米和杜本丝都会被处死。此时，对于布莱斯福特夫妇而言，无聊已经不是问题。

罗伯特·史密斯

“杜本丝和汤米有一对成年的儿女，他们发现没有人像在战争时代那样需要他们。但是，这对中年夫妇又回到了过去的辉煌时代，满怀热情的查出了间谍。”

——《自传》

## 浪漫的英国女人

——以玛利·维斯特马可为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过着双重生活——一个是撰写大量侦探小说；另一个是以玛利·维斯特马可为笔名，写出了许多浪漫故事。1949年《星期日泰晤士报》上一个专栏作家揭露了她的掩饰。1930年她发表第一部作品，19年来，克里斯蒂一直隐藏着这个秘密。她



阿加莎·克里斯蒂摄于1924年

以维斯特马可为名相继发表了6部小说：《巨型面包》（1930），《没有完成的自画像》（1934），《春天里离开》（1944），《玫瑰花和紫杉树》（1947），《女儿的女儿》（1952）以及《负担》（1956）。

书迷们可能奇怪，为什么这位著名的作家要隐瞒真实身份去写爱情故事。最容易发现的原因就是，和故事本身的形式有关——爱情故事要以一种不同的撰写方式去吸引另一群观众。爱情故事通常比较多

情，情绪化，高于实际生活；重点在于描述主要人物的感情觉醒。和“家居生活谋杀案”不同，爱情故事侧重描述家庭琐事，而不会制造各种谜案。

这些小说中注入了作者个人的强烈情感，一直以来克里斯蒂都对此有所保留。羞赧、内向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从来不袒露自己的情感世界。但是她也需要寻求一个表现的渠道，这些都没法在侦探小说中得以表现。

《巨型面包》是她第一部言情小说，描述了维尔农·黛尔的故事。这是个感情细腻，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成长起来的男孩。高墙围住的花园、育婴房、总是相随左右的奶妈，从来不告诉他成人世界里的残酷现实。结果他遭遇了战争和妻子的厌弃。他被误认为在一次行动中丧生，妻子接到消息也很快改嫁。改嫁的消息传来，维尔农简直活不下去了。正在他沮丧的时候，又被卡车撞到，受了重伤，忘记了所有以前的事。他成了另一个人。虽然他的记忆慢慢恢复，维尔农再也不愿做过去的自己，以音乐家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

维尔农的故事仿佛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生活的写照，一直以来她都在和阿尔彻堡德·克里斯蒂将军的不幸婚姻中挣扎。维尔农像个孩子一样的世界，在她的小说中多次重现——这是根据她自己的经历描写出来的。失去了最爱的人让她失去方向，有了了结一生的冲动。只有通过一份事业，一份让她忠于自己思想的事业，才能使她重生。维尔农·黛尔的故事的主要情节和阿加莎·米勒·克里斯蒂的生活相似。

《巨型面包》中的自传因素不太明显，而克里斯蒂的第二部言情小说就很清晰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实际上，马克斯·马洛温（克里斯蒂的第二任丈夫）认为《没有完成的自画像》讲述了早年克里斯蒂的生活情况。《没有完成的自画像》通过对自我的描述介绍了主人公瑟琳娜的遭遇，她是个富有想象力、内向、喜欢依赖别人的女孩。和维尔农一样，瑟琳娜也住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高墙围住的花园、育婴房和照顾她的奶妈。她渐渐长大，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开始写作，忍受着具有摧毁性的外伤。这个爱情故事，讲述了阿加莎·米勒·克里斯蒂的早年生活，从她在托尔奎的童年写到后

来和克里斯蒂将军的离婚。虽然她后来出版的《自传》让读者也了解到克里斯蒂的生活，《没有完成的自画像》还是更加贴近事实。

瑟琳娜一生受到两个女人的影响——祖母和母亲。其中，母亲米利亚姆，对瑟琳娜的感情影响最大。她们的关系非常亲密，以至于后来瑟琳娜已经有了丈夫和孩子，还是为了母亲的突然去世伤心欲绝。不久，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宣布要离开她，瑟琳娜的世界坍塌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26年也面对同样的遭遇。）

瑟琳娜变得虚弱，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发疯，她觉得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自杀。她担心丈夫会杀掉他，也许自杀后，丈夫就一身轻松，不用再和她纠缠下去。瑟琳娜挣扎着，害怕独处，对于生活，她觉得就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也许太直白了。对于克里斯蒂，这部爱情故事就像驱除痛苦的咒语；她本可以不按照自己生活的经历写出过去发生的事，可是在这里，她不愿意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了。

维尔农的《巨型面包》和瑟琳娜的《没有完成的自画像》是姐妹篇——两个纯洁的孩子不得不从安全的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用自己的感觉去认识自己的本质。从价值观和生活经历来说，维尔农和瑟琳娜代表了青年时代阿加莎·克里斯蒂不同的侧面，她们都生活在维多利亚黄金时期，经历了人生危机，最后在战后的新英格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十年后，也就是1944年，克里斯蒂发表了《春天里离开》。这部作品可能算不上自传，但多少也反映出克里斯蒂对于中年妇女心理的探究。琼正感受到对自己和家人的怀疑。在她的一生里，她总是听从别人的要求，满足别人的期望。如今，陷入沙漠，等待别人挽救的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孤独，她全身心地去寻找答案。丈夫是不是真的爱她？孩子们是不是在乎她？会不会她总是在重复同一种生活？

这就是典型的中年人心理危机。人们知道克里斯蒂对这个女人的感受有着深刻的认识。在爱情小说中，克里斯蒂有机会对在侦探小说中不可能常涉及的东西进行描写——人际关系、家庭的流动性、依赖性的影响以及分离的痛苦。

《玫瑰和紫杉树》中，克里斯蒂描写了一个迷人的年轻女人的痛



阿加莎·克里斯蒂，分别摄于 20 世纪 20 年代（和女儿罗莎琳德在一起）、30 年代和 40 年代。

给莎拉或者她自己带来欢乐。安非常痛苦，女儿以婚姻的方式来反抗

苦抉择，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男人”。伊莎贝拉本应该嫁给贵族堂兄，可她又迷上了约翰·加布里尔，这人只是个平庸粗鲁的机会主义者。一次，加布里尔取笑伊莎贝拉对痛苦毫无忍耐力；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用一根点燃的香烟烫她——她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忍住了。纯洁的伊莎贝拉放弃了堂兄，要和加布里尔私奔，一切都乱了套。最后，她不顾一切的保护加布里尔；而他（最后）也因为她的牺牲也变得尊贵，成了一个狂热的宗教信仰徒。太牵强了？这完全是个浪漫的故事，只可能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杂志中找到类似故事。

克里斯蒂将爱情故事和人们的常识以及个人经历联系起来，使她的小说《女儿的女儿》（1952）更加成功。安有一个 19 岁的女儿莎拉，虽已步入中年却仍风韵不减。她要开始第二次婚姻，又要全身心照顾好女儿，这让她筋疲力尽。责任心让她放弃了机会。但这种奉献并没有

她，这真是一场灾难式的婚姻。最后，莎拉摆脱了这种痛苦的关系，嫁给了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男人，安只好一个人度过余生。

这个故事是要解放所有的母亲，警告所有的女儿，这也是在《没有完成的自画像》中要表现出的一种呼声。克里斯蒂成熟了，她的思想也老到了。她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描述了母女关系的多种层面，忌妒心、要求、还有对社会压力的反应。克里斯蒂又一次描写了生活在周围的人们。

《负担》(1956)就讲述了一个相似的主题，姐姐的责任感和妹妹的自由之间产生了矛盾。劳拉深感自己保护妹妹雪丽的重担——她的动机就不对。因为雪丽本身是有独立思想的一个人，对自由的渴望就像姐姐照顾她的感情一样强烈。

可笑的是，劳拉保护雪丽的所有计划都考虑失当。她想把雪丽许配给一个合适的男人，这简直成了灾难。剧情的发展把我们带入高潮，但是主题很清晰，毫不夸张地说：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没有人，即使她是一片好心的姐姐或母亲，都不能过分地保护自己深爱的人。

所有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都给我们带来了信息。早期的作品都是主人公对于生活中血与泪的辛酸史，也是对童年以及田园诗般的家庭生活的回忆。后期的作品中出现的声音不是来自那个年轻、辛酸的克里斯蒂，而是一位成熟女人，以讲故事的方式告诫着无知的人们。

帕特立夏·梅达  
尼克·斯波尼克

## 十个什么人？

黑鬼？这是一个值得质疑的词。

阿加莎女士最出名的谜案之一，《十个印第安小孩》（也叫《无人生还》）1939年首次出版时名为《童谣谋杀案》。正如 G. C. 拉姆希在《谜案之母阿加莎·克里斯蒂》中写道：

没有人会想到，在儿歌中使用“黑鬼”这个词，会暗示着某种偏见或谴责……在这么一个国家里，到 60 年代黑人变得如此的罕见、稀有。

可能克里斯蒂和拉姆希以为“黑鬼”是个纯洁的字眼，但是根据词源学来看并不如此。“黑鬼”一词源于“黑人”英国北部（以及爱尔兰）口音，1587 年首次写为“neger”。第一次提到美洲黑人还要追溯到约翰·洛尔夫 1619 年的游记：“荷兰商船卖给我们 20 个黑鬼……”

17 世纪，“黑鬼”是个寻常的字眼，认为是“黑人”的变体，直到 1825 年美国废奴运动者以及许多黑人对该词的使用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这是对黑人民族的贬义性俚语。从美国内战时期开始，“黑人”就具有了蔑视的成分。大约从 1855 年开始，这个词用来指任何一个有黑色皮肤的人。

当然，20 世纪这个词有着侵犯别人的意味，因此有点让人吃惊的是，这个有争议的词并未埋在克里斯蒂的故事中，她的故事里，这个词是该用就用，放在开头或是结尾，在封面上——甚至在电影海报上也出现了。

1966年10月3日，在英格兰伯明翰，克里斯蒂焦急的追随者们在售票处等待着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首映，民族歧视协调委员会的人们在影院门口游行，反对影片名字中使用了“黑鬼”一词。

在这以前，铎德的密德公司注重社会效益的出版商们，想用“印第安人”来代替有冒犯意义的“黑鬼”。拉姆希非常赞成这样的变动，说它是“令人鼓舞的”，认为美国的印第安人正受到世界的瞩目，“是国家的财富”。虽然这部作品还有一个名字叫《无人生还》，大多数人还是更了解这部书和电影的“印第安”名字。

整个故事情节围绕着“童谣谋杀案”的英格兰摇篮曲展开，而不是美国的“十个印第安小孩”。美国的这个广为传唱的童谣只是一个数数游戏，“一个，两个，三个小印第安人”，等等。美国人对这首没有调子的英格兰民谣并不了解。

“童谣谋杀案”告诉了我们整个案情的发展：

十个印第安男孩去吃饭，  
一个噎死了，就剩下九个；  
九个印第安男孩深夜方才入睡，  
一个在睡梦中死去，只剩下八个；  
八个印第安男孩来到了德文郡，  
一个被扔在了后面，于是剩下七个；  
七个印第安男孩砍柴火，  
一个把自己砍成两半，剩下六个；  
六个印第安男孩捅了马蜂窝，  
一个被大黄蜂蜇了，只剩五个；  
五个印第安男孩去打官司，  
一个被告上了法庭，还有四个；  
四个印第安男孩出海远行，  
一条红色的大鱼吞下一个，还剩三个；  
三个印第安男孩去了动物园，  
一头大熊拥抱了一个，还剩两个；  
两个印第安男孩坐在日头下面，

一个被晒的吱吱响，还剩了一个；  
只剩下了一个印第安男孩，  
他上吊自杀了，一个也不剩了。



法国版（左图）保留了原名——没有冒犯意义。最近的两个电影版（1965年和1975年）改成了美国名字，而最早的银幕版用了童谣的最后一句话。

很明显，这首民谣有两个结尾。最初的民谣是以上吊结尾的，可是后来的民谣中，最后一个男孩结婚了……“他结婚了，一个也不剩了”。克里斯蒂在小说中使用的原稿，在电影中使用的“结婚”一说。两种结尾都很奏效。

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还剩了三个

| 角 色    | 1945       | 1965        | 1975       |
|--------|------------|-------------|------------|
| 冒险家    | 路易斯·黑沃德    | 修·欧布莱恩      | 奥利弗·利德     |
| 秘书     | 朱恩·杜普瑞     | 雪丽·伊顿       | 埃尔克·桑默     |
| 法官     | 巴里·菲兹杰拉德   | 维尔弗利德·海德—怀特 | 理查德·阿顿波拉   |
| 医生     | 沃尔特·哈斯顿    | 丹尼斯·普莱斯     | 赫尔伯特·罗姆    |
| 将军     | C. 澳布雷·史密斯 | 利奥·吉恩       | 阿铎尔夫·瑟利    |
| 老处女/演员 | 朱蒂斯·安德森    | 达利亚·拉维      | 斯蒂芬·奥德兰    |
| 私家侦探   | 罗兰·扬       | 斯坦尼·霍洛维     | 吉尔特·弗洛布    |
| 花花公子   | 密斯彻·奥尔     | 法便          | 查尔斯·阿兹纳弗   |
| 男仆     | 理查德·黑德     | 玛利奥·阿铎弗     | 阿尔波特·德·曼多扎 |
| 管家     | 奎尼利奥纳多     | 玛丽安·霍普      | 玛丽亚·罗姆     |

(注意：每个人的姓名根据扮演角色的演员的不同国籍，或是编著者的意愿作出了调整。布洛尔和阿姆斯特朗是唯一在1975年原版小说保存的人物姓名。其他演员的名字只是在姓氏上有所变动，没有明显原因。比如，秘书不是安，就是维拉。)

### 地点

1945年：印度小岛。客人们乘船来到小岛。

1965年：阿尔卑斯山的旅馆。客人们乘坐缆车来到旅馆。

1975年：伊朗沙漠中的旅馆。客人们乘坐直升机来。

### 令人烦心的角色

在原著中，英格兰上层社会中不可一世、冷嘲热讽的花花阔少。

1945年，他是一个在逃亡国外的俄国王子，由密斯彻·奥尔扮演，他的死骇人听闻，就在谋杀之前他还好好地喝了几杯，庆祝他自

己犯下的罪行。

1965年，由法便来扮演讨厌的通俗歌手麦克·雷文，他和米斯彻·奥尔一样，抱怨什么事情以前总是哼哼片中的民谣，或者说，在他死以前一定要哼哼一下？他可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干上一杯。

1975年，查尔斯·阿兹纳弗扮演这个编曲者的角色，这让我们想起了查尔斯·阿兹纳弗本人，他不仅唱了主题歌，还要在影片中加上他的一首歌，然后干杯，道晚安，才作罢。制片人的钱花得真是地方。

### 选择你的欧文先生

在第一部里，管家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酸盐，和书中描写的一样。

第二部电影注重一些引人注目的时尚，管家想乘缆车逃走，车却翻进了脚下的大峡谷中。

1975年，影片运用了传统的办法，管家在附近废墟中的石柱旁被人勒死。

### 管理者

C. 澳布雷·史密斯爵士扮演了老态龙钟的曼德雷克将军（书中叫做玛卡尔瑟）。这个军人的形象在1965年的版本中更令人起敬。他干的事情更多了，比如组织人们调查神秘的欧文先生。1975年的影片中，阿铎尔夫·瑟利扮演的这一角色却和世界闻名的笑话中意大利军队形象异曲同工。

### 另一个女人

《无人生还》中，朱迪斯·安德森扮演了艾米利小姐，是个冷酷无情的有钱老姑娘，是她把侄女逼得自杀。重新拍摄的影片中角色发生变化，制片人请了一位更漂亮的女人扮演这个角色。艾米利变成了伊尔娜，是一位世界级影星，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杀死了丈夫。

故事中还添加了这样的情节——将军曾经遇到过伊尔娜，一开始她否认这次会面，因为这与丈夫的死有联系。他们会面的地点根据不

同情况作了调整——1965年的影片中在柏林相遇，1975年在西贡。

### 性与暴力

电影的发行和当时的时代标准相符，对于不同角色的死亡处理得极为谨慎。因此，能看到可怜的演员头部正面中枪的惨景，让我们吃了一惊（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能相信）。

1965年以前，观众们要求电影的真实性，《十个印第安小孩》严格遵守了这一原则。男仆的角色被一个自我吹嘘、丧心病狂的神经病患者取代，这样一来，他和大男子主义的修·洛姆巴尔德才会发生冲突。这两个人仍然保持着优秀的电视传统，进行了长达5分钟的无血搏斗。他们一次又一次在楼梯上上下下地折腾，人们这么评价，“好了，好了——这就够了”，当然够了。

更加有趣的是，修和秘书安的关系也有了有趣的发展，只有1945年的影片中没有这一情节。雪丽·伊顿扮演了这个年轻“火辣”的女人。修·欧布莱恩利用了环境，让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的恋爱场景都成为了现实。毕竟，伊顿小姐有能耐做到了，就像她在头一年的《金手指》中扮演金发女郎一样，她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1975年的影片虽然简直是前一部的翻版，还是非常保守。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电影中描述性与暴力胶片的长短。修和男管家打架的场景保留了下来，但是爱情场面却远不如奥立弗·利德和埃尔克·桑默1965年的版本有活力。如果你看过德国版的桑默小姐表演后，再去看看1965年穿着难看外套的伊顿小姐扮演的这一角色，一定会觉得十分惋惜。

### 神秘的客人

是的，是在1975年的影片中扮演“欧文先生”的奥尔森·维尔斯的声音，让这一混乱的电影越来越混乱。

### 每况愈下的规律

1945年的电影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1965年的影片，有人喜欢有人讨厌。

1975 年的版本受到了严厉的抨击（“伊朗的世界性灾难”——《纽约时报》）。

#### 没有评论的引用

波斯里·克劳瑟在《无人生还》评论的最后一句中写道：“对于凶手的表演——只有让您自己去看了。”

麦克·特尼堡



## 藏书室女尸之谜（1942）

“夫人，噢，夫人，图书室有具尸体，”女仆玛丽歇斯底里地喊着，她叫醒了将军和班德里夫人。这是个安静的秋日早晨，格辛顿邸传来消息，身着白色闪亮晚装的高个金发女郎，在图书室壁炉垫上被人用晚装的肩带勒死。

很快，警方开始调查居住在这里的人——房主，管家，仆人。为了寻求安慰，班德里夫人派车到村里去接来了朋友，年长的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深谙人类的天性，有一套奇怪的处理办法，她到了以后仔细地检查了尸体。记住了裙子的样式、死者的手和面部表情。但是她也并没有马上解释什么。

这宁静的地方怎么突然会出现这样的尸体呢？她是谁？为什么被人扼死？她从哪儿来？流言和猜测像野火一样在圣玛丽·米德小城弥漫。警署提供的走失人口报告中，斯莱克探长发现，其中包括六十五岁的巴尔纳德夫人；黑发女导游帕米拉·里夫斯；对了，最新的报道是关于一个叫做露比·金恩的小姐，18岁，金发，5英尺4英寸高，身着晚装——昨晚在达尼茅斯的马杰斯蒂克旅馆走失。一个叫做杰菲逊的先生报的警。

向旅馆作了询问，证实了她的失踪，警方通知了她的近亲堂妹约瑟芬·特纳。约瑟芬被带到了停尸房，战战兢兢地认出了尸体：“是露比，没错。”

警署长官哈帕、斯莱克探长和小镇的警察局长梅尔彻上校，追查线索，有条不紊地进行调查。同时，班德里夫人和马普尔小姐到马杰斯蒂克度假了，想自己去寻找一些线索。她们找到了一堆感兴趣的

东西。

她们怀疑巴斯尔·布莱克，他住在沿着公路下去一英里的恰兹维斯村。他是个品行不端的花花恶少，和伦敦的一批人打过交道，在影视业也小有发展。他身边常有一位金发女郎。有时候他会住在马杰斯蒂克，并且露比·金恩的手袋里有他的照片。

还有其他的怀疑对象：约瑟芬·特纳是个优雅能干的女人，在马杰斯蒂克表演舞蹈和桥牌游戏，这都很适合她不稳定的情绪和姣好的面容。她和好几个叫杰菲逊的人打过桥牌，而且最早意识到露比的失踪。

康维·杰菲逊强健，精力充沛，也很好说话，但是心脏有点问题，在一次飞机失事后就以轮椅为伴了，他的两个孩子在事故中丧生。他非常喜欢露比·金恩，她的年轻和美貌，总能让他想起女儿洛莎曼德。他总是很关心她。他还养着孙子彼得·康维和媳妇阿德莱德·杰菲逊，这个年轻的女人已经照顾康维好几年了，虽然她现在的兴趣和活动已经开始以别的男人为中心。他还要养着女婿马尔克·加斯科尔。马尔克是个坦白，藏不住事的男人，嗜赌成癖，总是因为生意或拜访朋友去伦敦。

雷曼德·思达尔来自德文郡的思达尔家族，是舞蹈和网球高手，也是马杰斯蒂克漂亮迷人的雇员。在晚宴上常和露比表演舞蹈。

乔治·巴尔特雷拥有一辆弥诺 14 轿车，并引以为豪，也是马杰斯蒂克的常客。乔治还很年轻，迷上了露比·金恩，也是在她失踪前最后见到的人之一。他成天泡在酒吧里，好像是故意装作记不起什么，说话也结结巴巴。他漂亮的车子在一个采石场里被人烧毁，里面还有具尸体。

只有一个凶手吗——为了达到目标，杀死一个人还不够吗？有人因为憎恨、贪婪、复仇或是惩罚进行合谋？是谁？为了什么？每个人都值得怀疑，马普尔小姐怀疑每一句话和每一种解释，小心地设下了陷阱，她的想法就建立在圣玛丽米德的日常生活和她对真相的敏锐调查上。

海伦·逢·洛桑斯迪尔

“我相信如果我只写两本书，并且在写作中改变两本书的风格，会让我以崭新的感觉去工作。一本是《藏书室女尸之谜》，很早以前我就想写这本书，另一本是《N或M》……”

——《自传》



## 魔手（1942）

“清新的空气，平静的生活，无所事事——这就是给你的处方。你的姐姐会照顾你。吃饭，睡觉，模仿植物王国的生活，”医生这么说。这么一来，杰瑞·波尔顿，在姐姐约翰娜的照料下，去治疗飞行事故中受的伤。他们在山上租了一栋房子，可以俯瞰利姆斯铎克城，去那儿不仅仅是因为安静，还因为他们俩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也不认识周围的人。

一星期不到，他们住下了，房东爱米丽·巴尔顿小姐第一个拜访了他们，留下了名片。不久，有几个人接二连三地来访了，律师妻子斯名敦夫人；医生的妹妹格利菲斯小姐；牧师的妻子丹·卡尔瑟洛普；还有派先生。

一个星期后，在这个小地方用传统的方法向他们表示欢迎之后，他们收到了第一封“信”。

一天早上，杰瑞发现了一封由当地寄来的信，地址是打印的。一开信封，他就看到了一张令人厌烦的字条，所有的字都是把印刷好的字和字母剪下来，然后拼在了一张纸上。这封信告诉他们一个可怕的事实，说他和约翰娜并不是姐弟。并且，这封信没有署名。

约翰娜非常恼火，后来又觉得这事挺有趣。杰瑞把信丢到壁炉里，说这种无聊的东西“就应该被这样处理掉”。可是，他表面上装作没事，却有点心烦意乱。

后来，当地的欧文·格利菲斯医生给他做体检，杰瑞提到了这封匿名信。格利菲斯立刻变得很兴奋；当地还有一些居民也收到过同样的信。不过，通常信上总是谴责收信人曾从事非法的性活动。据说，

斯名敦律师和女职员，可怜的老金奇小姐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位40岁的小姐戴着个夹鼻眼睛，还长着鼠牙。医生自己也受到批判，说他和女病人建立这种关系不符合职业道德。

利姆斯铎克是个古老迷人的小镇，建于诺尔曼征服时期。现在——如果有人相信匿名信的作者——这地方可成了培养肉欲的温床。

小城的领导者们包括上述的老姑娘爱米丽·巴尔顿，也是该地最后一个有地位的老姑娘。她生活条件优越高雅，老仆人弗洛伦斯一直很照顾她，这个人家里至今还给她留着两个房间。

米干·亨特看上去就是那种骑着蹩脚单车的女郎，死心塌地要跟着杰瑞，后来发现其实杰瑞自己也常常保护她，这让约翰娜觉得很好笑。

律师和斯名敦夫人有两个儿子，有时他们还能想起斯名敦夫人的一个女儿——米干·亨特，这是她在家乡结婚生的女儿。儿子由爱尔茜·霍兰德精心照顾，这个女人像女神一样美丽无比，却没有女神的品格。

格利菲斯医生对于约翰娜感到尴尬不安，觉得这个女人难以捉摸，这一点被她的姐姐爱密发现了。这个女人有个怪脾气，认为如果一个人无所事事，一定会接二连三地碰到麻烦。

再讲讲派先生，他觉得美丽是人生的目标。在他看来，利姆斯铎克正面临着一场角逐。

神秘的牧师瑞维瑞德·加里布·丹·卡尔瑟洛普管理着精致的15世纪教堂。他的妻子知识渊博，力大无比，人称丹·卡尔瑟洛普夫人，对于教区的事情完全不放在心上，但是永远能把手中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丹·卡尔瑟洛普夫人一向相信直觉。

小城的下层人一般是别人家的佣人。爱尼斯似乎看到了什么事；帕特里吉好像感觉到了什么；洛斯觉得自己知道真相；弗洛伦斯也时刻警惕着，这是她的天性。

官方派来调查此事的是当地警署长官奈什，悄无声息地对这些信件进行调查。奈什请格雷夫斯探长过来帮助他。格雷夫斯探长的特长就是调查匿名信和匿名信的笔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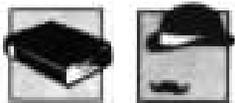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最后，居民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收到信的人自杀了。

现在，他们中肯定有人写了信：这个人，对于这桩凶杀案也要负责。究竟是怎么回事？会有更多的人死掉吗？来到卡尔瑟洛普家的马普尔小姐可能会找出这位神秘的作者。也许这不仅仅是自杀。毕竟，“有烟的地方，就肯定有……”

鲍尔和卡迪·金姆佩尔

“我发现我喜欢的另一部作品是《魔手》。重读十七八年前的作品确实是个很大的考验。一个人的观点总是在变化。有些观点经不起考验，有的看法却经久不变。”

——《自传》



## 啤酒谋杀案（1943）

（又名：五只小猪）

如果你有什么坏念头，你肯定不希望这样一个人站在面前——赫克尔·波洛。他审视一个人的脸，就和小人物读报纸一样认真。

《啤酒谋杀案》一开场，波洛马上意识到年轻的卡尔拉·里马恰特在打量他，并且很失望。

“你到底觉得我是个江湖骗子，还是你需要的人呢？”他问道。

卡尔拉很诚实，坦言她并不确定。可是很显然，有什么事情正在困扰着她。

为了让自己不那么尴尬，波洛继续问她。我是不是太老了，他很想知道。

“是的，的确挺老，”卡尔拉一点也不懂得在必要的时候讲点没恶意的谎话，免得伤害别人的感情。她坦言，现在急需一位用钱可以买到的最佳侦探。如果是一个不是那么自信的人，可能会因为卡尔拉的怀疑而生气。不过这可伤不了波洛。“别人都这么说，”他说，“我就是那个最好的。”

卡尔拉当然需要最好的侦探，因为这桩案子扑朔迷离。她5岁那年，父亲爱密斯·克雷尔就中毒死亡。母亲接受审讯被判为有罪，一年后死在监狱里。卡尔拉被送往加拿大，和叔婶住在一起，名字也改了。

但是在卡尔拉·里马恰特，也就是卡洛林·克雷尔的21岁生日那天，突然知道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虽然她现在是女继承人，是一

位著名画家的女儿，她的父亲却是被母亲毒死的。她母亲也叫卡洛林·克雷尔，给她留了一张字条，让她在21岁生日那天看。这张字条上说母亲是无辜的。

卡尔拉相信了。可是她正要结婚，未婚夫有时候会用一双有色眼睛看待未婚妻。没人能说出这种表情是什么意思，可是，这种态度的含义还是很清楚的——母亲是杀害丈夫的凶手，那么卡尔拉本身也值得怀疑。不知道哪天，未婚夫就会在吵架后不得不喝下点什么东西。卡尔拉觉得这种怀疑的眼神威胁着婚姻，她希望有人能证明母亲不是真凶。

即使这案子过去这么多年了，也很难证明一个人是无辜的。就连克雷尔夫人自己的朋友也觉得她是有罪的。这案子的检察官早就去世了，但是如果波洛想要找出不利于克雷尔夫人的证据，根本就不需要去向检察官打听。克雷尔夫人的辩护律师说她和任何人一样都可能犯罪。律师在法庭上力证她的清白，说明克雷尔先生是自杀身亡。可是克雷尔夫人自己没有最终挽救自己的生命。

有许多证据都不利于她。她有杀人动机——克雷尔长期不忠诚于她，夫妻俩常常打架。克雷尔竟然把一个女朋友带到家里。他的女朋友爱尔莎·格丽尔居然在就餐的时候，当着很多客人，说她“要是住在这所房子里”，会怎么精心摆放家具。

接着就是一场不出意料的恶战。克雷尔夫人告诉爱尔莎，“在我把他让给你之前就会杀了他”。几个小时以后，爱密斯就死了，死前喝了一瓶妻子给的啤酒。酒瓶上只有他的指纹，显然她事先把自己的指纹擦掉了。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克雷尔夫人。黑尔督察检查了克雷尔夫人的内衣裤，找到一个香水瓶，曾经装过毒药。瓶子上只有她的指纹。她过去的生活情况也对她不利。小时候，由于嫉妒成狂，她把一个沉重的镇尺砸在还是婴儿的继妹身上，继妹因此被毁容。

克雷尔一直为她十几岁时犯下的罪行忏悔，受到伤害的妹妹安格拉·瓦伦成为克雷尔家中受到关爱的成员。可是督察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很多东西。

动机和手段都调查清楚了——许多证据表明这是一桩家庭杀人

案。留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究竟是出于情感上的需要，还是揭开了事情的真相呢？还有谁可能干下这罪恶之事呢？

情人爱尔莎·格丽尔不仅想要房子，想安排房中的陈设，她还想要这个男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是她想杀人，对象肯定是这个男人的妻子。

安格拉·瓦伦一直在和她的姐夫打闹，她承认曾恶作剧地在啤酒中放了些盐。可她只是个调皮的孩子。

安格拉的家庭教师是个正直的老妇人，她鄙视爱密斯的荒唐放纵。可是，会有人为表明自己的做人方正而跑去杀人吗？

这杯毒酒下肚时，还有两个人在埃尔德贝里庄园。米瑞迪斯·布莱克是这个家庭的朋友，他多愁善感，是个贵族，用不着工作，整天沉醉于研究草药。从童年时起，他就很喜欢克雷尔夫人，总是以朋友的身份安慰受到创伤的寡妇，这也没什么可怀疑的。可是如果克雷尔夫人是无辜的，肯定有人向警方提供控告她的材料。米瑞迪斯这么忠诚，不太可能做这种事。

米瑞迪斯的哥哥游手好闲，不讨人喜欢。但是，克雷尔夫人的丈夫行为不轨时，他就去安慰她。他和爱密斯也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最值得怀疑的就是卡尔拉死在监狱里的母亲。只有靠波洛来揭开啤酒谋杀案之谜。

辛迪·路斯



## 零时（1944）

（又名：走向决定性的时刻）

奄奄一息的自杀者在病床上就开始抱怨好心救了她的人……

一个网球运动员正在安排现在的妻子和前妻会面……

警察局督察奇怪为什么自己还在上学的女儿要承认自己犯了罪，可是她根本没有……

一个上了年纪的律师心脏不太好，可他不得不改变旅行计划……

这一切表明……谋杀案。

“谋杀就要发生了，”著名的律师特瑞弗斯在做完例行的谋杀案调查手续后，这样评价，“故事多年前就发生了。多年以前，有时候所有的事凑在一起，把某些人在某天的某个时间带到某个地方。所有的事都向一个特定的点发展……接着，时间就到了最顶端！零点！”

读者们可能也感觉得到，生活就是为了达到一个个目的，向着无情的命运迈进。有这种感触的读者可能会偏爱这本书。还有些读者，生活中不太依照规律办事，这种人看到他们洗衣店的衣服被送回来，就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读者可能不太相信以上的说法，但至少他们会觉得这可爱的谜案挺有趣。

这次谋杀案中，死者卡米拉·特瑞斯里安头部受到重击，她是格尔夫点海滨房产的女主人。这件无法挽救的事情就发生在9月12号，那天，一场不太寻常的家庭聚会正要结束，“家庭成员”包括：特瑞斯里安夫人的养子内维尔·斯特雷吉和他的新婚妻子凯；他的前妻奥德里；还有奥德里家里的哥哥托马斯·洛伊德，为了这次聚会，特地

从马来西亚回来；还有凯帅气的“挚友”特德·拉提玫也不离她左右。

都是些亲人，不管怎么组合，他们互相都很了解。但是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知道在这次聚会7个月前发生的事。准确地说，是2月14号发生的事情。凶杀案的详细计划已经成稿。真是个愚蠢的计划，有人想。计划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检查……所有可能出现的证据都被烧毁了。

一桩谋杀案发生后，出现了不少证据。在特瑞斯里安夫人卧房，也就是案发现场，人们发现了一个沾满血迹、头发和指纹的高尔夫球棒。一个仆人说，他无意中听到，案发当晚那个房间里有人激动地争吵。还有一件袖子和袖口上沾有血迹的黑色上装。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人——内维尔·斯特雷吉。还有动机。特瑞斯里安死了，斯特雷吉就能继承5万英镑。

斯特雷吉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是个受欢迎的网球选手，可是并不是顶级运动员，英国人一般都认识他，因为他在赛场上总表现得像个运动员。他想要妻子在格尔点和前妻见面，4月份他的计划第一次执行就造成了麻烦。而且，凯·斯特雷吉拜访特瑞斯里安夫人时，日子不太好过。夫人抓住一切机会“老是对我抬起那高傲的鼻子”。（“没有教养”是卡米拉夫人对她作出的评价。“他的父亲因为打牌把所有的东西都输光了”，夫人还告诉同伴和密友马丽·爱尔丁，“幸亏他不久就死了。凯的母亲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好像她“在里维埃拉已经臭名昭著”。）

对于凯来说，本来这次来访就很不愉快，再加上要“认识”奥德里·斯特雷吉，别人都知道这个女人为了内维尔遗弃她伤心了3年，这种安排太疯狂。内维尔说这是他的主意。可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又一次“一点也不像是内维尔”谋杀了继母！可是证据就摆在那儿。

苏格兰场的巴陀长官收集了证据。他知道，这种物证是最难驳回的。他也知道物证是最难得到的。此案中如山的铁证让他起了疑心。内维尔·斯特雷吉好像被人诬陷了。

真不省心！一方面要找出真凶；另一方面还要找出谁是真正的受

害人。究竟是有人想杀害卡米拉·特瑞斯里安夫人，还是想陷害内维尔·斯特雷吉，或者都有可能？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特瑞弗斯先生是个有心脏病的律师，那天他到格尔点拜访，好像知道了什么，讲了一个孩子的恐怖故事，这个孩子用弓箭杀死了一个玩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个事故，除了一个人，因为他每天都看到小孩偷偷练习射箭。

特瑞弗斯是不是在暗示，当年那个格尔点的小孩现在长大了？不过他永远不会告诉我们真相了——那晚他回到旅馆，电梯坏了，他不得不爬上三楼——结果心脏病发作死了。电梯呢？当然没坏。

一定有人在暗中操纵着这一切。要不然就是这个愚蠢的凶犯运气太好了。不管什么情况，在什么证据都指向别处的情况下，逮住凶手实在不容易。再聪明的凶手，即使提前做了周密的安排，都会犯错误。因为命运是不可操纵的，事情不可能总按照计划进行。

简·奥克森博格



## 死亡终局（1945）

公元前 2000 年富饶的尼罗河谷孕育着一个繁荣的文明。这部作品是克里斯蒂为数不多的一部历史小说，这里出现的尸体比特德王坟墓里的黄金还多。

瑞尼森布结婚 8 年了，她回到父亲英姆霍特普的家中，父亲是个富有的商人、地主兼牧师。她的丈夫去世了，年轻的寡妇很高兴回家，看到一切都那么安详如旧。

可是，过了几天平静日子，生活就乱套了。父亲刚做了长途的商务旅行，就带回来一位年仅 19 岁漂亮的诺夫蕾做小妾，这个放荡的女人，让瑞尼森布和她的 3 个兄弟及夫人们都很失望。

很快，诺夫蕾对年迈的英姆霍特普发挥了自己的威力，让 3 个兄弟亚姆斯、索别克和伊皮都得不到父亲的遗产。诺夫蕾对待这里的女人就像对待尼罗河岸的泥土一样不放在心上，对佣人海蕾却特别友好。从埃及北部来的卡曼尼让她们参与了马上就要进行的血腥行动。

但是当瑞尼森布意识到她应该提防诺夫蕾时，这个女人却在悬崖脚下死去了，尸体被送到了庄园的坟墓。

虽然所有人都觉得这纯属意外，房子里弥漫着猜疑。亚姆斯平常是个温顺惧内的男人，妻子萨迪皮管着他，可现在他神气了。最爱吹牛的索别克，突然安静下来。庄园里的其他人也或多或少有了变化。

只有瑞尼森布、抄写员霍利和奶奶爱莎看问题比较客观，意识到诺夫蕾的死并不是意外，而是谋杀。虽然他们 3 个人都没有把疑虑或想法说出来，后来，庄园里的人突然一个接一个地被谋杀了，而且死前没有任何征兆。

萨迪皮在墓地参观后死了，正好就在发现诺夫蕾尸体的地方。

英姆霍特普害怕自己就是下一个，于是把房产分成两半，让两个大儿子合伙管理。但是正当两个儿子亚姆斯和索别克喝酒庆祝时，两人都病了：酒里有毒。病了几个星期，只有亚姆斯活下来了，可是也卧床不起，索别克死了，家里只有英姆霍特普和年轻的伊皮还保护得很好。可他们俩整天担心，什么人都不相信，甚至互相也都不信任，整日神志不清，十分紧张。

还有一个担忧，据说这是诺夫蕾对这个家庭诅咒的结果。整个家庭都祈求英姆霍特普过世的妻子的佑护，以致他们吃东西前都让仆人先尝尝。

所有的照料都是白费心机，伊皮还是淹死在一块水田里，爱莎睡前按摩用的薄荷上沾了毒药，渗入皮肤，她也死了。人们对海蕾越来越怀疑，可她也被勒死了。现在只有英姆霍特普、瑞尼森布、亚姆斯、霍利、卡曼尼、索别克的妻子凯特还活着。

整个庄园成了殡仪者的天堂，葬礼策划人在这房子里住了下来，裹尸布比马西市场大减价时销路还好。

霍利和瑞尼森布一直都互相依靠，互相支持和保护，只要发现有人会遭毒手，就互相转告。他们都不相信诅咒的说法，觉得凶手肯定就在他们身边。可到底是谁？

一天下午瑞尼森布收到纸条，霍利约她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在墓地见面。想到可能他发现了谁是凶手，她冲过去，爬上了沿着山崖的石头路，来到墓地的入口。她一直等到西方天空中最后一道阳光都消失了，还没有看到霍利。然后，她准备回去，从阴影处，凶手走出来了，她很快认出了凶手，还叫出了来者的名字。

是她精神失常的父亲？还是她相信甚至深爱着的霍利？可能是陌生人卡曼尼，爱情专家却从不涉足爱情？她的哥哥亚姆斯还是嫂子凯特？会是诺夫蕾的灵魂还是其他“复活”的人？

只有金字塔才知道这个秘密。

理查德·雷吉斯

“史蒂芬（格兰维，一个埃及谷物学者）和我争执过这个结局，可惜最后我做了让步。我总是为了这种事懊恼不已……现在当我重新读这本书时，还觉得应该把结尾改掉——也就是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否则你会对自己不满。”

——《自传》

## 在老贝利的审判

“我不太会写法庭场景”，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自传中这么告诉制片人彼德·桑德斯。

“我不懂得法律程序。我不能把自己弄得跟个傻子似的，”她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

英国审判的戏让她无法抗拒，不久以前，她改编了一部短篇小说，将它搬上舞台，《控方证人》没有描写法庭上的活动。

她想办法解决这件事，这是她在第一部作品《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必须解决的，这案子发生在老贝利——过去和现在都是伦敦和周边地区的刑事法庭。

老贝利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法庭之一，准确的名字是中央刑事法庭。人们往往把这个地方和法律联系起来——这是一座现代建筑，巨型圆顶上有一座象征着公正的天平，整个建筑坐落在臭名昭著的纽格特监狱顶部。这座监狱在1218年就有记载了，15世纪得以重建，接着在伦敦大火中毁灭。1780年再次重建，同年发生的暴乱又毁坏了这座监狱。中央刑事法庭于1834年建成，现在的建筑于1907年竣工。

这个法庭只处理情节严重的案件；根据英国法律，谋杀罪算得上最严重的刑事罪，仅次于叛国罪。

在这个高级法院里，律师扮演法律顾问的角色，而不像地方法庭或乡镇法庭那样，律师只帮助顾客辩护。辩护律师只有一人，既为国家（指控方）起诉，又为被告人（辩护方）辩护，由国家判决案件。

传统的黑袍，白色假发，再加上英国法典的古式英语，让整个审判变得戏剧化。向法官提要求前必须说“如果大人愿意”，律师们互

相尊称为“知识渊博的朋友”，即使在最针锋相对的时候也要如此。律师必须非常小心地推进案件的审判——必须遵循这一系列的仪式。他们总是说“在法庭上我必须说”，或者“我非常谦卑地”，任何小小的变动会让法官觉得不合仪式。

尽管有这么多条框框，老贝利法庭还是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情。如果有人还记得，几年前一个被告在法庭上自救的情景这其实并不奇怪。

1969年英国废止了死刑，在此以前，最高法院法官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判处死刑。法官的头上要戴着一块黑色方巾，直到审判结束。“你被带到你来的地方，然后到执法处，你会被绞死，尸体就埋在行刑前最后关押你的监狱内，愿上帝眷顾你的灵魂。”

被告席上的人对着可怕的审判的反应，不外乎硬挺着接受或是昏厥。克里斯丁娜·爱德芒兹是个英国的老姑娘，爱上了她的医生，用沾满番木鳖碱的巧克力毒死了医生的妻子，在老贝利被判处死刑。然后她说她已经怀孕了。虽然她并未怀孕，法庭也因此宣布她神志不清，让她逃过了绞刑架。

弗莱德立克·亨利·西敦是老贝利审判过的最冷酷的杀手。在判决通过以前，法院长官会问被告者他（她）是否要说些什么，法庭可能因此考虑不判处死刑。当然这只是个形式，西敦早就准备好答案。他拿出一些笔记，激昂地为自己做了一番辩护。最后，他这一招吸引了法官巴克尼尔先生，他是西敦家乡的互济会会员。法官被这场辩护弄得激动不已，停顿了一分钟才开始说话；甚至他还请求西敦在处死前与伟大的宇宙建筑师言归于好，皈依上帝。

为西敦辩护的爱德华·马尔沙·霍尔爵士多次在老贝利法庭出现；他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律师之一，精通刑事案件研究。他容易激动，辩词戏剧化，霍尔常常被审判席上的法官们谴责，因为他辩护的风格与英国法庭不符。他是少数几个法庭上的风云人物之一，如果法庭不允许他按自己的方式辩护，他就拒绝继续参加庭审。他富有激情的辩词大大帮助了当事人，即使是铁证如山，当事人也能最终得以无罪释放。

1923年，法庭对法迷夫人的案件就是他成功的案例之一，对于

他来说这个案子很棘手，因为被告人不会说英语。法迷夫人被控涉嫌谋杀丈夫，完全可以证明是她开枪打死了丈夫。

谋杀发生在伦敦的萨瓦伊旅馆，由于种种原因，这是一个社会名人诉讼案。被告人是一位 30 出头的美丽的法国女人，她和法迷王子结婚 6 个月，王子是个富有但生活腐化的埃及人。对她很残暴，整个英国社会都对这场噩梦般的婚姻十分关注。法迷夫人害怕年轻的丈夫，很希望离开他，可丈夫总是威胁要杀掉她。1923 年 7 月 9 日，他们吵了一架，丈夫要勒死她。她手里握着枪一时滑落走火，丈夫就被打死了。

辩方律师戏剧性地论证了枪案是如何发生的，最后一幕是把手枪丢到老贝利的地板上，就像当初枪落在萨瓦伊旅馆地板上一样。当陪审团主席宣布被告人“无罪”时，掌声雷动，法官不得不请大家安静下来。

另一场著名的案子就是 1932 年对爱尔维拉·巴尔尼的控诉，法庭上充斥着社会名流，就像是来观看一场戏剧。

巴尔尼夫人是个 27 岁的女人，前夫是美国歌手，她住在骑士桥劳恩斯广场的一个豪华公寓内。爱尔维拉非常有钱，出生于一个授予爵位的家庭，但根据她的证词，她酗酒，并且和同居的麦克·苏克特·施蒂芬一起吸毒。

他们常常夜不归宿，参加各种聚会和夜总会，有天晚上他们喝得烂醉而归，开始吵架，因为苏克特·施蒂芬开始对另一个女人感兴趣。争吵当中，爱尔维拉杀了他，可她说这是意外。

人群中有些爱尔维拉时髦的朋友，报社更关注爱尔维拉的衣着，法庭上的气氛不同寻常。不管怎么说她成功了，这要归功于她的律师帕特立克·黑斯廷斯，K. C.

爱尔维拉·巴尔尼的案子非常出名，部分因为这牵扯到许多有钱人，但是根据老贝利的记录，就像美国的许多法庭一样，这种情况很少见。在英国乡村发生的谋杀案，更有可能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中找到，而不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发生。

伊丽莎白·利斯

## 蘸满毒药的笔

——阿加莎小说中的毒药

1914年末，英格兰正在打仗。

刚刚结婚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想为英国建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起初在家乡突尔奎医院的药房里工作。两年来克里斯蒂帮助病人发药，并且勤奋地学习药物检验。

“有时下午我一个人值班……就开始考虑我的侦探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周围都是毒药，所以我很自然地把毒药写进了小说。”她在自传中写道。

她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就把毒药做武器。成功后，她没有重复使用这种手法，而是研究各种有毒物质，从最简单的家用毒品，到非常玄奥的毒品。在她所有的小说、戏剧和短篇故事中，都出现过吞食、注射、吸入毒药，甚至通过皮肤渗透中毒。

她对毒粉和致命的毒液很了解，有几种她还特别钟爱，因此常常使用。

氰化物——KCN 或 NaCN——一种白色晶状混合物，是克里斯蒂的最爱。她的作品中至少有半打使用了这种氰化物中毒谋杀。

氰化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被害人的呼吸中会有一种苦杏仁的味道。更可怕的作用就是，它会让人昏厥、痉挛、呼吸不畅、口吐白沫，以致死亡。

氰化物常用来从矿物质中提取金子，用来电镀或者增强钢的硬度。在克里斯蒂的作品中，这种物质不会这么用。

在《长夜》中，英国乡下的一个地方遭到了吉卜赛人的神秘诅咒。最后，是那种苦杏仁味揭开了谋杀者的身份。

爱里·罗杰斯是一个有钱的美国人，而且也擅长骑术，在一次骑马中不幸死亡。城里的许多人觉得，他的死不过像吉卜赛老女人的脏活那样微不足道，但是同样的事又发生了，让人们开始想办法解开这个谜。

爱里的朋友克劳蒂亚·哈德卡斯托也擅长骑术，本来不可能跌下马。两个女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能分享任何东西，包括爱里的干草热药，她们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故。

村里的萧医生这样解释：

她的死因与爱里相同。她在猎场上从马上跌下来。克劳蒂亚也很有钱，也是从马背上跌下来。相隔的时间并不长。您看，他们把她扶起来的时候，还能闻到氰化物的味道。如果她像爱里那样死在野外几个小时，什么味道都没有了，而没有味道，也就不能找到任何线索。

聪明，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不仅仅是爱里和克劳蒂亚受害。被氰化物毒死的人还有很多。在克里斯蒂最畅销的小说《十个印第安小孩》，艾米利·布兰特的咖啡里被人下了一种叫水合氯醛的毒药，这种毒药让她昏迷，但最终是氰化物让她致死。《黑麦奇案》中的继母阿德尔，也是氰化物中毒死亡，《魔手》中莫娜·西明敦也是如此。

即使书中没有提到毒药的名字，就凭苦杏仁味，我们就知道死因了。在《首相绑架案》中，艾姆斯用这毒药自杀。不用提毒药的名字，毒药的味道已经弥漫在空气中了。

用氰化物的办法很多。克里斯蒂作品中，有些受害者有吞食的，有皮下注射毒药的，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把它搅拌在液体里。

当然，随便哪种液体都可以。在《死的怀念》中，克里斯蒂用了香槟。《黑麦奇案》里是茶，在《魔手》中有人特地端上了一杯清水。

克里斯蒂另一种选择是吗啡。麻醉药吗啡—— $C_{17}H_{19}O_3NH_2O$ ——是鸦片的主要成分。这种药会伤害人的精神和身体，食欲和性欲下降，无法集中精力，情绪波动，冷漠无情。这是所有被害者的症状。过量服用药物，当然可能致死。

在几本克里斯蒂的书中，正是使用的这种毒药。

《煦阳岭的疑云》中，穆迪夫人知道了太多事情，可是由于过量服用吗啡，她知道的一切都不起作用了。《H 庄园的一次午餐》中，劳拉和玛丽知道吗啡致命的毒性。但是，她们知道得太晚了。

《涨潮时节》中，吗啡又一次用于谋杀。罗莎林的安眠药被人小心地换过了，她服用了晚上的药片后，就昏昏沉沉，吗啡的药力让她长睡不醒。干净利落又高效。

心脏病药物也被人用来做坏事。长期依赖洋地黄毒药品的受害者们给知识渊博的谋杀者提供了便利。

在《与死亡的约会》和《命运之门》中，洋地黄毒—— $C_{41}H_{64}O_{13}$ ——是一种毒药，毒性致命。心脏病患者用这种药，可以增加心脏收缩的频率和力量。但是，过量服用会减缓脉搏跳动，减慢心脏肌肉的神经反应，增加心脏的排水量。这还不止，可能还会有恶心、呕吐或幻觉等作用，这就足以使人心力衰竭了。

毒毛旋花甙元—— $C_{31}H_{48}O_{12}$ ——这是另一种和洋地黄毒作用相同的心脏病药物。在《裁决》中，负担沉重的妻子安亚·亨德里克就是服用这种药的。

给人吃的药物当然能发挥效力，同时，我们不能忘了另外一种克里斯蒂钟爱的药——番木鳖碱。

一种叫马钱子的植物中提取的苦味生物碱，番木鳖碱—— $C_{21}H_{22}N_2O_2$ ，5 个世纪以来一直做老鼠药。它能刺激脊髓，引起严重的抽搐或吞咽困难。

不用说，在谜案和短篇故事中是一些败类用了这种毒药作案。在《奎恩先生谜案》中，到处是一些非自然死亡的尸体，阿帕顿先生就是服用了番木鳖碱死亡。在《蒙面女人》中短篇小说“您的花园情况如何”，番木鳖碱又一次发挥了作用，成为杀人的武器。

但是，克里斯蒂并不局限于使用毒药。在她的药箱里还有别的东西，烟碱—— $C_{10}H_{14}N_2$ ——碱性液体会使呼吸困难，全身麻痹，用于《三幕悲剧》；水合氯醛—— $CCl_3CH(OH)_2$ ——中枢神经系统镇静剂（很多人把它叫做米奇芬），在《暗藏杀机》和《怪钟疑案》里发挥了作用；氰化氢是一种农业用的喷雾剂，在《四大魔头》中却是有效的杀人武器；东莨菪碱—— $C_{17}H_{21}O_4N$ ——在《黑咖啡》中用到了

它，这种毒药能通过触动神经使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影响，让人发狂、产生幻觉、麻痹或者昏迷。

还有一种蛇毒，人们多半称之为非洲树蛇毒或树蛇毒，这种南非蟒蛇被认作是世上最毒的蛇。

《云中奇案》里，法国高利贷者吉赛尔夫人，坐在飞机上死了。她的脖子上有一块红斑，脚下有个像黄蜂一样的东西。有人使用了吹箭筒，箭上蘸满了树蛇的毒液，这种毒液“使皮肤下轻微出血，对心脏有影响，使人麻痹”。

在克里斯蒂杰出的小说、故事和戏剧中，有许多受害者都死于毒药，这一切都始于某个安静的午后，一个年轻女人在医院药房里的胡思乱想。

克里斯蒂药房里的主管爱里斯太太，一定为她骄傲。

理查德·瑞吉斯



## 死的怀念（1945）

（又名：万圣节之死）

罗丝玛丽·巴顿在她的生日聚餐上因服用了含氰香槟死亡。死亡当晚，所有的客人都非常高兴地跳舞、喝酒、大吃大喝。少数几个人被这女人迷得团团转；实际上，有些人打心底里恨她，却在努力控制着情绪。作为有教养的英格兰上流社会人士，他们能够不留痕迹地控制这种情绪波动，竟然能够共同为她的健康干杯：这样的举杯欢庆似乎没有一丝虚情假意，也没有造成什么不好的结果。干杯以后，灯光熄灭了，酒会表演开始了，当灯光再次打开时，披着栗色头发的美丽女人罗丝玛丽，面色惨白，浑身抽搐，舌头发紫，在这个著名的卢森堡饭店里，罗丝玛丽从桌边滑了下去。

当时，所有的警察和验尸官都认为是自杀死亡。理由呢？第一，根据客人们座次，酒会表演时没人能把手臂伸得那么长，任何人想把氰化粉末撒入她的杯子里都是不可能的。第二，罗丝玛丽长期以来都患有流感，感到疲惫不堪。最后，他们不是在罗丝玛丽晚装手提袋里发现了一包几乎倒空的氰化物吗？经过深入的调查与盘问，人们只能得出她是自杀身亡的结论。

小说是从这件可怕的事发生一年后开始讲述的，人们又开始怀疑自杀的结论。有人提出这绝对是一桩谋杀案。这人就是乔治·巴顿，罗丝玛丽年长（虽然还没上年纪）而且有点古板的丈夫，他非常爱妻子，即使妻子总是和比他年轻有活力的男人有着社交上和情感上的牵绊。乔治娶罗丝玛丽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幻想她是个忠贞不贰的妻

子。其实，她接受了他的求婚，就说过自己并不爱他。“您能明白，对吗？”她说，“我想过那种安定愉快的生活，这让我愿意和您在一起。可我同样渴望爱情。”这对谦卑的乔治来说就足够让他喜出望外了，还顾得上什么爱情。他或多或少接受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的生活中总是有些“插曲”。但是他明白，她最终会回到他的怀抱。

但是这次不一样，罗丝玛丽卷入了一段很严重的感情纠纷，这和以往短暂的任性不一样。接着，在她死后几个月，他收到了两封匿名信，啰啰唆唆地写着，“您觉得您的妻子自杀了。她可没有。她是被谋杀的”，还说“您的妻子罗丝玛丽，没有杀掉自己。她被人谋杀了”，于是他长期被压制的忌妒心被激发了。他马上开始怀疑罗丝玛丽死的那一年里经常接触的两个男人。乔治总是说服自己相信这两个男人是两个小插曲。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吧，安东尼·布朗和史蒂芬·法拉迪——一个是富有魅力的神秘男人，一个是聪明浮躁的年轻政客（罗丝玛丽一向奉行折衷主义来选择男人）。乔治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两个人中有一个，用罗丝玛丽的话说“我最最亲爱的爱人”。（是的，有一天他看到她的情书，读到这封信，他知道她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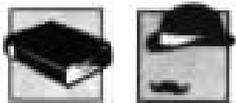
法拉迪的母亲服用了大量古龙香水致死（可尸体散发出的味道没有那么芬芳），如果法拉迪和罗丝玛丽的事情曝光，他的损失可不小；他工作很努力，一味地想在政治生涯上有所建树，忠贞不渝的妻子出自名门望族，她的家庭背景为法拉迪带来了从未享有过的财富和机会。罗丝玛丽并不了解这些内幕，并对此漠不关心，可这些却让法拉迪不敢下赌注，因为可能会让他赔掉所有的东西。罗丝玛丽告诉他要把他们的事告诉乔治，最后还要公然地和他周游整个欧洲，她完全没有预料到法拉迪可怕的反应。我们这时候开始明白，为什么人们都同意她的败家子堂兄对她的评价，堂兄维克多·德雷克说她“像天使一样圣洁可爱，像个兔子那样头脑简单”。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法拉迪，还要注意到案发当晚和罗丝玛丽就餐的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希望除掉她这个绊脚石。如果罗丝玛丽死了，妹妹爱里斯·马尔就能继承一大笔遗产；卢斯·列辛是乔治十分得力的忠实助手，她一向看不惯罗丝玛丽，总想

借着什么机会成为乔治·巴顿夫人；前面提到的安东尼·布朗，被多嘴的罗丝玛丽发现了他的真名（如果不是真实身份），事情发生后，他马上让她知道，如果说出真相，就会丢了她的小命（她可能根本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没放在心上）；最后还有史蒂芬的妻子亚历山大·法拉迪夫人，她高傲不可一世，冷酷的举止下隐藏着她不可遏制的嫉妒本性。她知道他俩的丑事吗？如果知道，她肯定会杀掉那个女人而不是自己的丈夫。

为了找出真正的凶手，乔治在一年后重开了晚会，就像当时一样，客人们都来到卢森堡。同样的客人，同样的桌子，同样的香槟。乔治重要的朋友瑞斯将军，曾经为国家服役多年，擅长抓获形形色色的坏人，却不同意他的做法。事实上，乔治活着的时候就很后悔搅入这些是非中，但实际上，他也没法再遗憾了。只剩下警察瑞斯将军和一位嫌疑人一起，最后为这两位死去的人鸣冤。

海里娜·肯德勒



## 数小时后的谋杀案（1946）

（又名：空幻之屋）

一个9月末的周末，安格卡特尔一家正在伦敦附近的府邸里招待一些朋友和亲戚。客人们对环境很满意，整个空幻之屋就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乡村，不可缺少的管家辜吉，一大堆的厨娘、随从和女佣。来访的朋友有哈尔利街成功的外科医生约翰·克里斯托，还有他头脑简单但热心肠的妻子格尔达。除了克里斯托一家人，还有安格卡特尔的堂兄妹们：穷亲戚米吉·哈尔德卡斯托，在伦敦的一家服装店里做着份讨厌的差事，刚刚过来；亨利塔·撒维内克是个伦敦的女雕刻家；热情的学生戴维·安格卡特尔；爱德华·安格卡特尔是个安静的“书呆子”，继承了家族的老房子安思维克。看样子，这个周末不见得就是这个季节最热的时候，可在这所房子里，如果气温再升高一些，就再舒服不过了。

现在，露西·安格卡特尔“有点古怪”（她有个习惯，要在楼上的浴室里用茶壶烧水，让水烧干，把壶弄坏——于是恭顺的辜吉就把特地放在楼下的壶给她换上），她可不是第一回做这样的事了。亨利先生还是哈罗文岛总督时，安格卡特尔夫人还能嘲笑着岛上烦琐不可侵犯的规矩，让所有国外的贵客和政府官员不得不忍受她带来的不便与麻烦，谁让她那么迷人呢。可现在，丈夫、朋友、家人都不再把她那柔软的小手放在心上。

但是，安格卡特尔夫人担心周末的聚会会有些麻烦。

克里斯托医生是个不错的客人，气度非凡，深邃的蓝眼睛，鬍曲

的头发。可是，请他就要请格尔达，这是个考验。毕竟，这个女人连最简单的游戏也不会玩，只会织难看的葱绿色毛衣，还常常穿着这样的毛衣，和这种人打交道能有什么意思？所以只试试吧。但是格尔达迷恋甚至是崇拜着约翰。

邀请到黝黑健壮的米吉也不错，可是做店员的她下班后就很累。本来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就很难了，再加上家里其他人那么有钱，他们甚至觉得人们是因为个人爱好才出去工作。

戴维堂兄非常尖刻，年轻聪明。安格卡特尔夫人觉得这个年纪的男孩子“不可能变聪明点，除非再过上几年。他们一般都互相敌视，互相攻击，满身缺点，有时候声音也很难听。他们要不就不说话，要不就拼命大声嚷嚷”。

可是爱德华就不一样了，他温柔，羞涩，没有主见，只要克里斯托医生在场，他就越发安静，在人群里根本找不到他。安格卡特尔夫人说：“约翰·克里斯托对爱德华的影响实在太令人叹息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约翰越是招人注意，爱德华就越是悄无声息。”

目前为止，这些成员还不那么令人期待。可是露西还有两张王牌。首先，亨利塔堂妹。只要她着手做的事，都能做得很完美。只要她感兴趣或者只要她关心，她就能帮助周围的人，她总能知道怎样的言行举止能真正帮助别人。露西相信亨利塔能逗乐亨利爵士，善待格尔达，让约翰和爱德华玩得高兴，还能帮帮戴维。

第二位就要靠赫克尔·波洛了。安格卡特尔夫人在巴格达结识他，当时他在空幻之屋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他受邀参加周日的午餐会，也许能为这些不融洽的客人带来些不寻常的故事。

客人们到了，周末的聚会开始了，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而不是简单的不融洽的环境中。安格卡特尔夫人担心对了。米吉喜欢爱德华，想让他多注意自己。可是爱德华迷上了亨利塔，想让她做安思维克的女主人。亨利塔却有意于约翰，想做一个成功医生的太太。露西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联姻，这不是出于道德的原因，而是她希望爱德华和亨利塔为安思维克生一个继承人，好维护这份家族产业。而戴维讨厌所有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进行着这场无法避免的阶级之战。

一句话，气氛很紧张。在这紧张的气氛中一个女人来了，说她认

识约翰——她是维隆妮卡·克雷，约翰结婚前曾与这个冷酷精美的美丽女人坠入爱河。似乎她也曾在波洛先生住所不远处租过房子，但是付不起房租。她能来借点钱吗？15年后又见到亲爱的约翰，这让人多么激动呀！和几年前一样，约翰又呆住了，他几乎是被这个女人牵着鼻子到了她的住处。

他们很亲密地交谈，然后却不是回忆过去而是开始重温旧梦。约翰第二天凌晨3点回到空幻之屋，之前他告诉维隆妮卡他终于摆脱了她的魔咒，再也不想见到她。他走进府邸时，觉得有人在跟踪他。天亮了，阳光照耀着他，也照耀着我们，如果他没有做出格的事，空幻之屋里外的几个人也就没什么好伤心的。他没看到什么人，知道妻子就在楼上，最后爬上床时，他放松地喘了口气。

第二天下午1点，忠实的辜吉带他参观府邸、庭院，然后在游泳池边喝餐前饮料。赫克尔·波洛发现主人和其他客人聚在一起，他们并不在酒吧旁的亭子里，而在游泳池边围着约翰·克里斯托的尸体，他刚刚被人开枪打死。起初，这一幕让这个比利时侦探觉得，这真是个没意思的英国式闹剧，因为赫克尔·波洛是过来吃午饭的。但是很快，他发现这绝对不是一个玩笑，他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谋杀案。

波洛开始调查隐藏在这温文尔雅之下的秘密，他发现了一大批可能的谋杀者：他的妻子，是最值得怀疑的，即使像格尔达一样没有心计的人；情人维隆妮卡·克雷对于他的遗弃非常愤怒；还有亨利塔似乎毫不关心，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爱德华嫉妒约翰，却爱上了亨利塔；痛苦的米吉；戴维是上流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这个家族的关系不太稳定；我们还看到这么一个古怪的安格卡特尔夫人，居然对武器的使用技巧那么熟悉。

但是最后，当然，所有的这些难题，对于赫克尔·波洛来说都不难解开。

杰利·柯彻



## 赫克尔的丰功伟绩（1947）

赫克尔·波洛，不是因为他的温和闻名，一个朋友嘲笑他和他的名字“大力士赫克尔”完全不相配。波洛说他再接手12個案子就退休，这些案子不管多么可怕，必须都和赫克尔最出名的事迹相符……

波洛的第一份“工作”是一桩非常危险的案子，有一只京巴狗走失了。侦探把它唤作“涅墨亚狮子”。（必须声明，大力士的事迹和波洛的12個案子的联系只存在于波洛的想象之中。）波洛听了约瑟夫·霍金爵士的报告后，开始调查那只讨厌的京巴狗的足迹，爵士是代表妻子米利森·霍金来汇报案情的。霍金夫人的京巴狗山唐神秘失踪了，第二天收到一封恐吓信要求他们付赎金，如果没有立即付这个数目，这个小畜生就活不长了。

波洛的兴趣被激发了，他发现霍金夫妇住的那条街上又有一只京巴狗被绑架了；实际上，附近街区的几只京巴狗也被盯上了，还收到过同样的恐吓信。女人们都很紧张，没有任何线索，只知道每一桩案子中都留下一条被切断的拴狗皮带。波洛办案的办法似乎是慢慢吞吞地例行公事，连霍金爵士也恨不得干脆让罪犯逍遥法外，这样还省了一笔付给波洛的办案费。这就是赫克尔·波洛第一桩“赫克尔的丰功伟绩”最终的结果。

第二件案子就更难了，这案子和最让人头疼的东西——谣言纠缠不清。波洛把这案子叫做“勒尔那九头蛇”，他说：“谣言就像九头蛇妖一样永远不可能消除，因为砍下一个头，马上就能长出两个。”

“勒尔那九头蛇”的案子是查尔斯·欧德费尔德医生交给他的，城里所有人都觉得医生谋杀了妻子。到处是流言蜚语，波洛很快发

现，欧德费尔德比他妻子年轻，而且妻子虽然富有但总是闷闷不乐，这就使他常受人怀疑。而且，这个成功医生的药房里请了一位美丽的女孩做助手。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这两个人合伙下的毒药，特别是红头发的让·蒙克里夫让他们挖出欧德费尔德夫人的尸体检查后更是如此。人们都在怀疑案情的发展、怀疑女仆和一些藏在暗处的人，波洛觉得这案子的详情被封锁得滴水不漏，直到“九头蛇”的一只脑袋稍稍地多了几句嘴……

“阿卡狄亚鹿”是赫克尔·波洛的第三件案子，我们谨慎能干的侦探这次扮演了新的角色，他让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波洛修车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汽车修理工告诉他一位女仆失踪的案子。女仆名叫妮塔，据她的情人说，当然这无法和别人的证词作比较，本来有天晚上约好要见面的，但她没有赴约，并且从那时起就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波洛被这个情人口中可爱的妮塔迷住了，把她当作是“阿卡狄亚鹿”，决定去找她。可是他最终找到了墓园里，这头“鹿”的家人悲痛地说，“她还这么年轻就死了”。波洛能揭开这鬼把戏吗……这是一场非狩猎季节的狩猎。

“厄律曼托斯野猪”的案子，让波洛到了瑞士阿尔卑斯山下一个叫洛彻内格斯的地方，这里海拔1万英尺，在一个偏僻酒店里，危险的杀手就要和他的搭档碰头作案。波洛知道了这些，就开始仔细检查旅馆的缆车上的乘客：一个唯唯诺诺的美国人一反美国人的风格，和别人谈起了死亡；著名的医生卢兹静静的埋头专研一本精神学的书；还有一位漂亮的女人，她丈夫3年前在洛彻内格斯爬山时摔死；3个牌友很有可能就是一群流窜犯。这些客人，还有酒店里的老板和服务员，都不符合对凶手的描述——“疯子和杀人犯……简直就是一头野猪”。

波洛很小心，酒店老板出乎寻常地紧张：当然，这是淡季，可餐饮室里肯定还有充足的食物啊？接着一个服务员受到了攻击，波洛也陷入危险之中，没办法找外援了，因为缆车也莫名其妙地坏了，正在修理。只有靠我们机智的侦探抓获这头野猪，结束这第四桩“赫克尔的丰功伟绩”。

波洛很不幸，他接手的案子越多就越复杂，“奥吉厄斯牛圈”关

系到首相的前途和他的夫人达格玛·菲里尔，也就是“英格兰风格的理想女人”。全世界有许多不干净的夜总会里都能找到一张达格玛的半裸照片，身边还站着一位表情险恶的情人。波洛能带来一股纯洁的清泉来洗净这“奥吉厄斯牛圈”吗？

波洛又能办好“斯廷法罗湖怪鸟”的案子吗？这些人让首相的副部长、年轻的哈洛德·瓦凌度日如年，此刻他正在黑塞斯洛伐克度假，有人会说，难道这个假期就是为了让他去享有一段私情吗？

波洛能解开“克里特岛神牛”之谜吗？不是别人，正是这“神牛”的女友请他处理这件复杂的案子。漂亮的戴安娜·玛波利怀疑她坚强的情人之所以会精神崩溃，不是由于“家传的疯病”，而是另有原因。

“狄奥墨得斯野马”案子里，波洛和可卡因打了交道，案子里无辜的受害者是4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的名声很不好，都希望找到一种高于一般人的生活。波洛和好心的麦克·索达特医生一道来管教这群女孩子。

“希波吕特的腰带”涉及两起案子，一幅鲁本斯油画失窃案和一个学龄女孩的失踪案。发生在巴黎的这两起案件真的是巧合吗？

我们的主人公和现在已经是侦探的前一桩案件的冒险家一道揭开“革律翁的牛群”之谜，这凶险的案子涉及到了一种神秘的宗教；一群孤独的女人，莫名其妙地加入了这个团体，并且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资助社团活动；懂催眠术的安德森医生差点把波洛的新助手也吸引入教。波洛担心这些“有牺牲精神的羔羊”，可是近期有三位教派会员死亡，波洛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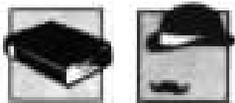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果”讲述的是一只精美的金茶杯失窃案。茶杯的主人是有钱的金融家埃莫里·鲍尔。这茶杯有着罪恶的历史，但是现在失窃的线索寥寥无几，波洛面临着铺天盖地的谎言与狡辩。

波洛最后一件案子是“制服恶犬克尔柏洛斯”。这案子无疑是戏弄侦探，牵扯到迷人的维拉·洛莎柯夫女伯爵。维拉开了一家叫“地狱”的夜总会，但波洛第一次去“地狱”的时候就失望地发现，这个俱乐部真正的老板是个警方便衣侦探。“怎么回事？”波洛问道。杰普长官告诉他一件肮脏的事情，和珠宝偷窃、贩卖毒品有关；有钱

的女人们总在抱怨，她们的珠宝被盗，还有人做了些赝品。值得怀疑的只有女里女气的鲍尔·瓦瑞斯克，还有些“地狱”的爱打扮的常客，其中就有女伯爵自己。这让波洛很伤心，可是，他必须调查下去。

这就是 12 件“功绩”。

乔安娜·米尔顿



## 涨潮时节（1948）

（又名：遗产风波）

故事首先要讲的是梅杰·波特，据说这个人非常不招人喜欢。但是他对细节却很讲究，听到流言蜚语却不会忘记。他给我们描述了格顿·克罗德的突然死亡，又讲了一些克罗德寡妇的风流史。通过波特的目光，我们看到了他的听众——赫克尔·波洛。

两年后，有人到波洛家寻求帮助。莱昂乃尔·克罗德夫人（克罗德的嫂子）说“精灵”把她带到了波洛的门口。她在寻找克罗德寡妇第一任丈夫的情况：他死在非洲，不久格顿就和这个年轻的妻子结婚了，也就是再次变成寡妇的罗莎林。

我们不久前得知，克罗德家族剩下的人——格顿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他的侄子（他们都住在沃姆斯里谷）——经济状况都不太好。罗莎林一个人继承了格顿大量的房产，这让格顿的这些亲戚们愤愤不平。要是罗莎林死了，格顿的财产就得分给所有活着的血亲。

我们分别拜访了杰利米·克罗德、阿德拉·马其蒙特、莱昂乃尔·克罗德和洛里（格顿的侄子），然后开始怀疑小说前50页谈到的罗莎林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也不免担心谋杀者可能会一个一个杀害妨碍他们摆脱困境，得到遗产的人。

可是，为什么这个据称了解洛波特·安德黑（罗莎林的第一任丈夫）的陌生人也遭到毒手？难道这陌生人不单单是安德黑的朋友，或许他就是安德黑本人？被谋杀的伊诺奇·阿顿和安德黑其实是一个人，非法继承了格顿的房产。因为重婚者不能作为某人的遗孀继承

遗产。

伊诺奇·阿顿的身份问题开始困扰着波洛，梅杰·波特又出现在故事中，调查清楚这些人的真实身份。罗莎林乘船去了伦敦，阿顿谋杀案的调查也开始了。

罪恶的箭又射向了罗莎林的哥哥戴维，这一切都太快了，特别是对于波洛来说。在谋杀的现场，人们发现了戴维的打火机。当然，伊诺奇对于罗莎林遗产的威胁，足以构成戴维的谋杀动机，因为戴维一直都控制着罗莎林的举动。

然而，被害人的房间里还发现了唇膏——罗莎林和里恩·马其蒙特都用这种唇膏。案发一小时离开现场、浓妆艳抹的“哈尔皮埃”究竟是谁？

许多问题都还悬而未决。让所有克罗德人失望的是，波洛还待在沃姆斯里谷。他搜集当地人饭后闲聊的资料；他想知道格顿这些“受骗”的继承人要保守的秘密。他追查阿顿的案子，难道就是想让戴维摆脱嫌疑吗？还是他想制止下一件谋杀案？罗莎林的安全还有问题。她是继承人。波洛发现每一个克罗德家里人的经济问题都已严重到了极致。除了罗莎林，还有谁能让这些无辜的人生活在这种永久性的赤贫状态下呢？

忠于职守的医生莱昂乃尔·克罗德会考虑谋杀吗？也许他会这么做，因为他吸食吗啡，并且需要一大笔钱来维持这个嗜好。事实上，要是他知道自己妻子迷上了一些神秘组织，欠下一大笔债，他肯定会考虑自杀。

莱昂乃尔的哥哥杰利米被视为让人尊敬的律师，会谋划出杀害罗莎林的计划吗？也许他不会，但他的妻子弗朗西斯为了丈夫的尊严，可能谋杀她呢。

波洛对阿德拉·马其蒙特也有些怀疑，这是个尖锐的女人，过惯了奢华的生活，可能再也无法忍受着痛苦的贫困生活？我们也不能忘记阿德拉的女儿，里恩，她用的唇膏和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一只一模一样。

只有洛里没有受到怀疑，是因为罗莎林觉得他特别容易沟通吗？洛里似乎等着用格顿的钱去修缮农场，这农场是他为未婚妻里恩·马

其蒙特准备的。里恩在英国军队服役时，确实向往着激情与神秘；洛里担心她会抛弃自己去追求冒险新奇之事。财富或许能帮助他得到里恩芳心。

这么多人都有可能做这血腥的事，看上去波洛在沃姆斯里谷的生活却是那么有序。正如波洛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世事有如潮汐，乘高潮而上者就无往而不胜……”

苏·埃伦和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原告证人（1948）

“格利塔，法律，是很严肃的东西，我们必须遵守它，”维尔弗莱德·罗巴特爵士的法律顾问卡特告诉他的秘书。秘书不赞成这种看法，“要是你听那些法官开的玩笑就不会这么想了”。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小说《原告证人》中，英国的司法系统倒成了试金石。作者写这部作品时肯定是作为一种享受。但是，和平常一样，至少在克里斯蒂的小说里是这样，司法公正是必要的。只是，由谁来执行呢？

这部小说从罗巴特的房间开始。他的朋友梅亚律师带来了一个叫莱昂那多·沃尔的人，他涉嫌谋杀艾米丽·弗兰奇，正在接受询问。沃尔经常来拜访这个富有的老姑娘，帮她打理一些生意，和她玩游戏，还聊些剧院一类的事。沃尔承认，这个女人迷上了他。多数女人都会这样，她怎么会例外？他这人很开放，情绪饱满，对人友善又热心，完全是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格利塔觉得他很纯真。为什么？“他人太好了，”她说，大家也都同意这个看法。就连警察来逮捕他时，他都那么兴高采烈。

可他的妻子，洛美恩——这就要说到另一段故事了。首先，她是个外国人。不过要提醒你们，英国人都是很排外的。“陪审团12个人中有9位认为外国人从不说真话”，这是维尔弗莱德爵士的观点。这可太不幸了，因为洛美恩是莱昂那多的唯一不在场证人。她已经告诉警方，那天晚上9点30分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他们俩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对于莱昂那多的被捕，她显得异常镇静。在维尔弗莱德爵士的盘问下，她的回答很模棱两可。她更关心她的不在场证词是否

能释放莱昂那多，而不是探索事情的真相。莱昂那多发誓她对自己是一片痴心，可是维尔弗莱德爵士表示怀疑。他说，“永远不要相信一个女人”，这样，第一幕结束了。

第二幕把我们带到了伦敦的中央刑事法庭——说起老贝利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点——这已经是6个月以后的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司法系统的权威都在这里露面。代表司法公正的皇家手枪和刀剑就挂在法官的椅子旁边。我们听到陪审团主席在神圣的上帝面前发誓，“他会依照事实作证”。戴假发的律师在证人们入场时，严肃地倾听。这里人们都会依法办事。

一个侦探描述了案发的情景。这似乎是抢劫案，但为什么受害者身上还有珠宝首饰呢？为什么窗栓边的玻璃会落在屋外的地上，连房间里也有呢？被告人是真的像他妻子说的那样，被厨房里的小刀割破了手腕，还是他的衣服不小心沾上了艾米丽的血？当然，根据瓦特医生的判断，艾米丽是被一个女人用重物打死的，重物敲击在她的头盖骨、枕骨和太阳穴上——也就是“左耳后方”，医生这样对外行人解释。那么，袭击者会不会是个惯于用左手的人呢？

现在是艾米丽小姐的管家珍妮·麦克肯兹站在证人席上。她开始宣读誓言，手里拿着圣经——是左手！哦！她说周五晚上，她没有通知艾米丽就回到家中，当时听到莱昂那多和艾米丽在客厅里谈笑。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艾米丽小姐不是从图书馆弄了一本叫《博德·库男爵夫人的一生》的书和一本蒂斯拉里的人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书吗？两本书都讲了一个女人嫁了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男人的故事。法官这时不得不提醒陪审团，“一个读了蒂斯拉里故事的女人可能不会希望和一个比自己年轻的男人结婚”。再说，珍妮有充分的理由去讨厌莱昂那多。艾米丽小姐最近不是更改了遗嘱吗，把更多的财富都给了莱昂那多，这就损害了珍妮的那一份。维尔弗莱德爵士小声问道，为什么最近她还向国家健康保险申请了助听器？“要是有人小声说话我就听不见，”忠心的管家回答道。

再就轮到忠贞的妻子洛美恩作证了。这回我们发现，她不是忠实于莱昂那多，而忠实于真相，请想象一个外国人居然会有这种观念！她似乎特别宣称：“我不能在法庭上还撒谎说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和我

在一起。我不能这么做。绝对不能！”当然，莱昂那多娶了她，把她从共产党的手中抢过来安全带回英格兰。虽然她很感激丈夫，但是一定要维护司法公正，对吗？

维尔弗莱德爵士无法相信这一切。莱昂那多也不相信，他痛苦地咒骂着，法官警告他如果不安静点就会被逐出法庭。在梅尔斯·Q.C.先生摧毁性地盘问下，他慢慢痛苦地崩溃了，第二部分的帷幕落下了，留给我们的是这样痛苦的抱怨：“我没有杀她。我从来就没有杀过人，哦，上帝！噩梦。可怕的噩梦。”

第三幕中我们又回到罗巴特的房间里。维尔弗莱德爵士觉得他的顾客不太可能无罪释放。接着，一个身穿廉价却衣服艳丽的金发女人突然出现了，她简直是案子的救星，或者英国人还能想出什么别的叫法。她手里拿着几封信，是洛美恩写的，这些信就能让莱昂那多得到自由。这个女人开价100英镑。好心的律师罗伯特和梅亚想让她把价格降低到20英镑。但是她为什么急于参与到这件案子中来？她拨开头发，露出一张被鞭子抽打过、伤痕累累的脸颊。维尔弗莱德爵士惊呆了。又给了她5美元。

次日法庭文书生效。这些信中写着什么？在旅行社见到莱昂那多的暗红色头发女人是谁，她给他设计出了一些离奇的度假计划。洛美恩·海格勒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完全可以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戏剧天才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直到剧本的最后一句台词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她把最扣人心弦的戏剧场面留到最后一刻，最后的话直到故事落幕了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好了，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法律！

格兰威尔·柏格斯

## 原告证人的拍摄

电影只是幻象。其实电影画面并非真正的动作。我们实际上看见的仍然是图片，它们以每秒 24 次的速度在我们容易上当的眼睛前飞速转动。而我们的大脑只能以现在的速度运转，因此，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快镜拍摄之间的间歇，并且就此认为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真正的动作。但幻象的感觉还不止这些。电影制作人经常用他们的艺术手段来愚弄我们。最优秀的电影制作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这点，而我们也根本不介意正被他们愚弄。编辑们经常这样做，艺术指导们也这样，当然演员们也是这样。但是……

让我们回到 1957 年。当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短篇小说《原告证人》改编的舞台剧在纽约和伦敦轰动一时。制片人小阿瑟·霍布娄认为现在是时候把这部作品搬上荧幕了。当时比利·怀德在一系列电影如《17 号战俘集中营》、《塞布丽娜》和《七年之痒》的成功之后十分炙手可热。他接手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工作。怀德可不是那种容易忘记老朋友的人。他记得当时他从家乡澳大利亚第一次来到好莱坞，是霍布娄给了他第一份电影制作的工作。

当时怀德的朋友玛琳·黛德丽看了舞台剧之后一直关注着克里斯廷·佛乐这个好角色。（在这个短篇里克里斯廷被叫做洛美恩，但是在电影版本中，为了避免和某种蔬菜混淆，这个名字被换掉了。）她认为这个角色至少可以让她充分发挥她的表演潜能——而其他的导演让她出演常见的美女角色时会忽略她的能力。她力劝怀德接受这个工作，心想有他的推荐，她出演这个角色应该不会被人置疑。她是正确的。怀德选择的其他演员也同样的优秀——查尔斯·劳顿出演维尔弗莱德·罗巴特爵士，蒂龙·鲍尔出演被控告的杀手莱昂那多·沃尔。

对黛德丽小姐的表演能力，怀德也许没有她本人那么有信心。如果在玛琳出演的某部电影里，没有一首她唱的歌，也没有那双出名的

美腿的特写镜头，这是很不符合好莱坞当时的做法的。因为不想冒票房失利的风险，怀德和电影剧本作者哈利·库尔尼茨在电影里加了一个倒叙的画面：鲍尔和黛德丽第一次相见，他是一位孤独的士兵，而她——你可以想象——战后柏林一位为军队唱歌的女歌手。玛琳唱了一首《我再也不会回家》。当然，电影中的她是如此热情性感，令人心旌摇荡，以致当时 145 位临时演员和 38 位特级演员为她打了起来，而他们就是专门为拍这一幕戏而被雇请来的。可怜的玛琳的裤管被沿着裤缝撕开，露出了一条她出名的美腿。

此情此景对 20 世纪 70 年代经常看电影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就是这一幕使得鲍尔有了十足的冲动，马上为她买来了速溶咖啡，而且向她求婚。就在观众开始进入到这个多少有些愚蠢的题外话之前，怀德使他们身下的床塌陷了，这点有点滑稽，但却极为明智。然后，电影跳回到现在，莱昂那多·沃尔正面临可怕的困境。但这部电影所有的广告海报都十分显眼地张贴着这对热情的情人躺在一起的画面，而实际上这一幕在电影里根本没有出现。还有更多这样的幻象吗？

在拍摄《原告证人》的时代，“拍外景”意味着外景拍摄就在电影摄影场后台完成。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和任何事物都可以由国内的摄影棚和电影胶片复制出来。搭建摄影棚和场景的费用虽然昂贵，但这和剧组人员在世界各地进行电影拍摄要花费的交通费用以及远离本国的某家电影公司打交道的许多麻烦相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怀德的电影几乎完全是在山姆·歌德温电影摄影场的四号舞台上拍摄的。（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所有出现在电影里的那些英国性格演员都这么熟悉，这是因为怀德聘请了几乎所有他能在好莱坞找到的英国人：约翰·威廉姆斯、托林·撒切尔、亨利·丹尼尔、伊恩·伍尔夫、尤纳·奥柯诺，他们都因出演多部美国影片而出了名。）艺术指导亚历山大·特诺那以 7 万 5 千美元的价格建造了一栋著名的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仿制品，惟妙惟肖，十分逼真。许多事情都在里面发生。基于原来的计划和特诺那自己的草图（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不允许拍照），他建造了一间审判室，在细节上非常细致而接近；同时也有足够的可塑性，可以满足一位有创造性的导演在拍摄上的要求。奥地利

橡木制造的墙壁可以移动，并且可以在 19 个区内活动，使怀德可以从不同角度拍摄。他这种本领在真正的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里可得不到发挥。

在拍摄过程中，宣传人员的工作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必须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同时不能泄露任何情节。解决的方法很明显——电影情节变成了头等大事。为了使电影有个出其不意的结局，大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很努力不让任何人把情节泄露出去；但仍有一位宣传人员爆料怀德拒绝山姆·歌德温进入他自己的录音棚。但是所有这些中最惊人的是悬挂在摄影棚外的一张巨大“保密誓约”的布告，每个人进入摄影棚之前都要签署这项约定：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剧《原告证人》由阿瑟·霍布娄制片，UA 电影公司发行。每位看到此影片拍摄过程的人都同意共同严格保密。我将继续保持沉默，并发誓决不泄露有关该剧令人激动的高潮部分的任何秘密。因此，在拍摄过程中，负责有关工作或者检查相关布景时，如果发现任何线索，可能使得这个出其不意的结局被泄露时，我发誓将让其他人自己来享受发现这个结局的乐趣，适当的时候在电影院里来享受这种乐趣。

每个人都虔诚地签署了这个协议，包括摄影棚的宣传人员兰卡斯特、诺埃尔·考沃德、威廉姆·侯尔顿还有海达·霍珀，个中奥秘只有他们能够讲明白。

回到电影情节来。怀德在剧本中添加了一些生活气息。查尔斯·劳顿扮演的维尔弗雷德爵士心脏不太好，这不仅使剧本又多了一个悬念（他会活过此次审判吗？），而且又增加了另外一个人物：由埃尔莎·兰切斯特（劳顿太太）出演的维尔弗雷德爵士唠叨的护士。劳顿虽然是位演技炉火纯青的演员，也不能肯定自己能演好一位心脏不好的人。一天他在家里的游泳池里假装突发心脏病，使埃尔莎和一位家里的客人惊恐万分。他们将他从水里拖出来时，他才对大家挑明了他玩的这个把戏，劳顿太太的反应倒没有被人记录下来。具有讽刺性的是，真正有心脏病的人是蒂龙·鲍尔，几个月后他在拍摄《所

罗门和希巴女王》时去世。

然而，《原告证人》里的幻象可不仅仅在于精心设计的情节、宣传人员的手段或者是上面提到的演员们。其中有一个特别的片断是个谜中之谜。（关于这点，对于电影或者是这个短篇不熟的读者可以考虑不要再读下去——我打算挑明其中一些事实和证据，它们最后使得电影有这个出其不意的结局。你能拒绝吗？）

玛琳·黛德丽原先之所以对于这部电影感兴趣就在于，按照原先的部分计划克里斯廷·佛乐这个角色必须伪装为一位伦敦妓女去挽救她丈夫的性命。黛德丽被这个角色深深吸引，虽然刚开始她并不确定自己能演好这个角色。她从怀德、劳顿和诺埃尔·考沃德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埃尔莎·兰切斯特回忆说：“当时玛琳总是在我们家，试着使用各种各样的围巾、披肩和不同的假发，还学习查尔斯的伦敦腔。这种假扮使她很困扰。”玛琳在柏林认识了一个工人阶级女孩，她在说话时加上了这个姑娘的口音，这就使得她的声音更加容易伪装。

但是外貌上的伪装又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只有几个人知道。如果有人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他/她很容易接受克里斯廷和这位妓女是由同一个人扮演——真相被揭露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妓女，想要记得她可得靠自己的记忆力。看过这部电影后再看一遍，很难相信黛德丽一人分饰两个角色。从声音上来说是无疑问的，r被发成了w，这就使真相被泄露了。但另外那个女人是谁？化妆师也认为要把一个人的特性完全遮掩起来，并且同时不影响面部表情的灵活性，这点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人传说这幕戏拍了两遍。第一次黛德丽化了妆，结果失败了。第二次由另外一位女演员来为黛德丽早已录好的台词配音。电影成片里用的是第二次的胶片。当然参与电影制作的每个人都否认这一点。那你就得自己做决定了。

购买电影票的代价包括接受这些幻象——进入电影院之前，如果你要享受这次经历，就要克制自己怀疑的情绪。但是艺术家是否会接受我们的态度呢？

麦克贝尔·泰伦鲍姆

## 谋杀指南 (正义和邪恶)

——英格兰南部阿加莎侦探案地图



### 1. 不速之客

龙格勒特大宅附近几英里都没有邻居。理查德·沃里克坐在轮椅上，面对着落地长窗，旁边是一匣弹药和一瓶白兰地。啊呀！他被谋杀了。

### 2. 悬崖山庄奇案

海边度假胜地里有个悲伤的少女。是波洛来挽救了她。

### 3. 神秘的西塔福特

在达特姆尔荒原黑暗的边界上，离那座恶名昭彰的关押男性重罪犯的监狱不远的地方，灯光十分微弱，降神会已经开始了。桌子预言：“谋一杀。”这是真的。

### 4. 旧罪的阴影

一天，雷文斯克罗佛特爵士和夫人到海边散步。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阿丽丹·奥立弗告诉波洛：“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出那些像大象一样的人。”

### 5. 古宅谜踪

阿丽丹·奥立弗在玩游戏。她为一个慈善游乐会安排了一个寻找杀手的游戏，其中有线索、受害者和嫌疑人。我们说到“受害者”了吗？这时候波洛来了。

### 6.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活

离恐怖的达特姆尔荒原不远的托奎是阿加莎女士成长的地方。她在此研究犯罪，并且从比利时难民身上获得了灵感。

### 7. 四大魔头

上帝！第一次谋杀竟然就在波洛公寓的内室里发生……他知道发生的这些事情吗？最后一次谋杀也是在伦敦，发生在国际象棋锦标赛上。围攻王棋。

### 8. 白马酒店

在这里，一个有雾的晚上，穷困的戈曼神父被谋杀了。而这与坐落在玛奇蒂平村的巫婆们的避难所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原先是个旅馆。

### 9. 帷幕

我们绕了一整圈，又回到了斯泰尔斯庄园。波洛就快去世了，但是该怎么办呢……还是用他那小小的灰白质以及其他的東西。

### 10. 牙医谋杀案

牙医诊所。多可怕啊！就咱椅子上躺着尸体……这使得我吓得牙齿打战……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糟糕。受害者就是牙医自己！

### 11.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可怜的埃米莉·英格尔索普。这位富裕的女士被人发现死在床

上。还有7个人在她那时髦的屋子里真真切切地哭个不停。赫尔·波洛在此出场，这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戏剧。

#### 12. 蜘蛛网

藏着的嵌板、秘密的套间、伏都教的书籍和起居室里的尸体，还有一张写着“奉承你自己”。多不礼貌啊！

## 达特荒原——夺命荒原

“荒原是个奇妙的地方。”

—— 埃米莉 《神秘的西塔福特》

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自己就住在世界上最诡异的、流传着种种传说的地方——达特荒原附近，并且一直从这个神秘的荒原提取小说素材，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达特荒原位于英格兰西部的德文郡，面积 365 平方英里，达特河贯穿其间。此地景色迷人，但却荒置已久，无人居住。阴森森的花岗石岩山（高高的石山）和青铜器时代的小茅屋像碎石一样点缀着这片荒原。这茫茫荒原的一角就是曾有活死人墓恶名的臭名昭著的普林斯顿监狱。

阿加莎来到这个地方，灵感一触即发，成就了第一本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1916 年，阿加莎的姐姐玛奇嘲笑她：“我打赌你写不出一本我猜不出结局的小说来。”阿加莎接受了挑战，住进了达特荒原干草高岗的荒原酒店。她在此潜心写作，两星期内基本上就完成了第一部小说。

“我以前经常勤奋地写上整个上午，直到手都写疼。然后吃午饭、读读小说，之后在荒原上悠闲地散散步，有时可能走上几个小时。我想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喜欢上荒原。我喜欢那些岩山、石南和马路远处的荒野……散步时我喃喃自语，自己扮演着下面要写的章节的人物。”

达特荒原：制造一个恐怖情节（如果以前曾经有过）的最佳场地。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在她之前已创作了令人难忘的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故事发生在达特荒原的中心。

在荒原逗留时间越长，其特质就越深地融入人的灵魂。荒原广袤无垠、阴森恐怖却充满独特魅力。一旦你进入荒原的中心，现代英国的种种迹象就可以统统抛诸脑后。但另一方面，前人的家园和他们的创造的痕迹却处处可见。在荒原上行走，处处都是这些历史早已遗忘的居民的家园、他们的坟墓，还有过去作为寺庙标志的巨型石碑。

简·马普尔小姐也见识过这些旧时的石碑。她在《死亡草》中的《圣彼得的拇指印》里就用到了这一点。

达特荒原有一个地方叫做“格雷韦瑟斯”。如果你与当地的一个农夫谈到格雷韦瑟斯，也许他会认为你说的是这些石头围成的圈，但有可能你谈的是天气。同样的，如果你说的是这些石圈，另一个听到部分谈话的人又会认为你说的是天气。当我们重复一次谈话时，我们并非照某个规则来重复原来的词语。我们用一些其他的词语，其实它们也就是同样的意思。

达特荒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它对一流的侦探小说家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O. K. 帕尔在其著作《越过达特荒原之窗》中写道：“我认为这儿有些事情是其他地方不会有的……荒原或者高速公路上经常发生突如其来的死亡事件，而且这些死亡都找不出足够的原因。”

在这里，现代生活里人们的疑虑常常和古老的传说交织在一起，制造出荒原上新的恐怖故事。有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棺材石的地方。根据传统，人们应该接替着将棺材扛在肩上，静静地走过荒原，到达埋葬地。有个生前无恶不作的人死了，扛棺材的人穿过孤寂的荒原，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达特米特山。他们将棺材放在山上的棺材石上，终于卸下了重负。突然，蓝天之中，一块和人的手掌一样大小的黑色云朵出现在棺材之上。上帝的声音开始回响，警告说这个人就是后来人的一个警示。然后一个霹雳打在棺材上，将大石打成两半，形成了一个深深的十字形状。这个十字今天仍然在那里，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警示。

荒原上另一个鬼神出没的地方好像是猎犬山上的高地。那里石头

的形状像一个花岗岩做成的猎犬。黄昏时，可以听到狗吠声，似乎在警告死亡的阴影正笼罩在荒原的某个居民身上。这些石犬显然是创作《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灵感之所在。

“喂！”我叫道，“那是什么？”

一种悠长而又低沉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悲凉，回荡在荒原之上。整个空中都是这种声音，但是却难以说清这声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声音起初是低沉的呻吟，慢慢变高，成为深深的咆哮，然后又退回到颤抖着的忧伤的呻吟。斯德博顿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看着我。

“荒原是个奇怪的地方！”他说。

“可是这是什么声音？”

“农民们说，这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呼唤它的猎物的声音。我以前听到过一两次，但是声音从来没有这样大。”

除了石犬、棺材石和荒原上星星点点的没有标记的孤坟外，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怪异之处，如荒原上某个地点的奇异地磁力。据说，达特荒原是非常“诡异”的。某些地方因为地底下的磁性金属经常遭到电击。正因为此，据说钟表刚被带到达特荒原时绝对会坏掉。

使这一切更加扑朔迷离的是，荒原上还有一座普林斯顿监狱，它本身就有一些传闻。普林斯顿监狱建于1806年，用于关押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战俘。在1812年战争期间，这里囚禁着美国战俘，成了一座十分残忍、毫无人性的拘禁之地。关于监狱的故事都是血淋淋的。在1812年到1816年间，大约有1500名美国和法国战俘在此死去，没有经过葬礼就被埋葬在监狱墙外的一块土地里。当时一种流行病肆虐时，医务人员将死人棺材堆放在诊所里患者们都看得到的地方。

由于这段历史，产生了许多越狱和试图越狱的伟大传说，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其中最真实的故事就是监狱戏剧社团的故事。这个社团创作戏剧供犯人们自娱。其中一个犯人剧作家创作了一出三幕戏，名为《上尉和他的夫人》。当然，凯罗莱长官和夫人受到了邀请。在犯人们的吹捧下，他们不仅参加了演出，并且同意借出他们的礼服和

制服供第一幕演出时使用。第一幕演出非常成功，因为扮演长官和夫人的犯人们到第三幕时才会重新出场，所以没有人注意到演员们已经悄悄逃走。他们走时仍然穿着舞台服装，经过卫兵身边时还打招呼说晚安。

逃犯首先要闯到荒原居民的家里弄到一套普通的服装。监狱敲响警钟时，荒原上所有的人家都会点燃灯盏，警告逃犯现在户主们都处于戒备状态。

“听！”查尔斯突然大叫。

他抬起头。然后走到窗户边，打开了窗。埃米莉也听到了这个引起他注意的声音。这是远处一个大钟的隆隆声。

他们站在那里听，柯题斯夫人激动的声音从下面传来：

“你们听到没有？很清楚，对不对？喔，想想那个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普林斯顿监狱的钟声，小姐，离这里 12 英里。这表示有囚犯逃跑了。乔治，乔治，那人在哪里？你听到了吗？有囚犯逃走了。”

——《神秘的西塔福特》

当然，阿加莎女士也将她的幽默用到了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地方：

“很遗憾事情都不对劲，”他颓丧地说，“如果这个囚犯是星期五逃走的话，噢，那就可以很好地解释我们这里的谋杀案了。不需要再调查了。饥肠辘辘、孤注一掷的逃犯闯了进来。特里维廉保卫这座英国人的城堡——亡命的逃犯又狠又快地打了他一下。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可能是这样。”埃米莉说道，叹了一口气。

“与之相反的是，”查尔斯说道，“他迟了 3 天才逃走。这——这多无趣啊。”

他悲伤地摇摇头。

在崎岖的荒原上逃走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险任务。部分原因在于浓厚的白色大雾。大雾一开始好像是逃犯梦想的完美屏障，但是它很容易使受追捕的人迷失方向，在原地转圈。

达特荒原监狱有 30 多年无人使用，直到 1850 年才作为平民监狱开放，特别用于关押判刑时间较长和被判干重活的犯人。

埃米莉微微颤抖了一下。她想到那个受到追捕的亡命之徒，这给她带来很大的冲击。莱克诺福特先生正在观察她，并且轻轻点了点头。“是啊，”他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想到一个被到处追捕的人，人就会本能的觉得反感，这点好奇怪。但是普林斯顿的那些人都是危险又狂暴的罪犯，是那种我们俩会尽全力首先将他们送到那儿的人。”

——《神秘的西塔福特》

这一片荒原浓雾和诡秘事件对于阿加莎女士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对于她来说是十分合适的。她不仅进入达特荒原写出了她的第一本谋杀侦探小说，而且在 1939 年买下了达特茅斯上达特河岸边的一座名为“绿路小屋”的幽静宅邸。有时白天到荒原玩玩，将荒原当作了一个难得的郊游之所。

但达特荒原在一些小说如《神秘的西塔福特》、《死亡草》、《古宅谜踪》里只是背景而不是舞台。她喜欢这个诡异离奇的地方，而荒原通过她的文笔，也可以被挖掘出更加离奇诡异的一面，但她显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奈杰尔·丹尼斯在 1956 年的《生活》杂志上做了解释：

虽然河流、火车和其他形式的流体的运动对于阿加莎·克里斯蒂来说和毒药一样的珍贵，但是她最生动也最具代表性的形式是有秩序而且固定的背景。她的创作原则是：如果想要突出情节，就要使背景安全无害。而一流的广告商们都早就深谙此道。

阿加莎就是这样做的。她小说的背景虽然都非同寻常，但是至少

都是简单、迷人而舒适的。因此罪行就显得格外突出（据报道，阿加莎的一个书迷曾这样形容：“就像在一个主日学校突然看见撒旦一样”）。如果在鬼神时常出没、石犬狂吠的荒原上，在一阵迷雾中看见了撒旦的话，没有人会觉得非常惊讶……但是如果是在教区牧师家里的茶桌边呢？

噢，多可爱的荒原啊！

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怪屋（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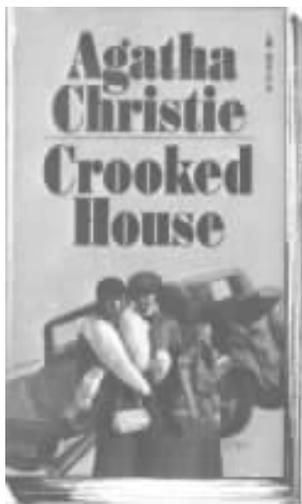
死者：一位富裕的老人，阿里斯蒂德斯·理奥利德斯。他慷慨大方，对家庭的依恋超乎寻常。

疑点：他去世了，他的家人也都得不到好处。每人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问题：为什么有人要在皮下注射器中下毒？

“我是在战争快结束时在埃及认识索非娅·理奥利德斯的。”查尔斯·海奥德这样开始讲述《诈骗之屋》的故事。他爱着索非娅，因此回到了英国，结果发现自己一步步卷入了理奥利德斯家的一件令人费解的神秘事件中。理奥利德斯一家感情深厚，居住在一栋怪异的山墙环抱的宅邸里。

凝视着前厅阿里斯蒂德斯的一张画像，查尔斯被画上老人脸上表现出的活力和生命力所震撼了。“我的祖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索非娅在埃及曾经告诉过他，“他八十多岁了，身高四英尺十英寸，每个人站在他身边都会黯然失色。”而且，索非娅又说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为什么他被谋杀了呢？



《怪屋》封面

这个家庭的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查尔斯的存在。索非娅的父亲菲利普对他置之不理，冷淡地回到书房去研究他那永远无穷无尽的书本。她的母亲玛格达是个演员。她将查尔斯当作了练习退场台词的听众。克莱蒙丝阿姨言辞闪烁，颇含敌意。与他自己的预计和索非娅的喜好相反的是，查尔斯发现自己很同情阿里斯蒂德斯十分年轻的妻子，美丽的布伦达。她的恐惧感染了查尔斯。她知道这家人恨她，他们相信并且希望相信是她杀了她的丈夫。家庭教师劳伦斯·布朗在家里慌慌张张地进进出出，碰到每个人时都是战战兢兢的。他唯一的朋友就是布伦达。可是，为什么老阿里斯蒂德斯要雇佣他呢？

泰文勒警探和查尔斯的父亲（他恰巧是苏格兰场的助理局长）在调查这个案子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布伦达和劳伦斯。太直接了吧？也许——但是当时的情形下，合谋的谋杀可能就是最终答案。索非娅的妹妹发现了他们的情书，然后就被发现昏迷在花园里，差点被门把手杀死。在令人敬畏的警探的指控下，布伦达崩溃了。布朗也无力还击对他的指控。

但住在这座小小怪屋里的每一个人对这项指控的反应都有些奇怪——这使查尔斯觉得奇怪——因为每个人都轮流告诉查尔斯，“如果就是那个人谋杀的话”，理奥利德斯被谋杀就很正常了。显然，那个人就是指布伦达——她不是他们的家人，也从来就不适合这个家庭。父亲的想象似乎过于疯狂了；她只不过是个地位低下的女人，就是为了捞点钱而已。她应该被指控。

但是阿加莎女士从来都不会让事情就这样简单解决的。真的是他们做的吗？这些信件会不会是蓄意谋划的呢？难道真的有人憎恨仅仅是个孩子的约瑟芬，甚至到了要杀她的地步吗？还有奶妈，为什么她会受害？她在理奥利德斯家工作了30年，她有什么秘密吗？

老理奥利德斯的阴影挥之不去，每个家庭成员都陷入痛苦之中。正式宣布遗嘱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场，他怎么可以留下一份没有签名的遗嘱呢？我们后来知道索非娅早就知道了这些，就她一个人从一开始就知道。阿里斯蒂德斯欺骗了遗嘱见证人，秘密起草了另一份遗嘱，将所有的产业留给了索非娅——他的长孙女。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菲利普出奇愤怒。盛怒之下，对自己的女儿恶意谩骂，十分排

斥。玛格达假装向女儿要钱，弯起手臂拽着索非娅的衣服。而她的一口伦敦腔泄露出她微妙的恨意。突然之间，索非娅变成了一个外人。毕竟，她是从老人的逝世中获利最多的人。但是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有效吗？

查尔斯的注意力放在了约瑟芬身上，她对于探险有着孩子气的热爱。这个11岁女孩长相丑陋，有点像侏儒。父母多少有点忽视她。她喜欢对发生的事件做清楚的记录，并且乐在其中。她一心沉迷于“侦探”中，喜欢在门边偷听、跟踪别人——看到了许多于她健康成长不利的东西。她的智慧弥补了外貌上的缺陷。查尔斯马上发现自己必须保护她，使她免受那些她无意中激怒的敌人的伤害。

她的父亲当然不会伤害她——但是，在菲利普·理奥利德斯不近人情的外表下，沸腾着没有得到满足的激情。那玛格达呢？她想把约瑟芬送到瑞士的一所学校去。阿里斯蒂德斯不允许她这样做，他希望家人都在他的身边。但是这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还是让她不再发现什么东西呢？

罗杰和克莱蒙丝·理奥利德斯是一对奇怪的夫妻：克莱蒙丝住在她洁净无瑕、四周都是白墙的公寓里。而罗杰行动笨拙，好像一头熊。他父亲已经将自己一间公司的全权控制权和利润给了他。罗杰的无能导致联合餐饮公司濒临破产。他父亲是否拒绝将他保释出去？克莱蒙丝就像雌狮维护幼狮一样维护他。

冷酷无情。这是索非娅用来描述她的家人的词语。男男女女的行为方式都有些冷酷无情的特性或者不择手段的倾向。这些特性有没有可能在第二个孩子尤斯塔斯的身上得到综合体现呢？尤斯塔斯是一个灰心丧气、脾气暴躁的14岁男孩，因为小儿麻痹症而成了残疾。祖父曾经坚持让他独自一人待在大宅子里，他对这段经历的灰暗记忆会不会使他把毒扁豆碱注入祖父的胰岛素瓶里呢？

当然，正是阿里斯蒂德斯自己使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点。一天晚上在他卧室里，大家都围着他，他特别详细地描述了如果他的药物被人弄坏会有什么后果。谋杀者就在旁边听见了。

《牌中牌》里的隐藏的秘密是复杂多面的。这个家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伤和内心的苦闷。但阿里斯蒂德斯因为爱而将每一位家人

都留在了身边。他生前不断增加他们的各种吃穿用度。如果他活着，他们得到的比他去世后得到的更多。那么，为什么——布伦达和劳伦斯就是真正的犯罪者吗？为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呢？

在一个狂风大作的寒冷秋日的早上，故事结束了。大家都因为突如其来的启示意识到了真相。

丽贾纳·萨克玛丽



## 捕鼠夹（1950） （又名：三只瞎老鼠）

照任何一种大都市的标准来看，圣玛丽米德都是一个狭小而看起来宁静的村庄，然而正是这里没少给当地警署找麻烦。在阿加莎这本9个故事的合集里，圣玛丽米德和无双的马普尔小姐出场了4次。赫克尔·波洛出场了3次，他那出类拔萃、熠熠生辉的才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合集里另外两个故事则是克里斯蒂作品里次要一些的侦探们的任务了。

马普尔和波洛的名头比他们所经手的任何一个案子本身的名气都更响亮。但这本合集里的故事本身就有一定的知名度，足以和马普尔小姐、波洛甚至阿加莎女士相媲美。这个短篇故事《三只瞎老鼠》最初于1952年在伦敦的一个舞台上演出，标题是《捕鼠夹》。这是一个深受欢迎的且令人印象深刻的神秘故事，所有的时代都在不断上演这幕舞台剧。但是，这部杰作里的悬念是由苏格兰场不起眼的唐纳警探解决的。虽然他因在《捕鼠夹》里发挥的作用而得以流传百世，但在克里斯蒂塑造的众多著名的人物里，他只算是个次要角色。

也许，《三只瞎老鼠》疑案被轻而易举地破获，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事发生在和第一次谋杀的时间差不多的时候，通常会比较晚。我们对于受害者莫林·葛雷格（她称自己里昂夫人）一无所知，对于杀害她的人自然知之更少。奇怪的是，苏格兰场的警察似乎没有出现在凶案现场，有可能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随着案情的发展，他们似乎总是迟迟出现。这使故事的中心

从这个无名的伦敦寄宿公寓（第一次谋杀的现场）转到了蒙克斯维尔庄园。这是伯克郡的一个叫做哈勃里顿小镇附近的一间规模较小的新旅店。《三只瞎老鼠》的写作方式与阿加莎寻常的网状缠绕的写作手法不一样。在以这种惯用手法描述的故事里，我们通常都在故事高潮的现场出现，也就是说，我们比其他人都早出现。很奇怪的是，警方总是对案子无能为力。我们通常了解的情况就算不比警方多的话，也至少与他们一样多。如果没有波洛和马普尔来混淆和模糊我们的侦探直觉，或者与我们的直觉竞争的话，我们简直也可以当个大侦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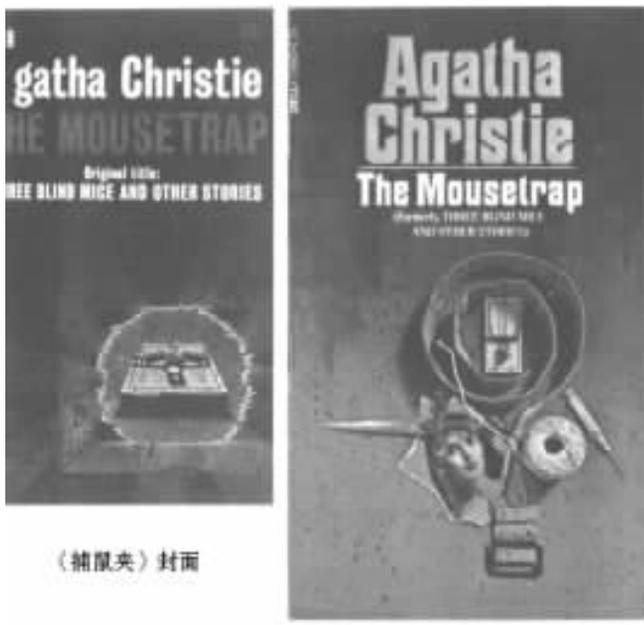
贾尔斯和莫莉·戴维斯是蒙克斯维尔庄园年轻的经营商。在被打破历史记录的大雪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之前，庄园恰好及时开放，接待了最初的4个顾客。幸运的是，直到苏格兰场的代表穿着雪鞋出现之后，电话都没有完全断掉，他是这些人里最后到达的一个人。谋杀莫林·葛雷格的人在来到这里之前的路上好像遗落了一个笔记本，其中有两项重要线索谈到了他杀人的意向。其中一条线索就是蒙克斯维尔庄园的名字。另一条只是这个童谣一样的名字：三只瞎老鼠。

地点是确定的，这里整个系统也是封闭的。电话和大路都不能通达蒙克斯维尔庄园。在警探到达后不久，他的雪鞋也被偷走了。不幸的是，谋杀者显然是这有限的6个人里的一个。会是有些放荡不羁的年轻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吗？或者可能是严厉专横的博伊尔夫人？外国人帕拉维斯尼活力十足，对于他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似乎有点古怪。最奇怪的是，他来到蒙克斯维尔庄园并没有事先预约。他是在午夜出现的，可能是受大风雪所迫来到这里。这群人里的最后一位就是梅杰·迈特卡夫。他总是显得有些碍手碍脚。他在拂晓时就起床，总是帮忙做些杂碎琐事，这对于他一个访客来说似乎显得过于突兀了。是的，这群人一致同意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凶手，但是谁呢？

当莫莉和贾尔斯·戴维斯这对年轻的情人和新婚夫妇之间都开始因为这可怕的谋杀而互相怀疑时，大家之间的相互猜忌愈演愈烈了。然后，当这种紧张局面似乎已经到达高潮时，另一宗谋杀就在警探的眼皮下发生了。警方提供的保护也就这些了。

但是最绝妙的一招就是我们这位来自苏格兰场的人决定让大家重新扮演一遍第二次谋杀前的那一刻。房子里的每个人都被要求回到谋杀发生的那一刻。荒谬的是，不是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而是回到假设中的其他人占有的位置。想到孤单单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屋子里，还有一个杀手在四处游荡，这群人里没有一个人的心不怦怦直跳。可是，有一个人的心不会因为恐惧而乱跳。在他的心里，在杀手的心里，只有“三只瞎老鼠”的节奏在回响。

猛拉一下，捕鼠夹就会劈啪夹上。在万分惊愕中，我们看到了罪犯。一会儿，阿加莎女士马上就开始在下一页给我们讲述下一个不同寻常、令人遐想的侦探故事了。



《捕鼠夹》封面

这本合集有个故事是《看门人的箱子》。在这个传奇里，我们看到马普尔小姐有一阵情绪十分低落，和她平常完全不一样。马普尔小姐因为感冒而卧床不起。海多克医生给她开了一个特别的药方让她脑子不至于闲着。好心的海多克医生将真实发生在金斯丁庄园的一些事

情编成了一个目录。金斯丁庄园是离圣玛丽米德不远的一座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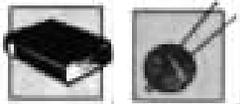
故事情节：哈里·莱克斯顿是个贫穷的少年，也是一个小混混。离开圣玛丽米德多年后带着富有的妻子路易莎回来。虽然看门人的遗孀莫格特洛伊德夫人不停地责骂和恐吓路易莎，哈里还是决定住在金斯丁庄园并且对之进行改造。路易莎娇小可爱，是个安静而谦逊的金发美女。为什么莫格特洛伊德夫人这么恨她呢？虽然金斯丁庄园对他妻子来说是如此令人不快，为什么他还是决心留在这里呢？医生的处方起到了作用。马普尔小姐在病床上解决了整个问题。

至于赫克尔·波洛呢？他处理了两宗谋杀案和一宗绑架案。在《二十四只黑画眉》结束的时候，挑剔的波洛对他揭发出来的一个恶棍说道：“可以想象，一个对某事失望的男人可能穿着睡衣下来吃早餐——但是他们会穿着他们自己的睡衣——不是别人的睡衣。”很显然，如果一个人在谋划谋杀的话，是要考虑到一些事情的，是不是呢？

德柏拉·蒲伯

“人们总问我是什么造就了《捕鼠夹》的成功。除了这个明显的答案：‘幸运！’之外——这是幸运，我可以至少说90%的幸运——我唯一能给出的答案就是这里有些东西是适合几乎所有人的：不同年龄和不同品味的人都能从中得到乐趣。”

——《自传》



## 谋杀启事（1950）

地点：小围场，一座叫做奇平克里格霍恩的英国村庄边上的一个小屋。

时间：二战结束几年了，英国人正在重新适应和平的生活。

事件：就在上面提到的小围场里，举行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公众聚会，聚会高潮时发生了“意外”死亡。

故事从这个村庄的居民们阅读早报开始说起，笔调轻快又有些说不清的恐怖。老老少少都看到了《奇平克里格霍恩消息报》上的“个人”公告栏。这个栏目就像当今报纸的个人启事栏一样，公布的是村里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上面罗列着“结婚礼服——从未使用”或者“全新的卧室设备——只有一点磨损”之类的消息，告诉人们多了一个被抛弃的新娘或者一对离婚夫妇。但是在奇平克里格霍恩的这样一个秋日，个人公告栏上刊登了一则十分不同寻常的公告：“启事：一桩谋杀将于10月29日星期五晚6点30分在小围场发生。朋友们务请接受此邀请，不再另行通知。”

当地人对这则公告当然是不信的。他们仅仅认为这是小围场的女主人利蒂希亚·布莱克洛克小姐打算举行一个公众聚会，并且在客厅里玩一个无害的模拟谋杀游戏。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消息是布莱克洛克小姐年轻的堂弟妹们登的，他们当时正与他们这位年老的亲戚住在一起。但在奇平克里格霍恩这样一个宁静的地方，这则奇异的启事和邀请激起了认识利蒂希亚·布莱克洛克的人们的好奇心。可以肯定会有许多热情的访客。

“受邀请的客人们”预计这桩谋杀会是简单的一幕戏。下午6点

30分灯都灭了，其中有一个也许肩头会被拍一下，表示他将扮演受害者。因此，在预定的时间里聚会整个陷入黑暗时，人们没有任何恐慌。有个人出现，宣布抢劫。此时突然响起两声枪响，这人把手电筒的光从一个人脸上扫射到另一个人脸上。第三声枪响时厨房里传来了尖叫声。

灯亮时，真的出现了一具尸体。一个年轻人死了，他躺在门口，看起来是自己打伤了自己。一支正在冒烟的枪放在地板上他的身旁。也许他试图逃跑的时候绊倒了。也许他已经决定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场合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可能有其他解释呢？

德莫特·克拉多克警探却对意外死亡或者自杀的说法不满意。这个不合时宜的结局背后大有深意。他开始着手侦查这个由于手枪走火而死亡的年轻小偷毙命时案发现场的真实状况。现在已经确认死者是鲁迪·谢尔兹。

就是谢尔兹刊登了这则个人启事，而结果竟然是他自己的死亡。这点确定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了此地作为他行动的地点？小围场里根本没什么钱，为什么他的手枪只射向利蒂希亚·布莱克洛克？他瞄准了她并且朝她开了两枪。但是为什么他第一枪完全不中，第二枪只擦伤了她的耳垂呢？或者他根本就不是冲这位女士来的？

这么多问题，多么令人迷惑。当时布莱克洛克小姐在这个房子里根本没有什么钱，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她会接收一大笔遗产。这个加上她自己的财产，她的几位客人可能因此有动机要除掉她。她自己的表姐妹们——如果他们真的是她的表姐妹的话——帮助他们年老的亲戚早点死可能对他们也有利。

那么管家呢？管家是一个中等年纪的欧洲人。元音总是发得又高又尖，对权威有着偏执狂似的恐惧，做出的餐后甜点只有一道，叫做“可口的死亡”。

是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在打利蒂希亚·布莱克洛克小姐性命的主意，联系了鲁迪·谢尔兹，然后让他做了替死鬼呢？真的是鲁迪·谢尔兹开的枪吗？也许事实上他就是他自己在《奇平克里格霍恩消息报》上公开宣布的谋杀已经预定的对象。难道他真的为自己

的死讯付了钱吗？

简·马普尔小姐当时正好在附近。她决定追查这些问题。她有时与克拉多克警探一起查，但是更多的是根据自己一生对侦探罪犯的爱好发展起来的预感和直觉而一个人行动。

刚开始的嫌疑人是很多的，特别是有几个涉嫌谋杀的人可能使用的是假身份。如果布莱克洛克小姐比某位住在英格兰北部的老太太先死的话，财产就会转给一对现年二十好几的双胞胎名下。在人们自发举行的鲁迪·谢尔兹的葬礼上出现了几个客人，他们有可能就是那对臭名远扬的双胞胎。

在这个案子里，表象是很有欺骗性的。每个人物的身份都应该仔细研究。如果杀手的身份和动机都有点模糊不清的话，该如何找到这个谋杀者呢？

德莫特·克拉多克警探追踪表面的线索和迹象，而马普尔小姐则专注于那些不是很明显的蛛丝马迹，杀手的日子不会很好过。杀手最终将被揪出来，这只是时间问题。

布赖恩·豪



## 他们来到巴格达（1951）

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因为某种政治独裁理论而被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聚集到中亚某个不明地方。关于这种独裁理论，书中没有详细描述。在那个地方，有人正在制造某种不知名的武器。大量拥有科学、工程和管理背景的人进入该地之后就消失了。

同时，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和大笔的钱也消失了。

最近，一个叫做卡米凯尔的英国特工得到了这种奇异的秘密武器特性的认证书。布拉格的首要英国特工达金知道，卡米凯尔打算带着这个传言的证据来到布拉格。

有人还告诉达金，大人物们会在布拉格会晤，听取卡米凯尔报告所见所闻，并且查看他的证据。为了强调这件事情对于大人物们的代表们的意义，著名的探险家鲁伯特·克罗夫顿·李爵士将会在现场提供他在地形、地理和民俗方面的专业知识。世界知名的财政天才安娜·席勒也将来到布拉格，给巨头的代表们提供其中有关的财政交易的性质的证明。

但是，敌人并不是毫无动静的。他们知道这些。6个不同的人都已经在去巴格达的不同的路上被杀害，只因为他们都符合卡米凯尔大致的外形特征。

面对着这些阻力，卡米凯尔能到达这个城市吗？

卡米凯尔来到巴士拉，发现已经有人渗入达金的机构。他侥幸捡回了自己的性命，并且在走投无路时送了个消息给一个老同学理查德·贝克。接着，在有人第二次试图杀害他之后就消失了。

其他人也和大人物们一样来到了巴格达。维多利亚·琼斯来这里是为了和她的小伙子爱德华在一起。当然，她不知道爱德华的姓，同

时爱德华也不知道她要来巴格达。维多利亚安慰自己和我们大家说：“细节会解决问题的。”

爱德华的老板赖斯波恩博士已经在布拉格了。仁慈、和蔼和魅力之光在这位杰出的长者身上熠熠生辉。但橄榄枝协会，包括咖啡店、学生活动中心、青年旅社和公众聚会场所，好像是猜忌、痛苦、妒忌和仇恨的温床。维多利亚·琼斯经过门口时感受到了这种令人不快的氛围。这是怎么回事呢？维多利亚无法理解。

当卡米凯尔闯入她在巴格达一家旅店的房间，请求她把他藏起来以逃脱警察的追捕时，她更加茫然不知所措了。但是卡米凯尔却在她的怀里死去。达金出现，移走了他的尸体，并且对维多利亚·琼斯解释了正在发生的一切。

维多利亚告诉达金卡米凯尔最后的遗言：“魔鬼——巴士拉——拉法格”。维多利亚并不完全肯定她听到的这几个字是准确的。这些词本身好像并不能帮助达金解开这个谜团。卡米凯尔带来的证据在哪里？谁杀了卡米凯尔——怎么杀的？谁是达金机构里的叛徒？谁是敌人？他们是如何隐藏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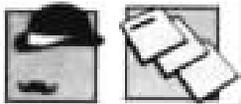
没有一个主要人物显得特别值得怀疑。赖斯波恩博士非常和蔼。赖斯波恩博士的叙利亚助理凯瑟琳不喜欢维多利亚·琼斯，但是那仅仅是妒忌。赖斯波恩博士的雇员“星期五”，也就是维多利亚的“小伙子”爱德华·戈林。他过于英俊。只要他出现，女人们的行为总是有些呆傻和奇怪，但这显然不是他的错。

旅店主人马柯斯·蒂欧十分富有魅力，不至于令人怀疑。但卡米凯尔是在他的旅店被杀的。老同学理查德·贝克是个考古学家，也是波恩斯·福特琼斯博士的助手。他在巴士拉及时出现，救了卡米凯尔的性命。他是怎么处置卡米凯尔交给他的消息的呢？

考古学家波恩斯·福特琼斯博士是位马马虎虎的教授，当然不在怀疑范围内。他马马虎虎地问了维多利亚几个问题后，就接受了维多利亚的介绍信，这也是很正常的。不是吗？

但维多利亚·琼斯会得到她的小伙子。大人物们也会聚集在巴格达。大人物们来时，大结局也会出现，每个人都不会惊讶。

爱德文·A·罗林斯



## 弱者（1951）

丽丽·马格雷伍是被阿斯特维尔女士派到伦敦来的。阿斯特维尔女士想得到著名的（自负的）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的帮助。丽丽尽职尽责地执行了女主人的指令。但这位老牌警探却认为她是在以一种暗示的方式劝阻他不要接这个案子。她的诡计激发了波洛的兴趣。他同意给阿斯特维尔女士帮忙。

《弱者》这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这也是这一集9个故事的总名。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事业的早期即1920年写下了这些故事。喜欢她的读者可以在这些故事看到她后来成熟作品的原型。

《弱者》是这一集故事中最复杂的一个。雷本·阿斯特维尔爵士在家中的塔楼（他“特别的密室”）里被某种重器杀死。他的宅邸叫做蒙·雷博斯，靠近阿博茨·罗斯村。这个村里人感兴趣的“除了高尔夫，还是高尔夫”。当地一家旅店的老板娘告诉波洛，“她的客人们晚餐之后从来不出去，因为——根本就没有地方去，不是吗？”

阿斯特维尔谋杀案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受害人的侄子查尔斯·莱维森。但是阿斯特维尔女士知道她已故丈夫的秘书，举止文雅的欧文·特勒夫西斯才是凶手。她怎么知道的？“波洛，一个女人的直觉从来不撒谎，”她反复说。证据显示，特勒夫西斯不可能杀了雷本爵士，但是这等琐事丝毫不能影响阿斯特维尔女士的想法。

查尔斯真的有罪吗？阿斯特维尔女士的直觉正确吗？或者杀手是这屋子里另外一个人。在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和雷本爵士争吵过（据大家说，他是一个脾气很坏的怪老头）——查尔斯、特

勒夫西斯、丽丽、维克多（雷本的兄弟，和他一样反复无常，刚从西非回来），甚至包括阿斯特维尔女士自己。

这个故事主要集中在神秘而迷人的丽丽身上。为什么这样一个谜一般的、优雅迷人的年轻女士乐意接受一个在这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山村里服侍人的工作呢？为什么她这么热切地希望被雇佣，甚至用了假的介绍信？不用说，波洛发现了所有的秘密，夸张地说，在阿斯特维尔家的衣橱里发现了所有的奥秘。他得到了他的朋友卡扎利特医生和他外表冷漠的男仆乔治的重要帮助。卡扎利特是名医聚居的伦敦哈利街上的一位催眠师。

### 普利茅斯快车上的谋杀案

一位年轻的海军上尉登上了普利茅斯快车的头等车厢，但是却不能把自己的箱子放到对面座位底下。阻碍他的是鲁珀特·卡琳顿夫人的尸体，她的心口被刺穿了。卡琳顿太太美丽富有，但是却总是喜欢上不可靠的男人。她是精明的美国钢铁巨头埃本奈泽·韩礼德的女儿。波洛曾经帮助过韩礼德，这次这位百万富翁又一次寻求他的帮助。

戴着价值 10 万美元的珠宝旅行的卡琳顿夫人好像打算从伦敦去参加斯旺西公爵夫人的家庭宴会，她在途中遇害。她本来应该在布里斯托尔转车的。但是据她的女佣简·马森说，她突然宣布她将继续前往普利茅斯。女佣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改变计划，但是她暗示说此事可能与同卡琳顿夫人在她的包厢里谈话的那个又高又黑的男人有关。这个男人是不是就是那个“寡廉鲜耻”的丈夫？或者是德·拉·罗奇弗伯爵。他同样也是个无赖，以前是个花花公子。或者卡琳顿夫人自己又与某个无赖搅在了一起？

### 舞会迷案

柯卡因是《舞会迷案》里的一个无赖。这个故事是由波洛的好朋友黑斯廷斯上校来叙述的。肖克伦勋爵（25 岁、富有、对于舞台世界很感兴趣）在克罗瑟斯大厅的一个别致的化妆舞会上被刺杀了。他传闻中的未婚妻，女演员可可·科特雷在同一天晚上死于可卡因服

用过量。这个案子对于苏格兰场的警探杰普来说似乎过于复杂了，于是他请求波洛的帮助。当波洛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座喜剧作品的陶瓷雕像上时，杰普似乎有点后悔他自己的请求了。其实，肖克伦宴会上的服饰就是模仿自这座雕像。

### 贝辛市场奇案

谋杀发生时，波洛、杰普和黑斯廷斯正在乡下享受闲适的周末。（“罪犯，随处可见，”波洛不吉利地评论说。）破旧的老宅邸李厅里的普洛瑟罗先生好像用枪对着自己的头自尽了。但是验尸官却很困惑——手枪放在尸体的右手，但是手指却没有握住它，同时子弹是从左耳下进入大脑的。这显然是一起伪装成自杀的谋杀案。这个屋子里有克莱格小姐，她一直是普洛瑟罗的管家。还有一对可疑的夫妻帕克先生和夫人，他们显然不是来自上层社会。（黑斯廷斯认为帕克夫人挺吸引人，“虽然她举止粗鲁”。）他们是谁？在他们不期而至地来到李厅和普洛瑟罗的死之间——如果有联系的话——是什么样的联系？

### 勒梅热勒遗产

我们许多人都希望得到一笔遗产，但是勒梅热勒的遗产却是每个人都想极力逃避的。这是发生在中世纪的一个诅咒，它使勒梅热勒家所有的长子都不能继承产业。故事开始于卡尔顿，黑斯廷斯和波洛在这儿碰到了文森特·勒梅热勒和他的叔叔雨果。在战争期间，文森特和黑斯廷斯曾经一起在法国作战。他们的谈话被堂弟罗杰·勒梅热勒打断。他带来了文森特的父亲意外死亡的消息。那天晚上，文森特、雨果叔叔和堂弟罗杰一起向北奔赴葬礼。但是文森特却从火车上坠落。每个人都认为文森特的坠车，是由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炮弹轰炸加上不久又得到了父亲意外死亡的消息而导致的。

两年后，一些新的意外又降临到了勒梅热勒家的男人身上。当雨果·勒梅热勒夫人（文森特的叔叔在美国出生的妻子）找到波洛寻求帮助时，天知道这个家庭又发生了多少悲剧。雨果继承了产业，他们的长子已经几次侥幸死里逃生。（“当雨果碰到我时”，雨果·勒梅

热勒夫人回忆道，“我认为他的家族诅咒听起来很有趣……但是如果这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雨果相信孩子注定要受到诅咒，但是雨果·勒梅热勒夫人更加实在。“一个诅咒难道能一代代这样困扰一个家族吗？”她质问道。

黑斯廷斯和波洛都相信这是一种邪恶的游戏。他们出发北上，在那儿见到了这个家族里的其他人——两个男孩，以及普通的女管家，英俊却令人“讨厌”的秘书。波洛掌握的情况足够来防止另外一个“意外”吗？

### 康沃尔迷案

“许多不太会碰到谋杀的人会来咨询波洛，”黑斯廷斯在《康沃尔迷案》里这样说。但是彭格利夫人“是所有人中最不可能碰到谋杀的人”。为什么？“因为她极其平常”。但是，她所碰到的问题却不平常——她认为她的丈夫打算毒死她。

她的故事大大地激起了波洛的兴趣，他和黑斯廷斯来到康沃尔郡的一个小集镇泊伽维兹深入调查这件事。他们来得太晚了——彭格利夫人已经死了。医生说她死于胃炎。她的侄儿则认为她的死就因为她总是强烈感觉她正在被人下毒。波洛知道这是一宗谋杀案，但是目前他不能证明这一点——换句话说，不能证明是谁杀了人。

### 梅花 K 之谜

伦敦南郊的斯缀桑木是《梅花 K 之谜》发生的地点。这是黑斯廷斯在《每日新闻快报》里碰到的一个案子。“富足的中产阶级欧葛兰德家”——爸爸、妈妈、儿子、女儿——一起在居室里玩桥牌。这时面向花园的落地窗突然打开了，瓦莱丽·圣克莱尔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她是一位舞蹈家，她的演出在伦敦引起了轰动。（她是一名爱尔兰女佣的女儿，也有人说她是一位高贵的俄国公爵夫人的女儿。这两种说法，随便你信哪一个。）她灰色的丝绸长袍上染满了血迹，她说了一声：“谋杀！”就晕倒了。受害者是亨利·里德博恩，一个好色的花花公子。他的别墅蒙狄斯尔的后部连接着欧葛兰德的宅邸雏菊草地的花园。里德博恩是在他的书房被发现的，他的头“像蛋壳

一样地裂开了”。

波洛当然知道这些事，因为瓦莱丽最重要的追求者毛里塔尼亚的保尔王子（“一位相貌奇特的年轻人……长着……那种著名的毛里塔尼亚嘴形”——不管那种嘴形是什么样）请波洛来侦查这宗谋杀案的真相。王子担心是瓦莱丽杀了里德博恩，因为有些人认为里德博恩曾经追求过她。波洛来到斯缀桑木调查这件事。起先，他的调查还不够深入。

### 潜艇图纸

潜艇计划书不见了。波洛和黑斯廷斯被紧急召唤到新任国防部长阿洛维勋爵在乡下的宅邸夏普勒斯去。黑斯廷斯想起来部长曾经被牵连到一宗“难听的丑闻……珠宝分赃”，但是已经完全免罪。他的名誉是不是被洗清得过早了？还是房子里有其他人是敌方特务。他的秘书费茨洛伊是最后一个看到计划书的人。当时还有几个周末访客——海军上将哈里·维尔戴尔（第一个海上勋爵）、他的夫人以及儿子，另外还有康拉德夫人。她是伦敦的社交名流，她的女佣说在楼梯上看到了鬼魂。显然，有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波洛的时间不多。

### 克拉彭厨师的历险

《克拉彭厨师的历险》与这本集子联系似乎不大。波洛打算安安静静地过上一天，洗洗一套新西装上的油点，刮刮他那引人注目的小胡子并且涂点润发油。但是这些事情因为托德太太的突然出现都没有做成。托德太太是一位住在克拉彭的身材粗壮的主妇（克拉彭是伦敦的一个郊区），她想要波洛帮助她寻找她的厨师伊丽莎·登。波洛说他不处理这样的案子，但他的这位访客可不理这些。“只处理政府机密和伯爵夫人的首饰案子是吗？”她质问道（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好的厨师就是一个好的厨师，如果你失去她，这和一位高贵的女士失去她的珠宝没有什么两样”。波洛受到了有理有据的谴责，开始调查这件事。就在这个时候，托德太太要他停止调查。但是这时候要阻止波洛已经晚了。这件案子过后，

波洛告诉黑斯廷斯“永远不要小看琐碎的事情”。当读者看完此章时，一定会同意波洛的话。

约翰·斯图尔曼

## 克里斯蒂访谈录

### 关于写作

#### 写作的作用

“写作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我这种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又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麦克卡斯》，1969年2月）



晚年的克里斯蒂

#### 写作计划

“我的行为和叼着一根骨头退下去的狗差不多；它们通常悄悄地退下，你在半个小时之内都不会再看到它们。回来的时候非常不自然，鼻子上还粘着泥巴。我做的事情也就和这一样。”（《自传》）

#### 开始写作

“再也没有像这样的痛苦了。你坐在一个房间里，咬着铅笔，看着打字机，四处走来走去，或者倒在沙发上，简直想打退堂鼓。”

#### 借口

“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干扰通常都比写作要令人享受得多。只要你停止，想要重新开始就非常困难。”（《麦克卡斯》，1969年2月）

### 创造人物

“我……坚决认为总想着现实的人物没有什么好处——你必须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物。你在电车、火车或者餐馆遇到的人有可能就是一个开始，因为你能自己编造一些关于他们的事情。”

### 组织情节大纲

“通常我手上都有一打（练习本），我通常都会把突如其来的灵感记在上面……当然，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整整齐齐地分门别类、做好标签的话，会省下我很多力气。但是，有时候模模糊糊地翻看一摞旧笔记并且发现一些记下的东西是一种乐趣……这经常激发我的灵感，就算是不写一个与之相同的情节，也会写一些其他的東西。”

### 作者的阻碍

“这就像在兔穴的底部拿出你想要的什么东西时，碰到了某种束缚。除非出现了许多来自地下的干扰，除非你已经精疲力竭地度过了很长时间，否则你不会觉得自己是正常的。你想不到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如果你拿起一本书，你会发现自己不能好好地读它。如果你想做个填字游戏，你的脑子根本不在线索之上。你完全被一种令人麻痹的绝望所淹没了。”

### 简洁

“毫无疑问，打字和写字要花的精力会让我保持简洁……事实上，人类都是懒惰的，这点很重要。因此，除非在表达意义上绝对有必要，不要写得过多。”

### 过程之后再讨论

“我从来不讨论我没有完成的作品：我发现谈到某件事情的那一刻，我就会对它很不满意。”（《作者》，1966年8月）

### 侦探小说里的爱情

“我自己经常发现在侦探小说里爱情总是发生在令人讨厌的人身

上。我觉得爱情属于浪漫小说。在一个科学的推理过程中强加上爱情的主题是格格不入的。”

写侦探小说的细节

“人们通常对杀手的第一次出现都会有点直觉。他不能出现得太迟；否则读者就会没有兴趣。揭发凶手应该在一个适当的时刻，并且让人感到震惊。”

关于在超市出售的书

“我估计他们下次会在肉店里看到它们。”（《麦克卡斯》，1969年2月）

书的封面

“博得尼总部对《高尔夫球场的疑云》比较满意，但是我认为他们设计的封面不是很尽如人意。除了颜色丑陋之外，图画和布局也很糟糕。我能辨认出的，就是一个穿着睡衣的人在高尔夫球场上，因为突发癫痫而濒临死亡。我反对让一个被谋杀的人穿得整整齐齐，身上戳着一把匕首。一本书的封面可能与情节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有联系，至少不应该传达一个错误的情节。”

关于犯罪和罪犯

关于谋杀

“谋杀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情感内涵。”（《麦克卡斯》，1969年2月）

善与恶

“人可能是邪恶的——比他们的同类动物更加邪恶——但是他们也可能在创造的狂喜中升到天堂。人们崇拜超越人类本身的东西，英格兰的大教堂就是这样的一些丰碑。”

## 无辜

“似乎没有人关心无辜的人，这让我震惊……似乎没有人感觉到受害者的痛苦——他们只是对年轻的杀手充满了同情，只是因为他的年轻。”

## 裁决

“我愿意相信他们（那些杀人的人）是被人变成那样的，或者是生来就有缺陷。也许这样人们就能同情他们；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认为，他们也不能免罪——因为，在中世纪，如果一个人从遭受瘟疫袭击的村庄里踉跄逃出来后，又与邻近村庄天真健康的小孩子混在一起，人们是不能原谅他的；同样，我们也不能原谅这些杀手。”

## 适当的惩罚

“为什么他们不处死他？在这个国家，我们已经夺取了狼群的性命。我们不打算教育与羊羔和睦共处——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这样做……我认为，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答案就是交通。在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上，只住着原始人类……例如，在喝一杯毒芹汁和科学研究的受试者两者之间，你可以让你的罪犯自己来选择。”

## 关于电影

在一些电影里，波洛变成了马普尔

“当我想到这些电影没有成功时，我就会有一种罪恶的快感。”

电影《谋杀》里使用的剧本不是阿加莎写的

“我很高兴地说，它获得了很糟糕的评论。”

玛格丽特·卢瑟福

“对我来说，她看起来总是像一只警犬。”

## 关于生活

### 生活的哲学

“结束之前的任何时刻都可能是重要的。我相信这一点。”（《纽约时报》，1966年10月27日）

### 舒适的生活

“当我重读我的第一批（侦探小说）时，发现有很多仆人在里面晃来晃去，我自己感到非常惊奇。没有人真的在做事情；他们通常都在草坪上悠闲地喝茶，像本森一样。这使得人们对过去无限地怀恋。”（《作家》，1966年8月）

### 谦卑

“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来看，我可以说，没有谦卑的地方就没有人类。”

### 美丽

“我不会反感一张难看的面孔，却会反感一个难听的噪音。”

### 阶级和金钱

“……人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同的收入会使人存在分歧。这不是势利或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而是你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追求你的朋友们所追求的事物的问题。如果他们的收入很高而你的收入比较低，这就会让人很尴尬。”

### 友谊

“友谊不是一种人天天都需要的东西——它是一种让人渐渐习惯的事情，有时又会像长在你身边的常青藤一样具有毁灭性。”

### 野心

“我生来就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

## 上帝和人类

“看到人类用自己的手创造的奇迹，你会觉得身为人类是非常自豪的。人类是创造者——人类一定分享了造物主的某些神圣之处。造物主创造了世界和世上所有事物，并且认为世界是美好的。但是他留下了更多的空间让人类去发挥和创造。”

## 年龄

“当我走过了冲动鲁莽、到处交际的年龄时，我觉得生命的第二次青春是一件令人十分享受的事。我突然发现——50岁时——一种全新的生活展现在你面前。生活里充满了你能想到的、学到的或者读到的事情……好像心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和观念。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年纪渐长的苦楚——身体的某个部位几乎总是在受伤……在那些日子里，我认为人们对于生命所赋予的礼物的感激之情，会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强烈，也都重要。其中还包含着某些梦想，它们十分逼真——我现在依然陶醉其中。”

“……人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同的收入会使人存在分歧。这不是势力或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而是你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追求你的朋友们所追求的事物的问题。如果他们的收入很高而你的收入比较低，这就会让人很尴尬。”

——《自传》

## 克里斯蒂的卖座电影之一

这是好莱坞制造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的一个典型。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试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电视上吸引回来。海报画出的这些动作和电影的内容没有什么联系。因为有电影而加上的一幕，黛德丽的美腿被做了一个特写，这只是为了美化海报而已。

玛格丽特·卢瑟福女士的脸和身体生来就是用于模仿和表演的，这点在一部有关马普尔小姐的电影广告里非常明显。后来，好莱坞在把《阳光下的罪恶》推出市场时，开始使用装饰艺术。这部电影是全明星阵容。后来在好莱坞，人们又一次尝试扮演《庄园谜案》里所有的重要角色——虽然，这当然都一直是伊丽莎白·泰勒的配角。

理查德·阿姆赛尔是电影海报艺术领域最值得尊敬的人之一。在这片相对新兴的领域，他的作品一直是收藏者们寻觅的对象。这里有两个他最好作品的例子。他为《东方快车谋杀案》制作的绘画十分出色，完美地展现了导演锡德尼·卢美在电影里表达的神秘和魔力的结合。因此，人们委托他为《尼罗河上的惨案》再制作一幅。后一幅海报里多了一些幽默，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埃及人的头像及其上下的象形文字就会发现这点。

麦克·泰伦鲍姆

## 捕鼠夹

——一部戏和戏迷俱乐部

如果要说是什么使男女演员们得以在伦敦西区的剧院演出，那一定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捕鼠夹》。这是世界上演出次数最多的戏剧，自从1952年11月以来总有一家剧院上演该剧。

自从理查德·阿腾巴仁和赛丽亚·西姆在大使剧院首次出演这幕戏剧以来，已经有150名男女演员紧随其后，出现在这幕剧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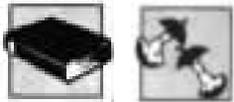
但是，不仅演员变了。布景、窗帘和室内陈设（除了一把皮扶手椅子和一个钟罩之外）也被更换了。甚至上演的地方也变了——在更大的圣马丁剧院——这期间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中断。

这部小说被翻译成22种语言，在41个国家上演（虽然1952年在纽约上演不成功之外）。450万以上的人看过这幕剧。

曾负责此剧上演工作的剧院经理彼得·桑德斯于1965年成立了捕鼠夹俱乐部。成员是曾经出演过该剧的人和以某种方式与该剧有联系的戏剧界人士。俱乐部的标记是一条深蓝底色上绣一只红色老鼠的领带和白色T恤。

桑德斯于1956年将《捕鼠夹》的电影版权卖给了罗穆卢斯公司。按惯例，条件是在伦敦的舞台剧演出之后的6个月之内电影不能发行。这部电影会上映吗？舞台剧好像没有要结束的迹象。但是罗穆卢斯公司显然是在等候良机——桑德斯打算把电影版权买回来，但是没有成功。

伊丽莎白·利斯



## 清洁女工之死（1952）

（又名：清洁妇命案）

麦金蒂太太死了，但是好像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没有人，是指除了斯彭斯警监之外。他认为对凶手詹姆斯·本特利的调查和定罪的过程过于简单。太简单了。凭着对案子的直觉，他来到赫克尔·波洛在伦敦的家，波洛是他以前办案时认识的老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谋杀证据和判罪不太符合，因此警督想要波洛帮忙暗中调查。

斯彭斯将案子的细节告知了波洛：女佣麦金蒂太太被发现死在她家的客厅里。在她的房客詹姆斯·本特利的裤脚上发现了血迹，但是他声称在谋杀发生那晚没有看到过他的房东太太。她的房子被洗劫过。她藏在卧室地板底下的30英镑被人动了，最后发现被藏在村舍外面。没有找到作案凶器，也没有什么人强行闯入的痕迹。

陪审团审理这个案子时轻易地就将詹姆斯·本特利定了罪。他现在正在等着被判处死刑。波洛同意斯彭斯的观点：这个案子结论可能下得太早了。

波洛同意到布罗德欣尼去，但不是去暗中调查。他要去那里，是因为伟大的波洛对于麦金蒂太太一案的裁决不满意。他要公开他的目的，如果凶手仍然逍遥法外的话，就可以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揭露真相。

在布罗德欣尼村，波洛住在镇上唯一的旅店里。这个杂乱无章的旅店经常有乱糟糟的事情发生。旅店主人是一对年轻的夫妇莫林和约翰尼·萨默海斯。他们打算好好经营，但是总是在这摇摇欲坠的屋子、吵吵嚷嚷的家禽和糟糕透顶的菜谱前败下阵来。波洛尽可能地

这个乱哄哄的驯马场似的地方逃到村里去。不管在哪儿他都在打算开始新的调查。

他首先拜访了麦金蒂太太唯一的亲戚，她的侄女贝西·柏奇。她对于姑姑的死好像还有点悲伤。他也见到了詹姆斯·本特利以前的雇主，顺着这条线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位同事，名叫毛德·威廉姆斯。他好像是孤寂羞涩的本特利在布罗德欣尼村唯一的朋友，他对詹姆斯的获罪颇为同情。

不久，波洛就发现他正在调查的这个案子里受害者和凶手都没有敌人和仇家。受害者在逝世前两天精神异常地好，买了一瓶墨水，死前还从《星期天彗星报》上剪下了一些东西。检查了报纸之后，波洛发现她剪下的故事的标题是《过去悲剧中的女性受害者，今在何方》。这些剪报、这瓶墨水和被害的麦金蒂太太高昂的情绪是不是和真正的凶手有关呢？现在那些过去的女人在哪里呢？

波洛现在又见到了布罗德欣尼村里占有领导地位的几个人，他们都个性鲜明，十分有趣。劳拉·厄普沃德太太和她十分溺爱的艺术家儿子。他是一位有前途的戏剧家，一位流行戏剧的天才。还有韦瑟比太太，她喜欢拿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吓自己的女儿。她女儿迪尔德丽·亨德森的继父罗杰·韦瑟比显然不喜欢她，这点让这位小姐感到更加不痛快。背景可疑的伊娃·卡彭特和她一心想在政治生涯上往上爬的丈夫。精力充沛的阿丽丹·奥立弗。奥立弗夫人是波洛的朋友，一位侦探小说作家。她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要和罗宾·厄普沃德合作，将她的一部小说改编成舞台剧。

也许这些人都有可能和麦金蒂太太的谋杀案有关。她过去时常在这些人家工作。有没有可能剪报就是指向某个凶手，“现在这些女人在哪里？”或者这就像陪审团裁决的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案子？可能赫克尔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但是，为什么有人要把波洛推到前面？为什么有这么多要问的问题？凶器被藏在布罗德欣尼村墙外的某个地方，事实是否不仅限于此呢？“这些女人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有意义吗？

鲍尔和卡迪·金姆佩尔



## 庄园迷案（1952）

（又名：镜子魔术）

鲁丝·凡·赖多克刚刚从英格兰南部马科特金柏尔村一栋哥特式的奇怪建筑斯坦尼盖茨里回来。她去那里拜访了她的姐姐卡丽·路易斯·塞罗科尔德。她原先姓过雷斯塔里克，又姓过古尔布兰森（国际著名的慈善家家族）。但在嫁给古尔布兰森之前有些年，她还是个小天真的少女，并从父姓。你会问：“她很不幸吗？”鲁丝认为是这样的，马普尔小姐也同意这种观点。乍看之下似乎一切都好。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老同学。而且卡丽·路易斯一向感觉不到邪恶的存在。

“你总是相信最坏的事情，”鲁丝说。

马普尔小姐陶瓷似的蓝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最坏的事情经常是事实，”她说道。

这栋老式的建筑旁加建了一些侧翼和附属建筑，用于各种慈善事业。在这些事业上，卡丽现在的丈夫刘易斯·塞罗科尔德又加上他自己的一项：改造不良少年。这里充斥着一些治疗师和精神病医师。他们像“童子军团长”似的和他们的“宠物”——这些误入歧途的青年罪犯们待在一起，倒也自得其乐。在别人看来，这是一种慈善的消遣，但是卡丽不这样认为。她整个人都因为这项事业而活力十足，刘易斯也在他的工作中得到了满足。虽然他对妻子很忠实，但是“总是把事业放在人之前”。

卡丽·路易斯的身边环绕着一些人，这是她波折起伏的一生带来的。她端庄有礼的女儿米尔德里德·斯垂特，某位英国国教教士的遗孀，她是和这周围的环境最协调的人。而卡丽的外孙女吉纳却不是这样。她是卡丽收养的第一个女儿、已经逝世的皮帕的孩子。皮帕的丈夫是某位意大利侯爵。吉纳是这栋古堡里的美人，这点让她自己很开心。姑姑米尔德里德根本不喜欢侄女吉纳。还有吉纳的新丈夫，美国人沃利·赫德，他的命运就是做个善良的英国老好人。这位前美国步兵好像从来都不适应这里。他“不想要一份给小无赖喂糖吃的工作”。吉纳好像也不是那个他在美国结婚时认识的女孩了。

史蒂芬·雷斯塔里克是卡丽·路易斯的继子——她第二任丈夫约翰尼·雷斯塔里克在第一次婚姻中和一位俄国舞蹈家生的儿子。他负责这个少年管教所的业余演出这一部分。他也在追求吉纳。他哥哥阿历克斯来到这里，也开始追求吉纳。甚至刘易斯·塞罗科尔德从管教所里的犯人中招募来的年轻助手，精神有点错乱的埃德加·劳森也他自己古怪的方式追求吉纳。埃德加有他自己的故事。他声称自己是丘吉尔的儿子、蒙哥马利勋爵的儿子，反正他幻想到谁就是谁。刘易斯认为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简·马普尔在第一次观察之后，就认为肥皂剧只会对卡丽·路易斯有害。“安全、远离漩涡的中心，就像她的过去一生一样……埃德加·劳森有些不对劲……但是卡丽·路易斯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之后，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来到这里。他是基金的托管人，也是卡丽·路易斯的继子，她第一个丈夫埃里克的孩子。实际上他比卡丽本人还要大两岁。他很忙，不能停留很长时间，有很重要的事情和刘易斯谈。马普尔小姐在她窗下听到了一些谈话的片段。古尔布兰森说：“怎么才能不让卡丽·路易斯知道呢……”刘易斯说：“尽量不让她知道。”

晚饭后大家都聚集在大厅里。克里斯蒂安离开了，说是要写一封重要的信。沃利·赫德打开一盏台灯，结果保险丝烧断了，于是他离开了。

屋子里一片黑暗，史蒂芬在弹钢琴，琴声好像背景音乐一样。埃

德加·劳森带着胜利的姿态走进来。对刘易斯说：“我找到你了，我的敌人。”刘易斯把埃德加带到图书室，打算使他镇定下来，他们在那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谎言，全都是谎言。你是我的父亲……我应该拥有这个地方。”大家听到一声枪响——是外面传来的。“你要死了……死了，”一连串难听的脏话后埃德加开始尖叫。又是两声枪响——这次是从被锁上的门后面传来的。卡丽·路易斯信赖的侍女贝尔维小姐拿着钥匙回来了。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灯亮了。沃利·赫德回来了。钥匙打不开门。图书室里传来抽泣声。门从里面打开了。埃德加·劳森倒在桌旁抽泣。左轮手枪掉在地上。刘易斯·塞罗科尔德呢——死了？

“他当然没有打中我，”刘易斯不耐烦地说。一个坏孩子只是因为不适应环境，因而行为有点神经质，当然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威胁性的。卡丽·路易斯的生活只是稍稍地受到了干扰——她根本不相信埃德加会杀刘易斯。其他人都非常震惊。沃利·赫德想知道埃德加是怎么弄到他的枪的——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在写那封重要的信时被谋杀了。

很巧的是，事情发生后几分钟，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出现在这里。他是来拜访的。他总是来的是地方，却不是时候。在这群惊愕的人里，他马上就看到了吉纳。

阳台上的门一直都是开着。阿历克斯不可能在进来的时候作案。沃利·赫德的时间用于保险丝上面了。可能是他吗？史蒂芬早就没弹钢琴了，他有足够的时间走一个来回。甚至忠诚的老贝尔维小姐也出去找钥匙了。是她发现了尸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想想，这里有两百个不良少年，都有足够的能力开锁。（他们中有人曾说：“锁对我来说可不算什么。”）

苏格兰场的柯里警探问：“但是为什么是古尔布兰森呢？他完全是这个庄园里的陌生人。”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知道什么事情。他已经同刘易斯谈过这些了。这些事情可能搅乱卡丽·路易斯湖水般平静的生活。现在克里斯蒂安已经死了。刘易斯把卡丽·路易斯的药撒在警督面前：有人好像在给卡丽·路易斯下慢性毒药。克里斯蒂安已经告诉他这件事了。他们两个谈过话后，刘易斯已经让卡丽·路易

斯停止了服药。这使贝维尔小姐非常不快。刘易斯已经检查过这些药了，是砒霜。这封信（刘易斯把它从打字机上拿走，以免卡丽·路易斯知道这个消息）刚刚写到这里时，克里斯蒂安就被迫停止了，信纸还有些潮湿……每件事情……永远。

为什么有人要慢慢毒死这位可爱而富有的老妇人呢？亲爱的卡丽·路易斯死了，每个人都会得到好处。遗嘱上是这样说的。但是每个人都很敬重她。

当然，沃利不是很敬重她，这就使事情有了转机：快速得到一笔钱然后逃走。每个人都希望是他，除了吉纳之外。她对沃利还是有些心软的。

当然，枪是在钢琴工具箱里找到的。看起来很简单，是吗？是史蒂芬吗？当然，与吉纳有血缘关系的真正的外婆是凯瑟林·埃尔斯沃思。“就是那个对丈夫下砒霜的女人吗？”当然，那一盒有毒的巧克力上面写着“爱你的阿历克斯”。又是老一套虚张声势的把戏吗？卡丽·路易斯根本不相信有人会对她做这种事情。我们不要理会埃德加了。显然不是他杀了克里斯蒂安，那时他正在努力要杀死刘易斯。当然也不是他在给卡丽·路易斯下毒。他新来乍到，不可能做出这些事情。但是他很容易听信别人的建议。人们都怀疑，刘易斯·塞罗科尔德的这位助手真的有用吗？

当一位魔术师做好布景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它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一位女士好像被锯成了两半，但又变回成一整个的魔术是怎么回事？马普尔小姐知道这种把戏。（你知道吗？）但是在这件案件解决之前她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马克·费什韦切尔



## 黑麦奇案（1953）

雷克斯·佛特斯库在书中第7页时显然已经死了，我们是通过别人知道他这个人的。不过看过第3页上对他的职员的一个简单介绍后，我们从而了解到这位精明的商人生活里的一切都出了问题。他和他两个儿子之间出现了问题，他们可能叫柏西瓦尔和兰斯洛特。雷克斯的第二次婚姻是一个错误，他娶了一位比他小30岁的美甲师。

没有办法联系他的家人以告知他们这个悲剧。大儿子柏西瓦尔为了父亲经营的一家公司里的事务出差到英格兰北部去了。柏西瓦尔的妻子詹尼弗（她对此满腹牢骚）那天正在伦敦。小儿子兰斯洛特和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派蒂在从非洲回国的途中。女儿爱兰带着少年童女军出去了。而现在年轻的阿黛尔·佛特斯库太太——她正在和某位维维安·杜博斯先生打高尔夫球。

玛丽·窦夫小姐是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年轻女性，办事效率很高，但是神色冷淡。尼尔警探和窦夫小姐谈过之后，觉得可能是这个家里的某个人或者这栋古怪地叫做“紫杉小筑”的大厦里的某个人杀了佛特斯库先生。但是怎么杀的呢？

雷克斯是喝了一杯茶后死在办公室（茶甚至都不是滚烫的）。茶是办事很有效率的打字员给他的，不过这种卑劣的杀人手法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在圣·裘德医院进行验尸之后，我们发现毒药塔西因实际上是下在他早餐的果酱中的。家里每个人和仆人们都因这次谋杀很紧张，但只有他的女儿为他掉了眼泪。

阿黛尔·佛特斯库当然不是和维维安·杜博斯先生打高尔夫球，而是做其他的事情。听到丈夫的死，她心烦意乱。但是显然并没有崩

溃。她知道柏西瓦尔和他的太太，甚至可能爱兰都不喜欢她，因此她欢迎迷人的兰斯洛特。他是家里的败家子，几年前曾卷入做假账的丑闻里。他是从东非回来的，想要弥补父子间的感情。他最近结了婚，好像真的爱他妻子派蒂。他不愿让派蒂和他一起回到小筑，宁愿她待在酒店里，让她离这栋没给他留下什么美好回忆的房子远远的。

显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阿黛尔——直到人们发现她吃完下午茶后就死了。这次毒死她的是她茶里的氰化钾。端庄的寡夫小姐发现她躺在沙发上。

这些使得有同情心的尼尔警探非常沮丧，他并不想马上把阿黛尔揪出来。所有的一切都很简单。但现在可能的女杀手也变成了受害者。

在这栋幻境似的房子里，在这群幽灵似的家人和仆人中间，又发生了第三次谋杀。这次谋杀非常怪异。不太出众也不太吸引人的客厅女侍葛莱蒂·马丁死了。在此之前，尼尔警探盘问她时，她显得有些紧张。她被丝袜勒死在洗衣房，鼻子上夹着一个晒衣夹子。

在这个恐怖的消息之后，马普尔小姐出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葛莱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马普尔小姐就认识她了。马普尔小姐决定以自己多年来对于各类案件的了解来查查这个奇怪的案子。富有人情味的尼尔警探对这个案子迷惑不解。这位女士参与这个案子并没有让他不快。

马普尔小姐简短地和他讨论过这三宗杀人案之后，就开始哼唱一首儿歌，这让尼尔警探非常惊讶。这是一首妈妈在孩子睡觉时哼唱的儿歌。它的开头是：“唱一首六便士之歌，用一口袋黑麦”，结尾是“一只小鸟飞来，叼走了她的鼻子”。

马普尔小姐在伦敦报纸上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上已经了解了这个案子的全部。当她指出这首儿歌与这个案子的相似之处时，尼尔怀疑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雷克斯显然就是国王。他死的地方和账房差不多。王后在客厅吃蜂蜜面包。杀手也的确把衣服夹子夹到了葛莱蒂的鼻子上。

但是黑画眉在哪里？为什么是黑画眉呢？

不用说这些事情使仆人们很不安。克伦普夫妇认为他们应该离

开。女佣艾伦却喜欢这一切事情。奚夫小姐好像完全不受这些事情的  
影响。

现在我们要介绍兰姆士伯顿小姐了。她是雷克斯第一个妻子的姐  
姐。她认为整个家庭都非常可恶，她甚至想为什么这些事情不早点发  
生。她显然反对这个家庭的罪恶和邪恶。虽然马普尔小姐不是和她一  
样的基督教徒，她却好像欣赏马普尔小姐。毕竟，她们都是古怪的老  
妇人！

两兄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柏西瓦尔不希望兰斯和家里的  
生意有任何关系。兰斯洛特好像认真地打算着最后在这里定居。警探  
看到兄弟俩打架，并且听到他们说到黑画眉矿场。那是多年前他们父  
亲拥有的产业，他曾说过黑画眉矿场没有什么价值。

说到这个矿场，在这里就要提起麦克坎齐家。麦克坎齐先生和佛  
特斯库先生可能共同拥有这个矿场。麦克坎齐先生死于高烧吗？矿场  
真的如雷克斯所说毫无价值吗？雷克斯死前两个月，是谁把一只死掉  
的黑画眉放在他的桌上？麦克坎齐家的两个孩子怎么样了？他们被抚  
养长大，要为父亲复仇。我们能相信那个儿子唐纳死在敦克尔刻了  
吗？还活着的妹妹露比是谁？她在哪里？她再也没有去私立松林疗养  
院看望过麦克坎齐太太。

照例家里要和律师和遗嘱打交道。兄弟姐妹之间、他们的配偶  
之间，甚至包括未来的配偶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妹妹爱兰想和一个叫  
做杰拉尔德·怀特的男人建立一所学校，柏西瓦尔想要阻止她，可是  
兰斯洛特要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尼尔警探发现他的一些主要嫌疑人不可能同时犯下这三宗无耻的  
罪行。发现这点之后，他与马普尔小姐谈了一番话。他相当不情愿地  
发现了真正的嫌疑人。这时马普尔小姐回到了家，我们也最终可以安  
然入睡了。

安妮塔·格林菲尔德



## 葬礼之后（1953）

（又名：致命葬礼）

理查德·亚伯尼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去世了，的确是死了。理查德的心脏在晚上突然停止了跳动，由他掌舵的加洛里麦粉公司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家族的光荣历史就此终结。

本书一开始，我们置身于理查德在乡下的家恩德比大宅里。这栋由理查德的父亲柯尼路斯建造的房子现在几乎快成了一个陵墓。这里的大厅里曾经充盈着美妙的音乐，起居室曾经聚满了家人，可现在只听得到仆人们缓慢的脚步声。这是6个月来主屋的门上第二次挂起黑色的旗纱。半年前理查德唯一活下来的儿子莫提墨尔得了一种病。这个精力旺盛、行动敏捷的年轻人一个星期内就去世了。现在理查德也去世了，他终年68岁，思维和以前一样的敏捷。但是自从他儿子惨死的悲剧发生之后，他就很少开心过。

亲戚们就算没有哭，也算是尽职尽责。葬礼之后，大家从公墓回到了恩德比大宅。理查德过去的老仆人，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蓝斯坎伯招待了他们。蓝斯坎伯精通葬礼程序。他领着仆人们让大家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可是菜都凉了。然后，这群吵吵闹闹的亲戚们被领入了图书室，来处理今天的主要事务——宣读遗嘱。

主持这次聚会的是理查德精明的律师，也是他一生的朋友安特韦索尔先生，他现在已经退休了。遗嘱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查德数目客观的一大笔财产被平分给他的继承人们。

遗嘱读完后，安特韦索尔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但他认为理查

德在 68 岁逝世有点早，因为他自己已 72 岁。他的想法也仅限于此，直到同理查德很疏远的妹妹柯蓝说：“非常巧妙地掩饰过去了，是吗？可是他是被谋杀的，不是吗？”

当然，事情是被掩饰过去了。但是恩德比大宅的人都不能忘记有这么一件事。柯蓝总是习惯将心里想的事情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她这个习惯有些烦人，她知道什么？安特韦索尔决定尽快到伯克郡去拜访柯蓝。

但是太晚了。就在第二天下午，柯蓝的管家和伴从纪尔克莉斯小姐从公共图书馆回来，就发现她的女主人死在床上。同样，谋杀的原因不明。下午小憩的时候，她的脸和头部被手斧重击了 8 次。

有些证据显示可能是抢劫，但是安特韦索尔认为这是有意误导的线索。他想不出来谁可以从这样的罪行中得到什么好处，除非杀她的人认为她知道得太多了——而且，柯蓝活着，就会把这说出来。

我们的律师装作要完成一些法律上的义务（要签署几份文件），拜访了每个可能的嫌疑人，秘密地调查他们。

他发现了什么呢？

陪伴柯蓝的纪尔克莉斯小姐有最大的机会行凶。她好像没有真正的动机。她现在没有了工作，也没什么前途了。某个伴从的前任雇主被神秘谋杀了，你会雇用这样一个人吗？

理查德的弟弟蒂莫西是个无用之人，他觉得自己有权控制大部分的财产，这点倒是令人啼笑皆非。在失去了自己原有的遗产之后，他找理查德要钱，却被拒绝了。但理查德知道他多么需要钱，多么热切地希望快点弄到钱吗？蒂莫西的妻子摩迪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她是一位强壮的乡下女人，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好得简直令人窒息。她显然不觉得这是一种伟大的牺牲。

理查德的哥哥里奥的遗孀海伦·亚伯尼瑟夫人是一位明智而实际的女人，也是一位令人信任的朋友。她倒是希望调查早点结束。她的这笔新收入将很可能在意大利的旅游胜地卡普里岛派上用场。她定期去那里观光。奇怪的是她从来没有改嫁。

还有年轻的一辈们。淡褐色眼睛的苏珊·班克斯（理查德的侄

女)很性感。她对于做生意天生就有一种直觉。女人态十足的她能够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她最想要的就是她贫穷的丈夫葛雷格受到保护。苏珊容光焕发,而她丈夫却脸色苍白。也许理查德知道他的过去吧。

另外一个侄女,美丽的罗莎蒙德·谢恩,其夫也有一些问题。她的米歇尔风流英俊,却有可能对她不忠。安特韦索尔认为罗莎蒙德像个傻子一样一心一意想要控制自己的男人。

还有侄儿乔治·柯罗斯菲尔德。他希望代替理查德死去的儿子莫提墨尔的位置。他是一个经纪人,至少看上去好像有一份职业。但是精明的安特韦索尔发现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告的目光。

迷惑不解的安特韦索尔拜访了他亲密的朋友比利时侦探赫尔·波洛。他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办案子仍然是十拿九稳。

波洛接手了这个案子,检查所有嫌疑人不在现场的证据。瞧,每个人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就在此时,苏珊来到了她已故姑姑的小别墅,以了解纪尔克莉斯小姐记得的一些线索。但苏珊的任务却被突然中断了,因为纪尔克莉斯小姐发出令人同情的呻吟声,被人迅速送到了医院。蛋糕里放了砒霜。我们的管家活了下来,但是情况好像已经没法控制了——已经有3个倒下了,还有多少人呢?

尊敬的波洛加快了调查速度,他拜访了戈比先生。他可以派一群不显眼的人到街上,装作警卫和邮差。他们能打探出任何人的秘密——当然是要付钱的。在他们的调查下,这些人的证据就像麦叶碰到了镰刀,真假毕现。当然这些人说的话里有些是真的。但是我们每一个嫌疑人都有可能溜出去杀死柯蓝。

我的天哪!我们的调查范围甚至都没有缩小。我们能干的波洛认为需要这样的方法:杀手必须被引到“自己现身”。波洛认为大多数的人都会沾沾自喜,就在他自我满足的时候,一条线索的重要片断就会被发现——如果观察者足够敏锐,可以发现它的话。这是一场智慧的斗争。要查出一个案子,就要去问罪犯。

现在所有的嫌疑人都被引回到恩德比大宅,参加第二次聚会。在这里,第四个人受害。在这里,蓄着精心修剪的“浓密的”小胡子

的波洛，像把七巧板所有的图形拼成完整的图形一样解开了所有的谜底。

琼·丹尼尔



## 蜘蛛网（1954）

一位叫做赛龙先生的古董交易商死了。几个月以前他倒在了楼梯上，如果他真的是“倒下”的话。他的房子、发霉的家具和里面的一切现在都租给了海尔谢姆—布朗一家人：亨利是一位无能的外交家；他年幼的女儿皮帕；还有他的第二任妻子克拉莉莎，也就是我们这个故事里令人捉摸不定的女主人公。还有3个朋友：“矮胖的”德拉海尔·罗兰德爵士、雨果·柏奇和时髦的杰瑞米·沃瑞德和他们一起，加入了这场狂欢的闹剧般的神秘谋杀事件。当然，之后他们也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大帮助。

克拉莉莎让3位绅士比赛品评波尔多红葡萄酒，绅士们激烈地争论着哪一瓶酒是42年的道尔，哪一瓶是27年的科克本，这时一些麻烦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就在此时克拉莉莎声称每个杯子里装的都只是普通的杂货店里的红酒。这让绅士们非常难堪，他们开始质问克拉莉莎——如果你之前就在说谎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相信你呢？“我说真话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相信我，”克拉莉莎耸耸肩，“我觉得，如果你虚构某件事情，你会觉得飘飘然，这会使这件事情听起来更加令人信服。”

事实上，虚构现在是克拉莉莎喜欢的一种业余消遣。她把这叫作假设。“假设我要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让亨利在我眼前被枪杀之间选择。”或者，这一点进一步发展，“假设我在起居室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该怎么办？”

上面提到的起居室，虽然以前曾经发现过一具尸体，但却有一些有趣的特色。这里面有一个做成书架样子的隐匿的嵌板，通向起居室

和图书室之间的一个秘密居室。这里还有一个古董桌，经常会有人注意到它，觉得很惊奇。曾有陌生人想出一大笔钱买下它，还有一些人，以为别人没有注意到它，总是想把它据为己有。它也有一个秘密的隔间。是皮帕发现的。她在里面发现了一些亲笔签名（有历史的东西总是发霉的），不过并没有理会它们，还留下了自己秘密的口信——“奉承你自己！”

是的，皮帕总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现在。不久前她总是担心自己的亲生母亲，日子过得很痛苦。她母亲不仅吸毒成瘾，而且小气刻薄。米兰达·海尔谢姆—布朗最后离开了家，嫁给了骗子奥利弗·科斯泰罗，他也和毒品纠缠不清。皮帕父亲的再婚就门当户对一些。克拉莉莎做了她的继母。皮帕又生气勃勃的了。

直到3月的一天晚上，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奥利弗·科斯泰罗偷偷潜进了这栋房子里。他被克拉莉莎吓着了，因而冲口说出了他的意图。他和他妻子想要回皮帕的监护权。法律监护权虽然是在米兰达的名下，但她倒是很愿意把孩子留给她的前夫。科斯泰罗说，现在她想把孩子要回来。克拉莉莎觉得很难相信这种突然出现的母爱。她指控他们说，你们两个不是想要回皮帕，你们是要勒索。嗯，我们现在是缺点现金，科斯泰罗承认道。这时克拉莉莎召唤穿着橡胶靴的园丁皮柯小姐领科斯泰罗出去。这位园丁小姐是十分健壮，长得像亚马逊河地区的印第安人。

不幸的是，皮帕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她变得歇斯底里。她很怕被送到母亲和她嫁的那个可怕的男人那里去。“我要杀了他！”皮帕喊道，“我要割腕自杀！”最后她开始朝好的方面想，“也许他会被电打死。”

就在这时，置身于国际外交前沿事务的亨利·海尔谢姆—布朗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几个小时后即将到达的两位国家元首将要在他的家里举行一次高度保密的会晤。一切都必须妥当而且保密，最重要的是谨慎安全。他紧张地对刚刚把皮帕弄上床的克拉莉莎解释这一切。他希望她能一切安排得顺利妥当；这是他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亨利赶到机场去，克拉莉莎在家里忙着烤三明治，同时尽量静下

心来。但如果你被起居室沙发后面的某个东西绊倒，而“那个东西”居然是一具尸体的话，你能静下心来吗？尸体是奥利弗·科斯泰罗。

好。只要等一等。巨头们碰面之后，会有很多时间来处理这件突然出现的事情。克拉莉莎这位有效率的家庭主妇把科斯泰罗先生的尸体拖向秘密嵌板时，她在想，是谁干的呢？当然，这种谋杀大家也不是完全反对的。突然一个惊骇的声音开始尖叫：“我不想这样做的，我不想的。”克拉莉莎抬头，是皮帕。

就在这个转折点，这部戏的紧张形势发展到了最高潮。罗兰德爵士、雨果和杰瑞米打算把尸体拖出去，扔到一个远远的树林里。克拉莉莎制造了一个假的桥牌游戏作为不在现场的证据。亨利可能正和他的贵宾从机场赶回来。门铃响了，外面的却不是亨利，而是警察。谁把他们请来的？到底是谁呢？

现在有一具尸体被匆匆忙忙地藏秘密房间里，一个沙发垫子下有三双手套，还有一把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铁锹，这个巨大的疑团需要解开。不管克拉莉莎说了多少个关于此事的故事，甚至其中有一些还是真的，她还是被指控谋杀。

但是在人们申辩“我无罪”之前，那个最近被重新发现的令人注目的尸体又不见了。放尸体的地方现在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奉承你自己！”这时候皮帕小姐为了保护克拉莉莎（秘密地）声称是自己干的。她解释道，“我说的话都是站在女性这一边的”。

最后总算真相大白了。真正的杀手在关键时候被抓住了。发现了伏都教教义的书籍，破译了隐形墨水书写的秘密，世界领导人失踪了又被找到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这实在是非常艰辛，就像克拉莉莎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早上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简·奥克森博格

“这是特别为玛格丽特·洛克伍德写的……有一次她说她不想继续像她在最近许多部电影里那样，演一位‘坏女人’，阴险狡诈，性格夸张。她想演喜剧。”

——《自传》

## 赫克尔·波洛

——波洛和神秘事件



由 W. 史密斯森·布罗德海德绘制的著名波洛图片。

波洛所到之处，肮脏邈邈化为整齐洁净，杂乱无章变为井井有条；别人还在惊慌失措，他却成竹在胸；他使英格兰的谋杀者们闻风丧胆，他把警方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不惧权贵、不畏艰辛、不怕劳苦，赫克尔·波洛像一面坚实的壁垒保护着英国社会。要是没有他，这一大批下毒害人的女士、勒死人的绅士和形形色色以各种理由害人的杀手可能就逃过了正义的制裁。

他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价值，虽然有时他也会因自己的少数过失和错误的判断而责怪自己。他狂傲地拒绝虚伪的谦虚，认为自己的大脑是欧洲“最优秀的头脑”。

毫无疑问，他经常夸耀的“灰白质”使他享有令人惊叹的长寿。毋庸置疑的是，1904年波洛从比利时警方光荣退休，功勋卓著。这一点我们从他在英格兰办的第一个案子——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可得知。同样可以肯定地是，至少直到《帷幕》一书发行的前

一年，即1974年他还没有逝世。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年龄，但是在1916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发生时，很难想象他还不到65岁。种种迹象显示，他至少活了120岁——他使多少恶棍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在他活着的那段日子里，正义得到了充分的伸张，这多令人痛快！

第一次出场——波洛从他自己的国家来避难，流放到艾塞克斯的

乡下——黑斯廷斯告诉我们：

波洛是个样子很引人注目的小个子。他几乎不到五英尺四英寸，但是神态非常威严。他的头就是一个鸡蛋的形状，总是有点朝一边歪。他的小胡子直直的，简直有军人的风格。他的衣服整洁干净得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我相信一个污点会比一次枪伤让他更加痛苦。

多年来，除了岁月留下的不可避免的痕迹（最后他年纪非常大时），波洛的外貌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他通过“滋补品而不是染发”来保持他的黑发不变成灰色；他的小胡子独具创意，是他的骄傲和快乐；小胡子总是上着蜡，显得颇有威严。他的服装总是很正式，一丝不苟，一成不变：黑色夹克、带皮带的短衬裤、领结、上等皮靴，只要天气不热，外面就罩着外套大衣，围着围巾。如果他的这套装备哪部分弄得不那么整洁完美，他就会很不舒服。但是他可不只是个过分讲究服饰的人，为了伸张正义，他可以穿着他的皮靴踏过泥泞；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在户外冒险；甚至像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那样，勇敢地面对热带的沙漠和高温。

他的举止和他的服装一样地古怪，也经常一样地准确恰当。他的英语说得像广播里的一样流利，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停止或开始。他总是能用英语轻松地表达复杂的思想，简单的句子他则用法语。他说话总是夹杂着一些从法语翻译过来的好笑的句子（如“我命令你一千个原谅，先生。我没有防御。”）。还有，他在说寻常的英语谚语时会有一丝迟疑，很有趣，比如，“蜜饯的钱”，“床（坏）举止的一边”。还有对美国人来说听起来更加陌生的“旅行皮箱电话”。

我们怀疑，他在说英语上的这些问题有可能是假的，是他故意的。因为他知道，就是他的异国人身份，是他作为一个侦探在英国最大的财富。他非常精明地把这种英语上的不流利用作自己的一个优势。因为如果一个万圣节聚会上发生了惨剧，在盘问那些参加聚会的人时，他可以把自己敏锐的观察力隐藏在“奉承的话语和刻意加强的异国举止的保护罩下，这时他们自然会对他有些不屑，但却是善意

的”。他知道，英国人上自爵士下自男仆都不会把外国人当回事，特别是这样一个有着“奇怪”（就是说，非英国的）外表的人。因此，假如波洛不是一个外国人的话，要别人把秘密说给他听，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在他经手的许多案子里，老老少少都来找他寻求建议和忠告。他的异国出生和异国式的举止使他可以享受做“波洛爸爸”和“忏悔神父”的乐趣。

虽然语言和特殊的举止可以说是他查案的工具，波洛的品味和习惯都不是英国式的，他从来不需要掩饰这一点。在这片土地上，几个世纪以来，打猎、在乡间散步和园艺一直都是国民性的消遣活动，波洛却特别喜欢待在室内。对他来说，乡下都和《数小时后的谋杀案》里的安格卡特尔庄园周围的景色一样，“某个天气好的下午在汽车上欣赏是最好的。你惊呼‘多么美丽的乡村啊’，然后驾车回到一家好的酒店。”英国式的幽默、英国服饰和英国的饮食习惯都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生活的另一些层面。例如，像斯彭斯警探这样一个理智的人怎么会喜欢啤酒而不是甜露酒，喜欢苦涩的英国茶而不是一杯又浓又甜的巧克力或者甘菊茶？

波洛一方面沉醉于对奇异饮品的热爱中，另一方面对和谐的生活有着无边的激情。大多数人会基于地点、外观和大小选择居室，而波洛却把他的家安在怀特海文大厦里，因为这栋建筑物修建得极其对称。当然，他的公寓里本身就有“完美的铭制设备，正方形的扶手椅子和精确的长方形装饰品”。完美的垂直线和水平线绝对不会有弯曲。书架上的书严格地按照长度摆放。如果黑斯廷斯把一本书放错了位置，这简直就像这位可怜的人打了我们的侦探一耳光。因此，波洛会把他那套对于规范的观点用在大自然里就完全不足为奇了。就像有一次他对杰普警探说的那样，他发现“每只母鸡下的蛋大小都不一样，这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那样早餐桌上还有什么对称呢？”

他的整洁规范对他的工作有两个方面的帮助。他总是无意识地把别人的壁炉架和抽屉放直，这样不止一次让他发现了谋杀案。他喜欢周围的事物对称，这是他精确的思考过程和推论方法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在他第一个案子的紧要关头，人们发现他正在修复一栋势必倒塌的危楼，因为“只要手指灵巧，大脑就精确”。

而他探案风格的核心就是头脑精确。他可不会疯狂地追逐线索，但是就是一片碎衣料或者刚刚沾上油的门都逃不过他的注意。如果大脑里没有将线索与一系列事情联系起来，那么线索也就没有多大作用。正如波洛不厌其烦地对轻信的黑斯廷斯所说的，一个侦探最大的错误就是试图使线索符合自己的推断。这是不对的。侦探的头脑必须非常清晰而有条理，考虑到所有的证据然后得到一个解释。虽然他也不会通过锁眼窥视秘密，也会读别人的信件（“真的，波洛，那种事情不该做的。”“是赫克尔·波洛做的。”）波洛从来都确信，如果没有恰当地理解犯罪心理，一件案子的表面证据通常都会误导人。对于波洛来说，侦探工作的很大部分就是静坐和思考。他的眼睛会变得越来越绿，而黑斯廷斯则会越来越烦躁不安，直到最后得到他要的答案。

可以说在没有解决案子前，波洛一到达犯罪现场，进入那样一个情境后，就开始运用他那卓越非凡的头脑了。如果侦探有像波洛这样的才干，可以像他这样揭开秘密的话，一定要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发现谜底的程序通常是这样的：对这种情形的某些方面“有些了解”，通常会问一些出乎意料的问题，使在场的人都怀疑波洛的头脑是否清醒，然后某一点证明波洛的想法是正确的，这时候波洛就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然而我们还没发现最关键的秘密，甚至经常连波洛也不知道，到最后谜底才揭开。在整个故事中，他在这些小问题上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因此他可以让我们大家看到最后的结局。（“女士，您是否允许我在沙龙里来个小小的重聚？”或者，“我看不见了，犯错误了。快点，来辆出租车！”）他的名气一如既往地完美，除了犯过“36次错误”，如果不是过于夸张的话，他自己倒是谦虚地承认这点。

除了他骄傲的小胡子，他最重视的是他作为当今最伟大侦探的名声。甚至在他来到英国之前，在英国就有些名气。20世纪20年代他在一个种满了葫芦的花园附近隐姓埋名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发现这样的安逸不适合他，他就是这样对“罗杰疑案”的叙述者夏帕德医生说的。相反，如果社会专栏上提到他，他会觉得很开心。他自认为所有的人都熟悉他的名字。在世人皆知的东方快车上旅行的安爵伊伯爵夫人曾问他是不是正在调查一宗跨国性质的谋杀案，因为他是国

际联盟机构的成员。武断的侦探这样回答道：“我属于世界。”（毕竟，对于波洛，在接电话时的神气活现，不是他这样一个谦虚的人的特点。“我是赫克尔·波洛。”）

对他的自负来说很不幸的是，这些年来还是有些人没有听说过他。常有一代代的年轻人对他的经历并不了解。还有这样一件可悲的事，在同一趟火车的旅程上，有个美国年轻人令人难以置信地承认说，他一直以为这是个女裁缝的名字。波洛认为“年轻的一代不了解重要人物，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也许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作为一个名流，他喜欢精致的生活、奢侈的酒店、华贵的套间和完美的服务，最重要的是美食——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有时认为一整天的高潮就是晚餐。在开始搜寻杀死麦金蒂太太的杀手前，有人听到他对自己的小胡子低语道：“啊，一个人一天只能吃三餐……”

但是，除了对服装的关注，他也献身于正义的事业。为了寻求正义，他甚至可以忍受麦金蒂太太所在的布罗德欣尼村里十分糟糕的膳宿。

他性格里最本质的一面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赫克尔·波洛反对谋杀；那些犯了谋杀罪的人一定要受到正义的惩罚。现在的一些杀人的借口，比如破碎的家庭和疏忽的家长等对他可没有什么意义。他首先想到的是正义，也很怀疑仁慈——不合适的仁慈。这并不是说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不会变通。很多时候，在严格的正义前他也有对别人的理解。但是他对真理和知识是如此饱含激情，因此人们若要寻找看不见的正义，没有比赫克尔·波洛更好的引路人了。



上图：多才多艺的查尔斯·劳顿，第一位在1928年的《犯罪现场》饰演波洛的演员，该剧由《罗杰疑案》改编。

就算他不是对谋杀者充满同情，但也绝不会对无辜的人的思想和心灵无动于衷。在查案的过程中，他总是极力挽救一段婚姻或者促成一段姻缘。他所做的不过就是通过审讯把清白还给一个无辜的人（证明某人无辜的证据总是很自然地即将到来），而那就是要挽回一段感情要付出的代价。就像他在《ABC 谋杀案》里谈到的：“死亡使我们的生活显得更加珍贵，黑斯廷斯……我经常注意到谋杀是个最伟大的媒人。”

无论他的一些推理显得多么神奇，这并不是说他就是圣徒。我们就用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来接受他就足够了——他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侦探。事实上，他需要通过查案来展示自己优秀的头脑，也需要像黑斯廷斯（和我们自己）这样的崇拜者来满足他的自大，而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宽慰和快乐，也可以得到一些消遣。黑斯廷斯住在阿根廷的时候，波洛很想念他，不仅因为他身上时时刻刻展现的良好和忠诚的品质，而且因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是很有必要崇拜自己的——要这样，必须得到外界的刺激。我不能，说实话，我不能整天坐在椅子上想着自己真的有多么值得崇敬。一个人需要和其他人接触。一个人需要——就像他们现在说的——跟班”。

也许，就是别人的崇拜使他的事业得到发展，更别说他忠诚的朋友和记者黑斯廷斯，他信赖的男仆乔治和苏格兰场的杰普警探。也许对正义的追求使得波洛和他的同事们在这个世界找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在这里，年龄不会使人变得老朽无用——至少不会很快使人老朽无用。

啊，如果他令人羡慕的职业生涯可以更长一些多好！

杰利·柯彻

我与波洛：

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书迷说他为什么喜欢波洛

——律师、音乐家托马斯·柯题斯访谈录

编辑：你觉得为什么阿加莎·克里斯蒂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柯题斯：首先，我非常喜欢侦探小说。我常常需要一些新的刺激和快乐，而侦探小说恰恰可以提供我所需要的。我需要休息娱乐，而没有比阿加莎的书更能满足我的了。凡是她的书，能找到的我都读过。而对其他的作家我可不敢这样说。

一本书如果在前三四十页不能吸引我，我就会放下。我不会给它那么多机会。阿加莎的书我只有两本没有读完。因为某些原因，它们没有打动我，但那是意外。

编辑：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几乎就是纯粹的绞尽脑汁的智力难题。其他的作家则会更多地写到暴力和性。

柯题斯：我常常在阅读阿加莎的书时觉得激动不已，其他任何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我发现要一口气读完五六本其他作家的书很难，而阿加莎的书我却能轻松读上8本左右。现在我到图书馆去，经常会因为看不到她的新书而觉得很郁闷。不幸的是，除非你多年前读过她的书，忘记了里面发生的事情，否则你很难把读过的书再看一遍。在一本侦探小说里，最重要的是谁是杀手，如果你知道的话就趣味全失。

编辑：你还记得是怎么开始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的吗？

柯题斯：《童谣谋杀案》是我看的第一本阿加莎的书。可能是我还在匈牙利的时候读的。我从一开始就着迷了。情节我现在都快忘光了，因为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编辑：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你更喜欢谁？

柯题斯：波洛。毫无疑问。这很简单。

编辑：为什么？

柯题斯：他办案子的书比马普尔小姐办案子的书更加有趣一些。我也喜欢写马普尔小姐的书，但是更喜欢波洛的故事。

我想这更多是因为他们的性格。马普尔小姐是位凡事喜欢大惊小怪的可爱的英国老女士，总是有很多话说。很多时候，她只是坐着说话，描述事物。我喜欢行动。波洛的个性使他更多地倾向于行动。

对我来说，波洛的故事是非常容易让人相信的。他是外国人，这点能和我自己联系起来。我喜欢他的小胡子。事实上，他又瘦又小，总是被人低估，这点我觉得很有趣。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古怪的人。他的头脑比所有的人加起来都强。可能我喜欢这点。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弱者。

编辑：你喜欢汤米和杜本丝吗？

柯题斯：有一本我读不下去的书就是关于他们的，《命运之门》。前两页里他们总是说个不停，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完全不能理解。但是他们也出现在我最喜欢的书《谍海》里。

编辑：你有一本最喜欢的书吗？

柯题斯：一本最喜欢的？不，我有好几本很喜欢的书。《谍海》、《罗杰疑案》、《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他们来到巴格达》。

编辑：你看了电影吗？

柯题斯：是啊。我看过了。《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原告证人》。我也看过由玛格丽特·卢瑟福出演的关于马普尔小姐的三部英国电影。

我唯一觉得奇怪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把她的书都拍成电影。如果我是电影导演的话，我想我会这样的。她的书适合拍电影。如果拍得好的话，我想她的每一本书拍成电影都会很卖座。

编辑：你觉得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人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她的书被翻译成外语的种类比莎士比亚的书还要多。

柯题斯：她的书比莎士比亚的书更加有趣！

编辑：为什么她这么受欢迎？

柯题斯：首先，她是最好的。她创造的人物都很奇妙。她洞悉人性。她的人物都不是人们无法接近的那种性格疯狂、离经叛道的人。她的人物性格都是日常生活中所见的，许多读者可能都觉得很像自己。

她通常会写些英国乡村里的小老太太，让你想起你的祖母。其他的作家可能创造出神秘的情侣，但那真的像幻想一样。在克里斯蒂的书里，你可以看见人们实实在在地走在街上。

我特别喜欢她描写的对于外国人的那一点点偏见。我想那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不管他或她承不承认。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喜欢这些。我能把它和自己联系起来。

编辑：有些人从来不看克里斯蒂的书，而有的人则很着迷。为什么？

柯题斯：有些人读书是为了受教育。我知道有些人喜欢这样。自认为博学的人从来不会看克里斯蒂。我有一个女朋友就是这样的，她是一个英语老师，就从来读阿加莎·克里斯蒂。她不屑于读她。但是如果我要在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威廉·福克纳之间选择，每次我都会选择克里斯蒂。我读书是为了休闲娱乐。甚至我的那位女朋友，我们在一起看了所有的克里斯蒂的电影，她也喜欢看。

编辑：你认为读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会影响你看人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吗？

柯题斯：我认为它们帮助我在思考时运用推理。它们真的是让人绞尽脑汁的谜团，你必须坐下来，认真思考。但是她不是那种拥有可以影响人们思维方式的力量的作家。

编辑：你当律师和你读侦探小说时都需要推理。

柯题斯：是的，我做律师之前就开始读侦探小说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佩里·梅森影响了我，使我从事了法律工作。

编辑：之前你意识到这点了吗？

柯题斯：是的。后来我意识到了这多么傻。因为，相信我，这真的并不是那么回事。法律工作并不是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佩里·梅森描写的那样。99%的是苦差事，坐在桌子旁做些文书工作。有趣的部分，调查和法庭上的事情，只是其中的1%，但是我读到的全是这些。

编辑：如果我请你评价阿加莎·克里斯蒂，你会怎么说？

柯题斯：她的书在我生活里起到了最积极的作用。对我来说，幸福就是把许许多多美好的时光凑在一起，如果你有这么多美好的时光的话，你会觉得很快乐。她给了我很多美好的时光。



## 死亡之路（1954）

（又名：目的地不明）

最近全球不断有科学家失踪。优秀的英国安全特工杰索普决心找出这件事情的原因和科学家们的所在地。他的诱饵是什么？托马斯·拜特顿的妻子奥立弗。拜特顿博士是最近失踪的一位科学天才——他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失踪。她是一位主妇？不太可能。杰索普决定调查拜特顿结婚6个月的新娘奥立弗。谋杀吗？可能是。但如果是这样，是谁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奥立弗的摩洛哥之旅对减轻她的悲伤有用吗？这种行为对于一位失去了丈夫的妻子来说是有些不太合适的。

根据他的经验，处于极大的悲伤和焦虑中的妇女不会忽视化妆。她们意识到巨大的悲痛给容貌带来的损害，因此尽全力弥补这些损害。他怀疑拜特顿太太是不是故意不化妆，以更好地保持悲痛妻子的形象。

杰索普不知疲倦地查找拜特顿的下落。当时奥立弗在国外飞机失事而死亡，他说服了有一头红发、高挑美丽的希拉里·克雷文扮演奥立弗·拜特顿（也是可爱又高挑，赤褐色的头发）。当时希拉里正打算自杀。她离了婚，而唯一的孩子最近又死于脑膜炎。她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因此她同意了杰索普的请求。毕竟，想必每位侦探小说的热心读者都知道巨大的风险和国际阴谋对心灵的

健康有最大的帮助吧？而那正是希拉里，现在的奥立弗所面临的事情。

她有一头鲜艳光亮的头发，人也非常聪明。但她要怎么应付和古怪的阿里斯蒂德斯先生短暂的碰面呢？这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拥有惊人的财富。之后，她发现自己这次旅行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没完没了地换衣服、换交通工具。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同行者——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政治信念的科学家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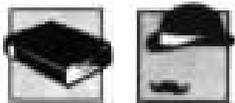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但是希拉里自如地周旋于不同的群体之中。正当她的调查到达紧要关头时，却越来越难和杰索普取得联系了。多亏她的珍珠项链——它只是搭配服装的首饰——很俗气却很容易给杰索普留下可以追踪的线索，一次一颗珍珠。

最后，奥立弗—希拉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上百万美元打造的雅致而秘密的实验室里，里面是世界各地失踪了的科学家们。他们有些人互相敌对，有些人则很神秘。有些人异常吸引人，比如友善的安德鲁·皮特斯。

我们可不能说阿加莎女士不注意时间，或者说她的小说忽略了变化着的世界。这本小说有很多事情与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有关，其中就有美国的反社会主义狂潮。阿加莎的故事基于冷战中的一些事件——炸弹、细菌武器实验、秘密的科研突破、科学家的叛变和被绑架。许多都是因为科学家们不同的动机——道德上的、物质上的和政治上的。

与此同时，希拉里还在秘密的实验室中等待。这时候她必须自己作个决定：这是一个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致力于科学进步的真正的乌托邦，还是一种阴险的独裁统治？谁经营着这个地方？她还会再看到不屈不挠的杰索普吗？所有这些都与拜特顿博士又有什么关系？到底希拉里还想活下去吗？如果她的真实身份被揭穿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玛西亚·克伦德伦



## 国际学舍谋杀案（1955）

（又名：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

波洛尽职尽责的秘书费利西蒂·李蒙在一封信里犯了3个错误，这是因为某件事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件事情与李蒙孀居的姐姐休芭得夫人有关，她现在是山胡桃路26号一栋学生公寓的女舍监。

山胡桃路上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有些东西奇怪地不见了，比如，钻石戒指、旧法兰绒裤子、故意割坏的丝绸围巾、被撕成碎片的帆布背包和一本被绿色墨水染坏的研究笔记。

波洛最近有一些闷，同时他也发现碰到麻烦的李蒙小姐如果继续在他的信里犯错误的话，将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和不便，因此他向她们提供帮助。波洛和休芭得夫人碰面，舒舒服服地一起喝了一次茶，因而对于山胡桃路26号的住客们以及发生的奇怪事件多了一些了解。

这里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中主要的人有：可爱的莎莉·费奇，一位获得芙布莱特奖学金的美国学生；从印度来的学生蕾德拉·拉尔先生和歌帕·兰姆先生；来自西非的阿金邦博；来自牙买加的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她是一位优秀的法学学生，别人叫她“黑贝丝”；伦敦大学修中世纪历史的学生尼吉尔·夏普曼，因为他说话恶毒，大家普遍不喜欢他；脾气暴躁的医学院学生伦纳德·贝特森；精神病学学生柯林·麦克纳波；认真的考古学学生派崔西亚·兰恩；做生意的维拉里·霍博森，她是一位冷淡优雅的女士；性格有些沉闷的赛丽亚·奥斯丁，她很年轻，有些害羞，是圣凯瑟琳医院的配药员；喜欢假正经的简·汤姆林森，她是一位年轻的理疗

师。我们也不能忘了学舍的主人尼可蒂丝太太，她性格暴躁、脾气古怪，是位希腊人。

丢失的东西有一双晚礼鞋、一只手镯、一个听诊器、电灯泡、绷素粉、浴盐和一本烹饪书。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共同特征，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偷这些东西。但是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侦探，赫克尔·波洛知道的不止这些。他为此很担忧。

为了拜访学舍，而又不大惊动住在里面的人，波洛向休芭得夫人建议邀请他去做一次关于成功侦探的理论和实践的讲座。和这些寄宿生谈过话并打过交道之后，聪明的波洛建议报警——毫无疑问，这个建议将会是一个很麻烦的催化剂。

效果立竿见影。首先柯林·麦克纳波推断说，是某个年轻的女孩子因为经历过痛苦的灰姑娘式的童年而染上了盗窃癖。很明显，他在怀疑某个女孩。波洛非常了解他的不安。过了一会，赛丽亚·奥斯丁跑进来承认她偷了一些东西。显然，我们未来的精神病医生对心理学已经有些研究。

赛丽亚没有想到，她令人震惊的弱点暴露之后引起了柯林的兴趣——她已经喜欢他一段时间了——他没有避开她，反而说：“这只是一种疾病，是因为你没有把事情看清楚。如果你相信我，赛丽亚，我很快就能把你治好。”

无论是象征性地还是字面上来说，赛丽亚都把自己放到了他的手掌心上，两人好像马上就要举行婚礼。

但是，人们发现赛丽亚的盗窃癖是有选择性的，她并没有偷窃所有的东西。她发誓自己从来没有碰过帆布背包和电灯泡，也没有碰过听诊器、绷素粉和浴盐，更没有把墨水倒在伊丽莎白的笔记上。但是她在否认时，却承认了一些她不想承认的事情：“我不想……说谎的。只是因为……我被弄糊涂了。”

波洛怀疑，她是不是在隐瞒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个比她聪明的人——任何一个符合这个标准的人——把她引到这条路上来吸引柯林的注意力呢？如果是这样，那会是谁呢？

就在柯林羞涩地宣布他们订婚的消息的那天晚上，赛丽亚死了——从她留下的一张纸条上看，她明显是自杀。自杀？波洛当时潜

伏在附近吗？绝不是！这是谋杀。有人偷偷给她服用了一剂致命的吗啡酒石酸盐，她是在睡梦中死去的。

据说在赛丽亚死的那天晚上，她说过：“有些事情我不理解，比如警察来的那天电灯泡的事情。”然后，这位据说有些愚蠢的年轻女人继续说道：“我觉得有人伪造了护照，明天我会知道得更多。”但是对赛丽亚来说，明天再也不会来了，她自己愚蠢地加速了自己的死亡。

事情越来越神秘混乱，这时夏普警探审问了学舍的主人，一头黑发、总是反复无常的尼可蒂丝太太。她完全不近人情，也不与警探合作。但是当她听说警探有搜查证并且打算搜查她神圣不可侵犯的房间时，她对警探尖叫、咒骂，并且威胁他。这一切都没有用。她房间里锁着的衣橱被打开了，她的秘密也泄漏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很不安。他们可能会想……他们会怎么想？”

不管“他们”怎么想，女房东的命运是不可知的。一天早上，她坐着啜饮她的两瓶白兰地时碰到了杀手。这次杀手的行动也很快，白兰地里灌进了吗啡。那天深夜，警方发现了她，“颓然倒下”。开始的结论是醉死，最后发现是谋杀。

这些事情不断发生，波洛也没有闲着。对杀手来说很不幸的是，一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信息开始浮出水面。有一个寄宿者是个赌鬼；有一个学生的父亲因为精神失常而住在医院里；另一个与家庭脱离了关系，改变了身份；有证据证明他们之中潜藏着一个走私犯；还有一个房客是个共产主义者。随着这些真真假假的新线索不断出现，我们的侦探大师机智地把他们拼在一起，揭开了这个十分隐蔽的谜底。

群众的观点是永恒的。谋杀通常引出新的谋杀。当派崔西亚·兰恩介入到一项明显与她无关的事情里时，她变成了第3个受害者。她是被一个塞进羊毛短袜里的大理石镇纸所杀。

赫克尔·波洛知道这出戏里的某个人物就是谋杀者。可能是伦纳德·贝特森这位有着阴暗秘密的医学院学生吗？还是像拿破仑一样自负而优秀的伊丽莎白·约翰斯顿？是尼吉尔·夏普曼？他的恶毒给他招来了很多敌人。或者赛丽亚的未婚夫柯林·麦克纳波？赛丽亚被杀的那天晚上他到哪里去了？是阿金邦博？在他那奇异非洲文化里，谋

杀也不是没有的事。还是漂亮的美国学生莎莉·费奇？在赛丽亚耍花招之前，柯林对莎莉很感兴趣。或者是维拉里·霍博森，赛丽亚把她的围巾撕成了碎片。或者就是休芭得夫人本人？难道就是因为她是李蒙小姐的姐姐，她就是无辜的吗？不是经常有没经验的杀手追随着拉斯科尼柯夫的步伐，使警方直接找到了他们吗？

当然，我们著名的侦探在阿加莎女士的帮助下会破解这三起谋杀案的，使《国际学舍谋杀案》的故事以被告席而不是以死亡结束。

基恩·菲尔德



## 古宅谜踪（1956）

我们钟爱的比利时侦探，衣冠楚楚、留着髭须的波洛，他在伦敦的办公室电话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他的老朋友，成功的侦探小说家阿丽丹·奥立弗。现在她在戴文郡，在那里为一次慈善游乐会策划一次寻找杀手的游戏。这就和寻宝游戏一样，里面有线索、受害者、嫌疑人，还有奖品。但是这件事有些地方出了“问题”，虽然她不知道具体哪里出现了问题，但她可以肯定一定有问题。她觉得有人在对她耍花招，但是不能肯定，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波洛会愿意来帮助她解决谜团吗？

对于一个常常读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人来说，波洛的反应是很不寻常的：他放下手中正在干的事情，登上了下一班列车。事实上，波洛在《古宅谜踪》这本书里做的体力活动比他在其他四五本书里合起来的还要多。

他到达了离伦敦 212 英里的纳瑟康博村。他在坐汽车到奥立弗太太所在的纳瑟大宅的路上，碰到了两个外国人，他们是和一群外国游客一起的。在我们的整个故事里，这群人不停地闯入纳瑟庄园，他们的出现不可避免地招来了英国上层阶级明显的仇视外国的情绪。这个地区有很多徒步旅行者，海尔姆河流经这个地区，远远地可以看见达特荒原。

在纳瑟大宅里，奥立弗太太讲述了一些好像正在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感到非常迷惑。她还清楚地介绍了许多帮忙筹备这次慈善活动的人。

主人是乔治爵士和海蒂·斯达波斯女士。斯达波斯家有哪些人？

奥立弗太太说：“没什么人，就是有钱。”“有钱”这个词通常是用来描述乔治爵士的，但他完全没有爵士的风度。但另外一个人物马斯特朗太太解释说：“人们必须容忍有钱人小小的势利。”但是，这个社区却非常乐于接受乔治爵士，不仅因为他的财富，也因为他塑造的完美的乡村绅士的形象。

乔治爵士深爱他结婚一年的妻子海蒂。人们普遍认为她又傻气又自私。她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她家在西印度有蔗糖产业，但在一次地震中被毁掉了，从此就变得相当贫困。然后福利亚特太太开始照顾她，这位太太把她和乔治爵士撮合在了一起（一会儿就会谈到福利亚特太太）。海蒂像空谷幽兰一样的美丽，她的时间好像都用在阅读《时尚》杂志，期待着穿戴着与众不同的服装和首饰出席聚会，还有凝视她那巨大的翡翠耳环这些事情上了。一天傍晚，大家聚在一起为游乐会做准备，她开始质询生活的意义。她说：“如果每件事情都要自己做，那要钱有什么用？”

海蒂的顾问福利亚特太太是纳瑟大宅原先的主人。从1598年起，福利亚特家族就拥有这片产业，并于1799年建造了现在这栋宅邸。有些人注意到在纳瑟总是有几个福利亚特家的人。对福利亚特太太来说很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和儿子把所有的钱都挥霍光了，然后在二战中无牵挂地死去。福利亚特太太当时经济上很拮据，把产业卖给了乔治爵士。这位爵士对她很好，不仅把花匠住的小楼租给她，还娶了她照顾的女孩海蒂。福利亚特太太好像对她的处境很满意：每个人都还当她是纳瑟的主人。身边的海蒂完全没有头脑，经常在灌木丛里闲逛。

这个产业本身是很庞大的——树林、花园、网球场、艇库、海尔姆河上的码头和一栋希腊式的华丽建筑，共占地65英亩。这栋华丽的建筑是个带着壁柱的小小的白色寺庙，夏天人们在里面看风景。本来奥立弗太太打算让谋杀游戏里的受害者在这里被发现的，但是现在尸体改成了在艇库出现。

根据游戏的情节，受害者是一位原子弹科学家的第一任妻子，她是南斯拉夫籍，她要穿成一位徒步旅行者的样子。村里一位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年轻人玛琳·塔柯自愿扮演这个角色。她认为碰到一个性欲

狂是件浪漫的事情。她要表演的就是在艇库前面等着，直到听到查找线索的人来了，然后躺下死去。当奥立弗太太和波洛来看她干得怎么样时，却看到了一个真的受害者，脖子上紧紧地拴着一根绳子。

现在根据奥立弗太太想象的情节，有人有动机要杀害这位根本不存在的南斯拉夫人，但谁想要杀害这个发育过快的 14 岁小孩呢？况且她在世上根本没有仇人。

警方来到这里，查问了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乔治先生能干的秘书布鲁易斯小姐说她在 4 点 15 分曾拿着一个茶盘来到艇库，当时玛琳还活着。4 点 40 分她就死了。

外面，游乐会仍然在进行着。然后有人发现到处都找不到海蒂女士。一位叫做埃廷勒·德·苏沙的人乘着一艘游艇从海尔姆河顺流而上来到这里。他自称是海蒂在西印度的表兄。他正在找海蒂。

海蒂失踪的那天早上，她收到德·苏沙的一封信，告知他将要来这里。她告诉波洛她很怕苏沙，说他“做坏事”。在接下来的审问时间里，苏沙坐在他的游艇上，带着消遣的神情观看审讯过程。

过了一些天，海蒂还是没有出现。正在修建那栋希腊式建筑的斯达波斯家的建筑师米歇尔·魏蒙的表现令人十分震惊，有可能他和海蒂有什么关系。厉害的布鲁易斯小姐对于海蒂的失踪倒并不是很担心。她爱上了乔治爵士，并且打算对他采取行动。

其他人呢？

还有佩吉和阿历克斯·莱格。佩吉的野心不断增长，而阿历克斯却越来越消沉，这使他们的婚姻濒临破灭。佩吉本来是要出演受害者的，但是却改成了算命师。她在关键时刻的不在现场的证据很站不住脚。还有组织整出戏剧的马斯特顿太太，她的男仆“船长”吉姆·沃布顿给她做帮手。

外国徒步旅行者一直在外面游荡。尤其是一个穿着恶俗的鲜艳衬衫的年轻人，这件衬衫上还印有乌龟。他好像至少激起了阿加莎女士在政治上的疑虑，她把他描写成一个她自己心中的代表着共产主义威胁的形象。

福利亚特太太认为海蒂死了。波洛同意她的观点。他回到伦敦，动用他那著名的灰白质（高智商大脑）。

然后又有一个人的死了。一位总爱饶舌的本地人老摩戴尔一天晚上溺水而死。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时他正要从他的船上跨上码头。官方判定这是一次意外。波洛在纳瑟时曾碰到过这个人，他暗示他知道一些秘密。

波洛在伦敦沉思默想。但是这些片断都不能连接在一起，于是他又一次迅速地回到纳瑟康博。和在其他案子里一样，他又一次碰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通常喜欢沉默寡言的英国人都愿意把自己的私事告诉波洛，因为他不是“他们”中的一个，因此他是“安全”的。他从一家走访到另一家，因此《古宅谜踪》成了波洛体力活干得最多的案子。

贝思·西蒙



## 命案目睹记（1957）

（又名：帕丁顿谋杀案）

当两辆火车以同样的速度朝一个方向并排行驶，对运动着的这二者来说，这时处于相对静止。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火车的车厢，就好像那是一个舞台一样。上了年纪的爱思白·麦克吉利克蒂太太在伦敦完成了圣诞节采购之后，坐4点54分的火车回布瑞汉顿。她当然没有想到她会看到一场免费的谋杀秀，但却真的看到了一次谋杀——一个穿深色衣服的高个子男人把一个女人掐死了，女人脸孔充血，变成了酱紫色。她尽力要把这些告诉收票的人或者火车站长！幸运的是，她正在去见她的老朋友简·马普尔小姐的路上。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好消息。

“亲爱的，我想你现在最好上楼摘下帽子洗个澡。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餐……”这就是温文尔雅的马普尔小姐。她从来不会有过激的反应。也因为这样，她不会错过一件事情里最小的细节。

两个朋友在晨报上没有看到原本预期会出现的“火车上发现女尸”的新闻，于是她们来到警察局。尽管警方很努力，但是就是找不到一具金发碧眼，年龄在30到35岁的女尸。没有人报告有这样一个人失踪。也许麦克吉利克蒂太太看到的事情“不是那么真实”？但爱思白·麦克吉利克蒂太太知道她看见了什么，她看见的是谋杀！但是她必须去锡兰看望罗德里克，因此简·马普尔小姐留下来处理这件事，她马上就要过90岁的生日。

简·马普尔心思非常细密，她不需要通过一具被分解的尸体才知

道发生了一桩谋杀案。自以为是的警官们可能会窃笑，但马普尔小姐了解并信任她的朋友。既然有一具尸体的存在，现在唯一的事情就是找出尸体会在哪里。通过地图、火车时刻表和县志的帮助，马普尔小姐精确地确定了尸体的位置。这具尸体就在铁轨拐弯处，草木繁茂的克瑞肯索普庄园里的卢瑟福大宅底下的某个地方。

这位 89 岁的老人自己没法搜查这个地方，这真是让人心烦！但是谢天谢地，马普尔小姐知道一个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年轻的露西·爱斯伯罗。她在牛津大学上学时数学拿过第一，现在从事的职业是做家政服务员（她“对人很感兴趣”）。露西在英国很有名气，她为那些抱怨“找不到好的帮手”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因此她要在卢瑟福大宅里找个事做是毫不费劲的。调查开始了。

在露西看来，刚愎自用的老路德·克瑞肯索普和他温和的女儿爱玛好像没有很大的危险。爱玛有些年纪了，但还没有结婚——但是谁知道呢。露西偷偷地寻觅着她的目标，故意练习打高尔夫球，打得很糟糕，把球打在她想要探索的路基旁；或者装作要“找一个种蘑菇的地方”在猪栏附近侦查。当然，露西平时要忙于做蜜糖果馅饼、老式的英国烤牛肉、苹果蛋白酥皮，使这个大宅里的每个房间保持井井有条，还要照顾克瑞肯索普一家人心理上的需要，所以她的这些侦探工作只能在这些事情完成之后的空闲时间里来进行，换句话说，在中午进行。

露西的高效率有了回报。她发现了长仓库，这是年轻的路德·克瑞肯索普用来堆放艺术收藏品的地方。就在那里，在一具恐怖的希腊—罗马风格的石棺沉重的盖子下，有具尸体。

有人可能会认为，在那里发现一具三周半以前失踪的尸体会使露西没有时间做饭，那就错了。但是这使得简·马普尔小姐认为，这次火车谋杀案是由某个对卢瑟福大宅周围的状况非常熟悉的人聪明地预先策划的。

大部分符合这个条件的人都很便捷地被召集起来，接受盘问。家里的几个儿子：哈罗德是位体面的伦敦商人，他出现了财政问题，不久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赛德理克住在西班牙海岸的一个小岛上，是位古怪的画家；阿尔弗雷德为一些地下交易做鉴赏家；布赖恩·易斯

特理是最近逝世的女儿伊迪丝的丈夫，他现在是个流浪者。还有一些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士：家庭律师温博恩和家庭医生奎泊尔。孙儿亚历山大和他的好同学詹姆斯。詹姆斯好像只会吃，但是有时候会说一些有趣的线索。官方派来勘查现场的人是苏格兰场的警探德默特·克瑞达克。他坚持认为谋杀是在车上发生的。

但被杀的人是谁？没有人承认认识这个死去的女人。她是玛蒂尼吗？大儿子埃德蒙在战争中去世前可能和她结过婚，他们可能生了一个婚生子或者一位继承人。或者是一位自称玛蒂尼的报税员？或者她是当地的一个女孩子，把长仓库当作与男朋友约会的地方——其实，任何一个愿意在这些诡异的罗马雕塑中间约会的人本身就是很奇怪的。

克瑞肯索普家的人不是没有杀人动机的。家里巨大的产业有一天会分给子孙们。其中有一个人会得到布瑞汉顿郊区的发展商们看中已久的这片值钱的土地。不幸的是，这就是有人要谋杀路德·克瑞肯索普的一个动机。现在他还活着，不停地抱怨。虽然克瑞肯索普家族里有另外两个人也吃到了尘土，或者我们应该说是砒霜，但路德倒不在这几个人之列。

我们会发现这具尸体是谁吗？过于自信的杀手会露出马脚吗？露西的“生病的简阿姨”会作为英格兰最精明的侦探露面吗？而露西会不会因为美食食谱用完而被解雇呢？

答案要等到爱思白·麦克吉利克蒂太太从锡兰回来才会揭晓——除非你很聪明，能够明白麦克吉利克蒂太太看到的是什么。

简·奥克森博格



## 不速之客（1958）

正当有人认为阿加莎无法写出另外一个令人无法预料结局的故事时，她创作了《不速之客》。这部戏写于1958年，开始于劳拉·沃里克对于童年时一句谚语的恐怖记忆：“门开了，不速之客走了进来”。事实上，真的有一个不速之客来了，也带来了一系列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不速之客是迈克尔·斯达克怀德。他从一片浓雾里走出来，走进了威尔士南部的龙格勒特大宅的书房里。他没有得到帮助，反而发现了理查德·沃里克的尸体和理查德的妻子——寡妇劳拉拿着一杆枪站在她丈夫的尸体旁。当然，（思维缜密的）斯达克怀德不一会儿就问是不是她干的。可想而知，她的回答是“是的”。斯达克怀德想知道为什么。劳拉回答说：“他喝醉了。他很残忍。我已经恨他很多年了。”

对于真实生活中的谋杀，这也许就是足够的理由。但是在阿加莎的书里呢？注意，斯达克怀德当然不知道自己是在阿加莎的小说里。他接受了劳拉全部的理由，而且给她编了一个更好的理由。他愿意做这件事的善后者，并且帮助劳拉保守这桩谋杀的秘密。但为什么呢？“我觉得原因很简单，你是一个可爱的女人。我可不愿意想到一个可爱的女人风华正茂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啊，甚至在南威尔士，骑士精神却仍然存在呢！

理查德真是可怜。但该怎么做呢？他被敌人所伤？一位高大的狩猎者打一只狮子时曾伤到了他，使他成了跛子。他最近曾出去打过野猫野狗，有时偶尔碰运气会打到一只鸟或兔子，可是没法让当地动物

保护协会的狂热分子来承担他死亡的责任。而那个在教区牧师家的宴会上收集募捐的女人怎么样呢？理查德曾经在她走的路上发过几枪子弹。或者，干脆更好一些，理查德在酒醉驾车时撞死的小孩的父亲杀了他？理查德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位苏格兰父亲显然具有犯罪的特质。“一个耐心而顽强的人，一个苏格兰人。”理查德的母亲是这样说的。

斯达克怀德从报纸上剪下一些字拼成——“5月15日，血债血偿”——然后把这个控告性的纸条放在理查德的胸脯上。斯达克怀德送走了劳拉，然后重新布置犯罪现场。听到枪声后，劳拉和家里其他人一起发现了理查德死了很久的遗体。家里的成员有：担任管家兼秘书的本尼，这个女人认为自己最了解每个人，总是以自己的意志独断专行；男护士安吉尔，他举止端正，眼神却闪烁不定，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可能会来个小小的敲诈；理查德快聋了的母亲沃里克夫人，她现在濒临死亡，可是这种状态却使她能够觉察到“澄明的美景”；还有理查德同父异母的弟弟简，他天真可爱，但智力迟钝。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瘸腿的性虐待狂和一位可能的女杀手，就像平时看到的典型的英国家庭生活一样。

当地的警察来到这个健康的家庭：托马斯警探和凯德沃纳德警卫，前者很喜欢挖苦人，后一位则带有威尔士诗人的气质。警卫引用了济慈的诗歌，而警探则尖刻地盘问大家。开始收集到一些证据了。事实上，看起来好像是麦克格里高这位失去了孩子的父亲干的——但是等一等，那是不可能的。从苏格兰场来的报告刚到：麦克格里高两年前就死了。那么是谁杀了理查德，留下了那张纸条呢？

真的不会是英俊的邻居梅杰·朱利安·法拉吗？他如今正在参加竞选，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从房子里跑出来。每个人都知道他和劳拉的事——除了理查德。这很自然，他显然在忙于追捕兔子之类的事情。可爱的简确切地记得每一件事情，他记得一天晚上朱利安对理查德预言道：“理查德，这些天有人会有一颗子弹穿过你的头。”多可爱啊！但是就是这个可爱的小孩简，头脑迟钝的简，挥舞着理查德的手枪四处走，嚷嚷着：“我是家里的男人啦！”

我们的不速之客斯达克怀德会怎么处理这一切呢？他现在正承受

着痛苦，这和阿加莎在“寻找客人”里的经历一样。好像每个人都来找过他，指控或者承认是别人干的。最后，警卫抓到并杀死了杀手，这个案子解决了。但是再等一等！离这个故事结束还有四页呢！难道那只是一个误导的线索，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当然，有阿加莎·克里斯蒂，我们总是能看到出乎意料的事情。

格兰威尔·柏格斯

## 他们把生命献给了艺术

——克里斯蒂小说受害者的研究

我们都记得赫克尔·波洛可以用准确恰当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而马普尔小姐的眼睛在某些情况会闪闪发光。我们记得他们案子里的一些线索：例如《沉睡的谋杀案》里的猴爪，《东方快车谋杀案》里燃烧过的报纸残片。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想起谋杀者，通常还会评论说我们一直都在怀疑他们。然而，如果没有阿加莎小说里最不受人重视的角色：受害者们，这些人将变得无足轻重。

阿加莎女士，冷酷的现代社会里维多利亚时代价值的最后一个诠释者，在某种意义上至少是一个相信公平的人。富人和穷人，子爵和女佣，教区牧师的女儿和放高利贷的女人在阿加莎的世界里都有某些共同性……他们都是谋杀案里的受害者。

《波洛圣诞探案记》里富裕的西门·李、《二十四只黑画眉》里可怜的亨利·格斯柯以格尼、《蒙面女人》里年轻的贵族萧克伦子爵、《清洁女工之死》里64岁的寡妇麦金蒂太太、《悬崖山庄奇案》里死去的一位约克郡牧师未婚的女儿马吉·巴克利、《云中奇案》里上了年纪的寡妇玛瑞·默瑞索特，她经常借钱给英法两国的上层阶级，还有谁比这些人更加重要呢？在阿加莎的书里，富人（或者穷人）、有头衔的人（或没有头衔的人）、地位、身份、职业和社会关系等这些因素都不会影响阿加莎女士平等地设计他们的最终结局：人为而不是自然的原因造成的死亡。

有人可能认为，她书中的受害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因此人们会对他们有认同感，阿加莎作品的爱好者们也会记住他们。不是这样的。“眼不见为净”可以说是这群人的墓志铭。

这倒不是因为在书中他们的性格黯淡模糊，以至于一页翻过去他们就被忘记。《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一位死者丽尼特·瑞吉韦·道尔可不会让人轻易忘记。这个女孩“有一头金发，脸上带着十分霸道的神情——身材很好——身家数百万”。正如她的朋友乔安娜·莎斯伍德所说的：“你真的是拥有一切。你现在20岁，拥有不计其数的金钱，是自己的主人。瞧，你身体十分健康，甚至还很有头脑！”

第二位死者波义耳小姐，《三只瞎老鼠》里的老鼠，是另外一个有鲜明个性的受害者。她“身材高大，看起来令人难以亲近，嗓音浑厚，举止专横”。她欺压每一个和她打交道的人。那时候，她正在寻找一个寄宿公寓，那儿“最好住着一些憔悴的老处女，她会通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给她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暗示她们自己在战争期间作为一位兵舍官员的工作的重要性和秘密性”。她不耐烦地说：“我能照顾自己。”可事实上这点她做得很差。当然，这样一个盛气凌人的女人是不会轻易被人忽略的。

这些受害者被人忽略，也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美德。阿加莎的书里，有许多好人和坏人被谋杀。这些人没有被人特别地牢牢记得。有人会争论说因为有些情节中的一些无赖、暴发户和流氓，人们会忘记这些受害者是很正常的。当《蜘蛛网》里的奥利弗·科斯泰罗躺进一个古代坟墓时，任何一个有起码的道德心的读者都会觉得很满足。27岁时他就已经深陷于毒品交易。看到《死亡约会》里邪恶的波伊顿太太的死亡时，读者也不会觉得心里充满了悲伤。这位富有的美国寡妇天生残忍，曾经恐吓她的家人说他们关注的东西已经尽在她的掌控之下。声名狼藉的美国绑匪莱奇特先生是一位职业无赖和谋杀犯。在他自己被谋杀前6个小时，他向波洛寻求保护。精明的波洛简洁地拒绝了他，他这样说道：“你不了解，先生。如果你不怪我是针对个人的话，我是不会接你的案子的，因为我不喜欢你的脸。”雷切特的死是《东方快车谋杀案》里的一个中心事件，也没有引起读者的震惊或者同情。

人们不能忽视的是《十个印第安小孩》里隐藏着的一群无赖，他们最后组成了一个尸体团队。玛卡尔瑟将军、菲利普·朗姆洛德、维拉·克雷松……他们过去都曾犯过谋杀罪。第一个得到报应的是安

东尼·马尔斯顿。当他开着巨大的汽车飞速前进时，看上去就像“北方传奇里英雄式的神灵”。他这样来解释自己的违法行为：“我在剑桥附近碾过的一定是几个小孩。运气糟透了……真是讨厌。”没有人会哀悼他的死亡。

阿加莎小说里的勒索者倒是很令人满意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做的事都无一例外地令人恐惧，但是都不会持续很久。《牙医谋杀案》里恶毒的希腊人阿姆贝尔提斯和《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法国女佣路易斯·鲍尔盖特很快就被杀死了。这点没有人会觉得沮丧。

显然，所有这些邪恶的受害者都的确罪有应得。杀他们的人把他们送入了地狱，而读者则忘记了他们。

但我们考虑一下另外一群人数更多的受害者。对于这群人里的男男女女，至少可以说有些人是没有头脑、愚蠢轻信或者目光短浅的，而有些人则是拥有许多美德的真正的好人。

当然，这些受害者们反映了人性的许多方面。要理解这一点，读者可以从《怪钟疑案》里的埃达拉·布伦特联想到《复仇女神》里的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坦普尔，来审视多种不同的人性。布伦特刚刚20多岁，她身材丰满，行动笨拙，人也不聪明，但是却很有意思。她是一个被许多人欺负的可怜笨蛋的典型。而另一方面，坦普尔是一所高级女校的女校长，她高挑美丽而活跃，最近刚刚退休。她的嗓音低沉清晰而干脆，是个真诚而又聪明的人。

人们所有的特性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在《万圣节之死》里惨遭失败的罗丝玛丽·巴顿是一位美丽虚荣而富有的律师。她那有些空洞的大脑只用来预计将要出现的社会机会。她的丈夫乔治·巴顿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的主要个性就是没什么个性。他是个好人，并且深爱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则利用他的心甘情愿一步一步带着他一起走向了死亡。《罗杰疑案》里的罗杰·艾克罗伊德是：

一个非常成功的货车轮胎制造商。他50岁左右，肤色红润，态度和蔼。他经常和教区牧师打交道，慷慨地为教区捐献基金（虽然有谣言说他在个人开支上非常小气），支持儿童俱乐部和伤残士兵机构的板球比赛。事实上，他是宁静的国王修道院村的

生活中心和灵魂人物。

《黑咖啡》里的主要人物克劳德·阿莫伊爵士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科学家。他60多岁了，从事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上了年纪的艾米丽·弗兰奇小姐“一个人和一个女仆住在一起，很富有，性情古怪，经常说自己不开心，很孤独”。但是她是“一位固执的老妇人，愿意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付出代价”。在《原告证人》里，她为了她的伴从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奉命谋杀》里的瑞琪·阿吉尔是一位继承了一笔财富的中年妇女。她致力于慈善事业，尤其是那些与儿童有关的事业。《数小时后的谋杀案》里的约翰·克里斯托医生是伦敦哈利街上一位成功的医生，他年近40，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十分英俊。他容光焕发、光芒四射、充满了活力，看到他的人都会被吸引。

这些人也许不是人性的代表和模范，但不管从哪个标准来看，他们都是过着有“意义”生活的好人。他们不应该被人杀害。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合常理的死亡没有让我们觉得震惊，从而同情他们呢？为什么我们读者在抢着与警探们进行智力竞赛时，就很快把这些可怜的人忘记了呢？

也许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被人提醒，我们自己生活里生命安全和心智健全的保障并不比他们多。我们和阿加莎的受害者一样都有自己的弱点。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受人喜欢还是被人憎恶、强大还是卑微、聪明还是愚蠢、年轻还是老迈、男性还是女性，没有人是安全的。当噩运悄悄降临，无论你身在何处，都无法避免。

碰到这些悲惨的人可不是件什么开心的事情。

珍妮丝·卡瑞



## 奉命谋杀（1958）

20世纪50年代的某个11月9日晚上7点到7点30分之间，瑞琪·阿吉尔在她宽敞的家“阳光之点”的书房里被一把沉重的铁火钳击中了后脑勺，当场死亡。不久她收养的儿子杰克因为这项罪行而被捕。据家里其他人说，那天晚上事情发生之前，他曾经来要过钱（但是她拒绝了），并且发誓一定要得到，“否则”……他们当时听到了吵闹声。杰克被抓的时候，在他口袋里发现了签过的账单。

审判几乎是在走形式。当然，杰克不断声称，在那十分重要的半小时里，他搭便车去了附近的德莱茅斯。他在七点以前搭上了一位中年男人驾驶的深色轿车。虽然这件事已经完全公布于众，但是这个男人和这辆车都没有出现。人们谣传说，这不过是从从小就爱撒谎的杰克编造的另一个谎言而已。谎言是他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谁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阿吉尔夫妇给了他一切，待他就像自己亲生孩子一样，一次次地原谅他，但是最后他邪恶的血统还是占了上风。每个人都知道杰克邪恶而粗暴，喜欢撒谎，还是个小偷。要相信他是杀手也不难。

他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六个月后因肺炎死在狱中。谁都觉得这真的是很公平。阿吉尔家的其他人——丈夫里奥和其他四个收养的孩子——重新开始生活。故事结束了。

嗯，还没有完全结束呢。阿加莎女士从来不会写一个简单而直接的故事。前面发生的所有事情——谋杀、审判和结局——都和通常的阿加莎故事里的迂回曲折一样，只是下面要展开的故事的开场白。

一个已经明确定案的案子还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可事情是这样

的：这件事情过去两年之后，刚刚在南极洲进行了艰难历险的阿瑟·卡尔格瑞医生回到这里，突然发现他的部分失忆痊愈了，他恢复了记忆——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他清晰地记得11月9日那天就在七点钟之前，他曾经让年轻的杰克·阿吉尔搭便车到德莱茅斯。

卡尔格瑞先生无疑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杰克是个无赖，但是他毕竟是无辜的！英国的正义惩罚错了人！

内务部正式发布了赦免令——这对杰克来说太迟了，但是至少他的声名得到了洗刷。卡尔格瑞不能控制自己的罪恶感，于是来到“阳光之点”。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出现：他出了车祸，患了脑震荡，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受了外伤而失去了部分记忆；他慢慢才恢复，最后和科学探险队一起去了南极。他刚刚回来，就在那时看到了一张旧报纸上的照片，这使他恢复了所有的记忆。

为什么阿吉尔一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如此震惊呢？他们甚至好像不愿意杰克的罪名被洗刷。事实上，他们希望他根本不要来这里。卡尔格瑞很迷惑，他没有料到这些。

第二个女儿海斯特说明了卡尔格瑞带来的消息意味着什么：如果杰克是无辜的话，家里就会有另外一个人是有罪的。大门是锁着的。杀死瑞琪·阿吉尔的人是在她的允许下或者是用自己的钥匙进来的。如果不是杰克，那么是他们中的哪一个呢？

当地警方重新审理这件案子，但是有些心不在焉。可卡尔格瑞为这件事情十分困扰，并且开始自己调查。他必须找到杀手，与其说是惩罚有罪的人，不如说是为无辜的人洗刷冤屈。现在所有的人都有嫌疑，这使大家都觉得不堪重负，十分痛苦。

卡尔格瑞开始慢慢地调查这个案子。他的调查可不像波洛那样充满了灵感，或者像马普尔小姐那样看起来糊涂。他通过了解这个家里的人而取得一些进展。如果说他发现了什么，那就是很多事情都和表面看上去不一样，尤其是当和谋杀有关系时。

受害者很富有，充满了爱心，十分慷慨，以致铸成了大错。瑞琪·阿吉尔最关心的一直就是孩子们。她希望有很多孩子，但是因为自己没法生孩子，于是领养了五个。这些孩子都不是金发碧眼的小婴儿，而是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他们被人遗弃、被人虐待，直到瑞

琪出现以前没有人愿意要他们。这真的是很无私，而且她对孩子们十分关心！她为孩子们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操心，当然这都是为了他们好——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她就用那种方式照顾每个人。

但谁会杀她呢？会是最大的孩子玛丽吗？她显得如此慈爱。玛丽的丈夫菲利普·杜伦特因为小儿麻痹症变瘸之后，瑞琪坚持要他们到“阳光之点”来生活。但是玛丽想要自己照顾菲利普，而且她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习惯……

是米奇吗？他小时候因为母亲将他遗弃而曾深深痛哭。瑞琪从来不知道米奇恨她收养了自己；而他自己都不能承认这一点。11月9日那天，米奇不在屋子里，是他自己说不在。他说他在外面开车，一个人。

蒂娜很害怕。她爱收养她的母亲，她也爱米奇。但是那天晚上她听到米奇说了什么，她很希望自己没有听到。她甚至没有告诉警方11月9日那天她发现的秘密——他们现在发现了吗？还有什么其他秘密会被发现呢？

海斯特的世界坍塌了。她知道她的未婚夫怀疑她，他知道她有这个机会。她不是真的恨她母亲，但是要爱一个永远正确的人很难！

里奥·阿吉尔的问题却不一样。他尊敬自己的妻子，但是很多年前就不爱她了。毕竟，她的生活就是她的孩子们——再没有别人了。现在他打算和给他做了很长时间秘书的格温达·佛恩结婚。但是他们敢吗？显然，他们好像在谋划着创造一个机会。事实上，警方认为这是这里唯一的动机。

克斯蒂·林斯多姆可不担心动机问题。她在这个家里待了八年，很忠诚。事实上是她把孩子们带大的，她爱这个家里的每个人——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也许爱得过分了。她知道什么？她在保护谁？

直到另一宗谋杀案发生，阿吉尔全家十分震惊。这时“阳光之点”里恐怖真相才被揭发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把这说出来是一种耻辱，但是毕竟无辜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诺玛·斯本海勒

“我的侦探小说中，我最满意的就是《怪屋》和《奉命谋杀》。”

——《自传》



## 裁决（1958）

《裁决》是阿加莎的一部相对严肃的戏剧。虽然它以谋杀为转折点，但谋杀者却一点都不神秘。谋杀发生在舞台上，下一幕里杀人犯就已经坦白从宽了，在你还没来得及看节目单时谋杀者就死了。而后面发生的事情才是让人惊讶的。

我们还是从书开始。书？是的。整个舞台上卡尔·亨德莱克教授的书房里，从书架到地板上、地毯上、沙发上、桌上，还有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到处都是书。事实上，他生病的妻子能够在这堆满了书的地板上转动她的轮椅实在是令人惊奇。

正如这个场景所表现的，亨德莱克教授的最主要特点就是致力于做学问，紧接着就是他对女人性的吸引力。这两者都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

被宠坏的富有的小姑娘海伦·罗兰德只想要这位博学的教授做“私人辅导”，为此她愿意让她的父亲付出任何代价。但是亨德莱克拒绝了，他觉得罗兰德小姐最需要的是认真地学习。多少钱都不能使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他宁愿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做个清贫但却是真正的学者。

罗兰德热切的告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于是她请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有人深信十诫之一“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弱点”的观点，威廉·罗兰德实际上就有其弱点。他调查过这位坚定的教授，也发现了他的弱点——想得到一种稀有的新“奇药”来治愈他妻子已经扩散了的硬化症。

于是海伦·罗兰德得到了教授开的书单。我们感到很迷惑，为什

么一位父亲会做这么多事来满足女儿的任性呢？他的理由“她是我的一切”真的足以令人信服吗？

在我们有机会认真思考前，海伦已经在对亨德莱克教授告白她的爱，并且表示对德语语法和句法的不屑。他不可能真的对他情况不断恶化的生病的妻子满意吧，对吗？亨德莱克努力向海伦解释爱情和贡献的内涵，但是海伦很烦。敏感多情显然不是她所追求的目标。

可怜的亨德莱克教授！他努力想要的不过是过一种有节操的学者生活。思想和概念是他生活里最大的热情。丽莎·柯莱茨基是一位物理学家，亨德莱克教授请她来照看恩雅（是的，那是正确的）。她引用亨德莱克一本书上的句子来描述他。她说，他相信“坟墓的这一边有一片不凋花”——不凋花是一种“传说中永不凋谢的花”。顺便说一句，丽莎也爱着他。

但是卡尔·亨德莱克的理想也伤害了他身边的人。他决定把一位受到谴责的同事带到家里来，这使得他和妻子被流放出自己的国家。为他的这个决定，恩雅一直感到十分痛苦。她不同意他这个决定，但他的决定却使她这个残疾人忍受着一种远离朋友、家庭和舒适的孤独生活。她异常绝望，根本不指望“奇药”会对她有效。她治疗心脏的药物如果服用过多就会致命，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这些药都被放在她拿不到的地方。

如果恩雅·亨德莱克服用这种药物过多而死的话，应该不算是自杀。这只不过是受到挫败的海伦·罗兰德一时冲动的行为，她笨拙地使这一切看上去像自杀而已。

罗兰德小姐显然根本就没有机会注意到，别人可不这样看这件事。事实上，她甚至对悲伤的亨德莱克吹嘘说是她杀了他的妻子，现在他“自由”了，他们的爱也可以圆满了。她希望他会感激地抓住她，把她拉进自己怀里。他是抓住了她，但是却是掐住了她的脖子，差点把她掐死才放开。

但是，虽然丽莎·柯莱茨基和恩雅的医生（也是这个家庭的朋友）极力主张把海伦送到警察局，亨德莱克却拒绝了。这是他的原则：仁慈和怜悯。不幸的是，警方可不赞同他的观点。他们以谋杀罪逮捕了丽莎·柯莱茨基。就和海伦的情况一样，这个案子里所有详

尽的证据都可以轻易地指向丽莎。还有一件事情，爱管闲事的女佣罗珀太太曾经听到亨德莱克告白他对丽莎长久压抑着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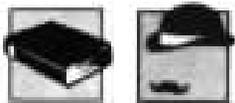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这位教授是不可信的。但是这样想就错了！去问海伦吧，我想她会告诉你真相。她犯了错，但现在非常消沉……警方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让亨德莱克看了晚报上的一则新闻：“威廉·罗兰德爵士的独生女海伦·罗兰德今晨死于一场令人遗憾的交通事故……她无视左右，直接走上了大街，马上就被撞死了”。那不就是海伦的个性吗！

现在要由 12 位男男女女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丽莎·柯莱茨基的命运。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会不会只关注事实和原则？还是遵循其他一些规定？或者可能考虑感情的因素？对于丽莎·柯莱茨基和卡尔·亨德莱克的审判开始了。

简·奥克森博格

“我仍然认为这是我写得最好的小说，当然如果不把《奉命谋杀》算在内的话。我认为这部小说作为一本侦探小说或者惊险读物是失败的。这是一本和谋杀有关的书，但是它真正的背景和着力点却是表明一个理想主义者永远都是危险的，他可能会毁掉那些爱他的人——这本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的信仰并不为你所爱的人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为他牺牲多少？”

——《自传》



## 校园疑云（1959）

芳草地女校的夏季学期和土耳其一座城市拉马特发生的革命——这两者有什么共性吗？没什么共性，除非阿加莎·克里斯蒂想出一个共性来。阿加莎作为侦探小说大师，又把她熟悉的策略用在了《鸽群中的猫》里。故事里有24个人物，事情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包括珍贵微生物的藏匿处、不合时机的敲诈，还有拥有谋杀学校女老师的嗜好的某个人。错综复杂的巧合的事情使读者像往常一样怀疑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

芳草地女校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之一，通常都是贵族（当然，包括年轻而早熟的土耳其公主）就读的地方。学校也勇于实施各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就在最近，在夏季学期开始之前，学校与众不同的体育馆修好了。在学校的创建者、口齿伶俐而能干的布尔斯特罗德小姐谨慎的监督下，开学第一天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人想到体育馆的墙后有一具尸体。通常行事果断的布尔斯特罗德小姐觉得很不舒服，有一种难以言明的痛苦。还有曼德莫伊赛勒·布兰奇的问题——这位法语老师仪态可不怎么优雅。高瘦的体育老师斯普林格小姐举止鲁莽好斗，使每个人都觉得很厌烦，而且她对同事们的私生活也过于关注了。爱琳·里奇小姐是文学老师，她曾请了一个学期的病假，但是事实上人家都知道她在中东度假。

有人闯入了芳草地尊贵而井然有序的生活。从一开始我们就得知年轻英俊的亚当·古德门是刑事调查局的成员。布尔斯特罗德小姐的新秘书安娜·夏普兰德曾经在政府里做过行政官员，不过她觉得乡下的气氛更加有趣一些。一位学生性格冲动的母亲尤博约翰太太打算将

她的女儿安全地安置在学校里后，就“坐公共汽车游遍安纳托利亚地区”。在开学的第一天，她就对布尔斯特罗德小姐说起过她可能去旅行，恰好说到了她早年在战争期间从事的刺激的情报工作。突然，她从女校长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与此同时，在拉马特，一位焦虑的王子正在很急促地和他学生时代的老朋友鲍勃·若林森谈话。王子把一小包珠宝递到若林森的手里，这是一个垮台了的民主政府最后的遗产。若林森必须用某种方法把这些东西运出这个国家。这个年轻人当然知道，他不可能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私人物品中带出这个被包围的城市。他突然想到去拜访他住在酒店的姐姐，但是她不在。若林森在她的房间里待了20分钟，根本没有注意到壁橱镜子的反射作用。他把珠宝放在沙特克里佛太太和她的女儿詹尼弗的物品里，以为没有人看见，就离开了。芳草地女校马上就要开学了，詹尼弗和她母亲回到英国，根本不知道她们手中有价值50万英镑的财产。

对于沙特克里佛太太来说，身边到处都是小偷是现代生活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喔，甚至出租车司机都好奇地看着她的行李，而且她可以肯定机场里的那个人真的是想拿走她那个绿色的手提箱。可怜的鲍勃在土耳其山脉上空的一场飞机失事中死亡，他想要带着阿里·约瑟夫王子飞出拉马特，但是却失败了。这个消息使沙特克里佛太太更加认为有些事情不对劲了。

回到芳草地女校的体育馆里。现在太迟了，一束强烈的光线打在墙上，一声枪响——斯普林格小姐被谋杀了。警探凯尔斯强烈地感觉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杀手——显然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这位体育老师过去有多么不受欢迎。因为大家谨慎地处理，而且布尔斯特罗德小姐还给内务大臣打了电话，学校的英名才被保住了。但还是晚了，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凡斯塔特小姐——她可能是布尔斯特罗德小姐的接班人——被人用沙包打死了。

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学校。谢斯塔公主被绑架了。最可能的嫌疑人却变成了下一个受害者。

是谁干的？朱丽娅·尤博约翰给了我们一点安慰。情报人员正在追踪在安纳托利亚旅行的朱丽娅的母亲的下落。聪明的朱丽娅在一个

很奇怪的地方发现了这些珠宝，她离开了芳草地学院，直接去伦敦寻求了不起的波洛的帮助。

当这孩子把这堆闪闪发光、五颜六色的宝石倾倒在波洛面前时，他也充满了敬畏。留着卷卷的小胡子、穿着高级的黑色皮鞋和服装的波洛先生来到了芳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相关的问题：“曼德莫伊赛勒·布兰奇的膝盖怎么了？”从一开始，他就确切地知道爱琳·里奇看上去很像詹尼弗·莎特克里佛，只是“没有詹尼弗那么胖”。波洛甚至冒险去了附近的村子里，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位精神有点问题的女人，还受到了她的咒骂。他们都是最后的线索。除此之外，就是必须找到尤博约翰太太，让她有效地指出谁是真正的杀手。

会是恰德维克小姐吗？对于她来说，芳草地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她对布尔斯特罗德小姐有很深的感情。或者就是布尔斯特罗德小姐自己？她马上就要退休了。可能是奇怪的罗宾逊先生？他显然不是英国人。或者是里奇小姐——他们说她有些疯狂。或者在这 150 个学生中，有一个人心理不正常，因为某种难以预料的病态的原因，犯下这种恶毒的罪行？在《校园疑云》中，不只是珠宝会导致谋杀。

瑞吉娜·萨克玛丽



## 雪地上的女尸（1960）

在这本短篇集的介绍中，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样写道：“这本作为圣诞大餐的小说可以说成是‘厨师的精选’。我就是厨师。”她为我们上了两道“主菜”——《雪地上的女尸》和《西班牙箱子之谜》。其他四个故事则是精选的甜点，在这6个精品故事里，5个是波洛的故事，一个是马普尔小姐的故事。

标题故事里谈到了蛋糕，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布丁，因为它再现了英国圣诞节过去的传统——白雪，还有大大的壁炉，里面填满了木材，快乐地发出劈里啪啦的声音。但波洛的床上却有一张可怕的纸条：不要吃任何一个李子布丁，一个希望您好的人。布丁被拿进来，周围点缀着吐着小火舌的红蓝色火焰。这对波洛这个美食家来说，真是一种折磨。别人正在欢呼的时候，波洛认真地研究着他的那块布丁，感到很迷惑。他的那块布丁怎么会和别人的不一样呢？他拿起了刀叉（勇敢的波洛）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真好吃！又吃了一口。这时他发现了——布丁里有个奇怪的东西。他用叉子悄悄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单身汉的纽扣”，这就是传统的预言游戏。

“波洛先生，这说明你要成为单身汉了。”科林同情地说。

“这正如我所料。”波洛庄重地说。

在这之后不久，黛安娜发现了一枚戒指——预示着她马上就要结婚；年轻的布里奇特得到了一个顶针——代表着一辈子做老处女；莱西上校发现了——天啦！一块红色的玻璃，看上去很像一块红宝石。年轻的迈克尔说：“如果那是真的该多么神奇啊！”真的，这多么神奇啊！

和波洛一起吃布丁的这群人里，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和他一样知道：好像有一位年轻的王子，马上就要继承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的国家的王位。他宣布要和一位有着良好教养，受公众爱戴的女士订婚，这位女士和王子一样是王室血统。婚礼的日期已经定下了，王子来到伦敦，声称是为了要用一种更加合适的现代化的底座重新镶嵌王室的红宝石。这是他作为单身汉的最后一次游历，他非常轻率地犯了几个“花花公子常犯的傻事”。他一时糊涂，愚蠢地答应了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孩的要求，同意让她将他的红宝石戴上一晚。结果她溜走了，再也没有回来。现在可不能闹出这样的丑闻。

吃圣诞餐后甜点的时候，莱西上校把这颗红宝石从自己嘴里拿了出來时，波洛敏锐地看了一眼在座的其他宾客。

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柯林和迈克尔 15 岁的表妹，黑发的布里奇特穿着她血红的睡衣死在了雪地上，白色的围巾上沾满了鲜血。波洛掰开女孩僵硬的手指，发现了——红宝石。全家人都惊呆了。他们跟着波洛进了屋，喝了一杯咖啡，这时候波洛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

作者将第二个故事《西班牙箱子之谜》写成了波洛特别案件——他认为这是他完成的最漂亮的案子。6 位老朋友要在富裕的单身汉梅杰·查尔斯·里奇的家里聚餐。朋友们要开一个私人冷餐晚宴，还要随着留声机唱片的音乐翩翩起舞；并且像往常一样，大家会开心地聊天，享受温馨的时光。但是开始前的最后一分钟，6 个人中的一位克莱顿先生因为紧急公务被召到苏格兰去。失望的克莱顿冲到梅杰的家里，向他解释这天晚上他不能到场的原因，但是梅杰不在家。男仆柏吉斯同意克莱顿先生在起居室里留下一张致歉的纸条。

那天晚上，其他 5 个人举行了派对，克莱顿先生没有参加。正如往常，派对的中心是没有出席的克莱顿年轻的妻子，迷人的玛格丽塔·克莱顿。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但是，第二天男仆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老式的西班牙箱子旁浅色的地毯上有一个斑驳的深色印记。他把箱盖打开，却十分震惊地看到了克莱顿先生的尸体，他的脖子被匕首刺穿。克莱顿先生应该在苏格兰的，他在这个西班牙箱子里做什么？

不久警方就逮捕了梅杰·里奇。显然，他爱上了迷人的克莱顿太

太（这个朋友圈里大多数的男人都和他一样）。他可能在派对前的下午回到家里，看到了克莱顿在给他写致歉信。他们吵了起来，里奇拿刀捅了克莱顿，把他塞进了西班牙箱子里，然后晚上招待他的朋友们。很简单。但是有件事让波洛不解。他很奇怪为什么梅杰·里奇那天晚上睡得那么香，甚至都没有想到要把尸体弄出去。波洛很迷惑，难道里奇是个傻子吗？

上层社会的社交常客们也很迷惑，包括玛格丽塔在内。波洛拜访了她：

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高领纯黑长外衣，这恰好衬出她玲珑的身段和木兰花似的肌肤。……她浑身上下透露出中世纪的那种纯真——很奇怪的天真。波洛认为她这种气质比任何妖娆浮华都更具有摄人心魄的魅力。

或者，如派对上的朋友林达·斯彭斯所说的：

不止这些。她很有一套，她能使男人疯狂地围着她转，然后一转身天真、惊奇、不解地看着他们，这使他们都傻头傻脑的。

最后，阿加莎让老练而机智的马普尔小姐出场，来满足我们这些喜欢神秘的美食家。马普尔小姐的侄儿雷蒙德·韦斯特来拜访她。他和一位朋友同意去见证一项遗嘱的签订仪式。马普尔小姐很担心。老格林肖小姐决定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她的管家而不是她的侄儿，英俊的演员莱特·佛莱齐尔。就在几天以后，在光天化日之下格林肖小姐发出了尖叫：“他用箭射我。”可以确定的是，人们看到她从假山后蹒跚着走出来，一支箭插在她的胸口，当时她正在假山上除草。证人们发现自己被关在各自的房间里，直到警察来到才被放出来。后来，在喝茶的时候，大家坐在桌旁，马普尔小姐告诫她的侄儿不要拿一般的谋杀开玩笑，尤其是现在这个谋杀案……然后给大家非常细致地讲解案子里的一些细节。

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双重罪恶（1961）

在这8个有趣的短篇故事集里，有被盗的微生物、不见了的小模型，还有谋杀变成了自杀——或者说恰好相反？——还有一个有自己意志的奇怪布娃娃。对付这些诡计多端的杀手和遮遮掩掩的坏人的是无可比拟的赫克尔·波洛。这位克里斯蒂小说里最温和的侦探，和另外一位伟大的侦探简·马普尔小姐一样十分引人注目。

在《避难之所》里，镇上牧师的妻子“邦奇”·哈蒙太太一天大早进入奇平克里格霍恩的一家教堂后，发现一位衣衫破烂的中年人倒在神坛前面。邦奇马上意识到这个人受到了枪击。

她在检查他仍然跳动的微弱的脉搏时，这个陌生人颤抖地低声说出了一个词“避难所”。过了一会他就死了。

村里的长官和医生都被召集过来。大家开始搜查这个人的一些物品——虽然东西没什么价值——但是他是谁和他到这个小教堂来做什么这个谜团仍然没有解开。

直到哈蒙太太的教母、非凡的马普尔小姐参与到这个案子时，谜团才解开。马普尔小姐就像点燃奉烛那样轻而易举地弄清楚了这个人的身份，并发现了避难所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原因。

然而，在克里斯蒂的这一系列较短的侦探或者惊险小说里，即使是赫克尔·波洛严密的逻辑和简·马普尔发散式的智慧都不能为我们理清其中几个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

在《裁缝的洋娃娃》里，有一个傀儡娃娃，穿着绿色的天鹅绒衣服，有一张彩绘的面具式的脸，手脚平摊地躺在伦敦最好的一家高级女式时装店试衣间的沙发上。

店里几位有钱的顾客认为这很有趣。这个娃娃看起来怎么就像活人一样。事实上，店里的每个员工，甚至包括店主阿丽希娅·康柏都不记得这个娃娃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她在那里待了多久，这就更加有趣了。更奇怪的是，大家发现这个用丝绸和天鹅绒碎片做成的娃娃几乎每天都坐在不同的位置。

没有一个员工和顾客承认换过娃娃的位置。但是每天都能看到她在不同的地方：窗台上、桌上和沙发上。甚至在关上所有的门窗之后，娃娃还是会移动。

这会不会是某个人的恶作剧呢？难道娃娃真的自己能动吗？是不是一个恶作剧的鬼魂移动了她呢？还是马马虎虎的阿丽希娅·康柏和她的首席设计师塞比尔·福克斯同时疯了昵？

正如通常一样，知道真相的就只有这个娃娃和阿加莎·克里斯蒂。

理查德·雷吉斯



## 非凡的马普尔小姐

她的名字是  
简·马普尔（如果你  
喜欢可以叫马普尔小

姐），1928年她出场时大约70岁左右。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她有可能又增加了20岁。过去她是——现在也一直是——颇有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淑女。年轻人对她的看法是“迷人但却保守”，和许多其他的老女士一样，喜欢絮絮叨叨回忆过去，有时候显得有些大惊小怪，甚至有些糊涂。

从外表来看，她的长相十分端正——高挑挺拔（“我受到的教育就是坐姿要端正”），非常苗条，柔软的白发优雅地卷成小卷，搭在她有些皱纹的粉色的脸上。她纯净的蓝眼睛温柔而宁静——“天真纯洁”，但极富洞察力。“对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她的视力算是非常的好”，在《伯特伦旅馆之迷》一书里，她的一位客人这样说道，“她什么都看得见。”

大多数情况下，不管她朝哪里看，都可以发现罪恶。在那平静的外表下，她事实上是个真正洞察世事的人。“你总是相信最坏的一面，”在《庄园迷案》里，鲁丝·凡·赖多克这样说。马普尔小姐平静地回答：“最坏的通常都是真相。”——事实上，在这个案子里，她证明了这一点，在许多她参与调查的其他案子里也一样。

在另一个场合下她的解释更加全面：“我发现人们很容易相信别人。我恐怕我经常习惯于相信最坏的一面。这种习惯并不好，但是通

常后面发生的事情都证明我是正确的。”

但要解决一宗谋杀案可不仅仅是洞察世事的头脑就可以的，否则每一个警察都可以马上变成英雄。“相信最坏的一面”只是马普尔小姐的查案方法的开端。想要了解以后的方法，你就必须了解马普尔小姐度过了一生的地方——小村庄圣玛丽米德。

圣玛丽米德村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村庄。这里远离伦敦，自给自足。村子很小，所以人人几乎都互相认识，但是这里却是什么样的人都有。这里有许多普通的商人，身边通常都配上店员和送货的小伙子；还有医生——和蔼又能干，总是被大家召唤；也有各种各样退休了的上校之类的人；当然也有牧师。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的世界应该有的。

这个电影背景一样的小村庄就像明信片上出现的风景一样。按照马普尔小姐老于世故的侄儿雷蒙德·韦斯特的看法，这里就像一小塘安静的死水，“什么都不会发生”。但这只是表面。就像马普尔小姐自己一样，圣玛丽米德村只是在外罩了一层温柔宁静的糖衣，其内在本质却要复杂得多。对于这样一个小村庄来说，本质非常的邪恶。迷人的田园生活下到处弥漫着罪恶。

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逃不过头脑清醒而现实的简·马普尔的眼睛。她从来没有失手过。“我的爱好就是研究别人，”她说道，“或者说人类的天性，如果你愿意这样想的话。”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是在小小的圣玛丽米德村还是大都市伦敦，世界上人类的天性都是一样的。环境也许会不同，外在也许会变化，但是人类的反应通常都是一致的，因为他们有一套相同的人类的情感。

对于现代生活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马普尔小姐都能在这个村子里找到类似的事情——她能从一件事物出发找到它与另一件事物的相似性，这种能力是她成功的秘密。

“这真的就是人们说的直觉，”在《寓所迷案》里，她这样对牧师的妻子格雷塞尔达说道。直觉就好像读一个单词，不需将它拼写出来。小孩子做不到，因为他的经验太少。但是一个成年人知道这个词，因为他以前看到过。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如果一件事情让你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它们可能就

属于同一类。当你把它们并列放在一起时，唯一的技巧就是寻找它们的共同点，得到正确的推论。

简·马普尔能整天做这样的事情。八十多年里的闲谈，还有几十年来圣玛丽米德的居民身上表现的自私、恐惧、贪婪、热情、仇恨和暴躁等正常的人类性格，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和反应，使她直到生命的尽头都可以发现许多事物之间的共同性。她的信息之井永远都不会枯竭，就算她再活 50 年，它也不会枯竭。

虽然多年来她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在 1970 年的《复仇女神》里（作家笔下她最后的历险，但不是最后发表的），她还是和在 1930 年的《寓所迷案》里有些不同。这些变化不仅代表了时间的自然流逝，而且代表了阿加莎自己对她这位受人欢迎的女主人公的看法的变化。

首先，这位女士年纪越大越讨人喜欢。她第一次出场，被描述为“村里最讨厌的女人”——一个爱说闲话，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大部分时候都在村里到处游荡，拿着双筒望远镜假装看鸟。相反，她观察的是村里发生的每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每一声抱怨和牢骚她都听到了，并且全部记在心里。虽然一开始她对于谋杀并不熟悉，但是在当地人中间她已经享有富有洞察力和精明能干的名声。“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她总是正确的，”警长这样评价她。当然，到最后，寓所里的谋杀案，还有紧紧围绕在圣玛丽米德村周围的复杂网络里的一些其他事件，都证明她是正确的。所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人性——基本的、永恒不变的人性。

但在接下来的历险中，这位讨厌的老女人退到了不显眼的地方，她表现出了一种更加温和而古怪的性格。人们意识到她并没有恶意，事实上过去她也是这样。虽然她总是用最坏的方式来猜测一切，但她希望一切是最好的。在她心里，她是真的喜欢大家（否则怎么会这样密切地关注人性？）并且希望大家都好。

“人们都说她是个到处传播丑闻的人，但实际上她并不是这样的，”她的朋友班德里太太这样说。在班德里太太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这样引出了《藏书室女尸之谜》的故事——“简·马普尔实在是一位非凡的女性”。

她确是非凡的。虽然人们总当她是“一位总在织毛线的没见过的老妇人”而轻易忘记她，事实上很多刚认识她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人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是她而不是当地警察找到了隐秘的线索而解决了藏书室里这宗古怪的案子。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基于一块破裂的指甲。

有人会怀疑，马普尔小姐织毛线的动作和她身边那随处可见的针和羊毛线都是她用来掩饰自己真正个性的道具。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她真正的个性。她可没有那种 19 世纪的风格：老处女式的古板正经，一丝不苟。她是一位未婚女士，做的是她那个时代的未婚女士做的一些事情：上教堂（并不需要非常虔诚）、闲谈、种植花木、做针线活——刺绣或者织毛线。

谁会穿上或者戴上马普尔小姐织出来的羊毛衫和围巾呢？这是一个连阿加莎·克里斯蒂都没有想过要解决的问题。总是有表兄妹、老同学、侄儿的，后来甚至还有侄孙女——更不用提厨娘和女佣的各式各样的子孙们了。不管马普尔小姐的经济状况多么不好，这些厨娘和女佣最后都会想办法从她手里得到酬劳。

虽然她有一大群旁系亲属，但是真正算数的只有一个：雷蒙德·韦斯特。每位上了年纪的老处女都会有一个侄儿，他就是这种类型。他友善大方，真正地喜爱他“愚蠢的简姑姑”。他热心地定期来看望拜访她，甚至在后来几年里，让她享受了几次非常昂贵的度假之旅。很奇怪的是，他不需要供奉父母或者其他人——只有他的画家妻子琼，她和他一样也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他写了一些畅销小说，因此也相当的富有。这些小说通常都是关于某些秘密而令人不快的话题的。也许他是有点拘谨，缺乏幽默感，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拥有一切。应该承认的是，他的确是隔着一层不现实的薄膜来看他的老姑姑的——例如，虽然在一本接一的书里马普尔小姐解决了这么多谋杀案和阴谋，他总是反复说，她在一个平淡无趣的小镇上过着平淡无趣的生活。

在《谋杀启事》里，她在书里出场时，她的名字和她非传统的查案方法在圣玛丽米德村外的一些圈子里已经颇有名气。“现在很有些老”的她（毕竟，现在是 1950 年，离她首次出场也有 20 年了）

在被介绍给克拉多克警探时，显得“非常慌张，高兴得完全语无伦次”。这一次，有人可能以为这又像织毛线一样也是一种花招，也是她给自己创造的一种滑稽的形象，而并非她真实的反应。可是，不是这样的，她在这里可没有伪装。记住，她现在已经非常老了，真的非常老了。她的世界正在快速地消逝，而她的行为举止和特殊习惯都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的遗迹了。她可以理解生活里的丑恶面，但是当被介绍给一个男人时她会脸红。有时候，她还是多年前维多利亚时代时那个害羞的少女。也许她过时了，但是她很可靠。

警探相信她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愚蠢的老太太”吗？无所谓。到最后她把案子解决了，他会知道的，然后她又会多一个追随者。

如果你有 70 岁了，时间的逝去就会变成一个问题。“我不记得……为什么我选择了一个新的角色——马普尔小姐——作为《寓所迷案》里的侦探”，阿加莎女士在她的《自传》里说道，“可以肯定的是，那时我没有打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她的故事。”如果当时她有这样的打算，她可以使马普尔小姐变得年轻一些，以便后来她变老的过程更加自然一些。

然而，认真考虑一下，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会出现一个新的人物，一位比马普尔小姐小 50 岁的女士，但是那个人就不可能是她了。马普尔小姐必须变老——年龄是她必要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事实。

想一想她的查案方法——基于人性长久而深入的研究和对过去和现在的类比。就这个方法本身来说，它对于一个年轻的人来说是没有用的。年轻的人没有丰富的过去来借鉴，没有储存足够的事例来研究和利用。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士怎么可能了解村里生活的全部？她如何从她没有的经历中找到事物的共性？

到 1959 年，在《命案目睹记》里，简·马普尔已经是“上了年纪，非常脆弱”，医生禁止她在她喜欢的花园里工作。这种限制对于一位总是很积极的女士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她真的对只“做点小小的修剪工作”不满足，但是却没有什麼选择。她跟着老爱德华转，以满足自己的兴趣，并确保他能好好地开垦可爱的豌豆的畦沟，并且

恰当地隔开鸢尾。然后发生了一宗需要解决的谋杀案，她让我们了解到，不论她的身体多么虚弱，她敏锐的头脑可没有变迟钝。

但是在其他方面，她还是感到了自己上了年纪。战后的变化已经渗入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也包括圣玛丽米德村。这个风景如画的小村庄依然如故，但是在教区牧师家的门外，在过去曾经放牛的牧场上，马普尔小姐看到了周围布满围墙的住宅，它们大门紧闭，相互之间都没什么联系。这些对于老辈人来说，就是扩张。村子店铺里的那些熟悉的面孔都被陌生人取代，这些人在村里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店铺本身都变了，圣玛丽米德村有了一家超市！

过去的一切如今已经不在了一——但是以后呢？她在想，这应该怪谁？对现实有清醒认识的她马上意识到了事实：“这很简单，就是说一个人正在变老。”

在这几句话里，也许也有她的创造者自己的声音。她也在变老。

但是这两个人的故事都还没有结束。马普尔小姐用她的方法解决了许多案子，然后，当她计算机一样的大脑出现了问题时，她的身体也随之趋于衰竭。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去伯特伦酒店度假（当然是侄儿雷蒙德·韦斯特付账），后来又去了加勒比海旅行。甚至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因为一个非常奇怪的遗赠——她乘着一辆包租的巴士去了米德兰，在路上偶然地揭发了谋杀和故意伤害等罪行。事情结束之后，她得到了两万英镑（就是上述的遗嘱），终于可以不需要侄儿韦斯特的好心帮助而自己享受一些特别的服务。这相对于这么多年来谨慎节省每一分钱的日子来说，的确是非常让人满足。而善良的韦斯特也会为她高兴。在人们并不是真的需要礼物的时候，它们会变得更加令人愉悦。

讨论克里斯蒂和马普尔小姐时，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她们是不是就是一个人，她们是不是一样的？马普尔小姐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阿加莎的自传？

完全不是。除了在最近几年里都是白发斑斑的老太太这个事实之外，她们两个没有任何共性。马普尔小姐一直年纪比较大，但是阿加莎女士在创造这个女主人公时正处盛年。还有，作者不是老处女，她成年后经历了两次婚姻。

和许多成功的小说人物一样，简·马普尔身上综合了许多东西——真实的人身上的一些东西，加上很大部分的想象。阿加莎自己的祖母“虽然令人愉悦，但是总是把每个人和每件事想到最坏，而且她的看法总是确切得令人恐怖，通常都证明是正确的”。如果说马普尔小姐和她有什么联系的话，就是马普尔小姐“比我的祖母更加爱大惊小怪，更具有老处女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她是阿加莎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可能了解的所有维多利亚时代女士的综合体。但毫无疑问，她比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要苗条，也可能比她们更加古怪一点。

需要强调的是，简·马普尔的侦探生涯最后结束时，结局是快乐的。死神并没有像带走波洛一样把她带走，甚至她身体上的虚弱都不见了。在《沉睡的谋杀案》里她跑上一段楼梯去挽救一位年轻的妻子——在此之前，她在种着常青植物的花坛里拔了一些不断生长的旋花野草，这是多年来她第一次在花园里干点活。

也许是那两万英镑让她恢复了活力。无论如何，这是她多年来最敏捷最有活力的一次——在某种程度上说，她历时长久而光辉灿烂的侦探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好像有些不太可能。

诺玛·斯本海勒

## 所有人的阿姨——玛格丽特·卢瑟福

有两点使得玛格丽特·卢瑟福可以饰演一眼可以看穿人的马普尔小姐：

(1) 她和这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她演什么都非常完美。

事实上，她是如此的完美，以致（美国）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的某位过分热情的宣传人员发布了一些非常鲁莽的宣言，大意是说阿加莎·克里斯蒂亲自选择了卢瑟福小姐出演，而且激发她创作这个人物最初的灵感就是这位女演员，而不是作者克里斯蒂小姐一直声称的她的祖母。毫无疑问，这位一片好心的人从来没有看过一本关于马普尔小姐查案的书，否则他一定会注意到作者将这个人物的描写得又高又瘦，这两种特质显然通常都不会和玛格丽特·卢瑟福联系起来。布兰多·吉尔曾经这样描述卢瑟福：“身体肥胖，走路左右摇晃，但行动敏捷。”她们完全不是同一类人。那么，奇怪的是这位女士是如何与小说里著名的侦探联系起来的。这个故事就是表演行业最美丽的传奇——一夜成名。

但是有一些人成名的过程要比别人的长一些。对于卢瑟福小姐来说，这用了46年。她出生于1892年5月11日，母亲在她两岁的时候逝世，她被送去与两位姑姑生活。这两位女士对舞台非常向往，通过为孩子们编写和表演戏剧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小玛格丽特非常喜欢这些业余表演。她第一次扮演的坏仙女的角色受到了一位观看她表演的职业女演员的高度赞扬，她说：“这个孩子有很高的戏剧天分。”这样的评价应该增强了她从事舞台生涯的愿望，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相反，卢瑟福小姐开始学习音乐，成了一名钢琴老师，骑着自行车从一堂课去赶另一堂课。但是在她心里，她仍然喜欢戏剧的世界。空闲时间里，她在一个业余戏剧公司里表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还念诗给军人们听，并且和一位在莎士比亚戏剧里演出过的老演员

一起学习辩论术。她对演说艺术非常精通，以至于她既能教钢琴又能教辩论术。

直到1925年，她才能追求自己真正的目标。她从一个姑姑那里继承了一小笔财产，这样她就可以至少有一段时间不需要教书。她努力让人把自己介绍给了安德鲁·雷，他当时是奥德维克学院的导演，这是英国最著名的表演学院之一。在安德鲁的安排下，学院的创建者，著名的莉莉安·贝里丝观看了她的试演。她的表演不是很成功，贝里丝小姐建议这位年轻的女士可以试试导演或者制片。

但是卢瑟福小姐不放弃；她请求能给她一个机会，贝里丝小姐同意了。33岁的玛格丽特·卢瑟福成了奥德维克学院的一名学生。这段时间里，她非常用心地学习，甚至还是一些电影中出演了几个小角色。但是当她的学业结束时，没有人和她签合同。

她又回去教钢琴课。

两年后，她又试了一次。卢瑟福小姐开始做那些演员们都非常熟悉的事情：兜圈子，也就是拜访许多导演，要求试演。有一次试演非常糟糕（她对自己的外貌没有信心，化妆过于浓艳，结果搞得看上去像个妓女），她马上写了一封道歉信，打动了制片人奈杰尔·普雷费尔的心（普雷费尔在英语里有公正的意思），于是给了她另一次机会，让她在《一百岁》这部戏里当替角。这次机会（通常叫做重大突破）使她在一些有常备剧目的剧团里又出演了几个角色。这时候卢瑟福博得了可信的性格演员的名声。她的事业开始稳稳起步了。

1933年，41岁的卢瑟福小姐在伦敦西区首次登台，这里就相当于美国的百老汇。她在《狂野的公正》里作为一位清洁女工的表演并没有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但是在易卜生的《大建筑师》里演出的一个角色得到了一些肯定。在《赫维之家》剧组的几个月里，她成功地扮演了一位麻烦的姑姑。在这之后她在罗伯特·莫力（30年后在《葬礼之后》里他成了和卢瑟福联合主演的明星）写的《短篇故事》里的表演受到了公众的注意。直到1938年，卢瑟福小姐才作为一位“明星”受到关注。让她成名的戏是《春天相会》，这是一部关于爱尔兰穷困的上流人士的喜剧。批评家艾弗·布朗评论她的表演“令人惊叹”。接下来的3年里，卢瑟福小姐塑造了她最著名的一些

角色（当然，除了马普尔小姐之外）：由约翰·吉尔加德担任制片人的《老老实实》（1939）里的普瑞斯姆小姐、《丽贝卡》（1940）里严厉的丹福斯太太、诺埃尔·考沃德的《快乐心灵》（1941）里活泼滑稽的阿卡蒂女士。1945年她在电影里重新饰演这最后一个角色时，她已经名扬世界，同时也确立了她在戏剧万神殿里的位置。

虽然玛格丽特·卢瑟福在好几个国家的戏剧舞台上演出过，但在不列颠群岛之外的地区最出名的还是她的电影。1960年3月，美特—戈德温—梅耶公司出价300万英镑买下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已出版的大多数作品的拍摄发行权，原本打算拍成电视连续剧。但最后取而代之的是计划建立了一个配有一套电影设备的摄影棚，位于伯海姆伍德；还雇用了合同技师和预算很少的舞台制作工程。第一部要拍摄的是《遇见马普尔小姐》，是由《命案目睹记》改编的。当时让卢瑟福小姐演第一主角，但是她拒绝了。她非常严肃地反对随随便便地处理作品主题。她说：“你知道，我是不愿意和谋杀有什么联系的。”但还有更加现实的因素——因为英国不平衡的税收制度，卢瑟福小姐当时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她还是接受了这个角色。她开始喜欢这个角色，并且这样描述她：“亲爱的老处女，看起来很像我自己。她性格古怪，但是她对于正义的热情却很真实。”重新命名为《谋杀》的这部电影于1961年在英国作为一部标准的二级故事片上映，但在该国市场上却被定位为艺术电影，这点让人们体验了英国似的怪诞。这一系列的电影开拍了。

接下来选择的两部电影很奇怪，因为它们是基于赫克尔·波洛的故事改编的。《葬礼之后》（1963）和《清洁女工之死》（1964）都被批评家们接受了。但是公众却很迷惑。一位有创造性的剧作家基于早先的两部电影改编了《啊，谋杀》（1964）时，观众对于续集的热情已经消逝，以至于基于《藏书室女尸之谜》改编的第五项制片计划不得不取消。然而，这四部拍完了的关于马普尔小姐的电影，很大程度受惠于卢瑟福小姐在1963年因在《重要人物》里的表演而获得的学院奖。因此，它们对卢瑟福小姐的影迷来说没有很大的价值。

也许，有人听说一生都投入到电影上的生活是非常乏味的，但如果和玛格丽特·卢瑟福一起拍电影，可就不能这样说了。在《啊，

谋杀》里，她出演一位身手敏捷的70岁老人，拍片休息的时候她会跳快步舞逗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葬礼之后》的剧本里写着马普尔小姐在俱乐部舞会上跳华尔兹，她问导演乔治·波洛克可不可以用一种稍微现代的方式来替代华尔兹，导演同意了；我们可以看到马普尔小姐跳的是摇摆舞。《啊，谋杀》里的剑术表演她又坚持要求真实的场面——她的击剑能力是令人信服的。曾经教过许多虚张声势的明星剑术的鲁伯特·埃文斯被请来指导卢瑟福小姐，最后她的表演非常出色。

也许，马普尔电影系列里最动人的就是饰演吉姆·斯丁格的斯丁格·戴维斯的演出。他是卢瑟福小姐的丈夫，也是她最好的朋友，更是她最忠实的影迷。每天早上开机前他会早早地醒来，准备早餐（或者早茶），然后叫醒他的妻子（闹钟向来是叫不醒她的）。他们在一起对对当天要拍的那一场的台词，将台词剪辑或者分解以便更加容易记住。在现场，他要保证她身边总是有她喜欢的生姜巧克力和薄荷冰淇淋，确保她的午饭——汤、奶酪和饼干——送到她的化妆室里。然后他会花一些时间亲自给影迷回信，因为他妻子认为那些认真写信的人应该得到回信。这种特殊关系的魅力在这一系列影片中他们在一起的画面里是很明显的。在《命案目睹记》和《葬礼之后》里马普尔小姐拒绝了詹姆斯·罗伯特森·贾斯蒂斯和罗伯特·莫力的求婚，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

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有殊荣也有痛苦。1970年她荣获了伊丽莎白女王命名的玛格丽特·卢瑟福女爵士的称号。那些年里她也深受许多事故和常年的疾患之苦，临终之时英国首相来她的病床前探望。她于1972年逝世。

也许，我们关于她的最好的回忆就是莱斯里·哈里沃在《影迷之友》里对她的描述：“惹人喜爱的英国性格喜剧演员，风格独特，喜欢喋喋不休，身材不甚匀称但却招人喜欢。她好像总是在饰演某人有点傻呵呵的老处女姑姑。”她根本不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祖母，这点根本不重要。她就是马普尔小姐。

麦克贝尔·泰伦鲍姆



## 白马酒店（1961）

一个多雾的晚上，一位天主教牧师戈曼神父走在一条黑暗的街上时被人用短棒击中了脑袋。谁会杀一位贫困而受人欢迎的牧师呢？这位身份不明的凶手搜遍了牧师全身，甚至还撕破了牧师早已破旧的长袍。但是罪犯没有检查贫穷的牧师的鞋子——就是从这里，我们的故事开始展开。

伦敦警察分局的李俊警探开始调查戈曼为什么会被谋杀时，我们的叙述者，历史学家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和他的老朋友金吉·柯里根则在努力调查白马酒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家坐落在玛奇蒂平村的旅馆已经变成了巫婆们的避难所。他们两个人相信住在里面的三个女人有某种不同寻常的背景，这与戈曼神父的死有关。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查出了一个非常恶毒的犯罪计划（这里就不提这点了），这使他非常震惊，茫然不知所措，但是没有人把这当回事。他说服金吉帮助他，两个人一起努力把线索拼在一起，找出这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犯罪行为的原因和相关人员。有了李俊警探卓越的头脑加上马克和金吉的决心，离揪出杀害牧师的凶手和那位主要罪犯的时候不远了。

这三个人一个线索接一个线索地严密检查——也没有很多线索：一串名单；有一个人在跟踪牧师，当然不可能是牧师跟踪他；一个可以预言死亡的女巫；还有一份过于真实而令人不敢相信的描述。

书中人物除了李俊、马克和金吉之外，还有：

赫弥娅·瑞德克里佛，一位“非常愚蠢”的知识分子。

柏皮·斯德林，切尔希团体里的一员，她处于半昏迷状态——她

知道得比她自己认为的要多。

扎卡赖亚·奥斯本，一位有着强烈公民意识的绅士。

罗达和德斯帕德上校，除了别人说的事情，他们总是想知道的更多。

瑞佛·凯勒博·丹·柯尔斯诺珀，他什么都不知道。

丹·柯尔斯诺珀太太，她知道的不只是她告诉自己丈夫的那些。

詹姆斯·柯里根，警察。

维勒博勒斯先生，神秘的人。

C. R. 布莱德尼，生意人。

还有三个女巫：

塞莎·格雷，她并不相信她读到的所有巫术，但是却使用这些巫术。

西碧儿·史丹福狄斯，她的能力可以使她进入另一个世界。

贝拉，厨师，她用她的瓦罐干的事情不只是熬汤。

会不会有可能有一个非常聪明而又邪恶的人发现了最后的凶器呢？是不是巫术对白马酒店里发生的事情起了作用呢？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戈曼神父的谋杀刚好给了李俊警探一个锻炼他非凡的推理能力的机会？

露丝·法默

“不久之后我就结束我的培训过程，但是之后我经常对 P 先生感到惊奇。他启发了我，虽然他长相和善天真，但是却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人。我一直记着他，当我第一次想到写《白马酒店》时，这种记忆还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想，那一定已经是十五年后了。”

——《自传》



## 迟来的报复（1962）

（又名：破镜谋杀案）

英国文学的爱好者可能会马上认出这个令人费解的标题：破镜。这个短语出自田纳森的一首诗：

蜘蛛网灰飞烟灭；  
镜子片片碎裂；  
“诅咒冲着我来”，  
夏洛特女士喊道。

这首诗在书中隔一段就会有规律地出现，描述玛瑞纳·葛雷格死前几分钟的表情，但是它实际上和小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警长都不客气地使用这段文学作品，好像这个社区里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似的。但圣玛丽米德村却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警长柯莱多克来此调查谋杀案时，令人信任又爱饶舌的班翠太太能在讨厌的插花活中找到安慰。

在这里，某人的秘书可以闻出氰化物的气味（啊，就在她死于氰化气之前的几分之一秒前）。虽然她确实是认出来了，但除了最有辨识力的人，一般是无法辨认出这就是氰化物的。

因为我们很喜欢这里，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圣玛丽米德村让人感觉舒服，这里有整洁的花园；人们都喝下午茶；土里土气的葡萄藤一直牵到马普尔小姐的门口。这次谋杀甚至有了美学的特质……

美国人玛瑞娜·葛雷格是位有着高高颧骨的美女，她扮演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她出色而感人的演绎让影迷们记住了她的名字。她和她那位据说长相非常丑陋的导演丈夫刚刚搬进了圣玛丽米德村里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大宅。一天下午，因为镇上的一个筹款活动，这对引人注目的美国夫妇对大家开放了他们重新精心装修过的家，玛瑞娜和丈夫选择了一群宾客，有礼貌地邀请他们喝鸡尾酒。

其中有一位客人叫做希瑟·拜德科克，她性情开朗，说话喜欢滔滔不绝，也是一位尽职尽责而有规矩的俱乐部女会员，但却完全没有头脑。当优雅的玛瑞娜站在楼梯上迎接她时，拜德科克太太喋喋不休地谈到十一二年前她曾经在某个庆典上见到过她，还得到了玛瑞娜的签名。拜德科克太太曾经卧床不起……一场病……那件难忘的事情，她总是骄傲地拿它来表明自己对这位明星坚定不移的崇拜。

拜德科克太太无语伦次、喋喋不休时，优雅的玛瑞娜的目光突然越过这位献殷勤的影迷，远远地凝视着别的地方。她的表情凝固了，就像前面提到的诗歌里描述的“镜子片片碎裂”。

可是看仔细点。这一幕首先是由阿加莎女士来描述的，所以并没有用到田纳森的诗句。相反，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机智的问题：“她到底在看什么，以致她脸上出现了这样像看到了蛇怪一样的表情？”

蛇怪？机智的读者在这里就会放下书，找出一本《布尔芬奇神话》，查出蛇怪就是一种传说中的爬行动物，它看谁一眼就会“马上令人觉得恐惧，然后即刻死亡”。

在这个案子里，这是真的。但我们回到故事里来。

玛瑞娜脸上带着看到了蛇怪似的表情，目光越过拜德科克太太，看着楼梯上等待她接见的客人们。她的目光还停留在贝利尼的《微笑的圣母像》的复制品上，画里快乐而虔诚的圣母怀抱着圣子。不一会，优雅的玛瑞娜又恢复了理智，招呼饮料，继续接见别的客人。

客人们沿着楼梯而上，其中包括玛瑞娜的第一任丈夫（虽然他没有掩饰，但是她没有认出来），还有她收养的女儿，一位著名的社会摄影师（玛瑞娜也没有认出来）。玛瑞娜有这样的记性，人们都会奇怪她是怎么记住台词的。

感情过于旺盛的拜德科克太太是位相当笨拙的客人，她把自己的

台克利鸡尾酒（她的丈夫奇怪地把这个音发作“迪克尼”）洒了自己一身，也弄到了这位电影明星身上，搅乱了整个聚会。玛瑞娜这时表现得较为优雅，她马上把自己没有动的那一杯给了拜德科克太太。不一会之后，拜德科克太太死于一剂致命的但却相当普通的镇静剂。

调查杀手的人不久就意识到拜德科克太太可能是“替死鬼”，也就是说意外死亡。她是很令人厌烦，但不可能重要到有人蓄意要杀死她的地步。此外，玛瑞娜把自己的饮料给了这位笨拙的妇人，这就毫无疑问地说明这杯有毒的饮料显然是针对玛瑞娜的。

认识到这点，嫌疑人又增加了一些。杀手会不会是表情冷酷的秘书埃拉·席林斯基，她疯狂地爱着玛瑞娜的丈夫。是不是她想要毒死玛瑞娜，结果巧合地杀死了一位令人厌烦但却无辜的妇人呢？

或者是罗拉·布莱伍斯特？她的丈夫刚刚离开了她，成为玛瑞娜的第三任配偶。罗拉曾经大声地发誓说：“我不在意要等多久，就算是很多年，我都要和她同归于尽。”但是后来罗拉非常有趣地这样解释：“一个人是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的……啊，真的，警探，我真的认为你非常非常笨。”

说到配偶，会不会是拜德科克太太懦弱的丈夫呢？——他不是别人，正是玛瑞娜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她在聚会上没有认出来的那一位。

那么玛瑞娜自己的丈夫呢？他看起来很爱她。正如马普尔小姐曾令人信服地说过，丈夫通常都是明显的嫌疑犯，而且“这种明显通常都是正确的”。

然后还有令人怀疑的玛格特·本斯，社会摄影家，也是玛瑞娜长久没有照管的收养的孩子们中的一个。她也非常憎恨地谈到过玛瑞娜。“为什么我不能恨她？她对我所做的，是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做的最恶劣的事情。让他们知道他们被人关爱，为人需要，然后告诉他们这是个骗局。”

谈到孩子，这是最奇怪的一点。玛瑞娜根本就不能忍受别人提起他们。在收养了三个孩子之后，她好像怀孕了，这也经常发生。因为她是一位明星，所以媒体拿她怀孕的事情大做文章，说是某位名字首字母为 M 的明星怀孕了。据圣玛丽米德村的人说，之后孩子生出

来了，“疯狂”的玛瑞娜很长一段时间精神崩溃，十分痛苦。那是 11 年前的事情了。

明白了吗？

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三幕悲剧（1962）

1962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伦敦推出了三出独幕剧——《老鼠》、《病人》和《海滨的下午》——总名《三幕悲剧》。里面有阿加莎小说里常见的情节：美丽的女人、英俊的男人、妒忌的妻子、邋遢的老处女、野心勃勃的情人和复仇的朋友。但是阅读这种简短的戏剧作品时，你不会体会到读她内容丰富且一波三折的长篇时同样的满足感。你根本没有时间把许多误读的线索拼成真实的线索。这里面通常一会儿是这个人物，一会儿又变成了最可能的嫌疑犯。这些独幕剧就像可口的开胃食品，做工精美且易于消化，并且可以保证激起读者的好奇心来读克里斯蒂的全部作品。

我们从《老鼠》开始，这个故事发生于麦克·托伦斯在汉普斯戴德的公寓里。托伦斯夫妇准备开派对，桑德拉·格雷是第一个到的。她已31岁，很时髦，“明白自己对别人的感官吸引力”。“来早了真是很不好意思，”她对詹尼弗·布莱斯说，尤其是她早来了几个星期。布莱斯小姐告诉她托伦斯夫妇不在家。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些轻描淡写，因为事实上托伦斯夫妇在法国南部。布莱斯小姐自己是顺便进来喂那只长尾小鸚鵡的。

对詹尼弗·布莱斯这样的女人来说，流言蜚语可比喂鸟要好。她非常想知道今天桑德拉要见的人是谁。桑德拉也非常想知道是谁请她来参加这样一个一年中最差劲的派对。接着英俊而野心勃勃的大卫·佛瑞斯特出现了，他也是来参加这个派对的。桑德拉很惊讶，大卫也很惊讶，但詹尼弗却不惊讶。她跑开时，甜蜜地喊道：“把我的爱给约翰，好吗？”谁是约翰？当然是桑德拉的丈夫。

大卫和桑德拉不是特别惊讶，所以詹尼弗走后，他们没有激情地拥抱对方。但是谁把他们骗到这里来的？他们不够仔细小心吗？“有些人总是知道的，”桑德拉痛苦地说。

也许是阿历克·汉博利邀请了他们。他也来参加派对，但是他的一些举动却相当奇怪。当然他会这样了，就像他们说的，他六十多岁了，“是个同性恋”，这也许就是他怪异行为的原因。桑德拉的第一任丈夫在康沃尔的雪崩中去世时，他非常难过，这也不是秘密了。他好像不觉得这仅仅是发生在他最好朋友身上的事故，好像显得非常悲哀。但是他今天十分快活，谈论着光秃秃而冰冷的地板：“如果你被关在这样一个地方出不来，这该多可怕啊！”于是他马上退出来，锁上了身后的门。

大卫和桑德拉现在就被关着了——就像老鼠一样，被关了一夜多的时间。但是为什么？会不会和躺在大马士革新娘橱柜里的约翰的尸体有关呢？（托伦斯夫妇是短期环球旅行家。）或者和挂在墙上那把杀死他的库尔德小刀有关？阿历克诱骗他们两个把玩这把小刀，然后把它扔在了阳台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告诉你答案，而且不会把任何事情弄糟糕。《老鼠》不像阿加莎的其他戏剧，它没有意外，结尾时也没有戏剧性的转折。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你，但是我们不会说。

更令人满意而且更有戏剧性的是《病人》，杀手直到剧本的最后一行才被揭发出来。同样，它也沿袭了阿加莎最好的传统，杀手是所有人中最不可能的那一位。

这次我们不是在通常的书房或图书馆里，而是在一个医院的病房里。珍妮·温格菲尔德从她的阳台上摔下来，现在全身麻痹地躺在这里。这看上去像自杀未遂，但格雷警探不满意这个结论，他把家人召集起来做个“小实验”。自然，阿加莎的小说里，当一家人聚集在一个屋子时，一些秘密就会被揭露出来。

帮助揭露这些秘密的是金斯博格博士，他最近用一个新的电子玩意迷住了珍妮。她好像并没有完全瘫痪，右手有一些微小的活动，力量刚好压住一个橡皮球，可以让一个小红灯闪亮。一次表示是，两次表示不是，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神奇的探秘之旅。

于是警探开始问她这样的问题：“午饭后你在你的房间里小憩一会，然后你醒了走上阳台？”灯亮了一次。“你失去了平衡，于是摔下去了？”亮了两次。（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然后发生了什么？——我们按照字母表来：A...等等...P—”。亮了一次。“P？你是指有人推了你？”一次。（大家更觉得大吃一惊。）“有人想要 M—。”一次。“U。”一次。“R—。”一次。“要谋杀你？”一次。（大家都很迷惑。）“那么这个名字？A...B—。”一次。“名字以 B 开头？”一次。然后灯依次亮了几次。

“医生，她不行了。”护士说。

“这样对她很不好，”金斯博格博士回答说，“我不敢进行下去了。”他的回答使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特别是杀手。

B。那可以代表珍妮的丈夫，布赖恩，他是很受女人欢迎的那种人。格雷警探是这样描述的：“就像地滚球中的九柱一样吸引她们所有人。”继承了珍妮的钱，布赖恩可以变得活跃。他以前和他的秘书过往甚密。“那是以前的事情了，”秘书发誓说。但是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呢？她的名字叫做布伦达。

然后是珍妮的哥哥，威廉。他是个花花公子，你知道像这样的人总是找家里要钱。他姐姐曾经威胁说要除掉他。他得意洋洋地说：“可她总是叫我威廉。”可怜的珍妮可能是指他的小名呢？毕竟，要用两个麻痹的右手肌肉承受所有的压力把整个单词表过一遍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唯一一个安全的人看起来是珍妮的姐姐埃米琳。她不是这群人里最受欢迎的人。布伦达说：“就是你这样的女人可能写匿名信，因为根本没有男人看你。”“你怎敢这样说！”埃米琳答道。威廉呻吟：“啊，天哪！女人们。”可是，她也一直恨着珍妮，因为她把布赖恩从她身边带走，显然两个人之间的敌意是双向的。也许珍妮所指的词汇表还大一些，还包括俚语。

但格雷警探决定放弃拼字母这样的想法，这样有一段时间让珍妮一个人待着。毕竟，如果珍妮情况好一些，实验就可以继续进行了，但是杀手可不敢让珍妮再说出下一个字母。显然，杀手正要杀死可怜的瘫痪了的珍妮时，被当场抓住。想想如果珍妮开始尖叫：“救命！

救命！有人谋杀！”这该是多么令人惊奇啊！

接着阿加莎女士带着我们进入了《海滨的下午》。这里非常舒适怡人，但这对于这位伟大的悬念大师来说，设置这样一个户外场景是很不常见的。这里有正在沐浴的美人，吸引你的目光；令人难以忍受的老女人，足以倒你的胃口；还有一个美好的有点小曲折的结尾，就像海滩上快乐的一天中傍晚的夕阳。

海边的微风和温暖的沙滩好像吸引了我们的作家。难道，在这片小小的海边走廊清新开阔的天空下犯谋杀案不是一件很蠢的事情吗？不是。这里她写的是贝克汉姆女士的翡翠项链失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盗窃案。有三个小屋点缀着海滩上的风景。好像有人看到某人在其中一个小屋边上鬼鬼祟祟地活动，福利警探不得不出动，打扰了我们这次舒适的旅程。

帷幕升起来，诺琳·索摩斯正在堆一个沙堡，肆无忌惮地和鲍勃·维勒调情，而她的丈夫躺在几英尺外的一个折叠躺椅上，穿着外套围着围巾，还用一个个重重的棍子支撑着自己。好像这就是他所认为的海滩服装，这也难怪她在别处到处展示自己的魅力。尤其是鲍勃，他是那种永远是任何聚会上的主角和灵魂人物的类型。对诺琳来说，他很了不起，可是对克拉姆太太和刚勒太太来说，他可就没有这么有魅力了，她们从来没有指望在她们的海滩上开个聚会。

“现在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克拉姆太太边说边躲闪着一个沙滩球，这位年轻人鲍勃正把球到处扔来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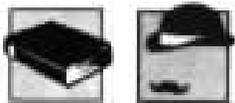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他们说的那些比基尼，应该是不允许穿的，”刚勒太太嗤之以鼻，“坎特伯雷大主教一定会谴责他们的。”

如果主教真的这样做了。你可以把你口袋里最后的两便士拿出来赌一赌，要不是穿着这件比基尼的身体——至少是身体的某些部位——就是这位美女，这个海滩上的男人没有人会来这里。这些都是华丽的戏剧里常用的俗丽手段，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美女对于男人的作用是致命的。乔治·克拉姆的眼睛根本就离不开这位美人，时常就忘了他妻子正喋喋不休地坚持和他讲话。而鲍勃·维勒，注意到她优雅的法国口音，于是就聊起天来，于是撒下了可爱的诺琳·索摩斯一个人。害羞的年轻人珀西·刚勒，快被母亲烦死了，在这位美女温

暖的微笑下鼓起了勇气，留下母亲一个人保护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顺便说一句，克拉姆太太是那种疑神疑鬼、爱嫉妒又专横的母亲典型，这幕剧里，你简直是希望她被谋杀掉算了。）甚至索摩斯先生都抱着自己的不便之身，很荣幸地为这位美女点烟。如果他们知道了她究竟是谁的话可就有趣了！

那么戏里的犯罪呢？是的，项链在某个人的口袋里找到了，有人赢了这个千元大奖，带着美女去吃晚餐。这就是我们的结局。总而言之，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就像海边的一个下午。

格兰威尔·伯格



## 怪钟疑案（1963）

罗斯玛丽代表着回忆。但是谁需要记得赛丽娅·韦博的第一个真名是罗斯玛丽呢？一个美好而高尚的社区里，有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中年男人在一位同样令人尊敬的盲女人家里被谋杀了，这难道该仅仅被人当作一件令人回忆的事吗？那么案件发生的屋子里的四座钟呢？它们都停在4点13分，为什么这两人中的一个会在钟前面说“艾菊”这个词呢？事实上，这些事件相互有什么关系呢？

赛丽娅·韦博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位盲女人的家里。失明的彼布玛什小姐从来没有打电话给卡文迪什秘书处和打字部，特别要求需要打字员赛丽娅·韦博的服务。在彼布玛什小姐家里发现的那位受害者活着的时候，韦博小姐和彼布玛什小姐也都从来没有见过他。事实上，韦博小姐发现了这具尸体，尖叫着冲上街道，冲进了柯林·兰姆这位恰好从这里经过的年轻人的怀里。

正如赫克尔·波洛所说，巧合和不相关的事件造成的迷雾会遮住克劳丁警察局的迪克·哈德卡斯尔警探和无孔不入的情报机关人员柯林·兰姆不够清晰的视线。“你必须注意事情的本质。”

波洛坐在他的扶手椅子上，就像做脑部运动一样研究着这件事。他在伦敦自己的书房里静静地一个人揭开了这个谜底，同时让自己年轻的朋友柯林·兰姆去收集证据，费劲地去收集生活里的细节，寻找与这宗案子有关的信息。这宗案子发生时，没有任何人看到或者听到，也没有人看出任何先兆。事实上，这宗案子里，没有人能认出这具尸体的身份，就连苏格兰场也没有办法。

但波洛知道揭开谜底的办法。这可以说是不幸的，也可以说是幸

运的，就看你怎么看待谋杀秘密。波洛可不和他的读者分享他知道的信息，所以情节也就按“更加快活”的原则发展。我们刚刚才为失明的米莉森特·彼布玛什小姐起居室里的“卡瑞先生”（身份不明的尸体的化名）的谋杀而觉得非常困惑和恐惧，现在又发现可怜的埃达拉·布伦特被人勒死在彼布玛什小姐家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里了。埃达拉生前是一个打字员，也属于卡文迪什秘书处和打字部。是谁，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要杀死可怜的埃达拉？她最突出的个性也就是喜欢饴糖和对她来说得不到的漂亮时髦的鞋子。天啦，这使人迷惑不解，好像附近的尸体数目越来越多了。

维尔布拉汉姆·克莱森特 19 大街是彼布玛什小姐家的所在地，也是犯罪发生的地点，还有四五家人也住在这条半月形的大街上。因为受害者身份不明，所以调查的中心不是谋杀动机。很自然地附近所有居民都有嫌疑。但附近居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都差不多，一样的温和平凡，有些自己的秘密，然而对一位稍稍有些好奇的观察者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毕竟，每个人都有不会伤害到别人的小秘密。

拿赛丽娅·韦博的姑姑洛顿太太来说。她从来没有告诉她的侄女她（赛丽娅）是私生女，被她母亲遗弃了。告诉这个孩子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父母就双双去世了，这样似乎简单得多，而且也没有这么痛苦。这是个小小的善意谎言，不会伤害任何人。

或者我们来看看彼布玛什小姐的邻居布兰德太太的故事。她的性格真的和她名字的意义一样吗？还有她致力于帮助半伤残人士的事业，这和她性格相符吗？为什么布兰德太太在加拿大的家人如此反对她嫁给十分温和的布兰德先生，以至于断绝了家里对她所有的经济支援呢？是的，除非一些重要的秘密被发现，每人的生活都可以看起来是简单而无害的。这些复杂的因素和交织在一起的过去堆积在一起就可能造成谋杀的动机。

第一次谋杀发生在彼布玛什小姐的家里，这当然使她成了最主要的嫌疑人。但是她的眼睛瞎了。一个成年男子怎么可能不逃开她，而且被她捅到呢？彼布玛什小姐真的是瞎了吗？

为什么年轻的打字员赛丽娅·韦博要从现场偷走“罗丝玛丽”

钟呢？这位发现了尸体的女士有一对像矢车菊一样纯洁的蓝眼睛。经常有人说发现了死尸的人经常故意掩饰自己参与了谋杀行动。赛丽娅有这样一对大大的蓝眼睛，她怎么能杀死别人——就算她可能，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有没有可能赛丽娅故意用她那纯洁的蓝眼睛扰乱公认的浪漫敏感的柯林·兰姆的侦探直觉呢？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第二次谋杀——可怜的埃达拉·布伦特。关于第一次谋杀，埃达拉·布伦特知道什么呢？是谁这么着急地要让她噤声，甚至就在电话亭里杀了她呢？但是等等——在我们还没能调整好来面对这两具尸体前，第三具尸体又真真实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可能还有一些读者会说，对于哈德卡斯尔警探、柯林·兰姆，这个案子非常棘手。但波洛却坐在他的书房里，脸上挂着得意洋洋而洞悉一切的笑容。如果我们很不了解他，他卓越的知识可能真的很让人讨厌，他自己也可能变成这一连串不断增加的杀人案里的第四位受害者。

所有这些问题——杀手仍然逍遥法外。时间仍然滴滴答答地向前走着，除了彼布玛什小姐起居室里发现的那些钟上的时间，它们停在4点13分。

黛博拉伊·普博

## 女人的艺术

——作为侦探手段的闲谈和直觉

谈到《麦克白》时，简·马普尔这样告诉她的侄儿：

如果是我来写这部伟大的戏剧，我会把这三个女巫写得完全不一样。我会把她们写成三个普通正常的老女人，苏格兰老女人。她们不会跳舞也不会嬉戏。她们会很愚蠢地看着对方，而你会从她们的平凡中感到一种危险。

——《复仇女神》

平凡中的危险正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精华之所在；她写的许多普通的女人就是这样的。简·马普尔和她这类的女人用这种经常被人嗤之以鼻或者认为琐碎无趣的传统的女人的消遣活动解决了许多悬念，这些悬念经常让专业人士（当然全是男人）完全摸不着头脑，或者抓错了人。例如，闲聊就是这样一个经常被人诋毁的“女人”的消遣。但照阿加莎·克里斯蒂看来，它在严肃的侦探活动中却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沉睡的谋杀案》里，吉格斯·里德顽强地独自调查，以查出神秘案子的真相。而马普尔小姐好像轻轻松松地就得到了大量的信息，对此他觉得十分难以置信：

“你是怎么发现这一切的？”

马普尔小姐带着歉意微笑着，“我和别人稍稍聊了聊天。就在店里——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人们通常认为老妇人是很好奇的。是的，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当地的许多事情。”

你肯定可以“知道一些事情”——谈谈共同的朋友的疾病、婴儿毯最好的花式，或者不见了的生姜面包的食谱——这些可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自如地做到的。这是一门独特的艺术，需要在一个社区有真正的关系或者对一个新环境里的生活方式的敏感的把握。这是“老女人之间的网络”。这真的有效，虽然有时用这个方法的理由却是很不幸的。在《白马酒店》里，金吉对马克解释她是如何从一个女店员那儿得到消息的，而这个女店员根本什么都不告诉马克。

“女孩子们在一起喜欢废话。你不会理解的。问题是，一个女孩会告诉另一个女孩一些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事情。她觉得这有什么。”

“这么说，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吗？”

“你可以这样说……”

人们经常认为，对细节非常敏感的女人和行事方式不同寻常的女人很烦人，或者很专横（比较礼貌的说法）。然而，就是这些方法帮助马普尔小姐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那些号称精明的绅士们却搬了一些不需要的石料到马普尔小姐的“石园”，或者在一些谋杀案里认为女受害者的指甲有些怪异，他们真是悲哀啊！然而警方可能（也的确）忽视了的就是这些事情，因为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索。这些只是小小的不同寻常，使敏感的简·马普尔“感觉”有些东西不正常。

这种“感觉”，或者有时叫做“女人的直觉”的东西，是来源于马普尔小姐所说的从村里发现的事物的共性。一件案子里的某种东西使她想起了圣玛丽米德村的生活里的某种情形或者某个人物。“这就是人性”（她喜欢这样说）。这种直觉的相似性经常可以帮助她调查案子。关于这点，马普尔小姐这样说：

“真的有必要对人们所说的直觉这样大惊小怪吗？直觉就像念一个词，而不需要把它拼出来。小孩子做不到，因为他们的经验太少了。可是成年人认识这个词，因为他们以前见过。你能听

懂我说的吗，牧师？”

“能，”我慢慢说，“我想我能理解。你是说如果一件事情使你想起另一件——那么，它们可能有某些共性。”

“就是这样。”

——《寓所迷案》

经验孕育了直觉，谁会比年长的人的经验多呢？简·马普尔十分看重老人，尤其是老女人。这使她在这个世界上成了少数派，当这些老女人总是大惊小怪，别人经常觉得她们“非常古怪”，但她们如果不大惊小怪，别人根本不会注意到她们。在《复仇女神》里，马普尔小姐被人领到一群陌生人面前，其中有个人可能是一个神秘案子的关键。她开始利用她那群朋友们：

本汉姆小姐和娜姆莉小姐？老朋友了。

她们不会是罪犯，她们已经上了年纪；但是她们也许知道很多闲言碎语，或者知道一些信息，或者可能说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话，而这些可能是在谈到风湿病、关节炎或者是神秘药方时提到的。

——《复仇女神》

在《命案目睹记》里，就是因为简·马普尔对她多年的朋友爱思白·麦克吉利克蒂太太自己讲述的那个古怪故事的相信和信任，才使得那个精明的杀手没有逃过恢恢天网。

将普通女人的行为方式上升到这样重要的高度是很好的，但这种普通的行为方式的另一面是女人通常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里充斥着妒忌的女人、贪财的女人（当然，她不会在性的基础上区分贪财这一点），还有自私而愚蠢的女人。据说，有一位女人是“那种不停地离婚结婚的人”，因为她是一个“好的倾听者”（《藏书室女尸之谜》）。

简·马普尔当然从来没有结婚。这点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一大挑战。阿加莎·克里斯蒂让她远离了婚姻。我们在书中几乎从来没有看

到老处女经常碰到的那些讽刺或同情的言辞。当然，马普尔小姐不反对婚姻，但她对这种神圣的习俗是有些微词的。“好像有很多男人谋杀了妻子，”她在《命案目睹记》里这样说。而在《沉睡的谋杀案》里她反思：“似乎总是和丈夫有关。”

不需要通过马普尔小姐的头脑，从有些人物身上就可以看出男女关系有时是令人烦恼的。在《沉睡的谋杀案》里刚刚嫁给吉格斯·里德的格温达打算前往英格兰，而她丈夫做完了在新西兰的生意。吉格斯坚持她不用等他，选一栋房子定居在此，好让她不需要在“酒店里四处晃悠”。格温达看穿了这一切，“你的意思是，我要做所有的事！”

还有那种“大男子汉”，他们对真实的生活一无所知，需要别人的保护。当阿瑟·班德里的书房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时（《藏书室女尸之谜》），这位呆板的前上校完全不了解这件事的社会影响。班德里太太和她的朋友简·马普尔必须到处奔走，寻找杀手，以免“亲爱而愚蠢的老阿瑟”清醒过来后，会意识到人们会谈论这件事，而且对他横加斥责。

事实上，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班德里先生和太太了。邻里一位不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哈特莱尔小姐幸灾乐祸地说：

“她对她的花园关心得太多了，而对丈夫关心得太少了。何时你都对男人留点心——什么时候都是，”哈特莱尔小姐狂热地重复着这点。

然而有些女人则更加喜欢关注女人。在《蜘蛛网》里，“穿着橡胶靴子”的“来自亚马逊河地区”的女园丁皮克小姐英雄式地用自己的肩膀扛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好让这个家里的女主人不会被人错误地指控谋杀。她解释说：“我说的话总是为你着想的。”

有时也有人指责马普尔小姐自己偶尔也会这样感情用事：

通常，马普尔小姐说“绅士”这个词时，就好像在描述某个不同种类的生物似的。

——《迟来的报复》

事实上，上面提到的感情用事还是一种保守的说法。1941年在《藏书室女尸之谜》里，马普尔小姐说“绅士”这个词时，完全是“老妇人的口气，好像将这种性别看成某一种类的野兽一样”。

简·奥克森博格



## 加勒比海之谜（1964）

深蓝色的大海、全程相伴的钢鼓乐队、柔和而舒适的加勒比海微风、种植园出产的取之不竭的五味酒——有了这些，旅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因为富有的侄儿雷蒙德的慷慨大方和他的一再坚持，马普尔小姐才会来到加勒比海地区。）行事谨慎谦虚的马普尔小姐（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品位很高）不想显得对别人的好意毫无感激之情，可是她发现与有钱的闲人们一起悠闲地住在这片热带伊甸园并不像人们吹嘘的那么好。“舒适而温暖，是的——对她的风湿病非常有利——还有美丽的风景，然而也许——有一点单调？这么多棕榈树。每天每件事情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说实话，马普尔小姐所向往的东西是一些适合富于异国风味的西印度群岛的“调味品”。毕竟，对于帕格瑞佛少校所讲述的“生命中一些不太有趣的事情的回忆”，优雅和善的马普尔小姐表现出了礼貌的兴趣，但是这也是有限度的。这位“令人遗憾的不太吸引人的”少校对于一些谋杀的无穷无尽的细节的爱好并没有给马普尔小姐带来任何消遣，如果有，也只是一点点而已。

相对于少校像百科全书一样在报纸头条上收集到的以前富人们的谋杀而言，她更愿意聆听发生在身边的谋杀案，就像在家乡圣玛丽米德村发生的那些事情一样。毕竟，金钱是一个基本的谋杀动机。乡村生活的奇事更加有趣一些。

因此，当悠闲的富人们的闲聊吸引了少校的注意力，让他停止了讲另一个故事时，马普尔小姐简直对他们感到由衷地感谢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普通，就是丈夫杀死年轻可爱的妻子。可是，当喋喋不

休的少校注意到金棕榈酒店的其他旅客靠近了阳台时，突然停止了自己的独白。很奇怪。更奇怪的是，少校非常着急地试图掩饰一个秘密的匿藏之地，据说这里放着一些作为证据的照片——毕竟，在这个时代，人们都有很高的视听鉴赏的能力。拿从来说话都简洁明了的马普尔小姐的话说：“有趣。”

这的确有趣。但是看起来不是很重要，毕竟这时候金棕榈酒店又要开一场快快乐乐的晚会。晚会主人蒂姆和莫莉·肯达尔十分尽心尽力，照顾到每个不同客人的需要和爱好。

加勒比海休养院的游客除了马普尔小姐和上校之外，还有其他几个人，或者我们可以说，年纪相当大的几位客人。老莱菲尔先生是富人之中最富的人，也是老人中最老的人；格莱汉姆医生负责处理这个岛上居民真真假假的疾病；还有约翰·布莱斯科特，我们好心地说，她喜欢注意细节；她哥哥杰瑞米·布莱斯科特教士“诚挚友好”。所有人都聚集在晚宴上时，“马普尔小姐为了年轻而叹息”，这是不足为怪的。

幸运的是，在爱德华和伊夫林·希林顿、葛雷格和娜姬·戴森这四个活力十足的人（他们也是中年人）身上大家还可以感受到年轻的热情。他们到处捕捉珍奇的蝴蝶和奇异的鸟儿，追寻有趣味的生活。事实上，旁观者不止一次对这种“混合双打”组合感到费解（我们不是在谈网球——是在谈爱情吗？）。说实话，对于他们到底谁和谁结了婚，金棕榈酒店里不止一个游客感到很困惑。

如果我们按照年纪来看的话，也可以在前面提到的主人蒂姆和莫莉·肯达尔身上看到年轻的活力，还有莱菲尔先生忧郁的男仆阿瑟·杰克逊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要小一些的秘书埃丝特·沃尔特斯。

和平常一样，金棕榈酒店今晚一样萦绕着欢快的音乐（如果你喜欢钢鼓乐队的話），周围的人也是高雅的，啊，无忧无虑的加勒比海……如此快活！多么兴高采烈的生活啊！

在这样一个快乐的夜晚，谁会有理由怀疑这群欢快的人到了明天早上就会少一个人呢？帕格瑞佛少校——这么一个精力旺盛、快活热情的人——黎明的时候死了？这太令人悲哀了，但很不幸的是，这是真的。

金棕榈酒店里的许多人非常精明地指出，少校卧病在床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一直有高血压（这导致了他的死亡）。但马普尔小姐担心的却不只是少校的死亡。很奇怪，不是吗？少校和他优雅的倾听者马普尔小姐谈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却一次也没有谈到他自己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好像从来也没有人提过这个可怜的人必须依赖的药物，不是吗？

帕格瑞佛少校的死也使莫莉·肯达尔特别地焦虑，她担心这个悲惨的消息会到处传播，导致人们取消在金棕榈的房间预定。她和蒂姆奋力打拼，才有今天的成就，可就要毁在一个死去的老人身上了。一直显得无忧无虑的莫莉也开始担心了。埃丝特·沃尔特斯对马普尔小姐解释说，事实上，她很容易“有一阵子奇怪地情绪低落”。莫莉也饱受噩梦的困扰，她对伊夫林·希林顿承认她担心一直有人在监视她，“窥视我，有人恨我，我一直这样感觉。”很奇怪。

然而，莫莉和蒂姆两个人都不露口风，认为金棕榈优雅的生活会和平常一样继续下去……直到另一片死亡的阴云遮蔽了加勒比海美丽的天空。

这次是年轻的酒店女佣维多利亚·约翰逊。她不是自然死亡——当然，除非你认为被人刺死也是自然死亡。维多利亚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但她觉得这个人就是她的现任丈夫”。她也因为帕格瑞佛少校的死而深受困扰。她是不是对少校死亡时周围的环境过于好奇了呢？

这时埃丝特·沃尔特斯声称这是“死亡的暗示”，倒是很符合当时的情形，就这样这个休养所宁静的生活不幸地被破坏了。格莱汉姆医生多年来对于神秘事件和圣翁乐的魔术十分熟悉，平时也总是毫不在乎的，这次也被吓倒了。

马普尔小姐对于这件事也十分关心，她的行为就像一位蹒跚而愚蠢的老人一样，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一些相关的信息。几天后我们喜爱的侦探会在一段时间内又一次扮演穿着网球鞋的令人讨厌的小老太太。（为了不动声色地查案的需要。）什么也不能停止她对正义的追求！

而这个发生在热带的悲惨而可怕的故事什么时候停止呢？是不是

正如莫莉所担心的，会发现一场阴谋呢？一位贪婪的爱人（金棕榈的客人中的任何一位）发了狂？而我们又悲哀地发现了另外一宗谋杀的受害者，我们又该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位被发现死在小溪中的女人是不是知道这令人迷惑的加勒比海神秘事件的答案呢？

也许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没有人真正了解其他人的任何事情……即使是和你最亲密的人”。

很有趣。

安·柯亨



## 伯特伦旅馆之谜（1965）

位于伦敦的伯特伦旅馆不仅仅是一个旅馆，更是一种环境。一位爱尔兰门卫身材高大，一丝不苟，身上缀满了绶带和证章，腰上飘挂着金穗带。客人们在与他寒暄过后，跟着步入旋转门，仿佛重新踏入75年前的世界。时光荏苒，岁月欣然容许爱德华时代的严谨、典雅在这儿很好地保存下来。

旅馆始建于1840年，在1940年德军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后，旅馆进行了重新装修，得益于对细节的精雕细琢，旅馆吸引了无数年长的教士、退休的将军、元帅来此回忆风华正茂、驰骋疆场的岁月；这儿也吸引了不少贵妇人，她们被简·马普尔称为“老来俏”。而很多求学的女生也在此住宿，她们的父母确信女儿不会受到一丁点的骚扰。来自美国的旅客（尤其是亨利·詹姆斯的读者）把这种含而不露的优雅视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剪影。这是少有几处游客能了解英国人下午茶传统的地方，这儿配备有中央供暖系统与私人卫生间，其舒适的设施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是首屈一指的。宽敞的休息室里，一队身量苗条，穿着整齐划一制服的年轻服务员，在名叫亨利的男管家的带领下，给客人们沏上上好的茶，这些要么是产自印度、锡兰的红茶，要么是产自中国的正宗红茶。

对于那些想窃窃私语的人来说，小型书房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客人最好检视一下那张面朝壁炉的高靠背椅，看是否有人已先行入座，因为椅子摆放的位置很隐蔽，不加检查的话，很难知道是否已经有人。若是有人，无意中即可轻易听到不加掩饰的甜言蜜语。

电视机室在一处很隐秘的地方，它的存在不大引人注意，当然，

缺了它人们也不至于唉声叹气。早餐有专人送到房间，一般由各种食物搭配而成，有为美国人准备的麦片和冰镇橘子汁，而英国人则可挑选熏肉与鸡蛋、腌鱼、腰花、凉松鸡或约克火腿。当然啰，送餐的女服务员个个都青春靓丽，上穿印有淡紫色条纹的文化衫，戴着浆洗一新的帽子。

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毫无一丝疏漏。令人有点困惑的是，所有的员工工作起来都效率十足，不会忘掉一个细节，也不会有一丁点的失礼。

的确如此！

简·马普尔的多愁善感驱使她重回伯特伦旅馆，她第一次与叔叔阿姨造访时才14岁。几十年来世界早已沧桑巨变，而当她发现这个旅馆却依旧容颜不改时，最初她是很欣喜的。可现在这儿又是什么让她感到一丝不安呢？一切都与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与其他的顾客一样，她挑不出一毛病，找不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完美无缺。

可不知什么却让她敏锐地感到邪恶的存在。是的，一切都太完美了，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譬如，服务员各司其职，仿佛是经过反复排练过的演员。简·马普尔女士觉察到在这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后面，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邪恶。

旅馆不同寻常的完美也引起了伦敦警察厅探长弗兰德·戴维的注意，不过他还没有找到实实在在的理由来怀疑这家旅馆。当抢劫、盗窃如瘟疫般席卷英国时，能够逮住这帮人的头目无疑使戴维受到广泛称赞的职业生涯锦上添花。不过，至少有两次，当劫案中的嫌疑犯在别处犯下千夫所指的罪行时，有人发现他们几乎同时在伯特伦旅馆住宿过。

伯特伦旅馆可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马普尔小姐坐在休息室里，一边织毛线一边和她的好友莎里娜·黑芝悠闲地聊天。这时，她突然发现有一个人与旅馆的环境不大协调。伯丝·萨基唯尔是个社会名流，所做之事一件比一件大胆，一件比一件更令人瞠目结舌，因而常常登上报刊的头版头条。她结过好几次婚，曾独自飞越大西洋，驾过赛车，二战期间还一度参加过法国

的抵抗组织。不难看出，无论是与皇家成员打交道，抑或是与土著居民在一起，她都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可是伯特伦旅馆又能提供给她什么呢？

有人曾看见铂丝女士与一个穿黑色皮夹克、不善言辞的家伙在一起。不少的客人都大不喜欢这个名叫拉迪斯洛·马林洛斯基的赛车手，让他来陪伴这么一位优雅女士，实在是太不合适了。

一天清晨，如同冥冥中自有天意，马普尔小姐无意中听到铂丝与一位叫德里克·拉丝康泊的陆军上校在谈话。上校似乎是一个名叫爱尔维亚·布莱克的女孩子的监护人。女孩子是铂丝数次婚姻结下的一枚果实。

尽管是一次纯粹碰巧的会面，铂丝仍然坚持要拉丝康泊将17岁的爱尔维亚带走，唯一的解释是她觉得自己正身处险境。自打孩提时代起，母女间就几乎没有任何交流。而铂丝女士打算继续保持现状。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发现。

透过书房的窗户，可以看见铂丝女士与英俊潇洒的门卫迈克尔·戈曼进行了一场谈话。谈话相当轻松，两人显得很熟悉，他们曾在爱尔兰的巴利高兰有过一段浪漫的越轨行为。铂丝女士与一位门卫有过风流韵事？唉！

铂丝女士一生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没见过，她竟然不曾想过要检查一下壁炉前的两张高靠背椅是否已经有人坐了，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简·马普尔还只是对偶然听到的东西略感好奇时，爱尔维亚·布莱克就已经大惊失色了。

可能是对谈话中的某些内容感到好奇，爱尔维亚决定拜会家庭律师，来核对一下父亲遗嘱中有关她的部分。这之后，她神秘地失踪了几天，只是告诉她的密友布力基她还有些东西需要核对，随即她将飞往阿里格斯去继续她的工作。

加农·彭利父，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学者，深受头脑糊涂之苦，他原计划离开伯特伦几天去卢申参加一个神学会议。他很健忘，常常是一件事做到中间却突然忘记了自己正在干吗，因此这次等他到了机场却发现飞机一天前就已起飞，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可不同寻常的是，他一回到房间，头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击，等到他三天后在距伦敦几英

里的小镇苏醒过来时，他已完全记不起发生过的任何事了。

一列邮车惨遭一伙匪徒的洗劫，可真正引起探长戴维注意的倒是加农的失踪。他现在有足够的借口对伯特伦旅馆进行彻底地搜查，结果令人震惊。旅馆的主人霍夫曼兄弟实际上是欧洲大陆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在邮车遭劫的现场，有人看见一辆与拉迪斯洛·马林洛斯基相同类型的跑车，这种跑车非常罕见，不过跑车的车牌号相差了两个数字，在其他的劫案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巧合。更让人好奇的是，简·马普尔发现，旅馆中的很多人看起来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甚至连女服务员都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演员。

一天晚上，大雾笼罩着伦敦，戴维正在旅馆作进一步的调查，突然，门外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声刺耳的尖叫，随后又是一声枪响。戴维急忙奔到街头，却发现那个门卫迈克尔·戈曼已经横尸街头，一个女孩站在他的尸体旁，痛哭失声，原来她就是爱尔维亚·布莱克，是戈曼为她挡了致命的一枪。可又是谁要杀年轻的爱尔维亚呢？

首先，现场找到的武器是属于我们的朋友拉迪斯洛·马林洛斯基的，马林洛斯基有没有可能与母女俩同时保持暧昧关系呢？要是他被爱尔维亚抛弃的话，这么一个素质低下的家伙，很有可能禁不住诱惑而铤而走险。

其次，铂丝·萨基唯尔女士也有嫌疑。戴维神速地去了一趟爱尔兰后证实她与死掉的门卫曾有过婚姻关系。可能门卫在敲诈她，威胁要把她重婚的事给捅出去；也可能他要挟她，要求成为伯特伦旅馆之外的犯罪团伙的头目？犯罪组织一定会利用像她这样非常有才干的人。

最后，爱尔维亚·布莱克也脱不了干系。迄今为止，她的一生又受到了多少的保护？的确，几年前是有一个叫桂多的女孩威胁过她，可那不过是一个还在求学的孩子的恶作剧罢了。也有可能在她失踪的那几天，她去了一趟爱尔兰的巴利高兰，在那儿，她有着和戴维探长同样的发现，即她的母亲曾与那个门卫有过婚约。难道她母亲的重婚竟成为她进行肮脏谋杀的动机吗？

奇怪的地方，伯特伦旅馆。  
更奇怪的是那些客人。

彼得·J. 费兹帕特瑞克



## 第三个女郎（1966）

《第三个女郎》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晚期作品，也是赫克尔·波洛侦探生涯后期遇到的一名女孩子。波洛先生已经年迈，他常常因肠胃不适而饱受折磨，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轻姑娘突然造访，这个不期而至的来访打断了波洛先生的早餐，以致他相当生气；当这位姑娘告诉他，她可能犯下了杀人的罪行时，他就更加心烦意乱了；只因波洛先生年纪大了点，姑娘拒绝告知事情的原委，便带着明显的沮丧匆匆离开，此时老先生就真是烦恼透顶了。

阿丽丹·奥立弗是一位神秘惊险小说作家，也是波洛的朋友，她很快就解决了波洛最初的几个疑问。那位奇怪的年轻姑娘名叫骆玛·拉丝特里克。骆玛与另两名女孩住在伦敦中部一个战后公寓区，她们分别叫弗蓝斯·凯丽和克劳迪亚·里丝荷兰。克劳迪亚肌肤黝黑，高大健美，给骆玛的父亲安德鲁·拉丝特里克当机要秘书。而弗蓝斯·凯丽则因工作的缘故，游遍了英国及整个欧洲大陆，在各处的画廊从事油画的展销。她有艺术气质，超脱尘世，优雅清丽。骆玛本人也在位于索霍的一家画廊就职。在波洛看来，她长得就像奥菲莉娅，身体完全没有一点女性的魅力。更让人吃惊的是，她现在已经失踪了。

波洛十分焦急，骆玛·拉丝特里克不见了，可似乎没有人在意。她的室友，克劳迪亚与弗蓝斯，好像对此漠不关心；而她的继母，玛利亚·拉丝特里克则认为骆玛在伦敦；安德鲁知道他的女儿失踪了，可他并不想通知警方；戴卫·贝克尔，骆玛的男友，则声称不知道骆玛到哪里去了。

波洛到处寻找骆玛，当他加大搜索的力度，却发现骆玛身上存在越来越多的谜。为什么她与继母势不两立？在罗斯海基地区又是哪种神秘疾病欲致她的继母于死地呢？当玛利亚转到另一家医院时，为什么又恢复得如此神速呢？为什么佣人在窃窃私语，谈的竟是毒药的事？而在罗斯海基，那瓶除草剂是如何进了骆玛的抽屉呢？而且怎么又只剩下半瓶呢？

当骆玛说“她可能杀了人”时，她又是什么意思？谋杀发生在哪儿？骆玛似乎不可能杀过人。的确，是有一位叫路易斯·卡朋替尔的女士跳窗自杀了，她就住在骆玛的楼上，50岁左右，单身一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可是这两件事之间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有位搬运工说，在公寓楼后面的小巷里，似乎有血。可是没有尸体，波洛也没发现任何有关尸体的报告。搬运工看见骆玛手上拿着枪吗？他回答说是的，可是随着波洛的调查一步步走向明朗，他发现搬运工并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目击证人。要是真有谋杀的话，尸体又在哪？波洛有点心神不宁，他警告阿丽丹·奥立弗可能存在危险。

阿丽丹·奥立弗决定帮朋友一把。她十分偶然地发现了骆玛的行踪。骆玛正和她的男友戴维·贝克尔在伦敦一个二等咖啡店里平静地喝着午间茶。

奥立弗太太打电话给波洛告诉她的发现。尽管波洛警告过她要小心，奥立弗还是在戴维·贝克尔离开咖啡店的时候，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她跟着戴维来到一家画廊，在那儿她又看到了弗蓝斯·凯丽和另一位搞艺术的朋友。就在她刚刚离开画廊的时候，奥立弗太太被人用棒子给打晕了。等她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家医院里了。

骆玛·拉丝特里克再一次失踪了。

波洛的调查开始结出果实了。骆玛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安德鲁唯一的亲戚西蒙·拉丝特里克也刚刚逝世，她父亲已经回到英国处理其遗产，可是他在英国过得很不快活，心烦气躁，嚷着要回南非。继母明显不喜欢骆玛，特别是在罗斯海基看到她和男友戴维·贝克尔在一起时，气得脸色都变了。她似乎一点儿都不了解骆玛，也根本不知道骆玛对她恨之入骨。同时，她好像对英国的新家心满意足，在伦敦整天都忙着买房子。

波洛对安德鲁迷惑不解。骁勇好斗，能谋善断，他似乎是个十足的商人。可是15年前，他为什么割断与商业的联系，将大好生意全部让给自己的兄弟？是因为迷上了另一个女人而不能自拔？短短不到一年的恋情真的能让他在这世上晃荡15年之久？可奇怪的是，任何东西，只要一经过他的手，似乎都能变成金子。

波洛逐渐了解了更多有关路易斯·卡朋替尔女士自杀的情况。几年前她和克劳迪亚的父亲曾经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他父亲现在已经是一名议员。

当弗蓝斯·凯丽从曼彻斯特回家，在她起居室发现了戴维·贝克尔的尸体时，故事已经接近尾声。骆玛·拉丝特里克手上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刀子，平静地承认当她蜷缩在房间角落时杀了戴维，当然波洛已经没有更多的事要做了，不是吗？

是谁杀了戴维？为什么要杀他？骆玛是凶手吗？又或者她可能只是一个受害者？

《第三个女郎》是阿加莎晚年的作品，故事跌宕起伏，充满悬念。尽管故事中有如此多的女孩子，波洛却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来揭开谜底：谁才是第三个女郎呢？

爱德文·A. 罗林斯



## 长夜（1967）

在吉卜赛地区接二连三发生邪恶的事情，使金斯敦主教区的居民，无论是多么愤世嫉俗，还是多么脚踏实地，都不能对吉卜赛人的咒语听而不闻。

可是迈克尔与依丽·罗杰斯这对一见钟情的新婚夫妇却忽视了一位年迈算命人的警告。一处久已废弃不用，破烂不堪的房子周围林木掩映，景色宜人。他们将那儿看作是他们的幸福漫长的一生开始的地方。

因为家庭背景迥异：他来自工人阶级，而她却是一石油富商的继承人，他们在旋风般的恋爱后就秘密地结婚了。偷偷地在欧洲大陆度了几周的蜜月之后，他们回到了英国来检查建房的进展，一位叫鲁道夫·桑多尼克斯的著名建筑师受聘打造这个梦幻般的房屋。

梦想很快就变成了梦魇。

首先，村里的吉卜赛人，伊斯哲·李警告这对新婚夫妇说，如果他们坚持要在这个新近落成的房屋里住下的话，他们的未来将凶险莫测。

他们没有将警告放在心上。

依丽的继母，两个嗜钱如命的叔叔及家庭律师一起来到了现场，他们草率地对她的丈夫品头论足，说他不务正业，误入歧途。

在说了些刻薄的话，解决了几个法律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确信会继续得到津贴）后，他们都离开了。

可是，几天后，依丽在巡视庄园时不小心滑倒，扭伤了脚踝。当然啰，肯定会有人来照料她。她不顾迈克尔的反对，派人去请她的家

庭教师兼好友葛若特·安德森。

葛若特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依丽感到十分高兴与欣慰，她伸开双臂把这位金发碧眼的北欧姑娘迎进家门，可是另一方面迈克尔却不大喜欢甚至有点嫉妒这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女子，因为她横插在了他和妻子之间。

几周后，这种明显的不满上升到了顶点，迈克尔与葛若特激烈地大吵了一架。不过依丽还是成功地说服自己的丈夫，他们需要葛若特，于是迈克尔允许葛若特留下来。

一个新朋友，克劳迪亚·哈德卡索说服依丽再次骑马出去兜风，不料在穿过风景秀丽、满目苍翠的郊外时，依丽愉快的行程突然变成了一次恐怖的经历，那位女巫从树后跳出来，再次对她发出了可怕的警告，简直把依丽给吓傻了。

这真是吉卜赛人的预言，或者只是某个怒火中烧的家庭成员，又或者只是一个嫉妒的邻居出钱雇人这么干的？法官真的提到女巫伊斯哲·李的确卷入了钱财的交易中。

迈克尔安慰他的妻子说那个老女人真的是有点疯了。“别理她，”他粗鲁地说，“我觉得她简直是昏了头，她不过是想吓你一大跳罢了。”

于是依丽继续每天骑马在她的庄园里奔驰。

有一天，她向迈克尔征询了意见，就骑马出去了，她本应在那天与丈夫在一个附近的小镇马克特·切得威尔共进午餐。可是她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她的尸体在树林中找到了，尸体上满是伤痕，很明显，她从马上摔了下来。而那匹马就站在她的身旁啃着田野里绿油油的青草。

很明显，可是……

村里年长的萧医生，做出的验尸报告是：“没有哪一处伤足以致命……她死于因惊恐过度所致的心力衰竭。”

这至少是官方的结论。有人则认为吉卜赛人是元凶。难道是女巫为了证明她的预言而痛下杀手？而迈克尔又能否摆脱干系？他不在现场的证明似乎无懈可击，不过巨额的财产可以归他一人所有，从此得以永远地摆脱工薪阶层，这的确是个不小的诱惑。

凶手有没有可能是葛若特？她似乎没有一个明显的杀人动机。依丽与迈克尔婚后曾给她一大笔现金安置费，那么她是为过去的伤害而复仇吗？有可能。

会是克劳迪亚·哈德卡索干的吗？应该不大可能。在依丽的葬礼举行后没有几天，她的尸体就被人发现了，她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

可能验尸报告是正确的，也可能依丽确实是自然死亡。

可能……正如阿加莎的读者所熟知的，很可能的事也存在不可能。

理查德·雷吉斯

## 阿丽丹·奥立弗

——阿加莎·克里斯蒂爵士个性的另一面

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相比，阿丽丹可能更胖、更逗人喜爱，当然也更加滑稽可笑；她的语气无疑更尖酸刻薄、她的嗓音也更洪亮。阿丽丹·奥立弗太太，这位虚构的46本畅销书的作者创造出了一个知名的吃素食的芬兰侦探形象，可是毋庸置疑的是，她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她的创造者——阿加莎·克里斯蒂个性的另一个侧面。

她们的相似之处太明显，以至我们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克里斯蒂和奥立弗都喜欢穿舒适的鞋子，吃精心烹调的饭菜；她们都喜欢莎士比亚式的名字并且都有很强的隐私观念；她们对衣着不得体的年轻姑娘和蓄着长发的小青年都十分不满；她们都为丑闻所困扰，且都愿意去面对它。

两人都是早就步入了中年。奥立弗在小说中的出场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72年（《旧罪的阴影》），她想知道在她戴着假牙的时候，吃蛋白酥油筒是否安全。她们俩都有着浓密灰白的头发，而且中间的灰头发越来越多。

凭着描写一个出生在国外的性格古怪的侦探，她们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不过她们的职业方向不大一样。阿加莎·克里斯蒂对罪案的构思在一家医院的诊疗室里就已经成型了，她的职业就成了逐年把这些想法记载下来。而读者最初见到阿丽丹·奥立弗是在1934年。那时她受雇于侦探帕克·派恩，虽然奥立弗已经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作家了。

帕克·派恩开办了一家有名无实的侦探所，主要就是炮制一些不大可能实现的浪漫爱情计划，来欺骗那些百无聊赖、头脑愚笨的

顾客。

例如，《不满士兵的迷案》描述的是一个刚刚退休的少校。他偶然发现两个五大三粗的黑人在抓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子，她患有轻微的贫血，此时正在勇敢地挣扎着，不过显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少校把那两个黑人痛打了一顿，接着继续给这个名叫克莱格的小姐解释一张斯瓦希里人的藏宝图，这可能会让他们找到大量象牙，这些象牙显然是取自那些遭到非法屠杀的大象的。少校向她求婚，并提议他们可以到东非去度蜜月。克莱格小姐连声说：“真是太激动人心了！”

谁是这次种族主义骗局的幕后策划人呢？阿丽丹·奥立弗太太坐在她位于二楼的办公室中，“桌旁放着一个打印机……屋内一片狼藉……还有一大袋的苹果”。在她的《自传》中，阿加莎·克里斯蒂也声称她的工作环境和这儿大同小异。

但是，奥立弗太太和阿加莎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在《底牌》（1936）中，她开始了与赫克尔·波洛长达36年的友谊。奥立弗太太出场时被描写为：“穿着不大整洁，不过依然英气勃勃，有着宽阔的肩膀和大量桀骜不驯的灰白头发，她不停地拿自己的头发做试验，老是变换发型……有时候，奥立弗太太突然梳圣母型的发圈，有时则是一大堆略嫌不整洁的卷发。”

阿加莎说话时多半是轻柔的女高音，而奥立弗太太的嗓音却在不断地变换着：时而是低音，时而是中音，时而是高音，有时甚至还会大声叫喊。

在奥立弗太太出场的7部小说中，总是有人借题发挥，给她机会表达阿加莎本人的想法和情感。在《底牌》中，当美得令人屏息和羡慕的露达说“写作真是妙极了”，阿加莎回答说：“为什么这么说？写作实际上需要人们去思考，而思考是一件让人会厌倦的事情，有时候我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继续写下去……得到的这笔钱，能从连续刊登的小说抽取版税是很重要的，它不断地推着你继续创作……”

奥立弗太太和波洛一样，继续积极地干起了侦探工作，并和他展开了竞争。如果说波洛的侦探工作是受他满是逻辑的细胞的指引的话，而对奥立弗来说，则是受到直觉的支配。在发生魔鬼命案后的一个小时，她就确定罗伯特医生是一个杀手。“一见到他，我本能地就

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奥立弗说，“我的直觉从来没有骗过我。”因为罗伯特很“热情”，而谋杀犯经常也是很“热情”的。她坚持要巴陀警长立即逮捕这个口碑很好的医生。

在《清洁女工之死》中，她用同样的推理方式断定那个医生也犯下了谋杀罪。在布罗德希尼，波洛偶然碰到了奥立弗太太，并将她从一辆欧洲产的轿车里拉了出来，而苹果则撒得满地都是。波洛在那儿为一个谋杀嫌疑犯澄清罪名，而奥立弗则与人合作将她写的书变成戏剧，她决定帮助波洛，她会用女人所特有的直觉找出杀人凶手，而波洛所需要做的只是收集证据而已。

这种情形让奥立弗太太可以大谈特谈所谓的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对别人试图将她的小说改编成剧本并拍成电影越来越不满。奥立弗太太对波洛抱怨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并且说她出书赚的钱已经足够了——“也就是说那些吸血者榨取了大头，我挣的钱越多，他们从我这儿剥削得也就越多。我不会把自己搞得过分劳累的。”她说看到她笔下的人物被乱改一气，以致都快认不出来了，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个让人伤心惹人烦的人物就是奥立弗笔下的大侦探斯文·希杰生，名字十分拗口。她讨厌他，众所周知，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叶，阿加莎·克里斯蒂对波洛这个人物已经十分厌倦，于是她创作了《帷幕》（到1975年才发表）。到1952年的时候，她和他简直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了。奥立弗太太，在得到了克里斯蒂的赞同后，开始了她的长篇演说，试图用“比利时人”替代“芬兰人”，用“胡须”替代“蔬菜”。

“他一直是素食主义者。他随身带着一台用来碾碎胡萝卜原料的小机器。我又怎么知道为何会想起这个讨厌的男人？我肯定是疯了。我对芬兰一无所知，为什么会有这么个讨厌的芬兰人？为什么他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傻乎乎的怪癖？这些事刚刚发生，你尝试了一下，人们似乎很喜欢，接着你就继续写下去，你还不知道你写到了哪里，某个像斯文·希杰生那样惹人烦的家伙就缠住你不放。人们写文章评论说你肯定是特别喜欢他。喜欢他？要是我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这个又瘦又高只吃素的家伙，我会毫不犹豫

地杀了他，而且比我以前虚构的任何一桩谋杀案都要干得干脆漂亮。”

奥立弗太太再次露面是在 1956 年的《古宅迷踪》中。她来到“纳瑟大宅”安排一个“寻凶”活动作为慈善活动中的一个部分。她觉得她被别人操纵了。装死的受害人最后真的死掉了，在警方对她问话时，她表现得歇斯底里，语无伦次。在满足了为文学服务的要求后，她慢慢地淡出了侦探界。

而且这次震惊还一直在影响着她。在《白马酒店》中，她几乎都要拒绝去破案了，尽管搞侦探是她最喜欢的事，可是这需要她去参加一个慈善节活动。

《白马酒店》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这当然有不少的原因。克里斯蒂把它列为自己最喜爱的五部小说之一，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在以前奥立弗——波洛为主线的故事中出现过。现在他们老的老，结婚的结婚，退休的退休。当然他们现在可都是站在好人这一边。唯一缺少的角色反倒是波洛本人。

在本书中，克里斯蒂又通过奥立弗来模仿她本人工作时的情形。当读者闯进她工作的地方，只见墙壁用纸糊好了，上面有着热带的鸟儿在黑暗的丛林中隐没出现的图案，而此时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乱蓬蓬的头发也随着她的步子而左右摆动。她时而蹑手蹑脚地走动，时而喃喃自语，正构思着下一部书《白鸚鵡》的精彩情节。

奥立弗扩展了她的写作理论：

“我觉得写自己了解的东西要安全得多。乘船游览的人，住旅店的人，发生在医院的事，教区开会的情形……音乐节，逛商场的女孩子，委员会，日常的女人，因对科学感兴趣而环游世界的男孩子女孩子，还有商店的服务员……”

在接下来的三部有关波洛的小说中，奥立弗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从《第三个女郎》开始，奥立弗呈现了明显的个性发展。只是那时，她基本上还只是一个有点喋喋不休的成功作家，她的激情演说让读者和剧中的人物都一致愉快地忽略了她敏锐的直觉，而对嫌疑犯的道德尤其有效。有时她就像一条异常兴奋的警犬，有时她又如同陷入沉痛中的少女郁郁寡欢。她做侦探所付出的极大的努力对波洛的观

察和侦破方法都能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在《第三个女郎》中，奥立弗和波洛成了老朋友。她总是给波洛带来他最喜欢的食物，多得让他都要吃腻了。她用一个个的乳酪把他的肚子填得满满的。她在他受伤的“自我”上面倒上浓浓的富有成效的香油。就案件本身来说的话，她不仅四处奔走，广泛收集到大量有价值的线索，而且置生命危险于不顾，差点儿就为了侦探事业献出了她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一句话，没有了她，波洛就破不了案。

这部小说代表了奥立弗侦探生涯的巅峰，也是她最辉煌的时刻。在伦敦的某个地方，她正在跟踪一个她很讨厌的男人，却没有意识到她被一群她不信任的人包围了。她提醒自己可能处在危险中，孤身一人陷入困境，她想可能她对周围的人的判断并不准确。一直都很有创造力的奥立弗没过一会儿就平静下来，解下发夹，成卷的假发一直拖到地上，使众人都吃了一惊。在和别人闲聊的时候，她悄悄地顺着楼梯溜了下去。波洛从没想过这么快就能使案子水落石出。

奥立弗在《万圣节前夕的舞会》中的角色让人想起她在“纳瑟大宅”宴会中的表现。这次故事开始的时候，她在苹果庄园帮助朋友举办一个舞会，舞会结束后，她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被杀死。

也许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脆生生的苹果撒满地的情景不再像往常那样吸引人，克里斯蒂安排一个13岁的女孩子溺死在一桶水中，水中还有苹果在不断地沉下又浮起。奥立弗太太是发现尸体的目击者之一，其直接后果就是她的言行发生了巨大的调节与改变。从发现女孩子尸体的那一晚起，她再也不吃苹果了，而且不愿见到苹果，甚至只要一想起苹果她就觉得恶心。

奥立弗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旧罪的阴影》这本书中，波洛给奥立弗提供了帮助和指导。奥立弗想弄明白在几年前的一桩两人自杀的疑案中（受害者是她的朋友），究竟是妻子先开枪杀死了丈夫呢，还是恰好相反。当她走访那些老朋友，并询问他们时，年龄的问题变得十分明显。他们要么聋，要么痴呆，要么得了关节炎，生活要人照顾或者干脆就住在养老院里。和以前相比，波洛甚至连行走都更加迟缓，脾气更加暴躁，也变得更加没有耐心。不过很奇怪的是，奥立弗

太太居然还像往常一样精力充沛，不停地忙来忙去，为收集信息而不遗余力。

《旧罪的阴影》是唯一一本写到奥立弗太太个人生活的书。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中，阿加莎的个人生活与她在小说中刻画的夫妻形象都似乎在暗示她越来越怀疑婚姻制度的正确性。奥立弗太太常常提到她的侄子、侄女以及教女，可是仅仅只有一次提到了自己的婚姻，而且还是漫不经心中偶然提到的。在向西利亚解释她是怎样和西利亚的母亲失去联系时，奥立弗太太仅仅说：“我结了婚，然后去了某个地方……”

她从来没有提到过她自己的孩子。我们也从来不知道奥立弗和善的丈夫到底怎么样了。

《旧罪的阴影》这部小说中的一切都有着浪漫的、令人满意的好结局。我们可以推断奥立弗太太会返回她的办公室，把墙壁用纸重新装裱一新，随后和那个“愚笨”的芬兰人斯文·希杰生一起让这间屋子充满热闹和嘈杂。

奥立弗和克里斯蒂都喜欢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名字，克里斯蒂同时也喜欢希腊神话中的名字。克里斯蒂之所以给她的替身奥立弗安排了一个类似的职业和相同的姓名首字母（A），可能是为了方便公众随时都能联想起她本人来，不过阿丽丹这个名字还有它特殊的意义。

在神话传说中，克里特岛上住着一个老妖，是一个半开化而且十分凶残的怪物。它被困在一个似乎无路可逃的迷宫中。虽说是位大英雄——王子特瑟斯击败了怪物，可是他的成功也离不开阿丽丹的相助。阿丽丹是国王米洛斯的女儿，正是她告诉王子解开一根线后，他们才能穿过迷宫，找到通往外界的出路。

尽管人们很难把赫克尔·波洛想象成高大健美的特瑟斯王子，可是在两个阿丽丹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

阿丽丹·奥立弗既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又是让读者倍感轻松的喜剧角色，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文学功能。她不仅为我们也为波洛提供了解决难题的线索，我们只需要照做就行了。

在《万圣节前夜的舞会》中，波洛因坚持穿皮鞋，脚受尽了折磨，在他给脚疗伤的时候，他坦率地向奥立弗承认：“一遍又一遍你

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我该如何作出抉择……我是如此频繁地需要借重你的直觉，夫人。”

贝思·西蒙

## 英国着装习俗

当奥斯卡·王尔德说“不以貌取人的人，都是粗俗之人”时，他很可能是在讲反话。尽管一些人对以貌取人提出抗议，但是现在英国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即便是在今天，在某些范围内，衣着不当还是会遭人耻笑的。盛装出席晚宴虽然已不流行，但是还远远谈不上少见。



图片说明：得体的装束面面观——左：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席白金汉宫一次皇家花园宴会的绅士淑女的着装；中：同一时期除夕之夜的素净着装；右：20世纪20年代初期，白金汉宫另一次花园宴会的绅士淑女的着装。

在20世纪20年代，当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一名侦探小说家声誉日隆时，统治英国的还是繁复到无所不包的着装习俗。实际上，穿戴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城镇穿什么，在乡村穿什么，白天穿什么，晚上穿什么，而这所有的场合还要分正式与非

正式两种情形。人们若是违背了这些规矩的话，就要冒极大的风险。

丹尼斯·布雷得利在1925年出版的《绅士的礼仪指南》一书中，为人们勾勒出男人要穿戴恰当所必备的基本要素。他的一篇文章《衣着的微妙》指出现代化与民主化产生的影响正在改变着男人着装的潮流。他认为4种着装风格对于城镇男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即客厅装、晨装、晚礼服与套装。不过其中两种已经不大有人穿了。晨装基本上是最新款式的长袍，在政治会谈及非常正式的场合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不过在一般的场合，比如在商业或非正式的拜访时，它就让位于客厅装了，今天我们将它称为西装。

对于晚装，在这“喜爱非正式着装的年代”，夹克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在一些非正式约会的场合，比如去看电影，到夜总会跳舞，去参加小型的联欢，这时穿夹克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至于全套晚礼服，包括燕尾服、白马甲、硬挺的衬衫和白领带，现在这些都只适合出席大型正式的晚餐会样的场合。

除了上述的基本情况，也有一些场合需要特别的着装。在阿斯科特（译注：伦敦西南英国中南部的一个村庄，由安妮王后于1711年发起的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于每年七月在阿斯科特原野举行）与埃普索姆（译注：英国伦敦南面的城市）参加婚礼或赛马活动时，绅士过去会，现在也依旧会穿上晨装，戴上丝绸帽，穿着有硬翻领的外衣。布雷得利警告说：“在阿斯科特如果在客厅会面出了差错，你的社会职业生涯可能就此毁掉了，可以想象，如果你在参加别人婚礼时着装不恰当，还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因为在婚礼上犯错是屡见不鲜的。不过你若是在阿斯科特犯了错，可能就会被看作对神灵的亵渎了。苏格兰粗呢衣和褐色的长统靴在乡村喝茶时穿上恰当极了，可是如果在城镇也穿上它们，就很不合适了，除非你想让男管家与大厅的搬运工瞧不起你。

穿得过分正式与穿得过分随便一样对别人都是一种不敬。毫不奇怪，克里斯蒂笔下的几个人物被毫不留情地贬为“不大入流”，就因为他们的衣着不当。想想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的阿尔弗雷德·英格索普犯下了令人痛心的罪行——无论气候怎样，都一律穿上显眼的长统皮靴（晚装时除外）。

绅士还需备有几套运动行头。打高尔夫时，他会穿上蓬松的灯笼裤；打网球时，他会穿上白色薄丝绸衬衫，白色裤子，在腰上用皮带和带扣系紧；打猎时，他会穿上红色上装，白色鹿皮裤以及戴上黑色的丝绸帽，直到今天，这种传统的打猎装还经常派上用场。

克里斯蒂很少详细地描写男人的着装。她提到诺曼·盖尔，小说《云中奇案》中，一位年轻英俊的牙医，在飞机上穿着印有长春花图案的蓝色套衫（旅行时可以接受的一种随便的衣着）。有时她也会提到臃肿的乡下鞋子，或者是用旧了的灰色橡胶雨衣。她笔下的一些男性受害者遇害时穿的是晚装，如在小说《死的怀念》中的乔治·巴顿和《不速之客》中的理查德·华威克。

英国作家毛姆说，衣着恰如其分的男人是那些着装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人，这可以用来解释克里斯蒂对男人服饰的漠不关心。不过相似的法则也同样适用于女人。根据布雷德利的《女士着装指南》，“决不要穿任何引起别人对外表与举止过分关注的衣服”，英国女士在白天待人接物时穿比较简洁的长袍，也有穿更加精致一些的，如有着高领的衣服出席非正式的晚宴和舞会。直到1925年左右，连衣裙的长度至少要盖过小腿一半。在30年代连衣裙的长度不停地变来变去。戴上项链和手绢可以增加长袍的品位，几乎在各种场合人们都戴着手套。在乡村，也只有在乡村，绅士们穿上苏格兰粗呢衣是恰到好处的。

在很正式的场所，人们还保留着穿晚装长袍的习俗。如果读者相信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着装描写的话，丝绸是晚礼服的流行面料。也只有在穿上晚礼服的时候人们才习惯戴上钻石饰物。初次进入社交界的女孩子最好不要戴上这些，或者是拥有过多的珠宝，因为珠宝就如同皱纹，是年长女性的专利。要是穿的是苏格兰呢装的话，哪怕只是戴上一串珍珠，也会十分不合时宜。

从这个意义来说，特西连是个女装鉴赏专家。他围着桌子转上一圈，手上拿着玻璃酒杯，随即对女装进行批评鉴赏。

他评价说，阿尔弗雷德女士刚穿的那件崭新的衣服上面绣满了花朵，用料是黑白质地的波纹绸，设计大胆，非常夺目，不过

她最好还是把它拿走，尽管很多女士并不……戴维夫人漂亮可人，可是却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恰如其分地穿着打扮。以她的身材来说，素朴的黑色天鹅绒可能是最恰当不过的，暗红色的天鹅绒却不大合适。至于皮拉小姐不管穿什么都行，凭她的身材，配上一头飘逸的头发，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显得恰到好处、光彩照人，哪怕是廉价的白色长袍。

——《圣诞节的谋杀案》

克里斯蒂对女装的描写比男装要细致具体得多，不过她还是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有点奇怪的是，《云中奇案》中对服装的细节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它把受人尊重的威尼西亚·克尔（一个年轻的乡村交际花）和霍布里伯爵夫人（实际上她是一个暴发户，在引诱伯爵之前，她还不过是个合唱队的女孩子）进行了对比。在一次验尸中，霍布里伯爵夫人吸引了新闻媒体的注意，因为她的穿着相当时髦，一袭狐皮黑衣配上一顶在大学生中新近流行的帽子。克尔小姐的衣着就不那么有轰动效应了。她十分有教养，行为端庄得体，因此她比霍布里伯爵夫人要更懂得穿衣的礼仪。顺便提一下，灰白色的狐皮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当高雅时髦。在《死的怀念》中罗斯玛丽·巴顿遭到谋杀前穿的正是它。在《普利茅斯快车上的谋杀案》（《弱者》中的一个短篇小说）中受人敬重的鲁伯特·卡林顿临死前就是戴着一顶当时流行的白色狐皮帽，上面点缀着白色的阴影，配上一套蓝色的上装和连衣裙。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抽烟特别流行，任何一位女士或先生都不甘落伍。在《云中奇案》中，政府决定调查乘客抽烟对飞机所带来的个人影响。除了在霍布里夫人那儿找到了可卡因之外，他们只找到了大量的手绢（丝绸的或亚麻布的）和银制的烟盒子。而《死的怀念》中的罗斯玛丽·巴顿有一个铂金的烟盒子。银制的打火机也十分常见。而对女士来说，长烟嘴是必备之物。甚至喜好赛马的克尔小姐就有两个——一个是象牙的，另一个是玉的。

贵族们最喜欢的就是化妆舞会。在克里斯蒂看来，这些舞会总是会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不过读者应该意识到，在这一点上，她的故

事基本上夸大了现实。在《神秘的奎恩先生》中，年轻的查恩利先生被害时穿着锦缎做的衣服，戴着涂了粉的假发。在《犯罪团伙》中，玛丽维尔女士在打扮成“心灵女王”时被人用匕首刺死。杀手装扮成《透过窗玻璃》中拿报纸做衣服的绅士。在《胜利舞会》（《弱者》中的短篇故事）上克恩肖爵士那些不走运的社交伙伴常常穿上喜剧人物的衣着，有时穿得像法国小丑，有时像头戴面具的意大利哈利昆小丑，有时则像意大利木偶剧中那些又矮又胖的小丑。

当然，并不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遵守这些规矩。这儿顺便提一下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正如当时的美国一样，是对既定的传统和价值进行反叛的10年。在英国，这种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战的巨大灾难所带来的梦想破灭而造成的。仅宋姆河一役就有50万人丧生疆场。战后随之成长起来的年轻的一代，认为年老的一辈应该为这场大杀戮负责，他们否定并抛弃一切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的自律和道德说教。

这些社会反叛活动的领导者被称为“聪明的年轻一代”。他们远远算不上是革命者，他们摆出夸张的造型，衣着艳丽，打扮新潮，开着狂野的派对，向陈规旧习发出挑战。他们古怪滑稽的形象在伊弗林·沃、奥尔德斯·赫胥黎和南希·米特福德的作品中有着生动的描述。沃的作品《可耻的身体》中的一个片段有意同时充满着令人厌倦不堪且孩子气十足的唧唧喳喳声。（“太，太神圣了，亲爱的”或者是“太，太让人烦心了”，他们打着呵欠。）个性大胆不羁的阿加莎·拉丝波被几家上档次的旅馆和酒店拒之门外，就因为她穿着过于前卫的长裤子。在骑马之外的场合穿长裤子对于淑女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克里斯蒂作品《长夜》中的一个受害者伊丽·罗杰斯就是在骑马的过程中偶然从马背上跌下的。）

与阿加莎·拉丝波遭到相似冷遇的是那些花花公子们。在半自传体小说《重游布莱斯海德》中，沃描写了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贵族青年。他是一位牛津的本科生，手上总是拿着一个无赖熊，第一次露面时穿着“灰鸽色的法兰绒，白色的广东绸纱再配上一条卡威特牌的领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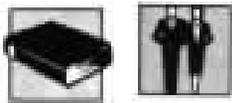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作品中偶尔也会介绍到“聪明的年轻

人”，不过对他们的特立独行表示了明显的怀疑。在《波洛失去了一个顾客》中的瑟利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被描写成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属于前卫一族，常常参加怪异的舞会，并偶尔会到伦敦警局去‘做做客’”。她的衣服价值不菲，不过稍微有点古怪。（读者应该注意到：在她衣着不整的表妹贝拉的眼里，感觉与一般人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那时她正在竭尽全力地模仿她们。）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一战前不久刚刚迈入成年阶段（18~20岁）。总的来说，她的品位和价值观基本上是属于上一代人。尽管她实际上比“聪明的年轻一代”中的大多数人的年龄大不了多少，但是她显得特别拘谨古板，和他们比较起来就像是中年人一样。她的作品中的那些温文尔雅上了年纪的女士对年轻人的言行感到迷惑不解。实际上她们正反映了阿加莎本人的看法。甚至作品中的年轻人物也基本上传统主义者。她最喜欢的年轻男子似乎应该风度迷人，有着良好的教养，不过无论如何也不会是那些花花公子。她最喜欢的年轻女子应该成熟稳重、心直口快，不过无论怎样也不会是穿着长裤化着浓妆的前卫女郎。在创作生涯后期出版的《白马酒店》中，克里斯蒂描写了一个年轻女郎金格·柯里根，她穿着紧身裤，这是因为她是一个艺术家，穿着明显打上了伦敦艺术家的烙印。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女人生活离经叛道，不过她们活得倒也有滋有味。这些是她心血来潮之作，不过有趣的是，这些人不是被诅咒为“不合时宜”，而是得到了一定的容忍而被称为“个人怪癖”。沙龙·奥特波恩是绘图本《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作者，她戴着穆斯林的头巾，穿着用蜡染色的布做的衣服。在《死者的镜子》中的文达·切尔利克戈尔公开宣称她是埃及女王投胎转世，穿着东方的长袍。《白马酒店》中的有超自然力的女巫史丹福狄斯披着一袭印度纱丽（对她的外表起不到一点拔高的作用）。虽然阿加莎偶尔也描写一些不一般的穿着打扮，可是对阿加莎和她的同代人来说，如果人人都能够各安其位，谨守职责，而且穿着打扮也能恰到好处，那么他们就最欣慰不过了。

约翰·斯图尔曼



## 煦阳岭的疑云（1968）

汤米和杜本丝头发灰白，看起来已经有点上了年纪。可杜本丝依旧易受情感驱动，直觉仍然敏锐。她对神秘的东西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并多年来依然兴致不减。这使得她在别人面对疑虑往往无功而返时能找出答案。

汤米与杜本丝觉得该去看看阿旦姨妈，尽管她是个拘谨古板的老太太。她住在煦阳岭的一家护理中心。阿旦姨妈十分欢迎汤米的到来，可她却把杜本丝看作是不恰当的伴侣。“她即便装作你的妻子也是没有用的。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不该把这种女人带到这儿来。”

当她等待汤米拜访完毕期间，杜本丝和几个头脑中有疑问的当地居民会了面。穆迪太太确信她那天没有喝可可茶；而兰开斯特太太在会谈之初就忧愁地问道：“那是你的孩子吗？”这使杜本丝大吃了一惊。

拜访完毕之后不久，阿旦姨妈就在睡梦之中死掉了。汤米夫妇俩返回煦阳岭处理姨妈的后事，他们保留了一张桌子、一个梳妆台、一幅画，画中河水从一座小桥底下缓缓流过，桥旁有一幢迷人的房子，杜本丝认出这正是不久前透过火车窗口看到的那幢房子。画家签名的开首字母是 B，可是却相当潦草难辨，护理中心主管佩可德小姐能提供的唯一信息就是这幅画是兰开斯特太太送给阿旦姨妈的。而兰开斯特呢，已经被约翰逊太太带走了，她们俩是亲戚。

杜本丝觉得不经兰开斯特太太的许可而拥有这幅画是不妥当的。她开始以自己那种不屈不挠的劲头寻找兰开斯特太太。她写信给克利夫兰旅馆，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后一个地址，结果信被退回，并注有

“查无此人”字样。她打电话给旅馆，却获知兰开斯特太太与约翰逊太太都不曾到过。她打电话给佩克德太太，得知了一位律师的名字，当约翰逊太太在非洲时，这名律师为兰开斯特太太安排打点了一切。杜本丝坚持要汤米给那位叫伊格斯的律师打电话，因为她觉得“人们认为女人多半头脑迟钝，故而对女人的话常常不加理睬”。

带着满腹牢骚，汤米给律师打了电话，得到了一个银行的名字，杜本丝给银行不断地写信，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她确信兰开斯特太太已经被秘密地拐走了。无论如何，杜本丝决定都要找到她，她希望她还来得及，因为她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汤米要去欧洲大陆出席一个令人厌烦的会议，杜本丝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来锁定这幅画的行踪，因为之前她想直接找到兰开斯特太太的努力毫无成效。她绞尽脑汁，终于想起了那次从火车上看到房子的旅程，知道了搜索的大致方位。

在驾车穿过很多狭窄的街道后，她终于找到了那幢房子。爱丽丝和阿莫丝·佩里住在房子的后半部分。爱丽丝看起来像一位十足的女巫师，喜欢制造浪漫故事。阿莫丝头脑不大灵光，看起来有点吓人，可能是因为他那庞大的身躯，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宾主愉快地用茶后，听到了一声凄惨的鸟叫，一只鸟掉进了烟囱里，烟囱位于已经关闭不用的房子的前半部分。杜本丝和佩里一起去救那只鸟，在壁炉的灰烬里发现了一个洋娃娃。爱丽丝曾经讲过一个希奇古怪的故事，一个女演员曾在这儿住过，不过她只是偶尔才来这儿，据说她的爱情生活很不愉快，而发现的洋娃娃和这个引人遐思的故事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爱丽丝与杜本丝尽情地沉浸在对这所神秘房子的奇思妙想中，杜本丝决定要进一步地寻找。

她在萨顿大法官附近村庄的阔普雷太太家里借宿，和在教堂墓地碰到的牧师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和倪里夫一块喝了茶，和阔普雷太太一起吃了晚饭。阔普雷太太知道的浪漫故事比爱丽丝、佩里知道的还要多，而且她对邻里左右也不免说了不少的闲言碎语。她知道是谁画了那幅画，他名叫波思考安，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对女人很有鉴赏能力，他甚至一度被怀疑杀死了附近的几个小孩。

可是，没有人知道兰开斯特太太。而房屋经纪人完全令人失望，

杜本丝的搜寻似乎注定要将她自己引入死胡同。

牧师帮助杜本丝寻找华莱士少校的女儿的墓碑，他女儿可能幼年夭折了。当杜本丝发现墓碑上面有着神秘标记时，阴影笼罩着她的脑海。

汤米参加完会议返回家，当阿尔伯特，“国家的中流砥柱”，告诉他，杜本丝本应该及时赶回家吃晚饭，可到现在还不见人影时，他相当地烦恼。到了第二天，杜本丝还是没有出现。

汤米到伦敦去拜访伊格斯律师，想进一步了解有关兰开斯特太太的信息，以便进而知道杜本丝可能会去的地方。伊格斯爱莫能助，马瑞医生带来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消息，穆迪太太在疗养院因吗啡中毒身亡了。医生也想起以往数桩案子中杀了几十人的谋杀犯。每时每刻似乎都有新的问题在不断涌现，可至今还根本找不到答案。情报局的爱凡·史密斯曾派人跟踪过伊格斯律师，他觉得伊格斯会知道些什么。马瑞医生可能还会有些新的想法。汤米的朋友罗伯特试着和波思考安太太接触了一下。波思考安太太对有人在她丈夫的画上加了些东西感到迷惑不解。

可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还是杜本丝的去向。似乎没有人知道答案，直到贝雷斯福德住在因符加斯利的已婚的女儿打电话过来，问他们是否知道报纸上报道的有关一个叫做蒲如登丝的女子的事，而蒲如登丝正是杜本丝的闺名。

阿尔伯特是贝雷斯福德的佣人，他揭示了有关家具的史无前例的内在运作的知识。阿阿姨妈隐秘的迟到的信息使汤米迅速地奔到杜本丝的身边。很自然，她失踪的原因是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带来的后遗症是一阵阵的健忘。

在烟囱里找到的洋娃娃展示了令人出乎意料的内在力量，杜本丝和汤米参加了在萨顿法官地区的牧师住处举办的一个舞会，在那儿杜本丝碰到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波思考安太太和菲利普·斯大柯先生，他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植物学家、实业家。不过，令人伤心的是，他至今无儿无女，是个鳏夫。

第二天，杜本丝还是像以前一样冲动敏感，继续检查每一条细小的线索，包括刻在墓碑上的题字，这让她需要一本《圣经》，在意想

不到的遭遇后，她打电话给爱丽丝和佩里。一个出乎意料的人愉快地拿起了电话，帮助她揭开了所有的谜。不幸的是，她再次发现自己身陷危险之中，她敲破窗户，大声尖叫着喊救命。读者会很高兴地获知，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援助恰好来到，随后一切真相大白。

加依娜·帕金斯



## 万圣节前夜的舞会（1969）

阿丽丹·奥立弗太太是知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同时也因为吃苹果上瘾而名声远扬。她前往距离伦敦 30 到 40 英里外的小镇乌德勒·卡门去看望他的朋友朱笛丝·巴特勒。在此期间，她参加了当地负责人罗娜·缙克女士举办的万圣节前夜的舞会，舞会主要是为那些年龄 11 到 17 岁不等的毕业生而开的，他们即将离开当地的爱尔牧中学到其他的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

舞会开始前的那天下午，一位名叫乔伊斯·罗纳德的学生在帮忙做准备工作时突然声称她目击了几年前的一桩谋杀案，不过她说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桩谋杀，直到她想起某个人一两个月前讲的一番话，这才突然明白过来。

可是奥立弗太太对此却不以为然，和众人一样她认为乔伊斯爱夸大其词，为了吸引注意，她什么惊世骇俗的话都讲得出来。在舞会结束后的那个晚上，奥立弗太太出人意料地造访了赫克尔·波洛先生。在波洛伦敦的家中，奥立弗太太歇斯底里般地告诉他那天舞会后有人看见乔伊斯溺死在一个装满水的镀锌桶里，她的头埋在一堆还在上下起伏的苹果中。“我恨苹果，我再也不想见到它了”，不幸的是，要摆脱自己最钟爱的水果，对奥立弗来说并不是那么一件轻易的事情。别忘了，谋杀可正发生在一幢叫做“苹果树”的房子里。

考虑到乔伊斯这孩子可能正是因为她舞会前的那番言论而招来杀身之祸，波洛认为他必须解决两个主要的问题。首先，乔伊斯看到的是谁在杀人？其次，乔伊斯是否为同一人所杀？或者杀她的人另有其人而杀人只是为了保护先前的谋杀犯？

波洛的第一步就是拜访已退休（出人意料）的老友，乌德勒·卡门地区前警局老局长斯彭司。几年前在调查另一桩人命案时，两人曾打过不少交道。

斯彭司给波洛提供了乌德勒·卡门地区过去几年内已经或可能被谋杀的人的名单，名单包括以下几位受害者：

——勒瓦玲·史密芝太太。一个富裕的寡妇，明显属于自然死亡。她是罗娜·缀克已故丈夫的姨妈。她在临死前留下的遗嘱的附加条款表示将她的地产留给一位叫奥利加·萨米洛芙的女郎。这位女孩曾在史密芝太太生命中的最后一年照顾过她。可是经过证明，遗嘱的附件是伪造的。女郎逃之夭夭了，从此音讯全无。

——夏洛蒂·本非尔德。16岁的商店售货员，死在五德采石场地区。死前曾遭到毒打，两名嫌犯曾接受讯问，但是他们都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明。

——拉丝利·富丽亚。一位律师的雇员，28岁，案发地点在“绿天鹅酒吧”，背部遇刺身亡。他可能与酒吧的老板娘有染。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两人的风流韵事是导致他死亡的动因。

——詹尼特·怀特。在一条从校舍通往住宅的小路上被人扼死了。据说她很害怕以前的一位情人，可是没人能找出他究竟是谁。

这些受害者中的哪一个可能是小乔伊斯见过的呢？虽然波洛坚信其中肯定有一位受害者与本案有关，但是也可能没有一个和本案扯得上任何关系。他在詹尼特·怀特的名字旁做了个记号，因为他觉得她最有可能是乔伊斯见过并认出的受害者。

波洛的下一步就是去询问在罗娜·缀克家帮忙做准备工作的每一位在场的人。

朱笛斯·巴特勒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见到她让奥立弗与波洛想起了海的女儿与水的精灵。宁静安详，如同莱茵河的女儿。

安·罗纳德今年16岁，是死去的小女孩的姐姐。她人缘不大好，就因为她老是炫耀她超人一等的智力。

李奥普·罗纳德是乔伊斯11岁的弟弟。可能将来是个数学天才。不过他老爱偷听别人的谈话，同伴都觉得他行动太鬼鬼祟祟了。而且最近他还花了一大笔钱，简直都超出了他父母的承受能力。

罗娜·缀克当然也是在场的。她40多岁，身材高大健美，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头闪亮的金发中还夹杂着不少银丝。乌德勒·卡门似乎就是由她来管理的。后来在叙述中她告诉波洛差不多就在事发的当时，她曾经看见李奥普·罗纳德走出了那间发生命案的屋子，随后又偷偷摸摸地潜了回去。不幸的是，她的证据未免来得太迟了点，以至于帮不上任何人，尤其是李奥普·罗纳德。

尽管准备活动时并不在场，古德波笛太太可能是这个舞会上最有趣的客人了。她是一位清洁工，同时又兼做当地的女巫。她和波洛谈到了邪恶，而不是巫术。“那完全是一派胡言，那是为那些盛装打扮的人做蠢事时的借口”，她愿意谈论的是那些真正的邪恶，它来自那些魔鬼的手碰过的人。

另外两位没有参加舞会的人也引起了波洛的注意，其中一位是迈克尔·盖非尔德，他是一位风景画家。几年前，勒瓦玲·史密芝太太曾经聘请他在她自己的一个采石场设计了一个下陷的花园，完工后他在乌德勒·卡门定居下来，就住在史密芝太太赠送给他的一间别墅里。波洛把他描述为一个俊美的年轻人。他不仅是长得好看，而且是一种美，他对美的追求正如波洛对真理的追求。

迈克尔设计的这个花园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农牧神和仙女在这儿嬉戏，这儿可能是神仙造出来的地方。波洛就是在这儿碰到了朱笛斯·巴特勒12岁的女儿美莲达，她是乔伊斯·罗纳德最好的朋友。奥立弗太太和波洛俩人都觉得她就是森林中的仙女，纯洁无瑕而又聪明伶俐。她告诉波洛说她和乔伊斯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对方，美莲达到底又知道多少呢？

在乌德勒·卡门地区最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当然啰，波洛最后还是大获全胜，奥立弗太太也不再吃苹果了，至少是暂时不吃了。到了故事的结尾，我们可以知道乔伊斯·罗纳德那番惹来杀身之祸的话究竟是一个无知巧合的错误呢，还是一个致命的真理。

阿尔伯特·诺顿



## 天涯过客（1970）

法兰克福的候机厅十分拥挤，斯坦福·奈尔，一位胸无大志的英国外交官，脱下印有深红色条纹的外套，小口抿着啤酒。他原本打算从马来亚飞往伦敦，没有料到突然会在德国逗留两个钟头，更没有料到会和坐在他旁边的女人打上交道。

那女人二十五六岁，她的鹰钩鼻精致高挺，满头的黑发直披至肩头。女人告诉奈尔有人要杀她。她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奈尔允许她偷去他的外套、钱包以及护照，故意在喝啤酒时将酒泼出来，让人们觉得这是一场真正的抢劫，而她自己则剃掉长发，穿上他的外套，与奈尔一起通过海关检查。

生性喜欢冒险的奈尔同意了她的请求，却不料从此卷入了种种阴谋诡计，甚至面临生命的危险。

奈尔在候机厅里小憩了一会，不过却睡得不大舒服。几个小时后他回到了在伦敦的家，马上就发现一位政府安全部门的官员正在等着他，此人名叫霍西姆，身材高大健壮。霍西姆似乎对大多数问题的答案都了然于胸，他重点盘问了他的这次旅行及在法兰克福短暂逗留的情况。在霍西姆离开后，奈尔得知有人装扮作送信的邮差，把他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几天后，当他沿着鸟笼路穿过绿色公园时，奈尔差点被撞倒，第二天，又一辆老式戴姆勒豪华车欲置他于死地。

这倒激起他的兴趣，奈尔在一家报纸的个人启事栏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寻找在法兰克福碰到过的那个女人。在苦苦等待了七天后，他收到了一个答复。他将在上演戏剧的时候，在假日剧院与那位在机场碰到过的女人会面，她叫黛芬·西奥多富勒丝，化名为玛丽·安。见

面持续的时间非常短，两人都没有说话。

最后，几天后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十分偶然地（或者只是人为安排），奈尔又碰到了那个来自法兰克福的女人。这次她介绍给别人的身份是罗兰塔·泽考斯基伯爵夫人。奈尔发现无论是在社交圈还是在外交界，她都如鱼得水。随后，她问奈尔是否需要她用车把他送回家。斯坦福·奈尔先生接受了她的好意。

他们驱车前往靠近戈多明的一幢房子。在那儿，奈尔和玛丽·安遇到了亨利·霍西姆。此外有不列颠的英雄奥他蒙勋爵，还有詹姆斯·克力克先生，是他值得信赖的朋友，以及神秘的洛宾逊先生。这些人希望通过奈尔的调查知道谁隐藏在背后，鼓动一批年轻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在全球制造骚乱。他们想知道究竟是谁想统治这个世界。

奈尔答应了，他与玛丽·安开始了在德国的搜查行动。在假日青年剧院听了两晚的现代音乐之后，奈尔与玛丽·安来到了靠近贝希特斯加登（译注：德国东南部一城镇。）的一座城堡。这儿是希特勒出生的乡村。真是一个可以作发动“夺取世界”行动的中心的好地方。格里芬·夏洛蒂被称做“鲸一般的女人”，唯一能够超过她对权力的觊觎的就是她对食物的贪求。作为格里芬·夏洛蒂的客人，他们见到了弗蓝滋·约瑟夫。约瑟夫是印欧系青年优秀种族中的一员，在纳粹对世界的征服失败后仍然有着极大影响力。

他们很快离开城堡前往在“白云石地区的一个据点”，在那儿他们参加了一个在山上类似圆形竞技场的地方举行的大型集会。这简直就像一个疯狂的马拉松赛跑。很明显小丑已经接管了整个马戏团，而弗蓝滋·约瑟夫（或者叫小齐格弗里德）就是这一幕幕丑剧的导演者。

一回到巴黎，对政府发动暴力袭击正在进行中，五个人，代表不同的政府，讨论如何才能终止这场毁灭。

在伦敦，首相西德里克·拉珍比和他的内阁成员们也在为此绞尽脑汁。是谁躲在背后策划了这一切？是谁控制了需要发动一场全球性革命所必需的军备、药品、金融以及科技？谁是胡安妮塔，这个谜中所缺失的部分？弗蓝滋·约瑟夫真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私生子吗？

就在他们还在讨论对策的时候，一帮组织有序、容貌清秀、热衷

权力的年轻人将他们的攻击行动逐步升级。“黄金青年”组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领导得当，配备有飞机、炸弹、手枪等。

法国、意大利、埃及、俄国、耶路撒冷、利比亚已经相继陷落，美国与英国也即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全世界的领袖们觉得发动大规模的行动时刻已经来临。

也许布朗将军有个不错的主意，一个要让这个世界重新充满善良与正义，就必须重新启动的不可逆转的“班福”计划。可是计划创始人罗伯特·学汉教授还记得方程式吗？难道这位科学家，现在是无助的瘫痪者，真的把一切记录都毁掉了吗？和平主义者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奈尔会活下来吗？玛丽·安又会怎样呢？而世界又将面临怎样的结局呢？

理查德·雷吉斯



## 金球故事集（1971）

在《金球故事集》里，克里斯蒂有时对爱情不够关注，尽管它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似乎比一桩谋划周详的杀人案还要复杂一些。我们仍然读到了下列成对的情侣：乔治与伊丽莎白，爱德华与毛德，简与一名艺术家，一位中年主妇与一位贵族，多萝西与爱德华，乔治与玛丽，詹姆斯与格雷丝，笛基和伊斯泽，马克法雷和拉切尔，亚瑟和菲利丝，里查德和西奥多拉，以及乔伊斯和特丽。珠宝消失了又再次出现，甚至到了那些并不需要它们的人的手上。鬼魂、千里眼和宗教神秘主义者也纷纷露面。

在《金色的机遇》中，圣·文森特女士曾经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可是现在她却是一个斯文的穷人。她发现一间造型美观、保存完好的房子正在出租，并只象征性地收点房租。她的女儿芭芭拉正打算接受这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时，不料她的小儿子鲁伯特断然宣布这房子肯定有点古怪。鲁伯特发现李斯特戴尔爵士正是从这间惹人生疑的房子神秘失踪的，于是他确信李斯特戴尔爵士已经被谋杀，而他的尸体就藏在地板下面。尽管当前传言李斯特戴尔爵士神秘失踪去了东非，但鲁伯特对自己的推断还是深信不疑。

当然，爵士的堂兄卡非克斯上校值得怀疑。他曾经投资以取得代理权，以便李斯特·戴尔爵士不在的时候，他可以代为管理爵士的事务。据说李斯特戴尔相当有钱，更不要说他还拥有为数可观的不动产呢。还有爵士的前管家昆丁也很可疑，当有人问到他对东家的看法时，他说：“李斯特戴尔十分自私，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样的评价的确让人觉得奇怪。到底李斯特戴尔先生确实在东非呢，还是已

经长眠在地板底下？

在另一篇故事中，年轻小伙子乔治·罗兰因上班迟到而刚刚被他的叔叔解雇了。他决定乘火车到别的地方去碰碰运气。就在他坐上一辆上好的马车时，一个年轻的姑娘跳了上来，高声乞求着：“请让我躲起来，求求你，请让我藏起来……”乔治是个真正的绅士，把她藏在了他的座位下面。这时，他看到一个人在窗口愤怒地吼道：“我的侄女，你把她藏到哪儿去了，我要我的侄女！”这就是《列车上的姑娘》的开始。我们的美女把包裹交给乔治保管，随后奉命跟踪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最后自己消失了。乔治守诺抱着包裹，随那位陌生男子之后，他又碰上了另一位同样有着大胡子的陌生人。这两个人一个“头发灰白，相当自负的绅士，英语讲得很棒”，一个“身材高大，脸上长了些疙瘩，白肤金发有着日耳曼人式的面容”。他们出现在现场，询问关于阿纳斯塔西娅·玛丽·海伦娜·奥尔加·伊丽莎白加图大公夫人的行踪。他们深信乔治应该知道一些关于她的事。随后故事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加快了进程，包裹消失了又重新出现，心情不好的陌生人在壁柜外摔跤，由一个处于悲伤中的美貌姑娘来作出这最终的解释。

多萝西·朴莱特小姐和爱德华·坡格如先生星期天的下午开车出门兜风，在一个叫做“丰收的星期天”的路边摊子前停下来买一篮樱桃。当他们发现了一条红宝石项链时，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它和一条被偷的价值5万英镑的项链的描述十分吻合。现在爱德华和多萝西面临着危机。他们到底是该把项链交给警方呢，还是自己偷偷地留下呢？

在故事《金球》中则是另一个叫做乔治的小伙子，不过这次是乔治·邓迪。他因没有请假而私自外出一天被他的叔叔解雇了。丢掉了工作的乔治站在大街上，正在沉思着他的将来。这时艳名远播的交际花玛丽·梦催瑟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曾在报纸的插图上见过她，所以还能认出她来。玛丽邀请乔治和她一起驾车兜风。他的叔叔（前面刚刚提到过）曾经反复告诫他不要坐失良机，于是乔治优雅地接受了邀请。当车子正在拐一个大弯时，玛丽问他：“你愿意娶我吗？”他吃了一惊。乔治急切地希望好戏能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作出了肯

定的答复。玛丽建议他们可以在英国乡下找一间房子住下来。她很快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乡下找到了一间，并编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帕东斯坦基女士，她拉着乔治去看房子。不料迎接他们的是一个真正的贝拉·帕东斯坦基女士和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挥动着一把左轮手枪，冷冷地嘲笑他们：“你们自以为很聪明，不是吗？你们来到这儿，装得像无辜者一样。这次你们可就错了——大错而又特错！事实上，你们的亲戚朋友还能否再和你们见上一面，对此我还真的表示怀疑。”

对于那些喜欢超自然的和难以用常理去解释的东西的读者来说，阿加莎也提供了不少这类作品供读者欣赏。《死亡追魂》写的是一个名叫玛丽·安吉利克的修女。在德军的袭击下，她所在的修道院马上就要爆炸了。人们觉得她神情恍惚，幻觉频现，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定。她臆想出了一个新的宗教——水晶社。她把死神的力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直到一些奇怪的巧合开始出现，人们才停止了对她的嘲笑，而开始信以为真。

《吉卜赛人》讲述的是一个有着精神力量的年轻貌美的姑娘。《灯》描写的是一幢闹鬼的房子，一个孤独的小冤魂在里面飘来荡去。《安德鲁·卡米克先生奇怪的盒子》涉及的是人变形为动物的概念。《翅膀的呼唤》中的百万富翁对金钱带来的安逸奢华的生活十分满意，可他还梦想着看见另一个世界。

这部短篇故事集共收录了15篇，向人们展示了阿加莎另一面的才能。这些故事笔触灵巧、情节曲折，结尾出人意料。实际上，如果能把它细细读完，我们会清晰地感到尊敬的阿加莎爵士正在吸引着我们不断地向前。

凯瑟琳·德洛里

## 阿加莎迷的心路历程

——与纽约市心理学家爱琳诺·格林伯格以及会计师艾伦·齐墨曼的访谈录

爱琳诺·格林伯格，心理分析师。

艾伦·齐墨曼，纽约会计师。

编辑：你们中是谁先迷上了阿加莎的作品？

爱琳诺：是我。

编辑：你还记得最初是如何开始阅读的吗？

爱琳诺：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每天就能读上三四本书。那时我喜欢米基·斯皮伦的作品，然后我开始在侦探小说中寻找其他人的作品，我这时很偶然地遇到了阿加莎的侦探系列。我试着读了一本，可能是《褐衣男子》，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同于米基·斯皮伦的阅读经历。

编辑：当时你就迷上了吗？

爱琳诺：是的，我立刻就迷上了阿加莎的作品。我开始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它们在公共图书馆都能找得到，这点让我很高兴。可能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阅读阿加莎的系列作品是十分有益的，所以我到处都可以得到它们。

编辑：艾伦，你是受了爱琳诺的影响吗？

艾伦：是的。爱琳诺建议我读一读阿加莎的作品。一年半以前我开始读第一本阿加莎的书，随后在几周内我就读完了好几本。

爱琳诺：艾伦喜欢成系列的作品。

编辑：喔，那么你有很多书可以阅读了。

艾伦：那就是阿加莎系列作品的一大优点了，有大量成系列的作

品供你去读。它让你满怀期待，逐渐沉迷其中。要是喜欢上了其中的一本，你知道后面还有同样精彩的三四十本书在等着你去读。

爱琳诺：艾伦的阅读方式和我的有点不一样。我读起来比较随意，我并不在意究竟还有多少本书要读，我只需要能够不断地读下去，给我的感觉这是个无尽的过程；而艾伦则立刻把它们编成目录。

艾伦：我试图按一定的顺序来读，因为这样就能看到人物的发展。我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进行阅读的。

编辑：当你已经比较了解阿加莎故事的特点，这时再读阿加莎，你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

爱琳诺：因为将重点放在了现在，我就成了一位形态心理医疗专家。对过去的事，我的记性很差。（笑）读到一本我就会想“哦，这是个熟悉的情节”。可即便是第三次读到类似的情节，我也不记得它究竟是怎样的。

艾伦：有些情节出现了不止一次，于是你就可以回忆起你前面读过的东西。

编辑：那么一名阿加莎迷与一位普通的读者又有怎样的区别呢？

爱琳诺：对我来说，当我走进一家书店，我不会只是泛泛地寻找好书，我会寻找阿加莎的作品，有意识地把它们搜寻出来。

艾伦：当我递给书店一张清单，上面写有我缺阿加莎的哪几本书时，我就是个典型的阿加莎迷了。

编辑：你们俩彼此讨论阿加莎的侦探小说吗？

爱琳诺：没有，我们从未一起讨论过。

艾伦：有非常多的书读起来会很惬意，不过一旦我读完了一本书，我就想忘掉它。

编辑：当你读到正精彩的地方，觉得自己知道谁是凶手，你不会跑到大街上大叫一声，可是我却会这么做。

爱琳诺：阅读阿加莎的作品是一种孤独的乐趣，是摆脱尘世的一种方式。

编辑：你为什么阅读阿加莎的作品呢？

爱琳诺：我喜欢那些主要的人物。马普尔女士是我最喜欢的主角。

色。我不喜欢汤米与杜本丝。我不喜欢他们的名字。他们听起来像一对双胞胎。不过我特别喜欢马普尔这个人物。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是个受人尊重的女英雄，而不是一个可怜兮兮的老太太，需要进养老院或者要亲戚朋友照料。当我们读到这么一个人物形象时，感觉是很清爽的。她是一个头脑敏锐的老人，她总是把一切都和那个村子联系起来。她通过人物特点的连续性来解决问题。她认为如果人们以一定的方式跑步，那么他们与以同样方式跑步的人的为人处事肯定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很欣赏她这种思维方式。马普尔女士总是喜欢说某某人让她想起了她村子里的另一个人。而这一点最后在剧情的发展中是十分至关重要的，因为某某人的最终行为可以从村子里的另一个人的身上推断出来。比如说，村子中的某个人物为人鬼鬼祟祟，拿着10美元的药不付钱就从药店跑掉了，而另一位结果也很可能行事偷偷摸摸，只不过是更大的层面上罢了。

艾伦：她是能长时间坐得住的人，因此你得到的是一个全景图式的描述。故事的展开实际上要慢得多。故事中有更多有深度的东西。在村子里有一连串的人物，他们彼此认识好多年了，而从这儿就可以看出人物的不断的发展。

爱琳诺：我希望她能多写一点哈里·奎恩的事，他是个十分神秘的人物。我是说，波洛是很可靠的，他是一个比利时的侦探。马普尔女士是个有点老的女人。但是到底哈里·奎恩是谁，我们从来就没有十分明白过。在他的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氛围，似乎不大真实。除了他经常帮助的那个老人之外没有人见过他，他的出现总是伴着彩灯，或者是某事让我们想起了他。这种摇摆不定十分有趣。

我最喜爱的是大团圆的结局。从这种圆满的结局中我可以分辨出阿加莎的作品，这就是我想要的。

艾伦：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

爱琳诺：是呀，善总是战胜恶。我可不想看到酸溜溜的结尾。

编辑：《帷幕》中的结局怎么样？我想波洛的死还是令人伤心的。

爱琳诺：我宁愿故事有个开放式的结局，让我觉得波洛是住在一间有点旧的风子里从事着快乐的侦探活动。

编辑：你认为喜爱阿加莎的作品的人有哪些共同之处？喜欢这类书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典型的特征？

艾伦：你必须专注其中，因为有很多书供你去读，可能比任何其他作家的系列都要多。

爱琳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读者是现实的，即便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愤世嫉俗。这是因为正义总是战胜了邪恶，好人最终得好报，要是读者不喜欢这种信念的话，读起来就会觉得枯燥乏味。

编辑：那么哪些人不喜欢这种故事呢？

爱琳诺：我觉得是那些生活中充满了悲剧的人，他们缺乏满足感，总把自己等同于社会的弃儿。

编辑：读侦破悬念的小说你有没有觉得充满歉意？很多人会说：“我可不愿读这种东西。”你有没有觉得你不能赞同这种观点？

艾伦：完全不能苟同。我俩从事的职业都是需要相当的才智的，读这些书不会伤神费力，所以我们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

爱琳诺：我总觉得那种思想上的势利是很愚蠢的，人们选择他们真正喜欢的东西。

编辑：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漫长创作生涯中，你们有没有最喜欢她某个时期的作品？与她的晚期作品相比，你们是不是更喜欢她前期的作品呢？

爱琳诺：我更喜欢早期的作品，因为我更喜欢战前的英国。

艾伦：我认为阿加莎早期的作品可能更出色一些。她可能逐渐有点厌倦了，早期的作品更彻底、更清晰，得到了更好的调控。《命运之门》是她晚期的作品，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一部。

编辑：克里斯蒂自己老是说她最差的一部小说是《蓝色特快上的秘密》。

艾伦：我喜欢这部小说。

编辑：可能阿加莎·克里斯蒂说的是在她写出《命运之门》之前，最糟糕的是《蓝色特快上的秘密》。

艾伦：如果她的写作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退，我想她是没有意识到的。

编辑：你认为她的创作才能在逐渐衰退吗？

艾伦：我特别不喜欢她写的最后两部小说。她真的是老了，她已经写了很多书了，那时要继续写出像以前那样的好作品的确是更难了。

爱琳诺：在她早期的作品中没有一个人物是个极大的坏蛋。其中有有情杀人，有为钱害命。这些都是典型的乡村谋杀。然后她开始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开始写一些大的国际性的阴谋，比如类似詹姆斯·邦德式的情节，可是并没有取得成功，这不是她擅长的类型。

编辑：你们有没有感到侦探小说影响到你们的现实生活？

艾伦：我很欣赏书中的人物发展，这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

爱琳诺：对我来说，情况恰恰相反。艾伦成天在和数字打交道，所以他喜欢书中人物及性格的发展。可我觉得这些很肤浅。阿加莎的侦探小说让我很放松。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我读到米基·斯皮伦的小说时，我一点都不放松，我的肾上腺素在不停地分泌，我的心脏在不停地跳动。我想跑到门外，把烟灰缸当作人的脑袋扔出去。而读阿加莎的作品产生的完全不是这种效果，读她的作品就像是在做针线活一样。

编辑：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广泛的读者。她的作品翻译成的语言比莎士比亚的还要多。这意味着她的作品的影响不仅遍及英国，而且波及东方与非洲。什么原因？怎么解释她的这种大受欢迎？

艾伦：她写了很棒很经典的悬念侦探小说，而且她的作品数量是惊人的。

爱琳诺：它们都是简单的故事，正义战胜邪恶。每个国家都会欣赏这类作品。她处事也很公平。在写作时不会让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为了自圆其说而不得求助于欺骗式的结局。读者会觉得他们有机会猜出故事的结尾。有些其他的悬念小说的作者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揭开谜底。

爱琳诺：小说的主题关注的都是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譬如爱情、仇恨、谋杀、激情，以及所有能够普遍激励世界各地人们的一切。故事简单，富有教育意义。读起来非常有益健康。

编辑：回到有益健康这个话题。

爱琳诺：有益健康这点很重要。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读到，阿加莎的小说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也随处可见。很多国家有很严格的审查制度或者对明显的色情或通奸等内容有强烈的宗教禁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从来没有假装过正经。不过她在书中较少涉及性的问题，因此不会引起那些视不愿赤裸裸地谈性的人的反感乃至抗议。

艾伦：我想她没有冒犯过任何人。人们绝对不会为了性与色情等而去读阿加莎的书，她的书中从来不包括这些内容，这使得她不会冒犯任何人。

编辑：如果要你说一句颂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话，你会说什么？

爱琳诺：我期待能够读到另一个阿加莎的作品。

艾伦：对极了。要是有更多阿加莎式的作品就好了！

弗洛伊德博士的医疗处方：

恩尼斯特·琼斯感到很泄气，当他收到安娜·弗洛伊德的信，得知弗洛伊德特别喜爱侦探故事，尤其是在其动手术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与多罗希·塞尔是他特别喜欢的作家。

——保罗·罗泽兰《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纽约诺普夫出版社

## 假如我是马普尔女士的精神病医生

心理诊断记录与案例概要：马普尔女士。

第一印象：她是一位头脑敏锐、机智过人的上了年纪的女士。我从来不能肯定她的确切年龄，只知道她满头蓬松的白发，布满皱纹的脸上红光满面。一些历史事件给我们暗示她至少有九十多岁了。她有一双瓷蓝色的眼睛，一般都穿一件蓬松的羊毛衫，披一条设得兰群岛的围巾。她慈祥的祖母般的形象与悲观的人性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同寻常的行为：病人坚持在开会期间织毛线。奇特的是，尽管每次的衣服都是差不多的蓬松的外形，仔细观察就可发现每次进行的实际是新的不同的工程。

治疗计划：短期的医疗致力于发现问题，请看下面的录音稿。

马普尔女士不停地调整着她的坐姿，她的手举起来在空中划了半圈，差点儿就遮住了她的嘴巴，然后手又立即回到了她的膝上继续编织。她叹了一口气，然后坐直了身子，极大地加快了编织的频率。“……像往常一样她有一大堆跟班。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喜欢拜访她。”

“是呀，简，可是你自己对此是怎么看的呢？”我问道。

“喔，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木匠的妻子蒲尔夫人能够保持沉默。人们从很远的村子赶来就是为了能够和她聊天。她似乎总能给他们排忧解难，同时还为他们备上好茶。当然啰，我自己从未向她倾诉过。她和我来自同一个村子，所以我觉得向她倾诉可能不大恰当。”

“我明白了。其他的人都喜欢向她倾诉自己的心事，可是你一直觉得这么做不大妥当。”

“正是如此，你说得对极了。你知道这儿离家太近。那是牧师妻子侄女的朋友进来的地方。她朋友的第二任丈夫的妹妹碰巧认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最近碰到过她的姐姐。而那个姐姐对你大加赞扬。”

“你对你在复杂的社交网中传播的个人信息感兴趣吗？”

马普尔女士点了点头，手上的编织活可一点都没有慢下来。

“我不希望任何其他的人知道我即将告诉你的东西。这是秘密，是吧？”

“你想要告诉我什么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道：“虽然我一生中从来都没有当过什么官，可是我差不多一生都在和谋杀打交道。”

“简，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你知道，谋杀可是一件严重的事，可不是开玩笑的。绝对没有什么琐碎的微不足道的事。不过，说实话我还真的喜欢这种工作。当然不是喜欢谋杀本身，也不是欣赏发生在人们之间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不过我真的喜欢解开谜团的过程。当然啰，通过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也得到了回报，比如在我办的最后一件案子“沉睡的谋杀案”中的可怜的葛文达·里德。”

“帮助葛文达让你很高兴吗？”

“是的。帮助盖尔·里德时也一样。虽然我并没有做任何特别的事。可是我真是觉得，在侦破谋杀案子时，我绝对有自己的诀窍。”

“你对这种技巧很满意吗？”我继续问道。

“是的，我的侄子雷蒙德·维斯特是个作家，他常常把我捧得老高，不过我想他真的是为我而感到自豪。他总是跟朋友讲我的事……”

“什么事？你能不能把话说完？”

“他以我为骄傲。他对我侦破这些大案子的方式感到十分吃惊。不过他也和我开了不少的玩笑，仿佛他不是把这看作是一种技艺，而是一个老女人傻乎乎的嗜好。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我与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称我为‘不可理喻的老阿姨简’”。

“我明白了。你觉得你的侄子并不真的欣赏你的那些成就吗？”

“唉，天哪，绝对不止我侄子一个人呀。他们都大笑。你想我不

至于又聋又盲，以至于没注意到警察分局局长的看法吧，当我把案子与圣玛丽米德村的类似情况联系起来时，他准是认为我在捣蛋，或者是我思想的列车已经脱了轨。可是这种技巧却一再发挥了效用。你知道，人们大体上是相同的，当我回忆起这些事时，我肯定是已经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了。可是他们却在那里假惺惺地笑，然后用手指着他们的头，好像我就是个愚笨不可理喻的老女人。”

“你现在好像已经生气了。”

“生气？还不至于……烦躁，我现在有点烦。”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烦躁的心情……试着保持这种心情，别讲话，只是去感受它，让这种心情和你自己进行对话。”

马普尔女士往后靠了靠。

“闭上你的眼睛，”我说，“轻轻地问自己，是什么让我如此焦虑呢？不要立刻回答，让这种心情自己和你交流。”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我是在嫉妒别人。”马普尔女士坐直了身子又开始编织了。

“嫉妒？”

“是的，我想是这样。你知道，嫉妒是一种很强烈的情绪，也常常是谋杀的动机之一。要很好地控制这种情绪并不太容易。”

“简，那你到底是在嫉妒谁呢？”

马普尔女士突然大吃一惊。

“噢，天哪，我少织了一针。”似乎有那么一会儿她努力地补回那一针，而且也拼命地想恢复镇定。

“简，你现在似乎有点儿难过。”

“唉，我真的是很傻，我知道毕竟我才是阿加莎最喜爱的人物。她在访谈乃至自传中都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她自己说她讨厌波洛。”

“你在嫉妒赫克尔·波洛？”

马普尔女士已经微红的脸似乎变得更红了。

“阿加莎甚至说她真想一脚把波洛这个人物踢开。可是公众不会让她这么干……唉，我在说什么？你真得原谅我。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简，你不必为这些情绪道歉，他们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不过这些毕竟是个不太令人愉快的情绪。我们接着这个往下讲。”

得到安慰，马普尔女士如释重负，她放下手中的编织活，在手中摸出了一条手绢，她的眼睛已经蒙上了一层泪水。

“简，不要压抑自己的感情，你可以在这儿痛快地哭一场。”

“我感到自己真的很傻，我总是太缺心眼。即便是在最糟糕的环境，当其他的人要么判断失误，要么慌慌张张不知所措时，我的表现与他们截然相反。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侦破了一桩又一桩的案子，可是其他的人还是把我看作是个大傻瓜。每一次人们对我的建议都嗤之以鼻。我还记得老小姐格林萧被谋杀的那一刻，当我在内史密斯先生头上做文章，所有的人都感到不耐烦，而内史密斯先生与格林萧的案子根本就毫无关系，只可惜该案让我想起他为了哗众取宠而留给人们一些错误印象的情况……而颇堪欣慰的是，因为格林萧一案结果判明同样的情况，我才会想到内史密斯头上去的，你觉得呢？”

我点点头：“接着讲呀。”

“好的，我一点儿都不笨，我把三三两两的事联系在一起，可是人们常常看不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波洛先生也是如此吗？”

一提到波洛的名字，马普尔女士就吃了一惊。

“喔，我离题了。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侦探，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他的工作我满怀尊敬，他破案的确十分聪明。当然啰，他不可能像我那样从闲言碎语中获取信息，在社区交往中如鱼得水。这是因为他是一个男人，同时又是一个外国人。我能相当轻易地走进一家商店，很快就和店主重温往事，并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继续讲，”我鼓励她。马普尔女士的呼吸慢慢地变得急促起来，编织的频率也加快了。

“他就是太傲慢了。他讨厌乡下和新鲜空气，仿佛村子里就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似的。在这方面我就能对他指点一二了。正如我对侄子雷蒙德说的那样，乡村中隐藏着巨大的邪恶。可是波洛觉得只有他才能破大宗的谋杀案。”

“还有一件事，虽然我是阿加莎的最爱，但是得到了这一切荣耀

的是波洛。在《素描》中有他的画像，甚至在《纽约时报》上为他登载了长篇讣告，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受人称颂的侦探角色之一，甚至还上了尼加拉瓜的邮票。而我呢？什么都没有。”

“简，你现在看起来很难过。”

“难过？请看着我，我又高又瘦，你知不知道大多数人都觉得我又矮又胖？他们觉得我就像爱挑剔、身材矮小、脸色红润、皮肤白皙的卢瑟福夫人。不，我不是！”她咆哮道。

“再说一遍，大声点儿，”我鼓励道。

“我不是卢瑟福夫人，我不是卢瑟福夫人！”马普尔女士突然心力交瘁，又跌回到椅子上。

当简·马普尔再次睁开瓷蓝色的眼睛，眼周出现了红圈，不过她的眼神坚定不移。在谈话中第一次她的手静静地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也不再需要编织来发泄易于激动的精力。

“简，你今天表现不错，你已经触及到了内心深处的情感。这些情感不应该永埋心底。你现在感觉怎样？”

罗·金和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因果报应与复仇女神（1971）

如果你已经年近八十，并住在圣玛丽米德这个小乡村的话，你生活中的重心就是阅读当地的讣告栏。发生在1971年马普尔的悬念故事随着一个圣洁的老处女阅读讣告栏而拉开了序幕。阿洛维——巴顿——奥雷格——奥蒙尔德——拉菲尔——拉菲尔吗？唔，听起来有点儿熟悉。马普尔女士转向字谜，自言自语：“总有一天我也会登上这讣告栏。”实际上她记起杰申·拉菲尔是个令人讨厌的有钱人，她曾于去年在加勒比海地区度假时碰到过他。她一整天都在花园里踱来踱去，一直在想有关拉菲尔先生近期的事。

第二个星期，马普尔女士收到了来自拉菲尔律师的一封信。应他们的要求，马普尔出现在他们位于伦敦的办公室里。他们告诉她，一旦她同意调查并破获一桩罪案的话，她将可以继承两万英镑的遗产。在前生写就的一封信中，拉菲尔对马普尔女士侦破罪案的天赋才能大加赞赏，并补充说道，“敬爱的马普尔女士，我们的代码是‘复仇’”。尽管她没有一丁点的线索，对这件案子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马普尔女士依然宣布，她将用破案后得到的那笔钱去尝尝鹤鹑的美味，买上几盒冰糖栗子，并去歌剧院欣赏演出。

一个月过去了，马普尔女士开始着急了。她对拉菲尔先生想要搞清楚案子一无所知，她又怎样才能把它弄个水落石出呢？最后她收到来自那位理财能手（律师）的一封信，督促她接受一份礼物。在预定的时间里，马普尔女士收到伦敦旅游局的一封来信，通知她有人已经为她订了“知名家园游”的票，当然这又是新近亡故的拉菲尔先生替她安排的。

马普尔女士心领神会。把她的编织品打包带好，她与其他游客一道，开始了离开伦敦前往西北的奢华之行。老小姐马普尔与每一位游客都聊个不停，希望能够偶然发现那宗罪案的蛛丝马迹。哎，这可比读讣告栏要有趣得多，“这可真像一个没有线索的字谜游戏。”她自言自语道。

一位身材高大的外籍黑人游客在座位上躁动不安地摇晃着——他可能就是一个危险人物。名叫艾姆林的学生有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他可能是位专注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伊丽莎白·坦普尔，浑身上下都正气凛然，那她有没有可能为着某项高贵的事业而进行谋杀呢？把注意力从潜在的杀手转移到可能的受害者，马普尔女士认为那位不逗人喜欢的有钱人莱西利·波特夫人和她的侄女琼娜·克罗福德最有可能成为牺牲品。琼娜最有可能继承夫人的全部财产。可是这些与杰申·拉菲尔先生有什么关联呢？

马普尔女士加倍努力，抛出了刚亡故的拉菲尔先生的名字。只有伊丽莎白·坦普尔，费罗田女子中学退休的女校长，曾经听说过他的名字。她告诉马普尔说拉菲尔的儿子迈克尔曾与她最喜爱的一名学生订过婚。可是在他们结婚之前，这个女孩子就不幸死掉了。马普尔问道：“她为什么会死呢？”回答是为了爱情。“爱情……可是最令人恐惧的词语之一呀。”

旅行的第三天，一行人寄居在乔斯林圣玛丽村的金猪旅馆时，一位丰满、愉快的女人向马普尔走来，自我介绍说她是已故拉菲尔先生的一位朋友。她解释说，在他去世之前，拉菲尔曾经写信给她希望她能邀请马普尔女士在家住上一两晚。因为这种旅行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艰苦了点。为什么要怀疑命运的安排呢？马普尔接受了邀请。

这座古老的庄园里住着三姐妹。克罗替尔德·布拉德利—斯克特女士年纪最长，身材高挑，面容俊美，有着很好的教养。拉夫尼亚·格里娜是个寡妇，打点着这屋子里的一切事务。安西娅·布拉德利—斯科特今年50岁，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她让马普尔联想起“成熟版的奥菲莉娅”。她长得像魔鬼一样恐怖，而且言行举止奇异怪诞。吃完午饭后，安西娅带领客人逛了一下后花园，可惜的是，这

园子和房子一样，很久都没有人来料理过。安西娅的眼睑痉挛了一阵，她告诉马普尔她非常想把这个日渐荒芜的园子整饬一新，如今这园子里爬满了蔓藤植物，开着白色的小花。坦白地说，这女人本身就让马普尔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一名女佣最终提供了马普尔一直竭力寻找的关键线索。据这名女佣讲，与拉菲尔的儿子订过婚的女孩子曾经在这座庄园里住过，好像是大姐克罗替尔德的女儿。十年前神秘失踪六个月后，她明显惨遭毒打过的尸体被人丢弃在距离村子几英里外的一条沟里。克罗替尔德曾经和警官一起去辨认过尸体，迈克尔随后被判处谋杀罪。

马普尔女士还没有调查清楚这桩案件，就有消息传来说在攀上附近的一个山坡时，伊丽莎白被一从天而降的巨石砸成重伤。回到金猪旅馆时，万斯德教授告诉她说他是应死去的拉菲尔先生的邀请来照看她的。教授解释说监狱长和拉菲尔先生都相信迈克尔是无辜的。在听了马普尔回顾了几天内的经历后，万斯德赞同说，毋庸置疑，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找出杀人的真凶。现在伊丽莎白·坦普尔已经命不久长，教授提醒说可能还有一个杀手在自由活动。就在事故发生之前，琼娜·克罗福德和艾姆林都曾经看见一个人试图搬动一块巨石。

伊丽莎白·坦普尔叫人去把马普尔请来了，临死前她对马普尔说：“找出真相，真相，也就是真理。”可能有点啰唆，可是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为什么她会说这个呢？马普尔又回到了那座古老的庄园，当她正在冥思苦想的时候，一个词不小心从嘴里溜了出来：真理。“真理，你说的是真丽·亨特吗，”安西娅开始滔滔不绝，“人们在水沟里找到了她的尸体呢。”马普尔的毛线针掉在地上，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只带着她的针线袋，马普尔女士在小镇里蹒跚而行，寻找杀人的真凶。究竟是谁要杀死可爱的真丽·亨特呢？在她和迈克尔的秘密婚礼上，为什么她迟迟没有露面？而劳拉·布罗德，这位充满野性的孕妇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会让她就在真丽被杀的时候离开了这个小镇呢？

伊丽莎白·坦普尔之死究竟是一场意外的事故，还是一场蓄意的谋杀呢？安西娅带到邮局去的奇怪的包裹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

马普尔女士警告说：“我的名字叫因果报应与复仇女神，有时候她姗姗来迟，但是她最终必定降临。”在故事的结尾，因果报应与复仇女神当然如期而至，随着真相大白于天下，马普尔回到圣玛丽米德来享受她的鹤鹑美餐，同时又开始阅读当地的讣告栏。

安尼塔·麦克阿里斯特



## 旧罪的阴影（1972）

阿丽丹·奥立弗是一位侦探小说的作家，在她参加一个文学界的午餐会时，碰上了一位刁钻傲慢的女人，她向奥立弗问起了20年前两人同时自杀的事情。遇难者是奥立弗太太的教女西丽亚·拉文思阔夫的亲生父母，而和奥立弗太太搭话的女人是巴顿·库克斯夫人，她想知道“是西丽亚的母亲杀死了她的父亲呢，还是她的父亲杀死了她的母亲”。

不幸的是，与本文标题中的“大象”完全不同，奥立弗太太甚至连自己的教女都不记得了，就更不用指望她能够记得发生在20年前的一桩神秘死亡事件的细节了。她尽力摆脱了这个让人生厌的女人和枯燥乏味的午餐会，可是神秘的种子已经在她的脑海里生根发芽。只要还未找到教女，并了解到其父母死亡的详细情况，奥立弗太太就会寝食难安。

奥立弗太太拜访了她的好友赫克尔·波洛，波洛建议她把这件事置之脑后——因为没有人会记得发生在20年前的自杀事件，更别说是它的细枝末节了。当然啰，不论是侦探作家也好，还是大侦探也好，都难以抵御这种事情对他们的巨大的吸引力。很快奥立弗与波洛开始策划方案，试图找出神秘自杀事件中不同寻常的东西。奥立弗说：“我们必须找出那些能与大象媲美的人，因为人们说，大象的记性是最好的。”

当波洛在挖掘这件事的警方案卷时，奥立弗太太重新和她的教女取得了联系。西丽亚与巴顿·库克斯夫人的儿子已经订了婚。西丽亚的父母究竟是谁杀了谁似乎与选择西丽亚做儿媳的遗传优点有关。

西丽亚向奥立弗太太坦承她讨厌巴顿·库克斯夫人。她父母死去时周围的环境不同寻常，这已经开始困扰着她让她心神不宁，她希望奥立弗太太能够查个水落石出。当她父母的尸体在位于康沃尔郡的家庭地产的一个偏僻的悬崖上被人发现时，她才12岁。拉文思阔夫先生几年前刚从印度退伍归来，随后举家迁至海边。在一个看似普通的一天，他和妻子牵着家里养的狗外出散步。就在这天晚些时候，他俩被人用枪打死，而打死他们的正是拉文思阔夫先生自己的左轮手枪。警方认定他们的死属于双人自杀案，可是关于他们自杀的动机却众说纷纭，似乎没有一个经得住推敲。这对夫妇不存在经济上的困难，彼此颇为恩爱，也不曾有什么敌人。这时他们的女儿西丽亚在瑞士求学，自杀案发生时唯一在家的几个人是他们的一位年老的管家，一位以前的家庭女教师以及西丽亚的阿姨。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明显的动机去杀害拉文思阔夫夫妇。

奥立弗太太在她的大脑中不停地搜索着。西丽亚的母亲结婚前叫茉莉·普雷斯頓·格雷，是奥立弗多年的朋友。后来她嫁给阿里斯代·拉文思阔夫少校，他最后得以升迁为一名将军。拉文思阔夫夫妇是相当普通的一对，绝不是那种和谋杀及自杀扯得上联系的人。奥立弗太太翻出了她很久以前的那本通讯簿来寻找记忆超常的“大象”——那些可能至今还记得拉文思阔夫的人。

从这些“大象”中，奥立弗太太把有关西丽亚父母一些表面上毫无关联的事放在一起：将军耳朵有点背；夫人有四套假发；有谣传说将军和一些年轻女子过从甚密；也有传言说将军夫人的姐姐曾经卷入一桩儿童谋杀案；在国外时，夫人头上曾遭到神秘的一击；有人撞见一个园丁在偷东西；将军的一个侄子受到警方的怀疑，他是一位英俊的家庭教师，将军夫人十分喜欢他。

奥立弗太太感到十分生气，回来和波洛交流意见。她告诉波洛她的假设：拉文思阔夫夫人和家庭教师有染；或者将军与他的秘书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或者是家中有人患上精神病；或者是与在印度领养的孩子存在矛盾；或者是……波洛让她停止她的假设，这些听起来都言之有理。他们现在必须进一步回到过去，找到能给他们提供未知信息的人。奥立弗太太对波洛说现在轮到他去这些记忆超群

的“大象”了。

第二天，西丽亚的未婚夫戴斯蒙德·巴顿·库克斯前来拜访波洛。现在连他也因20年前的死亡事件而心烦意乱。如果在她家中真有精神缺陷，西丽亚就不会嫁给他。他告诉波洛，拉文思阔夫夫人在一家精神病院度过了好多年，夫妇俩曾雇用过两名法国女佣。现在她们都生活在欧洲大陆上，她们应该能够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虽然他怀疑巴顿·库克斯夫人为何对这桩案子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对于命案的动机，波洛依然感到迷惑不解。如果将一切的理论都抛在一边，证据又在哪里？在一个似乎与平常毫无两样的一天，拉文思阔夫将军和他的夫人命丧悬崖，而致命的一击竟然都是从将军自己的手枪中射出的。警方认定他们的死都属于自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将军夫人在自杀前还会不厌其烦地戴上她的假发呢？为什么他们在去自杀的路上还要带上他们的狗呢？波洛觉得这两点都特别值得怀疑，也特别让人心烦意乱。

家族中的精神病、儿童的神秘死亡、四套假发——波洛一遍又一遍地琢磨着这些事实。“大象”所能记得的也只是部分的事实，他必须让它们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波洛向一位名叫郭比的同事寻求帮助，郭比一向以信息的提供者而著称。郭比先生发现戴斯蒙德是他父亲的一个私生子，后来被巴顿·库克斯夫人所收养。有了这点信息，波洛已经看到前面的曙光了。这桩案子中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实在重新变得有意义起来。当那天早些时候奥立弗太太给他打电话时，他向她问到了那条狗，那条就在将军夫妇自杀前还和他们一起散过步的狗。

现在这桩案子的事实已经基本清楚了。波洛动身前往欧洲大陆去证实他的推测，他此行的目的是拜访其中的一名法国女家庭教师泽丽小姐，当悲剧发生时她正好在将军夫妇家，我们希望她的确记性不凡，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期冀的那头最大的“大象”。

罗伯特·史密斯



## 阿肯那顿王（1973）

20 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南部地区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提供了无穷的素材。当然，偶尔她的笔触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会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谋杀案》就是典型的一例。这是一例发生在中东一个现代考古学家的考古现场的谋杀案件。《终结之死》把我们带回到基督教诞生以前的埃及。而这部《阿肯那顿王》也是建立在一个与之同名的法老的故事的基础上，他试图让信奉多个神灵的古埃及只崇拜太阳神阿托恩。阿加莎的这部侦探小说出版于 1973 年，不过其写作的时间比这还要早得多。描写的是发生在阿孟和蒂四世统治埃及期间的事，他从公元前 1375 年到公元前 1358 年在位。

阿孟和蒂四世将他自己的名字改为阿肯那顿（寓意太阳神阿托恩之子）来展示他对太阳神的忠心耿耿。按照阿加莎的说法，他完全是用铁腕的手段来统治埃及帝国。

我们首先是通过亚蒙神的高级祭司梅里普达那双眼来观察阿孟和蒂四世的。那时亚蒙神教是整个埃及最强大的教派。

“年轻的国王面容苍白，体弱多病。他的梦一个接一个，梦中他还看到了不少的景象。他是梦幻之神最钟爱的人，我担心他成天沉浸在梦的世界里而荒疏于管理这个国度。”

在某种意义上，结果恰恰印证了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阿肯那顿国王梦想着“有这么一个王国，人们生活在和平中，彼此如兄弟般友爱，把别国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实行自治。不再有那么多的牧师，不再有那么多的祭祀”。

这几乎不像是年轻的法老所应有的想法。那时，埃及帝国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如果我们相信克里斯蒂和她笔下的人物的话，那时的埃及人把所谓的“埃及统治下的和平”强加给广大的地区，甚至最远时直达幼发拉底河。

那时他们并未拒绝承担责任，这种责任现在却被白人视作一种负担。在这部戏剧中较早的时候，霍姆荷曾经问高级祭司是否值得埃及帝国耗费心机来教化那些当地的野蛮人，因为“即使当地的那些王公贵族在埃及帝国受到了教化，可是一旦返回本地，他们就故态复萌，很快又捡起不文明的习俗……此时人们就怀疑教化这些野蛮人的努力能否奏效”。

而高级祭司的回答足以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引以为豪：“教化在我们关照下的一切臣民是我们的使命。”

可是阿肯那顿国王预见了一派和平的景象，正义和理性到处盛行，其足迹甚至到达了帝国边境的那些野蛮部落。与此同时，在将“真理”的力量传达给他的臣民的间隙，他一心陷入了对“美”的迷恋中，具体而言就是他的美貌的王后奈弗尔提蒂，并致力于建造“地平线之城”来纪念太阳神阿托恩。

唉，可是将军们开始发出怨言，情况十分不妙。面对第一个麻烦的迹象，阿肯那顿王不愿派水兵出战，而这被邻国视作软弱。很明显，真理的力量在他们身上难觅踪影。亚蒙神教的支持者，尤其是祭司们，也十分不满。因为他们的庙堂被占据，土地被夺取，而金银珠宝也被洗劫一空。甚至老百姓也怨声载道，他们以前顶礼膜拜的神灵已不复存在，而他们的法老（国王）却道德沦丧（把自己亲吻王后的样子做成雕像，与过去民风淳朴的日子大相径庭）。食物的价格也不断上涨，地方政府和以前一样腐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不是忠诚的地方长官霍姆荷行事公正，如果不是很仁慈的话，恐怕只有太阳神阿托恩才知道可能会出什么样的大乱子呢。他决定对那些行邪恶之事的人施以严惩，剜去鼻子，砍掉手足。虽然如此，老百姓却很尊敬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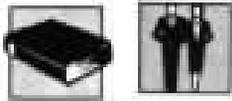
当然，他们不可能同样去尊敬阿肯那顿王，更不用说那轻佻的王后了（穿着薄如蝉翼的轻纱到处指手画脚）。对于太后泰伊，阿肯那

顿的母亲，民众还存有一丝感情。可是奈弗尔提蒂的姐姐拿自马特行事疯狂毫不收敛，她的身边总是带着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侏儒帕拉，他的特长就是摆弄毒药。

拿自马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对于当不上埃及的王后，她并不介意，她把目光瞄准了霍姆荷，虽然他对国王忠心耿耿，但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可能视而不见。

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那个聪敏的年轻人涂坦卡通，他是国王阿肯那顿的驸马。他似乎前途无量，可是他的名字却不大好，现在假定我们可以将它改成涂坦卡蒙，这样就像镀了一层金似的，不是吗？这才真是一个国王的名字呀。

迪克·瑞利



## 命运之门（1974）

杜本丝仔细收集的线索如下：

黑箭

亚历山大·帕金森

玛丽·乔丹非正常死亡

牛津和剑桥瓷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座椅

咧嘴笑——母鸡——锣

KK

马蒂尔德的胃

椅子和桌子

真爱

我们还可以加上如下线索：

智利南美衫

中国菜单卡片

渡渡鸟

人口普查

山楂子果冻

燕窝

皮特·潘

可是《命运之门》中的一切似乎都是可疑的，一切都似乎是潜在的线索。这不是侦探小说中单一的只有一个发展趋势的悬案。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谁是玛丽·乔丹，她是怎样又是为了什么而丢掉了性命的。不过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询问亚历山大·帕

金森甚至年老的艾萨克。我们的侦探汤米和杜本丝又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桩犯罪和相关的因素在本故事开始前的6年就已经完成了吗？刚开始看起来是这样，不过故事中的人物开始向读者讲述了下面极其有帮助的话：

哈，你也听说谣言了吧，不是吗？不要把它再放在心上了。你不应该知道得太多。你要是来这儿问我问题的话，我是不会拒绝的。很可能我能够回答一部分你想知道的问题。要是我曾经向你说，几年前发生的一些事可能会为我们了解当今有趣的事情提供一点信息的话，那我说的就是对的。虽然我不知道能给你提些什么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忘记任何人和任何事。

汤米和杜本丝夫妇明显只是一对不起眼的退休夫妇。刚来到一个叫做赫罗奎的英国小村庄，不久前定居在一幢名叫“月桂别墅”的房子里。他们只带上了一只名叫汉尼巴的曼彻斯特小猎犬，它爱多管闲事，看家的本领非常了得。它在随后发生的悬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阿尔伯特这位忠心耿耿的仆人。

小说中有相当的篇幅谈到了水管工和电工，他们该做的事没做完，却在地板上不该打洞的地方打了洞。“他们来到这儿，向我们展示了效率，并作出了乐观的估计。然后说要去取什么东西，结果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有人给他们打电话，结果号码总是出错。无论是什么行当，正确的号码，正当的工人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杜本丝开始对屋子里留下的儿童读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到这些书，她就想起了自己童年时喜闻乐见的事。在其中的一本书中，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其中的4页纸上，不同的词下面画上了记号。把它们抄写下来，却并不能产生什么意义。杜本丝注意到在每个单词的某些字母下面有红色的记号。组合起来就成了三个句子，意思相当清楚明白。

汤米说：“瞧这儿，杜本丝，你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东西吧？不是吗？”

“你说的‘得到这样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逐步深入一桩迷案。”

“是呀，对我来说真的是个谜，”杜本丝说道。

“玛丽·乔丹是非正常死亡。凶手就是我们中的一个。我想我知道他是谁。啊，汤米，这真是太吸引人了。”

杜本丝开始在村子附近展开调查，问的都是一些随便的话题，这对于一个对新的住所和城镇感到好奇的新来者来说，这些话题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人们老是说“那些事可都发生在我记事之前呢”，不过渐渐地，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故事的几个版本开始出现了。是的，在一战期间，在这个村子里是有些“麻烦”（格里芬夫人说是“耻辱”。）玛丽·乔丹也卷入其中。她是一个德国女佣，主要的职责是照看婴儿，替住在月桂别墅的帕金森夫妇做事。在她离开村子的时候，她去了一趟伦敦，很多人据此把她当作一名德国间谍。不过她的死真的是一个意外的事件。这是厨师犯的一个“愚笨的错误”，其时有人错误地将洋地黄的叶子和园子里的莴苣叶子混在了一起。当她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人们都说：“这是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的错误。”可是玛丽·乔丹是那天晚上唯一吃了那些有毒食物的人吗？在这几片叶子中含有的洋地黄足以杀死一个人吗？

杜本丝的丈夫，汤米假装对她的调查缺乏兴趣。不过他从伦敦返回之后，他说“他把一些线索给串起来了”。杜本丝追问他具体内容时，他的回答和书中所有其他的人物一样毫不具体，简直令人生气。

我的意思是，你能够查出一些线索。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信息。不仅仅是摆弄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玩具，向一些老婆婆打听往事，或者是反复地盘问一个园丁，而他所告诉你的一切，很有可能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错误；或者说是跑到邮局去要那些女职员回忆她们的曾曾祖母曾经说过的话……杜本丝，你应该记得我这一生中曾经偶然和一些人打过交道，他们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种局面。你知道，只要给某些人付上一笔钱，他们就会以适当的方式追根寻源，这样你所得到的东西就绝对真实可靠了。

现在他们所要考虑的是悬案的又一层关系。这似乎不是汤米夫妇

第一次破案。他们偶尔也会提到“我们在调查简·芬的案件时就遇到这种情形”，或者说“不是张三就是李四干的”。

汤米和陆军少校阿金森进行了一番会谈，他对汤米夫妇现在住在霍罗奎很感兴趣，他可能已经感到他们搬到月桂别墅来住是有着正事要办的。“我的孩子们，可能是有人派你们来查看什么吧？”他说道。汤米也和其他的一些军官见了面，他们似乎很早就认识他，他们不仅给汤米暗示了玛丽·乔丹的事，而且还提到了汤米和杜本丝夫妇俩。

替汤米和杜本丝夫妇工作的园丁在玛丽·乔丹死去时可能在现场附近。不料他的头上遭到了棍棒的致命一击。在机敏地查看了一番之后，杜本丝说：“我有种不安的感觉，这儿的一切就好像有点儿不对劲。从过去一开始我们就漏掉了一些东西。”汤米告诉她不要激动，他们得到的一些建议几乎很难和实际情形相吻合，他甚至连假装听从建议都不乐意，特别是当杜本丝在自家后花园里做侦探工作时竟然被一颗子弹给擦伤。

由此开始，情节发展迅速，很快就到了尾声。所有的疑点都得到了澄清。一些松散的结尾很好地得以连接起来。用书中人物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些事实已经为我们所掌握。采取了某些戏剧性的行动。几个人物的身份得以揭示。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汉尼巴把行动掌握在它的手中——说得更准确点应该是爪子中。狗的行动带来了本书的最后几行：

我据此创造出一个崭新的领地。“该为小狗汉尼巴记功。多么可爱的一只小狗啊！”杜本丝说，“多么值得骄傲的狗啊！”

当你通过命运之门进入本故事时，甚至一只狗也能得到非同寻常的奖赏。

辛西亚·A·瑞德



## 蒙面女人（1974）

健忘导致发现了一具尸体，一首童谣为投毒案提供了线索。在勇敢可敬的大侦探波洛早期探案生涯中的一桩案件中，政治和巧克力混合在一起了。

在《第三层套间中的疑案》里，有一天晚上4个年轻人——帕特、米尔雷德、吉米和唐纳文——意识到他们被锁在了公寓之外进不了门。他们真的很疲倦和沮丧。就在这时帕特突然记起来运煤的电梯的出口就在厨房内。她确信没有拴上厨房的门。

两个男人很明显都没带钥匙，而且是帕特的崇拜者。他们壮着胆子在黑暗的电梯中摸索，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厨房。唐纳文走在前面，他小心谨慎地摸索着向前迈步，时不时撞到东西上，直到吉米跟了上来，才打开了厨房的电灯。

很明显他们进错了套间。

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受伤。他们又退回到电梯然后又重新试了一遍。这次他们成功地进入了帕特的厨房，然后让女孩子们也进到了套间里。不过遗憾的是，唐纳文受了点伤，他的手上有血迹。他将血迹冲洗掉，可奇怪的是，怎么也找不到伤口和擦痕。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年轻的英国人会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马上循原路回到了下面的套间。这次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察看。厨房依旧是空荡荡的，可是在另一间房里，从厚重的帘子下伸出了一只女人的鞋。读者可以预想到的是，鞋是穿在一只脚上的，而顺着这只脚看上去，他们发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

唐纳文回到了帕特的房子里，他们一起讨论了这桩案件，然后决

定报警。可是当他们正在门边交谈的时候，赫克尔·波洛，这个有名的偷听者，现身出来了。

波洛先前已经听到他们在商量怎样进入房子，也曾经考虑过主动给他们提供开锁服务，可是既然他没有这么干，就算只是出于礼貌他也要为他们侦破这桩谋杀案。

他的确这么做了。

据报纸上登载的讣告说，阿米丽亚·巴罗比在73岁那年离开了人世。对于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死亡绝对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可即便如此，波洛仍旧很好奇，于是他开始了《花园疑案》的调查。

不久前他收到了阿米丽亚的一封信，信上说最近她身边老是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并表示十分欢迎波洛这位杰出侦探的到访。波洛吩咐他的秘书给她回一封信，并说明只要她有时间，他随时都可以和她面谈。可是波洛却没有收到回音。当然现在波洛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了。

将计就计，他给这位实际上已经死掉的女士又去了一封信。表示虽然阿米丽亚没有给他回信，他还是打算在星期五和她见面。谁会给他回信呢？波洛拭目以待。

答案不久就揭晓了。玛丽·德拉丰泰是阿米丽亚的侄女。她给波洛回信说，既然她敬爱的阿姨已经去世，波洛也就没有到卡尔斯·格林地区来的必要。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波洛。他动身前往该地区，他怀疑那儿是一桩谋杀案的现场。屋子周围的花园证实了他的猜测。他在花园里找到了水仙花、郁金香、风信子和贝壳，这些让他想起了一首童谣。

玛丽夫人，正相反，  
你的花园怎么生长？  
浅底小船，银铃铛，  
美丽的姑娘排成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他开门的正是一位美丽的少女，不过吸引他的倒是一个身材娇小、脸色蜡黄的女孩，她正瞪着怀疑的眼神打量着他。没有人喜欢拐弯抹角，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波洛说钱是她的，她

要守住它。

这够得上谋杀的动机吗？有可能。读者当然应该将那位闷闷不乐的女孩列为怀疑的对象。不过不要忘了死者的侄女，玛丽·德拉丰泰，还有她那身材高大、头发斑白的丈夫——如果我们真的要调查谋杀案的话。

探员西姆觉得这桩案件没有太多值得怀疑的地方。验尸结果表明玛丽死于马钱子碱中毒。按照逻辑推理，谋杀凶手无疑指向了那位女孩。可是波洛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探案方式，其中有一点就是对童谣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不禁让波洛想起他这一生中少有的几次失败之一，这就是《巧克力盒迷案》。一天晚上一个反天主教的法国人在赴任前夕死掉了，而他马上就要到政府的重要部门就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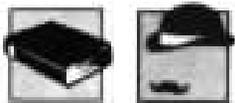
那时波洛正在度假，禁不住一位年轻女人的劝告，他决定调查这桩案件。年轻女人用面纱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随着情节的发展，读者获知这个可怜的女人是法国人妻子的堂妹。他的妻子因为从楼梯上重重地摔下，而比他早两年离开了人世。

波洛的兴趣调动起来了。他答应调查这件案子。要是真的发生了谋杀的话，投毒是显而易见的手段。波洛仔细调查了法国人临死前吃的那顿饭。他开始觉得认为法国人绝对是非自然死亡的怀疑是站不住脚的。

波洛的双眼必须盯住每一个细节。他找到了一个巧克力盒，粉红色的盒身配上一个蓝色的盖子——非常奇怪。屋子中的老佣人弗兰科斯告诉波洛说他的主人喜欢在每顿饭后吃点甜点，他甚至还从垃圾堆里扒拉出了最后一盒巧克力。这次盒子是蓝色的——配上一个粉红色的盖子。

波洛发现巧克力里面可以装毒药，而且在致命的那天晚上，宴会上出现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是英国人，常常犯心绞痛；另一个是法国人，他是位宗教狂热分子。波洛的怀疑强烈地指向一个方向，可是结果证明谋杀犯是他根本就没有怀疑过的一个人。

安尼塔·格林菲尔德



## 帷幕（1975）

（又名：波洛的最后一案）

“在回忆旧时的经历和重温昔日的情怀时，又有谁没有感受过突如其来锥心之痛呢？‘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在《帷幕》拉开序幕的时候，亚瑟·黑斯廷斯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此时读者再次回到了艾塞克斯郡的斯泰尔斯庄园。在那儿黑斯廷斯受到了大侦探赫克尔·波洛的召见。我们转了一整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在这儿，黑斯廷斯第一次碰上了波洛（《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他后来说波洛是“改变了我一生的人”。在波洛特别漫长而且成功的侦探生涯中，黑斯廷斯曾经几次帮助过他，现在他们最后一次“并肩战斗”。波洛对他说，此后“你就可以落下帷幕了”。

斯泰尔斯庄园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济的兴衰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它用做一个上流社会的客房，以最糟糕的一种方式实现了“现代化”。地面保管不善，房间被隔开了，挤满了三合板做的劣质家具；咖啡不好喝，食物也不可口。斯泰尔斯庄园的这些房客与阿加莎其他作品中的人物十分相似。虚伪和心怀不满的人聚集在一起——为着度假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让对方不得安神，没有人会比他们的言行举止更惹人怀疑。

波洛把黑斯廷斯招来帮忙破案。波洛知道这会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桩案件。他先叫黑斯廷斯阅读五桩案件的梗概，这些谋杀案似乎彼此毫无关联，而且并没有什么疑点。他俩达成的唯一一致的意见是：每件案子只有一个明显可疑的谋杀犯。这些案子还有一个联系——

一个波洛称之为 X 的人，他不仅认识每一个受害者，而且每次命案发生时他都在附近出现过。简言之，这位代号为 X 的人极有可能是真正的凶手。

迄今为止，除了波洛没有人发现过 X 的罪恶行径，至今他还逍遥法外。现在我们得知 X 就在斯泰尔斯地区。

波洛计划阻止下一桩命案的发生。黑斯廷斯的任务就是找出谁是 X 的下一个目标。黑斯廷斯同意了，并问 X 究竟是谁。波洛拒绝告诉他。“知道这个太危险了，”波洛说。

黑斯廷斯觉得波洛肯定能成功阻止 X 行凶。对此我们不像他那么信心十足。一方面现在的波洛已经不再衣冠楚楚、生气勃勃，他已经老态龙钟了。他的心脏大不如前，随时都有可能过速地“怦怦”跳。他身体干瘦，满脸皱纹；他曾经引以为豪的头发和茂盛的胡须风光不再。可叹的是，现在如不借助染色的技术，它们将难以保持黑色。他的灰白质依旧出色，可是却深受关节炎的折磨，而不得不困在一把轮椅上。他的确是老了，在每一章节中，他都会回忆起年轻的女孩。

还有另一个障碍。黑斯廷斯心地善良，如果把波洛比作福尔摩斯的话，那他就是他忠实的助手华生医生。想要黑斯廷斯看清显而易见的东西是需要时间的，若要他能看得更多更远，那就困难重重了。在斯泰尔斯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让他不得安宁。其一，他下定决心要查清 X 的身份。其二，一想到他美丽迷人的女儿朱迪斯就要惨遭阿拉顿少校的玩弄和抛弃，他就心烦意乱。众所周知，阿拉顿少校可是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

黑斯廷斯打心眼里不喜欢阿拉顿少校，他有着好色荒淫的坏名声。成天讲一些发生在衣帽间的无聊故事，再就是不停地追逐朱迪斯。阿拉顿认识波洛档案中的一个受害者，于是黑斯廷斯匆忙做出结论说阿拉顿就是杀人凶手 X，随后他就失去了观察问题的客观的角度。我们却不应该持有偏见，斯泰尔斯的每一个人既有可能是凶手 X，也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陆军上校和戴西·拉楚尔是斯泰尔斯的主人并行使着管理的权利。戴西对庄园滔滔不绝地称赞，希望有利可图。上校喜欢打鸽子，

还在军队中的时候他常常将部下吓得两腿发抖，可是现在却成了一个让妻子牵着鼻子走的“妻管严”。他的妻子常常当众用言语羞辱他，甚至指着他的鼻梁让他下不了台。所有的房客意见出奇地一致：要是老上校托比一枪结束了戴西，没有人会责怪他。一天下午两个客人听见戴西又羞辱了上校，然后就出门去修剪树枝。一个客人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爱尔兰的勤务兵开枪打死了他的弟弟。受此刺激，拉楚尔声称看见一只兔子在啃树，可是受伤的反倒是戴西。

难道上校就是杀人凶手 X，而戴西就是受害者吗？为什么黑斯廷斯对此毫不注意呢？

黑斯廷斯也脱不了嫌疑。他曾经偷听到阿拉顿计划，原来他打算和黑斯廷斯的女儿到伦敦进行甜蜜的幽会。于是黑斯廷斯就决定采取行动结束阿拉顿的越轨行为，而且是永远地结束。

这么说，难道黑斯廷斯就是 X 本人，而阿拉顿则成了受害者？

另外一个客人是富兰克林博士。他是个专注狂热、粗鲁无礼的生物化学家。他草草地搭起了一间实验室。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做试验，试图从西伯利亚的松鼠皮豆子中提取一种毒扁豆碱。西非的一些部落曾经把这种豆子用做“考验”豆，来辨别人们有罪还是无罪。富兰克林博士的一些溶液是有剧毒的。他认为：“百分之八十的人类应该消灭掉。”

富兰克林聘请黑斯廷斯的女儿做他的试验助理。黑斯廷斯对女儿拙劣不当的干预只能是弄巧成拙，使她大为光火。和富兰克林一样，她激情狂热地致力于追求科学知识，而这种追求又纯粹是冷静不带丝毫情感的。她大声宣布她的观点：“无用的生命，应该从我们面前消失掉。”她说这种话的次数甚至比富兰克林还要多。富兰克林的妻子芭芭拉恰巧符合朱迪斯关于“无用”的定义。

芭芭拉·富兰克林常年为不知名的病痛所折磨，成天躺着，脸色苍白，不过还算是个美人。坐在躺椅上常常因为自己糟糕的身体而唉声叹气，时刻想引起周围的人的注意。她的行为多变让人难以琢磨，时而和博易德·克里顿公开地打情骂俏（一个有钱人，死了妻子，是芭芭拉的崇拜者）；时而又摆出一副圣洁的模样说坚决支持丈夫的事业；时而又矫揉造作地表示要自杀。

威廉·博易德·克里顿男爵之所以在斯泰尔斯逗留是因为他自己的庄园正在翻修。他和芭芭拉已经相识多年了，有一次差点儿就向她求婚了，后来还常常因为没有这么做而后悔不已。他是唯一公开向她表示同情的人，不过他也不愿意让芭芭拉精力充沛的年轻保姆克拉文识破他的意图。

尽管保姆承认富兰克林夫人受到抑郁情绪的折磨，但是她又补充说“她真的很享受这副病弱身子”。保姆的主要工作就是听芭芭拉的使唤，替她拿这拿那。

一天晚上，芭芭拉·富兰克林邀请所有的客人到她的房间喝咖啡。第二天早上她死掉了。她的咖啡里面加入了毒扁豆碱溶液，而这也就是致命的元凶。她的死被断定为自杀。

现在谁才是真正的X呢？

是伊丽莎白·科尔吗？她是另外一个客人，黑斯廷斯发现她越来越有魅力。她曾经向他透露说她的真名叫利奇菲尔德。黑斯廷斯知道她父亲被谋杀的案子就在波洛的案卷中。她向他描述自己为“废人一个”。

有人发现她常常和性情温和头发灰白的小个子斯蒂芬·诺顿待在一起。诺顿是个鸟类观察家。他一见到血就会作呕，是个真正的鸟类爱好者。常常手拿一架精良的双目望远镜，占据一个战略地点，在它的周围踱来踱去。

在接受了警方有关富兰克林夫人死亡的讯问之后，悲伤欲绝的博易德·克里顿先生决定搬回老家住。黑斯廷斯指责他的离开纯粹是因为令人生厌的食物。富兰克林和朱迪斯则欢快地宣布，既然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将一同前往非洲去做试验。而诺顿则开始喃喃自语，尽说些惹人着急的半截话。

一天早上，诺顿没有出现。人们破门而入，发现他躺在床上，额头上有一个子弹孔。

波洛到哪里去了呢？他那不屈不挠的侦探精神呢？在《帷幕》中，波洛这样说道：“拯救无辜是我一生的职责。”如果说波洛不是被X所打倒的话，那么至少是被衰弱的心脏所拖累。就在人们发现诺顿尸体后才几个小时，波洛就离开了人世，死于心脏病发作。发作

时他用来缓解心脏病的亚硝酸戊酯针剂不在他的床头。

伤心欲绝的黑斯廷斯只得独自整理遗留下来的零碎的线索。实际上，波洛给他已经提供了无数次机会来侦破这桩波洛最有趣也最富有逻辑的谋杀案。波洛告诉他：“我真的很好奇，想看看你知名的观察能力能否奏效。”

黑斯廷斯当然不负众望，可是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后记。

贝思·西蒙



## 沉睡的谋杀案（1976）

年轻的葛文达·里德生于印度，在新西兰长大成人。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英国。随后也会赶到的丈夫叫她在英国南部先买下一幢房子。葛文达在英国乡下漫无目的地闲逛了几天后，最后她来到一个名叫迪尔毛斯的小村庄，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房子。

她一买下房子就开始着手装修，马上她就萌发了在灌木丛生的地方建一个走廊楼梯的强烈意愿。于是她雇了一个工人。很奇怪的是，工人发现就在同一个地方，灌木掩映之下，原来早就有这么一个走廊楼梯。

葛文达现在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她常常朝着一间房子的墙壁走过去，仿佛在那儿有一扇门似的。事实上那儿并没有门，只有一堵光秃秃的墙而已，可是她就是感到那儿应该有一扇门。她命令工人重新开一扇门连接画室和餐厅。工人再次发现很久以前这儿就有一扇门，只不过后来涂上了一层石灰泥罢了。

葛文达要工人打开一个很旧的壁柜的门，门上也涂过石灰。打开一看，她发现了这幢房子原来装饰的墙纸——她清楚地意识到这正是她打算在房间内使用的样式。

众多的巧合让她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反应再自然也不过了。担心自己会发疯，她逃回伦敦，略作休息。在伦敦，她的房东介绍简·马普尔小姐给她认识。她们一起到剧院观看了《马尔飞公爵夫人》。

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此时，葛文达已经是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房东叫她们去看戏，就是为了让她们忘记不愉快的事。那天晚上，

在伦敦她们有无数家剧院可以去，也有无数部戏可供挑选，可她们偏偏就挑中了《马尔飞公爵夫人》。这部戏中含有整个谋杀案中的关键词语。要是她们看的是《皆大欢喜》的话，那葛文达就绝对不会想起三岁那年目击的一场谋杀案。可事实却不是如此，她们看的正是《马尔飞公爵夫人》这部戏，当演员念出台词：“蒙上她的脸，我的眼前有强光在闪现，她年纪轻轻的就死去了。”葛文达歇斯底里般奔出了剧场。现在她回忆起来了：当她看见海伦被人扼死时，听到的正是这几句话。海伦是谁？你的猜想和葛文达的一样，她现在根本就记不得任何叫做海伦的人了。

马普尔小姐不愧是我们的“巧合女王”。几秒钟内她就将这些线索拼接在一起，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她平静地说，最自然的解释就是葛文达以前曾经在迪尔毛斯的同一间屋子里住过。这样就能解释她为什么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归宿感。当然，她也正是在那间屋子目睹了一个名叫海伦的女人被人谋杀。

马普尔帮忙搜索家谱来找出杀人凶手。正如一个人物警告的：“我觉得我不应该过多地缅怀过去。所有对祖先的崇拜都是错误的。”甚至连马普尔小姐都觉得应该让这桩“沉睡的谋杀案”继续沉睡下去……任何对家谱有狂热爱好的人都会知道这桩案子是多么让人心烦意乱，尤其是潜伏了18年都悬而未决。

于是开始直面过去的历史。葛文达和盖尔斯·里德渐渐发现，葛文达原本在印度出生，后来还只有两三岁的时候和她的父亲一起搬到了英国，那时她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在坐船去英国的路上，悲伤不已的父亲邂逅了年轻漂亮的海伦·肯尼迪，并很快就和她结婚了。随后他们一同前往迪尔毛斯并定居下来，他们住的屋子恰好就是葛文达偶然挑选的那幢。可是欢乐的场景一年后就突然宣告结束。海伦和另一个男人跑了。葛文达的父亲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心力交瘁，差点儿就自杀了，因为他常常出现幻觉，觉得是他扼死了他年轻的妻子。葛文达则被送到新西兰由亲戚抚养。

如果你相信这些话，你就和葛文达一样容易上当受骗。

简·马普尔小姐缓缓地稳步穿过小镇，随意地和当地人聊起天来。结果是年老的管家、上了年纪的厨师和女佣都开始打开话匣子。

似乎他们中有个人从窗外看见了什么，她告诉了利丽，一位活泼的客厅女侍。

利丽和一个有点喜欢穴居人风格的人结了婚，住在离迪尔毛斯几英里远的地方。她从报纸上读到了葛文达登载的搜寻有关海伦·肯尼迪信息的启事。利丽并不愿意和警方打交道，但是她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为了安全起见，她没有给葛文达和盖尔斯这两个陌生人写信，也没有给警方写信，而是写信给一个老医生，她记得老医生正是海伦的亲哥哥。她同意和他见面并讨论她所记得的一切。而他回头又会和他的朋友葛文达和盖尔斯分享他所得知的信息。（医生还清楚地记得18年前小葛文达的样子，看到她现在不辞辛劳地寻找海伦之事的真相，他感到欣慰和感动。他一直以来就觉得不对劲，多年前海伦突然失踪后就只给他写过两封信。）

可是就在利丽要和医生见面喝茶的那一天，她没有如约出现……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就在她踏下火车后才几分钟，她就被杀害了。

利丽准是知道某些事情的内幕，而惨遭灭口。这肯定是桩谋杀案无疑。可是18年前又是谁杀掉了可怜的海伦呢？他说的那句“蒙上她的脸，我的眼前有强光在闪现，她年纪轻轻的就死去了”又是什么意思呢？

凶手是瓦尔特·费恩吗？他是个长得毫无特色、平庸至极的家伙。和他的母亲在一起过着过于平静的生活。他曾经疯狂地爱上了海伦，不过遭到了年轻的海伦的抛弃。

难道凶手是理查德·恩斯凯船长吗？他英俊潇洒，曾经和海伦在船上陷入过一场热恋。可是他被声音低沉、生性嫉妒的妻子牢牢地掌控在手掌之中。

莫不成凶手是吉·阿福里克？他是“水仙客车公司”的打扮过分花哨的接线员，也是海伦的第一个男友。不过海伦的哥哥成功地将两人拆散，因为吉·阿福里克完全是个俗气下流的坯子。

当然葛文达的父亲也有可能是对的：他发现海伦留下字条说她要 and 另一个男人私奔，于是他就把海伦给扼死了。（海伦携带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十分奇怪的衣服……一件银色的晚装长袍配上金色的鞋子。很糟糕的品位！）另一方面他有可能被人下了麻醉药，等他醒

来，就觉得是自己犯下的罪行。

不探究家谱的人们就永远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也许，让沉睡的谋杀案继续沉睡下去，是为上策。

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电影（之二）

## 破镜谋杀案



上图：吉姆·诺威克、洛克·哈德森、伊丽莎白·泰勒和托尼·康德斯在《破镜谋杀案》中扮演的嫌疑人。

下图：安吉娜·兰斯布里扮演的简·马普尔小姐正在凝神注视。

百代唱片公司 1980 年出品。导演是盖·汉密尔顿。主要演员有安吉娜·兰斯布里、伊丽莎白·泰勒、洛克·哈德森、吉姆·诺威克、托尼·康德斯、爱德华·福科斯、杰拉尔丁·卓别林、温迪·摩根以及查理斯·格雷。根据 1962 年小说改编而成。

当地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在喝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之后死掉了，而这杯毒酒本来是为一个来访的电影明星准备的。于是简·马普尔小姐就进入了壮丽辉煌的电影世界继续侦破谋杀案。可是马普尔小姐和整个故事情节让位于电影的真实部分——重新出山的泰勒和诺威克饰演的是名声逐渐下降、作为竞争对手的电影女王，在重新拍摄的《苏格兰女王玛丽》里，她们展开了激烈竞争，希望超过对方。

为了建立一种时代感和风

格感，他们做出了有趣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客厅谋杀案）电影开篇采取的是《午夜谋杀案》中的一个场景，这是设想中那个时代的一部电影。不幸的是，一些评论家发现开头这个机智的模仿部分比接下来的整部电影还要有趣得多。不要介意。安吉娜·兰斯布里刻画了聪明富有魅力的简·马普尔小姐，无疑让我们间接地联想起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电视剧中她肯定也会表现出色。这部系列电视剧就是后来大获成功的《她笔下的谋杀案》。

（一个十分有趣的注脚：有人猜测，《破镜谋杀案》中悬案的最终侦破实际上是建立在前电影明星吉恩·泰额尼的真实悲剧的基础之上的。）



右图：在《阳光下的罪恶》中，皮特·尤斯体诺夫在洗海水浴之前，用手指着嫌疑犯。中图：嫌疑人的全家福。左下图：尤斯体诺夫在询问科林·布莱克里。

## 阳光下的罪恶

通用影业有限公司 1982 年出品。导演还是盖·汉密尔顿。主要演员阵容是：皮特·尤斯体诺夫、戴安娜·里格、马吉·史密斯、詹姆斯·梅森、罗迪·马克多沃以及西尔唯亚·迈尔斯。根据 1941 年的小说改编。



一个妖艳的女演员和多个男人有染，她正在愉快地度假，不料一天她在一个旅游胜地的旅馆被人谋杀了。这桩案子打断了赫克尔·波洛的度假。这就好比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演员，当他正在阳光灿烂的马略卡岛度假时，突然有电影要拍，于是愉快的度假也只能告一段落。后来詹姆斯·梅森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觉得是他一生中最为轻松惬意的。他那种轻松懒散的态度似乎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电影的拍摄，评论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华丽的仿古服饰，以及科尔·坡特（恰如其分的扮演）的声

带以及进展缓慢的情节和导演。这是好莱坞第三次想复制《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成功，希望借重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并动用全明星的阵容来确保票房的吸引力。

### 原告证人

霍马克影业集团 1982 年出品。导演为阿伦·吉伯森。主要演员有拉尔夫·理查德森、戴安娜·里格、德波拉·科尔、温迪·希尔、唐纳德·普拉真斯以及比努·布力吉斯。

舞台上的成功在电影中得到了高质量的再现，电影上的成功离不开理查德森和科尔优异的表演，他们分别饰演查理斯·拉弗顿和伊丽莎·兰切斯特，如今这些角色已经家喻户晓。不过比努·布力吉斯饰

P457~458 开始逆时针：在《加勒比海谋杀案》中饰演简·马普尔的海伦·黑芝和毛里斯·伊文思正在举杯；活力十足的简·马普尔正在化妆打扮，准备参加海岛服装舞会；在《死的怀念》中，克利斯廷·贝尔福德、帕马拉·贝尔伍德和琼·恰德威克；《镜子魔术》的广告；《镜子魔术》中饰演简·马普尔的海伦·黑芝、约翰·米尔斯和贝迪·戴维斯；在同一部电影中饰演卡丽·路易丝的贝迪·戴维斯。



演的主角李奥纳多·沃尔让人觉得他演这个角色不大适合，尤其是当他和戴安娜·里格搭档时这种感觉就更强了。

### 杀人不难

华纳兄弟影视公司 1982 年出品。由克劳德·沃山姆执导。主要演员有海伦·黑芝、奥里雅·哈威兰、比尔·比科斯比、拉丝里·安唐。

在 1980 年 11 月华纳兄弟影视公司宣布和阿加莎·克里斯蒂有限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将把阿加莎的五部小说改编成两个钟头长的电视和电影系列节目，其总的标题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悬案剧场》。在新闻发布会上，华纳兄弟宣称这标志着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第一次获准直接拍成美国电视。虽然阿加莎电视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落伍，但是从 1950 年到 1959 年仍然有 4 部改编自阿加莎作品的电视剧在播出：《失踪女人的悬案》（剧中由罗纳德·里根和克罗斯·利奇曼分别饰演汤米和杜本丝）、《原告证人》、《杀人不难》以及《十个印第安小男孩》。阿加莎爵士对电视的厌恶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利用这一点，华纳公司表示这次将是大成本的制作，并继续沿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多明星的模式。不过明星的阵容会进一步更新以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力。选定的五部阿加莎的作品是《杀人不难》、《他们来到巴格达》、《褐衣男子》、《目的地不明》以及《神秘烟囱谋杀案》。

### 加勒比海之谜

华纳兄弟影视公司 1983 年出品。导演是罗伯特·刘易斯。主要演员有海伦·黑芝和毛里斯·伊文思。根据 1964 年小说改编而成。

马普尔小姐正在加勒比海的一个旅游胜地度假。一个退休的英国少校出人意料地死掉了。这不禁让马普尔枯燥乏味的度假生活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 死的怀念

华纳兄弟影视公司 1983 年出品。导演仍为罗伯特·刘易斯。主要演员有安索尼·安德鲁、德波拉·拉芬、哈利·摩根。改编自 1945 年的小说。

故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群有钱、有闲人中间。一杯有毒的香槟酒成了谋杀的武器。影片拥有一个强大的英美演员阵容，其中包括安索尼·安德鲁。对于美国观众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他在《重访不莱德希德》饰演的角色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为亲英美派人士举行的狂欢舞会上的悲剧主人公。

### 镜子魔术

华纳兄弟影视公司 1985 年出品。导演是迪克·劳利。主要的演员有海伦·黑芝、贝迪·戴唯斯、约翰·米尔斯、里奥·麦克科恩、多罗西·涂廷。根据 1952 年的作品改编而成。

海伦·黑芝和贝迪·戴唯斯这对富有灵感的组合给观众以极大的期待。她们饰演一对老同学。很明显贝迪的身体比较虚弱，她刚刚才从一次中风中恢复过来，这无疑削弱了她俩的表演。海伦·黑芝这次仍然饰演简·马普尔小姐，配角也都是一流的英国演员。这桩谋杀案发生在一个由庄园改造而成的康复中心，里面主要关押少年犯。毫无疑问，这部电影是此系列中最为出色的一个。

### 不祥的宴会

华纳兄弟影视公司 1985 年出品。由娄·安东尼奥执导。主要演员有皮特·尤斯体诺夫、费·达那威、李·霍斯利、阿曼达·佩芝、戴卫·舒奇特和戴卫·弗罗斯特（饰演自己）。

尤斯体诺夫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角色赫克尔·波洛。这部小说曾经在 1934 年拍成了电影，名字叫做《艾吉威尔爵士之死》。在这次的现代版中，波洛在参加由戴卫·弗罗斯特主持的一个脱口秀节目时遇到了一个著名的女演员。波洛接受邀请参加了标题中提到的 13 人的午宴，就在宴会上发生了一起谋杀。剧中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口是心

非。参与联合主演的费·达那威尽情地展现了她的才华，这是她暂时离开她塑造的现实生活中的系列人物（如琼·克劳福德、伊娃·佩顿、伊莎贝拉女王等）。

### 古宅迷踪

华纳兄弟影视公司 1986 年出品。导演是克利弗·多纳。主要演员有皮特·尤斯体诺夫、琼·斯代普顿、替姆·辟果—斯密斯、康斯坦斯·卡明斯和苏珊·伍芝利吉。根据 1956 年版小说改编而成。

最后，奥立弗被介绍给观众，在阿加莎笔下的众多角色中，只有她和作者本人最为接近。这部美国版的奥立弗由琼·斯代普顿扮演，它可能会使电视观众联想起阿加莎系列《她笔下的谋杀案》中的一个中年侦探作家形象，斯代普顿女士说有人曾请她出演这个角色，不过被她谢绝了。这是尤斯体诺夫扮演的第四个波洛形象，他们开始调查一个谋杀游戏，不料这个游戏最后却演变成为一桩真正的谋杀。



左上角：《不祥的宴会》的广告。

下图：费·达那威扮演了女演员和机灵的模仿者的双重角色。



左图：在《古宅迷踪》中，皮特·尤斯体诺夫扮演的波洛和琼·斯代普顿扮演的阿丽丹·奥立弗正在检查线索。

右图：站着的是苏珊·伍尔布力基，她是尼克尼特·谢利丹那有钱而风流的丈夫的秘书。



麦克贝尔·泰伦鲍姆

## 汤米和杜本丝夫妇

间谍、罩衣和匕首，还有神秘的信息；邪恶帝国的势力在英国的街道上肆虐横行。这些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展现的场景吗？

喔，是的。你最好相信这一点。像所有其他的神秘探案小说的作家一样，阿加莎也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间谍小说，在吉卜林的小说《吉姆》中，马哈布·阿里令人记忆深刻地将它称为“了不起的游戏”。

这些间谍小说有着典型的阿加莎风格。她以非凡的才能创造出了两个间谍，而不是常见的一个——这几乎与她心目中的间谍形象如出一辙，看似矛盾的特点同时在最好的间谍身上展露无遗：谨慎和急躁，逻辑和直觉，想象和常识。

她将她的间谍叫做汤米和杜本丝。它们与其说是国际间谍的名字，不如说还停留在童谣的级别上——可实际上是阿加莎经过精心挑选才得到的，它们具有英国名字的特点并能体现其象征价值。

汤米第一次露面是在一战后，那时他刚刚从部队退伍。汤米是汤米·阿金斯的简称，这是英国士兵的原型。汤米家族的姓是“贝雷斯福德”，它基本上体现了英国人个性中一切好的方面：克制忍耐，坚忍不拔，有理智，有常识。

“杜本丝”在英文中是“两便士”的意思。这是一种常见的英国硬币，个头小巧不起眼，可是却又锐利又闪亮。实际上这就是杜本丝在作者心目中的形象。此外，杜本丝似乎老是急于证实她那“两便士”的价值。

汤米的家庭背景有点模糊不清。他于1894年出生在英国东部的

萨福克郡。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被提到过。小说中强烈暗示他的童年生活曾经笼罩在阴影之中。汤米的叔叔，威廉·布莱斯福特先生在和汤米的母亲激烈争吵后，宣布和他脱离关系。这次争吵的起因明显是汤米的叔叔想要领养他，并试图使他摆脱母亲的影响。汤米固执地（这点最能体现他的个性）拒绝了叔叔的要求，坚决要和他的母亲在一起生活。他和母亲一直待在一起，直到她离开人世。实际上汤米最后还是和他的叔叔愉快地重归于好，并再次给家族增光添彩。这些在汤米和杜本丝的第一部侦探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来。

汤米长了一副典型的英国人的模样：一头红发光滑整洁，精致地披在脑后，身高和体重不大成比例。他的脸丑得可爱——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特点。不过肯定是一张绅士和运动员的脸，这一点绝对不会有错。“没有特点”是个关键词，正如优秀的悬念小说迷所熟知的那样，它是任何成功的间谍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特点。

杜本丝·考利小姐的家庭背景稍微要详细一些，不过基本上还是含糊不清的。她是阿齐笛肯·考利的第五个女儿，她家住在萨福克郡的小密桑戴尔地区。至于她具体是出生在哪一天则根本就没有提到过。既然她和汤米一同在此长大成人，他们的年龄应该相差不大。

与汤米一样，杜本丝也是典型的英国淑女：“杜本丝根本说不上漂亮，可是这张精灵般的脸上透着性格、弥散着魅力。坚定的下颚，灰色的眼睛，大大的两眼间距有点宽，在又黑又直的眉毛下，像笼着一层薄雾。”

虽然杜本丝至少有四个姐妹，可是没有一个人的名字被提到过；在杜本丝的历险生涯中读者也不曾碰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倒是她的阿姨时不时地出现过几次。像汤米一样，在她那一辈人中只重点提到了她一个。

杜本丝·考利小姐的名字意为“谨慎”，可是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她。实际上这个名为“谨慎”的小姐谈不上有任何谨慎之处。她有着“急躁”的性情。如果说汤米坚定不移，按逻辑推理行事，遇事三思而后行的话，杜本丝则是急躁易变，随时准备以特有的冲动和激情奔赴任何艰难险阻。

正是这些互相冲突和对立的性格，让他们在工作中成为一对绝

配。倔强和任性一次次把他们带入困境，可是又一次次帮助他们从麻烦中脱身而出。他们对立而互补的性格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个个面临的难题。

他们认识一个叫做“卡特”先生的人，实际上他是英国情报部门的头子。在《秘密对手》中他请他们帮忙解决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间谍难题。在和首相的简短会晤中，他这样概括他俩的特点：“表面上他看起来是个普通的英国年轻人，四肢匀称结实，头脑有点不开窍，大脑反应有点迟钝。可是另一方面想指望他异想天开而将他导入歧途也是不大可能的，他根本就缺乏想象力，因此要骗倒他是很困难的。他考虑问题的确有点慢，不过一旦他抓住了任何东西，他是绝对不会让它溜走的。而这个小小个子女士的表现却迥然不同。她更多地依赖直觉而不是常识。他俩在工作中真是一对绝妙的组合，速度和耐力的绝配。”

杜本丝的急躁和冲动让她一次次身陷困境，她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她这个反应缓慢的伙伴，而这种依赖甚至超出了她的想象。

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解释道，汤米特别沉着冷静，头脑特别清晰。他的常识和敏锐的视角永远可靠，没有他的帮助，杜本丝感到就像大海中一艘无舵的航船。

“他反应比较缓慢，可是却非常稳妥。”的确有耐力！

依赖敏锐的直觉，杜本丝将常理和一般法则置之脑后。《谍海》描写的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事，汤米从国家情报部门接到一项秘密的使命，这时他和杜本丝已经结婚多年了，可是杜本丝依旧捏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电话，以此来窃听他和情报部门官员间的隐密谈话。

后来当汤米回忆起杜本丝这种有违体面的做法时，还是余怒未消。“当我正在进行兴致盎然的交谈时，你却躲进了隔壁房间的壁柜里，把我要去哪儿、任务是什么搞得一清二楚，你第一时间内知道了这些信息。窃听！不多也不少，真是十分丢脸的一件事。”

“可是结果却很令人满意呀。”杜本丝轻快地回应道。

《犯罪团伙》讲述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事。汤米和杜本丝开始接管一家侦探事务所，原来的主人因为试图截获来自德国的秘密情

报而被逮捕了。杜本丝捏造了一个珠宝失窃案，结果事务所顺利地破获这件案子，并把它能在 24 小时内破获一桩案件的能力大加宣扬，简直想搞得尽人皆知。

杜本丝迂回曲折，而汤米是直截了当的。即便他想骗人，他也要正大光明地骗。因为他常常被抓住，所以他的策略就是如何摆脱控制。

在《秘密对手》中有一次汤米陷入了困境。他被锁进了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一个聪明机警的年轻女子（不是杜本丝）帮了大忙。她虚构了一些笑料，转移了看守人的注意力，结果帮助汤米成功地逃了出来。这个计谋之所以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人会想到汤米也会玩出一些机敏的花招。

在《谍海》中还有一件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汤米被扣押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全身被绑住，嘴里还塞上了东西。汤米借助“打鼾”的声音发了一串莫尔斯电码给他的助手阿尔伯特，滴滴滴，答答答，滴滴滴（SOS 求救信号），居然真的起作用了。

阿尔伯特，像皮特·温木塞笔下的邦德一样，给汤米和杜本丝夫妇当保镖。在汤米的第一次侦探冒险中阿尔伯特那时还在一家酒店跑腿听差。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为侦探事务所帮忙。后来他加入了这个大家庭，1934 年结婚，在伦敦南部开了一家名叫“鸭子和狗”的小酒吧，再后来他重新加入了汤米他们的侦探事业。

杜本丝不经意间为汤米的家族添了一对双胞胎——德波拉和德里克。汤米夫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结的婚。到 1940 年时，德波拉已经长大成人，成为英国情报机构的一员，而德里克则在英国皇家空军当了一名尉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米夫妇领养了一个叫贝迪的孩子，这孩子也在《谍海》中也曾经露过面。贝迪后来在南非的政府部门工作。

在对比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时，杜本丝曾这样对汤米说：“我总是满怀希望。”

“我知道你是如此，”汤米有点伤感地答道，“我常常感到后悔。”汤米耸耸肩，将一切烦恼和不快都置之身后。“我就好比是只乌龟。”而他觉得杜本丝像只敏捷的猫鼬。

杜本丝灵感的闪现给她制造了不少的险情，可是同时又一次次让她化险为夷。她靠感觉识人，靠本能工作。她常常这样说：“我突然觉得——喔，我不想和他一样错下去了——或我不愿晚上和他在漆黑的路上碰面。”

除了炫耀一下他的常识和固执之外，汤米也有自己的本能，在《煦阳岭的疑云》中，他这样说：“我仍然不喜欢伊格斯律师。”他又补充说：“他的嗓音不错，长相不差，口才也不赖，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他。”

汤米和杜本丝夫妇俩二十才出头时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冒险历程。那时他俩加起来的年龄肯定不会超过四十五岁。他们侦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间谍案和谋杀案，他俩的侦探生涯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在《命运之门》中他们最后一次破案时都已经成为祖父母级的老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桩案子可以上溯到他俩的青年时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时他俩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可是依然活力十足，把危险视为无物。

从事伟大的游戏需要漫长的时光，当然也只有伟大的“运动员”才会如此执著地沉浸其中而浑然忘我。

布鲁斯·卡西德



## 拒绝废话

——阿加莎的短篇小说

就在1984年的圣诞节快要来临之际，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合作了一生的美国出版商——多德梅德公司，推出了《赫克尔·波洛探案集》。这是第一本收集了全部波洛探案的50篇中短篇小说，接下来于1985年出版了《马普尔短篇故事全集》，这些都表明读者对阿加莎短篇作品萌发了新的兴趣。也许阿加莎笔下最为出名的两个侦探人物在长篇小说中展现得更为充分，可是她的短篇作品，包括作者常常创作的那些单独成篇的短篇小说，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独特之处。

那么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出色的短篇小说是哪一个呢？读者的看法可能会大相径庭，而我则赞同几个评论家的观点，将这一票投给《原告证人》。这部小说描写对谋杀案的审判，作者展现了娴熟的写作技巧和令人惊叹的情节安排。随着他的一个老年朋友遭到谋杀，里奥纳德·沃尔陷入了困境之中。审判准备工作、审判以及令人大吃一惊的结局使读者的悬念不断地向上攀升。最让人吃惊的是，克里斯蒂于1924年为《曼穗》杂志创作的这个短篇，竟然比《罗杰疑案》还要早两年出版。它在舞台和荧屏上大获成功（与小说相比，结尾增加了一些扭曲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使原作黯然失色，尽管如此，这篇小说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到惬意和愉悦。这儿我不想过多卖弄原作极为巧妙的情节，我只想提及作者在这儿较早使用了“伪装”的手法，而这在她后期长篇小说中的案件侦破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幸拥有一本《原告证人及其他短篇故事集》的读者同时也拥有另外两篇阿加莎的短篇精品——《事故》和《夜莺小屋》。两篇故事都描写的是投毒案，都关注过去和现在的谋杀，可是不管是就情节还是结局而言，没有哪两篇小说会像它们这样如此大相径庭。阿加莎最出色的一些短篇描写的是投毒案，读者应该不会感到诧异，因为这也是作者长篇小说中最喜欢使用的谋杀武器。据说在她的作品中，描写投毒的作品多达 83 部。

阿加莎的中篇小说《三只瞎老鼠》和上述的三篇杰作还不能相提并论，不过仍然值得一提。根据它改编而成的戏剧《捕鼠夹》，后来成了有史以来连续上演时间最长的作品。读者和观众喜欢遭到“愚弄”，克里斯蒂在《三只瞎老鼠》中将他们戏弄了个够。一家客店被大雪所困，客人和房东轮流遭到怀疑，这种转换令人叹为观止。最后真相大白，凶手原来是个精神变态的杀手，作者用一种老套的方式仍旧给读者带来惊讶。由于这个戏剧在伦敦长盛不衰，《三只瞎老鼠》从未在英国正式出版，尽管较早的一个版本曾经于 1947 年在电台播出过。

阿加莎·克里斯蒂其余单独成篇的小说大多是中规中矩的悬念、犯罪以及超自然的故事。要说到她短篇小说其他的亮点，我们不能不提及她的系列侦破短篇。从赫克尔·波洛开始，在波洛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中，我自己最喜爱的是中篇小说《死者的镜子》，收在与之同名的集子中。一桩发生在上了锁的书房的谋杀案，一面打碎了的镜子，还有“砰”的一声巨响，这一切能够很轻易地扩展成一个长篇。不过作为短篇出版的确是个明智的选择，波洛揪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杀手。（这个故事曾经以《第二声砰响》的名字出版过，和《死者的镜子》相比，这个版本要短一点，略微有点区别。不过还是《死者的镜子》要出色一些。）

喜欢波洛的书迷可能愿意读一读《巧克力盒迷案》，这是阿加莎的第一部集子《波洛探案》中的最后一篇，这也是波洛这个大侦探唯一遭遇过的失败。至于波洛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读者可以看看《三只瞎老鼠》集子中的《第三层套间中的谋杀案》，《死者的镜子》中的一个中篇《幽巷谋杀案》以及《赛舟会上的谋杀案》中的《黄

色的彩虹》。最后的这个短篇故事后来扩展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死的怀念》，不过侦探不再是波洛，而换成了瑞斯上校。

在所有波洛的集子中，最出色的无疑是《赫克尔的丰功伟绩》。波洛侦破了 12 桩谋杀案，于是作者将现代的波洛和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克里相提并论。《涅墨亚狮子》屈尊纡贵地降为一只北京狗。不过这部集子中的故事仍然很精彩，尤其是《勒尔那九头蛇》。

在短篇小说集《星期二晚间俱乐部》（英国出版时的标题为《死亡草》）中，读者可以找到简·马普尔小姐 20 个故事中的 13 篇。其中包括最优秀的 3 篇：《星期二晚间俱乐部》、《机会和动机》以及《平房谋杀案》。有趣的是，这些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短篇时间上要早于简·马普尔小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简·马普尔竟然起源于短篇。

除了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以外，在她创作的三卷本和一些独立的故事中，阿加莎·克里斯蒂塑造了另外几个侦探形象。《犯罪团伙》中汤米和杜本丝粉墨登场，这对其他的惊险小说作家是一种善意的欺骗。在《派恩探案》中，帕克·派恩侦破了十几起疑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设拉子的隐居者》。派恩在《赛舟会上的谋杀案》中又再次露面，侦破了另外两个案子。哈里·奎恩在《神秘的奎恩先生》中侦破了 12 桩谋杀案，同时他还出现在《三只瞎老鼠》中的另一个案子里。

虽说有点奇怪，可是的确存在这么一个哈利·奎恩的短篇，从未出现在任何英国或美国版的阿加莎小说集中。它的标题是《哈利·奎恩的茶具》，它第一次出现在 1971 年出版的英国选集《冬季的谋杀之三》。随后 1973 年在美国杂志《艾乐里女王谋杀案》中重印，后来又在《艾乐里女王谋杀选集》中再次出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所有已经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哈利·奎恩的茶具》的确被忽视了。在将来出版的《神秘的哈利·奎恩先生》短篇集中，它理应占据一席之地。

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中出版了 150 个短篇故事，再加上 66 部长篇小说，一些浪漫爱情故事，还有一些则是小说以外的体裁。如果说和长篇相比，短篇经常显得相形见绌的话，那么它们依旧发出绚丽

的光彩，作者以她的生命力和独创性，提醒我们阅读这些精良的作品，从而体会一种全新的乐趣。

爱德华·D. 霍奇

## 《阿加莎》

——一部几乎流产的影片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事实：1926年12月4日晚上9点45分，阿加莎·克里斯蒂离开位于沙林代尔的家，驱车远离伦敦——随后就失踪了！就在几个月前，年轻的作者在文学界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评论家和侦破小说迷读到她笔下矫健精干的大侦探形象赫克尔·波洛，无不喜出望外。可是一夜成名，给生性腼腆的阿加莎带来的只是不小的压力。母亲不久前去世，婚姻明显地缓缓趋于解体（她的丈夫是大名鼎鼎的一战王牌飞行员阿奇·克里斯蒂上校），这些都有可能是造成她那晚出外飙车的种种因素。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她的车翻倒在一个林木掩映的峡谷中。

接下来的一周半，有关克里斯蒂夫人失踪的各种消息充斥着各大报纸。成群结队的人仔仔细细搜查了阿加莎住宅附近的乡村。小报上充斥着谋杀、绑架和阴谋等各种耸人听闻的故事。《伦敦每日新闻》甚至提供了一笔令人咋舌的赏金来奖励那些发现了作者行踪的人——如果阿加莎还活着的话。

在她失踪之后第十一天的晚上，人们在约克郡的哈罗门——一个温泉胜地找到了她。她在那儿登记住宿用的名字是尼尔夫人，这居然就是她丈夫情妇的名字！当记者问到她为什么将她的行踪严守秘密时，阿加莎不予作答。她丈夫倒是给出了一个大家能接受的解释——她患有健忘症，随后这个解释就成了官方的说法。

克里斯蒂夫人1976年去世后，卡史林·泰南，《新闻周刊》一位退休的记者，开始思考阿加莎失踪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着的事实真相。通过调查大英博物馆中的新闻图书，她将事实和臆测拼凑在一

起，这就形成了《阿加莎》这部小说。

泰南女士给出了以下的假设：克里斯蒂夫人对丈夫提议离婚感到大吃一惊，随后就将自己设想成为她笔下一个凶狠残暴的人物，并炮制出这个计谋，而这还只是整个复杂计划中的一部分，以此来对付她的情敌；一个美国记者，对阿加莎本人和她的作品都神魂颠倒，他在温泉胜地发现了作者，难道他比预料中更多地介入了整个事件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正是这种事实和猜测的交融让人们大感好奇，并吸引了电影界的注意。版权的原所有人，兰科公司，决定放弃拍摄计划，因为他们遭到了阿加莎有限公司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剧本中有诸多虚构之处。阿加莎有限公司拥有阿加莎作品的一切权利，包括肖像权。它提醒制片商说克里斯蒂上校是兰科公司董事会的终身董事，让他脸上如此无光，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于是拍摄计划被束之高阁了。

在1977年的10月，一个初出茅庐的摄影工作室宣布他们有意拍摄电影《阿加莎》。由维纳莎·拉吉锐舞饰演克里斯蒂夫人，由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美国记者，由朱丽·克里斯蒂饰演南希·尼尔，影片中的另一个妇女。阿加莎有限公司再次跳出来反对，申请法庭禁止电影的拍摄，并提出几百万毁坏名誉的赔偿，而且再次申明整个故事是建立在猜测上，而不是事实之上。这个诉讼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是一场利己主义与艺术气质的较量，这场战斗差点儿从一开始就迫使拍摄计划搁浅。

第一艺术工作室开始了充满理想主义的拍摄计划，他们聘请了五位美国超级明星（保尔·纽曼、斯蒂夫·麦克奎因、斯德尼·坡替尔、芭芭拉·史翠珊和达斯汀·霍夫曼），其用意就是要从占统治地位的影视公司那儿争得一部分的权利，并为自己取得一定程度的艺术自由，而以前在这个行当内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当他们开始拿起剧本拍摄电影的时候，菲尔·费尔德曼开始受聘监督公司的运作，并保证一切工作都能正常运转。费尔德曼从一开始就不看好《阿加莎》这部影片。他警告霍夫曼说，记者这个角色明显笼罩在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阴影之下，毕竟她才是最主要的人物。霍夫曼却并不这么看，他当时是影片的执行制片人。

电影剧本最初由泰南女士和编剧家亚瑟·霍普克拉福特共同准备。现在霍夫曼和他的密友——作家马瑞·西子郭也加入了剧本的改编中，马瑞认为剧中沃利·斯坦顿——美国记者这一角色已经不仅仅是用来揭示克里斯蒂夫人行为动机的一种剧本手段。很快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已经威胁到了电影的平衡和稳定，维纳莎·拉吉锐舞也加入了剧本的讨论，她不断地提醒大家，电影的标题人物是阿加莎。在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仔细推敲之后，霍夫曼要求再给他三个星期来准备剧本，费尔德曼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强调说，这部影片已经落后于公司的其他项目了，第一艺术公司需要不停地推出新的电影在全国上映，只有这样公司才能发展下去。尽管合作方抗议说，剧本之混乱简直难以测度，电影《阿加莎》的拍摄工作还是马上就开始了。1977年的11月，在剧本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影片开始拍摄了。达斯汀·霍夫曼是个名副其实的完美主义者，这实际上是把双刃剑。在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中，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可是在接受一项任务时他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形象”（好莱坞术语）。着重审美的真实常常会导致电影拍摄延期，甚至会让工期紧迫的拍摄计划远远超过预期时间。费尔德曼对此十分清楚。《阿加莎》超出了预算的15%，所有剧本的修改以及人物和情节的探讨工作导致电影拍摄时间比原定的49天超出了23天。费尔德曼要求结束影片的拍摄工作。霍夫曼争辩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场景有待拍摄，在整个故事情节中，这个场景能够解释人物行为的动机。他甚至主动提出用自己的钱来完成这项额外的拍摄任务。可是费尔德曼却坚定不移，决不让步。1978年1月第一艺术公司完全掌控了电影的拍摄权，剥夺了霍夫曼最后改编的权利。霍夫曼当然愤怒不已，他起诉第一艺术公司和华纳兄弟公司（母公司），要求赔偿6500万美元，其用意是重新获得对影片的控制权。司法上的斗争并没有阻碍费尔德曼完成影片的后期工作，对影片的编辑在没有霍夫曼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着。为了阻止影片草率完工，霍夫曼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他坚决拒绝向公司汇报“回火”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使对话清晰明了并纠正有误的台词，必须进行重新录音。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夫曼和第一艺术公司之间的矛盾几乎都家喻户晓了。在《多样性》杂志中霍夫曼进行了长篇的访谈，他讲

述了自己此次的经历，并为艺术家的艺术自由进行了出色的辩护，他认为艺术家有权反对一些大公司冷漠无情的物质主义要求。最后，在失去影片改编权一年之后，禁不住导演迈克尔·阿普泰德的苦苦请求，霍夫曼为自己出演的场景做了最后的配音工作（不管有没有主要演员霍夫曼的合作，费尔德曼都决定推出这部影片）。

当电影在1979年2月发行的时候，评论家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发现影片不是第一艺术公司在广告中所宣传的令人脊椎发麻的惊悚片，而是一部关于烦恼和浪漫的片子，饶有情趣，相当吸引人。这次霍夫曼的直觉又对了，他和拉吉锐舞之间的配合不大成功，以致《新闻周刊》把这部影片称为“不很协调但是又让人轻松的化学物质”。要是霍夫曼能够完全掌控影片的制作，并进行富有创造力的工作，就像他后来在大获成功的《推销员之死》中所做的一样，谁能说影片《阿加莎》不会成为一个经典呢？也许正是有着在影片《阿加莎》中失去艺术控制的痛苦经历，才有了后来个人意志的大获全胜以及公众的由衷赞叹。

麦克贝尔·泰伦鲍姆

## 克里斯蒂悬念剧场的周末聚会

电话里的声音低沉、极有说服力和专业素养。是销售员、募捐员还是经纪人？

实际上，一个也不是。

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酒店的广场上将举办一个“悬案周末”活动。这是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类型的庄园聚会，已经设计好的谋杀案等着客人来侦破。作为一位悬案作家被提到，我是否应该参加这个活动，并成为其中的一名演员呢？

可是我是一位作家，而不是演员，我提醒给我打电话的人。

“你肯定能演得很棒！第一天晚上你就让人谋杀了。”

我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杂耍笑话，一个经纪人告诉演员说：“我替你在百老汇争取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角色，帷幕升起前你已经被人干掉了。”

“你将出演受人尊敬的班特力·汉博斯通先生，”电话里的声音还在继续，“他是一位称职的牧师。”

即便在最狂放的梦中，我也没有想过会扮演一名牧师……扮演牧师吗？喔，为什么不可以呢？“悬案周末”已经风靡一时，无论是在旅馆、火车、旅游胜地、游船上，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人们都可以参与演出。所有的美国人都希望借助这种活动来亲身体会扮演替代角色的冒险之乐，有的人玩“小小追踪案”，有的人玩“幸运之轮”。我猜想，心理学家肯定能够在“神秘周末”找到最为惬意的原始资料，观看谋杀案中悬案爱好者试图将幻想转变为现实的冲动和紧张。

我不擅长这种游戏，甚至还从来没有尝试过。作为一位悬念故事的作者，至少参加一次悬案周末活动，看看在受到严格限制的游戏里，幻想是怎样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对我而言，似乎是件义不容辞的事。

于是我答应了邀请。接下来的一周内，我收到了用邮件寄来的一大摞材料，上面打印的字密密麻麻没有空行。邮件是克莱斯·华伦寄给我的，他是悬案周末活动的制作人、导演兼作者。包裹里面是人物的简介，情节的安排，以及故事的梗概：

在国王查理斯时代家庭纠纷一般在位于德文郡的牧师汉博斯通家得到解决。悬案周末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家庭聚会，1929年，麻烦降临到汉博斯通家里。这一天，参与者和演员都可以穿上最时髦大胆的服饰，他们参加的不仅是一个悬案竞赛，同时也是一个服装大赛。

在任何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悬案周末”，家庭重逢消除了家庭之间各式各样的对立和紧张。在这个案子里，催化剂就是死了妻子的汉博斯通家的家长，和伦敦一个著名的巫师再婚了。这反过来会造成家庭忠诚的重新调整，自然会引发对抗和争吵，其结果无疑会产生谋杀！

汉博斯通是个大家族，班特力有一大把的兄弟姐妹。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只有32岁，就已经成了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牧师之一，事实上他就是韦克菲尔德市的牧师！

电话铃响了，是克莱斯·华伦，“你会跳查尔斯顿舞吗？”

“绝对不会，你从未说过我必须跳啊。”

“在情节摘要里，第一天晚上，一位印度医生给客人施加了催眠术。你也被催眠了，随后问到你对你父亲再婚的看法。你被催眠后有人给你下了一道命令，再后来你就一跃而起，跳了一个查尔斯顿快步舞。”

“即便是真的处在催眠状态，我也不会这么做的。”

“我们需要为你安排一些活动。”

“可是按照计划，在星期五的晚上我就已经死掉了。”

“别打断我，你会些什么20年代的东西呢？”

“我曾经弹过钢琴。”

“爵士乐，拉格泰姆音乐！了不起！”

“大多数时候会钢琴就行了，可是看看——我可不是32岁，甚至相差甚远。”

“没问题！让我来帮你解决！”

啊！化妆的魔力！我问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剧本，以便我能熟悉台词。

“没有台词。这是一种即席创作。”因此这是有着 80 年代风格的喜剧作品。

我们在酒店排演前的两周，克莱斯·华伦首先看着我，脸色有点苍白，随后又换上一副勇敢愉快的笑脸。“演得好！我喜欢它！”

我们围拢在一张长会议桌前讨论角色和彼此间的联系。剧情要求我和一位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约会，她很吸引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种化妆——无论是不是魔术——能够让我看起来像 32 岁。于是……

“班特力被派到某个遥远的边区村落进行传教。”华伦一边即兴发挥，一边踱着步子。“不断爆发的起义，肆虐的登革热，水蛭，可能还有令人软弱无力的心理问题。”

我想，应该是发生在非洲吧。

“当然！传教工作让你过早地苍老，尽管如此，你的未婚妻还是急着要和你结婚。”

很明显大家都在围着剧情的发展转，“过早地衰老”的策略在电影剧本中进行了修改。

在戏剧开演的那天晚上，我们都穿戴整齐，来到了演出地。我惊讶地发现演员们的衣着真是五颜六色，多姿多彩。印度医生穿上传统印度服装，头上缠着穆斯林的头巾，颇具异国情调。汉博斯通参军的儿子穿着某团的军装；而娶了汉博斯通女儿的埃及学家，是一身典型的工作打扮；我自己则穿上牧师的服饰。女人们的衣着则明显十分新潮大胆，引人注目。

检验台词在观众中的接受程度给演员和客人提供了一个彼此交流的机会。和所有两百来人分别交谈耗时费力，不过那种“归属感”对于戏剧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客人们顺便拜访和打招呼的那会儿，我和未婚妻闲聊得正酣。很自然，我们聊到的是“发生”在 1929 年的事，其用意就是给虚拟的情节以真实感。我们讨论了卡蓬·阿芳斯（译注：意大利裔美籍匪徒，曾严厉地统治过芝加哥黑社会，因逃税而被监禁），谈到了大约

8个月前发生在芝加哥的一场大屠杀，这场臭名昭著的屠杀正好发生在情人节那天；我们提到了拉吉·林迪，他坐着飞机周游世界同时欢度蜜月；还聊到了楼恩·伊格尔，他不再孤单一人，因为他和前妻安·莫露复婚了；我们甚至提到了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刚刚宣布和马克斯·马洛温订婚了，他是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将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

最后客人们停止了讲话，开始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这时演出开始了。首先登场的是汉伯特勋爵，他是汉博斯通家族的家长。他欢迎家庭成员和济济一堂的客人。我接受了邀请，开始做祈祷。在这个喜庆的场合，我真的希望家庭聚会友好欢乐。

可是潜藏的敌对状态几乎马上就浮出了水面。我弟弟布兰顿和他的妻子帕特里夏开始了吵架比赛，导火索就是他以前和芭比蒂有过婚外性行为。怎么称呼她恰当呢？她是汉博斯通家族的一个女佣。我上去干预，于是他们的愤怒慢慢地平息下来。

不料几分钟之后，桀骜不驯的布兰顿和我的继母黛芬又大吵起来。布兰顿说她是个冒牌的巫师，逼她证明自己的能力。黛芬真的这么干了，她看懂了三个人的心思，其中一个是演员，另外两个是“悬案周末”的客人。猜心思的活动随着“砰”的一声响声结束了，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开始卷入争吵中。

汉博斯通家庭成员争吵打打闹闹个不可开交，他们之间往昔的和谐已经很难重现。接着丑陋的一幕很快就爆发了：佩托医生是个印度人，而拜伦·汉博斯通在印度当过兵，他痛恨圣雄甘地、印度人以及印度的独立运动。他接受了拜伦的挑战，决定展示他的心灵能力，其方式就是对我进行催眠。

在催眠的状态下，我被问到对父亲新娶的妻子有什么看法。我相信婚姻的圣洁；我并不敌视黛芬女士。医生发出了催眠后的指令，命令我在未婚妻说出某个数字的时候，开始弹钢琴。众所周知，我的听力很差劲，而且根本就不会演奏任何乐器。

过了一会，我的未婚妻来了个笛子独奏。普鲁登丝·汉博斯通和她的丈夫——埃及学家也彼此发起脾气来了。普鲁登丝喝得酩酊大醉，她把一杯酒泼到丈夫亚瑟的脸上，弄得他湿漉漉的，他回到房间

去换衣服。

我的未婚妻无意中选了一个有魔力的数字，于是我开始受命弹钢琴，我演奏的是一首老掉牙的曲子，是一曲 20 世纪 20 年代的《要是你有多好》，客人们乐不可支。这时亚瑟回来告诉我们说他在房间里遭到了袭击，他认为是昆廷·佩体基干的，昆廷是一个房产经理。

昆廷被叫了过来，他和亚瑟用拳头打起来了。昆廷嘴上挨了一拳，开始往下滴血，这还只是事情的一部分。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布兰顿尖叫了一声，随后就倒下了，喉咙上在流血。一只从吹风管里射出的有毒飞镖杀死了他，这个吹风管是我从非洲带回来的，我把他送给父亲作礼物，因为他很喜欢收集武器。布兰顿于是就成为汉博斯通家族第一个“遭到诅咒”的受害者。

由于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周末游戏，第一场谋杀所带来的无声的歌斯底里和战栗激动，绝对让我目瞪口呆。200 名客人中将近有一半离开座位伸长了脖子围观垂死者最后的痛苦。假的血看起来几乎可以乱真！很快演员们在尸体旁围成一个圆圈，把布兰顿抬走了。我也是抬尸体的人之一。演布兰顿的人体重还真不轻！我们刚把尸体抬到走廊上，就有人在抱怨说：“我们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体重轻、个子小的家伙来杀死呢？”

顺便说一下，搬尸体也是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在黄金时代的悬念小说中这点常常被忽视了。死亡的肉体存在，也就是尸体，需要我们尽快将它搬走，当然这种事经常是由故事中的幸存者来干的。

伴随着布兰顿的死亡，当晚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然后客人们就开始接受挑战，来侦破这个谋杀案。

然后人们就上床睡觉。

潘尼洛普·汉博斯通，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员，同时也是一名议员，她被选中来照顾布兰顿的寡妻帕特里夏，佩托医生已经给她服了镇静剂。潘尼洛普就睡在帕特里夏的房间里，早上人们发现她被一把匕首刺死了，匕首明显是从她的哥哥拜伦少校那儿偷来的。

计划在星期六的早上召开一个降神会，来召回潘尼洛普的灵魂，

询问有关她遭到谋杀的信息。可是降神会还没有开，拜伦少校就宣布他在他的床上发现了一条毒蛇——金环蛇！很明显他也成了谋杀的目标。

佩托医生和拜伦少校发生了争执，其间佩托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他叫人拿来他的黑色的包，然后给自己注射了洋地黄毒苷，这是一种有毒的药物，不过却可以用来控制心脏病的发作。

当降神会最终举行的时候，潘尼洛普的灵魂在黑暗中显现，并催促帕特里克说出杀手的名字。帕特里克肯定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她突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声尖叫着：“我知道是谁杀了潘尼洛普，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这已经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了，马上传来一声巨大的枪响，只见帕特里克跌倒在地上，死了，喉咙上有子弹孔。地板上躺着一把手枪，随后查出是房产经理的，而经理则声称，他的手枪前天晚上被人从皮套里偷走了。

接下来就是悬案周末活动中至关紧要的群众参与部分：嫌疑人被分成了十组，客人可以随意询问他们。所有的演员分成一对对的，等待接受询问，我陪伴着未婚妻。

“班特力神父，”有人问我，“你曾经去过精神病院吗？”

据我所知并不是那样，我肯定地答复了她，我提醒她我的称号应该是“教长”，而不是“神父”，因为我和阿加莎一样，信奉的是英国国教。

在现实生活中，我已经戴了36年的结婚戒指；实际上，在喷灯微弱的灯光下面，我没能把戒指取下来。可是有人注意到了我的戒指，哈！

“神父，你结过婚吗？”

的确是个好问题！我迅速地思考了一下，微笑着耸了耸肩膀，我即兴发挥说，这个戒指是个古老的传家宝，是我母亲送给我的，我一直戴着它。

星期六下午，按照计划大家可以一边吃茶点，一边观看20世纪20年代的舞蹈演出，登台演出的都是专业演员。我并没有在那儿观看，我正在化妆，准备一场大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我化妆不是

让我显得更年轻，而是让我显得更苍老。化妆师完成了他的工作，我脸上则成了一团糟——绿色、蓝色、黑色，再加上重重的线条和阴影。真是活死人一个！

我等待着一系列复杂的指令，最后我出现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电梯里面。电梯位于敞开的顶轴的顶端，正处在酒店大厅的正中央。客人、喝茶的演员，以及跳舞的人都能够看见我。我透过玻璃往外瞧，做出微弱的努力来吸引人们的注意。

佩托医生搀扶着我走出了电梯，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人想用煤气杀我，对我忠心耿耿的未婚妻尽力想帮助我，尽管是徒劳无功。

我的弟弟拜伦少校递给我他的白兰地酒，佩托医生帮助我喝下它，好让我恢复精神。可是——

难道你不知道，这杯酒被下了毒，一剂医用的洋地黄毒苷加进了酒里面。于是我死掉了。

佩托给我做了身体检查。“他已经死了。”于是演员们尽职地将我的尸体抛进酒店后面的房间里。现在想象中房间里面应该堆满了尸体。

“这些家伙中没有一个体重轻点的！”一个抬尸体的人抱怨道，“根本就没有轻尸体这种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一直紧绷着脸。从那时起，我就解脱了。然后我就回家了。

星期天的早上我又回来了。十组演员打着手势展示谋杀是怎么发生的——哈姆莱特演员的阴影。随后就有很多会心的大笑。原来的演员阵容就开始阐释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发现很有趣的是，我被谋杀纯粹是个偶然事件。我弟弟拜伦的白兰地中下的毒是针对他的，有两个人想杀他——一个在他的床上放了一条金环蛇；另一个在他的酒中下了毒。只有一个人想杀我，用的是照明用的煤气，可是我却不明不白地死在拜伦的位置上。尽管他倒了双倍的霉，可是他却活了下来！

谈谈克里斯蒂的讽刺吧！

布鲁斯·卡西德

## 20 世纪 80 年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记不得是谁说过，不能光凭封面来评价一本书。如果有人那样说，那他肯定没有经历过 20 世纪 80 年代，因为那时包装就是一切。

可是对于阿加莎·克里斯蒂来说，包装不是一切。可是一旦糟糕的经历之后，她对书籍的封面也逐渐产生了兴趣。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对第三本书《阿加莎谋杀案选集》原来的封面感到“特别生气”。她觉得封面颜色丑陋，绘图质量低劣，而且还误导读者。阿加莎对这种封面经常感到不高兴，于是博得利·黑德出版社（与阿加莎合作的出版商）同意，以后书在出版前先征求阿加莎本人对封面的看法。

内容不再展现在封面上，书的价格在上涨，这两种趋势都反映在当前的阿加莎探案小说封面上。不祥阴沉的色彩不见了；以往沉闷呆板乱七八糟的线索也消失了。系列书式的封面十分流



行——只需瞟一眼机场候机厅摆着的书架，就能很轻易地将“马普尔”系列小说和“波洛”系列区分开来。如果你不能从封面对一本书作出评价的话，那么你就会买一本内容恰当的书。

对于袖珍型的书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书关注一尘不染的细节，表现在大卫·弗布蓝德明快的封面剪影艺术上。袖珍型的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远离了令人厌烦的流线型的黑封面，取而代之的是白色或淡黄色中加上黑色。70年代的书减少了芜杂的线条，突出了作者名和书名，书名下是一幅简单的图案，经常是有血有肉的人——一名侦探、嫌疑人或受害者的脸，而不是一条线索或一种武器。80年代的封面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着重情节而不是阴谋纠葛。

弗布蓝德的封面常常刻画谋杀案发生时那令人窒息的时刻，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绅士谋杀案》袖珍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拉科斯·福特斯克猛地一下把一杯有毒的茶泼洒了出来，茶袋飞到了空中，汤匙落到了地上，舌头伸了出来，左手按住腹部。

在《第三个女郎》的封面上，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从比安全高度还要高上几层楼的一个窗口飞身跳下，摔在地上死去了。

在《煦阳岭的疑云》中，一个女人正要给另一个女人的头上来个致命的一击。在《阳光下的谋杀案》中，美丽的阿里娜正在海滩上晒日光浴，显得十分性感迷人，却完全没有预料到她马上就要被一双手给扼死，而读者却能清楚地看见那双手。

《白马酒店》总是适合那种富有创造力、极具幻想并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封面艺术。弗布蓝德的剪影富有创造力，它贴近真实而不是靠近幻想。封面上在白马酒店的上方悬挂着酒店的标志，标志上面就画有一匹马。在标志的下方，可怜的神父戈曼永远被凝固在被人谋杀的时刻，头上遭到棍棒的猛击，嘴巴张着，手停留在空中，念珠和十字架十分狼狈地飞出老远。

当谋杀来临时考拉正在打盹，就像一盏灯被人突然掐灭。等一会儿——一只手正握着一把斧头，用不了千分之一秒斧头就会砍在身上。很幸运的是，我们看见了一个描绘一桩血腥谋杀案的封面，这就是《致命的葬礼》的封面，这种封面并不多见。

弗布蓝德袖珍的封面并不总是刻画一桩正在进行中的谋杀案，有

时它会将读者带到谋杀后的现场。在《伯特伦旅馆》一书的封面上，一具死尸侧卧在水沟中，一个女人正在发出高声的尖叫，一个警察正在朝我们跑过来。

一把正在滴血的刀，还是热的，放在一具优雅的尸体旁边，这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封面，明显具有“主流动画”的风格，而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流行的艺术形式。

在伯克利地区，剪影也在封面中得到了应用，不过它被用来给少量线索的集合镶边。在《空幻之屋》中，剪影的四周长满了胡须状的锯齿，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波洛的探案集，剪影里面画有一个茶杯、一个表袋，还有一把可爱的手枪，手柄上镶嵌着珍珠。

马普尔小姐的剪影给《魔手》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剪影充当着通往几条故事中关键线索的窗口，包括一个由打印字和花体字母组成的不详的信息，这些都是粘贴在一个粉红色的纸上的，而这周围又围着一圈花边。

《双重罪恶》将两名伟大的侦探的剪影拼在了一起，他俩背靠背，形成了一个点燃的蜡烛的轮廓和一个穿着绿色天鹅绒的洋娃娃的图案。

从传统上聚集在一块的线索到80年代充满动感的封面，阿加莎不朽的名声是真正富于魔力的成分。读者看到黑色的广告短片上的宣传“阿加莎的作品印数超过了5亿”时，难免会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呀，是真的吗，当然了！80年代的阿加莎还是永远不变的阿加莎。

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侦探俱乐部秘闻

生性腼腆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她想避免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只要碰到有人请她作报告或者是讲讲话，她都习惯性地推给别人。她不喜欢公众对她进行刨根问底，宁愿保持个人生活的隐私，让她的作品来替自己说话。不过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夫人又急切地和其他有着同样写作风格的作者保持联系。刚开始创作不久，她就成为侦探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成为这个组织的主席），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成员都是侦探小说作家。

侦探俱乐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成立于英国伦敦，直到今天仍旧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持续时间最长，专门面向侦探小说作家的组织。只要略微读一下发起人的名单，感觉就像是在读一个战前伟大侦探作家的名人录：多罗希·赛俄斯、G. K. 安索尼、查斯得顿·伯克利、亨利·威德、A. E. W. 梅森、约翰·罗德、罗纳德·诺克斯阁下、R. 奥斯弗·里曼、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斯、休·沃波尔，当然还有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前任主席直到今天仍然称得上是英国最好的一批侦探小说作家：查斯得顿、赛俄斯、克里斯蒂以及现任主席朱利亚·斯门子，他们全都是杰出的作家。

对于学者和侦探小说迷来说，不幸的是，有关侦探俱乐部早期活动细节的文献在二战期间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没有一位俱乐部的发起人能够活到现在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今天，这个俱乐部是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它每年召开三次会议，聆听演讲、聊一聊侦探写作方面的行话，并发展新会员。常常有受人尊重的学者接受邀请来此作演讲，他们是狂热的侦探小说迷，不过他们本人却没有创作的冲动。侦探俱乐部每年在伦敦的格里克夜总会聚餐两次并召开会议。第三次会

议在皇家咖啡馆举行，每年一次的入会仪式在此进行，只有少数作家受邀参加。

这个俱乐部的入会资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这也反映了侦探小说所发生的微妙变化。有一次在介绍俱乐部早期的文学冒险活动时，多罗希·赛俄斯解释说：“侦探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只向那些创作了真正的侦探故事的作家敞开，（不是冒险小说和惊险小说）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会员推荐，并经俱乐部投票表决通过后，申请人才能够当选为会员。”这些规则在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是有实用价值的，不过二战后会员队伍不断扩大，开始包括各种侦探小说的作者，他们创作的有现代间谍小说、惊险小说、心理小说、冒险小说还有传统的神秘小说。虽说侦探俱乐部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有着严格入会限制的组织，它的规模已经翻了一番，它的事务不再对外守口如瓶，它的语调也不再枯燥乏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俱乐部的仪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如西蒙斯先生在给《纽约时报书评》写的一篇文章所记载的那样，现在的入会仪式中包括传统哥特式侦探小说中所有一切的外部装饰：猩红色或者是黑色的外罩、蜡烛、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匕首和左轮手枪（当然，我们希望它是空的），骷髅头埃里克从多孔的下巴和眼窝里发出可怕的光。获准入会的候选人还必须参加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宣誓仪式，发誓维护任何特殊形式的侦探小说的纯洁，并拒绝将俱乐部的具体仪式讲给不是会员的人听。

二战前侦探俱乐部在伦敦中部固定的房间开会。为了支付维护费，一个十分新奇的办法提出来了：为什么不让俱乐部的会员来写一个侦探小说，然后出售给公众，再用所得到的收益来支付俱乐部寓所需要的费用呢？这个想法很快就付诸实施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侦探俱乐部的成员创作的侦探小说用广播的形式播出，或者是限量销售给公众。这些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的结构。赛俄斯女士在介绍俱乐部成员合作的成果之一——《浮动的旗舰》时这样说道：

“每个撰稿人解决前一章节中提出的问题，他们从未考虑过结局应该是怎样的，或者说前一位作者心目中的结局应该是怎样的。他们只需遵守两条规则。在构建情节时，每一个作者必须有一个清晰的

以预见的结局。也就是说，他不应该‘仅仅为了增加难度’而引进新的复杂成分。如果有人询问的话，他必须随时准备解释他的线索，而且这些解释必须是连贯可信的。”

这绝对不是说前一位作者不会给下一位撰稿人设置难题，人们不由得对最后一个可怜的作者感到同情，他不幸被选中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把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并写出最后的结局。实际上，阅读这些作品的一部分乐趣就在于观察这些不同作者的写作，看看他们是怎样给那些表面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增添一些崭新的意义。

在二战的前几年，几部合作写成的侦探小说由侦探俱乐部出版发行。

阿加莎·克里斯蒂对这三部作品的贡献是她写出的那些简短的章节，它们经常出现在故事的开头，而且内容多半是采访故事中的主人公，主人公常常是一个性格怪僻的人。她在《浮动的旗舰》中创造的人物是本书中最令人难忘的角色之一，也代表了我最喜爱阿加莎作品的部分：幽默、可爱的人物，以及对相关信息微妙的传达。

侦探俱乐部的第一部合作而成的作品是《屏风背后》，几位作者曾经在电台播出过，随后在一个当地的周刊《听众》上发表。这部作品非常成功，接着就是《独家新闻》和《浮动的旗舰》以及其他的作品，其中的大多数现在都已经丢失，或者是被人遗忘了。

虽然《屏风背后》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故事，可它仍然称得上是“悬案竞赛”的先驱者，现在这已经成为一项十分流行的活动，作者留下一个悬念，公众开始展开竞赛来确认谋杀动机和真正的杀人凶手。故事中，一个年轻的住院实习医生在拜访他的未婚妻阿米·依里斯的家人的时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的恐惧很快就证实是很有根据的。他发现在画室的屏风背后藏着一具尸体，死者是住在未婚妻家里声名狼藉的房客代顿先生。有人向警方报了案，警察很快就发现几乎所有和依里斯家有关联的人都有杀人的动机，这其中包括依里斯家所有成员以及一个商人，他曾经在那个致命的夜晚拜访过依里斯家。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读者开始接受邀请来给出这桩迷案的结局，其中当然应该包括判断谁是凶手的原因。这个故事有趣的结构带来了不小的混乱和困惑——最后公布的结局看似公平，实际上相当

牵强。

侦探俱乐部在文学上所作出的下一个努力是《独家新闻》，这篇小说的结构组织比上一篇要好得多。《晨星报》素以新闻自由和公众丑闻的堡垒而著称，它派出了一位初出茅庐的记者，约翰斯顿先生去调查杰拉尔丁·崔丝遭到谋杀的案件。崔丝据说当了别人的情妇，于是和她神秘的丈夫疏远了。约翰斯顿打电话给报社说他正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他已经找到了谋杀案的新证据，肯定能抢在竞争对手之前独家发布这个重大的新闻。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将他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就被人刺死在维多利亚车站旁的电话亭里。

这是发生在侦探小说中的情节吗？《晨星报》的王牌记者奥力富先生登场了，他固执地坚持追踪每一条线索。谁是崔丝女士的秘密情人呢？这段时间她的丈夫跑到哪儿去了？约翰斯顿先生究竟找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以至于凶手不得不再次杀人灭口呢？《独家新闻》的情节张弛有度，进展顺利，结局依然出人意料。

和上述的两篇故事相比，《浮动的旗舰》篇幅更长，更加雄心勃勃，而且更加复杂，它拥有英国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所具有的一切优点。这篇故事比侦探俱乐部在此之前所写出的一切作品都更加出色：内容更轻松，情节安排更合理，步调更加松紧有度。

有人在一只小船上发现了潘尼斯通将军的尸体，小船漂浮在他自己庄园附近一条名叫怀恩的河上。虽然他战功卓著，并深受部下的爱戴，可是由于一桩丑闻，年轻有为的他不得不解甲归田，发生丑闻的时候，他还在驻扎在东方的海军内服役。将军神秘的过去和他被人谋杀之间是否有关联呢？

他同时还是有钱的侄女艾尔玛·菲芝杰拉德的监护人，艾尔玛长相平平，她和一个名叫亚瑟·荷兰的流浪汉订了婚，亚瑟英俊潇洒，不过为人不大可靠。据说将军对他俩的订婚感到很不高兴。在将军被谋杀后不到24小时，艾尔玛就和亚瑟结婚了，警方又该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也有谣言说将军和本地的另一位名人之间存在仇恨，他叫威尔福德·丹尼，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曾经在东方度过一段时间，他和凶手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当地的牧师穆特先生，是最后一个见到将军的并且还活着的人。

他的过去也深受丑闻的困扰。他见到艾尔玛失踪多年的弟弟（人们以为他已经死掉了），这又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可能是他杀死了将军想得到艾尔玛的钱财呢？当地的渔人内迪·威尔，性格怪僻，他发现了将军的尸体，他比任何别的人都更熟悉那条河，对此，人们又该作何解释呢？他不也曾经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并在东方驻扎过吗？

在这个故事中，有敲诈勒索，有弄错身份，有男人的尊荣失而复得的细节，这一切构成了优秀的侦探小说的因素。此外，故事里面充满了二级谋杀，复杂的列车时刻表，变换的局势，以及让人瞠目结舌的结局，简直棒极了。这篇小说是侦探俱乐部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作品！它被人发现后重新出版，以供读者享受阅读的乐趣。

安·罗密欧

## 阿加莎·克里斯蒂谈英国广播公司

“我的祖母不大喜欢电视。”马修·普里查德说，他的祖母就是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 he 现在是阿加莎有限公司董事局的主席，掌控着他的祖母遗留下来的产业。阿加莎把电视看作是“物质主义的产物”，尽管她允许几十个版本的收音机和电影的改编，她从来不允许英国的电视台来展示她的作品。此时帕特·桑迪斯闪亮登场了。

桑迪斯女士在《纽约时报》的一次访谈中说：“相当多的人以前也要求过这项权利，可是没有人真正为此做过正儿八经的准备工作，是我填补了这项空白。”首先，她用书面的形式陈述了她的分析和意图，接着进一步和一个主要的学术项目作了一番比较，最后和理事会的成员举行会谈，她把这次会谈比作一个口试。理事会，总共由 15 名成员构成，其中包括继承人、律师、账务顾问以及文学专家。

“显而易见的是，我通过了这一系列的考验，拿到了拍摄《悬崖上的谋杀案》和随之而来的《七钟面之谜》的许可。”桑迪斯女士那时作为一个作家兼制作人和伦敦周末电视公司开始通力合作。节目首先于 1980 年的春秋两季在英国电视台播出，接下来的一年通过“莫比电视网”在美国电视上重新播出。

虽然评论家们对这两个项目都进行了严词抨击，节目依旧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观众。桑迪斯很受鼓舞，决定争取到更多小说的电视改编权。她用心良苦地选择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短篇故事，并欣喜地发现进展比以前更为顺利。“信任已经建立起来了。”她之所以这么说，显然是因为理事们已经打开了短篇故事的保险柜，任由她随意选取。有

10 个短篇故事被改编成电视节目，它们的总标题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小时》，节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尽管从中我们连一个阿加莎笔下的知名人物都找不到。不过节目中有的是饶有趣味的浪漫片段，其中穿插着扣人心弦的谋杀案，包括《红色信号》、《爱德华·鲁宾逊的男人气概》、《木兰花》、《火车上的女孩》四部，实际上它们已经被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莫比谋杀案”节目组购买下来。

现在泄洪的闸门已经轰然打开，阿加莎·克里斯蒂有限公司对于来自英国电视制片商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了。伦敦周末电视公司获得汤米和杜本丝夫妇故事的改编权，炮制出了一个分为 10 个部分的电视连续剧，主要由弗朗西斯卡·安尼斯和詹姆斯·华威克来扮演时髦的侦探角色。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凭借着多集电视连续剧《藏书室女尸之谜》和《魔手》赢得了领先的地位，主演为琼·西克森，评论界普遍认为她对马普尔小姐这个角色进行了权威的演绎。就阿加莎笔下的这个著名角色而言，无论是从外表上，还是从情感上，她比任何别的电视或电影版的扮演者都要更为接近原著。

电视改编工作很有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衷心地感谢你，桑迪斯女士，是你打开了这扇电视改编的大门。

麦克·泰伦鲍姆

## 她是自由的马普尔小姐吗？

阿加莎·克里斯蒂终于有了一个事业上的继承人，她就是杰西卡·弗莱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栏《她笔下的谋杀案》的侦探作家，她和所有头发灰白终身不嫁的女人一样，只要看看尸体马上就能准确无误地侦破凶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弗莱彻女士写的究竟是哪一类侦探小说，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和米基·斯皮伦相比，她的创作风格和阿加莎·克里斯蒂更接近一些。有一件事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杰西卡绝对不像马普尔小姐那样，当谋杀在村子里肆虐横行的时候，她还能够心平气和地织毛线。从闪亮的眼睛到微弯的胳膊肘，全身上下活力十足，坐着不动可不是她的风格。

现在很多精力充沛的美国侦探使用手枪、拳头和有着超强马力的轿车，这种传统多年以前在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众所周知，英国的谋杀案，多半发生在乡村豪宅里举行的舞会上，其特征是书库内发现的尸体以及一个惹人生疑的男管家。美国的恐怖小说则截然不同，这可能是因为美国很少有人会邀请十几人来参加家庭舞会，同时男管家在美国也并不多见。美国的侦探绝不会是来自伦敦警察厅的绅士，相反，他们头戴软毡帽，狂饮禁酒的形象在汉弗莱·莱噶特笔下的《马耳他的猎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记载。

英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一样泾渭分明，这一点也让人觉得意外。在美国描写那些黑沉沉的城市街道和伤筋动骨的遭遇场面的多半是男作家；而在英国，很多如雷贯耳的作者都是女作家，很可能是由于她们发现国内的环境更相宜一些。实际上有些人更进一步，直接取代了伦敦警察厅的人，当上了一名女侦探。在玛格丽特·拉丝福德和海

伦·黑芝将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人物马普尔小姐搬上荧屏之前，她已经在读者中久负盛名了。这些女侦探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她们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其百折不挠、刚正不阿的为人，温文尔雅的态度以及对人性的了解而分外引人注目。

当然，美国的传统与英国相比大不一样，这一点还是挺让人感到荣耀的。男侦探不太愿意利用直觉细胞来和犯罪作斗争。尼奥·吴尔夫挪动他那笨重的身躯，纵情于美食烹调，可是一旦他工作起来，他就会坐在椅子上。佩里·梅森开始到法学院进行深入的思考，而且从此一直持续下去。甚至我自己的银行侦探，约翰·莎切尔在推理出通往藏钱地点的正确路径时，也避免使用挥拳猛击式的直接方式。

可是杰西卡·弗莱彻只有一个黄金时段来进行每周一次的活动。她并没有不辞辛劳地收集大把的线索，可是她又是怎样找出凶徒的呢？她采取了和《60分钟》里同样的方式。安吉娜·拉斯博里问的问题可能要少一些，可是它们同样一针见血。给她一个小的差异，她就能够比别人更快地进入状态。

这就是她比那些终身不嫁的女侦探要强的地方。在第一个地方，只考虑到钱的问题。当阿加莎·克里斯蒂必须将马普尔小姐送到遥远的加勒比海岛，我们获知这次远足旅行是得益于一个侄子的慷慨，而他碰巧是个畅销书的作者。在《她笔下的谋杀案》中杰西卡·弗莱彻本人也是一个畅销书的作者。马普尔小姐和她的姐妹们谨慎地潜伏在幕后，并随时准备冒险闯入危险的大世界；而杰西卡·弗莱彻则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那儿，她一提出问题，马上就能得到答案。

而且，她的视野没有受到丝毫的限制。马普尔小姐和弗莱彻女士都是天生的侦探，她们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对其他人有着浓厚的兴趣。要是马普尔小姐住在圣玛丽米德村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她在人际关系上而不是在生活的物质层面上要比其他人强得多。比如说，在上季度《她笔下的谋杀案》里有一集描写了一个杀手，他在扼死了受害人之后，等了20分钟后又在尸体的背部刺了一刀。当接受讯问时，他承认在受害人背后刺了一刀，他认为验尸结果会显示另外一种死因，他对此信心十足。这绝对不是说，面对这个挑战，我们的女侦探们的反应会完全一样。不过杰西卡并不需要等待医检人员的到来，

她只扫了一眼，马上就发现流的血不够多，还不足以致命。她很快就注意到一个水手打了一个旱鸭子式的结，一本破旧的悬案小说是很有价值的第一版，最后她还注意到受害者沾满油污的手放错了地方。所有的这些都是物质线索，和嫌犯的个性没有丝毫的关联。

马普尔破案的方式则大不相同。她可能会加剧一对夫妇之间的紧张关系；她会将假定的鳏夫当作终身未娶的男人来侦察；在侦探活动接近高潮时，她总是能觉察出罪犯和圣玛丽米德村里某个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总是用尽心机试图来掩盖一个失误。可是不同的道路最终还是通向同一个地方（条条大道通罗马）。最后马普尔和杰西卡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罪犯的自首不过是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罢了，刺了受害人一刀的人正是扼死他的人。

这是不是说电视在向我们兜售一个充满理性而毫无激情的女（英雄）主人公呢？绝对不是这样。安吉娜·拉斯博里扮演的杰西卡在这两方面都是最出色的，她拥有马普尔小姐的一切优秀的品德。她是大家最喜爱的阿姨——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而且正直无私。她不是一个未婚的老处女，而是一个寡妇，这根本不是什么偶然事件。杰西卡没有将时间花在厨房里做苹果馅饼。年轻人未婚同居、女孩子工作起来不顾一切、中年男人对禁果的强烈渴求，这些都不会让她觉得很惊诧。有很多事可能并不属于她的风格，可是她对它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她能很快发现细小的差异，怀疑无懈可击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并抵制万人迷的诱惑。概括地说，杰西卡·弗莱彻是解放了的简·马普尔。

实际上，从侦探小说作家的观点来看，杰西卡·弗莱彻这个人物角色只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她到底是怎样找出时间来写了那么多本书呢？

埃玛·拉特本

## 性别对克里斯蒂创作技巧的影响

“啊，一个女人尝试拿起笔写作，如此写作的女人自以为受到了尊重，这种过错绝对不会得到救赎。”文齐娥斯女士，一个生于1661年的女诗人和贵族这么说道。

可是等到阿加莎在20世纪20年代拿起笔的时候，地球上的女人的境遇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难道不是吗？喔，事实上变化远远赶不上公众的预期。女性作家仍然在为“自以为是的生物”的负面形象而作斗争，并且担心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为了从一开始就得到重视，阿加莎不得不躲藏在一个男性笔名的背后。她觉得“马丁·维斯特”这样的名字特别好听。“我觉得一个女人的名字会让人们对我的作品产生偏见，就侦探小说而言就更是如此了。‘马丁·维斯特’这个名字更有男子汉的气概，并且更直率豪爽。”

阿加莎四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并取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作为一个女作家，她绝对不想被看作是“自以为是的生物”。

“我写书和故事，不过当我开始填表，轮到填职务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填上由来已久的‘已婚女性’几个字。”

阿加莎的这种观点在她早年的一首诗歌中找到了共鸣，那时她才十一岁，第一次发表作品，描写的是有轨电车，诗歌中充满了多愁善感。

“看到我的作品变成了铅字，我当然感到很得意。可是这并不能说我就开始考虑选择文学作为我的职业。”

“说实话，我只考虑一件事情——一桩幸福的婚姻。我对此有着

十足的信心，这和我的朋友们没有两样。”

在写出了前三本书之后，阿加莎开始把自己看作一名作家。可是这种想法也只是掩藏在女人们对自己有意的贬低中。她在自传中写道：“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感到有可能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不过我仍旧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还是觉得写书是在绣完沙发垫子后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1929 年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一间自己的房子》，她列出了能够激励女作家的几条特殊的要求：“如果一个女人想写小说的话，她必须有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以肯定的是，阿加莎既有钱又有房子。她曾经声称根本就不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确，要是由阿加莎来写弗吉尼亚·伍尔夫那篇勇敢的文章的话，她可能会用《有一张自己的桌子》这么个题目。

“我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来供自己写作，退休之后也是这样。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张稳定的桌子和一个打字机……卧室盥洗台的顶部是大理石做的，这是写作的好地方。摆着食物的餐厅的桌子也适合写作。”

阿加莎至少有一次需要为桌子而斗争。当陪伴她第二任丈夫，马克斯·马洛温到尼尼微（古代亚述的首都）进行考古探险的时候，她碰到了堪普贝尔·汤普森博士，在他眼里，阿加莎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我只想在集市上给自己买一张桌子……如果我想做自己的事的话，我就必须有一张结实的桌子，可以在它上面打字，也可以把脚放在下面搁着。可是堪普贝尔·汤普森博士看到我愿意花钱在并非必不可少东西上，他因此而瞧不起我。”

“我向他指出，写书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准备几样工具：一台打字机、一支铅笔、一张桌子可以供我坐在旁边。汤普森放弃了，不过他对此感到悲哀。”

实际上，阿加莎在另一次探险活动的时候，的确想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次还是在尼尼微，阿加莎在这儿写出了她的自传。“我恳求准许我在这儿建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会自己掏腰包来支付所

需费用，唔，总共 50 英镑。我建成了一间面积不大，四四方方、砖泥结构的房子，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我开始写这本书。”

在她得到一间自己的房子之前，她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接受她作家的身份。不过，千万不要被欺骗了。阿加莎从来没有忘记她年轻时吸取的教训，她也从来没有抛弃传统，无论多么有才华，多么有能耐，多么活泼勇敢，她们都必须在男人的世界里展现和规范自己。当然也允许女性有一定的个性——甚至，在阿加莎看来，幻想在舞台上女扮男装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一起看过‘睡美人’、‘灰姑娘’（“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女主人公）、‘美女和野兽’等等，我最喜欢的就是男孩子扮演的那个主要的角色。”

可是，阿加莎甚至从来没有，甚至哪怕是漫不经心地想过这些舞台演出，会怎样对女人的人生进行塑造。“你根本不知道你身上将发生什么事。这就是为什么做一个女人会如此激动人心，你无须担心你应该怎样，以及你应该做什么——生理基因会决定一切。你在等待一个男人，当那个男人来到时，他就会改变你的生活！”

怀着这种观点，阿加莎开始对一种变化伤感怀旧，这种变化试图重新定义传统上严格区分的性别角色。

“女人的定位，多年来已经无可救药地朝着糟糕的方向在发展。我们一直叫嚷着要争取像男人一样的工作地位。”

女人如此聪明地将自己定位为“软弱的性别”，这似乎让人感到悲哀。我们现在应该和原始部落的女人一样不相上下，她们整日在田野里辛勤劳作。

的确，阿加莎赞赏那些女人学来的用来控制男人的方式。“你不得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甘拜下风，只要有需要，她们就能得到男人的帮助。她们已经在男人心目中树立起脆弱、细腻、敏感的形象，她们没有哪一刻离得开男人的保护、珍爱和怜惜。回忆起来，我祖母朋友的性格个个都异乎寻常地坚韧，她们常常为所欲为，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她们总是取得了成功。她们意志坚强，任性十足，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消息灵通。”阿加莎唯恐我们对她有关女人的说法产生误解，她强调说：“在某种意义上，男人就是最高统帅，他是一家之长。一个女人，一旦结婚，就命中注定得接受男人在世界上的统帅地

位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正确的观点，同时也是幸福的基础。”

十分幸运的是，阿加莎的童年生活中聪敏强大的女人为数不少，她们是阿加莎的榜样，并赢得了她由衷的敬佩。她的母亲就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其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比她父亲更有力量”。她形容敬爱的妈妈为“我早年生活中不同凡响的人物”，是“稳定的基石”。

阿加莎的法语家庭教师玛丽和蔼可亲，女厨师简“以她宁静的女王般的优越感统治着厨房”。她家的朋友中像这样的人也比比皆是。“我母亲最要好的朋友是普希·里查德，她常常来我家住宿，她有一头卷曲的短发，常常穿凸现男子气概的上装和白色的衬衣，和她一起玩耍真的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她过着一种冒险的生活，她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另一个朋友叫利莲·皮里，阿加莎把她描述成一个“拥有我所知道的最出类拔萃的人格的人之一……她身上有种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我打小就认识她，一直到她80多岁时离开人世，我对她的尊敬和钦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日俱增”。

阿加莎生活中的男人就不总是那么激动人心了。比如说，阿奇·克里斯蒂有时不遗余力地支持她，关于他，阿加莎写道：“他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我能够完成那些连我自己都毫无把握的事情。他会说，‘你当然能够成功！’”他教阿加莎学会如何开车，这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喔，轿车带给我怎样的乐趣呀！你能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还能去你的双腿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它开阔了你的整个视野。”

不过，对于阿加莎的写作来说，阿奇就没有太多帮助了。实际上，就写作而言，他甚至绝对是有损无益的。

“偶尔我会有向他讲述一个新故事大意的冲动，或者是想给他讲一讲一本新书的情节。当我结结巴巴地描述故事梗概时，甚至连我自己都觉得特别平庸乏味，枯燥无益，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形容词，这儿我不想列举……你认为这个故事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还行吧，”阿奇用一种完全叫人泄气的口吻说，“可

似乎没有太多的故事情节呀，”于是故事就胎死腹中了。

马克斯·马洛温从未停止过对她的支持和鼓励（一如既往地支持她鼓励她），尽管他不能勉强自己读妻子的作品，而这至少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对她的作品缺乏欣赏的表现。可是，阿加莎坚持说，她是个缺乏教养的庸俗之辈，而马洛温则有着高深的知识，是个博学之人，他俩正好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尽管有来自丈夫的倾力支持，毋庸置疑，阿加莎主要还是从她生活中的女人身上吸取力量，包括一些虚构的女性朋友，她们塑造于她的童年时代，随后一直伴随着她。阿加莎没有接受过学校的正规教育，她将自己和这些朋友一起置身于一间虚构的教室。这些朋友中有聪敏伶俐的伊舍尔·史密斯，她有着一头浓密的长头发；安尼·格雷脸色苍白，腼腆害羞，常常感到紧张；伊莎贝拉·萨里万漂亮迷人，可是却世故圆滑，阿加莎实际上并不喜欢她；爱尔兰女孩艾尔西·格林家境贫寒，常常穿伊莎贝拉穿旧不要的衣服；认真尽责，呆板无趣的伊拉·怀特留着浓密的头发；而素德·唯特则被阿加莎看作是自己的化身。

阿加莎在她 75 岁的时候，非常诚恳坦白地写道：“直到现在，当我把一件衣服丢进衣柜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自言自语，‘喔，艾尔西穿上它会很好看，她老是喜欢穿绿色的衣服……’此时，我一边做，一边开怀大笑，这些女孩子一直活在我的记忆中，不过，和我不同的是，她们一点儿都没有变老。”

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阿加莎·克里斯蒂让我这么做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让我这么做的》是美国休斯敦剧作家伊迪·阔普创作的一个侦探喜剧。

随着幕布拉开，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叫胡特斯帕的警察，他是一个打字时将键盘敲得劈啪作响的男人，整天在打字机前卖命地工作。很明显他打字时只用两只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当他发现观众的时候，他就会走下前台，解释说 he 打算从警察局退休，专心致志地写侦探剧本，这样的话，他很快就可以名利双收了。他正在研究一本书，（假设如此）书名就叫做《如何写一部前言不搭后语的戏剧》。它分析了我们的大师级讲故事能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写作技巧。为什么不向最优秀的作家学习呢？毕竟，胡特斯帕告诉观众，阿加莎写了很多的精品，像《东方快车谋杀案》呀，还有《原告证人》等。

在偶然想起他的戏剧可以从“第一幕开始”时，装模作样的警官在众人眼前虚构一桩悬念案，加入足够的悬念，至少添入一桶的哄堂大笑，再加上少许诗的破格，然后再将它们搅拌在一起。只是偶尔他笔下的人物才会脱离了他的控制。最后这部戏剧共有三幕，对观众而言，这是一个愉快的上当的经历。自从1975年以来，它一直作为在午餐时上演的戏剧而风靡全世界，给美国差不多每一个州的大学、街道、社区以及高中的剧场带去了欢声笑语，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巴拿马也是如此。

不是那么容易犯迷糊的作者伊迪·阔普是休斯敦戏剧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部戏剧由位于夏蓝伯格的圣约翰街的艾伊克拉克有限公司出版发行并推向世界。

帕姆·麦克阿里斯特

## 意犹未尽吗？

对于那些还想要了解更多有关阿加莎信息的读者，这儿有一份有关阿加莎最新出版的书籍和文章的名单。

### 书籍

巴给纳·俄尔：《谋杀的温柔艺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俄亥俄州，宝林格林：宝林格林大学出版社，1981年。

巴那德·罗伯特：《侦探能手：阐释阿加莎·克里斯蒂》，纽约：多德梅德出版社，1980年。

梅达·帕去夏与尼克拉司·斯坡尼克：《她笔下的谋杀案：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研究》，俄亥俄州，宝林格林：宝林格林大学出版社，1981年。

摩根·詹尼特：《阿加莎·克里斯蒂传》，纽约：阿尔弗德·诺普出版社，1985年。

莫色特·本：《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概要》，纽约：凤凰出版社，1986年。

奥斯波恩·查尔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活和罪案》，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

桑德斯丹·尼斯，棱·罗瓦罗：《阿加莎·克里斯蒂指南：生平和作者全程导读》，纽约：德拉科特出版社，1984年。

### 文章

卡尔黑恩·约翰：《一个女探案高手》，读者文摘，1985年10月，第92页。

弗来客赛尔：《漫谈阿加莎》，视角，1984年11月，第42页。

詹姆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电视导读，1981年5月16日，第34页。

《每次一条线索》，作家，1984年2月，第9页。

《使用你的侦探灰白质》，英文杂志，1983年9月，第37页。

## 录像上的克里斯蒂

(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福克斯家庭影视公司

《原告证人》(1957), 售价: 49.95 美元

太平洋艺术公司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犯罪团伙》系列

《大使的长统靴》(1985), 售价: 24.95 美元

《牧师的女儿》(1985), 售价: 24.95 美元

《无懈可击的伪证》(1985), 售价: 24.95 美元

《小牌巧胜老K》(1985), 售价: 24.95 美元

《阳光山谷之谜》(1985) 售价: 24.95 美元

第一家庭影视公司

《东方快车谋杀案》(1974), 售价: 69.95 美元

荆棘公司和百代唱片公司

《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 售价: 79.95 美元

《长夜》(1971), 售价: 59.95 美元

《阳光下的罪恶》(1982), 售价: 79.95 美元

《迟来的报复》(1980), 售价: 79.95 美元

VCI 有限公司

《无人生还》(1945), 售价: 39.95 美元

华纳家庭影视公司

《阿加莎》(1979), 售价: 69.95 美元

《奉命谋杀》(相关细节不详)

## 无尽的阿加莎

二十六岁时我抓住一只小虫，  
三十岁时被咬了一口，  
你可以说我已陷入困境，  
你也可说我沉醉不醒。

马普尔首先布下陷阱，  
故事的发展合乎情景，  
很快无论是好还是歹，  
我已经上瘾成性。

贝雷斯福德夫妇，还有赫克尔·波洛，  
都已成为我的知心好友，  
我追随他们历经千难万险，  
直到故事巧妙地告一段落。

我学会了寻找微妙的暗示，  
在编织中得到线索，  
谋杀犯被染上了无辜的色彩，  
而不经意间人们沦为罪恶的牺牲品。

从斯泰尔斯庄园到圣玛丽米德村，  
从巴拿马峡谷到埃及，  
每一次阅读都是伟大的历险得以重温，  
在那个夜晚，我读罢阿加莎·克里斯蒂。

我知道我无力直面现实，  
总有一天惬意的生活终将结束，  
那时我该做什么，又怎样去做，  
我只是拒绝说出口。

谋杀、犯罪和悬案，  
从东到西，我流连其间，  
迷失在怀疑和猜忌的网眼，  
淹没在阿加莎的世界。

未读的库存在不断萎缩，  
新书踪迹难觅；  
不敢想象，我开始惊慌失措，  
我担心将难以自己。

剩下的没有多少，我清楚地知道，  
书单上也不会增加新的成员。  
留给我的愉悦已没有多少，  
把少量的漏网之鱼来费力寻找。

我做上记号，将读过的书一个个划掉，  
三本、两本、一本——啊，不！  
我不能让它就此完了，  
我把书轻轻放下——唔。

我还拥有，书还没有阅读完毕，  
抽屉里，一本书还原封未动，  
只有它还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其他的都已死去——不再神秘。

像稀世珍宝，我把它珍藏，

带着永不满足的渴望来品尝，  
其中有多少猜不透的谜底？  
编织在阿加莎神圣的风格里。

现在的标题又是什么含义？  
罪恶滔天的凶手是哪个？  
哪幢房子会显出他的身影？  
难道人人都会把茶喝？

帷幕落下前能否看见破案的曙光？  
能否看见火光在闪亮？  
能否猜出悬案的结局？  
我的朋友，我只知道凶手不会是牧师。

是否该接着往下读，停止无尽的思考，  
我的梦会因此而大量减少，  
殊不知预测的乐趣超过了参与，  
而参与就意味着结束。

这本书已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符号，  
像一只苍鹰飞翔或像勋章载满功劳，  
完美无缺，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我的珍宝！

诺玛·斯本海勒

